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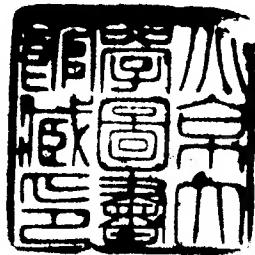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六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EB96/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六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六一冊目次

史部・載記類

高麗史一百三十七卷目錄二卷(三)

〔朝鮮〕鄭麟趾撰
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明景泰二年朝鮮活字本

.....一

高麗史一百三十七卷目錄

二卷(三)

〔朝鮮〕鄭麟趾撰

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明景泰二年朝鮮

活字本

志卷第二十七

高麗史七十三

教

選舉一

三國以前未有科舉之法高麗太祖首建學
校而科舉取士未遑焉光宗用雙翼言以科
舉選士自此文風始興大抵其法頗用唐制
其學校有國子大學四門又有九齋學堂而
律書算學皆肄國子其科舉有製述明經二
業而醫卜地理律書算三禮三傳何論等雜
業各以其業試之而賜出身其國子升補試
亦所以勉進後學也雖名卿大夫未必不由
科目進而科目之外又有遺逸之薦門蔭之
敘成衆變馬之選補南班雜路之陞轉所進
之途非一矣原其立法定制之初審育之方
選取之制銓注之法井然有條累世子孫憑
藉而維持之東方文物之盛擬諸中華自權
臣私置政房政以賄成金法大壞而科目取

士亦從而汎濫於是黑冊之謗粉紅之誦傳播一時而高麗之業遂衰矣其制度節目之詳遺失殆盡姑採見於史冊者隨其詳略條分類聚作選舉志

科目一

光宗九年五月雙冀獻議始設科舉試以詩賦頌及時務策取進士兼取明經醫卜等業十一年只試詩賦頌十五年復試以詩賦頌及時務策景宗二年親試進士成

高麗書十三

二

宗二年始臨軒覆試然不為常例親試覆試例用詩賦六年除頌試以詩賦及時務策穆宗七年三月改定科舉法先時每春月試取秋冬放榜至是定以三月開場鎖闈貼禮經十條明日試詩賦越一日試時務策至十日定奏科第乃開鎖其明經以下諸業上年十一月畢選與進士同日放榜顯宗元年四月國子司業孫夢周奏只試詩賦不試時務策二年禮部侍郎周起奏定糊名試

式八年十月判東堂監試給暇兩大業試前三朔醫卜律書業二朔算業一朔十年六月翰林學士郭元奏除對策試以論必用禮記中義為題十五年十二月判諸州縣千丁以上歲貢三人五百丁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令界首官試選製述業則試以五言六韻詩一首明經則試五經各一机依例送京國子監更試入格者許赴舉餘並任還本處學習如界首官貢非其人國子監考覈科罪靖宗二年七月判生徒入學滿三年方許赴監試十一年四月判五逆五賊不忠不孝鄉部曲樂工雜類子孫勿許赴舉文宗二年十月判各州縣副戶長以上孫副戶正以上子欲赴製述明經業者所在官試貢京師尚書省國子監審考所製詩賦違格者及明經不讀一二机者其試貢負科罪若醫業須要廣習勿限戶正以上之子雖庶人非係樂工雜類並今試解九年十月內史門下

奏氏族不付者勿令赴舉 十六年三月國
子司業黃抗之考試國學諸生署科甚濫命
中書舍人鄭惟產改試惟產請行封彌之法
貢闈封彌始此 三十三年六月判三禮何
論政要業監試於諸業畢試後國子監與本
業負試取 宣宗即位詔進士以下諸業自
今許三年一試 元年十一月判三禮三傳
業亦前代取人之典不可停廢三禮業以禮
記二十卷爲偏業大經貼經十處通六以上
摘義十處破文通口問口對義理通六以上
以周禮儀禮爲小經一經摘義十處破文通
義理通六以上一經破文讀二机三傳業以
左傳爲肄業大經貼經十處通六以上摘義
十處破文通義理通六以上以公羊穀梁傳
爲小經一傳摘義十處破文通義理通六以
上一傳只讀二机 八年十二月判內侍人
吏行卷依披蓋赴舉例試前爲限納之又進
士遭父母喪者其業未達前限關則行卷家

狀修送貢院雖限內姓名未錄許今赴試諸
業舉人亦依此例 獻宗定製述明經諸業
監試隔一年試選 肅宗七年閏六月式目
都監奏三禮三傳業出身者不別錄用漸致
衰微今後爲先量敘後生業此者國子監勸
勵 睿宗五年二月除論試以詩賦策 九
月判製述明經諸業新舉者屬國子監三年
仕滿三百日者各業監試許赴西京則留守
官選上鄉貢則東南京八牧三都護等界首
官依前式試選中省 十一年十一月判
業舉人十一月始明經爲先選取進士則明
年二月晝夜平均時選取諸生行卷家狀及
試官差定諸事都省及樞密院國子監徽稟
施行諸業初舉及一度停舉者依式問嚴連
次赴舉者只考家狀痕瓊赴試遭父母喪者
屬部坊里典及本鄉其人事審官處問嚴二
十七朔已滿則考其家狀痕瓊赴舉凡姓名
記錄進士則限十二月二十日家狀行卷終

明經以下則限十一月終限外雜暇已滿者
及因公出使限內不及上京者試日爲限修
送貢院 十四年東堂始用經義 十六年
五月判明經業以下諸業監試司業以上官
同各業貢試選 仁宗五年三月詔復用詩
賦論 九年三月判防丁監試雖入仕必以
詩賦選取 十四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國學
諸生行藝分數十四分以上直赴第三場十
三分以下四分以上赴詩賦場 十一月判

凡製述業經義詩賦連卷試取凡明經業試
選式貼經二日內初日尚書徧業貼周易周
易徧業貼尚書各十條翌日毛詩貼十條各
通六條以上第三日以後讀大小經各十机
破文兼義理通六机每義六問破文通四机
又周易徧業讀尚書毛詩春秋各秩一机例
隨秩補舊小經謂業經大經禮記凡明法業
式貼經二日內初日貼律十條翌日貼令十
條兩日並全通第三日以後讀律破文兼義

理通六机每義六問破文通四机讀令破文
兼義理通六机每義六問破文通四机凡明
算業式貼經二日內初日貼九章十條翌日
貼綴術四條三開三條謝家三條兩日並全
通讀九章十卷破文兼義理通六机每義六
問破文通四机讀綴術四机內兼問義二机
三開三卷兼問義二机謝家三机內兼問義
二机凡明書業式貼經二日內初日貼說文
六條五經字樣四條並全通翌日書品長句

詩一首真書行書篆書印文一案讀說文十
机內破文兼義理通六机每義六問破文通
四机凡醫業式貼經二日內初日貼素問經
八條甲乙經二條翌日貼本草經七條明堂
經三條兩日各通六條以上讀脉經十卷破
文兼義理通六机破文通四机針經九卷難
經一卷并十卷破文兼義理通六机破文通
四机又讀彖經破文通二机凡呪噤業式貼
經二日內初日貼脉經十條翌日貼劉涓子

方十條並通六條以上讀小經瘡疽論七卷
明堂經三卷內兼義理通六机讀大經針經
十机內兼義理通六机又讀七卷本草經二
机凡地理業式貼經二日內初日貼新集地
理經十條翌日劉氏書十條兩日並通六條
以上讀地理决經八卷經緯今二卷并十卷
破文兼義理通六机破文通四机讀地鏡經
四卷口示决四卷胎藏經一卷詩决一卷并
十卷破文兼義理通六机破文通四机又讀

蕭氏書十卷內破文一机凡何論業式真書
奏狀小貼喫筭讀何論十机孝經曲禮各二
机律前後帙各一机凡明經業監試格莊丁
十二机以周易尚書毛詩各二机禮記春秋
各三机白丁九机以周易尚書各一机毛詩
禮記各二机春秋三机凡書業監試字說文
三十卷內白丁三冊莊丁五冊各破文試讀
又令真書凡算業監試白丁業經三机算二
机庄丁業經五机算二机凡律業監試白丁

律二机今三机莊丁律三机今三机凡醫卜
地理業各其本司試選凡諸州貢士依前定
額數若有才堪貢選不限其數所貢之人將
申送日行鄉飲酒禮牲用小牢以官物充
十七年十月禮部貢院奏范仲淹云先策論
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
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斯擇才之本致理
之基也我朝製述業於第三决場迭試策論
之無著韻偶對者因此詩賦學漸為衰廢今

後初場試經義二場論策相迤三場詩賦本
為格式且國學未立前初場試以貼經立學
以後兼試大小經義舉子難之今後除兼經
義只試本經義 十八年閏六月中書門下
奏明法業但讀律令其登科甚易且於外敘
必六經州牧實為出身捷徑緣此兩班子第
及貢士求屬者漸多製述明經兩大業及醫
卜地理業國家所不可廢而今赴舉者少令
後明法業出身者清白為公啟譽暫開方許

擢用仍舊貢士求屬是業 二十年二月判
東堂監試赴舉諸生須赴冬夏天都會許錄
姓名在外生徒各於界首官鄉校都會給狀
赴試 毅宗八年五月更定初場迭試論策
中場試經義終場試詩賦又國學生考以六
行積十四分以上者許直赴終場不拘其額
仍除三場連卷法國制以藍衫就試者例不
過三赴時文克謙以刪定都監判官屢舉不
中乃曰白衣且十赴藍衫何止三赴請以五
赴爲限朝議從之遂爲恒規 忠烈王六年
五月王親試文臣賜黃牌籍內侍王留意詩
文或諸生之登第者親試之中者謂之殿試
門生待遇異常殿試之制唯試當年登第者
僧祖英得幸於王其姪子及所親舊不限登
第又近競依勢赴之 十四年九月宰相蔡
仁規子禍中第居同進士頭國制科舉之目
乙科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三人世以
同進士顯宦不離人皆惡之指爲閹宦王爲

禍嫌之問於承旨李混混云可加丙科八人
置禍其末從之 忠肅王二年正月潘王改
東堂爲應舉試 七年六月李齊賢朴孝修
典舉革詩賦用策問 七月教曰近以選上
國應舉秀才而廢考藝試成均七館諸生皆
赴初場未合古制其令依舊皆赴考藝試定
其分數直赴中場 十七年十二月始令舉
子誦律詩四韻一百首通小學五聲字韻乃
許赴試 忠穆王即位之年八月改定初場
試六經義四書疑中場古賦終場策問 九
月令將軍郭允正領忽只呵禁試闕 恭愍
王十一年洪彥博柳淑掌試復用詩賦 十
四年十月李仁復李穡建議禁舉子挾冊易
書試卷以防假濫 十六年林樸上書請科
舉一依中朝搜檢通考之法 十七年親試
用經義 十八年始用元朝鄉試會試殿試
之制定爲常式 二十年三月教自今年未
滿二十五歲者毋得赴舉 二十三年三月

教各道鄉試諸生各於本貫赴舉已有成規
今諸生或有赴他道試者毋赴會試 四月
舉子於試卷或有不錄年甲者王怒其違制
停放榜 辛禍二年五月政堂文學洪仲宣
革林樸所建對策取士之法復以詩賦取士
罷鄉試會試殿試議者非之 五年正月諫
官上言玄陵崇信經學養士取人近年以來
詩賦取士專尚詞章經學漸廢今後一遵玄
陵已酉年科舉之法 十二年五月李穡知
貢舉復用策問嚴立禁防舉子年未滿二十
不許赴舉 辛昌教科舉之法一依已酉年
之規以時舉行州縣之學貢士不充額數者
罪及守令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大司憲趙
浚等上書曰今之學者以彫篆之學幸中科
第取榮一身自以爲足從仕之後盡棄所業
昧於施措以負國家崇儒重道之意願自今
聚各年及第四品以下對策殿庭中者使掌
製教不中者左遷以振儒風

凡選場或比年或間歲未有定期其取士亦
無定額光宗九年五月翰林學士雙箕知貢
舉取進士賜甲科崔暹等二人明經三人卜
業二人及第 十一年三月雙箕知貢舉取
進士賜甲科崔光範等七人明經一人醫業
三人及第 十二年四月雙箕知貢舉取進
士賜王舉等七人明經一人及第 十五年
三月翰林學士趙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策
及明經卜業各一人及第 十七年翰林學
士王融知貢舉取進士賜甲科崔居業等二
人及第 二十三年王融知貢舉金柅同知
貢舉取進士賜楊演等四人及第 二十四
年二月王融知貢舉取進士賜白思柔等二
人及第 二十五年三月王融知貢舉取進
士賜韓蘭卿等二人及第 景宗二年三月
親試進士賜甲科高凝等三人乙科三人及
第 四年三月王融知貢舉取進士賜甲科
元徵衍等及第 成宗二年五月王融知貢

舉取進士賜崔行言等五人及第 十二月
正匡崔承老左執政李夢游兵官御事劉彥
儒左丞盧奕取進士王覆試賜甲科姜殷川
乙科二人明經一人及第 三年三月王融
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李琮丙科二人及第
四年五月王融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秦
亮丙科二人及第 五年三月李夢游知貢
舉取進士賜崔英蘭等及第 六年三月李
夢游知貢舉取進士八月下教賜夢游所舉
甲科鄭又玄明經一人卜業一人醫業二人
明法業二人及第 七年三月王融知貢舉
取進士九月下教賜乙科李緯等二人丙科
二人醫業二人及第 八年三月王融知貢
舉取進士十二月下教賜乙科崔得中等十
人丙科八人明經一人卜業二人及第 十
年閏二月翰林學士白恩柔知貢舉取進士
賜甲科崔沆乙科六人明經五人及第 十
二年三月翰林學士崔暹取進士八月下教

賜甲科李維賢等二人乙科三人同進士五
人明經三人明法三人及第 十三年三月
王融知貢舉取進士八月覆試賜甲科崔元
信等四人乙科四人明經九人及第 十四
年三月白恩柔知貢舉取進士九月覆試下
教賜甲科李子琳乙科四人明經三人及第
十五年三月崔暹爲都考試官取進士十
二月下教賜甲科郭元等四人乙科三人明
經六人及第 十六年八月禮部侍郎柳邦
憲知貢舉取進士 穆宗元年正月賜邦憲
所舉甲科周仁傑等二人乙科三人明經七
人明法五人明書三人明算四人三禮十人
三傳二人及第 三月左司郎中崔成務知
貢舉取進士賜甲科姜周載等七人乙科二
十五人同進士十八人恩賜一人明經二十
人明法二十三人明書五人明算十一人及
第 三年柳邦憲取進士賜甲科宋翊等八
人乙科七人明經八人及第 五年三月崔

成務知貢舉取進士八月下教賜乙科朴元徽等三人丙科六人明經十九人及第七年四月內史舍人崔沆知貢舉取進士下教賜甲科黃周亮等五人乙科十人明經四人及第八年三月崔沆知貢舉取進士四月下教賜甲科崔冲等七人乙科十人明經三人及第十年六月禮部侍郎高凝取進士賜乙科趙元等二人丙科四人明經三人及第十一年三月中樞院直學士蔡忠順取進士賜甲科孫元仙等四人乙科五人明經二人及第顯宗初即位禮部侍郎姜邯贊知貢舉取進士賜甲科安昌齡乙科四人同進士三人明經二人及第元年四月國子司業孫夢周知貢舉取進士賜甲科徐崧丙科六人同進士一人明經三人及第四年八月左僕射金審言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乙科林維幹等三人丙科三人同進士二人明經一人及第五年四月秘書監周佇知

貢舉取進士賜高賢符等十一人及第七年七月禮賓卿李彝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金顯等九人明經五人及第八年三月禮部侍郎郭元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鄭倍傑丙科五人同進士五人及第九年五月給事中金猛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黃靖丙科四人同進士四人明經十人及第十一年五月國子祭酒劉徽弼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乙科李元顯丙科三人同進士六人明經三人及第十二年八月散騎常侍李冀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甲科趙霸丙科一人同進士五人明經四人及第十四年六月黃周亮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丙科張喬等二人同進士二人明經二人及第十五年三月禮部尚書劉徽弼知貢舉取進士賜丙科李子淵等二人同進士七人明經十人及第十七年三月內史舍人崔冲知貢舉取進士賜甲科崔耽等二人丙科二人同進士七

人明經一人及第 十九年三月郎中李作
仁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乙科鄭在元丙科
二人同進士七人明經一人及第 二十一
年四月禮部郎中朴有仁知貢舉取進士覆
試賜乙科崔惟善等十八人及第 德宗元
年二月尚書左丞李作忠知貢舉取進士賜
乙科白可易等三人丙科六人恩賜四人及
第 二年三月禮部侍郎朴有仁知貢舉取
進士賜丙科崔希穆等五人同進士三人明
經二人恩賜二人及第 靖宗元年三月刑
部尚書崔冲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金無滯
等四人丙科四人同進士六人明經一人及
第 三年三月禮部尚書黃周亮知貢舉取
進士下詔賜乙科盧延霸等四人丙科四人
同進士三人明經二人及第 五年二月左
諫議大夫林惟幹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黃
抗之等五人丙科八人同進士五人明經二
人恩賜一人及第 七年二月門下侍郎黃

周亮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俞暢丙科四人
明經五人及第 十年四月內史侍郎李作
忠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金元鉉等四人丙
科五人同進士七人明經二人恩賜二人及
第 十二年三月門下侍郎崔融知貢舉取
進士賜乙科李仁模等四人丙科六人同進
士七人明經一人及第 文宗元年四月中
樞院副使鄭倍傑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金
鼎新等二人丙科九人同進士六人明經三
人及第 三年五月中樞院使金廷俊知貢
舉取進士覆試賜乙科朴仁壽等二人丙科
七人同進士六人恩賜一人明經四人及第
五年四月內史侍郎李子淵知貢舉取進
士下詔賜乙科崔錫等七人丙科六人同進
士六人明經三人及第 七年三月刑部尚
書崔惟善知貢舉取進士下詔賜乙科禹相
等六人丙科九人同進士六人明經二人及
第 八年四月知中樞院事金顯知貢舉取

進士賜乙科柳善餘等六人丙科八人同進士十一人明經二人及第 十年四月尚書右僕射李令幹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乙科李幹方等二人丙科四人同進士七人恩賜二人明經四人及第 十一年四月左散騎常侍趙霸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李俊等三人丙科九人同進士二人明經四人及第 十三年二月翰林學士金化崇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丙科楊信麟等八人同進士九人

明經四人恩賜四人及第 十五年三月翰林學士崔惟善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羅繼舍等六人丙科八人同進士六人明經二人及第 十七年五月翰林學士金行瓊知貢舉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科洪器等四人丙科十四人同進士十二人明經一人恩賜五人及第 二十年四月起居舍人盧實知貢舉取進士下詔賜乙科高仲臣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四人明經二人及第 二十二

年四月尚書右僕射知貢舉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科崔駟等二人丙科五人同進士十人明經二人恩賜一人及第 二十四年四月尚書左僕射金行瓊知貢舉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科崔翼臣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十一人恩賜二人明經一人及第 二十六年三月秘書監李成美知貢舉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科朴維恪等二人丙科十一人同進士九人明經二人及第 二十七年十月以翰林學士鄭惟產爲明年知貢舉二十八年月命太子覆試惟產所取進士下詔賜乙科李嘏等二人丙科十人同進士十四人明經二人及第 三十年三月禮部尚書李靖恭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乙科李昱等二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一人明經二人及第 三十二年三月參知政事文正知貢舉取進士命太子覆試下詔賜乙科禹元齡丙科七人同進士十二人明經五人及第 三十四

年五月禮部尚書盧知貢舉取進士賜乙
科金尚礪等二人丙科九人同進士七人明
經三人及第 三十六年三月吏部尚書崔
爽知貢舉取進士崔淵等十九人放榜時有
大學生田德祖等持論場私圻官封詩賦名
紙事覺命來春改試 三十七年三月中書
侍郎崔曠知貢舉侍講學士朴寅亮同知貢
舉取進士賜乙科陰鼎等二人丙科六人同
進士六人明經三人恩賜一人及第 宣宗
元年五月同知中樞院事崔恩諒知貢舉吏
部侍郎金上琦同知貢舉取進士下詔賜乙
科高旻翼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六人明
經四人及第 二年四月中樞院使盧旦知
貢舉尚書禮部侍郎李預同知貢舉取進士
下詔賜乙科金暖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
十二人明經三人恩賜二人及第 三年五
月中樞院副使李子威知貢舉禮部侍郎金
觀同知貢舉取進士禮部侍郎金觀同知貢
舉取進士禮部侍郎金觀同知貢舉取進士

伯等四人丙科八人同進士十八人明經三
人及第 五年三月判尚書吏部事崔爽知
貢舉禮部侍郎崔思諤同知貢舉取進士賜
乙科金富弼等五人丙科七人同進士十一
人明經三人恩賜一人及第 七年四月門
下侍郎金良鑑知貢舉諫議大夫孫冠同知
貢舉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科李景泌等三
人丙科九人同進士十四人明經二人恩賜
三人及第 九年四月吏部尚書金上琦知
貢舉禮部侍郎伍成茂同知貢舉取進士覆
試下詔賜乙科金成等五人丙科十人同進
士十八人明經三人恩賜二人及第 十一
年三月知中樞院事李預知貢舉禮部侍郎
魏繼廷同知貢舉取進士下詔賜乙科鄭克
恭等二人丙科九人同進士十七人明經四
人恩賜四人及第 獻宗元年四月叅知政
事柳爽知貢舉左承宣崔弘嗣同知貢舉取
進士下詔賜乙科俞進等三人丙科九人同

進士十四人明經三人恩賜三人及第
肅宗元年三月參知政事崔恩諷知貢舉禮部侍郎林成槩同知貢舉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科金輔臣等五人丙科十人同進士十五人明經四人恩賜四人及第 二年四月參知政事黃瑩知貢舉吏部尚書庾哲同知貢舉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科林元通等五人丙科十人同進士十八人明經四人恩賜四人及第 三年四月禮部尚書魏繼廷知貢舉國子祭酒洪器同知貢舉取進士下詔賜乙科李德允等三人丙科八人同進士十六人明經三人恩賜五人及第 五年四月同知樞密院事李頴知貢舉知奏事柳伸同知貢舉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科韓淑旦等三人丙科十一人同進士二十二人明經三人恩賜六人及第 七年三月知奏事尹瓘知貢舉司宰卿李宏同知貢舉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科康絳等五人丙科十一人同進士

十七人明經三人恩賜五人及第并召試投化宋進士章忱賜別頭乙科及第仍賜紅牌鞍馬 九年二月翰林學士鄭文知貢舉禮部侍郎劉載同知貢舉取進士命太子攸試下詔賜宋瑋等三人丙科八人同進士十六人明經二人恩賜五人及第 睿宗元年四月門下侍郎崔弘嗣知貢舉禮部侍郎金緣同知貢舉取進士賜皇甫許等三十四人及第 二年任懋知貢舉朴景綽同知貢舉取韓即由等 三年五月禮部尚書李瑋知貢舉國子祭酒李載同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盧顯庸等三十四人明經三人恩賜三人及第 四年三月門下侍郎李頴知貢舉禮部尚書金商祐同知貢舉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科李正升等四人丙科九人同進士十六人恩賜六人明經三人及第 七年三月平章事吳延寵知貢舉侍郎林彥同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鄭之元等三人丙科六人同進

士十六人明經三人及第 九年三月平章
事金緣知貢舉左承宣韓曉如同知貢舉取
進士四月覆試賜乙科白晞等五人丙科十
一人同進士二十二人明經三人及第宋進
士林完別賜乙科 十年五月平章事趙仲
璋知貢舉翰林學士朴昇中同知貢舉取進
士其合格人對策頗蹈襲古作落第者許之
王覆試賜金精等三十九人及第 十一年
四月知樞密院事金駿知貢舉直門下省李
壽同知貢舉取進士合格者二十四人王覆
試進士二十四人及前赴御試十人鎖廳四
人進士八舉不中二十人別喚四人并六十
二人賜裴祐等三十八人及第 十三年五
月政堂文學李軌知貢舉禮賓卿金沾同知
貢舉取進士賜金福允等二十三人及第
十五年五月韓安仁知貢舉金富侁同知貢
舉取進士覆試賜李之底等三十八人及第
是舉并試策武舉 十七年八月左散騎

常侍朴昇中知貢舉知奏事金仁揆同知貢
舉取進士賜羅景純等三十一人及第 仁
宗元年四月中書侍郎林有文知貢舉禮部
尚書洪瀾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純夫等三
十人及第 二年四月中書侍郎金若溫知
貢舉兵部侍郎金富軾同知貢舉取進士賜
高孝冲等三十七人及第 三年五月同知
樞密院事李之義知貢舉知奏事金富侁同
知貢舉取進士賜李陽伸等三十七人及第
五年六月李公壽知貢舉金富軾同知貢
舉取進士賜王佐材等三十三人及第 六
年四月文公仁知貢舉崔濡同知貢舉取進
士賜李元哲等二十九人及第 八年四月
金富軾知貢舉康候顯同知貢舉取進士賜
朴東柱等三十二人及第 十年閏四月平
章事崔滋盛知貢舉吏部侍郎林存同知貢
舉取進士賜崔光遠等二十五人及第 十
一年八月禮部尚書金富儀知貢舉知奏事

洪彝敘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于蕃等二十
五人及第 十二年五月參知政事任元數
知貢舉右承宣鄭沆同知貢舉取進士賜許
洪材等二十九人及第 十五年三月同知
樞密院事李仲知貢舉尚書左丞康傑同知
貢舉取進士賜李信等二十八人及第 十
六年三月平章事崔濡知貢舉尚書右丞李
之民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大有等二十九
人及第 十七年六月平章事金富執知貢
舉禮部侍郎金端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崔偁
等二十人及第 十八年五月知樞密院事
李之民知貢舉國子祭酒林光同知貢舉取
進士賜彭希密等二十六人及第 二十年
三月樞密院使王冲知貢舉刑部侍郎權迪
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高儔等三十人明經二
人恩賜五人及第 二十二年五月韓惟忠
知貢舉崔惟清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敦中
等二十六人及第 二十三年五月任元敘

知貢舉尹彥頤同知貢舉取進士賜趙文振
等三十二人及第 二十四年李仁實知貢
舉崔誠同知貢舉取黃文富等 毅宗元年
五月金永寬知貢舉金子儀同知貢舉取進
士賜李愈昌等三十二人及第 二年閏八
月高兆基知貢舉庾弼同知貢舉取進士賜
柳廷堅等二十五人及第 四年文公元知
貢舉李之茂同知貢舉取安永有等 六年
四月庾弼知貢舉任克忠同知貢舉取進士
賜金儀等二十七人及第 五月魏試取劉
義等三十五人及第 七年八月金永錫知
貢舉劉錫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郭元等三十
人明經三人及第 八年四月門下省事崔
允儀知貢舉左承宣金存中同知貢舉取進
士賜皇甫倬等及第 十年六月李之茂知
貢舉李元膺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黃文強等
三十七人及第 十二年五月樞密院使李
陽升知貢舉右承宣李公升同知貢舉取進

士賜金正明等二十七人及第 十四年五月金永夫知貢舉李知深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崔孝著等三十三人明經三人及第 十六年四月中書侍郎崔允儀知貢舉秘書監李德壽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繼元等二十九人明經三人及第 十七年九月同知樞密院事金永胤知貢舉左承宣金諒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純祐等二十八人明經三人及第 十八年九月中書侍郎李之茂知貢

高麗書下十三

三十一

舉左承宣許洪材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元禮等二十八人明經三人及第 二十年五月知門下省事金永胤知貢舉禮部尚書徐淳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朴紹等三十人及第 二十二年三月金永胤知貢舉金光中同知貢舉取張令才等二十七人明經四人 二十三年四月許洪材知貢舉金子藩同知貢舉取李翼忠等二十九人 明宗元年五月政堂文學韓就知貢舉右諫議金華尹同知

貢舉取進士賜林遵等二十八人明經四人及第 二年七月同知樞密院事金闡知貢舉右諫議韓彥國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張開慶等二十九人及第 二年六月平章事尹鱗瞻知貢舉禮部侍郎文克謙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崔時幸等二十八人及第 五年十月樞密副使閔令謨知貢舉諫議大夫郭陽宣同知貢舉取進士賜白龍變等二十八人明經三人及第 六年八月禮部尚書李文

高麗書下十三

三十一

鐸知貢舉大府卿韓文俊同知貢舉取進士賜秦幹公等三十人明經四人及第 七年四月樞密院副使文克謙知貢舉判大府事廉信若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崔基靜等三十人明經四人及第 八年六月樞密院副使韓文俊知貢舉右諫議大夫李應招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陳光恂等三十人明經三人恩賜四人及第 十年六月門下平章事閔令謨知貢舉國子祭酒尹宗誠同知貢舉取

進士賜李得玉等二十九人明經三人及第
十二年六月政堂文學韓文俊知貢舉右
散騎常侍李和命同知貢舉取進士賜許徽
等三十人明經四人及第 十四年九月叅
知政事文克謙知貢舉知奏事林民庇同知
貢舉取進士賜琴克儀等三十一人明經五
人及第宋進士王逢辰別賜乙科 十六年
四月林民庇知貢舉皇甫倬同知貢舉取進
士賜宋惇光等三十三人明經五人及第

宋史卷七十三 三十一

十八年六月叅知政事林民庇知貢舉崔証
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唐髦等二十九人及
第 二十年五月政堂文學李知命知貢舉
左承宣任儒同知貢舉取進士賜皇甫緯等
三十人明經五人恩賜七人及第 二十二
年四月叅知政事趙永仁知貢舉翰林學士
柳公權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孫希綽等二十
九人及第 二十四年四月樞密院使崔瑜
賢知貢舉判秘書事崔詵同知貢舉取進士

賜金君綬等三十一人及第 二十六年七
月樞密院使崔詵知貢舉國子祭酒李資文
同知貢舉取進士賜趙挺觀等三十七人及
第 二十七年五月叅知政事崔讜知貢舉
左諫議大夫閔公珪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房
衍寶等三十人及第 神宗元年六月中書
侍郎任濡知貢舉國子祭酒崔孝著同知貢
舉取進士賜田敏儒等三十三人及第 二
年九月叅知政事崔詵知貢舉秘書監金平

宋史卷七十五 三十三

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崔得儉等三十三人及
第 三年任濡知貢舉白先臣同知貢舉取
趙文拔等 四年五月簽書樞密院事閔公
珪知貢舉國子大司成金平同知貢舉取進
士賜崔宗俊等三十三人及第 五年五月
樞密院使金平知貢舉右承宣趙準同知貢
舉取進士賜黃克中等三十三人明經四人
及第 七年十月樞密院使閔公珪知貢舉
右承宣安有年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印得侯

等三十人及第 熙宗元年七月簽書樞密院事李桂長知貢舉判禮賓省事崔洪胤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馬仲奇等三十人及第二年六月門下侍郎任濡知貢舉右承宣崔坦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庾亮才等三十三人及第 四年閏四月叅知政事李桂長知貢舉右副承宣琴儀同知貢舉取進士賜皇甫璿等三十三人明經六人恩賜二人及第六年六月樞密院副使崔洪胤知貢舉秘書監柳澤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泓等三十三人明經七人恩賜七人及第 七年十月門下侍郎李桂長知貢舉大司成趙冲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姜昌瑞等三十八人明經五人及第 康宗元年六月政堂文學崔洪胤知貢舉知奏事琴儀同知貢舉取進士賜田慶成等二十九人明經六人及第 二年七月同平章事李桂長知貢舉左諫議大夫崔甫淳同知貢舉取進士賜許受等三十一人明

經五人及第 高宗元年五月簽書樞密院事琴儀知貢舉右散騎常侍蔡靖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莘鼎等二十二二人明經五人恩賜三人及第 二年五月平章事崔洪胤知貢舉左諫議大夫朴玄圭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廉珙等三十一人明經七人恩賜五人及第 三年五月樞密院副使蔡靖知貢舉殿中監任永齡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庾碩等三十人及第 六年五月政堂文學趙冲知貢舉國子祭酒李得紹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仲龍等二十八人明經一人恩賜七人及第 七年六月樞密院副使韓光衍知貢舉大司成李宗規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朴承儒等二十九人明經二人及第 九年四月叅知政事崔甫淳知貢舉右承宣金良鏡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梁徽等三十一人及第 十年六月右僕射柳澤知貢舉殿中監崔甫淳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曹均正等二十九人明經三

人恩賜九人及第 十一年三月樞密院副
使韓光衍知貢舉判秘書省事崔正份同知
貢舉取進士賜孫琬等三十三人明經四人
恩賜六人及第 十二年三月門下平章事
崔甫淳知貢舉衛尉卿崔宗梓同知貢舉取
進士賜林長卿等三十人明經三人恩賜七
人及第 十三年四月簽書樞密院事崔正
份知貢舉秘書監俞升旦同知貢舉取進士
賜吳又等三十二人明經一人恩賜九人及

嘉慶二十五年

五十五

第 十五年三月平章事崔甫淳知貢舉判
衛尉事李奎報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敦等
三十一人及第 十七年三月政堂文學俞
升旦知貢舉國子祭酒劉冲奇同知貢舉取
進士賜田慶等三十三人明經恩賜各三人
及第 十九年五月翰林學士承旨金仁鏡
知貢舉翰林學士金台瑞同知貢舉取進士
賜文振等二十九人明經二人及第 二十
一年五月知門下省事李奎報知貢舉大司

成李百順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鍊成等三
十一人明經二人恩賜八人及第 二十三
年五月叅知政事李奎報知貢舉判禮部事
朴廷揆同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朴職等三
人丙科八人同進士十八人明經三人及第
二十五年四月簽書樞密院事李方茂知
貢舉刑部尚書任景肅同知貢舉取進士賜
乙科池珣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人
明經三人及第 二十七年五月樞密院副

嘉慶二十七年

五十七

使任景肅知貢舉右承宣崔璘同知貢舉取
進士賜乙科張天驤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
士四人明經四人及第 二十八年四月叅
知政事宋恂知貢舉國子祭酒鄭晏同知貢
舉取進士賜乙科崔宗均等三人丙科七人
同進士二十三人明經二人及第 二十九
年四月樞密院副使金敏知貢舉判禮部事
事薛慎同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洪之慶等
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十七人明經二人恩

賜八人及第 三十一年四月左僕射任景肅知貢舉秘書監洪均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魏珣等三十二人明經二人恩賜九人及第三十三年四月樞密院副使崔璘知貢舉國子祭酒朴暄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梁貯等三十一人及第 三十五年三月樞密院使洪均知貢舉大僕卿閔仁鈞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鈞等三十三人明經三人恩賜二人及第 三十七年五月平章事任景肅知貢

高麗書七十三

三十九

舉尚書左丞金孝印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應文等二十九人明經三人恩賜八人及第三十九年四月樞密院副使崔滋知貢舉判大府事皇甫琦同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柳成梓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三人明經五人恩賜六人及第 四十一年六月知樞密院事趙脩知貢舉左副承宣尹克敏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尹正衡等三十三人明經二人恩賜五人及第 四十二年六月樞

密院副使崔溫知貢舉判司宰監事金之侏同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郭王府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三人明經二人恩賜二人及第 四十五年六月平章事崔滋知貢舉諫議大夫洪縉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張漢文等三十三人及第 元宗元年九月叅知政事李藏用知貢舉同知樞密院事柳璿同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魏文卿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一人明經二人及第 二

高麗書七十三

三十九

年五月知樞密院事金之侏知貢舉禮部尚書鄭芝同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鄭謙等四人丙科七人同進士十九人明經一人及第三年柳璿知貢舉俞千遇同知貢舉取趙得珠等 五年四月知中樞院事崔允愷知貢舉右承宣朴倫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周鼎等二十五人及第 七年五月洪縉知貢舉郭汝益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閔漬等二十人明經一人恩賜二人及第 九年四月

門下侍郎柳瑛知貢舉國子祭酒金體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尹承琯等三十三人明經二人恩賜八人及第 十三年九月元傳知貢舉許珙同知貢舉賜金澣等三十三人恩賜七人明經一人及第 十四年十月叅知政事金坵知貢舉右承宣李顗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鄭賢佐等二十九人明經一人及第 十五年五月中書侍郎俞千遇知貢舉同知樞密院事張鑑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朱鉞等二十五人明經一人恩賜三人及第 忠烈王元年十月左僕射韓康知貢舉承宣朴恒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崔之甫等二十五人明經一人及第 二年十月密直司使許珙知貢舉右副承宣薛恭儉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益邦等三十三人明經一人恩賜三人及第 五年六月贊成事朴恒知貢舉典法判書郭汝弼同知貢舉取進士賜趙簡等三十人明經二人恩賜八人及第 六年四月

贊成事元傳知貢舉大司成白文節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伯琪等三十三人明經一人恩賜一人及第 五月親試文臣取書籍店錄事趙簡等九人 八年十一月知密直司事李尊虎知貢舉承旨郭預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崔伯倫等三十二人及第 十年十月判密直司事金周鼎知貢舉判衛尉寺事權恒同知貢舉取進士賜趙宣烈等三十三人明經二人恩賜一人及第 十一年十月知會議府事薛公儉知貢舉左承旨崔守璜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郭麟等三十一人及第 十二年十月贊成事韓康知貢舉國子祭酒李益培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椿等三十一人及第 十四年九月中贊許珙知貢舉左承旨安珣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尹宣佐等三十三人及第 十六年五月政堂文學鄭可臣知貢舉判秘書事金聯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崔咸一等三十一人及第 二十年十月

安珦知貢舉閔漬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尹安
庇等三十三人及第 二十一年十月鄭可
臣知貢舉金恂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姜暄等
二十七人及第 二十六年九月金昂知貢
舉鄭允宜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資歲等三
十三人及第 二十七年五月密直司事權
永知貢舉左副承旨趙簡同知貢舉取進士
賜盧承綰等三十三人及第 二十八年四
月密直司事吳祈知貢舉三司左使池禹功
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崔凝等三十三人及第
五月親試取乙科曹匡漢等二人丙科五
人 二十九年六月密直司事金台鎭知貢
舉秘書尹金祐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朴理等
三十三人及第 三十一年五月贊成事鄭
堦知貢舉知中事宋璘同知貢舉取進士賜
張子贊等三十三人及第 三十三年十一
月密直司事許有全知貢舉版圖總郎李顥
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安奮等三十三人及第

忠宣王五年八月權漢功知貢舉崔誠之
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安震等三十三人及第
忠肅王二年正月李瑱考試官尹奕同考
試官取進士賜朴仁幹等三十三人及第
四年九月延興君朴全之考試官樞部典書
白元恒同考試官取進士賜洪義孫等及第
七年六月李齊賢考試官朴孝修同考試
官取進士九月賜崔龍甲等三十三人及第
十三年權準朴瑗取崔元遇等 十七年
十月順興府院君安文凱知貢舉右代言李
湛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宋天鳳等三十三人
明經恩賜各二人及第 忠惠王元年四月
密直提學韓宗愈知貢舉右代言李君俊同
知貢舉取進士賜周贊等三十三人及第
忠肅王後五年正月蔡洪招知貢舉安珪同
知貢舉取進士賜南宮敏等三十三人及第
忠惠王後元年金永晔知貢舉安軸同知
貢舉取李公燾等 後二年七月密直副使

李君倭知貢舉判興儀寺事金光震同知貢
舉取進士賜安元龍等三十三人及第 後
三年七月政堂文學金頴知貢舉知申事辛
裔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資乙等三十三人
及第 後五年十一月朴忠佐知貢舉李膺
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河乙沚等三十三人及
第 忠穆王三年十月陽川君許伯知貢舉
韓山君李穀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仁瑄等
三十三人及第 恭愍王二年五月金海君
李齊賢知貢舉贊成事洪彦博同知貢舉取
進士賜乙科李穡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
二十三人明經二人及第 四年二月贊成
事李公遂知貢舉密直提學安輔同知貢舉
取進士賜安乙起等三十三人及第 六年
四月政堂文學李仁復知貢舉簽書樞密院
事金希祖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廉興邦等三
十三人及第 九年十月政堂文學金得培
知貢舉樞密院直學士韓方信同知貢舉取

進士賜鄭夢周等三十五人及第 十一年
十月右侍中洪彦博知貢舉知都僉議柳淑
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朴實等三十三人及第
十四年閏十月興安府院君李仁復知貢
舉簽書密直司事李穡同知貢舉取進士賜
尹紹宗等二十八人及第 十七年四月辛
九齋親試賜李詹等七人及第 十八年六
月興安伯李仁復知貢舉三司左使李穡同
知貢舉取進士賜柳伯濡等三十三人及第
二十年三月李穡知貢舉田祿生同知貢
舉取進士六月親試賜金潛等三十一人及
第 二十三年四月政堂文學李茂芳知貢
舉密直副使廉興邦同知貢舉取進士王親
試取金子粹等三十三人至十二月賜及第
辛禡二年政堂文學洪仲宣知貢舉知密
直韓脩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鄭揔等三十三
人明經四人及第 三年四月竹城君安克
仁知貢舉政堂文學權仲和同知貢舉取進

士賜成石璫等三十三人及第 六年五月
瑞城君廉興邦知貢舉密直使朴彤同知貢
舉取進士賜李文和等三十三人明經六人
及第 八年五月順興君安宗源知貢舉判
厚德府事尹珍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柳亮等
三十三人及第 九年四月門下評理禹玄
寶知貢舉政堂文學李仁敏同知貢舉取進
士賜金漢老等三十三人及第 十一年四
月瑞城君廉國寶知貢舉政堂文學鄭夢周
同知貢舉取進士賜禹洪命等三十三人及
第 十二年五月韓山府院君李穡知貢舉
三司左使廉興邦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孟思
誠等三十三人及第 辛昌即位之年十月
密直提學鄭道傳知貢舉知申事權近同知
貢舉取進士賜李致等三十三人及第 元
年九月判開城府事柳源知貢舉厚德府尹
李種學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汝知等三十
三人及第 恭讓王二年六月門下評理成

石璫知貢舉評理趙浚同知貢舉取進士覆
試賜李慥等三十三人及第 四年五月判
三司事俛長壽知貢舉政堂文學李元紘同
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金縑等三十三人及
第

志卷第二十七

志卷第二十八

高麗史七十四

遷大司諫書表奏議 經集奏議書表均不可成是耶縣舉

茶

選舉二

科目二

凡試官光宗始命雙冀爲知貢舉自後命文臣一人爲知貢舉二十三年增置同知貢舉尋罷之 景宗二年以王融爲讀卷官親試則稱讀卷官 成宗十五年改知貢舉爲都

考試官明年復稱知貢舉 文宗三十七年復增置同知貢舉一人遂以爲常 仁宗十年閏四月崔滋盛知貢舉林存同知貢舉存出賦題云聖人耐以天下爲家省秦按耐古能字奴登切今以奴代爲韻非是請改命他人再試不允因命滋盛等更試之又命題云天道不閑而能久省臺又奏按禮記云天道不閑而能久鄉本家語以不閑爲不閑者蓋謬語耳今貢院不考正經而錄錯本請罷兩

貢舉職仍停今年選舉王不允命簡取經義論中格者 元宗十四年十月叅知政事金坵知貢舉舊制二府知貢舉卿監同知貢舉其赴試諸生卷首寫姓名本貫及四祖糊封試前數日呈試院試前日午後貢舉具三場題脚於狀詣闕實封進呈王親自拆封各於題上落點封押而出貢舉費奉到試院試日未明放題承宣奉金印至同知貢舉庭迎知貢舉避位待之詳在禮志越一日承宣又往

拆名而後放榜第二場亦如之至第三場貢舉各於入格卷子背上塗料次以啓並依貢院之望而放榜焉至是初場日承宣洪子藩至貢院詰曰予承命而來知貢舉必庭迎金坵不得已下階 忠肅王二年改知貢舉爲考試官同知貢舉爲同考試官十七年復稱知貢舉同知貢舉國俗掌試者謂之學士門生稱之則曰恩門門生座主之禮甚重學士有父母若座主在就放榜必具公服往謁而

門生綴行隨之學士拜於前門生拜於後衆
賓雖尊長皆下堂庭立俟禮畢揖讓而升以
次拜賀於是學士邀至其第奉觴稱壽

凡崇獎之典光宗始取進士親御威鳳樓放
榜十五年御天德殿宴群臣命新及第金
策釋褐賜公服赴宴景宗二年親試進士
即令釋褐成宗六年三月放榜下教曰省
今所舉諸生詩賦策文辭踏駁格律猥瑣皆
不堪取唯進士三人詩賦策及明經以下諸

業通計六人對義名狀一如所奏進士鄭又
玄五夜方闌二篇已就雖非卓異之才亦是
敏捷之手宜置前列用勸後來明經以下諸
業學生各勤本業方成厥志宜降優柔之澤
俾升擢用之科其令有司准例敘用自今進
士諸生不依考官格式放縱違律者勿許試
取求以爲式放榜下教始此顯宗十年正
月定新及第榮親之法無兩親者代以待養
父母妻父母皆無則代以伯叔父母二十

一年四月王製詩賜新及第特加獎異文
宗三十年十二月判凡州縣開榜至三十年
或四五十登製述明經科者給田十七結
百年後登者給田二十結奴婢各一口是
月判國制製述明經明法明書算業出身初
年給田甲科二十結其餘十七結何論業出
身義理通曉者第二年給田其他手品雜事
出身者亦於四年後給田唯醫卜地理業未
有定法亦依明法書算例給田宣宗七年

七月引見新及第賜酒食仍賜公服各一襲
肅宗二年九月引見新及第林元通等賜
酒食衣服是年賜金富轍母米四十石舊
制三子登科歲給母大倉米三十石以富轍
兄弟四人登科加賜十石遂以爲常七年
七月式目都監奏由三傳三禮業出身者宜
授官勸後制可十一月引見新及第賜衣
服酒食九年十月引見新及第宋瑋等賜
酒食肅宗二年四月引見新及第皇甫許

等四年二月引見新及第盧顯庸等賜衣酒八年三月引見新及第鄭之元等命左正言胡宗旦押賜酒食于閤門仍令釋褐十一年二月引見新及第金精等賜酒食于閤門仍令釋褐十一月新及第林許允等許令釋褐賜酒食及衣各一襲仁宗十一年十二月判四子登製述明經科者今五部兩京諸州府郡縣辨報其父母別賜米三十石已沒者超一等封爵毅宗三年正月判

兄第三人登製述明經科者其父授職其母別賜米二十石沒者封贈五年四月引見乙丑年以來新及第等賜宴閤門仍令釋褐十年六月詔今年壯元黃文莊乃丙寅科狀元文富之弟也兄弟俱占魁科在古罕聞宜准三子登科例歲給母粟三十石明宗六年八月新及第看榜許於街路張樂以為榮觀比因兵亂久廢至是復之八年六月御史臺奏舊制新及第紅牌降使就賜于家

逆待煩費寒士不克供辦自今請於簾前賜牌中書門下府駁奏先王之制必降賜于家者將以榮耀里閭使人歆羨勸學況行之已久仍舊便制可二十二年四月丙科第四人崔祗義兄祗元祗禮弟祗忠先已登第舊制三子登第者賜母米二十七石今以四子登科命有司加賞高宗十七年崔瑀始造新及第儀物以寵之元宗元年九月以魏文卿兄弟俱為狀元康其母七年五月命

新及第綴行今八坊廟父老士庶笙歌盛服隨從以寵之忠烈王二十八年五月親試各賜白銀三斤馬一匹忠穆王三年十月金仁瑄連魁三場賜馬紅鞵許著金花帽王親授紅牌寵渥尤厚是月命新及第四日成行尋今六日成行國制凡登科者特賜藍袍犀帶戴花張蓋以榮之凡恩例穆宗即位詔進士明經十舉不第及書考地理學生滿十年者並許脫麻元年

三月取恩賜一人東堂取恩賜自此始然不
為常例 二年十月鎬京醫卜業生在學滿
二十年年踰五十者並許脫麻 顯宗四年
八月舉人崔弘正以赴舉年滿特賜釋褐
五年四月石邦寶等二人以赴舉度滿並賜
釋褐 文宗十九年六月參知政事金義珍
知貢舉取進士王覆試以盧旦奏事忤旨怒
不設科惟取十上不第者賜李元長等五人
恩賜出身又賜明經二人及第 肅宗詔進
士明經十舉不第者許今脫麻 高宗四十
年六月詔諸業東堂監試各一度進士明經
各十度已滿者一度中場入格許今脫麻
忠宣王即位教曰諸業東堂監試各許一度
進士明經赴舉已滿十度者亦許脫麻
制科景宗元年遣金行成如宋入學國子監
二年行成在宋登第 五年遣崔宰王琳如
宋入學十一年罕琳登賓貢科授秘書郎
穆宗元年金成積入宋登第 肅宗四年二

月宋詔許舉子賓貢 肅宗十年七月遣金
端甄惟底趙爽康就正權迪如宋赴大學十
二年迪爽端登舍及第 忠肅王元年正
月元頒科舉詔令選合格者三人貢赴會試
二年正月遣朴仁幹等三人應舉皆不第
四年十二月遣安震應舉五年震中制科
第三甲十五名 七年十月遣安軸崔瀝李
衍宗應舉八年瀝中制科勅授遼陽蓋州判
官 十年十二月遣安軸趙廉崔龍甲應舉
十一年軸中制科 後二年李穀中制科第
二甲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 忠惠王後三
年李仁復中制科授大寧路錦州判官 忠
穆王初年十一月遣尹安之安輔郭珣應舉
明年輔中制科 三年九月遣尹安之白彌
堅朴中黃應舉 忠定王元年安之中制科
授大寧路判官 二年遣白彌堅金仁琯應
舉 恭愍王二年以李穡充書狀官應舉三
年箇中制科第二甲第二名授應奉翰林文

字 十九年六月

大明頒科舉詔令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至會試不拘額數選取 八月李仁復李穡爲考試官通考三場文字取李崇仁朴實權近金濤柳伯濡以充貢士崇仁近以年未滿二十五不遣 二十年濤中制科第二十五名授東昌府丞 二十二年六月白文寶權仲和取應舉試金潛宋文中權近曹信金震陽近均以年少不赴

武科 恭愍王元年四月進士李穡上書請設武舉之科事未施行 恭讓王二年閏四月都評議使司奏文武二道不可偏廢本朝只取文科不取武科故武藝成材者少當以實申已亥試武科其試官則以兩府以上一貢同考試官則以三四品中文武各一貢試取給牌一如文科儀一等三人取諸家兵書俱通且精武藝者二等七人取粗習武藝通兵書者三等二十三人取或通兵書或精一藝

者永爲恒式從之

國子監試即進士試德宗始置試以賦及六韻十韻詩厥後或稱成均試或稱南省試文宗二十五年只試六韻十韻詩毅宗二年試以賦及十韻詩忠宣王廢之忠肅王四年以九齋朔試代之七年稱舉子試恭愍王十七年王欲選通經者爲試官辛旽欲以監察大夫孫湧爲之宦者李剛達欲以判典校寺事李茂芳權思復爲之王惡其爭乃曰監試所取例皆童蒙非經明行修之士無益國家罷之辛旽二年復之

凡國子試試負以三品以下官爲之高宗十四年三月庚敬玄掌試以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爲十韻詩題舉子請解題敬玄誤解信字爲誠信之信有一生前詰是非敬玄怒黜之時人欺之忠烈王十三年五月林貞杞掌試出律賦題曰太宗好堯舜之道如魚依水不可暫無以好堯舜道不可暫無爲韻諸

生進曰韻中六字皆則音何如貞托懶改之
曰好堯之道如魚依水諸生又進曰韻中五
字皆平音何如貞托大慚又改之曰好堯舜
道如魚依水卒禍十一年三月尹就掌試所
取皆勢家乳臭之童時人欺之爲粉紅榜以
其兒童好著粉紅衣也

凡國子試之額無定制德宗初年命右拾遺
廉顯取鄭勳志等六十人 文宗三年二月
右副承宣金尚寶取韓復等三十九人 二

十五年十月秘書少監高維取七十五人

宣宗八年三月禮部郎中李顥取金蓋等九

十一人 睿宗元年三月中書舍人李載取

安之忠等八十九人 十一年二月國子祭

酒洪瓘取俞坦升等九十九人 十二年三

月文德殿學士金沽取王存等一百三人

仁宗十七年林光取林景等 十八年崔誠

取韓梓等 十九年三月禮部侍郎李仁實

取卓光裕等 二十一年朴景山取皇甫存

等 二十三年金永寬取朴彥猷等 二十

四年四月張脩取金大年等 毅宗元年李

之茂取朴綬等 二年四月崔允儀取詩賦

梁忠贊等十一人十韻詩朴有時等八十人

三年五月左承宣鄭襲明取詩賦具光允

等十四人十韻詩趙挺時等四十人 五年

四月金永胤取詩賦高英瑾等十五人十韻

詩河挺材等七十二人 七年三月知奏事

劉碩取詩賦金世賴十韻詩李東粹等 八

年四月右承宣李元膺取詩賦朴世南等十

八人十韻詩金遇等九十三人明經五人

九年五月御史中丞李公升取詩賦金端寶

十韻詩黃文莊等百餘人 十一年四月給

事中崔應清取李陽秀等一百餘人 十三

年五月國子祭酒李德壽取七十八人 十

五年五月金諤取高克中等八十三人明經

五人 十七年四月起居注尹鱗瞻取鄭成

澤等九十四人 十八年四月大府少卿崔

祐甫取金謀直等一百人 十九年五月右
常侍徐淳取詩賦金勝等十五人十韻詩九
十人明經五人 二十一年金敦中取閔湜
等 二十二年鄭肅忠取王光純等 二十
三年金敦時取林廷等 明宗元年正月大
僕卿柳德林取詩賦李希祐等十三人十韻
詩李世卿等七十六人明經八人 二年三
月判衛尉事高子思取金光祖等一百十五
人 三年三月將作監廉信若取詩賦金徵
魏等二十八人十韻詩李滋祐等七十八人
五年六月刑部侍郎閔令謨取詩賦承立
源等十二人十韻詩方希進等六十人 六
年六月國子祭酒崔汝諧取詩賦李晉升等
八人十韻詩鄭世俊等三十八人明經一人
七年四月諫議大夫崔遇清取詩賦朴敦
章等十五人十韻詩金角章等六十八人明
經三人 九年五月左副承宣李文中取李
陟高等八十一人 十一年四月林民庇取

洪求植等八十九人 十三年五月尚書左
丞崔謙取詩賦吳夢霖等十人十韻詩金瑀
等八十九人明經六人 十五年五月右承
宣趙永仁取詩賦崔文牧等十韻詩丁光祐
等明經五人 十六年閏七月大司成皇甫
倬左散騎常侍李知命判將作監崔說取梁
公俊等三十二人明經五人 十七年七月
秘書監金英富取池宗濬等八十八人明經九
人 十九年五月右承宣柳公權取詩賦鄭
守剛等十九人十韻詩李奎報等六十二人
二十一年李純祐取洪倣等 二十五年
六月禮部侍郎張自牧取詩賦申敏等二十
一人十韻詩李膺賁等八十六人明經十三
人 二十七年四月諫議大夫王儀取百人
神宗元年四月秘書監金平取詩賦智大
成等十九人十韻詩段世儒等七十二人明
經七人 二年四月秘書監李桂長取詩賦
陸承儀等二十人十韻詩李唐仁等七十五

入明經五人 三年閏二月禮賓卿高瑩中
取詩賦陳藻等二十二人十韻詩曹元規等
七十三人明經七人 四年三月禮部侍郎
崔弘胤取詩賦鄭公弘等二十二人十韻詩
朴維弼等七十人明經五人 五年四月左
承宣安有字取詩賦秦陽胤等十四人十韻
詩宋咸等七十三人明經五人 六年五月
國子祭酒崔孝思取詩賦金命予等二十一
人十韻詩李世興等七十二人明經七人

高麗書七十四

十五

熙宗元年四月判小府監事李頤取李歲等
九十人 三年五月太司成張允文取詩賦
金南石十韻詩權時偉等九十餘人 五年
六月國子祭酒趙冲取詩賦秋永壽等十六
人十韻詩申李伯等五十人 七年三月大
司成蔡靖取詩賦鄭宗誦等二十人十韻詩
鄭弘柱等六十九人 康宗元年五月右諫
議大夫崔甫淳取詩賦閔檄等二十八人十
韻詩魏大興等六十二人明經二人 二年

四月秘書監李淳中取詩賦陳璈十韻詩
革良等八十一人明經十五人 高宗元年
四月左諫議大夫朴玄圭取詩賦尹得之等
二十五人十韻詩張貂等六十二人明經十
人 二年四月大司成任永齡取金文老等
八十六人明經六人 三年三月國子祭酒
李得紹取文昌瑞等五十八人明經六人
六年四月衛尉卿崔宗靜取詩賦金守堅十
韻詩蘇文悅等六十七人明經五人 七年

高麗書七十四

十六

五月右承宣金良鏡取詩賦陳昌德等二十
四人十韻詩徐子敏等三十六人明經一人
八年四月右諫議大夫崔先旦取李陽茂
等八十六人 十年四月左諫議大夫劉冲
基取韓景允等六十人 十一年三月右諫
議大夫俞升旦取詩賦金璩十韻詩梁龍藏
等七十四人明經一人 十二年二月國子
祭酒李奎報取詩賦李惟信十韻詩元良允
等六十六人明經三人 十三年三月右副

承宣崔宗藩取詩賦庾松栢十韻詩張良允
等五十九人明經二人 十四年三月右諫
議大夫庾徽玄取詩賦俞亮十韻詩高宗資
等七十一人明經二人 十六年五月取詩
賦金良純等二十人十韻詩盧希管等五十
三人 十八年四月任景謙取詩賦李旦等
二十五人十韻詩李仁等四十一人 二十
年將作監李百順取詩賦康洪正十韻詩曹
伯等七十人明經一人 二十四年四月大
僕寺事金敞取詩賦吳壽十韻詩曹希甫等
八十一人明經四人 二十七年四月判秘
書省事宋國贍取詩賦吳恂十韻詩李石崇
等四十一人 二十九年三月大司成閔仁
鈞取詩賦權珣十韻詩劉勃忠等七十四人
明經二人 三十年六月右承宣趙伯琪取
詩賦韓璟等二十人十韻詩六十人明經二
人 三十二年五月左承宣庾弘取詩賦閔
陽宣等二十九人十韻詩朴文正等五十八

人明經二人 三十四年四月大僕卿崔滋
取詩賦鄭淳十韻詩廉守貞等九十人明經
五人 三十六年四月判秘書省事趙修取
詩賦孫昌衍十韻詩鄭一麟等九十五人明
經六人 三十八年四月判秘書省事李淳
牧取詩賦盧元等三十九人十韻詩明經并
六十人 四十年四月大司成李藏用取詩
賦金仲偉等三十人十韻詩金命等六十人
明經八人 四十一年四月秘書監河千旦
取詩賦李邵等三十三人十韻詩郭洪祚等
五十二人明經三人 四十二年五月大僕
卿柳璈取詩賦王胤等三十四人十韻詩李
受庚等五十四人明經四人 四十四年閏
四月尚書右丞崔允愷取詩賦林椿壽等十
七人十韻詩黃公石等二十七人明經一人
四十五年三月大僕寺事韓就取李源等
六十五人 元宗元年五月許遂取詩賦吳
漢卿等八十人十韻詩金得鈞等二十五人

明經一人 二年五月尚書右丞俞千遇取
 詩賦金守衍等二十一人十韻詩林杞等三
 十五人 四年五月左諫議大夫鄭義取金
 良裕等五十五人 六年任睦取朴安等
 八年金址取李繪等 十年四月元傳取方
 宣老等九十人 十二年五月大司成韓康
 取梁淳等五十三人 十四年九月翰林侍
 讀學士任翊取詩賦文貫之等十九人十韻
 詩梁均等三十九人明經一人 忠烈王元
 年四月尚書右丞李仁成取詩賦金台鎬等
 二十一人十韻詩趙戩等四十九人明經二
 人 二年八月判秘書事朱悅取詩賦李之
 恒等三十人十韻詩李緣等二十八人 三
 年左諫議大夫金周鼎取詩賦鄭公旦等三
 十一人十韻詩鄭龜等三十九人明經三人
 五年五月右司議大夫鄭興取詩賦白元
 恒等三十二人十韻詩鄭時等三十一人明
 經二人 八年五月右司議大夫潘章取詩

賦補文靖等三十八人十韻詩安碩等五十
 一人明經二人 九年五月秘書少尹金應
 文取詩賦李椿等三十八人十韻詩李膺等
 四十六人 十一年四月判秘書事安戩取
 詩賦尹莘傑等三十一人十韻詩二十四人
 十二年五月崔甸取詩賦任弘基等三十
 六人十韻詩四十人 十三年五月林貞杞
 取李摻等八十五人 十五年十月右副承
 旨李混取金承印等七十人 十八年六月
 左承旨鄭璫取李彥忠等六十一人 二十
 一年九月金暉取李瑄等七十餘人 二十
 二年九月左承旨尹瑒取崔凝等七十餘人
 二十五年九月金台鎬取李膺等七十餘
 人 二十六年三月右副承旨具祈取金璫
 韻等六十九人 二十七年四月鄭儒取李
 鳳龍等七十七人 二十八年三月朴顯取
 梁成梓等七十八人 二十九年五月具演取
 具桓等九十九人 三十一年三月右承旨

安于器取李文彥等七十三人 忠肅王四
 年朴孝修掌九齋朔試取金玄具等 七年
 八月右代言許富取古賦鄭乙輔十韻詩裴
 仲輔等八十餘人 十三年奉獻取李達中
 等 十七年九月代言尹之賢取孫光嗣等
 九十九人 忠惠王元年四月成均祭酒金
 右鏐取卓光茂等九十人 忠肅王後八年
 正月尹澤取安元龍等九十九人 忠惠王
 後元年金積取梁允軾等 二年金光載取
 成元達等 三年取金鷹等九十九人 忠
 穆王初年祭酒田淑蒙取安保麟等九十九
 人 三年四月代言鄭思度取詩賦朴彤等
 五十二人十韻詩金得齊等四十六人 恭
 愍王二年四月執義宋天鳳取韓達漢等八
 十二人明經五人 四年正月右代言柳淑
 取全翊等九十五人 六年三月御史大夫
 申君平取李筠等九十八人 九年九月御
 史大夫李嶠取朴李陽等九十九人 十一

年九月知申事元松壽取許時等一人
 十四年十月典理判書韓臧取古賦閔安仁
 等五十五人十韻詩林幹等四十一人 率
 稱二年五月知申事郭樞取鄭熙等九十九
 人 三年三月知申事金濤取鄭俊等九十
 九人 六年五月右代言徐均衡取李汝良
 等九十九人 八年四月上護軍李崇仁取
 李升商等九十九人 九年四月知申事廉
 廷秀取禹洪命等九十九人明經六人 十
 一年四月左代言尹就取任公緯等九十九
 人 十二年四月知申事權執經取鄭坤等
 九十九人 辛昌即位之年八月知申事李
 種學取孟思謙等九十九人 元年八月知
 申事權鑄取黃訥等九十九人 恭讓王二
 年閏四月知申事閔開取李逖等九十九人
 四年三月知申事李詹取李孟峻等九十
 九人
 升補試即生實試毅宗元年始置試以詩賦

經義取任裕公等五十五人 六年七月取
吳世文等二十五人 十二年九月命國子
祭酒廉直諒司業崔婁伯取尹敦敘等十六
人 明宗二年九月取李鳴鶴等三十八人
六年十月取皇甫沆等四十五人明經三
人 八年八月取高得一等四十一人 十
年九月取朴仲臧等四十餘人 二十年九
月取安社基等三十二人 二十二年九月
取李仲誠等三十人 神宗五年九月取崔
天祐等四十三人 七年二月取鄭承祖等
四十一人 八年五月取金守剛等五十二
人 十五年八月取石延年等四十七人
元宗五年六月取李方衍等四十七人 七
年六月取鄭試等三十一人 忠烈王十年
十一月諫議大夫潘阜取南宣用等三十三
人 十一年十一月取李瑞等三十八人
十二年取鄉貢進士權休等二十九人 二
十七年七月國子祭酒安于器取崔凝等一

百五十人 忠肅王七年十月石常侍林仲
沆取鄭宗輔等 忠穆王元年五月典儀令
甲謂取李天驥等十九人 忠定王二年五
月成均祭酒全卿取李致等 恭愍王二年
六月祭酒李挺取楊以時等五十人 十年
十月大司成許佺取八人 十一年十一月
大司成金安利取鄭天益等五人 十七年
八月取金伯英等三十七人 二十三年四
月取李就等一百人 辛禰三年五月取
娶等 六年六月祭酒權近取洪尚彬等百
十人 八年五月取鄭龜晉等一百人 九
年四月取王昇等百九人 十一年五月司
藝鄭摠取崔蠲等六十餘人 恭讓王四年
五月取許過等一百二十人
學校
太祖十三年幸西京創置學校命秀才延鞠
爲書學博士別創學院聚六部生徒教授後
太祖聞其興學賜絲帛勸之兼置醫卜二業

又賜倉穀百石爲學費 成宗詔今諸州郡
縣選子弟詣京習業 五年七月教曰朕素
漸薄德尚切崇儒欲興周孔之風冀致唐虞
之理庠序以養之科目以取之今諸州所上
學士慮有思鄉之人皆令從便去留其歸寧
學生二百七人可賜布一千四百匹願留者
五十三人亦賜縹頭一百六枚米二百六十
五石仍差通事舍人高榮鼎就客省宣諭賜
酒果 六年八月以前年許還學生無師教

授教選通經閱籍者爲經學醫學博士於十
二牧各遣一人敦行教諭其諸州郡縣長吏
百姓有兒可教學者并令訓戒若有勵志明
經孝弟有聞醫方足用者令牧宰知州縣官
依漢家故事具錄薦貢京師以爲恒式 八
年四月教曰大學助教宋承演南海道羅州
牧經學博士全輔仁誨人不倦宜加獎擢承
演可超九等授國子博士仍賜緋公服一襲
輔仁可賜公服一襲米五十石自今凡文官

有弟子十人以下者有司於政滿遷轉之時
具錄奏聞以爲褒貶其十二牧經學博士無
一箇門生赴試者雖在考滿復令留任責其
成效量授官階以爲恒式 八年下教申勸
十二牧諸州府經學醫學博士仍賜酒食
十年十二月教有司相得勝地廣營書齋
學舍量給田莊以充學糧又創國子監 穆
宗六年正月教令三京十道博士師長獎勸
生徒有勤効者錄名申聞管內有才學者逐

年薦舉勿墜恒規 文宗十七年八月創國
子監諸生近多廢業責在學官自今精加勉
勵至年終較臧否定去留儒生在監九年律
生六年荒昧無成者並令屏黜 肅宗七年
閏六月宰相邵台輔等奏國學養士糜費不
貲實爲民弊且中朝之法難以行於我國請
罷之不報 肅宗即位制三京八牧通判以
上及知州事縣令由文糾出身者兼管勾學
事 二年制曰置學養賢三代以降致治之

本也而有司議論未定宜速施行唐宗方
嚮文學遂下此制士類莫不欣然大臣無一
人奉承時議階之四年七月國學置七齋
周易曰麗澤尚書曰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
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養正武學曰講
藝試取大學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自純
等八人分處之九年二月國子生張侔等
六卜人詣闕請立國學十一年四月制曰
文武兩學國家教化之根源早降指揮欲令
立其兩學養育諸生以備將來將相之舉而
有司各執異論未有定議宜速奏定施行
十四年七月國學始立養賢庫以養士自國
初肇立文宣王廟于國子監建官置師至宣
宗將欲教育而未遑唐宗銳意儒術詔有司
廣設學舍置儒學六十人武學十七人以近
臣管勾事務選名儒爲學官博士轉輸經義
以教導之仁宗朝武官都監詳定學式國
子學生以文武官五品以上子孫及勲官二

品帶縣公以上并京官四品帶三品以上
封者之子爲之大學生以文武官五品以上
子孫若正從三品曾孫及勲官三品以上有
封者之子爲之四門學生以勲官三品以上
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官七品以上之子爲
之三學生各三百人在學以齒序凡係雜路
及工商樂名等賤事者大小功親犯嫁者家
道不正者犯惡逆歸鄉者賤鄉部曲人等子
孫及身犯私罪者不許入學其律學書學算
學皆肄國子學律書算及州縣學生並以八
品以上子及庶人爲之七品以上子情願者
聽國子大學四門皆置博士助教必擇經學
優長景行修謹堪爲師範者分經教授諸生
每授一經必令終講未終講者不得改業年
終計講授多少以爲博士助教考課等第律
書算學只置博士律學博士掌教律令書學
掌教八書算學掌教算術凡經周易尚書周
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

爲一經孝經論語必令兼通諸學生課業孝經論語共限一年尚書公羊穀梁傳各限二年半周易毛詩周禮儀禮各二年禮記左傳各三年皆先讀孝經論語次讀諸經并算習時務策有暇兼須習書日一紙并讀國語說文字林三倉爾雅 五年三月詔諸州立學以廣教道 八年六月國學奏近年以來明經浸衰宜選取三十人以下入學養育兼差敎導官各止於外各一貢以勸學 七月國子諸生詣闕上書曰臣等竊聞御史臺奏國學養士大多供給甚費請簡留行修業成者若干人在學餘悉出之臣等上爲國家惜之夫崇學育才乃理國之本古之聖賢必以是爲先務焉孔子雖不得位周流四方猶養三千之徒唐韓文公謫守潮州潮下州也韓曰州學廢久不聞業成貢于王庭亦州之恥也乃命趙德秀才掌州學以聚生徒出已俸以給廚饌况我國家有三韓既富而教風俗

文物擬諸三代而國學生徒不過二百有司以爲賈財而欲削之豈吾君尊道崇儒之意邪且佛氏寺觀周遍中外齊民逃役飽食逸居者不知其幾千萬焉有司曾不是思而反言國學之費非公言至論也願陛下却而不詔可 九年三月中書門下奏參外文臣各定業經注錄政案量差學官從之 十一年正月判武學齋生赴舉者少故策論雖不合格隨分選取得第甚易諸學生爭屬武學棄本逐末非徒士風僥倖率皆才器駑下或委兵事有名無實且武學漸盛將與文學人角立不和深爲未便自今已登第者與文士一體敘用武學取士及齋號並停罷 十三年判國學諸生四季私試通考分數直赴科場大寒大熱兩朔免試 十五年九月門下省奏國學六齋諸生各持所講大小經升堂博士學諭執經升講每日不過五人每人不過二問從容論難悟疑辨惑 毅宗二十二

年三月詔曰化民成俗必由學校自祖宗以來於外官差遣文師一員又有儒臣爲守則兼管勾學事以勸學近聞任是職者但以謀利爲先勸學之方略不留書志學之士無由聞達朕甚憫焉如有各官文師及管勾學事者勸學育才以副朕意則兩界兵馬使各道按察使注名馳報朕將不待政滿隨即擢用

高宗五年七月中軍宰樞識生徒未登仕版者試以詩選取八十人其不中者皆令從

五十一

軍 元宗二年三月置東西學堂各差列監教學教導 忠烈王六年三月教今儒士唯習科舉之文未有博通經史者其令通一經一史者教授國子 三十年五月安珣建議令各品出銀布有差以充國學贍學錢王亦出內庫錢穀以助之珣以餘貲送江南購六經諸子史以來於是願學之士七管十二使諸生橫經受業者動以數百計 六月國學大成殿成初使臣耶律希逸以殿宇隘陋甚

失泮宮制度書於主新之 忠宣王即位賜養賢庫銀五十斤令藝文館召致郡縣有茂才者給牒任以訓導 忠肅王十二年教曰學校風化之源嚴加勸勵以備擢用 恭愍王元年二月教曰學校庠序風化之源國學名存實無十二使東西學堂頽圯不修宜令葺治養育生徒其有能通一經者錄名以聞 四月進士李穡上疏請外而鄉校內而學堂考其才而陞諸十二使十二使又摠而考

五十二

之陞之成均限以日月程其德藝貢之禮部中者依例與官不中者亦給出身之階除在官而求舉者其餘非國學生不得與試 六年正月命修中外學校 十二年五月教曰近因干戈教養頗弛自今成均十二使東西學堂諸州郡鄉校嚴加教誨作成人其土田人口或被豪強所兼并者官爲析辨以贖學用 十六年成均祭酒孫拱上言請改遷成均館命重營國學于崇文館舊址今中外

儒官隨品出布以助其費增置生員常養一
百始分五經四書講二十年十二月教曰
文武之用不可偏廢內自成均外至鄉校開
設文武二學養成人材以備擢用 恭讓王
元年十二月大司憲趙浚等上疏曰學校風
化之源國家理亂政治得失莫不由斯近因
兵興學校廢弛鞠為茂草鄉愿之托儒名避
軍役者至五六月間集童子讀唐宋絕句至
五十日乃罷謂之夏課為守令者親之長然
曾不介意如此欲得經明行修之士以補國
家之盛理其可得乎願自今以勸教博學者
為教授官分遣五道各一人周行郡縣其馬
足供僦並委鄉校主之又以外方閑居業儒
者為本官教導令子弟常讀四書五經不許
讀詞章而教授官循環周行嚴立黜陟身自
論難考其通否查名書籍誘掖獎勸以成實
材其有恃人才之貴者擢以不次若不能教
誨而無成效者亦將論罰 二年二月置京

中五部及西北面廣州儒學教授官三年正
月各道教府亦置之 六月金瞻等上疏請
元子及宗室子弟入學
凡私學文宗朝大師中書令崔中暇召後進
教誨不倦青衿向布填溢門巷遂分九齋曰
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特
聘謂之侍中崔公使衣冠子弟凡應舉者必
先肄徒中而學焉每歲暑月僧僧房結夏課
擇徒中及第學優才瞻而未官者為教導其
學則九經三史也閒或先進來過乃剗燭賦
詩榜其次第呼名而入仍設酌童冠列左右
奉梅俎進退有儀長幼有序竟日酬唱觀者
莫不嘉嘆自後凡赴舉者亦皆肄名九齋籍
中謂之文憲公徒又有儒臣立徒者十一曰
弘文公徒侍中鄭倍傑一稱熊川徒曰匡憲
公徒恭政盧旦曰南山徒祭酒金尚賓曰西
園徒僕射金無滯曰文忠公徒侍中殷鼎曰
良弼公徒平章金義珍一云郎中朴明保曰

貢敬公使平章黃勳曰忠平公使柳聖曰貞
憲公使侍中王旦曰徐侍郎使徐碩曰龜山
使宋祥升文憲公使使世稱十二使然冲使
最盛 仁宗十一年六月判各使儒生背會
受業師移屬他使者東堂監試毋得許赴
十七年六月判東堂監試後諸使儒生都會
日時國子監知會使習業五十日而罷會接
寺三十日私試十五首以上製述者教導精
加考覈各其名下注接寺若干日私試若干
首論報方許赴會諸使教導不離接所勸學
者學官有闕為先填差以示褒獎 恭賜玉
六年七月翰林院言前者夏課之終必使知
制誥為試貧以考諸儒能否近來廢不行請
復之 七年六月十二使朔試 恭護玉三
年六月罷十二使

忠卷第二十八
忠卷第二十八

恭

選舉三

銓注

凡選法成宗八年四月始令京官六品以下
四考加資五品以上必取旨以為當式 明
宗時吏部貢點初筮仕者姓名入奏號曰點
奏於是求入仕者皆賂白銀以為贖上自判

忠卷第二十九

事下五令吏習以為常競占下點 十一年
正月中書門下郎舍議奏舊制文吏散官外
補者皆有年限非有功不得超遷今有一二
年而超受者有三十餘年而不調者政體人
怨請限及第登科者開五年自胥吏為貧者
開八年以上許得施行餘皆追寢之詔可時
政出權門奔競賄賂無復廉恥自重房上將
及宿衛之臣有氣勢者各舉一人占官請調
如不得詣執政家張奉極口爭論執政畏禍

許之銓注猥濫故有是議然其追贖者亦行賂遺故崔忠烈韓文俊之徒力排其議曰前朝文臣各執己意臧否人物以至於敗何復踵往轍耶即命吏疾速施行諸郎無復詰之二十年增省宰爲八員先是省宰增至七時論謂非古制及是又增爲八里巷謫曰皇國實無寺省中置七齋七齋今夫了八齋復入來蓋宰與齋聲相近爲度辭以譏之 神宗三年二月重房奏門下錄事中書注書堂

卷七十五

二

後官二員並令周年拜參職然唯注書與堂後之文官者周年 五年四月式目都監使崔誥等奏文班參外五六品並令帶犀爲參秩王曰負數大多豈可一時陞秩乃增參秩六七人 熙宗時崔忠獻專權頒政無常舊例頒政六月謂權務十二月謂大政吏兵部判事與諸僚會本部陟功黜罪皆稟王命過此時雖有闕不補又吏部每歲調遷百司胥吏有仍有徙名爲勳爵 高宗十二年崔執

置政房於私第擬百官銓注選文士屬之號曰必者赤舊制吏部掌文銓兵部掌武選第其年月分其勞逸擇其功過論其才否具書于書謂之政案中書擬升黜以奏之門下承制勅以行之自崔忠獻擅權置府與僚佐私取政案注擬除授授其黨與爲承宣謂之政色承宣僚佐之任此者三品謂之政色尚書四品以下謂之政色少卿持筆墨從事於其下者謂之政色書題其會所謂之政房 忠

卷七十五

三

烈王初承宣朴恒掌銓注始留宿禁中除誥訖乃出故事政房負每當除授晨入暮出干謁填門至是改之 二十四年正月忠宣王即位敕曰本朝三品之階貳於宰制未嘗輕授雖至四品容有年滿而未拜者近來或以五品超授致仕受祿者倍於顯官各頓校尉以下困於國役而有終年未受祿者誠爲未便其以五品超授者有司論罷 四月忠宣罷政房以翰林院主選法 三十三年七月

典理軍簿更定建法 惠寧王二年十月文
武銓選分委總都司會廷相領之然一二
幸臣以他官兼之久而不易 惠寧王七年
復政房 十六年九月密直金之鏡掌銓注
專擅除授及批目下用事者爭相塗抹竄定
米與墨至不可辨時人謂之黑冊政事者
軍用軍帳里而 志穆王即位之年十一月
命典理軍簿五品以下點望申聞 十二月
罷政房歸文武銓注于典理軍簿尋復政房
恭愍王元年二月復罷之 三月典理判書
白文寶上書曰為政之要在於得人知人之
難聖賢所重孔子曰舉爾所知書曰無求備
于一人若指瑕掩善則人無可用隨器授任
則士無可棄莫若使在位達官各舉所知則
充協至公野無遺賢矣乞依司馬光所議設
十科以舉士其一科行義純固可為師表二
科經術該博可備顧問三科方正識大體可
為臺諫四科文章典麗可備著述五科敏訟

法今盡公得失六科廉義理財賦公私俱便
七科公正有風力可寄方面八科愛民礪節
可作守令九科智勇才略防禦將帥十科行
止合度可為典禮應職事官自兩府諸臺劄
至從三品以上侍從官自僉議監察提學外
製六品以上每歲須於十科內舉堪當一科
者一人有堪舉者不必拘於一科舉非其人
以致敗與舉主俱免典理軍簿古之政府也
古者文武異路世官不相交文資則典理武
資則軍簿各任銓注宜矣自毅王以後文武
世通官亦交授故兩司政官於大內別廳一
會議政宜當文武官資一時注擬此所謂政
貴變通酌古準今者也近代選法大壞不論
資序功罪隨代番更官類積薪前職滿國被
奔競僥倖者滔滔皆是又先王制吏衙門之
外別立諸色冗貲都日數多不量勸懲勸求
冒進宜當減併衙門沙汰不急之任合錄都
目廢絕舉名之路 五年六月教曰政務設

自權臣豈爵人於朝之意今宜永罷其三品
以下與宰相共議進退七品以下吏兵部擬
奏聞 六年正月命都目去官人通四書
者使赴任不通者爲校尉隊正定爲恒式然
今注擬日逼未易遽學四書姑今畢讀千字
文千字內能書百字者許赴任不能者年雖
久不許錄用 十二月復歸銓選于吏兵部
十年二月王召吏部郎中李岡曰爾參銓
選其臺諫曠職者黜之賢才遺逸者陟之丁
憂終制者亦須擢用 十一年密直提學自
文寶上劄子曰自九品至一品每品各給職
牒所以防奸近世品職朝謝初則僉署終則
一官署故始難終易吏緣爲奸今後六品以
上各自寫牒投省具署經印七品以下典理
軍簿具署經印每品同品轉移者只給謝牒
十七年十二月用循資格 辛酉元年十
月憲司請革劄子房以文武分肆吏兵
部從之不果行 二年九月權臣

批累日而下時謂之隱批 六年六月諫官
李崇仁等言近年官爵真添相雜其謝牒但
有堂後署而無印信恐後日必有假濫乞東
班典理司西班軍簿司各令印信署給 九
年三月憲司言本朝以從仕久近勞逸多小
循資升秩以賞功勞比來奔競成風名器日
賤有勞者不敘無功者冒受願自今精加檢
察循次敘用以明銓選之法 辛昌即位之
年八月始復銓選法舊制府衛則自隊正以
上諸司則自九品以上與夫府史胥徒皆錄
歲月功過每於歲抄升黜謂之都目政久禍
時權奸竊國官爵一出私門都目政久廢至
是追錄其勞 是月趙浚請公卿士大夫之
幼弱子弟不許拜東班九品以上之官其有
冒受者父母論罪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門
下府郎舍具成祐等上疏曰名器爵祿所以
養賢而待士也官職自有定制銓選亦有成
法我太祖統三之初省五樞七之設國人

傳聞也自事元之後省樞之合坐始而添設倍多東西各品無不繁冗不韋甲寅以來奸臣擅政籍奢田宅以賄之則不論人之賢不肖擢以省樞賄賂多而官數少遂稱商議數至七八十矣其為省樞者則雖有合坐之名旅進旅退不與國政者多於是名器混淆而官爵亂矣夫人主之職論相而已相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宰相之職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正心以正百官進君子退小人而

已今之五六十宰相果能一一如是乎古者無其人則闕其位願殿下遵太祖之成法勿以親疎新舊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以官擇人則官有餘而人不足其省五樞七之制何患不復乎宜自今非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正已以正百官者非清自忠直國耳忘家者非戰勝攻取勇冠三軍威加敵國者則不許入兩府二年十二月都評議使司奏田先王設都目政以差年則有錄用近來各同各

山林鄉曲如有經明行修茂才苦節之士接廉使以聞典理軍簿隨才擢用五年六月教曰懷才抱道肥遁不仕者所在官錄其德行敦遣赴朝十年二月命宰相百官各薦賢良二人辛禡十四年正月令宗室耆老臺省六曹舉文武賢良恭讓王二年十二月今百官各舉賢良二人三年六月金等上疏請舉用茂才孝廉十一月今臺省六曹各舉賢良三人

凡考課之典顯宗九年八月判凡官吏自正月朔一日至十二月晦日實仕及諸暇日具錄呈考功謂之年終都歷文宗元年八月制尚書考功職在考績百僚今只據胥吏能否自今可悉考中外見官殿最二年四月制各司已初赴衙西初罷已有成規然四時晷刻短長不同自今日未辰初日短已初赴衙毅宗十八年七月詔近百僚康司不肯夙夜廉官竊據有違委任責成之意有司

考其勤怠以黜陟 忠烈王六年十月令監
察司檢諸司勤怠謂之衙時每以冬夏孟月
行之 三十三年十二月忠宣在元教曰聞
諸司負吏怠於供職務行非理自今每於月
終考覈賢否勤怠以聞 恭愍王五年六月
教監察典法都官長官每朔課負吏決訟多
少至六朔以殿最黜陟 十九年十一月正
言李詹請令考功考各司公座簿凡在官者
日出而聚日午而散有不如法憲司糾察

忠烈王六年十月

十九年十一月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趙浚上言京外大小官
吏除目既下不即上官赴任以致公事稽遲
願自今除臺省政曹外自下批後京官限三
日外官限十日進闕謝恩即行上官赴任稱
權知行事新舊相對將文書錢穀契券手相
交付以憑考課待出謝即真 三年四月都
堂請考臺省勤慢一不仕者抵罪三不仕者
削職
凡選用守令成宗元年六月崔承老上書曰

臣嘗聞民非家至而目見之故分遣守令往
察百姓利害太祖統合之後欲置外官蓋因
草創未遑今竊見鄉豪每假公務侵暴百姓
民不堪命請置外官雖不得一時盡遣先於
十數州縣并置一官官各設兩三員以委撫
字 穆宗九年四月詔文班常然以上各舉
才堪治民者一人視所舉當否賞罰 顯宗
九年二月新定諸州府負奉行六條一察民
庶疾苦二察黑緹長吏能否三察盜賊茲猶

忠烈王六年十月

十九年十一月

四察民犯禁五察民事第察深六察吏錮穀
散失 明宗八年四月兵部集武散官試殿
奏以擬外補 元宗元年十月中書省奏大
官自京補外侵漁百姓今官高者不盡外任
制可 忠烈王元年六月主欲武官交差守
令承宣李翰成育武人可臨民者少如有才
兼文武寬猛相濟者宜勿論東西班授之正
納之自庚寅以來權臣柄國偶為文武交差
之例每以武官補外及朴恒運銓註由王曰

小寄東班仕路故東班必補外然後得補
朝官西班則循次以進何必求外寄遂不補
外至是武官托左右請復之恭愍王三年
十二月教曰汾海守今職兼防禦誠難其人
自奉翊以下代言以上各舉清曰有武才者
二人四年七月命兩府各舉堪為守令者
五年八月命宰相選廉公請吏治者為守
令八年全以道請監務縣令專任文士舊
制監務縣令皆用登科上流近世專以諸司
胥吏為之貪污虐民且階皆七八品狹卑人
微豪強輕之恣行不法鄉邑殘弊王納以道
之言以五六品為安集欲革舊弊然安集非
出於批目皆用時宰所舉以白牒之任其後
軍功添設之官與工商之賤皆得為之十
一年五月令省郎薦六品以上可錄任者
十月臺諫上言田里休戚在於守令雖有臺
諫政曹保舉之令皆徇面情所薦至有不識
字者願自今縣縣別見核其名實舉非其人

舉主必罰 十二年五月教曰守令賢否民
之休戚係焉今後僉議監察及六曹五品以
上各舉所知以備擢用所舉非人罪及舉主
二十二年九月命都堂各舉才堪守令者
數人 辛禡元年二月教守令考績之法以
田野闢戶口增賦役均詞訟簡盜賊息五事
為殿最其施任者必待新官交付去任朝衣
十二月令宰相及六曹臺省各舉才兼文
武可為守令者 四年十二月憲司上言守
令分憂重任自古必選有名望者近因軍國
事殷安集不擇賢否故侵漁病民者甚衆請
令臺諫擬議差遣 六年六月諫官李崇仁
等言守令遷代太速雖得其人未見其効請
做三載考績之法滿三年方許遞代令按廉
殿最以聞如有政迹尤著者不次擢用 八
年二月令臺省及各司舉可當外任者 九
年三月憲司言守令近民之職不可不謹近
年奸佞貪暴之徒付托權勢求為守令恣行

不法憑公營私塗炭生民州府郡縣日就彫
弊願自今今臺省六曹舉廉正寡欲純良勤
儉者分遣郡縣使都巡問使按廉使黜陟賢
否以明賞罰如有謬舉罪及舉主黜陟不明
憲司糾理 辛昌即位之年六月令都評議
使司臺省六曹各舉所知務得公廉有才幹
者以委外任仰都巡問按廉使嚴加考覈以
憑黜陟其貪污不材者痛行懲罰 八月趙
浚言近日所除守令頗有士林所不知者願

高麗書卷七十五

中

自今非經各司顯秩有名望者非歷試中外
有聲績者不許除授監務縣令職又近民近
世仕出多門人恥爲之乃以府史胥吏除之
使不學牆面之輩以毒其民願以臺諫六曹
所舉有材幹者差遣陞階叅官使與州牧同
批以重其任安集一切罷之 是月令臺諫
六曹舉堪爲守令者又復以士人爲縣令監
務自稱時權奸聚政競用私人隨喜怒以爲
黜陟或一年三四易諸州縣安集倒多不識

字者奪人田民納之權門至善權臣馬牛鷹
犬求媚媒進貪殘之禍甚於胥吏至是始用
士流 恭讓王二年十二月憲司上言守令
迹任頗數雖有才能未布政令民未受惠且
送舊迎新其弊不貲願自今三年已滿有聲
績者擢授京官不勝其任者貶黜以勵士風
凡選用監司文宗十年八月諸州牧刺史通
判縣令尉及長吏政績勤慢清濁百姓貧富
皆樂遣使按檢 仁宗五年三月詔曰遣使

高麗書卷七十五

十七

郡國廉察刺史縣令賢否以褒貶之 明宗
十一年九月以往年察訪使黜陟多有乖戾
其被黜官吏依舊敘用國制重外寄遣按察
使巡察州縣問民疾苦以春秋更代而又聞
發察訪使黜陟幽明自仁宗壬戌以後不墮
察訪唯委按察爲按察者但循故常不能彈
舉故官吏略無畏忌務爲侵漁流亡相繼度
癸之復政今益苛民生愈困歲戍戍宰相宋
有仁孝光挺華庭識養十道察訪使俾往

分...者九百九十餘人至是原之
十八年三月因宰樞所奏下制曰百姓乃
國家根本朕欲其安土樂業故遣朝臣分憂
宣化近聞守令因公事不急之務侵漁勞擾
民不堪弊流移逃散轉于溝壑朕甚愍之其
今兩界兵馬使五道按察使巡察吏理期於
覈實各官負吏廉貪勸怠精究巡問小有割
民受贈憑公自利遍問驗實以罪貶奏其有
清白守節興利除害獄訟平決者以功褒奏

卷七十五

十一

恭愍王五年六月教曰存撫按廉州縣官
所以分憂共治者也存撫按廉憑公營私以
害吾民及軍軟不事事者都評議司監察司
聞奏黜削州縣官負不能其任存撫按廉體
察糾理 辛禡四年十二月憲司上言各道
按廉軍國重事民生疾苦守令得失刑獄爭
訟皆委統察所任至重今六朔更代故凡行
公事未畢見逝以至廢弛且一年兩度送迎
有弊願自今滿一歲方許遞代 十三年十

一月今道按廉使考將帥能否殿最月李
報部堂 辛昌即位之年七月趙浚言按廉
之職國初節度使也提攝軍民專制方面守
今奉職而民安其業方鎮懾服而戰守必力
事權歸一人無異望至今號為一方統察今
賊破州郡而方鎮無所畏憚擁兵養威坐視
而不戰賊勢日益張守令自恣公行賄賂流
連聲色百姓塗炭而不恤為按廉者區區
於簿書錢穀之聞而未能嚴於黜陟賞罰之

卷七十五

十九

典以振起軍民之政者無他知官皆正順奉
順之負方鎮府尹州牧都護亦兩府之大臣
奉翊之達官故按廉不以王人大體為念反
以秩卑小節為嫌紀綱不振願法祖宗遣兩
府之成憲體唐室遣大臣之故事擇兩府有
廉威明幹四善者為都按廉黜陟大使以田
野闢戶口增詞訟簡賦役均學校興巡察州
郡而黜陟之以號令嚴器械精兵卒鍊屯田
修海寇患巡臨方鎮而賞罰之而軍官敗績

設一州郡守今貪污招納賄賂者斬次罪罷職論罪次罪論罰行公以振紀綱守今三年逆任不被都按廉謹貴者即除京職其都按廉使許今臺諫薦舉俟依貼出乃遣之自元帥以下皆郊迎呈參不許坐雖以五六品爲廉使者一年相逆之期黜陟考課之法與都按廉同更相迭遣不爲常例都按廉不能黜陟州郡方鎮者司憲府申聞罷職痛理八月諸道都觀察黜陟使皆用臺諫之薦

凡官寺之職毅宗五年以鄭誠權知閣門祇候御史臺以官者參朝官無古制爭之高宗四十五年七月官者金仁宣有衛社之功然其官極于南班七品金仁俊請除參職王亦欲授之恐後人援以爲例終不許元宗元年六月下制官者閔世冲自予幼時以至今日再救朕疾功不可負限六品敘用官官拜參始此恭愍王元年五月諫官上疏閣人授檢校官食祿者大多請加減幸禍

六年六月諫官李崇仁重設官分職各有做當故先王置內侍府以待中官是爲今典不可改也乞復蓋此官將中官之小心謹慎者隨品轉用毋與朝官不聽恭愍王元年十二月臺諫交章請依舊制官官不許拜六品在偽朝已拜參官者追奪告身放還田里趙浚上言官者自國初至慶陵朝不得參官近來以官中傳命之任得與論道經邦之列非所以尊朝廷願遵慶陵之制不許拜朝官

左司議吳思忠等言祖宗之制官寺無官文廟之世官寺給事不過十數人亦兼管食祿忠烈王朝亦不拜參官至于玄陵使官寺得與兩府八衛之列卒致萬生之變今復立內侍府階三品復蹈亡國之轍願官中給事者只給衣食罷內侍府判曰自今不許朝官每軍內侍府凡限職靖宗六年四月與南班及流外人更將校等子不付工匠業者依父祖有痕各人

例入仕 文宗七年十月判樂工有三四子者以一子繼業其餘屬注膳幕士驅史轉陪戎副尉校尉限至曜武校尉 十年十二月判雜路人子孫從父祖曾祖出身仕路外孫許屬南班若祖母之父係雜路者許敘栗班十二年五月式目都監奏製述業康師厚十舉不中例當脫麻然堂引上貢曾孫堂引是驅史之官伏審戊子年制電吏所由注膳幕士驅史門僕子孫登製述明經及雜科或成軍功者許升朝行又兩中年制雜路人子孫蒙恩入仕者合依父祖仕路今師專不宜脫麻從之 是月判嫁大功親所產養仕路 十六年判僧人之子仕路禁錮至孫方許通 二十七年正月有司奏按今典工商家執技事上專其業不得入仕典士商軍器注簿崔忠幸良驅令同正舉韓益工人外孫別將羅禮隊正禮順亦皆工人嫡孫自墓九流去其所業已登朝行不可覆充工匠乞各

限時職不許遷除制曰可依辛亥年郎將忠孟限大將軍例許通任用中書省駁奏忠幸等無大功能掩匿世累冒入流品不宜與忠孟邊功例論制曰除清要理民職外一如前制 宣宗二年四月判同父異母姊妹犯嫁所產仕路禁錮 肅宗元年二月判嫁小功親所產依大功親例禁仕路 七月判注膳幕士所由門僕電吏杖首等雜類雖高祖以上三韓功臣只許正路南班限內殿崇班加轉 六年十月判嫁大小功親所產並許通 肅宗十一年八月判大小功親犯嫁者禁錮 仁宗三年正月判電吏杖首所由門僕注膳幕士驅史大文等子孫依軍人子孫許通諸業選路例赴舉其登製述明經南大業者限五品醫卜地理律算業者限七品若堅貞節操有名聞者兩業特異者擢大業甲乙科則許授清要理民職兩科同進士則三品職醫卜地理律算業者則四品職其非登科入

仕者亦限七品至玄孫許通 十二年十二
月判嫁大小功親所產曾限七品今後仕路
一禁 十八年六月判工商樂人之子雖有
功只賜物禁仕路 毅宗元年十二月判大
小功親內只禁四寸以生犯嫁五六寸親黨
不曾禁嫁緣此多相昏嫁遂成風俗未易卒
禁已前犯產人許通仕路今後一皆禁錮
六年二月判京市案付恣女失行前所產限
六品職失行後所產禁錮 三月判僧人子
孫限西南班七品 高宗四十五年二月崔
誼以家奴李公柱爲郎將舊制奴婢雖有大
功賞以錢帛不授官爵崔沅秉政欲收人心
始除其家殿前公柱崔良伯金仁俊爲別將
聶長壽爲校尉金承俊爲隊正至是奴等曰
公柱身事三世年老有功請加參職奴隸拜
參始此 元宗元年四月下旨散貧賤俊才
以本系微賤限在七品然能通蒙古語宜限
五品 忠烈王二年閏三月僉議府上言近

內暨微賤者以隨從之勞許通仕路混雜朝
班有乖祖宗之制請收成命不允國制內僉
之職限南班七品謂之常式七品如有大功
異能只加賞賜未有至五六品者元宗朝始
通其路然拜將軍郎將者不過一二及忠烈
即位內人無功者拜豐宣高爵腰鞶帶黃至
子孫許通臺省政曹者甚多若別將散貧不
可勝數 辛禡五年正月諫官言工匠之後
雖或有勞勿許授職其已授者追奪職祿
凡蔭敘諸以蔭出身者皆限年十八以上穆
宗即位教文武五品以上子授蔭職 顯宗
五年十二月教兩班職事五品以上子孫若
弟姪許一人入仕 肅宗即位詔職事四品
以上及致仕貧戶爵一子 五年二月詔兩
京文武顯職四品及給舍中丞諸曹郎中致
仕見存者許一子蔭職 肅宗三年二月詔
兩京文武班五品以上各許一子蔭官無道
子者許收養子及孫 仁宗五年二月判收

養同宗支子許承蔭收養遺棄小兒良賤難
辨者東西南班並限五品 十二年六月判
致仕見任宰臣直子軍器注簿同正收養子
及內外孫甥姪良醞令同正前代宰臣直子
良醞令同正內外孫令史同正樞密院直子
良醞令同正收養子及內外孫甥姪良醞丞
同正左右僕射六尚書以下文武正三品直
子良醞令同正收養子及內外孫甥姪主事
同正從三品直子良醞令同正收養子及內
外孫甥姪今史同正正從四品直子良醞丞
同正正從五品直子主事同正 十三年閏
二月判前代宰臣直子良醞丞同正內職令
中同正外孫史同正 高宗四十年六月詔
宰樞及文武三品致仕見存者各許一子蔭
官無直子許姪甥女婿收養子內外孫一名
承蔭先代宰樞內外無名之孫一名許初職
文武四品給舍中丞諸曹郎中中郎將以上
各許一子蔭職 惠烈八年五月文武致

顯三品以上許蔭一子無子者甥姪婿若過
房付籍者許一名初職先代宰臣密直內外
孫無名者亦戶許一名初職文武職事四品
中事典書侍丞諸曹正郎以上勿論解官試
補許蔭一子外敘賁用前所任朝官降等許
蔭 忠宣王即位敕曰宰樞及文武三品以
上致仕見存者各許一子蔭官無子則甥姪
女婿內外孫及收養子許一名初職先代宰
樞內外孫無名者許文武初職四品及給舍
中丞諸曹郎中中郎將解官者勿論試攝各
授一子蔭官凡實行後為外官者亦降等許
蔭 忠宣王復位敕曰宰臣直子許一名初
授七品顯官致仕三品各許一子職事無子
者甥姪女婿一名許蒙文武四五品顯官解
官各許一子蔭職
凡敘祖宗苗裔肅宗即位詔太祖苗裔在軍
籍者免無職者許入仕 三年十月賜祖宗
苗裔無職者爵一級 五年二月詔太祖內

玄孫之孫外玄孫之子及太祖同胞兄弟之
孫之子及外玄孫後代正統君王玄孫之子
及外玄孫各戶爵一人 睿宗三年二月詔
太祖內玄孫之孫外玄孫之子許初入仕一
人屬南班者改屬東班 四月詔大廟十陵
諸孫無官者許初職 毅宗十六年太祖之
裔未得祿仕者令有司選補 二十一年九
月詔太祖苗裔許初職 二十三年四月詔
太祖內外苗裔敘用 神宗即位詔太祖苗

裔太祖同產兄弟正統君王子孫並許入仕
高宗四十年六月詔太祖苗裔挾十一女
一戶一名許初入仕已爲貧者政抄別錄敘
用充軍者許免 忠烈王八年五月教聖祖
苗裔雖挾二十女一戶例許一名入仕已爲
貧者政抄別錄若在南班改東班勿差國仙
在軍行者除軍籍聖祖親兄弟之孫一戶例
許一名入仕 忠宣王即位教曰太祖苗裔
無名者例以一戶一名許初入仕太祖同胞

兄弟貴延于世內外五世玄孫之曾孫各許
一戶一名初入仕正統君王內外孫亦如之
忠宣王復位教曰祖王苗裔無名者雖挾
二十二女例以一戶一名許初職已入仕者
別錄敘用屬南班者改東班勿差國仙亦免
充軍祖王親兄弟內玄孫之玄孫之孫外玄
孫之玄孫之子及歷代先王內玄孫之玄孫
之子外玄孫之玄孫例以一戶一名許初職
忠肅王十二年教祖王苗裔雖挾三女許

初入仕屬南班者改屬東班勿差國仙仍免
軍役

凡設功臣子孫顯宗五年十二月錄太祖功
臣子孫無官者 文宗六年十月制裴玄慶
等六功臣佐我太祖肇開大業功德勒于鍾
鼎其後嗣至于曾玄男女僧尼無官者授初
職有官者增級 三十七年閏六月判三韓
功臣承蔭者其功臣職牒雖或遺失的是功
臣子孫許初入仕 肅宗即位詔太祖代及

三韓功臣內外孫無職者戶請一人入仕
廟功臣河拱辰將軍宋國華及庚戌年如契
丹見留使副許其子孫一人入仕 睿宗三
年二月詔祖代六功臣三韓前後功臣代
配享功臣西京興化龜宣慈州仇比江藩嶺
等固守貞將子孫各許初入仕一人 四月
詔配享功臣內外孫無官者許初職 六年
爵太祖功臣子孫 仁宗八年十二月判功
臣子孫付簿點職 毅宗二十一年九月歷
代功臣之後皆許初職 二十三年四月三
韓壁上功臣子孫許初職 神宗即位詔曰
祖代六功臣三韓功臣子孫並許入仕 高
宗四十年六月詔祖代六功臣三韓功臣
玄孫之玄孫之孫外玄孫之玄孫之子挾七
女未蒙戶一名許初入仕三韓後壁上功臣
內玄孫之玄孫之玄孫之子外玄孫之玄孫
之玄孫挾六女未蒙戶一名許初入仕代代
配享功臣內玄孫之玄孫外玄孫之會孫挾

五女未蒙戶一名初入仕 忠烈王八年五
月聖祖代六功臣三韓壁上功臣歷代壁上
功臣配享功臣戰沒功臣亦許其孫戶各一
名入仕 忠宣王即位教曰祖代功臣之內
外五世玄孫之子代代配享功臣內外五世
玄孫之會孫太祖代衛社戰亡金樂金指申
崇謙及能使丹兵還退徐熙河拱辰盧戩楊
規等內外孫與玄孫中一名許初入仕顯宗
南幸時有功者及始終隨從功臣與西京興
化龜宣慈州仇比江盤嶺成功戰亡者交戰
將校典軍人等內外孫與玄孫中一名例許
初職甲申丁亥年東蕃元帥尹瓊吳延寵爲
國亡身更益懷節寵方崔甫及出衆成功對
戰亡身兩班軍人及行讓未還記事儒一內
外玄孫中例許一名初職乙卯年西事成功
及戰亡兩班軍將庚戌年昌化軍衛社景純
李雄等內外孫中一名許初職平章事崔思
粦於先代被難使王孫孫連其內外玄孫錄

用丙申年衛社具在甲戌年衛社具在
儒始終衛社亡身金縢卒忠內外孫與玄孫
許初職壬寅年衛社亡身平章事韓安仁郎
中李中若內外孫與玄孫賞職侍郎庾應圭
告奏北朝七日不食專對有功又當關內救
火時能奉遷景靈殿五室神御郎中黃文裳
於乙卯年西事為宣諭使亡身郎中崔均於
甲午年為宣諭使亡身內外孫一名許初職
是年權有之郊先入賊軍沒陣而亡別將崔

淑散官守磯白仁壽裴龍甫校尉趙叔甫錢
義忠辛卯年龜州宣諭使科文成金仲溫金
慶孫癸巳年南路捉賊李子慶宣諭使鄭義
科錄全甲午年西京典為使關丁酉年南
路逆賊處置使金慶龍皆於內外孫中許初
職錄用凡功臣子孫以職被錄在工兩匠樂
省推明許通屬南監者敗東監忠靈玉復
位教曰祖王代次功臣暨上功臣顯王南辛
昨侍奉功臣等內外玄孫之玄孫歷代配享

功臣內外玄孫之曾孫例以戶一名許初職
祖王代偏社功臣金樂金括申崇謙及成王
代功臣徐熙顯王代功臣河拱展盧戰楊規
等內外玄孫之玄孫例以一戶一名許初職
仁王代功臣崔思金奮策救難其功重大其
內外玄孫之孫別錄敘用父王代已巳年及
四年隨從臣僚功勞既著宜加錄用延及子
孫忠肅王十二年教歷代功臣蔭職並依
舊制其甲戌年以來有戰功人及戰亡人子

孫各加敘用 恭愍王五年六月教太祖以
來歷代功臣錄其子孫優加獎用 十二年
五月教陣亡軍吏子孫屢命擢用有司視為
文具子甚痛焉各具姓名以聞 二十年三
月教兵興以來戰亡將士官其子孫 辛福
元年二月教兵興以來戰沒軍士各都詳議
司追錄子孫
凡封贈之制咸寧七年十月教文武官官
以上父母喪封贈 體素即位後當官以

上及職事七品以上父母妻各加官封二年十月鎬京文武三品以上妻寡居守御者封爵顯宗五年十二月敕歷代功臣封贈官爵德宗即位判中郎將准諸曹貲外郎別將准七品父母封爵肅宗即位詔散官四品職事常參以上爵其父母妻散官五品職事七品以上爵其父母五年二月四品以上封父母爵睿宗三年二月兩京文武兩班各以官品高伍許加父母妻封爵四

月配享功臣各加追封毅宗三年正月判三子赴戰有功者父母依三子登科例封贈賜未高宗四十年六月詔代代功臣各加封爵文武職事常參散官四品以上父母妻封爵職事七品散官五品貲父母封爵忠宣王即位敕太祖代衛社功臣及却退丹兵人等加封爵號內外文武職事常參以上散官四品以上父母妻封爵三品以上貲除父母之封以祖會親補封爵者亦許之恭隱

王十一年十月金續命上言今針線娘子內係之女亦有封翁主宅主者僭擬踰分殊失尊卑之體除不得已宗室勳舊外勿許封爵已封者請奪之十二年十一月敕擊走紅賊三等功臣並父母妻超三等封爵二十年三月戰亡將上悉加追贈辛禡五年正月門下郎舍言僧人封君及依例外翁主宅主封爵並皆除之九年二月左司議權近信封宅主僧封諸君及府外封君皆繫官

爵輕賤並許禁斷恭讓王元年十二月諫官請罷無功封君者二年正月憲司請勿許封爵婦人僧徒從之十二月趙浚上言非有功不俟我朝之法金富軾削除僭亂平定西都封樂浪侯金方慶伐叛耽羅問罪東倭封上洛公自今宰相非安社定遠功臣母得封君三年八月憲司上言聖人制禮嚴嫡庶之分嫡子然後得承襲父爵支子不與焉若宗子無子而亡則襲子之次者乃得襲

得本朝王子之後不論嫡庶不辨親疎一皆
封實非古制且所謂承襲者父沒然後繼
其位也今父在而其子不論多少皆得封君
不惟嫡庶雜等有乖於禮亦難以有限爵祿
封無窮之子孫也請今有司考覈宗籍凡為
先王親子之後正派嫡長及殿下之伯叔親
弟及親衆子乃許封君其封君之後許令長
子襲爵其族屬疏遠而已封君者悉収告身
其中祿有才幹者於文武隨才任用以遵先

卷七十五

三十一

王之制以別宗族之親不報都評議使司
上言自古天子之配為后諸侯之配為妃天
子之女謂之公主諸侯之女謂之翁主上下
之禮不可紊亂所以定各分而別尊卑也我
國家近代以來紀綱陵夷不循禮制后妃翁
主宅主之稱或出時君之所欲或因權勢之
私情皆失其義至於臣僚妻室之封祖宗之
舊皆無定制願自今定以王之正配稱妃冊
授金印世子正配稱嬪冊授銀印奉王子正

凡稱翁主玉女稱宮主並下批銀印王有
服同姓姊妹姪女及同姓諸君正妻稱翁主
文武一品正妻封小國夫人二品正妻封大
郡夫人三品正妻封中郡夫人母並大夫人
四品正妻封郡君母郡大君五六品正妻封
縣君母縣大君三子登科之母無職人妻特
封縣君歲賜如舊有職人妻加二等凡婦人
須自室女為人正妻者得封父無官嫡母無
子而次妻之子有官者許封嫡母其次妻雖

卷七十五

三十一

不得因夫受封所生之子有官者當從母以
子貴之例受封縣君已上命婦夫亡改嫁者
追奪封爵三十歲前守寡至六十歲不失節
者勿論存沒旌門復戶士大夫追贈祖考二
品以上贈三代父准子職祖曾祖遞降妣並
同三品贈二代四品至六品贈考妣並吏曹
受判給牒從之

添設職恭愍王三年六月大都判書樞密院
政曹外皆倍數添設各同五四品亦皆添設

又於四十二都府每領添設中郎將郎將各
二人別將散負各三人以授之謂之賞軍政
添設之職始此十二年閏三月除臺諫吏
兵部外增置東班三品以下六品以上西班
五品以下職額二十年十二月命左承宣
金興慶曰今兵革未偃錢財罄竭有軍功者
無以賞之設添文官三品武官五品以下官
以賞軍功辛禍二年正月以添設職賞軍
士自奉朔通憲至七八品無算時人有車載

嘉慶十七年

五月

斗量之議四年八月憲司上言添設官職
只為賞軍功也無功閑居者亦或賣緣冒得
使名器至賤自今除從軍立功外勿授添職
五年正月諫官上言設官分職自有定制
今兩府之額多至六十密直以下對君及通
憲以上添設甚衆請皆罷之正順以下添設
官勿許帶館職且本國出納餉餉兩日則
不出添設雖非實職年久者亦出實非古制
况因年久姓名相似者聞或用謀冒出請丁

已年以前添設大小職母得出納九年二
月左司議權近言比來四方兵興國用虛耗
其有戰勝之功者錢財不足而難以盡賞官
職有限而難以盡授故先王權設添職而有
定數以賞其功非有軍功者不敢虛授今
設大繁至無其數功否混淆僥倖日開至於
工商賤隸皆得冒授官爵之賤至如泥沙我
國家所賴以賞有功厥人心者只有官爵而
官爵不重人皆輕之則後雖有功何以賞之

嘉慶十七年

五月

且彼戰攻之士豈望添設輕賤之職以難
測危亡之地乎願自今賞功添設之職一遵
先王定數除赴戰有功外勿許除授恭讓
王元年十二月諫官上疏請罷偽朝添設職
汰恭愍王丙申癸卯二年添設之職命汰丙
申年添設二年正月憲司請收偽朝添設
職牒不聽是月王謂鄭道傳曰罷偽朝添
設職其術何如對曰古之用人之法有四曰
文學四武四賤四農四此四科舉之

當則用之否則舍之其誰有怨又問秩高者處之何如對曰曾趙宋時爲散官設大丹館福源宮或授提調或授提舉今亦効此別置宮城宿衛府而位密直奉翊者爲提調宮城宿衛事三四品提舉宮城宿衛事然則政得其宜體統嚴矣又問居外者處之何如對曰居京城者處之如此則在外者事來赴衛王宅矣然後以秩高下或爲提調或爲提舉從

之

卷之七十五

役官之制未知始於何代樞密院堂後官門下錄事權務八祿以上人費白銀六七十斤得拜參職謂之役官後因穀貴無一入請補勒令衣冠子弟爲之或辭職或逃避高宗四十二年乃以五軍三官七品爲首者受大倉粟供辦忠宣王三年三月教曰役官姑停點望今倉庫供其費恭愍王元年正月典理司上役官之制王親選下判恭讓王二年六月錄事府門下錄事佐書三司都事密

直堂後內院令丞膳官令丞皆用私財以供官費名爲役官有違設官之意請自今其宣飯紙扎皆令官給從之

肅宗之制忠烈王元年以國用不足今人納銀拜官以所納多少爲差三年二月今無功及不次而求官者科等納銀授職忠穆王四年征東省都事兵友上書請行入粟補官之法身入從九品者輸米五石每級遞加五石有前職者米十石陞一等辛鵬二

卷之七十五

平今西北諸郡要補官以充軍需成康宮選補之法曰內侍院曰茶房曰司捕曰司衣曰司器兵部通歲月不可考明宗十六年重房武臣領兵爲侍茶房則其選猶高宗英祖讓王二年十月吏曹啓內侍茶房出入禁中其仕歷輕以無定額規避軍役者爭相充補繼及數月便歸鄉里不供徭役動至數百乞擇儀狀端正者百人充之分左右番番各五十人從之三年四月吏曹又啓曰

內侍茶房司捕司衣司彝等成衆阿鼻備宿衛近侍之任不可不擇其始設也必考其世籍才藝容貌乃計入屬近來謀避軍役爭相投屬容有世籍不現形狀不完才藝不通者亦或混雜及其仕滿不論賢否但以都目而授職故拜朝官者或不稱職除守令者亦或病民非細故也其入屬者不可不慎簡焉願自今本曹必考戶籍及初入仕朝謝觀其容貌仍試其藝其於書算射御中通一藝者許

高麗書卷七十五 四十二

今入屬雖舊屬者亦皆考覈且內侍茶房其數已定司捕司衣司彝則尚無定額入屬之徒無有紀極請刪定負數司捕四番各五十人司衣四番各四十人司彝四番各三十人從之

事審官太祖十八年新羅王金傳來降除新羅國爲慶州使傳爲本州事審知副戶長以下官職等事於地諸功臣亦効之各爲其本州事審官官始此 成宗十五年定凡事

審官五百丁以上州四負三百丁以上州三負以下州二負 顯宗初年判父及親兄弟爲戶長者勿差事審官 十年判凡差事審官從其人百姓舉望其舉望雖小如朝廷顯達累代門閥者並奏差會坐謫曲奸邪之罪者勿差 文宗十一年判事審官歸鄉作弊者按廉使監倉使推送京師科罪仍令事審主掌使啓達迤差 仁宗二年判鄉吏子孫雖免鄉其親黨猶爲鄉役者勿差事審官

高麗書卷七十五 四十三

十二年判軍樞內外鄉妻鄉祖曾祖妻鄉等五鄉內三鄉兼差上將軍以下三品以上內外鄉祖曾祖妻鄉等四鄉內二鄉兼差四品以下參上以上內外鄉祖妻鄉等三鄉內一鄉差參外負內外鄉內一鄉差各以文武平均交差 忠烈王九年權罷諸州事審官忠肅王五年四月罷州郡事審官民甚悅之然未幾權豪復自爲之害甚於前五月下教曰事審官之設本爲宗主人民甄別流品均

平賦役表正風俗今則不憚廢占公田多厚
民戶若小有差役例收祿轉則吏之上京者
敢於私門決杖徵銅還取祿轉擅作威福有
害於鄉無補於國已盡革罷其所匿田戶推
刷復舊 徽宗王十八年幸曉欲自為五道
都事審官令三司上書請復事審官王曰我
皇考值旱災焚香告天罷此官天乃雨寡人
可忘先王之意乎焚其書

其人勸勸選鄉吏子弟為質於京且備顧問

其職之事謂之其人文宗三十一年判凡其
人千丁以上州則足丁年四十以下三十以
上者許選上以下州則半足丁勿論兵倉正
以下副兵倉正以上富強正直者選上其足
丁限十五年半丁限十年立役半丁至七年
足丁至十年許同正職役滿加職 高宗四
十年六月詔其人加村分職 忠肅王五年
殺其人役使甚於奴隸不堪其苦逋亡相繼
所隸之司計月徵直州郡不勝其弊多至號

立以事審官及除復所廢戶代之金亡州郡
其除之除役所即官司及所

鄉職一品曰三重大匡重匡二品曰大匡
正匡三品曰大丞佐丞四品曰大相元甫五
品曰正甫六品曰元尹佐尹七品曰正朝正
位八品曰甫尹九品曰軍尹中尹 成宗二
年改州府縣吏職以兵部為司兵倉部為
司倉堂大等為戶長大等為副戶長郎中為
戶正負外郎為副戶正執事為吏兵部卿為

兵正選上為副兵正維乃為兵史倉部卿為
倉正 穆宗元年三月判諸州縣戶長平滿
七十屬安逸 顯宗九年定凡州府郡縣千
丁以上戶長八人副戶長四人兵正副兵正
各二人倉正副倉正各二人史二十人兵倉
史各十人公預食祿史各六人客舍藥店司
獄史各四人五百丁以上戶長七人副戶長
二人兵正副兵正倉正副倉正各二人史十
四人兵倉史各八人公預食祿史各四人客

倉藥店司獄史各二人三丁以上戶長五
人副戶長兵倉正副兵倉正各二人史十人
兵倉史各六人公須食祿史各四人客舍藥
店司獄史各二人百丁以下戶長四人副戶
長兵倉正副兵倉正各一人史六人兵倉史
各四人公須食祿史各三人客舍藥店史各
一人東西諸防禦使鎮將縣令官千丁以上
戶長六人副戶長兵倉正副兵倉正各二人
史十人兵倉史各六人公須史各四人客舍
藥店司獄史各二人百丁以上戶長四人副
戶長以下並同千丁以上州縣百丁以下戶
長一人副戶長兵倉正副兵倉正各一人史
六人兵倉史各四人公須客舍藥店司獄史
各二人是年判諸道外官戶長舉監轉考
其差年以近壇典行公年數具錄申省方許
給貼十三年四月崔士威奏鄉吏稱號混
雜自今諸州府郡縣吏仍稱戶長鄉部曲津
驛吏只稱長從之十六年二月判諸州

長吏病滿百日依京官例罷職收田 文宗
五年十月判諸州縣吏初職後壇史二轉兵
倉史三轉州府郡縣史四轉副兵倉正五轉
副戶正六轉戶正七轉兵倉正八轉副戶長
九轉戶長其公須食祿正准戶正副正准副
兵倉正客舍藥店司獄正准副戶正副正准
州府郡縣史以家風不及戶正副兵倉正者
差之若累世有家風子息初授兵倉史其次
初授後壇史十六年三月判各州縣鄉吏
為僧者直子禁副戶長戶長職孫以下許
二十三年三月判別將則副戶長以上授
尉則兵倉正戶正食祿正隊正則副兵倉正
副戶正諸壇正並弓料試選兼差 忠宣王
四年禁鄉吏之子冒受伍尉 忠肅王十二
年教本國鄉吏非由科舉不得免役從仕進
者逋亡附勢濫受京職又令子弟不告所在
官司投勢免役內多濫職外損戶口今後外
吏及其子弟毋得擅離本役其受京職者限

七品罷職從鄉 恭臨王十二年五月教比
年外吏規免本役多以雜科出身以致鄉邑
彫廢自今只許赴正科毋令與於諸業 辛
禡九年二月左司議權近等言國之安危係
乎州郡盛衰比年以來外方州縣吏輩規免
本役稱為明書業地理業醫律業皆無實才
出身免役故鄉吏日減難支公務至於守令
無所役使諸業出身者退坐其鄉恣行所欲
守令莫之誰何是以州縣僅存之吏皆生觀

古書卷七十五 四十八

觀之心臣等切恐州縣因此益衰乞東堂雜
業監試明經一皆罷之禡今東堂雜業監試
明經依舊施行鄉吏則三丁一子許赴試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趙浚上言比年以來紀
綱陵夷為鄉吏者或稱軍功冒受官職或憑
雜科謀避本役或托權勢濫升官秩者不可
勝紀州縣一空八道凋弊願自今雖三丁一
子三四代免鄉而無的實文契者軍功免鄉
而無特立奇功受功牌者雜科非成均典格

陳法典醫出身者自添設奉翊真差三品以
下勒令從本以實州郡今後鄉吏不許明經
雜科出身免役以爲恒式

志卷第二十九

古書卷七十五 四十九

志卷第三十 高麗史七十六

高麗太祖開國之初參用新羅泰封之制設
官分職以諧庶務然其官號或雜方言蓋草
創未暇革也二年立三省六尚書九寺六衛
略倣唐制成宗大新制作定內外之官內有
省部臺院寺司館局外有牧府州縣官有常
守位有定貲於是一代之制始大備文宗廢
宗雖少加增損大抵皆襲成宗之舊子孫有
所遵守自忠烈改官制凡擬上國者悉改之
忠宣受禪父子互相紛更而官爵大紊及恭
愍嗣位二十年之間改官制者四而或從舊
制或用新制遂不勝其煩矣大抵高麗之法
因時沿革繁簡有異當其立法之始宰相統
六部六部統寺監倉庫簡以制繁卑以承等
省不過五樞不過七宰相之職舉而廢司百

百官一

高麗史七十六

一

察各供其職及其弊也省宰增至七八自事
元以來事多倉卒僉議密直每於都評議司
會議而商議之名又起與國政者至六七十
人於是六部徒爲虛設百司渙散無統而政
事不復修舉矣其設官之制終始得失蓋如
此凡諸衙門所統所屬其詳未可攷今姑以
大小品秩爲次錄之其隨立隨罷者亦并錄
之以著一時之事若因事散見而無首尾可
攷者略之且都監各色因事而置事已則罷
或遽置而不罷其名號多出於武臣任意撰
定率皆鄙俚然亦皆附錄作百官志
三師三公大師大傅大保爲三師大衛司徒
司空爲三公無其人則闕其始置歲月不可
考文宗定三師三公各一人皆正一品忠烈
王罷恭愍王五年復置十一年又罷之
門下府掌百揆庶務其郎舍掌諫諍封駁國
初稱內議省成宗元年改內史門下省文宗
十五年改中書門下省忠烈王元年併尚書

高麗史七十六

二

省爲僉議府五年元賜僉議府正四品印七年元陞秩爲從三品十九年元改爲都僉議使司又陞從二品恭愍王五年復稱中書門下省別立尚書省十一年復改都僉議府十八年改門下府

判門下國初稱內議令成宗改內史令文宗改中書令定一人秩從一品忠烈王元年廢不置二十一年置都僉議令以金方慶爲之尋以嫌於上國中書令改判都僉議使司事

後改領都僉議恭愍王五年復改中書令十一年復改領都僉議十八年改領門下辛禡改判門下

侍中成宗置門下侍中文宗定一人秩從一品忠烈王元年改僉議中贊置左右各一人二十四年忠宣受禪改都僉議侍中尋復改中贊三十四年忠宣在元改政丞省一人忠肅十七年忠惠王復改中贊後復改右左政丞恭愍王三年復改侍中尋復改右左政丞

五年改門下侍中守侍中十一年復改僉議右左政丞十二年改僉議左右侍中十八年改門下左右侍中辛昌復改侍中守侍中贊成事成宗置內史侍郎平章事門下侍郎平章事文宗定門下侍郎平章事中書侍郎平章事各一人又於中書門下各置平章事並秩正二品忠烈王元年改爲僉議侍郎贊成事僉議贊成事二十四年忠宣以宰執負冗論議異同事多稽滯乃罷之尋又復之三

十四年忠宣改中護定三人秩仍正二品後復稱贊成事恭愍王五年復文宗舊制九年稱平章政事十一年復爲僉議贊成事十八年改門下贊成事

評理穆宗時有叅知政事文宗定一人秩從二品忠烈王元年改僉議叅理三十四年忠宣改評理增爲三人忠肅王十七年復改叅理恭愍王五年復改叅知政事十一年復改僉議評理十八年改叅知門下評理二十一年

年改門下評理

政堂文學文宗定一人秩從二品忠烈王元年改然文學事十六年復改政堂文學忠宣王龍復復置之

知門下府事文宗定知門下省事一人秩從二品忠烈王元年改知金議府事忠宣王罷恭愍王五年復改知門下省事十一年改知都僉議事十八年改知門下府事

常侍穆賓時有左右散騎常侍文宗定左右

卷七十六

五

各一人秩正三品後改左右常侍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復改左右散騎常侍尋復改左右常侍恭愍王五年復改左右散騎常侍十一年復改左右常侍十八年復改左右散騎常侍二十一年復改左右常侍直門下文宗定一人秩從三品睿宗十一年詔立本品行頭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罷恭愍王元年置直都僉議五年復改直門下十一年復改直都僉議後復改直門下

司議大夫穆宗時有左右諫議大夫文宗定左右各一人秩正四品睿宗十一年詔立本品行頭後改左右司議大夫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改左右諫議大夫降從四品後復改左右司議大夫恭愍王五年復改諫議大夫降從三品雖在直門下十一年復改左右司議大夫十八年復改左右諫議大夫二十一年復改左右司議大夫

給事中文宗定一人秩從四品後改給事中

卷七十六

六

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復改給事中三十四年忠宣罷恭愍王元年復置中事尋罷之舍人太祖十三年置內議舍人成宗改內史舍人文宗改中書舍人定一人秩從四品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改都僉議舍人陞正四品恭愍王五年復改中書舍人降從四品十一年改內書舍人十八年改門下舍人起居注文宗定一人秩從五品睿宗十一年詔立本品行頭恭愍王五年陞正五品

起居郎文宗定一人秩從五品恭愍王五年
正五品

起居舍人文宗定一人秩從五品恭愍王五
年陞正五品

獻納穆宗時有左右補闕肅宗改左右司諫
各一人秩正六品後改左右補諫忠烈王二
十四年忠宣復改左右司諫三十四年忠宣
改左右獻納陞正五品恭愍王五年復改左
右司諫降從五品十一年復改右左獻納陞

正五品十八年復改左右司諫二十一年復

改左右獻納

正言穆宗時有左右拾遺肅宗十一年改盡

右正言各一人秩從六品忠烈王三十四年
忠宣改恩補陞正六品恭愍王五年復改左
右正言

錄事穆宗時有門下錄事文宗定一人秩從

七品忠烈王二十四年改都僉議錄事陞正

七品恭愍王五年復改門下錄事十一年復

改八議錄事為階梯正七品十八年復改門
下錄事

注書穆宗時有內史主書文宗改中書注書
定一人秩從七品忠烈王二十四年改都僉
議注書陞正七品恭愍王五年復改門下注
書十一年復改僉議注書十八年復改門下
注書

典務令一人從七品丞二人從八品錄事
二人正九品並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始

置尋罷之

首領官經歷一人都事二人並忠宣始置

尋罷之

掾屬文宗置主事六人令史六人書令史
六人注寶三人待詔二人書藝二人試書

藝二人記官二十人書手二十六人直省

八人唐制各電吏百八十人門僕十人忠

宣王加置照磨一人令史二十人譯史二

人通事二人知印二人奏養十人

尚書省太祖仍舊封之制置廣評省提領百
官有侍中侍郎郎中貲外郎太祖時又有內
事省與此不同成宗元年改廣評省為御
事都省十四年改尚書都省文宗定尚書今
一人秩從一品左右僕射各一人正二品知
省事一人從二品左右丞各一人從三品左
右司郎中各一人正五品左右司貲外郎各
一人正六品都事二人從七品掾屬主事四
人今史六人書令史六人記官二十人算士
一人直省二人忠烈王元年併于中書門下
為僉議府并罷貲吏二十四年忠宣設左右
僕射於僉議府又置左右司郎中貲外郎都
事各二人會都僉議府別廳治事尋並罷之
恭愍王五年革三司復置尚書省並復文宗
舊制唯不置知省事陞都事正七品十一年
罷尚書省復置三司
三司掌摠中外錢穀出納會計之務太祖啟
兼封輔位府為三司顯宗並尊國戚臣之請

權王司置都正司十四年復置三司文宗定
判事一人宰臣兼之使二人正三品知司事
一人副使二人從四品判官四人睿宗十一
年詔本司貲立本品行頭忠烈王置左右使
忠惠王元年置都事恭愍王五年罷為尚書
省十一年復置三司定判事一人從一品左
右使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尹各二人從三品
副使四人正四品判官二人正五品都事階
梯正七品十八年改副使為少尹辛禡始置
領三司事 吏屬文宗置主事六人今史十
一人書令史二人記官二十五人重監二人
計史二人算士四人吏屬文宗前後史
關未攷諸司倣此
密直司掌出納宿衛軍機之政成宗十年
官侍郎韓彥恭使宋還奏宋樞密院即我朝
直宿貲吏之職於是始置中樞院顯宗初卿
位罷中樞院及銀臺南北院置中臺省以掌
三官機務有使副使直中臺兼直中臺二年
罷中臺復置中樞院十四年中樞院日直實

為左右承宣各有副仍以副樞以下兼之文
宗定判院事一人院使二人知院事一人同
知院事一人兼從二品副使二人簽書院
事一人直學士一人並正三品知奏事一人
左右承宣各一人左右副承宣各一人亦正
三品堂後官二人正七品獻宗元年改樞密
院唐宗十一年詔承宣立本品行頭忠烈王
初即位置親奏力崔忠粹死執奏之職廢至
是復之元年改密直司二年改承宣為承旨

高麗書七十六

十一

二十四年忠宣改光政院刪定負吏使從一
品副知院事正二品副使從二品僉院事正
三品同僉院事從三品都承旨從五品承旨
副承旨並從六品計議官正七品計議參軍
正八品尋復改密直司使一人知司事二人
同知司事三人副使四人並從二品知申事
一人左右承旨各一人左右副承旨各一人
並正三品堂後官正七品三十四年忠宣罷
及即位復之加置判院事二年密直司陞秩

與僉議府同稱兩府改承旨為代言三年副
使降正三品恭愍王三年判司事知申事四
代言皆為祿官五年復改樞密院負秩並復
文宗舊制十一年復改密直司判司事司使
知司事簽書司事同知司事並從二品副使
提學知申事右左代言右左副代言並正三
品堂後官階梯正七品十八年降簽書正三
品改提學為學士代言為承宣後復改學士
為提學承宣為代言 吏屬文宗置別駕十

高麗書七十六

十二

人主事十人試別駕二人今史二人記官八
人通引四人
資政院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新置之使秩
從一品同知院事正二品僉院事從二品同
僉院事正三品判官正五品計議官正七品
計議參軍從八品尋罷之
吏曹掌文選勲封之政屬初稱選官有御事
侍郎郎中負外郎成宗十四年改為尚書吏
部文宗定判事一人宰臣兼之尚書一人秩

正三品知部事一人他官兼之侍郎一人正
四品郎中一人正五品員外郎一人正六品
忠烈王元年併吏禮部為典理司改尚書為
判書侍郎為摠郎郎中為正郎員外郎為佐
郎二十四年忠宣改為銓曹別立禮部復改
判書為尚書仍一人摠郎為侍郎增三人其
一以他官兼之正郎為郎中佐郎為員外郎
並增三人其一皆以西班兼之仍罷六曹判
事知事尋復之三十四年忠宣併吏兵禮為

卷之七

十

選部仍以選軍堂後衛尉併焉改尚書為典
書增三人侍郎為議郎郎中為直郎員外郎
為散郎正仍三人加設注簿二人正七品以
他官兼之後復稱典理司恭愍王五年復立
六部吏部置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品秩並
復文宗舊制十一年復改典理司以尚書為
判書侍郎為摠郎郎中為正郎員外郎為佐
郎十八年復改選部稱尚書議郎直郎散郎
二十一年復改典理司仍復判書摠郎正郎

佐郎之號恭愍王元年改吏曹 吏屬文宗
置主事二人今史二人書今史二人記官六

人

考功司掌考覈官吏功過國初稱司績成宗
十四年改尚書考功文宗定郎中二人秩正
五品員外郎二人正六品忠烈王元年改郎
中為正郎員外郎為佐郎二十四年忠宣併
於銓曹恭愍王五年復置考功司郎中員外
郎十一年復稱正郎佐郎十八年改直郎散

卷之七

十

郎二十一年復稱正郎佐郎 吏屬文宗置
主事二人今史四人書今史四人計史一人
記官二人第士一人

兵曹掌武選軍務儀衛郵驛之政太祖元年
置兵部令卿郎中後稱兵官有御事侍郎郎
中員外郎其屬有庫曹太祖元年中十六年有兵部
令郎中十六年有兵部
禁官郎中史光宗十一年改御軍部為軍部
其祿拿未詳疑皆是掌兵之官後並廢之
成宗十四年改兵官為尚書兵部仍改庫曹
為尚書庫部顯宗二年罷庫部文宗定兵部

判事一人掌印兼之尚書一人秩正三品知
部事一人他官兼之侍郎二人正四品郎中
二人正五品員外郎二人正六品忠烈王元
年改軍簿司仍改尚書為判書侍郎為提郎
郎中為正郎員外郎為佐郎二十四年忠宣
改為兵曹又改判書為尚書增二人其一班
主兼之提郎為侍郎增三人其一以他官兼
之正郎為郎中佐郎為員外郎並增三人其
一皆以西班兼之三十四年忠宣併于選部

高麗書七十六

十五

後改提部又復稱軍簿司恭愍王五年復改
兵部稱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十一年復改
軍簿司以尚書為判書侍郎為提郎郎中為
正郎員外郎為佐郎十八年復改提部稱尚
書議郎直郎散郎二十一年復改軍簿司仍
復稱判書提郎正郎佐郎恭讓王元年復改
兵曹吏屬文宗置主事二人今史二人書
今史二人記官十二人

戶曹掌戶四曹賦饋之政國初稱民官有

御事侍郎郎中員外郎其屬有司度金曹倉
曹成宗十四年改為尚書戶部仍改司度為
尚書度支金曹為尚書金部倉曹為尚書倉
部後並罷屬官文宗定戶部判事一人掌印
兼之尚書一人秩正三品知部事一人他官
兼之侍郎二人正四品郎中二人正五品員
外郎二人正六品忠烈王元年改為版圖司
仍改尚書為判書侍郎為提郎郎中為正郎
員外郎為佐郎二十四年忠宣改為民曹又

高麗書七十六

十六

改判書為尚書仍一人提郎為侍郎增三人
其一以他官兼之正郎為郎中佐郎為員外
郎並增三人其一皆以西班兼之三十四年
忠宣改為民部仍以三司軍器都監院併焉
改尚書為典書增三人提郎為議郎正郎為
直郎佐郎為散郎並仍三人後改版圖司恭
愍王五年復改戶部稱尚書侍郎郎中員外
郎十一年復改版圖司以尚書為判書侍郎
為提郎郎中為正郎員外郎為佐郎十八年

復改民部稱尚書議郎直郎散郎二十一年
復改版圖司仍復稱判書提郎正郎佐郎崇
讓王元年改戶曹吏屬文宗置主事六人
今史六人書令史十人計史一人記官二十
五人算士一人

刑曹掌法律詞訟詳議之政太祖仍泰封之
制置義刑臺後改刑官有御事侍郎郎中負
外郎成宗十四年改尚書刑部文宗定判事
一人宰臣兼之尚書一人秩正三品知部事

卷之七十一

十

四人他官兼之侍郎二人正四品郎中二人
正五品負外郎二人正六品又別置律學博
士一人從八品助教二人從九品忠烈王元
年改爲典法司仍改尚書爲判書侍郎爲提
郎郎中爲正郎負外郎爲佐郎二十四年忠
宣改爲刑曹又改判書爲尚書仍一人提郎
爲侍郎增三人其一以他官兼之正郎爲郎
中佐郎爲負外郎並增三人其一皆以西班
兼之三十四年忠宣改爲獻部仍以監傳色

都官典獄併爲改判書爲典書增二人傳郎
爲議郎復減爲二人郎中爲直郎負外郎爲
散郎並仍三人復復稱典法司恭愍王五年
復改刑部稱判書侍郎郎中負外郎十一年
復改典法司仍復稱判書提郎正郎佐郎十
八年改爲理部稱尚書議郎直郎散郎二十
一年復改典法司又復稱判書提郎正郎佐
郎恭讓王元年復改刑曹吏屬文宗置主
事二人今史六人書令史四人計史一人記

卷之七十一

十

官六人算士二人秩首二十六人
都官掌奴婢簿籍決訟文宗定尚書都官郎
中二人正五品負外郎二人正六品忠烈王
元年改郎中爲正郎負外郎爲佐郎二十四
年忠宣復改郎中負外郎三十四年忠宣併
於獻部忠宣王二年以訴良者多而獻部不
能辨復設都官置正郎佐郎恭愍王五年改
郎中負外郎九年加負外郎二人十一年加
重提郎正四品改郎中爲正郎負外郎爲佐

郎十八年革擢郎改正郎為直郎佐郎為散郎二十一年復稱正郎佐郎吏屬文宗置主事六人今史六人書今史六人計史一人記官五人算士一人

禮曹掌禮儀祭享朝會交聘學校科舉之政國初稱禮官有御事侍郎郎中負外郎其屬有祠曹成宗十四年改禮官為尚書禮部仍改祠曹為尚書祠部顯宗二年罷祠部文宗定禮部判事一人宰臣兼之尚書一人秩正

高麗書七十六 十九

三品知部事一人他官兼之侍郎一人正四品郎中二人正五品負外郎二人正六品忠烈王元年併于典理司二十四年忠宣復置稱儀曹尚書一人侍郎三人其一以他官兼之郎中負外郎並三人其一皆以西班兼之三十四年忠宣復併于選部恭愍王五年復立禮部置尚書侍郎郎中負外郎十一年改禮儀司仍改尚書為判書侍郎為提部郎中為正郎負外郎為佐郎十八年復稱禮部又

改判書為尚書提部為議郎正郎為直郎佐郎為散郎二十一年復改禮儀司稱判書提郎正郎佐郎恭讓王元年改禮曹吏屬文宗置主事二人今史四人書今史二人記官六人兼書書者二人

工曹掌山澤工匠營造之事國初稱工官有御事侍郎郎中負外郎其屬有虞曹水曹成宗十四年改工官為尚書工部仍改虞曹為尚書虞部水曹為尚書水部後廢虞水部文

高麗書七十六 二十

宗定工部判事一人宰臣兼之尚書一人秩三品知部事一人他官兼之侍郎一人正四品郎中二人正五品負外郎二人正六品忠烈王元年罷二十四年忠宣復置稱工曹尚書一人侍郎三人其一以他官兼之郎中負外郎並三人其一皆以西班兼之後復罷之恭愍王五年復立工部置尚書侍郎郎中負外郎十一年改典工司以尚書為判書侍郎為提部郎中為正郎負外郎為佐郎十八

年復播工部仍改判書為典書播郎為讀郎
正郎為直郎佐郎為散郎二十一年復改典
工司稱判書播郎正郎佐郎恭讓王元年復
改工曹 吏屬文宗置主事二人今史四人
書令史四人計史一人記官八人

司憲府掌論執時政矯正風俗糾察彈劾之
任國初稱司憲臺成宗十四年改御史臺有
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顯
宗五年武臣金訓等請罷御史臺置金吾臺

高麗書卷之二十一

使副使錄事並無常員六年罷金吾臺復以
御史臺為司憲臺置大夫中丞雜端侍御史
憲殿中侍御史司憲監察司憲十四年復改御
史臺靖宗十一年陞權知監察御史班在閣
門樞候上文宗定判事一人大夫一人扶正
三品知事一人中丞一人從四品雜端一人
侍御史二人並從五品殿中侍御史二人正
六品監察御史十人從六品文吏各唐宗十
一年詔知事雜端立本品行願神宗五年

史二人陞為參執忠烈王元年改監察司仍
改大夫為提憲中丞為侍丞侍御史為侍史
監察御史為監察史二十四年忠宣改為司
憲府改提憲復為大夫陞從二品侍丞復為
中丞增二人陞從三品侍史改內侍史殿中
侍御史改殿中內侍史監察史改監察內史
省為六人新置注簿一人正七品減知事雜
端尋復改監察司以內侍史復為侍御史殿
中內侍史為殿中侍御史監察內史為監察

高麗書卷之二十二

御史三十四年忠宣復改司憲府改大夫為
大司憲陞正二品中丞為執義陞正三品侍
御史為掌令陞從四品殿中侍御史為持平
陞正五品監察御史為糾正增十四人其四
兼官仍從六品忠宣王三年降大司憲正三
品執義從三品後復改監察司以大司憲為
大夫恭愍王五年復改御史臺大夫如故改
執義為中丞省一人掌令為侍御史持平為
殿中侍御史降從五品糾正為監察御史十

一年復改監察司仍復改中丞為執義侍御史為掌令殿中侍御史為持平陞正五品監察御史為糾正十八年復稱司憲府改大夫為大司憲草執義置知事兼知事從三品掌令改侍史持平改雜端降從五品加置兼糾正二十一年革知事復置執義改侍史復為掌令雜端為持平 吏屬文宗置錄事三人今史四人書今史六人計史一人知班二人記官六人算士一人記事十人所由五十人

市廳奉正七年

開城府成宗始置尹顯宗罷府置縣今文宗從梅開城府置知府事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併給田都監及五部於開城府掌都城內判府尹一人從二品尹二人一兼官正三品少尹三人一兼官正四品判官二人正五品記室參軍二人正七品並隨品帶繕工職事別置開城縣今掌都城外恭愍王五年改定尹從二品少尹正四品判官正五品參軍正七品縣令亦正七品縣丞正八品十五年加

置別府事俸在尹上亦從二品恭讓王元年今掌家舍財物追倍二年俸中朝應天府直中中書省例今本府直報都評議司且擢用孝子順孫旌表義夫節婦勸導大小學校以養人才禁惡逆奸偽以正風俗又掌農桑戶贈田土適欠宿債牧民之任 藝文館掌制撰詞命太祖仍兼封之制置元鳳省後改學士院有翰林學士顯宗改為翰林院文宗定判院事宰臣兼之學士承旨一

市廳奉正七年

人正三品學士二人正四品侍讀學士一人侍講學士一人直院四人其二權務醫官二人肅宗十一年削定負吏學士承旨學士並正三品侍講學士侍講學士並正四品諸兼本院官並令本品行頭諸知制誥亦立本品行頭諸知制誥之內知制誥後繼直院為八品高宗七年復以直院為權務忠烈王元年改吏輪署二十四年忠宣即直史館一人直文翰一人吏用直吏輪署

又總政事使太常寺選法尋改爲詞林院委
以出納之任學士承旨陞從二品學士二人
正三品侍讀侍講學士各一人從三品新置
待制一人正四品尋復改文翰署後改學士
爲司學三十四年忠宣併文翰史官爲藝文
春秋館仍以古文館進賢館書籍店併焉置
大詞伯三人從二品詞伯二人正三品直詞
伯二人正四品應教二人正五品供奉二人
正六品已上並兼官脩撰二人正七品注簿

二人正八品檢閱二人正九品忠宣王三年
改詞伯爲提學忠肅王十二年分藝文春秋
爲二館藝文館置脩撰注簿各一人檢閱二
人後改供奉正七品脩撰正八品檢閱正九
品恭愍王五年復稱翰林院置學士承旨正
三品待制正五品供奉一人正七品檢閱一
人正八品直院二人正九品九年加置大學
士二人十一年復稱藝文館改大學士爲大
提學從二品置提學正三品直提學正四品

應教正五品供奉仍正七品脩撰正八品檢
閱降正九品十八年提學例改學士二十一
年復改提學恭讓王元年復併爲藝文春秋
館吏屬文宗置錄事二人承事郎二人待
詔二人記官一人書手一人

春秋館掌記時政國初稱史館監修國史侍
中兼之修國史同修國史二品以上兼之脩
撰官翰林院三品以下兼之直史館四人其
二權務後陞直館爲八品高宗復以直館爲

權務官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併於文翰署
爲藝文春秋館忠肅王十二年分藝文春秋
爲二館春秋館置脩撰注簿各一人檢閱二
人後改供奉正七品脩撰正八品檢閱正九
品又有領館事監館事首相爲之知館事同
知館事二品以上爲之充脩撰官充編修官
兼編修官三品以下爲之恭愍王五年復稱
史館置編修官一人正七品檢閱一人正八
品直館二人正九品十一年復稱春秋館供

奉正七品脩撰正八品檢討正九品祿王
元年史官崔蠲等上書曰史官之任君上之
言行政事百官之是非得失皆得直書以示
後世而垂勸戒故自古有國家者莫不以史
職爲重本朝設書文春秋館選有文行者八
人同任史翰之職又置兼官以領之所以重
其任也近年以來史翰歧而爲二兼官亦不
供職但以供奉以下四人當之不能備記非
國家置史之本意也願自今以史翰八人同

其職任各修史草二本秩滿當遷一納于館

一藏于家以備後考兼官克脩撰官以下各
據見聞錄爲史草悉送史館又本館直隸京
外大小衙門凡所施爲之事一一錄之以憑
記錄衆爲恒式從之 吏屬文宗置書寫四
人記官一人

實文閣睿宗十一年禁中作清燕閣選置學
士直學士直閣各一人朝夕講論經書學士
親提三品直學士親從四品直閣親從六品

又置校勘四人其二以御書院校勘充之其
二以職事兼之尋以清燕閣在禁內學士直
宿出入爲難就其旁別置閣改官號曰寶文
加置待制官班視給舍直賜金紫仍修紅樓
下南廊爲學士會講之堂賜號曰精義就其
左右爲休息之所充其選者皆一時豪傑又
置提舉同提舉管勾同管勾皆以中樞內臣
兼之後加置大學士一人毅宗五年始置文
牒所於寶文閣以文士十四人及寶文閣校

勘專掌其事命司空林光爲別監忠烈王元

年改寶文署二十四年忠宣併於同文院宗
以同文院爲丙科雜務官使一人三品兼忠
之副使一人五品兼之錄事四人二兼官忠
肅王元年潘王鈞旨復置寶文閣大提學從
二品提學正三品直提學正四品恭愍王五
年改大提學爲大學士誠懷學政直提學爲
直學士置待制正五品下一年復改大學士
爲大提學復置提學政直學士爲直提學誠
宗制置直閣正四品十八年提學例改學士

文德殿為修文殿延英殿為集賢殿文德延

英古有大學士學士今隨殿改號神宗二年

凡帶學士職者並許侍臣之列舊制雖帶

學士非臺諫知制誥則不得與侍從至是中

書奏改之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置弘文館

學士直學士又復置崇文館學士仍改修文

殿為館尋復改為殿二十九年改學士為司

學後並廢之置右文館進賢館三十四年併

右文進賢館於文翰署尋復置右文館大擬

年詔諸殿學士立本品行頭仁宗十四年改

殿大學士秩從二品學士正四品睿宗十一

年詔諸殿學士立本品行頭仁宗十四年改

殿大學士秩從二品學士正四品睿宗十一

年詔諸殿學士立本品行頭仁宗十四年改

殿大學士秩從二品學士正四品睿宗十一

年詔諸殿學士立本品行頭仁宗十四年改

殿大學士秩從二品學士正四品睿宗十一

年詔諸殿學士立本品行頭仁宗十四年改

殿大學士秩從二品學士正四品睿宗十一

年詔諸殿學士立本品行頭仁宗十四年改

學正二品提學正三品直提學正四品直提

學大提學從二品提學直提學同右文恭隱

王五年廢兩館置修文殿集賢殿大學士直

學上十一人復置右文館進賢館大提學提

學直提學十八人復置修文殿集賢殿例改

提學為學士二十一年復置右文進賢館改

學士為提學

成均館學儒學教誨之任成宗置國子監有

國子司業博士助教大學博士助教四門博

士助教文宗定提舉同提舉管勾各二人判

事一人皆兼官祭酒一人秩從三品司業一

人從四品丞從六品國子博士二人正七品

大學博士二人從七品注簿從七品四門博

士正八品學正二人學錄二人並正九品學

諭四人直學二人書學博士二人算學博士

二人並從九品睿宗十一年改判事為大同

成從三品祭酒降正四品忠烈王元年改國

子仍改祭酒為典簿司業為司藝二十四年

忠宣改成都監陞大司成正三品復改典酒
為祭酒司藝為司業國子博士為成均博士
加置明經博士明經學諭三十四年忠宣改
成均館刪定貢吏置祭酒一人從三品樂正
一人從四品丞一人從五品成均博士二人
正七品諄諭博士二人從七品進德博士二
人從八品學正二人學錄二人並正九品直
學二人學諭四人並從九品後復置大司成
正三品樂正改司藝丞改直講進德博士陞
正八品恭愍王五年復稱國子監大司成正
三品祭酒從三品司業從四品直講從五品
國子博士正七品大學博士從七品四門博
士明經博士並正八品律學博士從八品學
正學錄正九品直學學諭書學博士明經學
諭算學博士律學助教從九品十一年復稱
成均館改司業為司藝國子博士為成均博
士四門博士為諄諭博士陞從七品十八年
改祭酒為司成 吏屬文宗置書史二人記

官二人
典校寺掌經籍祝疏國初稱內書省成宗十
四年改秘書省有監少監丞郎校書郎正字
文宗定判事秩正三品文宗五年內史門下
省奏請同判事丞郎校書郎正字
人從四品丞二人從五品郎一人從六品校
書郎二人正九品正字二人從九品校勘二
人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改秘書監藏判事
降丞為從六品郎從七品併留院官校勘
文宗定御書院知院事副知院事判院事
院二人檢計官二人留院官二人知書二人
書手二十人三十四年忠宣降為典校署為藝文
館所轄丞一人正五品郎一人正七品校勘
一人正九品又置權知校勘十二人後陞為
典校寺置判事正三品令從三品副令從四
品丞從五品郎正七品注簿正八品校勘正
字並從九品恭愍王五年復稱秘書監改令
為監副令為少監置著作郎二人正七品郎
增二人降從七品復置秘書郎四人正八品

校勘陞正九品判事丞正字如故十一年復稱典校寺改監爲今少監爲副今革著作郎陞郎爲正七品革校書郎置注簿正八品校勘復降從九品餘並仍十八年復用五年官制二十一年復用十一年官制 吏屬文宗置主事一人令史一人書藝十人記官二人書手十五人

通禮門掌朝會儀禮穆宗朝有閣門使副使祗候文宗定判事秩正三品知事兼官使正

高麗書七十六

三十三

五品引進使二人正五品引進副使從五品閣門副使正六品通事舍人四人祗候四人正七品權知祗候六人睿宗十一年詔知閣門事立本品行頭神宗五年祗候文吏各三人陞爲叅秩忠烈王元年改通禮門二十四年忠宣復改爲閣門判事以下皆復舊制唯祗候增爲八人減權知祗候三十四年忠宣改爲中門改定貧吏使二人正三品副使二人正四品判官二人正五品舍人二人正六

品祗候十四人其四以郎將兼之從六品後復改通禮門以使爲判事恭愍王五年復改閣門判事如故知事從三品引進使正四品引進副使正五品通事舍人祗候並從六品十一年復改通禮門引進使改副使引進副使改判官通事舍人改舍人十八年復改閣門又改副使爲引進使判官爲引進副使舍人爲通事舍人二十一年復稱通禮門仍改稱副使判官舍人 吏屬文宗置承旨四人

高麗書七十六

三十四

聽頭二十人記官一人

典儀寺掌祭祀贈謚穆宗朝有大常卿少卿博士司儀齋郎文宗以大常府爲丙科權務官使一人三品兼之副使一人五品兼之錄事四人亦兼官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改大常府爲奉常寺置卿二人秩正三品少卿一人正四品丞一人正五品博士一人從七品大祝一人奉禮郎一人並正九品三十四年忠宣改爲典儀寺置領事二人皆兼官改卿

爲今省一人少卿爲副今增二人丞仍一人
革博士大祝奉禮郎置注簿一人正六品直
長二人正七品錄事二人正九品後置判事
正三品降今從三品丞從五品恭愍王五年
改大常寺改今爲卿副今爲少卿革注簿復
置博士陞正六品判事丞直長錄事如故十
一年復稱典儀寺又改卿爲今少卿爲副今
降從四品革博士復置注簿餘並仍十八年
復稱大常寺改今爲卿副今爲少卿陞正四

品注簿爲博士二十一年復用十一年官制

吏屬文宗置記事書者

宗簿寺掌族屬譜牒穆宗朝有殿中省監少
監丞內給事文宗定判事秩正三品監一人
從三品少監一人從四品丞二人從五品內
給事一人從六品後改殿中寺改監爲尹少
監爲少尹忠烈王二十四年改宗正寺革判
事改尹爲卿少尹爲少卿丞內給事仍舊新
置注簿從七品後改殿中監復稱尹少尹忠

宣王二年改爲宗簿寺置判事正三品令從
三品副今從四品丞從五品注簿從七品恭
愍王五年復稱宗正寺改今爲卿副今爲少
卿十一年復稱宗簿寺又改卿爲今少卿爲
副今十八年復稱宗正寺例改爲卿少卿二
十一年復稱宗簿寺仍改爲今副今 吏屬
文宗置主事四人令史四人書令史四人記
官四人算士一人

衛尉寺掌儀物器械太祖元年置內軍卿光

宗十一年改內軍爲掌衛部後稱司衛寺咸
宗十四年改衛尉寺文宗定判事秩正三品
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一人從四品丞二人從
六品注簿二人從七品忠烈王二十四年忠
宣革判事增卿爲二人減丞一人尋改卿爲
尹少卿爲少尹三十四年忠宣併於吏部忠
惠王元年復置判事正三品令從三品少尹
從四品丞從六品注簿從七品恭愍王五年
改今爲卿少尹爲少卿十一年復改卿爲尹

少卿為少尹十八年復改尹為卿少尹為少卿二十一年復改為尹少尹恭讓王元年罷併於重房 吏屬文宗置書史六人記官司僕寺掌典馬廐牧文宗定大僕寺判事秩正三品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一人從四品丞一人從六品注簿二人從七品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草判事卿為二人三十四年忠宣改司僕寺以尚乘典牧諸牧監併焉置領事一人從二品兼之正二人其一兼官正三品副正二人其一兼官正四品丞二人正五品直長二人正七品後改定判事正三品副今從四品丞從六品直長從七品恭愍王五年復稱大僕寺革副今置卿從三品改直長為注簿判事丞如故十一年復稱同僕寺改卿為正加置副正從四品復改注簿為直長十八年復稱大僕寺又改正為卿副正為少卿直長為注簿二十一年復稱司僕寺又改為正副正直長 吏屬文宗置書史四人記

官一人禮賓寺掌賓客燕享太祖四年置禮賓省成宗十四年改客省後復改禮賓省文宗定判事秩正三品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一人從四品丞二人從六品注簿二人從七品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改典客寺革判事增卿為二人減丞為一人尋改禮賓寺改卿為尹少卿為少尹三十四年忠宣復改典客寺置領事二人兼官改卿為今陞正三品少卿為副今增二人陞正四品丞增二人陞正五品注簿陞正七品後改定判事正三品今從三品副今從四品丞從六品注簿從七品錄事從八品恭愍王五年復稱禮賓寺改今為卿副今為少卿十一年復稱典客寺改卿為今少卿為副今十八年復稱禮賓寺例改為卿少卿二十一年復稱典客寺又改為今副今恭讓王二年復改禮賓寺 吏屬文宗置書史八人今史八人記官四人算士一人承旨四人

孔目十五人 都衙十五人

典農寺掌供案盛穆宗時有司農卿後廢之
忠宣王置典農司其司貲吏出使者皆稱務
農盜鐵使尋改為儲積倉恭愍王五年復置
司農寺判事秩正三品卿從三品少卿從四
品差從五品注簿從六品直長從七品十一
年改典農寺改卿為正少卿為副正革直長
十八年復稱司農寺又改正副正為卿少卿
復置直長十九年置籍田官今一人肆本寺

二十一年復稱典農寺仍復為正副正

內府寺掌財貨廩藏文宗定大府寺判事秩
正三品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知
事兼官丞二人從六品注簿四人從七品忠
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改外府寺革判事增卿
二人減少卿一人丞一人注簿二人後復稱
大府寺改卿為尹少卿為少尹三十四年忠
宣改內府司改卿為今陞正三品少尹為副
今增二人陞正四品丞復增二人陞正五品

注簿陞正七品復改內府寺置判事正三品
今降從三品副今降從四品差降從五品注
簿降從七品恭愍王五年改大府監改今為
卿副今為少卿降差從六品十一年復稱內
府寺改卿少卿為今副今十八年復稱大府
寺仍復為卿少卿二十一年復稱內府寺又
改為今副今 吏屬文宗置書史十二人計
吏一人記官六人幕士一人
小府寺掌工技寶藏太祖仍泰封之制置物

二十一年改為寶泉後改小

鐵省有今卿光宗十一年改為寶泉後改小
府監有監少監丞注簿文宗定判事秩從三
品監一人正四品少監一人從四品丞二人
從六品注簿二人從七品忠烈王二十四年
忠宣改內府監革判事陞監從三品三十四
年忠宣併於繕工司忠憲王元年復置為小
府寺判事正三品尹從三品少尹從四品丞
從六品注簿從七品恭愍王五年復稱小府
監改尹為監少尹為少監十一年復稱小府

寺改監少監為尹少尹十八年復稱少府監
又改為監少監二十一年復稱小府寺仍復
為尹少尹肅讓王二年罷之委其任於內府
寺 吏屬文宗置監吏六人記官四人算士
一人

軍資寺掌軍需儲積恭讓王二年革小府寺
置軍資寺又革轉輸都監其錢穀文書悉委
之判事正三品尹從三品少尹從四品丞從
六品注簿從七品

繕工寺掌土木營繕穆宗朝有將作監監少
監丞注簿文宗定判事秩從三品監一人正
四品少監一人從四品丞二人從六品注簿
二人從七品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改繕工
監草判事陞監從三品三十四年忠宣改繕
工司以小府宮闕都監倉庫都監燃燈都監
國贖併焉置領事一人從二品改監為令增
三人陞正三品少監為副令增三人陞正四
品陞丞正五品注簿正七品自領事注簿

皆兼官後改繕工寺改定判事正三品令從
三品副令從四品丞從六品注簿從七品恭
愍王五年復稱將作監改令為監副令為少
監十一年復稱繕工寺改監為令少監為副
今十八年復稱將作監又改令副令為監少
監二十一年復稱繕工寺仍復為令副令兼
繕工正元年趙浚建議繕工務劇負少以重廢
上大將軍郎別將兼判事以下官 吏屬文
宗置監作六人記官三人算士一人

司宰寺掌魚梁川澤文宗定司宰寺判事秩
正三品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一人從四品丞
二人從六品注簿二人從七品忠烈王二十
四年忠宣改司津監革判事改卿為監少卿
為少監尋復稱司宰寺改監為尹少監為少
尹三十四年忠宣改都津司刪定負吏令三
人其一兼官正三品長三人其一兼官正四
品丞二人正五品注簿二人正七品後復改
司宰寺置判事正三品令降從三品革長置

副令從四品降丞從六品注簿從七品恭
王五年改令為卿副令為少卿十一年復改
卿為令少卿為副令十八年改司宰監復改
令副令為監少監二十一年復稱司宰寺仍
改為令副令 吏屬文宗置書史六人記官
二人算士二人

司永寺掌兵船軍忠宣王以都府署為都律
司所轄恭讓王二年罷都府署為司永署
改為寺判事正三品今從三品副令從四品

丞從六品注簿從七品三年都堂啓請於司
永寺依漢都船令例置都船指諭依齊官船
典軍例置官船典軍從之

軍器寺掌營造兵器穆宗朝有軍器監監少
監丞注簿文宗定判事秩從三品監一人正
四品少監一人從五品丞二人正七品注簿
四人正八品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章判事
省注簿二人五十四年忠宣併於民部恭
王五年復置軍器監判事正三品監從三品

少監從四品丞從五品注簿從六品直長從
七品十一年加置錄事正八品後改軍器寺
恭讓王元年趙浚建議軍器寺務劇員少以
重房上大將軍別將兼判事以下官 吏
屬文宗置監史八人記官四人算士二人

書雲觀掌天文曆數測候刻漏之事國初分
為六卜監太史局太卜監有監少監四官正
丞卜博士卜正太史局有令丞靈臺郎保章
正挈壺正司辰司曆監候顯宗十四年改太

卜監為司天臺文宗定司天臺判事秩正三
品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從四品春官正
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各一人從五品丞二
人從六品注簿二人從七品卜正一人卜博
士一人並從九品太史局判事一人知局事
一人今一人從五品丞一人從七品靈臺郎
二人正八品保章正一人挈壺正二人並從
八品司辰二人正九品司曆二人監候二人
並從九品肅宗十一年改司天臺為監忠烈

至元中改司天監爲觀候署後復改司天監
三十四年忠宣併太史局爲書雲觀刪定貢
吏置提點一人兼官正三品令一人正三品
正一人從三品副正一人從四品丞一人從
五品注簿二人從六品掌漏二人從七品視
日三人正八品司曆三人從八品監候三人
正九品司辰二人從九品後罷提點改今爲
判事餘並仍舊恭愍王五年復改司天監判
事以下並復文宗舊制但加置卜助教從九

書雲觀七十年 四十年

品又別立太史局令以下品秩亦復文宗舊
制十一年復併司天太史爲書雲觀改定貢
吏判事正三品正從三品副正從四品丞從
五品注簿從六品掌漏從七品視日正八品
司曆從八品監候正九品司辰從九品十八
年復分爲司天監太史局貢吏品秩用五年
官制二十一年復併爲書雲觀用十一年官

制
典醫寺掌醫藥療治之事穆宗朝有太醫監

監少監丞博士醫正文宗定判事秩從三品
監一人正四品少監二人從五品博士二人
丞二人並從八品醫正二人助教一人呪噤
博士一人並從九品醫針史一人注藥二人
藥童二人呪噤師二人呪噤工二人忠烈王
三十四年忠宣改司醫署改定貢吏置提點
二人兼官正三品令一人正三品正一人從
三品副正一人從四品丞一人從五品郎一
人從六品直長一人從七品博士二人從八

典醫寺七十年 四十年

品檢藥二人正九品助教二人從九品後改
典醫寺罷提點改今爲判事郎爲注簿恭愍
王五年復稱大醫監改正爲監副正爲少監
革檢藥十一年復稱典醫寺改監爲正少監
爲副正復置檢藥十八年復稱大醫監又改
正副正爲監少監二十一年復稱典醫寺仍
改爲正副正

通文館忠烈王二年始置之今禁內學官等
參外年未四十者習漢語禁內學官執書史

舊同文院也并為日學典
兩迎送謂之禁內九官時古人多起微賤
傳語之間多不以實懷奸濟私叅文學事金
垣建議置之後置司譯院以掌譯語

志卷第三十

高麗史七十七

志卷第三十一

高麗史七十七

百官二

寢園署掌守衛宗廟文宗定大廟署令一人
秩從五品丞二人正七品神宗五年陞令為
叅秩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改為寢園署屬
典儀寺今降正七品丞省一人降正八品後
又降令從七品丞從八品叅懸王五年復改

高麗史七十七

大廟署復陞令正五品丞從七品加置注簿
從八品十一年復改寢園署負吏如故十八
年復改大廟署二十一年復改寢園署吏
屬文宗置史四人記官二人

諸陵署掌守護山陵穆宗朝有諸陵署令丞
文宗定令一人秩從五品丞二人從七品神
宗五年陞令為叅秩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
為典儀寺所轄恭愍王五年只置丞仍從七
品十一年復置令從五品丞仍舊吏屬文

宗置史六人記官二人

司醢署掌供酒醴文宗定良醢署令二人秩正八品丞二人正九品後改為掌醴署肅宗三年復為良醢署忠烈王五年罷宣送酒色併於本署加置叅上叅外別監各一人三十四年忠宣改為司醢署置提點三人兼官正五品令仍二人其一兼官陞正五品丞仍二人其一兼官陞正六品加置直長一人正七品副直長一人正八品後罷提點降令正六

高麗書卷十七

十一

品丞正九品直長副直長如故恭愍王五年復改良醢署又陞令正五品丞正六品十一年復改司醢署負吏如故十八年復改良醢署二十一年復改司醢署吏屬文宗置史六人記官二人

司膳署掌供膳羞穆宗朝有尚食局奉御直長食醫文宗定奉御一人秩正六品直長二人正七品食醫二人正九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改司膳署以御廚別廚迎送併焉置

提點一人兼官正五品令三人其一兼官正

五品丞三人其一兼官正六品直長三人正七品副直長三人正八品後罷提點丞副直長降令為正六品復置食醫正九品恭愍王五年復改尚食局改令為奉御直長食醫如故十一年復改司膳署改奉御為令十八年復改尚食局復稱奉御二十一年復改司膳署又復稱令吏屬文宗置書令史四人記官二人第士一人雜路八人

高麗書卷十七

十一

奉醫署掌和御藥穆宗朝有尚藥局奉御侍御醫直長醫佐文宗定奉御一人秩正六品侍醫二人從六品直長二人正七品醫佐二人正九品醫針史二人藥童二人忠宣王二年改掌醫署後改奉醫署置令正六品直長正七品醫佐正九品恭愍王五年改尚醫局改令為奉御直長醫佐如故十一年復改奉醫署改奉御為令十八年復改尚醫局又改稱奉御二十一年復改奉醫署仍改為令恭

讓王三年併於典醫寺 吏屬文宗置書令
史二人算士二人

掌服署掌供御衣穆宗朝有尚衣局奉御直
長文宗定奉御一人秩正六品直長一人正
七品忠宣王二年改掌服署改奉御為令直
長如故恭愍王五年復改尚衣局改今為奉
御十一年復改掌服署改稱今十八年復改
尚衣局又稱奉御二十一年復改掌服署又
稱今恭讓王三年併於工曹 吏屬文宗置

書令史四人記官二人注衣一人

司設署掌供鋪設穆宗朝有尚舍局奉御直
長文宗定奉御一人秩正六品直長二人正
七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改司設署置提
點一人兼官正五品今二人亦正五品丞二
人正六品直長二人正七品副直長二人正
八品後罷提點降今正六品丞正九品罷副
直長恭愍王五年改尚舍署改今為奉御直
長承如故十一年復改司設署又改奉御為

今罷丞十八年復改尚舍署又改今為奉御
復置丞二十一年復改司設署仍改為今
吏屬文宗置書令史四人記官二人算士四
十人

奉車署掌內廐穆宗朝有尚乘局奉御直長
文宗定奉御一人正六品直長二人正七品
忠宣王二年改奉車署以奉御為今恭愍王
五年復改尚乘局以今為奉御十一年復改
奉車署又改奉御為今十八年復改尚乘局

又改稱奉御二十一年復改奉車署又改為
今恭讓王三年併於重房 吏屬文宗置書
令史四人承旨五十人

供造署掌御用器玩穆宗朝有中尚署今文
宗定今一人秩正六品丞二人正八品忠宣
王二年改供造署恭愍王五年復改中尚署
以今為奉御十一年復改供造署以奉御為
今十八年復改中尚署今承如故二十一年
復改供造署 吏屬文宗置史六人記官二

人第士一人

京市署掌勾檢市廛穆宗朝有京市署今文宗定今一人秩正七品丞二人正八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陞今權叅三十四年忠宣增丞爲三人叅愍王五年降丞從八品吏屬文宗置史三人記官二人

膳官署掌施宴饌膳穆宗朝有大官署今文宗定今二人秩從七品丞四人從八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改爲膳官署屬司膳署貢

額品秩仍舊恭愍王五年復改大官署十一年復改膳官署十八年復改大官署二十二年復改膳官署 吏屬文宗置史六人記官二人第士一人

掌冶署掌鑄冶之事文宗定今二人秩從七品丞二人正八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罷掌冶署置營造局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直長從七品忠宣王二年罷營造局復置掌冶署今從七品丞從八品恭愍王三年併於工

曹 吏屬文宗置史四人記官二人第士一人

都校署掌工作之事文宗定今二人秩從八品丞四人正九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罷都校署置雜作局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直長從七品忠宣王二年罷雜作局復置都校署今正八品丞正九品恭愍王五年降今從八品恭愍王三年併於繕工寺 吏屬文宗置監作四人書令吏四人記官二人

典樂署掌教閱聲律穆宗朝有大樂署今文宗定今一人秩從七品丞二人從八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改爲典樂署屬紫雲坊改定貢吏置今二人正七品長二人從七品丞二人史二人並從八品直長二人從九品坊亦是年置有提點一人正五品使一人正五品副使一人正六品判官二人正七品罷後降今從七品罷長陞直長從七品加置副直長從九品恭愍王五年復改大樂署今仍從七品復置長亦從七品史丞仍從八品

直長復降從九品罷副直長十一年復改典樂署負秩並仍十八年復改大樂署二十一年復改典樂署韓王三年別置雅樂署習宗廟樂歌 吏屬文宗置史六人記官二人內園署掌諸園苑文宗置令二人秩從七品丞二人從八品忠烈王三十四年為司膳署所轄增丞為四人 吏屬文宗置史四人記官二人算士一人 供驛署掌諸道程驛文宗定令二人秩從七品丞二人從八品恭讓王二年司憲府啓供驛署主鋪馬起發而每於私所開印移文人輕職要請托易行驛馬日減驛卒日散願自今令常坐公廳必據都堂公牒印給 吏屬文宗置史四人記官二人算士四十人典廐署掌飼雜畜穆宗朝有典廐署令文宗定令一人秩從七品丞二人從八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為典儀寺所轄 吏屬文宗置史三人記官二人算士一人

掌牲署掌薦犧牲文宗置令一人秩從八品丞二人正九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併雜織署為織染局屬繕工司置使二人其一兼官從五品副使一人從六品直長一人從七品後忠宣以織染等事闕廢令內謁者監內侍伯內謁者長源亭直各二人任其事二年分為都染署復置令正八品丞正九品 吏屬文宗置史四人記官二人 雜織署掌織雜文宗定令二人秩正八品丞二人正九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併於都染署為織染局後復置雜織署令丞如故 吏屬文宗置史四人記官二人 司儀署掌贊禮文宗定令一人秩正八品丞二人正九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增令為二人降從八品丞仍二人降從九品 吏屬

文宗置史四人記官二人

守官署掌供帳幕文宗置今二人秩正八品
丞二人正九品沿革未改 吏屬文宗置史
六人記官三人幕士五十人

典獄署掌獄囚國初始置典獄署成宗十四
年改為大理寺有評事文宗復改為典獄署
置今一人秩正八品丞二人正九品忠宣王
罷恭愍王十一年復置今從八品丞從九品
吏屬文宗置史二人記官三人

大倉署穆宗元年有大倉署今文宗定今二
人秩從七品丞四人從八品沿革未改 吏
屬文宗置史五人記官四人幕士二人
大盈署文宗定今一人秩從七品丞二人沿
革未改 吏屬文宗置史三人記官二人幕
士一人

豐儲倉掌供上米康文宗時京城有左右倉
以近侍為別監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改右
倉為豐儲倉置使一人秩正五品副使一人

正六品丞一人正七品恭愍王降使從五品

副使從六品丞從七品增置注簿從八品

廣興倉掌百官祿俸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

改左倉為廣興倉置使一人秩正五品副使

一人正六品丞一人正七品恭愍王降使從

五品副使從六品丞從七品增置注簿從八

品

料物庫掌御廩米穀忠宣王二年改脩用司

為料物庫置使秩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注簿

從八品

義盈庫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置使一人秩

從五品副使一人從六品直長一人從七品

恭愍王增置注簿從八品

長興庫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以大府上庫

為長興庫置使一人秩從五品副使一人從

六品直長一人從七品恭愍王降使從六品

革副使直長置注簿從八品

常滿庫忠宣以大府下庫為常滿庫置使一

人秩從五品副使一人從六品直長一人從七品恭愍王降使從六品軍副使直長置注庫從八品

內庫文宗置使一人秩從六品副使二人正八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以使為權叅吏屬文宗置吏四人承旨二十人

內房庫忠宣王元年併雲臻倉於富興倉尋改為義成倉置使秩從五品副使從六品丞從七品忠肅王十二年改為內房庫罷貲吏

十七年復為義成倉置貲吏委糾正監之恭愍王四年復稱內房庫罷職官及糾正置提舉別監

德泉庫忠宣王時有德泉倉使秩從五品副使從六品丞從七品忠肅王十二年改為德泉庫罷貲吏十七年復置貲吏委糾正監之恭愍王四年罷職官及糾正置提舉別監義盈倉恭愍王置丞秩從七品注簿從八品常積倉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始置之使一

人正五品副使一人正六品丞一人正七品沿革未攷

寶興庫忠肅王後八年忠惠王私置之忠惠後四年罷有備倉併於本庫忠穆王罷之以其所聚土田奴婢還本處

從七品注簿從八品

典解庫恭愍王五年置令秩從七品丞從八品十一年革今十八年復置今

架閣庫掌藏圖籍恭愍王五年置丞秩從七

品注簿從八品

惠濟庫恭愍王十一年置令秩從七品丞從八品錄事從九品

義濟庫恭愍王十年置令秩從七品丞從八品錄事從九品恭讓王三年併於惠濟庫

資贍司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置濟用司和事二人秩正五品使四人其二兼官正五品副使二人其一兼官正六品丞二人正七品忠宣王二年改為資贍司革知事陞使從四

品副使正五品革丞置注簿正八品尋罷之
恭讓王四年置資贍諸貨庫尋又罷之

寶源解典庫恭愍王十八年置使秩從五品
副使從六品丞從七品注簿從八品錄事從
九品恭讓王三年併供辦署濟用庫於本庫
恭讓會罷准備
色單濟用庫

大清觀忠宣王置判官秩從九品主藏燕凡
出征必禡于本觀恭愍王將討紅賊制大燕
設官為燕赤辛禡三年以燕赤每政教用其

弊不細汰之

五部太祖二年立東南西北
中五部文宗定五部使

一人四品以上副使一人五品以上錄事各

二人甲科權務後五部錄事陞八品高宗四

年改置判官二人錄事二人搜檢亡卒七年

以錄事復為權務後復置副使忠烈王十三

年改副使為副令秩從六品三十四年忠宣

併於開城府忠惠王元年復置五部令後改

今為副令恭愍王五年改定五部今從六品

錄事權務十一年改今為副令十八年復改
為今

延慶宮提舉司文宗定延慶宮使一人副使

一人錄事二人丙科權務忠宣王五年始置

提舉司提舉一人副提舉二人提控二人正

七品司鑰八人正八品司涓八人正九品

吏屬文宗置記事二人記官二人史二十人

掖庭局國初稱掖庭院成宗十四年改掖庭

局文宗定官制內謁者監一人正六品內侍

伯一人正七品內謁者從八品監作一人書

令史記官給使三人又南班之職本限七品

職事貲凡三十六人內殿崇班四人正七品

東西頭供奉官各四人從七品左右侍禁各

四人正八品左右班殿直各四人從八品殿

前承旨八人正九品又有殿前副承旨尚乘

內承旨副內承旨為南班初入仕路唐宗十

一年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副承旨為三

班備職尚藥內承旨為三班奉使副內承旨

為三班借差忠烈王四年金周鼎建議以內
 察不可皆令廢事擇人為中閤色內察傳命者無金直
 不知始於何代三十四年忠宣改為內調司
 置伯二人正五品今二人從三品正二人正
 四品副正二人從四品僕二人正五品謁者
 二人從五品丞二人正六品直長二人從六
 品內殿崇班四人正七品東頭供奉官四人
 西頭供奉官四人並從七品右侍禁四人左
 侍禁四人並正八品右班殿直四人左班殿
 直四人並從八品內班從事四人從九品忠
 宣王元年罷內謁司復為掖庭二年改為卷
 庭後復改掖庭置內謁者監正六品內侍伯
 正七品內謁者從八品又置內殿崇班從七
 品東頭供奉官西頭供奉官從七品左侍禁右侍
 禁左班殿直右班殿直並從八品內班從事
 從九品
 內侍府忠烈王五年改宦官職設內詹事內
 常侍內侍監內承直內給事官闕丞奚官令

後置內侍府秩比開城府判事一人正二品
 檢校三人同判事一人從二品檢校三十二
 人知事一人正三品檢校三十八人僉事一
 人從三品檢校二十八人同知事二人正四
 品同僉事二人從四品左承直二人正五品
 右承直二人從五品左副承直一人正六品
 右副承直一人從六品司謁一人正七品謁
 者一人從七品官闕丞一人正八品奚官令
 一人從八品給事一人正九品通事一人從
 九品卒禍罷之恭讓王復之階三品
 內職
 內職國初未有定制后妃而下以某院某宮
 夫人為號顯宗時有尚宮尚寢尚食尚針之
 職又有貴妃淑妃等號靖宗以後或稱院主
 院妃或稱宮主文宗定官制貴妃淑妃德妃
 賢妃並正一品身命婦公主大長公主正一
品國大夫人正三品郡大夫
 人郡君正四品 忠宣王改宮主為翁主忠惠
 以後後宮女職尊卑無等私婢官妓亦封翁

主宅主

宗室諸君 異姓諸君

國初宗親稱院君大君顯宗以後封公侯下者爲元尹正尹或有兼尚書中書令又或帶大尉司徒司空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改官制定大君院君正一品諸君從一品元尹正二品正尹從二品忠宣王二年教曰元尹正尹古之高爵自今宗親除之者坐於政丞之上異姓坐於本品之列恭愍王五年復置公

侯十一年復用忠宣之制恭讓王三年憲府上疏曰宗親不任以事古之制也近年多帶成衆愛馬倉庫官司提調乞皆停罷以尊王親其元尹正尹年滿十五歲許除授其未滿者雖制下毋得受祿從之

異姓諸君初用公侯伯子男之號忠宣王改官制定諸君從一品元尹從二品正尹正三品恭愍王五年改諸君爲公侯伯十一年改府院君正一品諸君從一品

東宮官

顯宗十三年立太子置師保及官屬司議郎一人司直一人通事舍人二人丞注簿錄事各一人文宗八年命有司選三品官之孫五品以上官之子二十人爲東宮侍衛公子五品官之孫七品以上官之子十人爲侍衛給使求爲定制二十二年置大師大傅大保各一人從一品少師少傅少保各一人從二品賓客四人正三品左右庶子各一人正四品

左右諭德各一人正四品侍讀學士侍讀學士各一人從四品左右贊善大夫各一人中舍人一人中允一人並正五品院馬一人典內一人並從五品文學一人司議郎一人並正六品侍讀事一人詹事府知府事一人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一人從三品丞一人正六品司直一人正七品注簿一人從七品錄事一人正九品又置家令一人從四品僕一人從五品內直郎一人從六品官門郎從

六品率更寺事率更令從五品率更士二人
藥藏郎一人正六品藥藏丞正八品左右司
禦率府率副率左右監門率府率副率左右
清道率府率副率左右內率府率副率又有
侍衛上大將軍肅宗三年立太子備宮僚依
又宗之制肅宗十一年定太子官屬大少師
傅保賓客庶子諭德侍講侍讀學士贊善中
舍人中允詹事小詹事率更令品秩並依文
宗之制餘並不置仁宗九年立詹事府左右
詹事各一人司直一人注簿一人錄事一人
春坊通事舍人二人神策副使以文武官子
弟三十餘人充春坊侍衛公子給使忠烈王
二年置世子詹事府丞司直注簿錄事各一
人又置春坊通事舍人一人三年置世子師
傅保貳師調護詹事府知事左右贊德左右
庶尹其餘官皆置之三十四年忠宣置世
子府諮議一人正三品兼官翊善一人正五
品伴讀一人從五品直講一人正六品丞一

人從六品司直一人從六品記室將軍二人
正七品參議王二年置知書院同知書院及
侍學尋改知書院為世子左右師同知書院
為左右賓客侍學三品為左右輔德四品為
左右弼善五品為左右文學六品為左右司
經三年置澄源堂改世子左右司經為澄源
室左右司經又立春坊院專掌東宮事務置
知院事一人正四品左右衛率各一人正五
品以武官為之諮議一人正六品洗馬一人
正七品長史一人從七品 吏屬顯宏置書
令史二人掌固二人文崇置令史二人書令
史一人書藝二人計史一人記官二人書手
二人書者四人
諸妃主府 諸王子府
凡冊封妃主則必立殿置府備僚屬文案定
官制府置左右詹事少詹事注簿錄事各一
人令史書令史書藝各一人記官二人殿置
通事舍人二人給事二十人忠烈王加置府

諸王子必置府備僚文宗定官制諸王府典
籤一人從八品錄事一人從九品書藝一人
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改官制王子府置翊
善一人正五品伴讀一人正六品直講一人

從六品記室叅軍一人正七品妃父及尚公主者亦立府置典籤錄事

諸司都監各色

都評議使司國初稱都兵馬使文宗定官制
政堂文學知門下省事爲之使以六樞密及
贓事三品以上爲之副使六人正四品以上
卿監侍郎爲之判官六人少卿以下爲之錄
事八人甲科推務吏屬有記事十二人記官
兵馬使爲都評議使司一人忠烈王五年改都
議故有合坐之名事元以來多倉卒會議
密直每爲合坐恭愍王元年令五軍錄事皆
勾都評議使司兼廣平昌時都評議司六色
宰改爲吏禮刑兵工六務錄事又知印二

十員分十人爲知印十人爲宣差尹皆兼部
外又以開城軍德慈惠府判事及尹皆兼部
評議司恭讓王二年加置經歷司以統六房
歷一入三品都事一人五品皆以文官爲
臣爲之又以各年貢舉雜業不仕者屬爲
吏階七入品以任貢舉雜業不仕者屬爲
直司正貲爲判司事同判司事兼之四年各
商議及開城府藝文館貲不許兼之四年各
司受稟公事皆令直武目都監文宗定使二
報都堂勿緯六曹武目都監文宗定使二
四人正三品以上判官六人五品以上銜事
八人甲科補務忠宣王二年教曰武目掌邦
國重事其以食議政兼判三司事兼爲使
議贊成事三司左政使食議評理爲使
知密直以下爲使又三軍都摠制府掌王
置商談式司都監事三軍都摠制府掌王
前軍後軍只重中軍左軍右軍爲三軍都
制商統中學事以兵田散官及居新舊京

府有都萬戶一六品六房典史各三人巡軍萬戶
提調一人判事三十八年改爲司平巡衙府置
人評事官五人辛補復改爲巡軍萬戶府
讓王元年使尚瑞司攝政房吏萬戶府
穿捕盜禁亂尚瑞司攝政房吏萬戶府
端司判事四人兩府兼之尹一人代言兼之
少尹一人丞法簿直長錄事各二人亦皆以
他官印符郎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定印符
兼之印符郎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定印符
郎二人秩從承旨房十四年忠宣罷承旨房
六品尋遷之承旨房十四年忠宣罷承旨房

[illegible]

[illegible]

行從都監元宗五年置有判事田民辨正
都監元宗十年置有使副使忠烈王十四年
華僑七年又置十四年又以戰艦兵糧都監
考嚴林堅味占奪田民置之
元宗十金函造成都監元宗十年置房庫監傳別
監元宗十四年置以內傳泰上泰外各二濟
州逃漏人物推刷色忠烈王鋪馬劄字色忠烈
王二寡婦處女推考別監忠烈王二年改為
年置寡婦處女推考別監附軍行聘別監
時國家多用武人為宰相凡有建置有相獨
與上色錄事撰定其名故鄙拙可笑類此
農務都監忠烈王燦燈都監忠烈王五年罷

都監恭愍王二十一年
熙殿各置供辦都摠都監恭愍王二十二年
火燭都監辛禕三年判李崱茂寬建坊里軍
成都監明宗四年制左蘇白岳山右蘇白馬
幸禍四年議欲還都以圖史有三蘇折給鄰
創建官閣之文置三條造成都暨
監坐分給土地以均田里辛昌又置推徵色
幸禍十年貢賦威靈都監辛禕十年譯人
縣通欠貢賦威靈都監辛禕十年譯人
獻議點牛色辛禕十年別酒色別鞍色
置十一十學轉禮學于成均館樂學于興賢
卒置

寺兵學于軍候西律學于典法字學于典義
寺醫學于典醫寺風水陰陽等學于書雲
吏學于漢文都監恭愍王三年改漢語都
司諱院恭讓王諸宮殿官兼務文宗置使
子朝見色恭讓王諸宮殿官兼務文宗置使
使副使錄事或只置直或只置諸陵直雜擔
錄事恭愍王罷便餘並仍之
諸真殿直雜擔諸館直雜擔諸壇直雜擔諸
神廟直雜擔諸牧監直丙科諸宴直丙科諸
亭院直務

西班

太祖初有馬軍將軍大將軍是武職也二年

置六衛穆宗五年備置六衛職貢後置鷹揚
 龍虎二軍在六衛之上後又設重房使二軍
 六衛上大將軍皆會焉毅明以降武臣用事
 重房之權益重忠宣罷而旋復終高麗之世
 不能廢焉至恭讓王時二軍六衛並稱八衛
 鷹揚軍一領軍置上將軍一人正三品大將
 軍一人從三品領置將軍一人正四品王大將
 軍將軍為議中郎將二人正五品郎將二人正
 六品別將二人正七品散貲三人正八品尉
 二十人正九品隊正四十人鷹揚龍虎二軍
上大將軍將軍攝從將軍中郎將以下
亦稱近仗又鷹揚軍上將軍兼軍簿典書者
攝班主
 龍虎軍二領軍置上將軍一人正三品大將
 軍一人從三品每領置將軍各一人正四品
 中郎將各二人正五品郎將各五人正六品
 別將各五人正七品散貲各五人正八品尉
 各二十人正九品隊正各四十人忠宣王改
龍虎為虎
 復改鷹揚龍虎軍後

左右衛保勝十領精勇三領衛置上將軍一
 人正三品大將軍一人從三品每領置將軍
 各一人正四品中郎將各二人正五品郎將
 各五人正六品別將各五人正七品散貲各
 五人正八品尉各二十人正九品隊正各四
 十人以下皆稱
各品之從諸衛同
 神虎衛保勝五領精勇二領衛置上將軍一
 人正三品大將軍一人從三品每領置將軍
 各一人正四品中郎將各二人正五品郎將
 各五人正六品別將各五人正七品散貲各
 五人正八品尉各二十人正九品隊正各四
 十人
 興威衛保勝七領精勇五領衛置上將軍一
 人正三品大將軍一人從三品每領置將軍
 各一人正四品中郎將各二人正五品郎將
 各五人正六品別將各五人正七品散貲各
 五人正八品尉各二十人正九品隊正各四
 十人

金吾衛精勇六領役領一領衛置上將軍一
 人正三品大將軍一人從三品每領置將軍
 各一人正四品中郎將各二人正五品郎將
 各五人正六品別將各五人正七品散負各
 五人正八品尉各二十人正九品隊正各四
 十人忠宣王改金吾為備巡恭愍王五年復
 復補金吾衛後
 復改備巡衛
 千牛衛常領一領海領一領衛置上將軍一
 人正三品大將軍一人從三品每領置將軍
 各一人正四品中郎將各二人正五品郎將
 各五人正六品別將各五人正七品散負各
 五人正八品尉各二十人正九品隊正各四
 十人
 監門衛一領衛置上將軍一人正三品大將
 軍一人從三品領置將軍一人正四品中郎
 將二人正五品郎將五人正六品別將五人
 正七品散負五人正八品尉二十人正九品
 隊正四十人

六衛長史各一人從六品恭愍以後罷之錄事各二
 人正八品掌衛中諸務吏屬有史三人記官
 二人
 都府外中郎將一人郎將三人別將二人散
 負三人尉隊正數闕
 儀仗府一領郎將一人別將一人散負二人
 尉五人隊正十人
 堅銳府一領別將一人尉二人隊正四人
 忠勇四衛恭愍王五年始置之每衛置將軍
 各一人中郎將各三人郎將各三人別將各
 五人散負各五人尉長各二十人隊長各四
 十人
 外職
 今有租藏並外邑使者之號國初有之成宗
 二年罷
 兵馬使成宗八年置於東西北面兵馬使一
 人三品玉帶紫襪親授斧鉞赴鎮專制閭外
 知兵馬事一人亦三品兵馬副使二人四品

兵馬判官三人五六品兵馬錄事四人又以門下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爲判事留京城遙領之後以西北路邊國事煩錄事增爲七人靖宗五年兵馬使奏北朝通好關塞無虞每春秋迺代亭驛勞弊請減錄事一員從之毅宗庚寅以後武臣用事西北界防戍將軍始兼兵馬判官神宗陞爲副使

行營兵馬使文宗元年七月制曰舊制邊陲有處置則命兩府宰臣往專軍事號大番兵

馬名義未稱改爲行營兵馬使

轉運使國初有諸道轉運使顯宗二十年罷安撫使顯宗三年置七十五道安撫使九年罷睿宗二年分遣諸道安撫使問民疾苦察守令殿最忠烈王二年改安撫使爲巡撫使忠肅三十七年忠惠以平壤道存撫使亦爲巡撫使

按廉使專制方面以行黜陟即國初節度使之任顯宗三年罷節度使後置按察使文宗

十八年改爲都部署睿宗八年復改爲按察

使忠烈王二年改按察使爲按廉使二十四

年忠宣即位以慶尙全羅忠清三道地大事

劇加置按廉副使交州西海兩道地小不置

副使又罷東界安集使以交州按廉兼之辛

昌八月以按廉秩卑改爲都觀察黜陟使以

兩府大臣爲之賜教書斧鉞以遣之恭讓王

元年始革京官口傳別用除授以專其任二

年置各道觀察使經歷司四年罷諸道觀察

使復按廉使

監倉使東西北面置之

廉問使舊制畿縣皆直隸恭讓王三年都評

議使司獻議以京畿根本之地困於差役日

就彫廢置左右道廉問使兩府謂之都廉問

使奉翊通憲謂之廉問使四品以上謂之廉

問副使其刑名錢穀軍情事務以至官吏殿

最民間詞訟無不料理

勸農使五道兩界皆有之明宗三年七道按

察使

慶尚道通判道廣州道金羅州道忠清道

監倉使

北界雲中道興化道東界

皆兼勸農

使後別置勸農使忠烈王十三年以各道勸

農使聚歛傷民罷之以按廉使兼其任

察訪使仁宗罷明宗復之

計點使忠烈王六年置諸道計點使判官錄

事各二人

指揮使忠烈王六年罷各道指揮使判官錄

事

節制使恭讓王元年改都巡問使為都節制

使元帥為節制使或帶州府之任先是巡問

元帥皆以京官口傳至是始用除授以專其

任置經歷都事四年罷經歷都事復置掌務

錄事

都統使恭愍王十八年置各道都統使

鎮撫二人一從二品一正三品經歷二人四

品知事二人五六品

西京留守官太祖元年置平壤大都護府遣

重臣二人守之置叅佐四五人成宗十四年

置知西京留守事一人三品以上副留守一

人四品以上判官二人六品以上司錄叅軍

事二人掌書記一人並七品以上法曹一人

八品以上肅宗十一年改判官為少尹仁宗

十四年平西京仍置留守使明宗八年更定

副留守一人正三品判官二人五六品司錄

一人七品書記一人八品錄事四人二差上

京人今史四人書今史八人記官十六人書

手二人算士二人印直二人電吏二十五人

高宗三十九年復置副留守一人判官一人

司錄兼掌書記一人自畢賢甫之亂西京廢

為丘墟至是復置忠宣王以後改平壤府置

尹從二品少尹正四品判官正五品叅軍正

七品忠肅王以安定道存撫使兼平壤府尹

恭愍王五年復改西京留守仍從二品少尹

判官叅軍如故又留守始不帶京官諸留守

同十一年復改平壤尹仍從二品餘並仍之

其屬官沿革附見于後

太祖五年置廊官

廊者官號侍中一人

侍郎二人郎中二人上舍一人史十人

衛官衛亦官名具壇一人卿二人監一

人聚一人理決一人評察一人史一人

兵部令具壇一人卿一人大舍一人史

二人納貨府卿一人大舍一人史二人

珍閣省卿一人大舍二人史二人內泉

府令具壇一人卿二人大舍二人史二

人六年併內泉府于珍閣省九年增置

國衆部令具壇一人卿二人大舍二人

史四人十七年增置官宅司掌供賓客

之事卿二人大舍二人史二人都航司

卿一人大舍一人史一人大馭府卿一

人大舍一人史一人成宗九年置修書

院今諸生抄書籍藏之其院官今御事

選官奏差睿宗十一年改諸學士院爲

分司國子監判事一人三品兼之祭酒

一人少監以上兼之司業一人贊成郎

以上兼之博士一人八品助教一人九

品刻漏院爲分司大史局知事不限員

數常參兼之參外三人七八九品各一

人醫學院爲分司大醫監判監知監不

限員數以本職高下兼之參外二人八

九品各一人禮儀司爲典禮司知司事

二人常參兼之判官二人本司兼主祭

享其閒閱樂不便別立閑樂院知院一

人常參兼之判官二人權務其兩班政

事與上京同仁宗十四年命兩府大臣

議西京官班沿革監軍分司御史臺並

仍舊其餘官並省之十六年設儀曹兵

曹戶曹倉曹寶曹工曹各置令二人八

品丞二人九品八關都監置副使一人

判官一人東南面西北面都監諸學院

各置判官一人聖容殿置直貲一人自

平定西京後朝輪不一或者以謂西京

根本之地且太祖所設因舊制便或者以謂西京叛逆之地宜一切革故如東京之制以故又不處置至是始置此官明宗八年更定官制儀曹令丞各一人文武交差吏二人一差上京人記事一人記官三人算士二人禮儀司正設院八關寶迎送并屬焉戶曹貲吏與儀曹同戶部五部司宰寺貨泉務并屬焉兵曹貲吏亦同上兵部軍器監內廣司左

右營監軍四面并屬焉寶貲吏亦同上大府小府陳設司綾羅店圖畫院并屬焉倉曹貲吏亦同上大倉大官良醞並店迎仙店咸和店并屬焉工曹貲吏亦同上雜材營作院都航司并屬焉法曹司法曹一人記事一人錄匠二人諸學院文師一人記事二人算士一人記官二人書者二人藥店醫師一人記事二人醫生五人恭讓王三年都堂啓曰

平壤府土官之數本因公事緩急而定也自經紅亂古籍散失因此生謀衙門貲吏數多添設窺免徭役廣占日耕軍糧國用由是乏絕其冗雜衙門及貲吏二皆沙汰從之

東京留守官成宗以慶州爲東京置留守使一人三品以上副留守一人四品以上判官一人六品以上司錄叅軍事一人掌書記一人並七品以上法曹一人八品以上醫師一

人文師一人並九品睿宗十一年改判官爲少尹忠烈王三十四年改難林府置尹判官司錄法曹

南京留守官文宗以楊州爲南京置留守一人三品以上副留守一人四品以上判官一人六品以上司錄叅軍事掌書記各一人並七品以上法曹一人八品以上文師一人醫師一人並九品以上睿宗十一年改判官爲少尹忠烈王三十四年改漢陽府置尹判官

司錄

國練使都國練使刺史觀察使成宗爲州府之職穆宗罷之

大都護府文宗定官制使一人三品以上副使一人四品以上判官一人六品以上司錄兼掌書記一人七品以上法曹一人八品以上醫師一人文師一人並九品唐宗十一年改大都護牧判官爲通判後只置使判官司錄恭愍五年牧都護和官使副使並不帶

京官舊制補外者並帶京官赴任若秩高者補外品秩不相當則以本職帶前字赴任辛禰元年牧都護知官皆帶兵馬之職

諸牧貧吏品秩同大都護忠宣王二年或以宰相爲使

大都督府亦同上

中都護府文宗定使一人四品以上副使一人五品以上判官兼掌書記一人六品以上法曹一人八品以上後只置使司錄或置使法曹

防禦鎮文宗定使一人五品以上副使一人

六品以上判官一人七品法曹一人八品以上或加置文學一人以任講學醫學一人以任療病

知州郡負吏品秩同防禦鎮後只置知事判官或只置知事

諸縣文宗定令一人七品以上尉一人八品唐宗三年諸小縣置監務高宗四十三年罷諸縣尉恭愍王二年縣令監務以京官七品

以下充之後改諸道縣令監務爲安縣尉監以五六品爲之辛昌時復改爲縣令監務秩仍五六品

諸鎮文宗定將一人七品以上副將一人八品

館驛使國初稱諸道巡官顯宗十九年以巡字犯王嫌名改爲諸道館驛使恭讓王元年始置驛丞皆用奉官爲之四年罷驛丞分定別監尋復置驛丞

勾當成宗十三年置鴨綠渡勾當使後諸津渡皆有勾當

儒學教授官恭讓王三年置各道牧府儒學教授官四年罷尋復之

勲

勲二階有上柱國柱國文宗定上柱國正二品柱國從二品忠烈王以後廢之

爵

爵五等有公侯伯子男文宗定公侯國公食

高麗書

卷之十

邑三千戶正二品郡公食邑二千戶從二品縣侯食邑一千戶縣伯七百戶開國子五百戶並正五品縣男三百戶從五品忠烈王以後廢之恭愍王五年復用公侯伯子男並正一品十一年罷之十八年復之二十一年又罷之

文散階

國初官階不分文武曰大舒發韓曰舒發韓曰夷絜曰蘇判曰坡珍絜曰韓絜曰關絜曰

一吉絜曰級絜新羅之制也曰大宰相曰重副曰合司訓曰輔佐相曰注書令曰光祿丞曰奉朝判曰奉進位曰佐真使奉封之制也太祖以泰封主任情改制民不習知悉從新羅唯名義易知者從奉封之制尋用大臣正匡大丞大相之號成宗十四年始分文武官階賜紫衫以上正階改文官大臣為開府儀同三司正匡為特進大臣為與祿大夫大相為金紫與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為銀青與

高麗書

卷之十

祿大夫文宗改官制文散階凡二十九從一品曰開府儀同三司正二品曰特進從二品曰金紫光祿大夫正三品曰銀青光祿大夫從三品曰光祿大夫正四品上曰正議大夫下曰通議大夫從四品上曰大中大夫下曰中大夫正五品上曰中散大夫下曰朝議大夫從五品上曰朝議大夫下曰承議大夫從六品上曰奉議大夫下曰通議大夫正七品上曰朝議大夫下曰通議大夫

曰宣德郎從七品上曰宣議郎下曰朝散郎
正八品上曰給事郎下曰徵事郎從八品上
曰承奉郎下曰承務郎正九品上曰儒林郎
下曰登仕郎從九品上曰文林郎下曰將仕
郎忠烈王元年改金紫光祿爲直靖銀青光
祿爲中奉其餘擬上國者悉改之二十四年
忠宣改從一品曰崇祿大夫正二品曰興祿
大夫從二品曰正奉大夫正三品曰正議大
夫從三品曰通議大夫正四品曰大中大夫
從四品曰中大夫正五品以下有上下並仍
文宗舊制後有榮列正獻朝顯大夫之階三
十四年忠宣又改官制一品始置正曰三重
大匡從一品曰重大匡正二品曰匡靖大夫
從二品曰通憲大夫正三品上曰正順大夫
下曰奉順大夫從三品上曰中正大夫下曰
中顯大夫正四品曰奉常大夫從四品曰奉
善大夫五品始爲郎曰通直郎六品曰承奉
郎七品曰從事郎八品曰徵事郎九品曰通

仕郎尋於三重匡重大匡之上加壁上三
韓之號忠宣王二年去壁上三韓之號改正
一品曰三重匡從一品曰重大匡正二品
上曰大匡下曰正匡從二品上曰匡靖大夫
下曰奉翊大夫正三品上曰正順大夫下曰
奉順大夫從三品上曰中正大夫下曰中顯
大夫正四品曰奉常大夫從四品曰奉善大
夫正五品曰通直郎從五品曰朝奉郎正六
品曰承奉郎從六品曰宣德郎七品曰從事
郎八品曰徵事郎九品曰通仕郎忠宣王五
年改正一品上曰開府儀同三司下曰儀同
三司從一品上曰金紫光祿大夫下曰金紫
崇祿大夫正二品上曰銀青光祿大夫下曰
銀青光祿大夫從二品上曰正憲大夫下曰
奉祿大夫正三品上曰正順大夫下曰通議
大夫從三品上曰大中大夫下曰中大夫正
四品曰中散大夫從四品曰朝散大夫正五
品曰朝散郎從五品曰朝奉郎正六品曰朝

請郎從六品曰宣德郎七品曰修職郎八品
 曰承事郎九品曰登仕郎十一年改正一品
 上曰壁上三韓三重大匡下曰三重大匡從
 一品曰重大匡正二品曰匡靖大夫從二品
 曰奉翊大夫正三品上曰正順大夫下曰奉
 順大夫從三品上曰中正大夫下曰中顯大
 夫正四品曰奉常大夫從四品曰奉善大夫
 正五品曰通直郎從五品曰朝奉郎正六品
 曰承奉郎從六品曰宣德郎七品曰從事郎

八品曰徵仕郎九品曰通仕郎十八年改正
 一品上曰特進輔國三重大匡下曰特進三
 重大匡從一品上曰三重大匡下曰重大匡
 正二品上曰光祿大夫下曰崇祿大夫從二
 品上曰榮祿大夫下曰資德大夫正三品上
 曰正議大夫下曰通議大夫從三品上曰大
 中大夫下曰中正大夫正四品上曰中散大
 夫下曰中議大夫從四品上曰朝散大夫下
 曰朝列大夫正五品以下同五年之制二十

一年又改階號未考

武散階

國初武官亦以大匡正匡佐丞大相為階成
 宗十四年定武散階凡二十有九從一品曰
 驃騎大將軍正二品曰輔國大將軍從二品
 曰鎮國大將軍正三品曰冠軍大將軍從三
 品曰雲麾大將軍正四品上曰中武將軍下
 曰特武將軍從四品上曰宣威將軍下曰明
 威將軍正五品上曰定遠將軍下曰寧遠將

軍從五品上曰遊騎將軍下曰遊擊將軍正
 六品上曰耀武將軍下曰耀武副尉從六品
 上曰振威校尉下曰振武副尉正七品上曰
 致果校尉下曰致果副尉從七品上曰翊威
 校尉下曰翊麾副尉正八品上曰宣折校尉
 下曰宣折副尉從八品上曰禦侮校尉下曰
 禦侮副尉正九品上曰仁勇校尉下曰仁勇
 副尉從九品上曰陪戎校尉下曰陪戎副尉
 今以見於史冊者考之則武官皆無散階其

沿革廢置未可考

志卷第三十一

國朝
卷三十一

志卷第三十一 高麗史七十八

聲

食貨一

三國末經界不正賦歛無藝高麗太祖即位
首正田制取民有度而惓惓於農桑可謂知
所本矣光宗定州縣貢賦景宗立田柴科成
顯繼世法制愈詳文宗躬勤節儉省冗官節
費用大倉之粟紅腐相因家給人足富庶之
治於斯為盛毅明以降權濫擅國斷喪邦本
用度濫溢倉廩殫竭及至事元誅求無厭朝
覲饋遺國贖等事家抽戶歛徵科萬端由是
戶口日耗國勢就弱高麗之業遂衰叔季失
德版籍不明而良民盡入於巨室田柴之科
廢而為私田權有力者田連阡陌標以山川
徵租一歲或至再三祖宗之法盡壞而國隨
以亡當初食貨出入之制未為不詳而屢經
兵火不可備考今採見於史牒者條分類聚

田制
麻經
田理
柴
田
祿
井
田
公
陰
田
柴
公
踏
驗
實

貢
賦



經理顯宗十三年二月戶部奏泗州長豐鎮

之地前此抽減民田屬之實業民不堪征發

宗七年正月戶部奏尚州管内中牟縣洪州

管内
檳城
副長
瑞縣
管内
臨津
臨江
等縣
民

田多寡膏腴不均請遣使量之均其食役從

文宗八年三月判凡田品不易之地爲

上一易之地爲中再易之地爲下其不易山

田一結准平田一結一易田二結准平田一

結再易田三結准平田一結
十三年二月

尚書戶部奏揚州界內見州置邑已有五年

圖書集成

州民田畝累經水旱膏瘠不同請遣使均定

制可
二月西北回兵馬使奏安北都護及

通泰靈濟等州通海縣民田量給已久肥瘠

不同請遣使均定從之
十八年十一月戶

部奏廣州牧自春至秋久旱不雨重以雨雹

閩境禾穀一無所收又鳳州曾於庚子年大

水廬舍禾穀漂蕩幾盡民無定居請停兩宮

下發使量田從之二十三年定量田步

數田一結方三十三步六寸是一分卜分為一尺為一步

二結方四十七步三結方五十七步三分四
結方六十六步五結方七十三步八分六結
方八十步八分七結方八十七步四分八結
方九十步七分九結方九十九步十結方一
百四步三分 高宗四十一年二月分遣使
于忠慶全三道及東州西海道巡審山城海
島避難之處量給土田 四十三年十二月
制曰今想諸道民不聊生被此流移甚可悼
也其避難所與本邑相距程不過一日者許

往還耕田其餘就島內量給土田不足則給
沿海閑田及宮寺院田 四十六年九月以
江華田二千結屬公廩三千結屬崔瑄家又
以河陰鎮江海寧之田分給諸王宰樞以下
有差 元宗元年正月給田都監議請文武
兩班前受之田肥饒不均隨職改給權勢之
家皆占良田惡其不便於已沮其議 忠烈
王十一年三月下旨諸王宰樞及扈從臣僚
諸官院寺社墾占閑田園畝亦以務農重穀

之意賜牌然憑藉賜牌雖有主付籍之田並
皆奪之其弊不貲擇人差遣窮推辦覈凡賜
牌付田起陳勿論苟有本主皆令還給且本
雖閑田百姓已曾開墾則並奪占 二十
四年正月忠宣王即位下教一先王制定內
外田丁各隨職役事均分給以費民生又支
國用邇來豪猾之徒托稱遠陳標以山川冒
受賜牌爲己之有不納公租田野雖闢國貢
歲減又其甚者托以房庫宗室之田其於租

稅一分納公二分歸己或有全不納者茲弊
莫大宜令諸道按廉及守令窮詰還主如無
主者其給內外軍閑人立戶充役一京畿八
縣田元有其主國家逃因多故以兩班祿俸
之薄初給墾地其餘荒地頗多自利爲先者
乘閒受賜不許其主不納官租專收其利甚
者又并兩班折給之田使不得隨職迎受者
多矣今有司更爲審驗和會折給江華田亦
令均分 忠惠王復五年十二月京畿祿科

田爲權貴所奪者悉還其主 穆王二年
 十一月分遣田民別監于楊廣金羅慶尚道
 義成德泉有備倉田及諸賜給田標內監執
 公私田推刷悉還本主 十一年密直提學
 白文寶上劄子曰京師近地平廣膏腴可以
 耕稼者爲牧場而奪其利宜移牧於山谷島
 嶼以興地利且畿內八縣田上亦不須頒祿
 科均給大夫士祭田以濟居京者之所急
 十二年五月教曰田法弊久國匱民貧仰都
 評議使司當於農隙遴選官吏改行經理以
 便公私 辛酉八年十二月設折給都監以
 判開城朴彤等爲別坐分給土田 十四年
 八月昌令六道觀察使各舉副使判官改置
 土由
 田柴科太祖二十三年初定役分田統各時
 朝臣軍士勿論官階視人性行善惡功勞大
 小給之有差 景宗元年十一月始定職役
 官各品田柴科勿論官品高下但以人品定

之紫衫以上作十八品 百五結三品田柴各一百一 十五結五品田柴各九十一 十五結七品田柴各八十一 十五結九品田柴各七十一 十五結十一品田柴各六十一 十五結十三品田柴各五十一 十五結十五品田柴各四十一 十五結十七品田柴各三十一 十五結十九品田柴各二十一 十五結二十一品田柴各十一									
上作十品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文班丹衫以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以上作十品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									

典客大樂令諸陵丞別將太卜太史丞侍御
醫尚藥直長內殿崇班大理評事開門祇候
宣徽諸使副使殿直長宰郎將折衝都尉第
四官正藥藏郎典膳內直宮門郎典設郎第
十四科田三十五結柴十五結六衛錄事正
諫者東頭供奉官散騎指揮使協律郎太
子監丞散寺監注簿郎將果毅內殿崇班閣
門祇候太尉太史丞侍御醫第十五科田三
尚藥直長宣徽諸使副使
十結柴十結八品丞令秘書校書郎四門助
班正太醫丞博士學士學士學士學士學士
班職直散正八品丞令秘書校書郎四門助
第十六科田二十七結大稅司藥司庫九品
半製迷明經登科將仕郎書算學博士司辰
司曆卜博士卜正監候食醫醫正醫佐神學
助教崇書博士宣徽諸使判官諸尉殿正職
前承旨中樞宣徽銀臺別駕散使尉左右班
殿正第十七科田二十三結史書史監學監
侍禁中史書內承旨容省閤前承旨借職
前承旨親事內給事馬軍散騎前承旨隊正
第十八科田二十結儀衛司承旨典學知班
注藥藥庫軍將官通引廳頭直省殿監軍不
宣司追仗醫服引謁等項外雜職諸步軍不
及此限者皆給田十七結以爲常式 願宗
五年十二月文武兩班雜色貧吏加給田柴
德宗三年四月改定兩班及軍閤人田柴
科 文宗三十年更定兩班田柴科第一科

田一百結柴五十結	中書令商書	第二科田
九十結柴四十五結	中書侍郎	第三科田
八十五結柴四十結	中書侍郎	第四科田
八十結柴三十五結	中書侍郎	第五科田
七十五結柴三十結	中書侍郎	第六科田
七十結柴二十五結	中書侍郎	第七科田
六十五結柴二十結	中書侍郎	第八科田
六十結柴十五結	中書侍郎	第九科田
五十五結柴十結	中書侍郎	第十科田
五十結柴五結	中書侍郎	第十一科田
四十五結柴	中書侍郎	第十二科田
四十結柴	中書侍郎	第十三科田
三十五結柴	中書侍郎	第十四科田
三十結柴	中書侍郎	第十五科田
二十五結柴	中書侍郎	第十六科田
二十結柴	中書侍郎	第十七科田
十五結柴	中書侍郎	第十八科田
十結柴	中書侍郎	第十九科田
五結柴	中書侍郎	第二十科田

門下錄事府司直內侍伯內殿承班諸散官	大樞密院	左丞相	三司使	內侍省	定國寺	五吉寺	國子監	信安寺	田二五	司馬	主事	林郎	軍馬	館太史	新修	直學	通判	史書	武散階	田三十	定國寺
第廿三科田三十五結	第廿四科田三十結	第廿五科田三十結	第廿六科田三十結	第廿七科田三十結	第廿八科田三十結	第廿九科田三十結	第卅科田三十結	第卅一科田三十結	第卅二科田三十結	第卅三科田三十結	第卅四科田三十結	第卅五科田三十結	第卅六科田三十結	第卅七科田三十結	第卅八科田三十結	第卅九科田三十結	第卅十科田三十結	第卅十一科田三十結	第卅十二科田三十結	第卅十三科田三十結	第卅十四科田三十結

顯宗十五年五月判凡無子身殺軍人妻給
 口分由 十九年五月判鄉職大丞以上正
 職別將以上人等死後田丁遺立鄉職左死
 以下元尹以上正職散貨以下年滿七十人
 本其子孫通達無後者身殺後遺孤 靖康
 七年正月門下省奏書凡犯無者不得受

楊州東州遂安土山唐城仁州金浦樂骨洞
 陰荒坪僧育貴先遣人阿華坤安俠守安孔
 岩

江陰免山臨江新恩縣曲橫城坡平昌化見
 州沙川峯城臨津長湍安河重城高峯松林
 通津德水二日程安州洞州鳳州樹州抱州

二十五結地 由二十結地 田十七結地
 田三十五結地 田四十結地 田三十結地

求業田上將軍李洪叔曾犯憲章流配嶺表其妻子孫不當給田制曰洪叔曾在邕州丹兵來攻城垂陷圍守不下成不朽之功可賞延于世以激將來宜令給田 文宗元年二月判六品以下七品以上無連立子孫者之妻給口分田八結八品以下戰亡軍人通給妻口分田五結五品以上戶夫妻皆死無男而有未嫁女子者給口分田八結女子嫁後還官 二十三年十月判軍人年老身病者

許令子孫親族代之無子孫親族者年滿七十閒屬監門衛七十後只給口分田五結收餘田至於海軍亦依此例 三十四年三月判諸畏死降敵軍將田勿許親子連立擇給親戚堪役者諸衛軍充補 閏九月選軍別監奏定凡臨戰陷敵逃還人職田勿奪仍給明宗十八年三月下制凡州縣各有京外兩班軍人家田求業田乃有盡縣東民欲托權要妄稱閑地配付其家有權勢者又稱爲

我家田要取公牒即遣使喚通書屬托其州資僚不避干請差人徵取一田之徵乃至二三民不堪苦赴訴無處冤忿衝天次沴間作禍源在此捕此使喚加械申京記付吏民窮極推罪

功蔭田崇寧二年三月賜廟國功臣及與義歸順城主等勲田自五十結至二十結有差 願宗十二年十月判功蔭田直子犯罪移給其孫 文宗三年五月定兩班功蔭田

柴法一品門下侍郎平章事以上田二十五結柴十五結二品叅政以上田二十二結柴十二結三品田二十結柴十結四品田十七結柴八結五品田十五結柴五結傳之子孫散官減五結樂工賤口放良貧吏皆不得與受功蔭田者之子孫謀危社稷謀叛大逆延坐及雜犯公私罪除名外雖其子有罪其孫無罪則給功蔭田柴三分之一 二十七年正月判無子人功蔭田傳給女壻親姪養子

義子 成烈王二十四年正月忠宣王即位
下教曰功臣之田子孫繼世傳外人占取者
勿論年限後孫還給同宗中若一户合職者
將其是丁年丁均給 忠肅王五年五月下
教功臣賜田山川爲標所受日廣而不納稅
貴賦之田日益減縮其數外剩占者窮搜還
本 十二年十月下教權勢之家奪入土田
田屬勢家稅仍本主甚爲民害自今受賜田
雖功臣母得過百結式目都監考察嚴賜牌削
其贏數 辛禡六年六月諫官李崇仁等上
疏曰有功而賞人必相勸無功而賞人必相
沮故傳曰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然則賞典不
可輕以與人也國家土田賜牌本以待有功
近來冒受賜牌占田太多者有之乞令有司
根究推刷功不在累次稱下南幸興王癸卯
三等者收其田雖在三等之例其所占過元
數者收其贏數以充軍需仍乞功臣之號除
有功外宜重惜之

公廨田 成宗二年六月定州府郡縣館驛
田千丁以上州縣公須田三百結五百丁以
上公須田一百五十結紙田十五結長田五
結二百丁以上缺一百丁以上公須田七十
結紙田十結一百丁以下公須田六十結長
田四十結六十丁以上公須田四十結三十丁
以上公須田二十結二十丁以下公須田十
結紙田七結長田三結鄉部曲千丁以上公
須田二十結一百丁以上公須田十五結五
十丁以下公須田十結紙田三結長田二結
大路驛公須田六十結紙田五結長田二結
中路驛公須田四十結紙田長田各二結小
路驛公須田二十結紙田二結大路館田五
結中路四結小路三結 十二年八月判給
諸州府郡縣驛路公須柴地千丁以上八十
結五百丁以上六十結五百丁以下四十結
一百丁以下二十結十二牧勿論丁多少一
百結知州事雖百丁以下六十結東西邊大

路驛五十結中路驛三十結兩界大路驛四十結中路驛二十結東西南北小路驛十五結
顯宗十四年六月式目都監議定啓事
府公廨田給十五結供紙一戶 明宗八年四月更定西京公廨田有差留守官公廨田五十結紙位田二百七十二結三十七負七束六曹公廨田二十結紙位田十五結法曹司公廨田十五結諸學院公廨田十五結書籍位田五十結文宣王油香田十五結先聖油香田五十結先聖即藥店公廨田七結僧錄司公廨紙位田各十五結 忠惠王後四年七月令五教兩宗亡寺土田及先代功臣田盡屬內庫 十月左右道收司判事崔孫爾等盡奪京畿諸賜給田屬有備倉祿科田高宗四十四年六月宰樞會議分田代祿遂置給田都監 元宗十二年二月都兵馬使言近因兵興倉庫虛竭百官祿俸不給無以勸士請於京畿八縣隨品給祿科田

時諸王及左右嬖寵廣占腴田多方沮毀王頗感之右承宣許珙等屢言之王勉從之
十三年正月議以品祿減少分給文武官京畿田有差以近地給校尉隊正蓋爲苦役也 忠烈王四年十二月改折給祿科田 五年二月傳旨曰功臣受賜田在京畿八縣者勿充祿科田時畿縣之田權貴皆以賜牌各占故都兵馬使言勿論賜牌量給職田王許之又聽受賜者請有是命 忠惠王元年八月罷畿內賜給田以充祿科 忠穆王元年八月都評議使司言先王設官制祿一二品三百六十餘石隨品差等以置伍尉隊正其不准科數以給故衣食足給一切奉公其後再因兵亂田野荒廢貴戚之倉庫虛竭宰相之祿不過三十石於是罷畿縣兩班祖產田外半丁置祿科田隨科折給近來諸功臣權勢之家冒受賜牌角稱不田山川爲祿爭先據執有違古制乞依先王制定京畿八縣

土田更行經理御分宮司田疇吏津尺驛子
雜口分位田考覈元籍量給兩班軍閭人口
分田元宗十二年以上公文考覈折給其餘
諸賜給田並皆收奪均給職田餘田公收租
稅以充國用制可 恭讓王三年正月都評
議使司請於平壤府減土官量墾田革日耕
頻地祿從之地祿五品十結六品八結七品
六結八品四結九品三結餘田公收
辛禡十四年六月昌教曰近來豪強兼井田

法大壞其救弊之法仰都評議使司司憲府
版圖司擬議中聞其料物庫屬三百六十庄
處之田先代施納寺院者悉還其庫東北面
西北面本無私田如有稱爲私田濫執者仰
都巡問使痛行禁理其兩執文契沒官 七
月大司憲趙浚等上書曰夫仁政必自經界
始正田制而足國用厚民生此當今之急務
也國祚之長短出於民生之苦樂而民生之
苦樂在於田制之均否文成周公井田以養

民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漢薄田稅而有天
下四百餘年唐均民田而有天下幾三百年
秦毀井田得天下二世而亡新羅之末田不
均而賦稅重盜賊群起太祖龍興即位三十
有四日迎見群臣慨然嘆曰近世暴斂一頃
之租收至六石民不聊生予甚憫之自今宜
用什一以田一負出租斗升遂放民間三年
租當是時三國鼎峙群雄角逐財用方急而
我太祖後戰功先恤民即天地生物之心而
堯舜文武之仁政也三韓既一乃寔田制分
給臣民百官則視其品而給之身沒則收之
府兵則二十而受六十而還凡士大夫受田
者有罪則收之人人自重不敢犯法禮義興
而風俗美府衛之兵州郡津驛之吏各食其
田土蓄安業國以富強雖以遼金虎視天下
而與我接壤不敢吞噬者由我太祖分三韓
之地而與臣民共享其祿厚其生結其心爲
國家千萬世之無疆故也自是以來開人功

蔭授化入鎮加給補給登科別賜之名代有
增益掌田之官不堪煩瑣授田收田之法漸
致墮弛奸猾乘閒欺蔽無窮已仕已嫁者尚
食閒人之田不踐行伍者冒受軍田父匿其
而私授其子子隱盜而不選於公既食役分
又食閒人又食軍田授受之官不問其已見
任在官而當食役分者耶未仕未嫁當食閒
人者耶其身果府兵歟其父果入戍於鎮邊
歟其祖果自異國而來授王化歟祖宗授田
收田之法既壞而兼并之門一開為宰相而
當受田三百結者曾無立錐之可資為宰相
而受祿三百六十石者尚不滿二十石兵者
所以衛王室備邊虞者也國家割膏腴之地
以祿四十二都府甲士十萬餘人其衣糧器
械皆從田出故國無養兵之費祖宗之法即
三代藏兵於農之遺意也今也兵與田俱亡
每至倉卒則驅農夫以補兵故兵弱而餌敵
則農食以養兵故戶削而邑亡以祖宗正公

分授之田為一家父子之所私不一出門而
仕朝行不一奉走而蹈軍門者錦衣玉食坐
享其利蔑視公侯而雖以開國功臣之後夙
夜侍衛之臣百戰勤勞之士反不得一畝之
食立錐之耕以養其父母妻子其何以勸忠
義而費事功礪戰攻而禦外侮哉內而版圖
典法外而守令廉使廢其本職日聽田訟不
避寒暑揮汗呵筆勾稽文券檢覆證左訊之
佃戶訊之故老凡其辭連盈獄滿庭廢農待
決數月之案積如丘山一畝之爭連數十年
忘寢廢食剖決不給者以私田為爭端而訟
煩也子之於父母一畝之求或不如意則反
生怨恨如視路人甚者縋繩哀經鞭其侍病
之奴婢求其某田之公文至親尚爾而況於
兄弟乎是以私田而陷人倫於禽獸也朝廷
上大夫貌相好而心相猜至於陰中傷之此
以私田而為讎讐也至於近年棄井尤甚奸
兇之黨誘州包鄉山川為據皆指為祖業之

田相讓相奪一畝之主過於五六年之租
收至八九上自御分至于宗室功臣侍朝文
武之田以及外役津貼院館之田凡人累世
所植之桑所築之室皆奪而有之哀我無辜
流離四散填于溝壑祖宗分田所以厚臣民
者適足以害臣民也此以私田爲亂之首也
兼弁之家收租之侵稱兵馬使副使判官或
稱別坐從者數十人騎馬數十匹陵轢守令
摧折廉使飲食若流破費廚傳自秋至夏成
群橫行縱暴侵掠倍於盜賊外方由此凋弊
及其入佃戶則人厭酒食馬厭穀粟新米先
納縣廳脚錢樓栗棗脩至於抑賣之飯十倍
其租租未納而產已空矣及其履畝之際則
負結高下隨其意出以一結之田爲三四結
以大豆而收租一石之收以二石而充其數
祖宗之取民止於什一而已今私家之取民
至於十千其如祖宗在天之靈何其如國家
仁政何田以養民反以害民豈不悲哉民之

出私田之租也稱貸於人而不能克也其所
貸者實妻鬻子而不能償也父歿飢寒而不
能養也冤呼之聲上徹于天感傷和氣召致
水旱戶口由是而一空倭奴以之而深入千
里暴虎莫有禦者貪饕之聲聞于上國社稷
宗廟危於累卵臣等願遵聖祖至公分授之
法革後人私授兼弁之弊非士非軍非執國
役者毋得授田今終其身不得私相授受嚴
立禁限與民更始以足國用以厚民生以優
朝臣以贍軍士則國富而兵強禮義興而廉
恥行人倫明而詞訟息社稷之基安盤石而
壯泰山國家之威震雷霆而熾炎火雖有外
侮將自焦而自糜矣古人有言曰國無三年
之蓄國非其國近者西北之行纔數月耳尚
且公私不支上下俱困脫有二三年水旱之
災其何以賑之千萬軍饋餉之費其何以應
之況今中外倉廩一時俱匱軍國之需無從
而出邊警之虞在所不測如有倉卒難以戶

欽今官量田之時定數給田之前限三年權
行公收可以充軍國之需可以給在官之俸
其正田制之目條具于後一縣科田柴旬待
中至庶人在官各隨其品計田折給屬之衙
門當職食之一口分田在內諸君及自一品
以至九品勿論時散隨品給之其受添設職
者考其實職給之皆終其身其妻守節亦許
終身現任外前銜與添設受田者皆屬五軍
其在外者只給軍田充役凡受田者有罪則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

納之於公陞級以次加給一軍田試其才藝
二十而受六十而還一投化田向國之人食
之終身身歿則還公受官職有口分田者不
許一外役田留守州府郡縣吏律鄉所部曲
莊處吏院館直口分田前例折給皆終其身
一位田城隍鄉校紙匠墨尺水汲刀尺等位
田前例折給一白丁代田百姓付籍當差役
者戶給田一結不許納租其在公私賤人當
差役者亦許給之明白書籍一寺社田租聖

以來五大寺十大寺等國家禪補兩其在京
城者廩給其在外方者給柴地遺詵密記外
其新羅百濟高句麗所創寺社及新造寺社
不給一驛田其馬位口分田前例折給皆終
其身一外祿田自留守牧都護至知官監務
隨品定從人口數計口給祿料田一公廨田
視各司品秩高下吏貲多少給之一凡作丁
公私之田一切革去或以二十結或以十
結或以十結每邑丁號標以千字文不係人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七

姓名以斷後來冒稱祖業之弊量田既定
後分受之以法公私收租每一結米二十斗
以厚民生一主掌官授田加給一結者加受
一結者收田滿一結者還田一結者父子
不告私相授受者父死其子不遵父所食田
者奪他人田一結以上厓公田一結者皆處
死受代田白丁墮傍田一結者收租奴不受
管陳不執官斗者杖一百數租增一斗以
上者杖八十僱田者知奴剝取田租不告者

杖七十量田時厯田十卜以上者處死漏田者同収租奴二名馬一匹違者主奴杖七十凡犯田禁者經赦不宥籍名於版圖及憲府其子孫不許臺省政曹諫官李行等又上疏曰彙強兼井國用乏竭租稅苛倍生民凋悴強弱相吞爭訟繁多骨肉相猜風俗壞敗此私田之弊也當強失利怨謗難弭士族失業生理難繼田地廣多審覆難悉簿書煩多考校難精奸吏隱匿覺察難及風雨盜見

積難密道路遠近轉漕難均出入歛散耗損

難理此革弊之難也雖然事出於公正合於人心悅之者衆怨謗可弭矣士之無職者授田使得農耕有職者給俸以代其耕生理可繼擇公廉有重望者爲按廉擇廉敏精幹者爲守令守令各考一邑以核其事實按廉統察一道以黜陟守令之殿最田地審覆可悉簿書核察可精奸吏隱匿可察矣置倉府固門垣積可密矣計輕重度遠近給胥力之

價漕轉可均矣平量鑒明契卷耗損可理矣其救之之術何難之有至於倉廩實而儲胥有餘祿俸厚而廉恥可興橫歛息而民生可紓爭訟絕而風俗可厚田野闢而賦歛薄戶口繁而徭役均其革之之利爲如何哉臣等謹按祖宗田制役口之分戶別之丁皆爲國田父不得與之子必告有司而與之如其無子且或有罪則必歸於公不敢私也自選軍之法廢而兼井遂起稱爲雜件以爲已有指

山川以爲標連阡陌而爲界雖宗室之曹功臣之嗣與夫戎戰之卒侍衛之士至于小民會無立錫之地父母妻子飢寒離散臣等甚痛之或曰今權豪之徒伏辜殆盡宜委辯正都監考察訟入高曾契券其有年久遠派系明白者各還其主則冤枉銷而國家無事臣等以爲不然惟我祖宗立法之意蓋欲諸君兩府以下至于軍士皆受國田仰事俯育無至失所今也法廢田無限制老婦幼子爲

疾廢疾之徒不出其門持其祖父文恭坐食國田至百千結者有之雖使官司至公明決何有一毫之補於軍國哉嗚呼三韓尺寸之地皆我太祖櫛風沐雨險夷艱難之所啓也今海寇縱暴封疆日蹙國田之租半入於無用之人軍士飢色轉輸告匱雖伊周之相方召之將不革私田而歸之國將何以爲今日社稷中興之計乎臣等甚痛之傳曰更化則可善理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今殿下即位

之初不革私田以追祖宗之美意則何以發政施仁以開萬世太平之基乎伏惟殿下舉而行之版圖判書黃順常等上疏曰足食安民之道在正田制而已本朝田法自文武官僚以至於軍各給土田公私兩足明有定制近年以來豪強之徒恣意兼并良田沃壤悉爲已有高山大川以爲經界各家所遺奸猾之奴侵漁橫斂其害百端民不聊生邦本日危諸倉庫官司御分之地並皆奪占私統

百倍於公賦倉廩空虛國用乏絕祿俸日減勸士無門各執高會之券互相爭奪予以調訟日繁尊卑長幼視如仇讎兄弟親戚反爲途人風俗之敗實爲痛心因仍襲弊不革私田則妄營民生凋瘵風俗不美而已倘有不虞之中興師動衆當時蓄積一月糧餉尚且不足况期年之師累歲之旅乎爲今之計一革私田正風俗厚民生廣蓄積以周國用幸甚典法判書趙仁沃等亦上疏曰伏觀殿

下深致意於田法之毀臣等亦以爲此正今日之急務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係焉不可不重田法正則社稷安矣否則社稷安危未可知也竊惟祖宗分田之制躬耕藉田所以奉天地宗廟之祀也三百六十莊處之田以奉供上也田柴口分之田所以優士大夫礪廉恥也州府郡縣鄉所部曲津驛之吏以至凡供國役者莫不受田所以厚民生而殖邦本也四十二都府四萬二千七

以田所以重武備也世守成憲社稷盤安垂
五百年近來貪墨擅權在處田柴外役軍田
皆入其門案盛供上或時而不繼士大夫之
當職勞於王事者無以資其生養其廉州縣
津驛供國役者喪其田宅困於一田之五六
主一年之五六收父母凍餒而不能養妻子
離散而不能保無告流亡戶口一空是以國
用軍須祿俸之出蕩然掃地國無旬月之儲
軍無數月之食家宰之俸徒存舊額今所受

卷之七十八

五十五

者纔十數石耳況其下官乎府田亡而府兵
亦亡無賴之徒安坐其家不知征役之苦以
其先世私授之田謂之祖業食至千百結不
以爲國家之田而以爲父母之德百無報國
之心而從軍之士忘疆命冒矢石得生百戰
之餘者反不得一畝之田軍士之赴敵者其
父母妻子飢寒流移國無斗粟尺帛之賜而
彼無賴坐食之徒馬厭粟而妾曳穀此非細
故也奈何以太阻艱難所得之地不以養軍

士反以資無賴之徒乎是故寇盜熾而莫之
禦士馬困而無以養如有緩急將何以待之
宗廟社稷危如累卵誠可痛惜又有甚於此
者兄弟爭田而或至於相殘將相爭田而或
至於相殺骨肉反爲路人同列變爲仇敵獄
訟煩而風俗敗陷人道於禽獸醜聲上聞雖
歲勤貢獻不獲於天子者皆由田弊之所致
也不正田弊不復祖宗之制而欲社稷之安
臣等所未敢知也傳曰國無三年之蓄國非

卷之七十八

五十五

其國方今之積猶可哀痛國非其國則雖欲
安富尊榮其可得乎全羅慶尚楊廣三道國
家之腹心倭奴深入虜掠我人民焚蕩我府
庫千里蕭然而又西北之虞在於不測兵食
匱竭人民困瘁此誠危急存亡之時也願殿
下毋失事機自今年權收公私田租以備軍
食然後復祖宗分田之法以待士民則軍國
之務備而士民之望安矣八月敕私田之租
一皆公收則朝臣必患艱食姑今年收其租

以充國用 九月右常侍許應等上疏曰臣等近與司憲府版圖典法交章申聞請復先王均田之制而殿下依允四方聞者莫不欣悅惟巨家世族之兼井者獨以爲不便噫噫多言變亂衆聽一時士大夫有田者同聲應之尋有不收宗廟社稷道殿神祠功臣登科田之議臣等以爲此必有唱之以起廢法之端者不日果有卒收之命夫立法所以革弊也法立而弊未生遽自中止無乃不可乎近

來以國用軍需俱不足故初有均田之議今若信浮言之卡訖則祿俸糧餉何以足之常程緩急何以當之上國立衛遼東窺覘我疆者有年又海寇深入作耗無所不至是誠畏首畏尾之時也捨此不慮乃以國家之公田以與無功坐食之人非計之得也伏惟殿下任衆口之煩囂復均田之舊制使軍國之須皆有贏餘士大夫無不受由則國家幸甚昌遂寢私田卒收之令 奉昌元年八月大

司憲趙浚等上疏曰竊惟私田利於私門而無益於國公田利於公室而甚便於民利於私門則兼井以之而作用度由是而不足利於公室則倉庫實而國用足爭訟息而民生安矣有國家者當以經界爲仁政之始豈可開兼井之門使民陷於塗炭乎夫田本以養人而適足以害人私田之弊至此極矣幸賴天佑國家聖神誕作祛曠世之積弊其復革利害分明可見而世臣巨室猶踵弊風以爲

本朝成法不可一朝遽革苟革之則士君子生理日蹙必趨工商相與胥動浮言以惑衆聽欲復私田以保富貴其爲一家之計則得矣其如社稷生民何如或復之是舉三韓百萬之衆而納之膏火之中也今欲圖治而反貽患於生靈無乃不可乎竊謂當以京畿之地爲士大夫衛王室者之田以資其生以厚其業餘皆革去以充供上祭祀之用以足祿俸軍需之費杜兼井之門絕爭訟之路以定

無疆之令典 十二月恭讓王即位大司寇
趙浚等又上疏論田制曰上天悔禍群臣已
減幸氏之除當一革私田以開斯民富壽之
域此其機也而世臣巨室不念社稷之大計
惟靡弊風相與流言煽動人心欲復私田而
廢下中興即位旬日軫念生民之塗炭深懲
積世之巨害遠述成周圭田菜地之法近遵
文廟開廣京畿之制京畿則給居京侍衛者
之田以優士族即文王仕者世祿之美意也
請道則止給軍田以恤軍士即祖宗選軍給
田之良法也乃使中外之經界截然不得相
亂兼井之門塞爭訟之路誠聖制也然當
田於京畿而數未滿者欲於外方給之是殿
下復開兼井之門置三韓億兆之民於湯火
之中也臣等甚為殿下中興之盛惜之也不
先正田制而欲致中興之理非臣等所敢知
也今六道觀察使所報墾田之數不滿五十
萬結矣而供上不可不豐也故以十萬而屬

右倉以三萬而屬四庫祿俸不可不厚也故
以十萬而屬左倉朝士不可不優也故以畿
田十萬而折給之其餘止十七萬而已凡六
道之軍士津院驛寺之田鄉吏使客廩給衙
祿之用尚且不足而軍須之出則無地矣而
今又欲給私田於外方未審供上祿俸之費
津院驛寺諸位之田何從而出乎方鎮之兵
海道之軍何以供給乎萬一有三四年水旱
之灾何以賑之千萬軍饋餉之費何以供之
殿下上繼太祖之洪業下啓中興無疆之基
不於此時儲國用以足祭祀賓客之用豐祿
俸以厚百官足兵食以養三軍而乃反嫌巨
室之流言不念生民之大害復私田於外方
以開奸猾兼井之門飢三軍而長六道之邊
寇薄俸祿而隳百官之廉恥缺國用而乏祭
祀賓客之供豈經國濟民之政乎願殿下凡
居京者只給畿內田不許外方給之定為成
憲與民更始以足國用以厚民生以優朝士

以贍軍食 恭讓王二年九月發公私田籍
于市街火數目不減王嘆息流涕曰祖宗私
田之法至于寡人之身而遽革惜哉 三年
五月都評議使司上書請定給科田法從之
依文宗所定京畿州郡置左右道自一品至
九品散職分爲十八科其京畿六道之田一
皆踏驗打量得京畿實田十三萬一千七百
五十五結荒遠田八千三百八十七結六道
實田四十九萬一千三百四十二結荒遠田
十六萬六千六百四十三結計數作丁丁各
有字號載之于籍拘收公私往年田籍盡行
檢覆覈其眞僞因舊損益以定陵寢倉庫宮
司軍資寺及寺院外官職田廩給田鄉津驛
吏軍匠雜色之田京畿四方之本宜置科田
以優士大夫凡居京城衛王室者不論時散
各以科受第一科自在內大君至門下侍中
一百五十結第二科自在內府院君至檢校
侍中一百三十結第三科贊成事一百二十

五結第四科自在內諸君至知門下一百十
五結第五科自判密直至同知密直一百五
結第六科自密直副使至提學九十七結第
七科自在內元尹至左右常侍八十九結第
八科自判通禮門至諸寺判事八十一結第
九科自左右司議至典醫正七十三結第十
科自六曹掾郎至諸府少尹六十五結第十
一科自門下舍人至諸寺副正五十七結第
十二科自六曹正郎至和寧判官五十結第
十三科自典醫寺丞至中郎將四十三結第
十四科自六曹佐郎至郎將三十五結第十
五科東西七品二十五結第十六科東西八
品二十結第十七科東西九品十五結第十
八科權務散職十結煉方王室之藩宜置軍
田以養軍士東西兩界依舊充軍需六道閑
良官吏不論資品高下隨其本田多少各給
軍田十結或五結今率末年受田科不足者
卒末年以後漸來從仕未受田者不論歲父

吏契有無將其或犯罪或無後或科外餘田
隨科遞受無所任闕良官不在此限京畿荒
遠之田開墾之田有職事從仕者告官作丁
科受凡受田者身死後其妻有子息守信者
全科傳受無子息受信者減半傳受本非守
信者不在此限父母俱亡子孫幼弱者理合
恤養其父田全科傳受待年二十歲各以科
受女子則夫定科受其餘田許人遞受受軍
田者赴京從仕則許以科受京畿之田軍鄉
吏及諸有役人如有老病死亡無後者逃避
本役者赴京從仕者則代其役者遞受其田
庚午年受賜功臣之田許於科外子孫相傳
凡加科受田新作公文者繳連原卷合爲一
通毋得另作文卷分父母田者原卷納官卷
筆標注其上曰某丁某子某孫所受仍勾銷
之原卷還長子雖田少子多不許破丁賊自
已田與子孫及他人者免沒其子科外餘田
夫沒無子賊自於原卷標注勾銷知上原

卷還其主盡以其田與他人者告官遞給原
卷還官凡足科受田者父母沒後願以其田
易父母田者聽犯罪及無後者之公文其家
人隱匿不納官者痛行理罪凡人毋得施田
於寺院神祠違者理罪已將庚午年已前公
私田籍盡行燒毀敢有私藏者以毀國法論
籍沒財產今後凡稱私田其主雖有罪犯不
許沒爲公田犯應受者各以科遞受其犯杖
以上罪罰貼收取者犯嫁期功以上親者閑
良官除父母喪葬疾病外無故不赴三軍機
制府宿衛百日已滿者判禁已後同爲婚
者受守信田再嫁者有田地不作公文者身
死無妻子者其田并許人陳告科受公私賤
口工商賈卜育人巫覡倡妓僧尼等人身及
子孫不許受田凡公私田租每水田一結糙
米三十斗旱田一結雜穀三十斗此外有橫
徵者以賊論除陵寢倉庫官司公廨功臣田
外凡有田者皆納稅水田一結白米二斗旱

田一結黃豆二斗舊京畿納料物庫新京畿
及外方分納豐儲廣興倉京畿公私田四標
內有荒閑地聽民耕牧漁獵禁者理罪田主
奪佃客耕田一負至五負答二十每五負
加一準罪至杖八十職牒不收一結以上其
丁耕人逃受佃客母得將所耕田擅賣擅與
別戶之人如有死亡移徙戶絕者多占餘田
故今兼兼者其田應從田主任意區處已已
年不及打量海濱海島田打量時脫漏田打
量不如法餘剩田新開墾田各道都觀察使
每年隨即差官踏驗作丁續書于籍申報主
掌官以充軍需不許諸人擅占違者理罪辛
未年受田後科外冒受及侵奪公私田者依
律決罪所受科田許人逾受如有妄告他人
無證奸盜等事又以雷電猛獸水火盜賊所
害指為罪名規奪人田者痛行禁理如有調
發大軍糧餉不足不問公私田隨費多少臨
時定數公收支用無事則止

近道限八月申道限九月十日遠道限九月
十五日申報戶部以為恒式 文宗四年十
一月判田一結率十分為定損至四分除租
六分除租布七分租布役俱免 是月判凡
州縣水旱虫霜未穀不實田疇村典告守令
尹令親驗申戶部戶部送三司三司移牒檢
覈虛實後又令其界按察使差別貧審檢果
災傷租稅蠲減 高宗十六年十二月崔瑀
奏今年大旱禾穀不實請遣使五道審檢損
實從之 恭讓王三年五月都評議使司請
定損實十分為率損一分減一分租損二分
減二分租以次准減損至八分全除其租踏
驗則其官守令審檢報監司監司差委官
更審監司首領官又審之如有踏驗不實者
罪之各品科田損實則令其田主自審收租
租稅太祖元年七月請有司曰泰封主以民
從欲惟事嚴歛不遵舊制一頃之田租稅六

碩管驛之戶賦絲三束遂使百姓輟耕廢織
 流亡相繼自今租稅征賦宜用舊法 光宗
 二十四年十二月判陳田耕種人私田則初
 年所收全給二年始與田主分半公田限三
 年全給四年始依法收租 成宗十一年判
 公田租四分取一水田上等一結租二石十
 一斗二升五合五勺中等一結租二石十一
 斗二升五合下等一結租一石十一斗二升
 五合旱田上等一結租一石十二斗一升二
 合五勺中等一結租一石十斗六升二合五
 勺下等一結缺又水田上等一結租四石七
 斗五升下等一結二石七斗五升中等一結
 三石七斗五升旱田上等一結一石一
 斗二升五合下等一結一石一斗二升五
 合 顯宗四年十一月
 判文武兩班諸宮院田受三十結以上一結
 例收稅五升 靖宗七年正月三司奏諸道
 外官負僚所管州府稅貢一歲米三百碩租
 四百斛黃金一十兩白銀二斤布五十匹白
 赤銅五十斤鐵二百斤鹽三百碩餘縣四十

斤油發一碩米納者請罷見任從之 四月
 門下省奏北路寧州等三十三州東路高和
 等州隣於狄境防禦事殷未嘗徵稅已卯年
 閒有司奏定稅額前項兩路州鎮一年貢布
 五萬二百九匹折納餼糧一萬四千四十九
 斛由此邊民不樂請除放稅籍從之 九年
 七月判州縣稅糧納官時令輸人自量 文
 宗二年十二月判諸道館驛公須田租大路
 一百石中路五十石小路三十石儲峙以支
 康給餘租各輸州倉 七年六月三司奏
 制稅米一碩收稅米一升今十二倉米輸
 京倉累經水陸欠稅實多輸者苦被徵催
 一斛增收稅米七升制可 二十三年定四
 稅以十貢米七合五勺積至一結米七升
 五合二十結米一碩 康宗三年二月判
 州縣公私田川河溝澮樹木叢生不得耕種
 如有官吏當其佃戶及諸族類贖保人徵
 稅糧侵害作弊者內外所司察訪禁除 六

年八月... 以上陳田... 給佃戶第三年則與田主分半二年陳田四分爲率一分田主三分佃戶一年陳田三分爲率一分田主二分佃戶 仁宗五年三月詔曰取民有制常租調外毋得橫歛 明宗六年七月初左右倉斗槩不法納米一石贏至二斗外吏因緣重歛以爲民弊近欲釐正下制一石并耗米不過十七斗群小訛訛至是下制仍舊 忠宣王二年十一月宰樞議

遣採訪使于諸道更定稅法或曰今郡縣野盡闢宜量田增賦以贍國用宰樞恐其闕占田園入官事遂寢 後元年三月傳旨曰典農司所收諸寺社及有券功臣田租皆還給其餘田租移入龍門倉以米三百石分贍大藏都監韓源杜 忠肅王五年五月下教一 大尉王軫念州縣稅額日減民生日蹙使巡訪均定貢賦今於荒田徵銀及布以充所額不惟實賦無費士民怨咨自今勿收荒

田租一巡訪使所定田稅每歲州縣據額收租權勢之家拒而不納鄉吏百姓稱貸充數無有紀極失業流亡其不納稅者勿避權貴糾察以聞 恭愍王五年六月下旨一西北面五田未嘗收租委之防戍其來尚矣近來權勢多所襲并自今可官爲檢括每一結賦一石以支軍湏一古昔租稅之納許民自量自縣今之官吏大斗剝量民甚苦之其令州郡官躬親監觀中外公私同其斗斛 十一

年密直提學白文寶上劄子國田之制取法於漢之限田十分稅一耳慶尚之田則稅與他道雖一而漕輓之費亦倍其稅故田夫之所食十八其一充定足丁則七結丁則三結如給以充稅價 十二年五月下教一縣韓自量之今已嘗頒示州縣之吏視爲文具弊復如前宜令本管官司務要親臨毋得縱吏爲奸市倉交納亦許外吏自量一諸官司倉庫之奴收租之弊主典者屢以爲言今後

各道存撫按廉照依各項田土元籍及時收
納州縣之吏如有容私作弊隨數倍償痛行
理罪 辛禡元年二月有旨甲寅年量田以
後三稅之田屢因誅流貧將沒入倉庫不入
三稅拘該官司一據元案徵納州郡病之仰
都評議使司移牒各道按廉使其有稅之田
先許納稅方收其餘以革前弊 二年九月
憲司以兵革旱荒連歲相仍軍食罄竭請於
功臣田租三分取一寺社田收其半兩殿所

屬官司田科欽外羨餘並充軍需從之 九
年二月左司議權近等上書曰傳曰民者邦
之本也財者民之心也故失其心則民散失
其本則邦危比年以來征戰不息水旱相仍
民有饑色野有餓殍加之一田三兩其主各
徵其租以割民心而在官司按廉察訪不能
呵禁哀此饑獨誰因誰極邦本之危莫此為
甚臣等每念盛此深為痛心願自今一依本
國田法京中版圖司外方按廉使斷決所爭

勝者收租一田一主使民蘇息如有違者痛
行禁理 八月我

太祖獻安邊之策曰東北一道州郡介於山
海地狹且壻令其收稅不問耕田多寡唯視
戶之大小和寧於道內地廣以饒皆為吏民
地祿而其地稅官不得收取民不均餉軍不
定今後道內諸州及和寧一以耕田多寡科
稅以便公私

貢賦定宗四年光宗即位命元甫武會元尹

信康等定州縣歲貢之額 文宗二十年大

月判諸州縣每年常貢牛皮筋角以平市
價代納 睿宗三年二月判京畿州縣常貢
外徭役煩重百姓苦之日漸逃流主督所司
下問界首官其貢役多少酌定施行銅鐵瓷
器紙墨雜所別貢物色徵求過極匠人艱苦
而逃避仰所司以其各所別常貢物多少酌
定奏裁 九年十月判貢中布一匹折貢單
布一匹十五尺貢貯布一匹折貢平布二匹

貢絲紬一匹折貢平布二匹 明宗十八年
三月下制諸州府郡縣百姓各有貢役邇來
守土負僚糾屬使令徵取役價其貢賦經年
除免掾吏之使並遵此式役之不均貢戶之
民因此逃流各道使者巡行按問如此官以
罪奏聞其餘掾吏依刑黜職今均貢役 忠
烈王四年二月下旨以安東京山府管内郡
縣貢賦除大府迎送少府等庫所納外皆輸
元成殿 五年三月傳旨都評議使司曰可
遣使諸道檢察往年三歲納否戶口增耗自
今年更定歲額并點蓋戶以徵其稅率樞以
謂三歲納否各有司存察戶口增耗非農時
所行遂停之 十四年九月遣使于忠清金
羅慶尚西海道酌定貢賦 二十二年六月
中贊洪子藩上書一曰今諸道收歛細約布
民實不堪宜令官婢免役者妨績以紓民力
二曰貢賦已有定額又於諸道家抽細麻布
實係橫歛宜禁絕之三曰田無役主亡丁多

矣民無恆心逃戶衆矣凡有貢賦仍令遺民
當之此所以日益彫弊也宜令賜給田隨其
多少納其貢賦四曰諸道貢賦已有定數今
又以虎豹熊皮爲貢不唯科歛煩重恐致猛
獸害人誠宜禁之 忠肅王元年正月忠宣
王諭田民計定使曰先王置州縣定貢賦歛
民以時以充國用典興以來戶寡田荒貢賦
之入不古若自己已量宜定額之後提察守
今固執其額徵歛不止病民實多宜以見在
田口更定貢賦民流野荒者限年蠲免其
雜貢亦宜詳定有減無加凡諸民弊隨宜革
正 二月以知密直事蔡洪哲爲五道巡訪
計定使內府令韓仲熙爲副使民部議郎崔
得樺爲判官量田制賦凡便民事宜將式圖
都監所啓條畫酌定損益其諸道提察使及
守令有罪者無論輕重直行糾斷 閏三月
忠宣王傳旨曰巡訪計定使蔡洪哲等所定
貢賦視州郡殘盛均定其額以贍國用豐本

百姓安業 後八年五月監察司榜示禁本
兩倉糧轉各司貢物近因輸納失期用度不
足致使貨殖之徒乘時射利先納其本即往
其鄉倍收利息民何以堪其各道存撫按廉
守令等官輸納後期者嚴加糾劾 忠惠王
後四年七月追徵各道往年貢賦餘美縣吏
不堪其苦遂自刎 恭愍王元年二月下宥
旨諸官司外郡貢賦未輸者先徵郡人住京
者住京者稱貸而倍收於民又先二三年或
四五年徵其貢賦弊莫甚焉今後凡貢賦守
令按廉及期送納監察嚴加體察以除民害
辛禡十四年三月九妃三翁主諸殿上供
之物沽繁倉庫匱竭預徵三年貢物猶不足
又加橫歛民甚苦之 宣宗五年七月定雜
稅粟捐大木三升中木二升小木一升漆木
一升麻田一結生麻十一兩八刀白麻五兩
二兩四刀 忠惠王後四年十一月江陵道
獻山稅松子三十石 恭愍王五年六月下

旨賊臣之黨擅占山澤重收其稅國用日乏
民生益凋自今山林屬繕工澤梁屬司宰弛
禁輕稅

志卷第三十二

志卷第三十三

高麗史七十九

高麗史卷七十九 戶口

食貨

戶口

國制民年十六爲丁始服國役六十爲老而免役州郡每歲計口籍民貢于戶部凡徵兵調役以戶籍抄定 仁宗十三年二月判居京大小人貢子弟謀避徭役各於本貫親戚

戶籍類付以致名實混淆自今京人付外籍者痛禁 忠烈王五年九月分遣計點使於諸道初都評議使司言太祖眞五道州郡經野賦民皆有恒制近來兵饑相仍倉儲懸罄橫歛重於常貢逋戶累其遺黎是宜計戶口更賦稅以革姑息之弊由是累發計點使而未見成效及東征之役發民爲兵故復有是命 十八年十月教曰諸道之民自兵興以來流亡失業在元正己巳年計點民戶更定

貢賦厥後賦歛不均民受其病可更遣使量戶口之贏縮土田之墾荒計定民賦以遂民生 忠肅王十二年十月下教一開城府五部及外方州縣以百姓爲兩班以賤人爲良人僞造戶口者據法斷罪一權勢之家廣置田莊招匿人民不供賦役者所在官司推刷其民以充貢戶 恭愍王二十年十二月下教一本國戶口之法近因播遷皆失其舊自壬子年爲始并依舊制良賤生口分揀成籍

隨其式年解納民部以備考一單丁從役自丙申年已在禁限官吏不體予意役使如初尤可憐憫須給助役毋令失業年滿六十免役一東西兩界新附人戶理宜安集其令都巡問使給糧與田無令失業 辛禰四年十二月遣柳曼殊于東北面吳季南于全羅道安翊于楊廣道南佐時于江陵道王安德于西海道慶補于交州道計點戶口 十四年八月大司憲趙浚上疏曰近來戶籍法壞

守今不知其州之戶口按廉不知一遺之戶口當徵發之際鄉吏欺蔽招納賄賂富壯免而貧弱行貧弱之戶不堪其苦而逃則富壯之戶代受其苦亦貧弱而逃矣其任徵發者憤鄉吏之欺蔽痛加酷刑割耳剝鼻無所不至鄉吏亦不堪其苦而逃矣鄉吏百姓流亡四散州郡空虛者戶口不籍之流禍也願今當量田定審其耕作之田以所耕多寡定其戶上中下三等良賤生口分揀成籍守令貢于

按廉按廉貢于版圖朝廷凡徵兵調役有所憑依及時發遣而守令按廉如有違法者輒繩以理 恭讓王二年七月都堂啓舊制兩班戶口必於三年一成籍一件納於官一件藏於家各於戶籍內戶主世系及同居子息兄弟姪壻之族派至於奴婢所傳宗派所生名歲奴妻婢夫之良賤一皆備錄易以考閱近年以來戶籍法廢不唯兩班世系之難尋或屬良爲賤或以賤從良遂致訟獄盈庭案

牘紛紜願自今做舊制施行其無戶籍者不許出告身立朝且戶籍不付奴婢一皆屬公王納之然竟未能行

農桑

農桑衣食之本王政所先太祖即位之初首詔境內放三年田租勸課農桑與民休息成宗五年五月教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若欲懷萬姓之心惟不奪三農之務啓爾十二牧諸州鎮使自今至秋並宜停罷雜務

專事勸農予將遣使檢察以田野之荒闕牧守之勤怠爲之褒貶焉 六年六月收州郡兵鑄農器 顯宗三年二月教曰西北州鎮自經兵亂民乏資糧今當農作之時無以墾植其今本道官吏給糧興種毋使失業 三月教曰洪範八政以食爲先此誠富國強兵之道也比者人習浮靡棄本逐末不知稼穡其諸道錦綺雜織甲坊匠手並今抽減以就農 七年正月教曰江南郡縣以去歲不

登民多饑饉所在官給糧種以勸農耕九年二月都兵馬使蔡興化鎮自經寇亂民戶並無牛畜乞借官牛以助農耕從之十一月以予山國被東北女真所寇廢農業遣李元龜賜農器十年四月以涇州管内遼安谷州管内泰山峽溪峯州管内新恩等諸縣民困於丹兵官給糧種十六年三月判外人來京辭訟者自三月初一日並令歸農十九年正月判今諸道州縣每年桑苗丁戶二十根自丁十五根田頭種植以供蠶事德宗三年三月教田農桑衣食之本諸道州縣官勸導朝貢無奪三時以寧百姓靖康二年正月御史臺言諸道外官使民不時有妨農事諸道使審察黜陟從之三年正月判立脊後諸道外官並停獄訟專務農事勿擾百姓如有違者按察使糾理七年二月門下省論奏郡縣比年不登民常艱食實由方岳官吏政不合民心刑不順天意致傷和

氣以至於此請下令恤刑勸農以救民瘼制可一文宗元年二月西北路兵馬使楊帶春奏轄下連州防禦長吏軍民等八百餘人告云防禦副使蘇顯自下車以來勸課農桑存恤民庶政績茂著理合升聞制令吏部准制量用一三年三月東北路監倉使秦交州防禦判官李惟伯所部連城長楊吏民等言惟伯上任已來勸農恤民雖秩滿當代願得見借十二月東北路兵馬使奏永興鎮軍成厚等三百二十餘人狀告鎮將尚舍直長丁作鹽勸農桑均賦役修城郭備戰具又於沙石不耕之地勸種雜穀歲收二百餘斛功課最難已考滿願借留任王嘉歎並許之二十年四月制曰書曰食哉惟時十夫不耕必不食其飢者郡牧之職農桑為急諸道外官之長皆令帶勸農使肅宗四年四月許今州府郡縣各耕屯田五結肅宗三年二月制近來州縣官概以官院朝家田令人耕種

其軍人田雖膏腴之壤不用心勸稼亦不令養戶輸糧因此軍人飢寒逃散自今先以軍人田各定佃戶勸稼輸糧之事所司委兩奏裁
仁宗五年三月詔勸農力田以給民食
六年三月詔曰勸農是衣食聖王之所急務也今守令多以聚斂爲利鮮有勤儉撫民倉庾空虛黎庶窮匱加之以力役民無所措手足起而相聚爲盜賊甚非富國安民之意其今州郡停無用之吏罷不急之務躋民

安富副朕憂勤 二十三年五月輸養都監奏令諸道州縣地品不成田畝桑粟漆楮隨地之性勸課栽植從之 明宗三年閏正月以七道按察使五道監倉使皆兼勸農使
十八年三月下制以時勸農務修堤堰貯水流潤無令荒耗以給民食亦以桑苗隨節栽植至於漆楮粟稻桑木各當其時裁以興利 高宗十二年四月禁內外興作勿奪農時 三十年二月遣諸道巡問使閔職于

慶尚州道孫襲卿于全羅州道宋國贈于忠清州道又遣各道山城兼勸農別監凡三十七人名爲勸農實乃備禦也巡問使尋以煩冗請罷勸農別監從之 四十二年五月分遣諸道勸農使 四十三年二月制諸道被兵凋殘租賦耗少其今州縣其人耕閑地收租補經費又令文武三品以下權務以上出丁夫有差防築梯浦瓦浦爲左屯田狸浦草浦爲右屯田 四十六年二月發新興倉白

銀十斤易穀種給貧民 三月今州縣守令率避亂民出陸耕種 元宗十二年四月分遣諸道農務別監催納農牛農器于黃鳳州以備元屯田之需 十五年五月元遣使詔勸課農桑儲峙軍糧仍命洪茶丘提點農事 忠烈王三年二月置農務都監 十八年正月教曰忠清西海二道民失農業不止於飢至於穀種不會收蓄難以播種其以監察史金祥郎將金良粹爲二道勸農使貿易穀

種均給 二十四年忠宣王即位下教足食之道惟在務農所在官司勸加勸課當耕種時不急之役與收斂一切禁斷又禁縱放牛馬踐損禾稼違者斷罪倍償 三十四年八月忠宣復位十一月下教農桑衣食之本宜有司勸課不至曠損無賴之徒不得縱牛馬食踐禾稼其遭水旱去處各遣提察檢聞可蠲免一年租賦 忠肅王十二年十月下教農桑王政所先其罷不急之役以時勸課毋致失業 恭愍王五年六月教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宜令中外人家種桑藝麻各以口數爲率 十一年密直提學白文寶上劄子江淮之民爲農而不憂水旱者水車之力也吾東方人治水田者必引溝澮不解水車之易注故田下有渠曾不足尋丈之深下瞰而不敢激是以污萊之田什常八九宜命界首官造水車使效工取據可傳按民間此備旱壅荒第一策也又民得兼務按種插秧則

亦可以備旱不失穀種 二十年十二月教曰農桑衣食之本諸道巡問按廉考其守令種桑墾田多少具名申聞以憑黜陟

貨幣市估

貨幣之制爲國所先蓋以贍國用而裕民力也 成宗十五年四月始用鐵錢 穆宗五年七月教曰自古有國家者率先養民之政務崇富庶之方或開三市以利民或用二銖而濟世遂使生靈滋潤風俗淳厚惟我先朝式遵前典爰頒丹詔俾鑄青蚨數年貫索盈倉方圓通用仍命重臣而開宴既諏吉日以使錢自此以來行之不絕寡人叨承丕緒祗奉貽謀特興貨賈之資嚴立遵行之制近覽侍中韓彥恭上疏言欲安人而利物須仍舊以有恒今繼先朝而使錢禁用羸布以駭俗未遂邦家之利益徒興民庶之怨嗟朕方知啓沃之精詞詎可弃遺而不納便存務本之心用斷使錢之路其茶酒食味等諸店交易

依前使錢外百姓等私相交易任用土宜
肅宗二年十二月敕曰自昔我邦風俗朴略
迄于文宗文物禮樂於斯為盛朕承先王之
業將欲與民間大利其立鑄錢官使百姓通
用 六年四月鑄錢都監奏國人始知用錢
之利以為便乞告于宗廟 是年亦用銀瓶
為貨其制以銀一斤為之像本國地形俗名
闊口六月詔曰金銀天地之精國家之寶也
近來奸民和銅盜鑄自今用銀瓶皆標印以

五十五

十一

為求式違者重論 七年十二月制富民利
國莫重錢貨西北兩朝行之已久吾東方獨
未之行今始制鼓鑄之法其以所鑄錢一萬
五千貫分賜宰樞文武兩班軍人以為權輿
錢文曰海東通寶且以始用錢告于太廟仍
置京城左右酒務又於街衢兩傍勿論尊卑
各置店鋪以興使錢之利 九年七月命州
縣出米穀開酒店許民貿易使知錢利時
泉貨之行已三歲矣民貧不能興用故有是

命 睿宗元年中外臣僚多言先朝用錢不
便七月詔曰錢法古昔帝王所以富國便民
非我先考殖貨而為之也況聞大遼近年亦
始用錢乎凡立一法衆謗從起故曰民不可
慮始不意群臣託太祖遺訓禁用磨丹狄風
之說以排使錢然其所禁蓋謂風俗華靡耳
若文物法度則捨中國何以哉 忠烈王十
三年四月禁市中合鑄銀銅時用碎銀為貨
以銀銅合鑄故禁之 是月元遣使詔頒至

五十五

十一

元寶鈔與中統寶鈔通行以至元鈔一貫當
中統鈔五貫使為子母用 二十二年五月
中贊洪子藩上言國用金銀為重而無出處
宜令東西各房行役各官新除行役所飲物
件內三分取二以補國用 忠惠王元年四
月始用新小銀瓶一當五綜布十五匹禁用
舊瓶 恭愍王五年九月都堂令百司議幣
諫官獻議曰本國近古以碎銀權銀瓶之重
為幣而以五升布翼以行之及其久也不能

無弊銀瓶日變而至于銅麻縷日麤而不成
布議者欲復用銀瓶愚等以爲一銀瓶其重
一斤其直布百餘匹今民家蓄一匹布者尚
寡若用銀瓶則民何以貿易哉或議曰宜用
銅然國俗久不用錢一朝遽令用之民必
與謗或曰宜用碎銀然散出民間而無標誌
則貨幣之權不在於上亦爲未便今銀一兩
其直八匹宜令官鑄銀錢錢有標誌隨其兩
數輕重以准帛穀多寡比之銀瓶鑄造易而

十三

用力少比之銅錢轉輸輕而取利多官民
旅庶幾有便尤產銀之所復其居民今操納
官其國人所蓄銀器悉令納官鑄錢以與之
并用五升布則公私便矣且其布子自丁酉
爲始納官標印然後方許買賣其標印之官
內則京市署奉之御史臺考之外則知官以
上主之府縣廉以時糾察如有用無印布
及掌印看備恣縱者並理以法則數年之間
將見弊絕而物價平矣 崇禎王二年六

月以 大明錢貫與本國布匹難以准計今
後每一貫准布五匹 三年三月中郎將房
士良上書曰天下之閒雖方殊而俗異其士
農工商各以其業資其生以有易無彼此通
用者錢也自禹鑄塗山廟設九辨以來至于
今通行者無他其質堅貞其用輕便火不燒
水不濕買迂而益光致遠而無咎鼠不能耗
刃不能傷一鑄之成萬世可傳故天下寶之
本朝布之法出於東京等處若千州郡且

十四

此布之幣用無十年之久乍遭烟濕便爲灾
朽縱盈公庫未免鼠漏之傷願立官鑄錢兼
做楮幣爲貨一禁織布之行王納之 四月
命三司會計中外錢穀出納 七月都評議
使司秦罷弘儒都監爲資贍楮貨庫請造楮
幣曰竊聞禹九年水湯七年旱以歷山莊山
之金並鑄幣以救民困至周太公又立九府
圜法此錢貨之始也自漢至今代各有錢若
宋之會子元之寶鈔則雖變錢法實祖其遺

意蓋亦莫非備灾患而便民用也吾東方之錢如三韓重寶東國通寶東國重寶海東重寶東海通寶載之於中國傳籍蓋可考也近古又造銀瓶爲貨皆與布匹子母相權後因法弊銅錢銀瓶俱廢不行遂專用五綜布爲貨近年以來布縷麤疎漸至於二三升之功雖勞而民用不便輸之則牛汗積之則鼠耗商賈不行米穀踴貴蓋由於此今殿下勵精圖治政化更新唯此一事尚循舊弊如有一

二年水旱之災數十萬軍旅之費則將何以處之爲今之計銀銅既非本國所產錢瓶之貨卒難復行宜今有司參酌古今依倣會子寶鈔之法置高麗通行權貨印造流布與五綜布相兼行使聽民閒買賣諸物及赴京外倉庫場所折納諸色米賁物貨其疎縷之布一切禁之庶爲便益 四年四月侍中沈德符等上言一曰革資贍諸貨庫其已印諸貨還合作紙其印板則今燒毀之二曰國家錢

財出納都評議使司於該司直行文牒而該司以其原額及糜費之數每當月晦輒報三市估顯宗五年六月三司奏物價騰踴麤布一匹直米八斗雖因歲稔乃穀賤何請量其輕重增損其價從之 肅宗七年九月制曰四民各專其業賈爲邦本今聞西京習俗不事商業民失其利留守官其奏差貨泉別監二貲日監市肆使商賈咸得懋遷之利 忠

烈王三年二月出榜令諸王百官以至庶民出米豆有差以克茶丘軍馬糧料時銀幣一斤直米五十餘石及張榜三日直米四十餘石聞茶丘還收其榜市價復高 八年六月都評議使司榜曰民生之本在於米穀白金雖貴不救飢寒自今銀瓶一事折米京城率十五六石外方率十八九石京市署視歲豐歉以定其價 九年七月監察司出榜舊例銀瓶直米二十石今改定十石九月以市人

不行貿易乃許復舊 忠肅王十五年十二月資贍司狀申銀瓶之價日賤自今上品瓶折實布十四貼瓶折布八九匹違者有職徵銅白身及賤人科罪判可時鑄銀瓶雜以銅銀少銅多故官雖定價人皆不從 忠惠王後四年七月令各寺院買古銅瓶隨等差以進少不下三十口瓶價更高 恭愍王十一年十一月米四斗直布一匹金銀價賤或有金一錠米當五六石中外皆然 率禍七年

八月京城物價踴貴商賈爭利錐刀難繼疾之凡市物令京市署評定物價識以稅印始許買賣無印識者將鉤脊筋殺之於是懸大鉤於署以示之市人震慄事竟不行 恭讓王三年三月中郎將房士良上書曰司馬遷曰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臣亦以謂四民之中農最苦工次之商則遊手成群不蠶而衣帛至賤而玉食膏傾公室僭擬王侯誠理世之罪人也竊觀

本朝農則履畝而稅工則勞於公室商則既無力役又無稅錢願自今其紗羅綾段綃子絲布等皆用官印隨其輕重長短逐一收稅潛行買賣者並坐違制

鹽法

國家所資鹽利最大國初之制史無可攷 忠烈王十四年三月始遣使諸道權鹽 十八年七月分遣鹽稅別監于慶尚全羅忠清三道 二十一年七月又遣鹽稅別監於慶

尚全羅道 二十二年六月中贊洪子藩上書曰鹽之有稅已有定額今於州縣強行科歛誠宜禁之 二十四年正月忠宣王即位教曰鹽稅自古天下公用今諸宮院寺社與勢要之家皆爭據執不納其稅國用不足有司窮推除罷 忠宣王元年二月傳旨曰古者權鹽之法所以備國用也本國諸宮院寺社及權勢之家私置鹽盆以專其利國用何由可贍今將內庫常積倉都鹽院安國社及

諸官院內外寺社所有鹽盆盡行入官估價銀一片六十四石銀一兩四石布一匹二石以此爲例令用鹽者皆赴義鹽倉和買郡縣人皆從本管官司納布受鹽若有私置鹽盆及私相貿易者嚴行治罪於是始令郡縣發民爲鹽戶又令營置鹽倉民甚苦之揚廣道鹽盆一百二十六鹽戶二百三十一慶尚道鹽盆一百七十四鹽戶一百九十五全羅道鹽盆一百二十六鹽戶二百二十平壤道鹽盆九十八鹽戶一百二十二江陵道鹽盆四十三鹽戶七十五西海道鹽盆鹽戶并四十九諸道鹽價布歲入四萬匹 忠肅王五年五月下教大尉王深慮朝聘之需不給以諸道鹽盆悉屬民部平價給鹽以利公私今鹽場官先徵價布鹽不及民者十常八九其考未受鹽者悉給之 八年三月民部以京中四鹽鋪所賣鹽皆歸權勢親故不及疎賤榜曰非受本部牒者不得賣 十二年十月下

執各處鹽戶人有定數貢有定額近年以來鹽戶日損貢數仍存內外管鹽官不行察体以適戶貢鹽加徵貢戶以充本數民甚苦之有逋逃者所在官司推還本役其有未得獲尋與夫故沒無後者並除貢數諸倉貢民亦依此例 後八年監察司榜示禁令鹽鋪之設本爲和賣惠及貧民近者各鋪之吏不畏公法惟務徇私至使鰥寡孤獨不得貿易深爲不便今後和賣者体察究理 忠惠王元年七月置五道鹽場別監尋罷之 恭愍王六年九月分遣諸道鹽鐵別監右諫議李穡起居舍人田祿生右司諫李寶林左司諫鄭樞等上書論鹽鐵別監之弊曰今特遣別監以鹽鐵爲名民聽必駭下一新令吏緣爲奸弊生百端別監必欲多得稅布因而要鹽民不受鹽無異平日納布之苦今益甚矣若今存撫按廉行之民以爲常不至驚駭持以歲月課其功緒民不敢違必有成效况永陵

之時凡所聚斂無所不爲獨於鹽鐵別監一試之而不復議況今一遵祖宗之法以清明爲治而議及於此恐爲盛代之累王召宰相臺省問鹽鐵利害樞密林稱疾祿生樞固執前議在諫議南兢與同列素不相能獨曰遣之便左侍中廉懷臣亦言鹽鐵使業已定矣不可改也王從之九年四月除各道鹽稅十一年十月自諸君宰樞至成衆愛馬令納布一匹給鹽是年密直提學白文寶上

荀子忠宣王時所定鹽戶因散亡元額日減朔鹽不足然民間朔布則一依前例收納故鹽沒布在吏緣爲奸民雖納布而未受一升之稅今後以鹽多寡准布之數均給以此爲式十二年五月敕曰鹽法之設本以裕國便民法久弊生反爲民患宜令各道存撫按廉使取勘鹽戶見數給鹽方許納布十九年十二月門下府啓曰權鹽之法尚矣是以先王置鹽倉於濱海之州乃今深陸之民納

稅和賣以通上下之利近者法久弊生納稅而未受者或至十年民無所賴私販遽興非先王之本意也請自今今鹽戶安其所業又使守令償民所納仍禁私販王從之恭讓王二年八月都堂啓東西兩界境連上國且因水旱民生艱難請減鹽稅從之三年七月都堂啓鹽鐵國課之大者本朝鐵人皆私之而官未立法宜置冶官鐵戶一如鹽法以資國用上從之然事竟不行

科斂

凡國有大事用度不敷則臨時科斂以支其費焉毅宗十一年十月以太府寺油蜜告匱徵斂諸寺院以充齋醮之費高宗十三年三月令諸王及大小臣民出豆有差以助元軍屯田牛料十八年十二月令百官出衣有差以助國贍諸王宰樞以上卷錦二色綾衣三四品二色綾衣五品權叅以上綈紬衣各一領四十年十二月以進奉及饋遺

蒙古諸官人永寧公妃主妃母洪福源等金銀布帛不可勝計府庫皆竭今文武四品以上出自金一斤五品紵布四匹權參以上三匹八品以上一匹以充其費 四十六年四月遣太子僕奉表如蒙古文武四品以上各出自金一斤五品以下出布有差以充其費元宗元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收外官銀器於新興倉以支國用 二年四月遣太子謨如蒙古賀平阿里孛哥時宰樞至四品人出

二十二年

銀一斤五品人出自紵布二匹六品一匹七八九品二人并一匹以助行李之費 五年七月命外方各道科斂自銀以備親朝盤纏七年七月權臣金俊今四品以上出銀有差充國贖 十一年十一月命宗室百官出紵絹有差以供軍衣 十二年二月命有司斂銀物布貨宰樞各出自銀一斤三品紵布四匹四品三匹五品二匹七八品一匹以充親朝之費 十一月以蒙古驛馬久留府

庫匱竭供給不支斂馬料于京中戶二石民多逃散乃減一石 十三年十二月又斂馬料于各品三品六石四品五石以至微官收斂有差 是月世子謨如元出大府黃金三斤七兩長興庫白金四百三十斤七兩興王寺一百五十斤安和寺一百斤普濟寺七十斤又令宰樞承宣以上各出一斤以充行纏十四年二月今六品以上出酒有差以餉軍士六品以下輸馬料于開城又令諸王宰樞四品以上各出馬一匹五六品二并出一匹或奪民馬以換軍士瘦馬 五月今百官出銀有差以充世子嘉禮之費 忠烈王元年三月以帑藏匱竭斂白金諸王宰樞承宣班主八兩宰樞致仕及三品六兩三品致仕及四品四兩五品三兩六品二兩以充使客之求 十二月置盤纏色斂銀諸王宰樞承宣班主一斤宰樞致仕者正三品十三兩從三品十一兩以至權務尉正各出有差坊里

二月并一兩又歛銀及紵布于各道 四年正月令諸王宰樞至權務出草料有差以餉忻都茶立軍馬二月又令諸王至權務出葛豆以給忻都茶立軍馬 十二月宰樞請親朝許之今自諸王至五六品出細紵布有差以充國贖 五年十月歛諸王百僚銀紵有差以充盤纏 十四年十月兩府宰樞議先王設倉庫儲蓄積以充國用而備凶荒比來郡縣惟患賦稅多欠百官月俸且未准給國

卷七十九 十一

家如有不虞之需將何以支宜立直倉貧吏據兩班祿科田數當秋科歛以贖其用從之於是張榜約日歛米隨品有差至於工商賤雜科等收納 十五年二月遼東饑元遣張守智等今本國措辦軍糧十萬石轉于遼東王命群臣出米有差諸王承旨以上七石致仕宰樞三品以上五石散官宰樞三石散官三品二石致仕三品散任四品四石散官四品一石五品三石散官五品八斗侍衛將監

六品二石七八品參上副使僧錄職事一石九品參外副使八斗權務隊正別賜散職七斗軍官百姓公私奴婢以五斗三斗為差富商大戶三石中戶二石小戶一石各道輸米有差唯除東界平壤二道 三月又令群臣加出米有差諸王宰樞承旨班主十三石致仕宰樞顯官三品十石散官宰樞四石致仕三品東西四品七石散官三品三石東西五品六石散官四品二石東西六品侍衛將軍

卷七十九 十二

五石散官五六品一石東西七八品參上副使及僧錄職事二石東西九品參外副使一石權務隊正八斗有官守散職五斗近侍左右番二十石茶房左右番二十石三都監五軍二十石阿闍赤三十石禁內學館十五石鷹坊四番一百石大殿忽赤三番一百石巡馬左右番一百石漢語都監宮闕都監各二百石國贖色元成殿僚屬世子府僚屬各十石世子府忽赤三番二十石商賈人五石僉

議府密直重房將軍房三十石典理監家
簿版圖典法六衛五都觀候司天詹事府十
石通禮門十五石雜類五斗諸寺社二百石
四大業一百石時王別置御庫名曰內房庫
使黃門一人掌之分遣朝臣于各道稱為勸
農使擇公私良田聚民耕種除其貢賦又牒
郡縣戶歛銀紵皮幣油蜜至於竹木花果悉
皆徵納輸之內庫勸農使纔得六品而往者
不數年間超拜大官或登樞府由是為勸農

使者爭以培克聚歛為事郡縣日益凋弊內
庫之物上即分賜諸黃門及左右嬖幸亦無
所儲十五年八月元以海都兵犯邊遣使
徵兵今諸王時散百官出縣布有差以給此
征軍十八年八月今百官出銀紵布有差
以充入朝盤纏之費二十一年四月遣大
將軍劉福和祗候金之兼等送錢幣于世子
時世子請婚其費不貲內則七品以上科歛
白金外則減慶尚道甲午年租稅分給郡縣

每白金一斤折米三十石徵求急於星火
甚苦之又遣中郎將宋瑛等航海往益都府
以麻布一萬四千匹市楮幣王欲親往為世
子行聘禮乃於今羅忠清兩道家抽麻布以
軍糧抑買怨讟益興二十二年六月中贊
洪子藩上書國用漸乏除積勞者有功者從
王入朝者外新除官者隨品納稅以資國用
二十八年六月令城中人家出細紵布有
差以資國贖忠肅王三年四月令宰樞至

九品皆出紵布有差以支國用十五年十
二月王將入朝置盤纏都監令各品及五部
坊里出白紵布有差又於京畿八縣民戶歛
布有差於是奸吏因緣橫歛中外騷擾內臣
又因內出瓶子市米誅求縣邑兩府慮之欲
遣察訪于五道以救民瘼內人從中止之
十七年四月兩府以行邸用度不足科歛文
武官布貨抽索富人財忠憲王四年三月
政丞蔡河中等請蠲職稅先是禁人奪失金

承命往江陵道索人參時參貴不多得懼王
罪已擅徵職稅還說王曰臣於江陵道見有
職者退居鄉里病民頗衆故臣爲殿下徵其
職稅藏諸州郡以待上命有職居外者非獨
江陵五道皆然若從臣計有利於國王納之
代言閔渙勸之於是分遣嬖人諸道徵職稅
六品以上布百五十匹七品以下百匹散職
十五匹人間今下或挈家登山或乘舟而遁
焚山澤而索之禍及於族民甚怨之故河中

唐書七十九 卷七十九

等請除其弊王欲從之渙又勸之徵稅益急
慶尚道有一散貧同正者貧甚賣盡家產不
充其額其女痛父被辱斷髮貿布以納父及
女皆縊死又徵船稅雖無舟者亦被其害其
船稅財帛巨萬途道轉輸牛馬踣斃沿海州
郡之民逃匿山島至有漕運不通王雖淫縱
無道至於商賈計利分析絲毫常事經營奪
人田民盡屬資興庫群小托付爭相進計以
售其奸由是舉國騷擾 八月復徵職稅

十月今諸君宰樞下至權務出材木有差以
創新樓 忠定王元年七月命置路次盤纏
色今百官出紵布有差 恭愍三十一年九
月以調度不給增歛於民大戶米豆各一石
中戶米豆各十斗小戶米豆各五斗名之曰
無端米民甚苦之言無妨 辛禡二年九月
以軍餉不足收品米有差三四品三石五六
品二石其餘從品秩而降時官爵猥濫工商
賤隸皆冒受故品米之出多額焉 五年三

唐書七十九 卷七十九

月置盤纏色今諸君兩府至九品時散勿論
各出五升布隨品有差 十年八月今兩府
至六品出金銀有差又括歛諸道以充歲貢
是月都堂取魯國大長公主眞殿金銀器以
充其不給 十一年十一月今國人隨官品
出馬以充歲貢 十三年二月今兩府下至
巫覡術士出馬有差以充進獻一品出大馬
二匹六月李仁任以進獻不數元數三百餘
匹今省宰各出馬八匹樞密六匹 恭讓王

四年二月令百官出馬有差以充進獻

借貸

凡公私借貸以米十五斗取息五斗布十五匹取息五尺以爲恒式 成宗元年十月制令民間貸債出息者子母相侔更勿取息 顯宗二十二年五月令公私貸民穀米者只取其本蠲其息 靖宗九年十二月判諸公私米布貸者身歿後勿許追徵 文宗元年立子母停息之法貸一石者秋納一石五斗二年一石十斗三年二石四年停息五年三石六年後停息 肅宗六年五月詔曰朕以長生庫積粟既多出糶取息今聞歲久粟腐民或病之其令管勾貧賈銀布以除其弊 仁宗五年二月詔曰無以官庫陳穀抑配貧民強取其息又無以陳朽之穀強民奉養 明宗十八年三月下制各處富強兩班以貧弱百姓賒貸未還劫奪古來丁田因此失業益貧勿使富戶兼井侵割其丁田各還本主

忠烈王三十四年十一月忠宣王下教一

市肆商賈貿遷有無資生在前迎送國贈宴禮諸色官虛給文契取用百物不還其直甚害公然攬奪怨讟不少宜令各司檢考文契如數歸還今後盡行雇買不得騷擾一外方民吏無因科歛煩重至有轉賣男女貨物納官積年未還實可哀矜宜速公還其直付其父母 忠肅王五年五月下教償債之法止子母停息而貪利之人增恩無限貧者費妻鬻子亦不能償其本息相當而猶賣償者收取文契以給貸者 十二年十月下教公私諸債年月雖多止還一本一利如有倒換文契恣行不法者官治其罪貧民未償宿債責其子女者所在官司贖還父母役使歲月既准其償官收文契各令放還 恭愍王元年二月有旨公私息錢雖積年月止還一本一利其寺院常住息錢取利不等或過二分有司量宜定法毋使任意取息貧民鬻子女者

過三年不放者監察司按廉使彌加理罪
五年六月教曰富戶稱貸取息利中生利貧
民朝不謀夕典賣子女甚可哀也仰監察典
法司牧廉使臨民官盡心体察凡利中息利
者悉皆禁斷 十一年密直提學白文寶上
劄子貧民歲耕數畝租稅居半故不能卒歲
而乏食至明年東作之時稱貸富戶之粟以
備種食今官吏不恤民患以禁富民縱貸倍
息自後勸勉富民優其假貸依例子母停息

卷之七十五 年十五

貸者延引歲月而妄訴債主者當科其罪
十二年五月教曰債負無文契元借錢人已
物故者斷自辛丑十一月以前並不許追徵
其質當子女者計傭令歸父母 二十年十
二月教曰債負止於一本一利貪利之徒不
畏公法取息無已重困吾民仰中外官司取
勘元契果有違犯者將本錢沒官利錢還付
貸者貧民或有賣子女者計傭償直令還父
母 辛酉元年二月有旨一外吏上京因各

司催納賈物及徵拖欠稱貸私錢倍償其直
害及於民仰都評議司置常平濟用庫止取
其本以便借用其外方州府亦令置之除任
領內倍償之弊各官司除都評議司行移外
毋得擅行徵納一公私營息錢糧止取一本
一利貸者不在母令徵及族人取利中之
利徵還貸者洪武八年二月十三日以前典
當子女無論久近並許放還 四年十二月
憲司上疏論時弊諸道公庾所儲米豆貧民

卷之七十五 年十五

多糶利其無微息累歲不納按廉中今互相
遞代不能糾察因此圖用就虛竭乞依元
糶之額督徵輸倉自今於一石取息三斗以
救其弊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大司憲趙滉
等上疏凡公私滋息一本一利耳比來貨殖
之徒惟利是視一本之利或至于十倍假貸
之徒鬻妻賣子終不能償故國家已有禁令
今供辦都監實米滋息無窮至使貸者喪家
失業非國家恤民之意也願自今一本一利

毋得剽取

漕運

國初南道水郡置十二倉忠州曰德興原州
曰興元牙州曰河陽富城曰永豐保安曰安
興臨陂曰鎮城羅州曰海陵靈光曰芙蓉靈
岩曰長興昇州曰海龍泗州曰通陽合浦曰
石頭又於西海道長淵縣置安瀾倉倉置判
官州郡租稅各以附近輸諸倉翌年二月漕
運近地限四月遠地限五月畢輸京倉限內

發船因風失利梢工三人以上水手雜人五
人以上并米穀漂沒者勿徵限外發船梢工
水手三分之一敗沒者其官色典補工水手
等平均徵納 成宗十一年定漕船輸京價

運五石價一石通潮浦前號未潮浦螺浦
縣萬頭倉在焉運六石價一石波平浦前號
安郡潮陽浦前號沙飛浦風調浦前號
海安浦前號海老安波浦利京
浦前號麗水浦前號銀蟾浦前號

原浦運八石價一石潮東浦前號
南浦前號通津浦前號
浦前號岷岡浦前號
地海蓋浦前號運九石價一石利通浦
浦前號勵涉浦前號芙蓉浦前號
倉在焉速通浦前號朝宗浦前號
倉在焉濟安浦前號古塚浦前號
倉在焉西河郡浦前號運十三石價一石利涉
浦前號風海浦前號懷海浦前號

平浦新便涉浦前號運十五石價
一石媚風浦前號息浪浦前號白川
浦前號運二十一石價一石潮海浦
草浦前號清水浦前號廣通浦前號
楊柳浦前號德陽浦前號靈石浦
有浦前號居安浦前號慈石浦前號
運十石價一石澄波浦前號安石浦前號
浦前號梨花浦前號陽原浦前號
浦前號文島浦前號花

[illegible]

卷之四

大

羅店大慈院講學院八開寶
明宗八年四月

月更定食祿米一年納一萬三千一百三十
六石并移納上京倉轉米稅租并一萬三千
一百三十六石十三斗三升除六曹令丞及
別將校尉隊正歲給祿六百二十石燧煙八
關齋祭客使等年內用度都計四千三百二
十一石二斗及年內別齋祭等不虞之備一
千五百石外并移納上京倉留守貧及法曹
一貧歲給西京倉祿都計三百二十石九升

并以龍岡咸從成州祿位餘田歲入三百五
十五石三斗一升支給

外官祿德宗元年七月定東京官祿二百五

十石守留一百三十石官判七十石錄司六十石書事

三十石曹法文宗朝定二百七十石京知西

守二百二十三石東京二百石西京二百石京副

守八牧使安一百二十石南京二百石西京二百石京副

副一百石府權一百二十石副使安西大都

使一百石府權一百二十石副使安西大都

東水原公缺疾春東交平谷等州使天安南

羅店大慈院講學院八開寶
明宗八年四月

二十六石外并移納上京倉留守貧及法曹
一貧歲給西京倉祿都計三百二十石九升

并以龍岡咸從成州祿位餘田歲入三百五
十五石三斗一升支給

外官祿德宗元年七月定東京官祿二百五

十石守留一百三十石官判七十石錄司六十石書事

三十石曹法文宗朝定二百七十石京知西

守二百二十三石東京二百石西京二百石京副

守八牧使安一百二十石南京二百石西京二百石京副

副一百石府權一百二十石副使安西大都

使一百石府權一百二十石副使安西大都

東水原公缺疾春東交平谷等州使天安南

石十八石別將十四石
雜別賜文宗三十年定過年別賜米五十石
國大十石左右番中藥八石御殿侍女左右夫人十石都知行曹

七石左件六石十斗三司計史四石五斗試三
史別四石婢老奴二石進房鹽燭小

石計大府十石謂史一科仕三百目以上別賜米
十二石內侍兼職負茶房散職負十石門下省待詔翰林八石閤茶房南班貢同七石中待詔御引駕八石飯色負衣房貢尚食局禮門下直省中樞院直省六石十斗商食局禮成江船頭行有校尉六石十斗

客省承旨孔目郭衙六石御廚人吏御膳房女直丹陽海通事
宮闕都監枝色五石五斗閤門承旨五石負及作上貢

中書門下省中四石十三斗三升內庫南拒院諱直省
石臺二科如班蓋計知班閤門諱承旨閤門一科應頭中書門下省中樞院僧直省

二石十斗二科應頭任一百八十日以上
別賜米一科十石二科八石御茶房貢吏內

一科六石二科四石內承旨及供膳
諸衙門工匠別賜並以役三百目以上者給之文宗三十年定軍器監米十石

皮甲匠

折四石中絹一匹折一石絹一匹折六斗
常平紋羅一匹折一石七斗五升大紋羅一
匹折二石五斗 明宗十年七月左倉別監
奏隨祿料多少以田米四石當粳米三石賜
給從之 十四年正月減文官試職之祿
十六年九月左倉竭無以頒祿借典牧司所
蓄白金六百二十四斤布六千匹將作監中
三萬匹以補之 高宗四十六年正月大倉
御史奏倉廩已匱無以頒祿乃以崔誼別庫

米一萬五千石補四品以下祿俸 十一
大倉頒五品祿倉廩只給數十人 應觀
六年十月以修戰艦營官宜右倉竭不支
今左倉量減雜糧封倉祿俸以補右倉之
費後有右倉所入悉數輸還左倉亦竭
權封倉廩半前料雜糧每噸糧各一石耳
九年正月賜武士馬數者六十餘人 奉
傳政房欲釋怨止謝故有是命 十四年五
月命追給內僚丙戌丁亥兩年祿殿中侍史

田儒左倉別監張巡等以謂倉儲殫竭當年
祿俸猶未贍宜俟羨餘乃給內僚許於王下
儒等于獄 忠宣王二年八月檢校宰臣請
俸者衆李公世朴全之金瑄李溫申汝桂趙
延壽白頤正閔頤外餘皆停祿溫宦者也宦
者檢校受祿自溫始 忠肅王七年八月下
旨異姓諸君亦除顯官宰樞前者倉官奏降
一科給祿未合於理自今與顯官宰樞同科
給祿 十一年三月教曰食君之祿而二其

心非人臣也其上書京師請立濬王者三品
致仕以上皆停祿俸 十六年十月廣興倉
頒祿時國無紀綱人無廉恥諸衛散貧別將
等親到倉門或冒受或劫奪糾正不能糾治
手執鞭杖終不能禁 恭愍王元年正月監
察司啓諸君閑居食祿請停祿從之 二月
下旨重祿勸士國初蓋有成法中世以降井
地不均公府漸耗官吏不足以養廉欲望其
砥節難矣有司祛不急之官禁兼弁之家以

實倉廩以增俸祿 五年六月教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宜令有司量宜加給且難林福州京山府所貢綾羅紬布毋得納總泉庫輸之廣興倉以補百官之俸 六年九月頒祿時因倭寇漕運不通九品祿料不給 七年五月都詳議使司啓因倭寇漕運不通百官祿俸不給請諸封伯已行侍中者從宰樞料其餘伯依異姓諸君科從之 十一年二月議定成衆各司給料 六月監察司上書

大軍之後公私俱匱甚可慮也况廣興道國之根柢宜廣儲蓄以備不虞今隨駕官吏仰資廩給者月費三千餘石朝官衛士不可減省官宦之輩未有定額耗廩太多除供職外餘悉汰去又今軍餉不給而各道賜米頗多自今不得已有內賜則下旨都堂施行 是年密直提學白文寶上劄子曰三代之制大國方百里其次方七十里大國之卿祿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可食七十人士可食三

十六人下士與庶人可食九人今吾東方千里者二山林雖居其半十倍於百里之國而卿大夫之祿不足以食九人况其餘乎重祿之術宜令所司五品以上更議申聞 辛酉元年二月令德泉庫輸納元係廣興倉紬布一依丙申年宜旨還屬廣興倉以贍百官之俸 四年五月以漕船不通始頒初番祿權勢家奴操挺叫號爭先奪攘蹂躪死者二三人 十二月憲司上疏略曰古者非有功不

侯今封君甚衆近因倭寇漕運不通倉廩虛竭除省宰封君外其餘封君請勿頒祿 六年五月憲司上疏曰古者各領貢將專爲宿衛防禦而設近來不考勤慢皆給其祿故貢將安坐食祿以致宿衛單寡請自今考其勤王事者給祿襦納之 七年八月頒祿舊制頒祿必以七月七日今因倭寇實賦不至至是始頒然宰相之俸不過數斛七品以下只給布子 十三年正月以廣興倉告廣興百

官傳 恭讓王二年七月都堂啓曰非有功
不封古之制也近下論功德之有無官資之
崇卑封者未多乞自今非立大功封者及
贊成事以上對違者不許給祿從之 三年
正月三司左使張石璘請官官祿每品減一
等王只罷月俸 十月頒封倉祿一品至三
品各賜一石其餘各品不及

常平義倉

常平義倉昉於漢唐饑不損民豐不傷農誠

救荒之良法也國初祖其意而創置黑倉是
成宗五年七月敕曰予聞德惟善政政在養
民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天肆我太祖爰置
黑倉贖飢民嘗爲常式今生齒漸繁而所
儲未廣其益以米一萬碩仍改名義倉又欲
於諸州府各置義倉敕司檢點州府人戶多
少倉穀數目以聞 十二年二月置常平倉
于南京十二牧敕曰糴食貨忘千乘之國必
有千金之價以年豐歉行糴糴民有餘則歛

之以輕民不足則散之以重今依此法行之
以千金准時價金一兩直布四十匹則千金
爲布六十四萬匹折米十二萬八千石半之
爲米六萬四千石以五千石委上京京市署
糴糴今大府寺司憲臺共管出納餘五萬九
千石分西京及州郡倉一十五所西京委分
司司憲臺州郡倉委其界官負督之以濟貧
弱 顯宗十四年閏九月判凡諸州縣義倉
之法用都田丁數收歛一科公田一結租三

斗二科及官寺院兩班田租二斗三科及軍

其人戶丁租一斗已有成規脫遇歲歉百姓
阻飢以此救急至秋還納毋得濫費 仁宗
五年三月詔務儲官穀以待救民 明宗十
八年三月下制倉穀本爲百姓種子日料春
頒秋歛實得成實年來不實因此失農非先
王爲民制法之意也若有糟糠相半監收不
實則以其罪罪之 忠烈王二十二年六月
中贊洪子藩上書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

國家素無儲蓄倘有凶荒難以救活宜於中外創置義倉戶歛米穀以時收積以備緩急
恭愍王二十年十二月教曰救荒賑飢王政所急忠宣王嘗置有備倉又設烟戶米法其慮甚遠比來名存實亡殊失賑濟之意其復忠宣王常平義倉之制 辛禡四年八月憲司上言諸道連年旱荒軍食不給民轉溝壑誠可痛心宜令守令審今歲豐凶之狀量戶大小出穀有差藏之州廩以救來歲之荒
且備不虞之用 辛昌元年八月楊廣道都觀察使成石璘啓道內之民因水旱不得耕種食俱乏今後請於州郡置義倉從之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大司憲趙浚等上疏曰常平義倉之法救荒之長策耿奇昌義倉之奏長孫平社倉之議其法益出於周官委入之職有國家者所當先務也去歲盛夏興師加以倭寇耕種愆期收穫失候今年又被水災東南州郡蕭然赤立救荒之策不可不慮

也國家既革私田所至皆之舊積願自今郡縣皆置常平倉其豐凶歛散之法一依近日都評議司所奏竊聞楊廣道已置常平倉宜今各道依此施行守令有不如法者罰之
三年四月置五部義倉
賑恤恩免之制 災免之制 旱災免之制 補官之制
恩免之制太祖元年八月詔曰朕聞昔漢高祖收項氏之亂後令民保山澤者各歸田里
減征賦之數審戶口之虛耗又周武王黜紂之虐乃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給貧民者蓋爲亂政日久人不樂其生故也朕深慚寡德獲統丕基雖資天助之威亦賴民推之力冀使黎元接堵比屋可封然承前主之圯運苟不蠲租稅勸農桑何以臻家給人足乎其免民三年租役流離四方者令歸田里仍大赦與之休息 光宗二十六年景宗即位蠲欠債減租調 景宗六年成宗即位赦

三年役減租稅之半 成宗七年十月宋遣
部侍郎呂端來冊王王宣赦蠲欠負恤賑
窮乏 十三年四月有事大廟大赦恤孤獨
貧者舊蠲欠負放逋懸 十六年八月幸東
宗減所過州縣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月穆
宗即位放三年役除一年租恤耆舊蠲欠負
放逋懸 穆宗二年十月幸鎬京齋祭除鎬
京一年租所歷州縣半之 四年十一月幸
中原府巡省風俗所歷州縣減田租一年其
就行程帳奉州縣半之 七年十一月幸鎬
京齋祭蠲鎬京田租一年北邊沿路州縣半
之 十年十月幸鎬京齋祭蠲田租一年沿
路州縣半之 顯宗五年十二月減今年租
稅之半蠲壬子年以前逋欠 七年正月蠲
抱州等十九縣今年租調 九年十二月蠲
州郡二年以前逋欠租 十年五月蠲道州
管内獐山永州管内解顏等縣今年租稅
十二年二月復安州民戶二年蠲庚戌年以

來逋租之半 二十年九月幸海州蠲海鹽
州今年租稅之半 二十一年六月築羅城
營重光寺赴役者減今年調布諸州郡縣逋
欠限戊辰年蠲免 靖宗五年十一月制曰
八關會雖是前規既行盛禮宜播德音其犯
公徒私杖以下及諸徵贖皆免之 文宗四
年九月制曰朕以涼德托于臣民之上擬憑
佛教以致理平開大法筵今當罷會欲霑洪
恩其今日以前贖罪徵收之類可悉除免
十年十一月侍中李子淵上言近因創造興
王寺移德水縣於揚川由是百姓營葺廬舍
未遑寧處男負女提道路相繼貧者有擠墜
之憂富者無按堵之所當今視民如子覆民
如天請蠲德水縣一歲賦役制特蠲兩年
十一年四月詔曰兩行封冊使副同時偕至
其所過州縣減今年租稅之半 三十六年
九月王南巡至溫泉十月還京緣路州縣程
驛放今年租稅之半 獻宗元年冬肅宗即

位詔免州縣今年租稅其徭貢未納者限癸
酉年蠲免 肅宗三年十月給享于大廟諸
州府郡縣部曲減今年租稅之半 五年二
月免州府郡縣部曲雜所今年稅布半 七
年十一月王自西京還次臨洮驛宣赦沿途
州縣減今年田租 肅宗元年三月西海按
察使奏谷州岷縣民多流亡頗闕貢賦請
蠲三年租稅制可 三年二月以封王太后
諸州郡縣進奉長吏從卒等各田丁稅布全
放內莊宅及宮院諸寶_{寶者方官以勸農施}
_{之寶}穀米請資未還者限乙未年東西州
鎮及諸州縣鄉部曲等雜所長吏漏失雜物
色徵還及徭貢未收者限乙酉年銀金限癸
卯年並資赦除 仁宗七年三月王至自西
京蠲放西京及所過州縣今年租稅 八年
十月王至自西京詔緣路州縣復今年租稅
十四年五月詔諸州縣兵募城者水軍轉
輸軍餉者賜今年田租之半 徽宗十六年

四月蠲諸道郡縣通租 二十一年九月王
自南京還蠲南京廣州今年稅租輸役其餘
州縣半之 二十三年四月還西京下詔
曰所歷州府郡縣貢稅輸役許本金放公私
惠利亦皆減除 明宗二十七年十一月
宗即位詔曰貢賦徵輸公私惠利不便於民
者並放 高宗二十二年五月詔廣州於辛
卯壬辰年秋共圍攻能固守不下其免常餉
雜役 四十年六月宣旨轉米以下雜貢稅
及諸宮院所同公廩田科式未收限庚戌年
全放諸宮院內外兩班大小寺社不實穀食
據給年遠一切放下諸州府郡縣百姓受公
私穀食物故者雖入秋成依前判死及流配
勿徵之意並蠲除殘亡尤甚州縣輸餉限
庚戌年以上全放兩界州鎮將相將校縣及
側食停給者還給將作監樂歲米叔限庚戌
年以上全放 四十四年閏四月蠲丙辰年
以上通租 元宗元年六月下制蠲丁巳年

以上公私逋租 十年十二月以西海道請
郡有迎駕供億之難蠲今年租賦 忠烈王
四年四月教曰歷觀西海郡縣凋弊已甚自
丁丑至今年租稅徭貢皆免之 八年二月
蠲征東戰亡者欠負官錢 五月教曰開城
聖祖之鄉常稅外他徭役皆蠲之 九年五
月蠲免公私逋欠錢 二十二年正月下旨
蠲外貢三年貧民因租稅而鬻子者官贖還
之 二十四年正月忠宣王即位下教一哈

二十八

丹入境州郡望風迎降唯原州以孤城攔控
賊鋒其邑常徭雜貢宜復三年一開城是租
鄉三大貢外除常徭雜貢一諸州府郡縣稅
及常徭雜貢往年未收者并今年徭貢亦令
全除一各道柴炭貢諸院寺官司所屬公廨
田諸寶米等往年未收限丁酉年以上除之
一八朝過行西海道三稅大貢外常徭雜貢
及各驛柴炭貢限今年全除 三十四年八
月忠宣王復位十一月下教諸州府郡縣轉

稅及常徭雜貢諸寶米各驛柴炭貢如有欠
少宜限一年勿徵 忠肅王十二年十月下
教一西海平壤兩道近因行李往來供億煩
劇平壤道官給糧以賑之西海道復今年租
稅之半一漢陽富原今值南巡慮多供億其
復今年租稅一官吏貢賦欠納者截自甲子
年以前一切蠲免 恭愍王元年二月下旨
諸官司貢賦自庚寅年以前一切蠲免 十
二年五月下教一庚子年以前諸道州縣三

二十九

稅雜貢未到官者並免追徵一辛丑年以後
所沒諸家之田悉充軍需其所奪田土人民
悉還舊主一畿甸之民因亂流離田野多荒
若非寬恤何以招來其京畿公私田租限三
年三分減一一自龍駒以北諸驛三道之衝
供費尤多其柴炭貢與免三年 二十年十
二月教曰民惟邦本近來軍國事繁差發尤
重其免洪武三年以前各道逋欠賦稅 辛
禡元年二月宥旨近年以來軍頒田戶困於

重歛運輸多致荒餒凡係軍須田入量減三
分之一十四年六月辛昌即位教曰貢賦
之設自有定制近因多故徵歛無藝民受其
害各道州府郡縣往年逋負未納貢物一皆
蠲免今戊辰年貢物亦以被罪人等家財充
用其有先納私錢下鄉倍徵者止償其本自
己巳年始納貢如舊其已發到官者不在此
限恭讓王二年九月都堂啓我州泥城江
界爲國藩屏宜加撫卹請蠲徭役從之

五十

災免之制成宗七年十二月判水旱虫霜爲
災田損四分以上免租六分免租布七分租
布役俱免十年十月幸西都民戶有以疾
疫失農業者免其租賦穆宗九年二月謂
有司曰比年秋穀不登百姓艱食自統和二
十一年以來貢賦未納者並除之其有絕食
無穀種者開倉賑給六月戊戌震天成服
肆赦仍減今年稅布之半并蠲甲辰年前逋
欠租稅顯宗二十年七月以朔方道登服

州管内三陟縣廣福源派州款谷金壤善山
臨道雲岩恭猷高城安昌列山杆城翼嶺洞
山連谷羽溪等十九縣並被蕃賊侵擾特蠲
租賦靖宗二年六月三司言去年密城管
內牢山部曲等三所大水漂損田禾請放一
年租稅從之十二月有司奏金州管内州
縣水潦暴至隄防潰溢壞廬舍損田苗今年
租稅合在蠲免請遣使宣慰從之文宗四
年二月西北面興化道監倉使奏去戊子年
道内昌州有蝗災其年已納租稅者請依令
丈以損分多少折放從之五年十一月雲
中道監倉使奏肅州通海永清縣安戎鎮春
夏旱乾早秋霜雹禾穀不登請免今年租稅
從之六年四月有司奏雙草島頃沃濰利
城等四縣往年久旱禾穀不登百姓飢饉請
蠲租賦從之八年十一月東北路兵馬使
奏文湧二州連年大水損傷禾穀乞省賦賦
稅從之十五年正月朔西道撫問使尚書

考功員外郎韓丁翊奏管内龍泉驛縣被水
災公館民居並皆漂沒今方遷徙創造館宇
民力勞瘁請減今年明年租稅從之 二月
有司奏密城管内昌寧等九郡去年暴水損
稼請減今年夏稅從之 三十一年四月有司
奏黃州牧管内鳳州比因水災遷徙新創公
廨民力未復請蠲今年租稅徭役從之
宣宗七年六月制曰今年以來災變屢作
時雨愆期朕甚懼焉其内外公使私杖以下

卷八十一

三十一

輕罪悉令放除吏民於丁卯年借貸新興倉
穀米未還者咸使蠲免 肅宗六年六月以
長淵縣頻年水旱免賦役三年 十一月都
兵馬使奏東京管内郡縣旱氣太甚民被其
災乞放公私長生庫及諸倉逋欠米穀俟豐
年收納制可 七年三月三司奏東京管内
州郡鄉部曲十九所因去年久旱民多飢困
乞依今文損四分以上免租六分以上免租
調七分以上課役俱免已輸者聽折減來年

租稅制可 明宗二十五年九月詔曰刑政
不中謫見于天比來吏政多苛逋租宿貸督
歛無已嗷咻者衆致有變異嗚呼痛哉其爾
郡縣吏敬聽朕言其逋租限五年寬假公私
宿債亦所不問 高宗二十二年九月制國
家移都民方瘡痍又經狄兵甚可憐恤其蠲
癸巳年以來諸道貢賦之逋欠者 三十三
年五月制以西海道州郡被兵蠲徭貢七年
又減谷州樹德兩所銀貢五年 四十二年

卷八十一

三十一

三月以諸道郡縣經亂凋弊蠲三稅外雜稅
四十五年二月免海島移入州縣一年租
忠烈王三年十一月以慶尚道禾穀不稔
減租稅 七年五月京城饑民菜食無益限
九月蠲鹽稅 十七年七月以旱乾禾穀不
實分遣安集別監于諸道檢踏田畝量減租
稅 九月命被兵州郡蠲免租稅又以忠清
交州西海三道因軍旅失業減柴炭貢 十
八年五月下敕曰比經寇賊百姓困弊雖已

蠲免租稅諸司不体至意一切徵納自今
今禁約毋致失業 四月下旨慶尚道管城
安邑利山等縣頃因避賊于清州山城民失
農業宜與中道並蠲貢賦 七月以全羅忠
清道民飢除朝覲盤纏 十九年六月以黃
驪郡經賊蠲賦稅 恭愍王元年二月有旨
西海平壤道近年風水為孽凡被災州縣量
其輕重免其租稅 五年六月教曰蠲戶因
倭寇莫輸其貢官未給蠲民徒納布為害尤

甚自今年七月至明年七月其蠲稅布三分
減一 九年四月教曰今茲百姓勞於兵革
困於飢饉其除各道蠲稅 辛禡元年二月
有旨各道州郡屢因倭寇加以水旱民生凋
瘵仰都評議司自癸丑年以前祿轉雜貢未
收者一皆蠲免其公海州郡被害尤甚去歲
甲寅年雜貢亦行蠲免已納到官者准作下
年之數延祐甲寅以後加定貢物量宜蠲除
九月九月郡縣同奏各道州縣屢經倭亂

死亡太甚其公海各官常徭雜貢及蠲稅等
全羅道限五年楊廣慶尚道限三年蠲免從
之 七年三月全羅道按廉報民多餓死諸
成卒及人民逃散過半崔瑩議請蠲濱海州
郡三年租稅從之 恭讓王二年正月以年
凶減田租六分之一 三年六月教諸道有
水旱霜雹蝗災州郡驗覆免租
蠲寡孤獨賑貸之制成宗十年七月判無父
母族親孩童有病者官給租救恤 十月幸

西都篤疾癘疾者給藥且謂有司曰此行雖
因齋祭亦為省方所歷州郡男女年八十以
上者特加賑卹 十三年三月命有司曰少
孤無養育者限十歲官給糧過限者許從所
願居住 顯宗二年十二月教曰古先哲王
視民如子朕居司牧敢不盡心方當歉歲又
屬祈寒惟恐饑寒孤獨未免飢凍其令所在
賑給衣糧勿使失所 忠烈王三十四年十
一月下教一七十以上無守護者其子孫犯

罪流配宜以罪之輕重移免孝養一八十以上篤疾廢疾不能自存者隨其所望勿論親疎許一名免役護養若無親疎護養宜令東西大慈院聚會安集公給口糧差官提調忠宣五年八月鈞旨曰孤憫民食不足置倉中外以廣積儲近因水旱民不聊生已發民部庫賑窮調之尚慮憊獨未盡蒙惠爾有司加發有備倉以賑之 忠肅王十二年十月下教年九十以上官給資糧七十以上給侍丁一人復其身鰥寡孤獨癯瘠殘疾者所在官司優加賑恤 恭愍王元年二月有旨鰥寡孤獨篤疾癯瘠疾官爲賑恤毋令失所五年六月教曰賊臣之家所有米穀減價糴賣以救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 十二年五月下教鰥寡孤獨癯瘠疾之人在所當恤諸人窮乏不能自存者亦宜發賑所在官司務加賑濟 二十年十二月下教鰥寡孤獨仁政所先宜加矜卹

水旱疫癘賑貸之制顯宗三年五月教曰去年西京水旱爲災穀價騰踊民用困乏朕夙興夜寐念之惻然其令所司發倉賑之 七年九月三司奏江南饑饉請轉關內倉穀賑之從之 八年七月賑京城貧民 九年正月以興化鎮比因兵荒民多寒餓給縣布蓋醬 靖宗二年十一月修東大悲院以處飢寒疾病之無所歸者給衣食 五年三月制東南海諸道州縣去歲禾穀不熟民多饑饉其令有司發義倉賑之 四月制東北路諸州去年大水漂沒禾稼百姓貧乏其令本路勸農使發倉米益賑之 六年二月靈光郡及臨陂縣饑發義倉賑之 七月詔曰去歲以來水旱作沴生民被災苗稼空於農疇資財盡於私室此寡人不德之所致深有痛焉其發倉廩以賑之 文宗元年五月制去年久旱邊民饑餓其發義倉賑之 三年四月制曰去歲霖雨損禾民食不周遣使賑恤務

要金活 六月命有司集疾病飢餓者於東
西大悲院救恤 四年四月中書省奏曰關
內西道州縣前歲不登民有飢色請發司倉
公廩粟以助耕耘其貧不能自存者發義倉
以賑從之 五年二月制去歲不稔黎民阻
飢以御史雜端金化崇爲西京關內西道宣
撫使兵馬判官金繼參爲北界宣撫使發倉
賑之 六年二月以關西安北兩道饑遣御
史中丞金化崇發倉賑之 三月制曰東北
路諸州鎮戍邊之卒連年旱曠饑饉相仍可
令兵馬監倉使及首領官分道賑恤仍賜衣
服又以京城饑命有司集飢民三萬餘人賜
米粟盪鼓以賑之 四月移龍門倉粟八千
石于監自二州以給農民 八年四月制文
湧登三州鎮漢縣長平鎮往年被水災其發
義倉賑之又移春交東等州倉粟給糧食
五月制諸道州郡民多飢歉流移失業令諸
州通判以上官吏巡行存問發義倉賑之

十五年二月西海按察使奏黃鳳二州去年
大水漂沒田疇居民飢乏請發義倉賑之從
之 九月有司奏去年大水損禾都人阻飢
請發倉賑之從之 十八年三月制曰去歲
水潦暴溢損害秋稼言念黎元宜急救恤其
今太僕卿閔昌素自今月至五月於開國寺
南設食以施窮民 四月又制自五月十五
日至七月十五日於臨津普通院設粥水蔬
菜以施行旅 二十一年四月制關內浪西
道往歲禾稼不登人民飢乏發安瀾倉賑之
二十二年三月制去歲京北郡縣秋稼不
登民多飢乏遣國子司業李成美發倉賑之
二十五年十二月發玄德宮米五百石設
食於西曹通院施窮民 宣宗三年十二月
以清金二州水潦損穀遣禮部員外郎庾哲
發倉賑之 十年四月制東路州鎮去年禾
稼不登民多阻飢言念黎元豈忘救恤宜遣
刑部員外郎并憫民發義倉米益賑之 十

一年二月以東路高和文湧定長登交等八
州宣德元興寧仁長平永興龍津等六鎮因
往年水旱民多飢餓遣東路監倉使負外郎
金義璿朔方道監倉使閻門低候蘇忠監察
御史林衍等宣撫賑濟 肅宗六年四月詔
民貧不能自存者今濟危實限麥熟賑恤又
於臨津縣書通院施食行旅三月 七年命
有司設食賜飢民限自四月至立秋 睿宗
元年三月命東西濟危都監賑貧病 四年
正月以西京驛路百姓饑饉發倉賑之 五
月制曰京內人民罹于疫疾宜置救濟都監
療之且收瘞屍骨勿令暴露分遣近臣賑東
北西南二道飢民 十二月分遣近臣賑興
化雲中西海南京廣州忠清州等諸道飢民
仁宗五年三月詔濟危鋪大悲院等舊積
以救疾病 六年詔以定州饑發倉賑之
七年三月以西京民勞於創闢發倉賑之
九年三月制書東西大悲院濟危鋪以救民

疾 六月以益州旱曠移龍門倉粟賑之
七月發大倉粟賑貧民 毅宗三年二月以
兩州慶州饑遣使賑之 十六年四月發倉
庫賑貧窮失所者 明宗十八年八月制曰
近聞東北面兵馬使所奏關東諸城多遭水
災禾穀損傷人民漂溺僅存遺氓並被饑饉
朕甚憫焉宜遵京內東西大悲院例設食接
濟活人多少以為褒貶又令移粟於朔方諸
城仍遣使發倉賑民 二十三年三月分遣
使于慶尚全羅楊廣道發倉賑飢 九月發
倉賑京城飢民 高宗十二年三月制曰去
年東方大水損傷禾稼民多失業流亡相繼
其今東北面兵馬使諸道按察使開倉賑濟
十三年三月制曰全羅道飢甚有蓄儲州
郡宜發倉賑給其無蓄儲州郡各於私處取
六贏餘賑給待豐年償之自甲申年後三稅
常徭雜貢並皆停減以待豐年收納 十七
年閏二月制書以年饑請發大倉賑之 四

十二年三月發書樞密院事崔瑋奏今春大饑民多死亡請發倉賑恤從之 七月發新興倉賜甲寅歲守京城坊里百姓 四十三
年六月發新興倉賑守城軍卒及合入州縣吏民 四十五年四月救急都監以年饑發崔誼倉穀賜太子府二十斛諸王宰樞各六十斛宰樞致仕及顯官三品以上各三十斛三品致仕及文武四品各二十斛五六品各十斛九品以上七斛又賜兩班寡婦及城中居民軍士僧徒諸役人有差 四十六年正月城中飢人相食移昇天府給糧與田又發倉賑宰樞寡婦前銜六品以下官及諸衛軍坊里人 三月金剛城防護別監王仲宣率合入州縣民五百餘口到昇天城出米三十斛賑之 忠烈王六年四月發兵糧二萬石賑金羅道飢民又遣將軍金允富如元告糶中書省借兵糧二萬石賑慶尚金羅道至秋償之 十三年二月賑東界飢民 三月全

羅道饑發倉賑之 十七年六月元遣海道萬戶黃興張侑千戶殷實唐世雄以船四十艘載江南米十萬石來賑飢世子嘗奏比年國人征戍轉餉失其農業以致饑饉故有是賜於是頒米于七品以下七品七石八品六石九品五石權務隊正四石坊里大戶三石中戶二石小戶一石帝意本在貧乏今不先貧民富者所得居多 十八年三月下教以忠清道因賊失農賜去年祿轉徭貢金羅道亦除祿轉一千石以賑之 閏六月元詔江南漕運萬戶徐興祥等二人運米十萬石來賑飢民遭風漂失唯來輸四千二百石王頒米于諸領府及五部戶各一石 二十一年四月元遼陽省奉帝旨以江南運米三千石賑雙城 忠宣王三年三月傳旨東西大悲院本為醫理疾病而設今開城府同本院錄事受有備倉米以養疾病 忠肅王五年五月下教諸道窮民如訴無食按察鹽場官

發倉賑給今待秋償本 十二年十月下教
惠民局濟危寶東西大悲院本為濟人今皆
廢圯宜復修營醫治疾病 忠穆王四年二
月遣使賑西海楊廣二道飢置賑濟都監王
減膳以克其費發有備倉米五百石令賑濟
都監施粥餓人又發全羅道倉米萬二千石
以賑飢 三月宰樞議請太史府庫米三十
石黃豆五十石義成德泉倉米一百石內府
常滿庫布一百匹給賑濟色 四月京城大
饑疫道饉相望漕運全羅道米一千四百石
以六百石分賑忠清西海二道以八百石減
價換布五部貧民 恭愍王三年六月以年
饑發有備倉粟減價以市民置賑濟色于演
福寺發有備倉米五百石糜粥以濟飢民
七年四月賑東北面 五月又賑交州江陵
道 九年六月京城饑大布一匹纔直米五
升王發廩二千石令民納大布一匹受米一
斗 十年二月設賑濟場于普濟寺 三月

龍州饑人相食發倉賑之 十一年四月發
龍門倉穀一萬石賑貸京畿飢民 二十年
十二月下教一東西大悲院先王本為惠民
而設近年以來主者不為用心致使貧病流
離之人無所仰給予甚憫焉仰都評議使司
憲府常加體察取勘元屬田民以贍醫藥
粥飯之資一醫藥活人仁政所先國初郡縣
皆置醫師民無夭札自今守令其訪醫人修
合藥物以濟民命一近因倭寇漕運不通遠
近輸轉皆由陸路其令州郡修葺院館儲峙
薪芻以便行旅 二十二年四月全羅慶尚
道饑遣使賑之 辛禡二年四月以李淑林
為西北面完護使往歲征北軍馬久留騷擾
民多饑乏故遣淑林賣布千五百匹以賑之
四年二月以租三百石賑江華府饑 七
年二月遣使賑慶尚全羅道饑 八年二月
賑慶尚全羅江陵道饑 納粟補官之制忠烈王元年十二月都兵馬

使以國用不足令人納銀拜官自身望初仕者自銀三斤未經初仕望權務者五斤經初仕者二斤權務九品望八品者三斤八品望七品者二斤七品望參職者六斤軍人望隊正隊正望校尉者三斤校尉望散貧者四斤散貧望別將者二斤別將望郎將者四斤三年二月都兵馬使言古之鬻爵非今典也然國庫殫竭無以生財請如乙亥年判令無功及不次而求官者科等納銀國贍都監而後授職從之 忠穆王四年二月征東省都事岳友章從事前貧外郎石抹完澤奉議等上書于王曰竊念民飢餓甚蓋因歲否年凶今高麗西海楊廣在城等三處自去年旱澇摧災百物枯槁人民死者甚衆誠可哀憫本國已有選法將比合元朝入粟補官之例賑恤飢民似為不負聖朝恤民之意其補官輸米者自身入從九品者米五石正九品十石從八品十五石正八品二十石從七品二十

五石正七品三十石而止或有前職輸米一十石者陞一等四品至三品以上不拘此例 辛禡二年十二月令西北鄙納粟補官以充軍食自自身補伍尉者出米十石豆五石自檢校補八品者出米十石豆十五石自八品補七品者米豆各十五石自七品補六品者米豆各二十石

志卷第三十四

志卷第三十五 高麗史八十一

經集卷八十一 高麗史八十一

世宗

高麗史

兵一

高麗史

兵者所以禦暴誅亂有天下國家者固不可
廢而兵制之得失國家之安危係焉高麗太
祖統一三韓始置六衛衛有三十八領領各
千人上下相維體統相屬庶幾乎唐府衛之
制矣逮至肅宗東女真構釁於是銳意捍禦

高麗史八十一

日事鍊兵遂置別武班自散官吏胥以至商
賈賤隸緇流莫不隸焉是雖不合古制然亦
用之一時而收效有足稱者毅明以後權臣
執命兵柄下移悍將勁卒皆屬私家國有方
張之寇而公無一旅之師卒至倉皇不振然
後始多方調發或抽京都無問貴賤或閱文
武散職白丁雜色或食四品以上家僮或以
屋間多少為差國勢至此雖欲不危得乎國
之大事在戎其制固宜詳備惜前史之不悉

也今特紀其可考者曰兵制曰宿衛曰鎮戍
曰看守軍曰圍宿軍曰檢點軍曰州縣軍曰
船軍曰工役軍其他站驛馬政屯田城堡亦
兵之類也故并附焉作兵志

兵制

二軍

鷹揚軍一領

龍虎軍二領

六衛

高麗史八十一

左右衛保勝十領 精勇三領

神虎衛保勝五領 精勇二領

興威衛保勝七領 精勇五領

金吾衛精勇六領 役領一領

千牛衛常領一領 海領一領

監門衛一領

諸府

都府外

儀仗府

堅銳府

弩府

別號諸班

神騎

神步

梗弓

精弩

石投

大角

鐵水

剛弩

跳盪

射弓

發火

五軍

中軍置兵陣都指諭及都將校五兵都指諭及將校都業師神騎都領及指諭左右梗弓

都領及指諭左右摺弩都領及指諭神步石

投大角鐵水發火跳盪剛弩亦各置都領及

指諭前後左右軍亦各置兵陣都指諭神騎

神步摺弩都領及指諭

太祖二年正月置六衛 十六年置兵禁官

郎中史各一人以掌戎事 定宗二年以契

丹將侵選軍三十萬號光軍置光軍司 成

宗九年十月置左右軍營 穆宗五年五月

作六衛軍營備置職官將帥今其軍士蠲除

雜役 顯宗五年六月教曰軍人在防戍若

在途死者官給歛具函其骨驛送于家 八

年九月御宣政殿閱兵 九年二月御宣化

門閱射 賜海弩二軍校尉船頭以下茶布

有差 八月教自乙卯年以來北鄙戰亡將

卒父母妻子賜茶薑布物有差 九月御宣

化門集三衛鷹揚軍功臣子孫及文班六品

以下有武藝者試定科等 十年七月都兵

馬使奏今契契丹戰陣有功者九千四百七

十二人乞各增階職從之 九月御咸和門

閱六衛將校射御 十一年三月蔡忠順請

軍士有父母年八十以上者免軍就養從之

五月乙卯有司奏前制凡人年八十以上

及篤疾者給侍丁一名九十以上二名百歲

者五名唯征防人不與焉謹按丁酉年開清

州人成允罪當移鄉以其父年滿七十除流

侍養况父子俱無罪責而父年七八十者

豈謂禮文所無而不許侍丁古今孝心無貴

賤一也請依舊制征防人亦免役養親 九月御咸和門閣諸將射御 二十年閏二月始令文官四品以上年未六十者每暇日習射于東西郊 禁中外軍士請托規免征役 二十二年二月文班有武藝者改授將校 德宗元年三月尚舍奉御朴元綽請令有司作革車繡質弩雷騰石砲又請以八牛弩二十四般兵器置邊城從之 十一月遣使九道選軍士 靖宗二年七月制諸衛軍人家貧而名田不足者頗衆今邊境征戍未息不可不恤其令戶部分公田加給 五年六月制曰自前朝偃武修文蓋有年矣雖四方無事不可忘戰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傳曰以不教人戰是謂奔之宜遣使兩京兩路諸州簡取驍勇教習弓馬 六年二月賜兩京軍士有邊功者衣著有差八月西北路兵馬使奏金海兵書武略之要訣也請沿邊州鎮各賜一本從之 十月西面

兵馬都監使朴元綽造繡質九弓弩以獻極爲神巧王命造置於東西邊鎮 八年判國子監諸業學生年壯不成才者充光軍 十一年五月揭榜云國家之制近仗及諸衛每領設護軍一中郎將二郎將五別將五散賁五伍尉二十隊正四十正軍訪丁人一千墜軍丁人六百凡扈駕內外力役無不爲之比經禍亂丁人多闕丁人所爲賤役使祿官六十代之因此領役艱苦爭相求避伍尉隊正等未能當之若有國家力役乃以秋役軍品從五部坊里各戶刷出以致搔擾今國家大平人物如古宜令一領各補一二百名京中五部坊里除各司從公今史主事記官有蔭品官子有役賤口外其餘兩班及內外白丁人子十五歲以上五十歲以下選出充補今選軍別監依前用丁連立其領內十將六十有闕除他人並以領內丁人遷轉錄用中禁都知白甲別差亦以丁人當差丁人戶各給

津貼務要完恤復立都監擇公廉官更掌之
勿令容私如有飾詐求免者著枷立市決杖
七十七下配島指揮人並令徵銅其間諸官
院及兩班等以丘史賤口拘交造飾求請者
宮院則所掌負兩班則勿論職之有無依例
科罪諸衙門詐稱通糧丘史追錄名籍知情
規避者亦皆科罪 文宗即位侍中崔齊顏
等奏曰兵書云萬人之軍取三千為奇千人
之軍取三百為奇請以六衛軍每一將軍領
下選二百人為先鋒軍從之 判凡軍人有
七十以上父母而無兄弟者京軍則屬監門
外軍則屬村留二三品軍親沒後還屬本役
元年二月衛尉寺奏請依定制送弩手箭
六萬隻車弩箭三萬隻于西北路兵馬所從
之 七月制西京監軍與分司御史選猛海
軍共一十領依上京例每千人選先鋒三百
以郎將一人領之仍屬左府 四年十月都
兵馬使王寵之奏傳曰安不忘危又曰無恃

敵之不來恃吾有備故國家每當仲秋召會
東南班負吏於郊外教習射御而況諸衛軍
士國之爪牙宜於農隙教金鼓旌旗坐作之
節又馬軍皆不練習請先選先鋒馬兵每一
隊給馬甲十副俾習馳逐仍令御史臺兵部
六衛掌其教閱從之 判近仗將校以諸領
府將校中御選有身軀多功勞者充差 丘
年判有蔭奇光軍以文武七品以上之子五
品之孫京職大常以上之子為之 六年三
月制曰東北路諸州鎮戍邊之卒連年旱暵
飢饉相仍可令兵馬監倉使及首領官分道
賑恤仍賜衣服 九年九月都兵馬使准舊
制請以九月遣使訓練中外軍士從之 十
一年五月叅知政事金元鼎奏曰今尚書兵
部請遣軍卒以備東西兩界近來軍民困於
封冊使迎送又赴興王寺之役不得休息廩
料亦乏乞依封冊軍例賜物以遣制可 十
二年判四面奇光軍以年十五以上六十以

下無疾病者為之 十三年三月命有司訓鍊禁衛軍士 九月賜東北邊戍卒冬衣 十月訓鍊近仗諸軍於東郊 十五年判東西界防戍軍徵發時一領內百人以上一隊三人以上有闕者將軍領隊正罷職一校尉領七人一別將指諭領十五人一郎將領三十人兩領內有闕罷領軍職參以上申奏參外直罷 十七年二月諸州鎮兵已點戰馬二科以上神騎及曾經戰事步班並蠲苦役 只許情願役事將戰馬隨例調習者亦免苦役 十八年閏五月兵部奏軍班氏族成籍既久蠹損朽爛由此軍額不明請依舊武職成帳籍從之 八月以縣袍絲袴毛冠者一千賜西北面戍邊軍士貧乏者 十二月命出征袍庫絲衣袴毛冠及靴賜兵卒貧乏者 二十三年三月判諸州一品別將則以副戶長以上校尉則以兵倉正戶正食糧正公須正隊正則以副兵倉正副戶正諸璽正試選

弓科而差充 十月以繡質九弓弩習射于北郊 判軍人年老身病者許令子孫親族代之無子孫親族者年滿七十間屬監門衛至於海軍亦依此例 二十五年六月制曰近聞諸衛軍人亡命者甚多是由執事不公富強者托勢以免貧窮者獨受其勞衣食乏絕而略無休息雖每降恩詔減省而有司營作不已近年以來軍民頗興怨咨以為朕不之恤也自今宜除不急之役其各處監點檢之卒減前數之半兩隸官司及其軍將勿得擅自驅使違者罪之宜令兵部選軍別監准制行之 二十七年三月命州鎮入居軍人例給本貫養戶二人 二十九年判征防軍人有疾病必使醫藥療治身死者給棺槨令隊典護屍逆傳并其資財付諸妻子官給葬時所需 三十年正月命有司量給袍袴于赴防軍士貧乏者 九月有司請依前例習射繡質九弓弩於南郊從之 二十五年

十月判凡內外軍丁親年七十以上無他兄弟者並令侍養親沒許令充軍判發鎮將相將校鞋脚米將軍以下郎將以上十五石攝郎將以下散賁以上十石校尉隊正八石借隊正更米三石二斗四升四合造米三石七斗五升六合宣宗元年十一月風雪寒甚王念成邊士卒衛冒苦寒以乾明庫平布一千餘匹命征袍都監製衣袴分賜三年九月召兩京武官闕射于東寧數月而罷

二月召兩京文官亦如之八年正月西北面兵馬使柳洪請造兵車藏之龜州以備不虞制可八月都兵馬使奏安不忘危有國之急務請於戶部南廡閑地置射場一所諸領軍卒及凡學射者皆令肄習若有中鵠者賞以銀碗櫟一事制可十年六月都兵馬使奏少監朴元綽所造千鈞弩實為有利故每令於郊原習射廢久乞自今年更依舊法行之制可八月都兵馬使奏兵書云悉行

軍者著縛絡今縫衣是也乞以大盈庫蠶布付征袍都監製三四千領分送東北兩界藏於營庫有急許著之制可肅宗元年八月御龜齡閣親閱武班將軍以下隊正以上射御四月而罷御東池射亭召左僕射黃仲寶等及近仗六衛上大將軍侍臣中禁都知賜弓矢今射候御史中丞金景庸先中鵠心賜銀櫟五事廐馬一匹其餘中者皆有賜六年十月御東池龜齡閣閱近仗六衛諸將

士射御七年六月御東池龜齡閣召宰樞閱騎兵賞賜十月御會福樓命選東班臣僚射幸長慶寺閱兩京及靜州將士馬隊命宰樞及扈駕臣僚射候中者賜廐馬綾絹有_勅九年十二月尹瓘奏始置別武班自文武散官吏胥至于商賈僕隸及州府郡縣凡有馬者為神騎無馬者為神步跳盪授弓精弩發火等軍年二十以上者非舉子皆屬神步兩班與諸鎮府軍人四時訓練又選僧

徒爲降魔軍國初内外寺院皆有隨院僧徒
常執勞役如郡縣之居民有恒產者多至千
百每國家興師亦發内外諸寺隨院僧徒分
屬諸集保勝軍闕兵陣 肅宗元年正
月東界兵馬使具延寵奏今所徵發内外神
騎軍有父母年七十以上獨子者聽免一戶
內三四人從軍者減一人宰臣樞密之子非
自募從軍者亦免從之 親閱神騎軍 八
月遣使諸道教習兵陣 分遣九道點軍使
以選壯士 四年判神步班屬諸白丁願受
内外族親田地者田雖在他邑名隸本邑者
許今充補樂工及犯奸盜者良賤未辦者勿
許 五年九月御南明門閱神騎神步精營
跳盪班軍將等仍令神騎打毬賜物有差
仁宗五年下旨撫恤軍士以時閱武外無令
服勞 六年判諸領府軍人遭父母喪者給
暇百日 十年三月閱騎步軍於丹鳳門外
二十二年判西京東西州鎮入居軍人獨

本貫雜役若有侵擾者罪其色典記官 二
十三年判兵馬貢吏衛身從卒以閑人白丁
公私奴子率行仍給公料元帥副元帥各十
人都知兵馬六人各軍使十五人各軍知兵
馬使十二人各軍副使十人各軍判官八人
各軍軍候使用藥負五人各軍諸色負各四
人各軍兵馬人吏諸色人吏各二 自毅宗
三年八月申軍兵馬使奏古制天子六軍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請改五軍爲三
軍制可 西北面兵馬使曹晉若奏定烽燧
式平時夜火晝烟各一二急二三急三四急
四每所防丁二白丁二十人各例給平田一
結 明宗五年南賊執提兵馬使奏與賊戰
不利士卒多亡請募僧以濟師 十八年三
月制曰撫恤戰軍不奪其時公私營造一切
禁止無令服勞 十月大閱于東郊凡十日
自庚寅以來國家多故且懼有變久廢不行
至是而復 高宗三年十月以鄭叔瞻爲行

營元帥率五領軍馬以禦丹賊又拈京都
不論職之有無凡可從軍者皆屬部伍又抄
僧爲軍共數百 十一月宰樞重房奏勿論
太祖苗裔及文科出身悉令充軍從之 四
年五月以大將軍任輔爲東南道加發兵馬
使選城中公私隸充部伍以遣之 五年七
月宰樞議生從未登仕版者試以詩選取八
十人其不中者皆令從軍 八月賜戰沒孤
兒爵 三十九年八月設充實都監點閱關

人白丁充補各領軍隊 四十年八月習水
戰于甲串江 元宗十一年五月罷三別抄
初崔瑀憂國中多盜聚勇士每夜巡行禁暴
因名夜別抄及盜起諸道分遣別抄以捕之
其軍甚衆遂分爲左右又以國人自蒙古逃
還者爲一部號神義是爲三別抄權臣執柄
以爲爪牙厚其俸祿或施私惠又藉罪人之
財而給之故權臣顯指氣使爭先効力金陵
之誅崔瑄林衍之誅金陵松嶺之誅惟茂實

籍其力及王復都舊京三別抄反懷疑二故
罷之 十二年四月司空田份左僕射尹君
正等閱府衛兵不滿其額乃并閱文武散職
白丁雜色及僧徒以充之 五月遣將軍邊
亮李守深等領舟師三百討珍島賊今四品
以上出家奴一口充水手 十三年二月置
戰艦兵糧都監 十五年五月僉東征軍各
領府爭捕東班散職人及白丁以告或誤捕
私奴者 忠烈王元年七月遣使于慶尚金

羅忠清東界諸道點閱軍器 三年二月分
遣各道軍器別監先是令各道遣諸將畢故
閱之藏于京山府碩州 六年十月以將征
日本命密直副使朴球等閱京兵遣使于慶
尚全羅忠清東界交州道點兵 始關東西
班時散官能赴征者 十一月關三官五軍
七年四月大闕于合浦 教士卒難遣父
母喪過五十日即從軍 八年二月錫征東
戰亡者欠負官錢 九年三月重房調散職

學生白丁充東征軍往往有徹屋而逃重房請奪田丁以與從軍者四隣不告徵白金一介舍匿者二斤尹秀揚言諸生應舉不中者皆補東征軍諸生畏懼不出都評議司撈曰敢捕諸生補軍伍者其領府都將尉必重罰之遣使于諸道備兵糧造器械修戰艦四月命判密直金周鼎閱軍於燃燈都監五月命上將軍羅裕揀忽只三番各十人補東征軍十一年五月王聞乃顏大王叛請舉兵助討遂閱兵耀格孔愉等調留京衛軍至發禁學兩館儒生及第趙宣烈崔倫皆以狀元及第屬巡馬十四年五月關兵相府議并調文官及第進士生徒命止之十六年正月聞東賊來諸君宰樞會議起只鷹坊巡馬皆合爲一五月點兵自五品以下文官及內侍茶房三官五軍禁學兩館皆令從軍六月僉議贊成事宋珍等點留京軍卒於崇文館忠宣王三年四月復置選

軍忠肅王三年八月置巡鋪三十三所忠惠王後五年五月罷內乘鷹坊會入仕者七品以下九品以上分屬忽只四番隊正散職分屬詔羅赤八加赤巡軍四番忠定王三年八月置松嶽山峰燧所恭愍王元年閏三月令宰樞以下至各司令史人備弓一矢五十戈一劍一黥閱之五年六月下教曰一推刷行省三所諸軍萬戶府隸屬丁口用備戎兵一征戍之卒雙丁食一丁亦非已單丁可愍勿使從軍一方今軍興備之紀律者勒令還俗以充行伍一國家以田十七結爲一足丁給軍一丁古者田賦之遺法也凡軍戶素所連立爲人所奪者許陳告還給又奸詐之徒雖無兒息妄稱開入連立土地無有限極仰選軍別監振究推刷以募戍卒其逆賊之田計結爲丁亦給募卒一各處逆賊之奴自稱達魯花赤奪人土地役使良民蓄積財產其公所在官籍沒以募戍卒九

月率樞會集文館閣南北面防禦來仗放銃
筒于南岡箭及順天寺南墜地沒羽 十一
月西北面都元帥廉悌臣上箋戍邊之法以
時而代今軍士盛夏北來淹至冬月無衣無
褐何以禦寒設使驅而納諸矢石之間豈竭
其力乎請以半年為一期更代又軍中雖值
親喪不免行伍其在人子之情何可忍也自
今凡遭喪者許以人代之如有代者計日給
暇 置忠勇四衛衛各置將軍一人中郎將
郎將各二人別將散負各五人尉長二十人
隊長四十人 七年五月倭焚喬祠京城戒
嚴發忽只四番各十五人忠勇衛左右前三
番各十人赴喬祠又發忠勇衛三番各三十
人阿加赤三番各十人波吾赤三番各十人
忠勇衛三番各十五人譯語各五人赴阻江
赤口朽石等處發五部坊里成衆噴馬歸寨
外正軍五百人赴西江赤江等處又以城門
修理五都監判官等為倭賊防禦兵馬判官

各率坊里兵五百人赴之 月都評議使
秦前銜三品以下各以坊里點數有變則四
面都監官首先以一里一人率領赴防從之
九年五月倭寇龍城等十餘縣以柳濯為
京畿都統使括坊里人為軍大戶二人小戶
一人屯東西江又令百官助征唯各司行首
有司及御史臺城門都監等不與焉 十年
十月募兵凡應募者除私賤外士人鄉吏官
之官司奴隸賤之或賞錢帛聽其自願 十
一年六月監察司上言國家寇盜連年兵不
團結每至危急徵兵於農非惟擾民亦無救
於倉卒自今選揀丁壯以備緩急初置忠勇
衛祿其將士同於八衛者蓋欲効民於倉卒
也南幸之際未有一人扈駕者誠為虛設徒
費廩祿請罷之分屬諸衛收其俸祿以補國
用 八月遣使諸道調兵慶尚道一萬一千
楊廣全羅道各一萬江陵朔方交州道共一
萬西海道盡金丁壯 十二年五月下教陣

亡軍戶蠲雜役優加存恤州縣之吏發兵防
戍免富差貧以逞其欲所在官司痛行禁理
七十以上與免戍役庚寅以來防戍有功者
存撫按廉體察申聞錄用 十六年二月以
諸道閑散官隸五軍尋罷 十八年十一
月今西京萬戶府左翼右翼前軍後軍精銳
精毅忠毅忠誠新僉新成十軍安州萬戶府
左勇右勇左猛右猛前勇後勇前猛後猛八
軍義州萬戶府左精右精忠信義勇四軍泥
城萬戶府鎮平鎮江鎮靜鎮遠四軍江界萬
戶府鎮邊鎮成鎮安鎮寧四軍皆置上副萬
戶 二月各司各愛馬五部閑良品官皆
分屬五軍旗幟衣服隨方色有別 二十年
七月羅州牧使李進修上疏曰盜賊四起國
家軍務一無統紀倉卒臨時何時滿可宜四
怯薛外別置軍帥將仍令左右前後軍各有
將帥僚佐以管時散文武品官受約束於都
統使都統使受約束於怯薛官怯薛官事無

鉅細開奏施行雖在外方亦各以其方東面
屬左軍南面屬前軍西海屬右軍北界屬後
軍然則内外上下脉絡相通綱舉目張矣
十二月教曰選軍給田已有成法近年田制
紊亂府兵不得受田殊失募軍之意其復舊
制兵興以來戰亡將士悉加褒贈官其子孫
卒伍則存恤其家 二十一年十月倭船二
十七艘入陽川浦諸將出戰而敗命成衆愛
馬及五部坊里人分隸五軍 諫官禹玄寶
等上疏曰不教民戰是謂弃之况戰者危事
一勝一負存亡關焉不可不慎國家素無預
備民不知戰一旦有變搶攘顛倒方始驅聚
以充卒伍兵刃未交望風披靡以此而戰焉
乎有成雖孫吳為將亦無能為矣宜預選將
帥蒐卒鍊兵教而習之使人人耳熟能鼓目
憤旌旗皆以戰事不為驚駭可為之事則雖
遇勅敵皆能敢鬪豈有狼狽失次者乎用兵
之道專在於將良將之才自古為難宜擇子

第有器識者並令學兵法習武藝常加教閱訓養精銳待其成才而用之良將何難得而用兵其有失律之患哉古有兵書取人之科即此意也食者民天不可不重孔子言兵先言足食食如不足兵雖衆將焉用哉國家用兵已多年矣未有蓄積以備不虞况今兩澤愆期豐歉難知宜廣儲備以贍軍食二十二年八月募人設義勇左右軍置判事知事以領之

辛禡元年正月五部都摠都監坐興國寺點各領及坊里軍器二月下旨選軍募軍給田賞功仰都評議使詳酌立法以廣軍額防禦都監月課支用量宜加給以行勸督八月改定都城五部戶數凡屋間架二十以上爲一戶出軍一丁間架小則或併五家或併三四家爲一戶二年五月體覆使郭璇還自全羅道奏曰先帥於原定別抄外又抄煙戶軍又抄別軍民將失農乃罷煙戶軍與別

軍歸農七月都評議使奏今倭賊興行但以防禦都監軍器難於周用宜令各司用司中錢物刻日造兵器以備緩急禍從之禍曰四方盜賊未息軍政當時所急今後每當興師之際今各道都巡問使兼元帥軍目道官負兼兵馬使知兵馬使與各道元帥各軍目道兵馬使知兵馬同帥各道曾屬品官軍人上京大小品官并及子弟閑散兩班百姓諸官司倉庫私奴漢才人禾尺僧人鄉吏中擇便弓馬者各備兵器及冬衣戎衣二朔料糲末乾飯以待如有緩急元帥各軍目道兵馬使及期來會八月遣使諸道點兵揚廣道騎兵五千步卒二萬慶尚道騎兵三千步卒二萬全羅道騎兵二千步卒八千交州道騎兵四百步卒四千六百江陵道騎兵二百步卒四千七百朔方道騎兵三千步卒七千平壤道騎兵六百步卒九千西海道騎兵五百步卒四千五百三年正月新置安

州二翼軍號新勇新猛安州本有八翼今更爲二翼總十翼與西京軍同。月召募良家子弟善射御者及郡縣吏有臂力者防倭覈諸司貢吏告歸田里久不還者削職取其田給有戰功者。三月徵造戰船僧徒於京山及各省道楊廣道一千人交州西海平壤道各五百人京山三百人今日僧徒如有苟避者輒以軍法論移牒諸道其船匠一百人餼康及其妻孥。都城諸門皆置元帥分領五

部坊里軍以備之。判三司事崔瑩至行實調諸元帥從事各十人及各愛馬宮司倉庫人爲江華防戍之軍怒其部伍不一使請於禍曰臣願斬部伍之長禍曰都統使母乃已殺乎請輕之重者杖之輕者原之。四月點五部街里戶數以屋三十間出丁三人二十間出丁二人十三間出丁一人九間以下全出從軍者軍具。五月都評議使懼倭賊犯京今街里烟戶軍約束部伍盡地以守之失

畫地者斬乃以崔瑩曹敏修治兵甲楊廣全羅慶尚三道倭賊方熾京城益戒嚴乃出良家子弟諸元帥從事各司謁告歸鄉者徵至京城不應者籍沒其家。五月烽火自江華畫舉不絕京城戒嚴遣諸元帥分戍東西江召募勇士官給布人五十匹。六月都評議使閱各道所調閑散軍先是各道抄軍使等抄閑散子弟慶尚道六百全羅道一千三百四十楊廣道七百無馬者畏刑至有鬻子易

馬盡賣家產又賣已耕之田以求馬匹雖名閑汝其實農民及成邊鎮者居半至是皆令放歸。七月開城府狀曰其一倭賊向京城對戰事則曰我國家夜別抄三番皆步卒有勇力者也近年以來倭賊深入陸地賜馬窮民強稱馬兵不論射御能否皆以周弓殘箭以真軍額如過長槍利劍摧鋒挫銳之寇無所措手多致喪亡誠可痛也願自今射御驍勇者爲馬兵其民軍則爲步卒皆費槍劍白

捧隨其所用以禦賊鋒可也其二各道各官依東西北面例各翼設立事則曰輕變先王之制似乎不可然無知之民不慮社稷安危規免出征彼此流移軍額日縮職此之由宜分揀強弱以成軍籍其三五部元帥定體事則曰城內鰥寡孤獨稍多其無男丁各戶外烟戶男丁調發出軍其四定遼軍馬對敵事則曰嚴器械謹烽燧馬兵步卒各持所能軍器養兵靜守如有彼敵兩班百姓公私賤隸

僧俗勿論悉皆調發力戰勢如難濟各入山城堅壁固守乘閒伺隙四出攻之十月始置火桶都監徵諸道兵以備倭慶尚道騎兵六百江陵平壤道各三百朔方西海道各二百交州道騎步并五百四年四月定火桶放射軍於京外各寺大寺三名中寺二小寺一十二月都堂議置軍翼遣各道計點元帥下旨限倭寇寢息依西北面例各道皆置軍翼擇清白能射御者自奉翊至四品為

千戶五六品為百戶參外為統主千戶統千名百戶百名統主十名錄軍籍其餘三品至六品分屬各翼備軍器衣甲以兩班百姓才人禾尺為軍人人吏驛子官寺倉庫官司奴私奴為烟戶軍定頭目聽自願備弓箭槍劍中一物五人爐曰一斧三鎌二各其官押領習戰今元帥府及軍目長官點檢無事歸農有變押領赴征違者以軍法論流移魁首及引誘許接人並皆軍法斷罪五年正月諫

官上言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凶今元帥甚衆今出多門故體統紊亂紀綱不立請依舊制置一元帥餘則罷之加以他號並聽元帥節制又倭賊日熾侵掠諸道而國家待其告急然後遣將出師道里悠遠將帥垂至而賊已浮海不及與戰假令與戰併日倍馳軍馬疲困屢至敗績請於諸道預遣將帥寇至則擊之閏五月憲司上疏論五道新置翼軍之弊曰古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又云

食足兵雖已安之國忘戰則危況未安之國有事之時乎古人論兵必先足食者兵雖衆食不足則是無用之兵也故用兵之道足食爲先足食之道勸農爲本今者各道分遣元帥計口徵發以成軍籍依西北面例翼置頭目而守令不顧大體家至戶到殘忍刻剝至於單丁寡婦今出子孫俠居剝膚髓無所不至以至斬屍梟首人皆恟懼不惟見存子孫至於身死已父者及從官遠適者亦悉

卷之十一 二十九

付籍及其點考督使充額方值歲時數萬誰得治農於是盡賣家財以贖其罪遂失產業轉于溝壑且各翼頭目必差有職者故不論所居程途遠近如得有職人則定爲頭目或三四日或五六日費糧往還其弊不可勝言又爲頭目者雖當無事不放軍歸農率田獵而奴使之如或闕逸則徵布三四匹無布則家產衣服器皿並徵不還故民不遑苦稍稍逃散可謂於邑若西北兩則全率

務貢賦一皆蠲免特置各翼收其田租悉充軍餉以故軍政無缺他道則不然大小貢賦差役皆由而出加以翼軍農民失業田野蕭然以致兵食不足國勢日窘願罷各翼籍見存丁壯爲軍無事則歸農有變則徵發以爲常式禍下其書都堂擬議罷之○六年六月諫官上疏曰興師動衆不能無弊故遣將帥宜有節制國家已於各道置三元帥一道之任宜專委三元帥近來一有小寇三元帥外

卷之十一 三十

別遣諸元帥諸兵馬使非惟委任不專卒無成功往返之間民受其苦乞自今本道之任專委三元帥隨其成敗以明賞罰仍乞各道元帥依六道都巡察使軍目統率本道軍官毋得奪占以致紛擾 七年七月都堂關火桶都監火藥與防禦都監軍器以俟應方職在外前銜奉翊通憲皆令赴征 九年七月發防里人守四門時才人禾尺等成群擄掠故有此令 八月我

太祖獻安邊之策曰一禦寇之方在於鍊兵
齊舉今也以不教之兵散處遠地及寇之至
倉皇招集比其至也寇已擄掠而退雖及與
戰其如不熟旗鼓不習擊刺何願自今鍊兵
訓卒嚴立約束申明號令待變而作無失事
機一軍民非有統屬緩急難以相保是以先
王丙申之教以三家爲一戶以百戶統主隸
於帥營無事則三家番上有事則俱出事急
則悉發家丁誠爲良法近來法廢無所維繫
每至徵發散居之民逃竄山谷難以招集今
又旱饑民心益離彼用錢穀餌以招納潛師
以求虜掠而歸一界窮民既無恒心又皆難
類彼此觀望惟利之從實爲難保乞依丙申
之教更定軍戶使有統屬固結其心

十一月
八月鷹揚軍上護軍李茂上言府兵虛弱請
選諸道閑良子弟號補充軍以實府兵從之
十一年正月講武藝於馬巖分作兩陣各
以諸色匠人被甲持盾者爲一隊執槍旗者

爲一隊繼以弓手軍鼓噪相格傷者頗多
十三年十一月以西北有變加定各道元帥
分遣抄軍每烟戶出軍一名令時散品秩各
出軍糧且減中外兩班田地以補軍須
十四年二月籍諸道兩班百姓鄉驛吏爲兵令
無事力農有事徵發
八月憲司上疏曰西
北一面國之藩屏頃者奸凶擅國廣置私人
元帥萬戶加於舊額州郡供億不訾民不堪
命相與流亡願自今擇文武兼備威望宿著
者一道元帥一人上副萬戶各一人餘皆罷
之商賈貪婪競托權門以干千戶之任侵漁
搭克靡所不至願自今令其道元帥擇威望
爲民素所服信者除授毋數易置
恭讓王
元年二月諫官上疏論府兵曰我太祖設府
兵令軍簿司典馬櫛之政身彩武藝備完者
得與其選是以將得其人卒伍精強近年以
來入仕多門兵政一壞或拘於都目或出於
請謁不問老幼才否而授之於是樞樞幼子

工商奴隸無尺寸之功坐耗天祿一有緩急將何以用之甚非先王設兵之意也願令精選勇略兼備者以代尸祿之輩常習武藝考覈其能否而黜陟之大護軍上護軍王之爪牙兵之師表毋令老髦與童稚爲之諸色工匠其有勞者賞以錢穀不許職事除先王所設官額外增置負數一皆削之十二月憲司上疏一府兵領於八衛八衛統於軍簿四十二都府之兵十有二萬而隊有正伍有尉以至上將以相統屬所以嚴禁衛禦外侮也自事元以來昇平日久文恬武嬉禁衛無人乃於近侍忠勇皆設護軍以下等官以代禁衛之任而祿之於是祖宗八衛之制皆爲虛設徒費天祿而其迢達赤速古亦別保等各變馬寒暑夙夜勤勞甚矣而不得食斗升之祿而食四十二都府五負十將尉正之祿者非幼弱子弟即工商賤隸或食其祿而曠其職或勤於王事而不得食豈祖宗忠信重祿

之意哉伏願併近侍於左右衛司門於監門衛司楯於備巡衛忠勇於神虎衛其餘各愛馬以類併於諸衛使之番日入直考其勤急各以其尉內護軍以下至於尉正之職隨品錄用使食其祿而勤其職則人樂仕而國祿省禁衛嚴而武備張矣一近年以來將兵之任不問其才但位宰相則率命遣之節制失宜賊勢益張以致侵掠郡縣蕭然古人謂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擇將制倭誠今日之急務也願令都評議使臺諫各舉威德夙著者命爲將帥以申軍政且軍政多門則號令不肅今之一道三節制非古制也願自今東西北面外每一道只遣一節制餘皆罷去一兵者民之同命國之大政所以衛王室而消禍亂也本朝五軍四十二都府蓋漢之南北軍唐之府衛兵也建金氏接壤兩界立晉帝而子之虎視天下求好於我而我太祖絕之虜遼宋三帝獻城四

而莫敢旁窺式至于今者以祖宗之軍政得其律令也近世兵制大變用兵三十餘年軍政無統以無術之將戰不教之民望風奔潰千里暴骨盡爾倭奴爲國之病可不爲痛心哉願自今前銜四品以上屬之三軍軍置將佐五品以下屬之府衛而統于軍薄使上下相維體統相聯軍政出于一衆心統于一然後申明軍令訓練士卒百萬之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何守不固何攻不取哉近世奸

臣亂政材非將帥者布列重房百戰勤勞者方除添設賞罰無章軍士解體所至無功願自今其有摧堅陷敵之功斬將奪旗之勇百戰勤勞之効者大則上大護軍次則護軍中將以至別將散負皆受真差以弊破賊之功則人皆親其上而死其長矣近日軍中亂之時從事于軍者亦加官賞以勸後人一軍士與倭奴戰而所得馬匹器仗與凡民殺賊所得之物所在軍民官傳機境內勒如盜

賊悉輸之京師以希重賞罔上毒民莫甚於此故軍士離心賊勢益張甚非計也願自今諸道將帥破賊者獻誠而已軍民所得倭物勿使推鞠書爲今典則人樂其利而勇於戰矣其犯令者內而憲司外而觀察使以不廉論二年十二月憲司上狀我國百姓有事則爲軍無事則爲農故軍民一致近年以來各道節制使爭先下牒使道內郡縣及京畿農民雖無事時累期居京人馬疲困民怨爲

甚非唯貢賦百姓至於鄉社里長亦皆隸屬不利於國不便於民今後擇才智兼全者爲節制使定其額數使統中外軍士其餘節制使一皆革罷外方及京畿郡縣軍民亦皆放還勸農安業以固邦本從之三年正月三軍都總制府關兵以受田品官并屬三軍三日中郎將房士良上疏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古今之至論也今西北一路乃國家之要害強兵之所在也頃者奸雄用事萬戶

千戶之屬不是姻娅附已則必出於賄賂苞
查之中乃以頑暴貪利者舉而加諸衆人之
首彼焉有爲王敵愾之忠效死勿去之義乎
願自今西北調管軍千戶之屬許用兩府以
下臺省六曹之薦 七月都堂啓請藉水陸
軍丁仍帶號牌 兵曹上書定忠勇近侍別
保三衛額數汰去老幼及無才者

志卷第三十五

志卷第三十六

高麗史八十二

正德六年八月書集賢殿學士知經筵事兼翰林院學士奇成恩等奉
教修

兵二

宿衛

成宗元年六月正匡崔承老上書曰我朝侍
衛軍卒在太祖時但充侍衛宮城其數不多
及光宗信讒誅責將相自生疑惑簡選州郡
有風彩者入侍時議以爲繁而無益至景宗
朝雖稍減削洎于今時其數尚多伏望遵太
祖之法但留驍勇者餘悉罷遣則人無嗟怨
國有儲積 顯宗十年二月禮司奏請禁衛
士春月撰鑕甲從之 文宗十八年六月宮
城使奏宮闕守衛軍士當衣紫帶劍今有衣
皂不持兵仗者請罷職從之 毅宗二十一
年正月屯府兵于闕庭以備不測自是選取
驍勇者號內巡檢分爲兩番常著紫衣持弓
劍分立仗外不避雨雪夜則巡警達曙 明

宗五年十一月時因西征衛卒之少加發四百人號衛國抄猛班皆持劍戟環衛禁庭。十一年七月夜自壽昌宮北垣投石抵御寢北牖者三四宿衛皆驚巡索禁垣竟不得重房奏請每夜一將軍領手下軍校伏兵宮門外及諸要害處以備警急從之。元宗十年二月時誅金俊以勢家子弟持弓矢入衛殿內稱後壁將軍金保宜林惟茂趙允蕃崔宗紹等以後壁賜紅改銜。十五年八月忠烈

王即位以衣冠子弟嘗從爲禿魯花者分番宿衛號曰忽赤。元年正月以忽赤四番爲三番。八年五月以達達人分屬忽赤三番依中朝體例令各番三宿而代牽龍等諸宿衛亦然。九年七月選衣冠子弟充世子府宿衛。十三年閏二月令忽赤鷹坊三品以下佩弓箭輪次入直。忠宣王元年六月復分忽赤爲四番。忠肅王七年十月無賴之徒往往成群殺人故別定巡行以至蠟燭輩

皆爲之。十二年五月命巡軍忽赤等別行巡綽禁街衢閑雜人。恭愍王元年五月宰樞以倭賊近境慮軍賊請令各司官吏一人令吏一人備弓矢宿衛從之。三年七月柳濯廉悌臣等大臣老將四十餘人率精銳二千赴征宿衛空虛王疑懼募弓手于西海道以備不虞。十三年七月選諸道良家子弟補充八衛輪番宿衛楊廣道八千五百人全羅道五千五百人慶尚道九千人交州道三

千人江陵道一千人分屬五軍屯于京城各門江陵道子弟屯于本道以備東北。十六年八月令諸道散官赴京宿衛。二十年七月羅州牧使李進修上疏曰侍衛之於宮闕猶四支之於身體仁義職理者爲最勇敢者次之宜置四怯驍官各郡演若干人不拘文武皆德其有八上將軍十六大將軍四十二都府忽赤忠勇各四番均分屬之訓練士卒嚴明器械更日侍衛稟行軍令又兼管中外

帥府則其於軍國重事着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身安而事舉矣 辛禡元年十一月令宰臣樞密皆持兵宿衛先是宰臣樞密各一人輪次入直至是勿論番次皆令宿衛 三年十二月命成衆愛馬勿論番次皆入直又以所乘馬置紫門以備不虞 命翼衛軍宿衛於闕外四隅宰樞各以伴倘宿于私第 四年十月改忽赤四番爲近侍左右前後衛置四品以下祿官 恭讓王二年二月三軍總制府閱所統兵分番宿衛 都堂啓入直大小負吏及愛馬別差者無考課之法禁衛虛疎自今宜令密直重房入直者點檢從之

鎮戍

各州鎮於農隙每月六衙日習弓弩今界官行首貧與色貧親監弓四十步弩五十步置的十射五中者及連中者兩京職事官將則進祿年加轉散職東南班則內外職敘用人吏則從自願任其職事散職將相將校則進

其年限加轉無職貧則隨宜用之

太祖三年三月以北界鶻巖城數爲北狄所侵命庾黔弼率開定軍三千至鶻巖於泰山築一大城以居由是北方晏然 十年八月修拜山城命正朝悌宣領兵二隊戍之 十一年二月遣大相廉卿能康等城安北府以元尹朴權爲鎮頭領開定軍七百人戍之 四月城運州玉山置戍軍是歲王巡北界移藥鎮國城改名通德鎮以元尹忠仁爲鎮頭

十二年三月遣大相廢相城安定鎮以元尹彥守考鎮之 九月遣大相式廉城安水鎮以元尹昕平爲鎮頭又城興德鎮以元尹阿次城爲鎮頭 十三年二月城昵於鎮改名神光鎮徙民實之 八月遣大相廉相城馬山以正朝昕率爲鎮頭 十四年以元尹平泉爲剛德鎮鎮頭 十七年遣大相廢相城通海鎮以元甫才壹爲鎮頭 成宗元年六月正匡崔承老上書曰我國家統三以來

士卒未得安枕糧餉未免糜費者以西北隣於戎狄而防戍之所多也以馬歇灘爲界太祖之志也鴨江邊石城爲界大朝之所定也乞擇要害以定疆域選上人能射御者其防戍又選偏將以統領之則京軍免更戍之勞蜀粟省飛輓之費 顯宗即位遣戈船七十五艘泊鎮海口以禦東江賊 元年正月制霜陰鶴浦兩縣沿海處設置軍戍以扼蕃賊之衝 高宗四年正月遣大將軍

吳壽祺以步卒數千防守東界兼領其界諸軍 元宗十一年十一月爲戶高乙麻領兵二百戍南方以備三別抄 忘烈王元年三月以耽羅戍卒缺少募人授職以遣 七月遣府兵四領戍濟州 八年三月遣上將軍卽侯戍合浦 十年正月以宰樞可兼爲戶者令鎮東邊 十三年七月遣朴之亮以兵一千戍東界備女眞 十五年十二月遣知密直司事金忻周知密直司事羅裕調東界

防戍軍 十六年二月遣中軍萬戶鄭守璚屯禁忌山洞左軍萬戶朴之亮屯伊川縣界韓希愈屯雙城右軍萬戶金忻屯泰嶽縣界羅裕屯通川界以備丹賊 忘肅王五年四月判鎮邊別抄本以前銜散職及在京兩班輪番赴防近年以來主掌官吏看循面情以人吏百姓代之因此貢賦日減且無識之人相繼逃散當所居州縣徵闕多重民弊不少自今復以前銜散職在京兩班窮推輪番赴

防 十二年十月下旨合浦等處鎮戍軍人大小郡縣數目不均今後巡撫鎮邊使斟酌殘盛改定數目凡侵擾營鎮以濟私欲者嚴加禁恤 恭愍王五年六月教各處加定別抄不論老弱單丁勒令遠戍往來疲頓轉相避逃其令沿海軍民悉充防戍仍蠲徭役遠地之民代供其役勿令赴防兩得其便且人之懷土習俗固然宜令東界交州之軍以戍雙城北界西海以戍鴨江楊廣全羅慶尚委

以禦倭其材勇者選用無方 九月遣使諸
 道刷濟州人及禾尺才人補西北面成卒
 六年正月都評議使請令東西北面成卒二
 月遞代軍官則八月遞代軍官與卒一時更
 代防戍空虛宜以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為先
 後番以次更成其三月遞代須及上旬勿令
 妨農 二十二年五月以倭寇近島閱城中
 諸戶以十戶為一統出一人赴防五日一代
 七月以倭寇西江括城中烟戶並令赴防
 閏十一月之都摠都監括城中諸戶大中
 戶并五為一小戶并十為一各食一人中東
 部赴東江南西北部赴西江防倭 辛酉元
 年九月初慶尚楊廣全羅各道募軍號翊衛
 軍屯東西江至是西北面赴征制五部坊里
 各戶人及城外諸陵屬雜人兩江赴防 二
 年七月都評議使出榜使守城元帥領坊里
 軍守四門又令百官率下屬鎮汾海不與防
 禦者唯門下省司憲府內侍茶房和製藥

文春秋兩館及各同城上而已 訛言倭將
 寇都城夜半發坊里軍守城又聞賊將先登
 松岳山發僧為軍分守要害 三年三月崔
 瑩令諸元帥各出從事十人又發各愛馬宮
 司倉庫人為兵遣戍江華 恭讓王三年正
 月置安州鴨綠龍泉大同諸要害處把截官
 及站夫
 站驛
 狻猊道掌十 狻猊開 金谷州白深洞州清端
 嘉栗 望汀 金剛 楊溪西維安
 丘 康永 金郊道掌十六 金郊陰興義 王地 江安
 信 白原 金岩 寶山 安城 龍泉 州
 班石 麒麟 溫泉 平管山 漢今勿州 桂香
 漢泉頭谷 岳嶺道掌十一 岳嶺洞仙 丹林
 工州鳳 金洞安射島 安迎郊 生陽 高原
 神地 雲峯 京西

興郊道掌十二	興郊州興材	雲西州通
德州迎德	深原	永定
迎和	連城	安壽
興化道掌二十九	長寧	州安信
雲興州林畔	通陽	州宣豐陽
寧州綠州會元	名駒	州龍靈驕
興州城陽	三妓	通義
懷仁義花田	臨川	或銀岳
州芳田	昌平	州安富新驛
雲中道掌四十三	長壽	西通德
金川州長梨	長歡	豐歲
通路州圓林	永安	塞石城
平寬洞	成德	州順安
林州牽牛	溜潭	寬川
新豐州雲谷	東山	泰來
州葦溪	安泰	州問平
兒雲畔	玉關	梓田
桃源道掌二十一	桃源	松白嶺
		州玉溪

龍潭	楓川	州東臨
州臨江驛	田原	州東桃昌
洞陰驛	朔寧驛	烽谷
直木	州熊壤	州梨嶺
朔方道掌四十二	孤山	州寶龍
朔安	州原深	州瑞池
高知	州和德	州文長春
林州歸厚	州安身	州靜山
巨川	州朝東	州平元
		州通化
		州長豐
		州同德
谷藤路	道超塵	州高峯
苞	清澗	州灌木
林雲	巨坊	益守
青郊道掌十五	青郊	州開通
池	州迎曙	州平理
蘆原	州幸州驛	從繩
揚州		州金輪
春州道掌二十四	保安	貧壤
仁嵐	州甘井	州嘉川
		州原
		州山梁
		州原

遂仁楊連同新甘泉連峯橫川驛	瑪瑙嶺嵐橋瑞桑樹雙谷安遂州南京	驛仇谷京臨川沙蒼峯舍春橫	平丘道掌三十平丘京奉安州廣娛賓楊田	谷伯冬平幽原州楊化寧川嘉興州連原州忠	黃剛壽山安陰風丹丘安壤神林	州原泉南州延平溫山正陽越靈泉長	林山義豐永樂壽昌平新興新津利昌樂州興	平恩昌保州幽洞泉甘道深奉	十二	瀘州道掌二十八大昌橫溪珍富	大化芳林雲橋州安昌島原橫木界	安仁丘山高坦州樂豐州同德連餘	糧善平陵史直橋柯龍化沃原三	壽山德新興府祖召祥雲翼令	降仙襄驛駒山	慶州道掌十五德豐慶安長嘉安	業南山州廣良梓州金領龍佐贊分行州	五行安利川無極竹遠安陰丹月安富
---------------	-----------------	--------------	-------------------	--------------------	---------------	-----------------	--------------------	--------------	----	---------------	----------------	----------------	---------------	--------------	--------	---------------	------------------	-----------------

忠清州道掌三十四同和長足青好	州嘉川城陽栗峯雙樹猪山長池清長	楊堆粮州燕山驛金沙燕蒲谷全成歡	山新恩安天金蹄歲豐長世牙昌德新理興水日	興山廣庭日新公坦平州公銀山扶維鵠新	榆楊山汲泉伊洪州驛光世興大金井陽得	熊余夢熊海靈榆林非熊滿	全公州道掌二十一參禮州良材陽鬻谷	城玉庖村谷院彩平馬捺林內材金	原年新保居山泰川原邑蘇安坡進賢	珍化同濟元禮敬天州平川山連得延利道	公貞民德	昇羅州道掌三十青嚴州仙嚴敬陽州	德奇陽慶新清淵龍溪安務廣里平仁物	城永新珍烏林鐵嘉林順綠沙光靈丹嚴成青	松茂街豐成德樹平年永保通谷康源山南海	碧山寧別珍山南里原軍知成嘉新波清
----------------	-----------------	-----------------	---------------------	-------------------	-------------------	-------------	------------------	----------------	-----------------	-------------------	------	-----------------	------------------	--------------------	--------------------	------------------

陽樂新樂益新 蟾居陽栗陽界	山南道掌二十八 盤石州築山丹嶺	平居正樹竈村 小男州灌栗州新安	城栗原橫浦 平沙岳常寧縣浣沙明富	多城知男宜速陽 勸賓州星奇昌茂村昌	有降嘉沙斤安春原 排頓望隣城固德新	南海烏壤巨獺溪 昌活通道原南烏	南原道掌十二 銀嶺昌活通道原南烏	原寶鑽燧 銀契樹亭印月峯葛軍九夫大富果	知新谷高陽 樂永富	慶州道掌二十三 活里牟良阿弗	知里奴谷 仍已仇於旦長守新清	通新驛 加火州凡於壽城押梁章六叱神	安康驛 松羅清仁比漢柄谷赤冗州阿	叱達海酒堤 南驛德琴田英	金州道掌三十一 德山省仍赤頂	金谷大驛 靈浦昌仁七自如義繁谷	咸近珠合 無乙伊永安用家城內也
------------------	--------------------	--------------------	---------------------	----------------------	----------------------	--------------------	---------------------	------------------------	--------------	-------------------	-------------------	----------------------	---------------------	-----------------	-------------------	--------------------	--------------------

省乙峴榆川 西之買田清竝山玄一門	城溫井靈梁州驛 黃山源浦渭川	絲山東阿等良 機長驛屈火肝谷	德川陽	尚州道掌二十五 幽谷漢洛原洛東	青路缺波 城智保龍通明南德通昌慶泉	安基東安郊山 聊城慶守山仁多雙溪比安	溪安曹通山 松蹄臨連鄉仇於州	牛谷上林 平曹溪令文居和目	京山府道掌二十五 安堰踏溪京安林	水鄉綠情 八舌火園茂淇利金泉山屬	溪開長谷 順陽山土塊利仁邑增若城	作乃禮洛陽 洛山州會同永懷岩合林	秋風御常平 年安谷州長寧令扶桑開	分各驛丁戶 為六科以金郊臨波金崑寶山	安城龍泉崑嶺洞仙 高原生陽懷蛟林原為	一科以安定 迎德通寧雲與林與郊長若	安信新安雲興林畔 通陽豐陽興化鎮驛為
---------------------	-------------------	-------------------	-----	--------------------	----------------------	-----------------------	-------------------	------------------	---------------------	---------------------	---------------------	---------------------	---------------------	-----------------------	-----------------------	----------------------	-----------------------

二科以自嶺五雄龍潭嵐泉林滿松間丹林
 銀漢孤山藍山寶龍鐵關德嶺通達和遠城
 陽康樂大平長興玉兒筆溪朔安為三科以
 通德善田金川長利長歡風滿通達結壤通
 蕃長壽為四科以金谷深洞清湍望丁金剛
 丹林沙溝石牛興泉密田桃摘田原臨江縣
 驛利嶺直木保安安撫甘泉山梁高岑竹苞
 潭水射品清澗安奇桑樹雙谷大昌橫深珍
 曹大和芳林雲橋安仁壽山新池雲峯驛驛
 李石陶王金洞管山深源德新洞陰驛驛
 五科以楊溪嘉原青澗長材雲半金化驛驛
 傳教驛驛朝寧縣驛元貞芳春遂人富昌
 康達峯仁威蒼峯嵐靖圓壤瑞希崎縣驛
 臨川用德驛駒樂豐平陵喬柯史直龍化沃
 驛驛寶石召木界高康越山降仙玉地自原
 鬼山縣驛溫泉往春東頭今勿雲馬長林馬
 六科一科丁七十五二科丁六十三科丁四十
 五四科丁三十五科丁十二六科丁七校現

雖在兩京間比他驛役事不緊故仍定五十
 丁林原雖非兩京間役事最緊故在一科朔
 安雖為三科非沿路故定為二十五丁桃源
 雖為三科在東西要衝故定為五十丁若有
 田而丁口不足以本驛白丁子枝自願者充
 立 懸鈴傳送懸鈴謂皮帶三急三懸鈴二
 急二懸鈴一急一懸鈴隨事緩急行之 津
 驛皮角傳送自二月至七月三急六驛二急
 五驛一急四驛八月至正月三急五驛二急
 四驛一急三驛 示二年判諸驛長大路
 四十丁以上長三中路十丁以上長二小路
 亦依中路例差定 顯宗二十三年判京所
 司於外方州府公貼行移時須報尚書省商
 確可否而後付青郊驛館使轉送若諸所司
 及官衙典有不遵行者館驛使將文貼及事
 由申省隨即科罪 肅宗八年判諸驛吏立
 馬不實者降為常戶 高宗十三年有旨兩
 江內青郊通波馬山碧池迎曙清波蘆原錄

楊丹衷等驛困於迎送凋弊莫甚其令臨津課橋別監巡視撫恤 元宗十三年正月分遣程驛蘇復別監于各道 十五年判各道出使大小貧鋪馬宰樞十匹三品貧及按廉使七匹叅上別監五匹叅外別監及外官叅以上三匹叅外二匹叅上都領指諭等差使貧三匹將校一匹 忠烈王二年三月令諸道按察使禁忽赤擅乘驛馬 五年六月都評議使言今年正月帝令於朝聘路次置伊

里干以供役使尋遣塔伯海等就瀋州遼陽之閒撥與土田標定回至其鴨綠江內今本國自置兩所今請於所賜之地名營城伊里干者刷各道富民二百戶徙居之擇副戶長別將等爲頭目各管五十人五年而迺所徙民父母兄弟之留鄉者復之頭目之有功者賞之其所徙二百戶戶給銀一斤七綜布五十匹爲屋舍之費白苧布三匹七綜布十五匹爲農器之直白苧布二匹七綜布十五匹

爲口糧又給紬四匹絲四斤六七綜布十五匹毛衣冠皮鞋各二爐臼一食器二農牛二頭犍牛三頭馱駝鞍一油單草席各五又給兩界亡丁投化丁田各四結令更者迺受擇能蒙漢語者各二人押去管領其管領人賜銀一斤白苧布一匹廣苧廣布各十五匹紬五匹絲三斤米十五石馬三匹歲貧其家紬苧布各三匹米十石鴨綠江內伊里干二所各一百戶戶給苧二匹六七綜布五匹爲

七站及會澤耽羅指沿路站戶頃在東征時以各道人戶并流移人物限年入居至今因循未遘或有物故令本邑充其數馬匹亦如之怨咎尤甚令有司擇選當差者以充站役其各邑人戶並許還本 忠宣王三年三月傳旨近來館舍不修使者無所寓可於閑曠處營建十館 忠肅王十二年十月教驛路兩弊蓋因內外官司濫騎驛馬或持私馬須索供給所在官司不能禁止以致驛戶逃移

今後影占驛戶者推還本驛嚴行懲罰 後五年五月教曰西海平壤安定各站以三運盤纏民部盤纏今打軍每名下官馬外私馬亦皆喂養侵擾各站今後禁之 六年十二月忠清道馬山碧池青坡等驛吏逃匿北界蔚州等處令其道存問使李玳推刷還本忠穆王元年整頓都監執行省巡軍忽赤等以不緊公事乘駟橫行者收鋪馬文字職名傳報品官及僧俗雜類等多騎私馬以私事

受公券村驛橫行者參上因從人參外因當身收所持私馬各驛定屬 恭愍王五年六月下旨置郵傳命軍興所應其令刷賊臣及行省所占人物從來不明者悉充驛戶不急鋪車鋪馬一皆禁止 十二年五月下教各道館驛比因多故日益凋殘其元屬土田爲人所奪者官爲究治以安生業龍駒以北諸驛三道之衝供費尤多其柴炭貢與免三年十三年九月令各司出馬官買之補給西

北面各站 二十年十二月教曰置郵本爲傳命近年諸司凡有轉輸皆委驛戶致令人馬困斃自今都評議使司諸道按廉嚴加禁治 辛禡十四年六月教曰館驛之設所以傳命近因豪強兼并失其土田廚傳如舊以致凋弊誠可憫焉仰都巡問按廉使復其土田禁理杜遏濫騎及過行隣驛者務加存恤毋致失所 七月大司憲趙浚等上書曰使命之任先王於巡問按廉之外不許假遣其

慎重之意可見矣興以來使命煩多冠蓋相望乘驛者一匹之命猶至八九匹一使之供多至數十人兼訪多而豺狼之迹未屏宣慰繁而破賊之書幾聞加之以巡問按廉之差使諸元帥之發遣亦皆乘驛橫行州郡馳騁館驛此門一開成衆變馬之往來京外閑散之私行紛如麻粟更迭迭入公然受廩恬不知愧殘鄉破驛之吏垂頭拱手無所控訴以有限之供億應無窮之使客州郡凋弊驛路

流亡顧自今州郡廢務一委巡問按廉以責其成難已使命不許發遣朝廷文字皆以懸鈴行移非軍情緊急重事不給驛馬非乘驛馬者不得入諸郡各驛以受廩給違者主客皆罷職不敘使各道巡問按廉一法朝廷比制不敢違越違者痛理之八月趙浚等又上疏曰有旨館驛受害特加存恤臣等以爲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政則民不被其澤矣供驛署金掌八道之驛上國之賓朝聘

之使巡問按廉諸奉使者以至出將入相之鋪馬起發以他官兼其使不坐公廳開印私家行移文牒人輕職要凡權勢豪強之托親戚朋友之請推審田民還徵稱貸看病問安之往來大而正馬細而知路交錯於前絡繹於後驛馬僵仆而日減驛卒困苦而日散館驛凋殘職此之由願自今以供驛署屬之軍簿司指路知路亦據都堂公緘常坐卒司開印發遣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趙浚等又上

疏曰近來驛戶凋弊凡鋪馬傳遞知路指路之役州郡代受其苦以至流亡欲使州郡復業當先恤驛戶國家雖置程驛別監安集諸驛而一人不能獨理每驛置私屬以爲耳目然非都堂差遣人人得以侵侮不能安集願自今每驛置五六品丞一人其保舉如守今例給半印而遣之其有能致驛戶富盛鋪馬充立者觀察使報都堂以補守今之闕且授京官以示褒賞邊遠驛丞今觀察使舉補

馬政

諸牧場龍驤黃州隴西州銀川州羊欄左牧
州懷仁州常慈院州業戶峴州江陰東州

顯宗十六年判牧監養馬青草節大馬四

匹養奴一名黃草節一日一匹法末三升實

豆三升青草節豆末三升青草節五六七八九月黃草節正二

三四十月文宗二十五年判島陸馬畜不

能監養致死者勾當島吏科罪又州鎮官馬

齒老及亡失者以公須屯田所收買立仁

宗二十三年判西北面諸城州鎮官馬齒老

及物故者以官馬實及他諸寶公須屯田科

空亡雜位所收買實充立勿使徵歛貧乏百

姓穀宗十三年典牧司奏定諸牧監場畜

馬料式戰馬一匹黃草節一日稗一斗豆

二升末豆四升青草節稗一斗末豆三升

雜馬一匹黃草節一日稗四升豆二升末豆

三升青草節稗三升末豆二升駱駝一首

黃草節一日稗五斗豆二斗益五合青草節

稗二斗豆九升益三合驢各一匹黃草

節一日稗六升豆二升末豆三升青草節稗

六升末豆三升役牛一頭黃草節一日稗

六升豆二升青草節稗四升末豆二升犢

牛一頭黃草節一日稗四升豆二升青草節

稗三升末豆二升

尚乘局御馬一匹黃草節田米實豆及末豆

各五升青草節只除實豆件馬一匹黃草

節田米實豆末豆各三升青草節亦除實豆

役驢一匹稗一斗實豆二升末豆三升青

草節亦除豆牝馬一匹稗一斗豆二升末

豆三升青草節稗一斗末豆三升二歲駒

稗四升豆二升青草節稗三升豆二升把

父馬一匹一日加稗三升豆二升典廐役

驢一匹一日稗一斗五升實豆末豆各三升

青草節除實豆大牛一頭一日稗八升實

豆三升黃草七束大僕寺別立馬稗一斗

三升實豆三升末豆四升青草節除實豆

常立馬稗一斗實豆三升末豆四升青草節
除實豆 役驪稗一斗實豆二升末豆三升
青草節除實豆 元宗十四年二月今諸王
宰樞四品以上各出馬一匹五六品二貲并
出一匹或奪民馬以換軍士瘦馬 忠烈王
元年七月遣使慶尚金羅道點閱諸島牛馬
十三年五月今百官出戰馬及器皿宰樞
狄鄉馬各一匹致仕宰樞顯官判事三品伏
馬一匹致仕三品顯官四品鄉馬一匹五六
品二貲并鄉馬一匹七八品二貲并鎗鐵器
一事權務九品三貲并一 自十四年二月
置馬畜滋長別監先是放馬於諸島使之蕃
息簡出壯者以充尚乘其餘班賜諸王宰輔
文武臣僚而耽羅之出居多自逆賊之亂元
令島民陸居而耽羅別屬於元馬畜不繁歲
貢甚少國有親朝助征之事今外官獻馬又
品歛百官而至奪外郡良馬內外苦之朝議
以謂若置官選牝馬犉牛使之蕃息則可備

將來於是是有是命 愍王三年六月今百
官出馬官以鈔買之給征高郵軍士三品以
上諸君宰樞以下出馬三匹六品以上四品
以下出馬一匹僧徒亦隨所住寺高下出馬
八年十二月今承宣以上出馬一匹又括
釋教各寺僧徒馬以充軍用 十年十月今
各道括僧寺出戰馬有差 十一月今公侯
以下出戰馬有差 十一年十月今文臣出
戰馬 辛禍元年九月徵諸寺住持僧戰馬
各一匹
城堡
太祖二年城龍岡縣一千八百七間門六水
口一城平壤 三年城咸從縣二百三十六
間門四水口三城頭四遮城二 四年城雲
南縣 五年始築西京在城在者方凡六年
而畢 八年城成州六百九十一間門七水
口五城頭七遮城一堞垣八十七間 城運
州玉山 命庾黔弼城湯井郡 王巡北界

移築鎮國城 十二年城安定鎮又城永清
 安永興德等鎮 十三年城安北府九百一
 十開門十二城頭二十水口七遮城五 城
 朝陽鎮八百二十一開門四水口一城頭遮
 城各二 城馬山號安水鎮 築青州羅城
 連州城 十七年城通海縣五百十三開門
 五水口一城頭四 十八年城伊勿及肅州
 二十年城順州六百十開門五水口九城
 頭十五遮城六 二十一年城永清縣 城
 陽島鎮二百五十二開門三水口城頭遮城
 各二 築西京羅城 城龍岡平原 二十
 二年城肅州一千二百二十五開門十水口
 一城頭七十 城大安州 二十三年築殷
 州城七百三十九開門八水口四城頭二遮
 城四 定宗二年城德昌鎮又築西京王城
 及鐵甕三陟通德等城 城德成鎮 城博
 州一千一開水口一門九城頭十六遮城九
 光宗元年城長青鎮威化鎮 二年城撫

州六百三開門五水口二城頭八遮城三
 三年城安朔鎮 十一年城濕忽及松城
 十八年城樂陵郡 十九年城威化鎮 二
 十年城長平鎮五百三十五開門四 城寧
 朔鎮 城泰州八百八十五開門六水口一
 城頭三十七遮城四 二十一年城安朔鎮
 二十三年城雲州 二十四年城和州一
 千十四開門六水口三壘城一百八十開
 城高州一千十六開門六 城長平博平二
 鎮及高州又修信都 城嘉州一千五百十
 九開 城安戎鎮 景宗四年城清塞鎮
 成宗二年城樹德鎮二百三十五開門四水
 口一城頭遮城各九 三年城文州五百七
 十八開門六 十三年命平章事徐熙率兵
 攻逐女真城長興歸化二鎮及郭龜二州
 十四年命徐熙帥兵深入女真城安義興化
 二鎮 城靈州六百九十九開門七水口二
 城頭十二遮城二 城猛州六百五十五開

門五水口四城頭十九遮城二 十五年城
 宣州一千一百五十八間門六城頭三十六
 水口一遮城三 穆宗三年城德州七百八
 十四間門五水口九城頭二十四遮城三
 四年城末豐平虜二鎮 六年修德州嘉州
 威化光化四城 八年城鎮溟縣五百一十
 間門五 城金壤縣七百六十八間門六
 城郭州七百八十七間門八水口一城頭五
 遮城二 九年城龍津鎮五百一開門六
 城龜州一千五百七間門九水口一城頭四
 十一遮城五重城一百六十八間 十年城
 興化鎮蔚珍又城翼嶺縣三百四十八間門
 四 十一年城通州 城登州六百二間門
 十四水口二 顯宗元年城德州 二年增
 修松岳城築西京皇城 城清河興海迎日
 蔚州長驛 三年城慶州長州金壤又城弓
 元山 五年城龍州一千五百七十三間門
 十水口一城頭十二遮城四 六年城懷林

鎮 七年城宣州六百五十二間門五鐵州
 城七百八十九間門七水口一城頭十八遮
 城四 八年城安義鎮八百三十四間門五
 水口一城頭二遮城三 十年城永平鎮
 十二年修東萊郡城 十四年城耀德鎮六
 百三十四間門六 十六年城霸陰縣 十
 七年城順德 十八年城東北界顯德鎮
 城清塞鎮八百二十一間門七水口四城頭
 十五遮城四 十九年修龍津鎮城 城鳳
 化山南以徙高州 二十年進平章事柳韶
 等修古石城置威遠鎮築城八百二十五間
 門七水口一城頭十二遮城十二城定戎鎮
 八百三十五間門七水口三城頭十二遮城
 五 二十一年城麟州一千三百四十九間
 門九水口二城頭二十三遮城六重城五十
 五間城寧德八百五十二間門七水口一城
 頭十四遮城七 德宗元年城朔州八百六
 十五間門八水口二城頭十七遮城五 二

年命平章事柳詔創置北境關防起自西海
濱古國內城界鴨綠江入海處東跨威遠興
化靜州寧海寧德寧朔雲州安水清塞平虜
寧遠定戎孟州朔州等十三城抵耀德靜邊
和州等三城東傳于海延袤千餘里以石爲
城高厚各二十五尺 城安戎鎮杆城縣又
城靜州鎮一千五百五十三間門十水口一
城頭四十五遮城九重城二百六十間 三
年修瀋州城 靖宗元年築長城於西北路

松嶺池東以扼邊寇之衝又城梓田徙民實
之 五年都兵馬副使朴成傑奏東路靜邊
鎮蕃賊窺觎之地請城之從之 城肅州
六年城金海府 七年崔冲城寧遠平虜二
鎮寧遠城七百五十九間堡于八區內金剛
成四十二間宣威成六十一間宣德成五十
間長平成五十三間鼎峯成三十八間鎮河
成四十二間鐵壩成六十一間定安成三十
二間關城一萬一千七百間平虜城五百八

十二間堡于六區內構戎成三十六間鎮兗
成三十間直峯成四十一間降魔成五十間
折衝成三十間靜戎成三十間關城一萬四
千四百九十五間 城東路泰猗縣一百六
十八間 九年城寧朔樹德二鎮 十年命
金令器王寵之城長州定州及元興鎮長州
城五百七十五間成六所曰靜北高嶺掃兇
掃蕃歷川定遠定州城八百九間成五所曰
防戎押胡弘化大化安陸元興鎮城六百八

十三間成四所曰來降壓虜海門遵安 城
宣德鎮 十二年城永興鎮四百二十四間
門四 文宗即位遣兵都郎中金瓊自東海
至南海築沿邊城堡農場以扼海賊之衝
四年修渭州城六百七十五間 城安義鎮
榛子農場爲寧朔鎮以扼蕃賊要衝六百六
十八間門六水口三城頭十三遮城五 二
十一年城德州六百四十二間門四 二十
八年修元興鎮龍州渭州城共一千九百三

十餘間 宣宗八年兵馬使奏安邊都護府
 境內霜陰縣最為邊地要害乞築城壘以防
 外寇制可 睿宗二年尹瓘於蒙羅骨嶺下
 築城廊九百五十間號英州火串山下築九
 百九十二間號雄州具林金村築七百七十
 四間號福州弓漢伊村築六百七十間號吉
 州 三年城咸州及公險鎮 尹瓘等令諸
 軍撤內城材瓦以築九城徙南界民實之
 州曰鎮東軍置戶一萬三千號英州曰安嶺
 軍雄州曰寧海軍各置戶一萬福吉宜三州
 各置戶七千公險通嶺 四年撤東界崇寧通
 平武三鎮各置戶五千 四年撤東界崇寧通
 泰二鎮城 撤英福咸雄四州及曩陽宣化
 二鎮城 十年復城永清縣六百七十一間
 門四水口一城頭四連城二 城東界預州
 十二年城義州八百六十五間門五城頭
 十七連城七 十四年增築長城三尺金邊
 發兵止之不從且報曰修補舊城 仁宗
 十五年復城安戎鎮三百四十九間門四水
 口一城頭連城各一 撤東五年復城嘉州

門五水口一城頭二十六 四年城延州門
 十水口五城頭十九連城八 高宗九年城
 宜州和州鐵關凡四旬而畢 二十年築江
 華外城 三十七年始築江都中城周回二
 千九百六十餘間大小門凡十七 三十八
 年城全州以備倭寇 三十九年始營昇天
 府城廊 恭愍五十八年城嘉州 辛禡三
 年開城府狀曰其一外城修葺事則曰定國
 立都者必先高城深池此古今之通制也我
 國家太祖創業宏遠而城郭不修至於顯廟
 始築外城置城上羅閣以固守世遠城頽且
 古基周回廣遠一二年間雖竭民力亦未能
 重修也宜鍊兵息民以待其變其二內城新
 築事則曰惟事事乃必有備有備則無患矣
 今也倭寇橫行肆毒京內之民如有急難無
 所依據誠可畏也願令堅築內城其三方
 山城修補事則曰唐鑑以高麗因山為城為
 上策也山城相近之地隨宜修葺使之烽燧

相望攻戰相救可也其四牧府郡縣築城事則曰休兵息民有國之先務也比來倭患相仍民不聊生且曾築四方周回長城與癸丑年所築東西江等城徒勞民貲財而已其外方平地築城宜今停罷四年十二月甲子憲司上疏曰諸道州郡山城國家往往遣使修築多發軍丁不日畢功旋致崩毀其弊甚巨請自今勿復遣使令守今徵發傍郡軍丁農隙修葺若未畢則停待明年以爲年例

恭讓王三年三月城機張郡及海州龐津

屯田

兵糧付

顯宗十五年正月都兵馬使奏發西京畿內河陰部曲民百餘戶徙嘉州南屯田 靖宗十年二月以禮成江兵船一百八十艘漕轉軍資以實西北界州鎮倉廩 文宗十八年二月命有司以禮成江船一百七艘一年六次漕轉龍門倉米于麟龍鐵宣郭等州及威遠鎮以充軍糧 二十一年六月制漕運安

瀾倉米二萬七千六百九十石于朔北以充軍資 二十七年四月西北路兵馬使奏長城外墾田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四頃請待秋收穫以資軍儲制可 肅宗八年判州鎮屯田軍一隊給田一結田一結收一石九斗五升水田一結三石十結出二十石以上色貧褒賞徵歛軍卒百姓以充數者科罪 元宗十一年閏十一月今百官出米有差以助軍餉 十三年五月世子謹遣使諸道各三人

巡視兵糧所出田疇 忠烈王三年二月今諸王百官以至庶民出米有差以充洪茶立軍糧 四年正月以西海道丁丑年轉米給元帥茶立軍 五年四月遣使諸道審檢兵糧 七年三月分給官絹二萬匹于兩班及京外民戶糴兵糧 十月發龍門倉兵糧給領府 八年四月東征所支兵糧十二萬三千五百六十餘石 九年二月命各道祿轉朱翰京者悉充軍糧 三月今諸王百官及

工商奴隸僧徒出軍糧有差諸王宰樞僕射承旨米二十石致仕宰樞顯官三品十五石致仕三品顯官文武四五品十石文武六品侍衛護軍八石文武七八品叅上解官六石東班九品叅外副使校尉南班九品四石正雜權務隊正三石東西散職業中僧一石白丁抄奴所由丁吏諸司下典獨女官寺奴婢十斗買人大戶七石中戶五石小戶三石唯年七十以上男女勿歛 十五年三月發御庫米四千石以補兵糧 十六年二月哈丹犯邊令諸王宰樞承旨班主各出米七石坊里庶人出米有差以充東界防戍軍糧 九月傳旨東界州縣轉米一千石及雙城迤處盈德興海德原清河等沿海各州今年轉米並輸于雙城以充軍糧 雙城鎮守別抄馬二百五十匹料自今年十月至明年二月計凡一千二百五十石以雙城旁近盈德長騎德原興海清河延日安廣把漢神光等州今

年糴貢皮穀計折輸送 恭愍王元年二月下旨前者以軍糧不足權借米粃以百石准四十石其數過重今改定十石准三石百石准三十石今月二十二日鑰匙下送其不從國令人負仰軍糧色處分開閉以時在數並沒入 五年六月教曰一金羅道臨坡屯田近來權勢之家稱為賜給奪占殆盡仰都評議使別置屯田官諸家占奪一皆復舊沿海之地築堤捍水可作良田者往往而有宜今有司相地用防倭之卒為之農夫諸家賜給田平衍膏腴可屯田者以賊家及行省所占人物分隊給地以責其事各道凡古屯田處皆用臨坡屯田之例一外方州縣所有亡寺院官吏收其田租為公用所在皆是今當興時其亡寺院田租皆給防護軍糧 十一月廉悌臣上疏曰食為民天兵藏於農宜令軍士有事操兵無事屯田則轉餉省而軍食足矣軍師之盛在於儲峙今師興有日而輒

輸之路阻脩如邇其精強分屯要害移其餘卒就食安州事處觀變而動則輓粟之勞減而養兵之勢強矣二十年十二月敕曰屯田之法有益軍需仰都評議使行移各道防禦大小貧官相其地利役以軍人耕種以省漕輓之費辛禡元年二月下旨屯田之法役以戍兵閑民擇其曠地量宜屯種以省漕輓之費今戶給種子不論豐歉收入無法民甚苦之仰都評議使行移各道家戶屯田一

卷八十二

四十一

皆禁止其餘屯田亦從優典量方屯種以補糧餉九月取諸寺田租以充軍費十月備比元諸軍久屯北界北界舊無私田官收租以充軍糧後勢家爭占為私田以故轉餉不繼取糧於民民甚苦之安州以北尤受其害二年九月都評議使以各道軍資無數日之費令各道在外品官又烟戶各里差等抽斂以補軍湏宰樞議曰近因軍征軍糧乏少宜令京外品官大小各戶出軍糧有差

兩府以下通憲以上進米四石三四品三石五六品二石七八品一石權務十斗散職鄉史十斗百姓公私奴則量其戶之大小徵之閏九月憲府以兵革旱荒連歲相仍軍食罄竭請於功臣田租三分取一寺社田收其半兩殿所屬官司田科斂外羨餘並充軍需從之三年三月崔瑩言於禍曰喬桐江華乃倭賊防戍之地也兩處土田之出皆入兼井之門私費何益唯摩尼山塹城祭田及府

卷八十二

四十一

官祿俸外餘田皆以軍簿收之且置窖兩處以備糧餉禍從之一年正月門下府郎會上疏論時弊其詞曰國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我國一年之畜尚且不足一有緩急事勢可畏屯田之法當今急務各道各州屯田法制不行分種各戶秋收以為賓客之供願自今痛行禁理隨州郡殘盛定屯田之數每年按廉別定守令秋收入庫報數都堂用是以為守令殿最東西兩界用兵最急宜於閑曠

之地設屯田遣公廉者備官牛農器勸督耕
耘以備軍須甲寅年後公私加耕之田兵息
爲限並屬軍須倉庫官司所屬田土今各道
按廉別定守令踏檢收納如有不得已國用
都堂量給其費其餘並屬軍須京畿各道功
臣田上丙申年以來被罪人土田一依憲司
所奏並屬軍須 九年五月全羅道按廉使
呂稱啓倉庫虛竭無以供軍乃令道內居人
隨職品高下出米以助之奉朔通憲三十斗
正順奉順中正中顯二十斗奉常奉善十五
斗五六品十斗七八品七斗 十月宰輔曹
敏修等與耆老宰輔共議諸賜給田口分田
各寺社田並皆屬公盡收其租以備軍國之
需 十三年十一月命收私田半租以備軍
餉 十四年八月憲司上疏曰諸島漁鹽之
利畜牧之蕃海產之饒國家之不可無者也
我神聖之未定新羅百濟也先理水軍親御
樓船下錦城而有之諸島之利皆屬國家資

其財力遂一三韓自鴨綠以南大抵皆山肥
膏不易之田在於濱海沃野數千里之緇田
陷于倭奴薰蔑際天倭奴之來前無橫草出
入山郡如蹈無人之地國家既失諸島漁鹽
畜牧之利又失沃野出穀之府願用漢氏募
民實塞下防凶奴故事許於亡邑荒地開墾
者限二十年不稅其田不使國役專仰水軍
萬戶府修立城堡屯其老弱遠斥候謹烽燧
居無事時耕耘漁鹽鑄冶而食以時造船寇
至則清野入保水軍出船擊之自含浦以至
義州皆如此則不出數年流亡盡還其鄉邑
而邊境州郡既實則諸道漸次而充戰艦多
而水軍習海寇遁而邊郡寧漕轉易而京師
富水軍萬戶各道元帥能立屯田能修戰艦
能結人心能施號令能滅賊能安邊者賜之
島田世食其入傳之子孫其失一城堡一州
郡者軍法從事毋得輕宥以示勸懲

慈卷第三十七 高麗史八十三

兵三

兵三

有守軍

典庫將校二 雜職將校二 軍人五 南簿

都監將校二 散職將相二 軍人四 征袍庫

將校二 軍人五 仁恩館將校二 龍門倉

將校二 散職將相二 軍人十五 雲興倉將

校二 軍人五 內莊宅將校二 軍人八 良

醢官雜職將校四 將作布庫將校九 軍人

三 長興庫將相三 將校二 軍人五 掌冶

署將校二 廣化門布庫軍人六 順天館

將校六 散職將相四 散職將校四 大明宮

將校四 軍人六 諸殿器用造成色將校二

中軍旗造色將校軍人各二 新興館將

校二 軍人五 奉先庫將校雜職將校各二

軍人六 松岳烽燧將校二 部烽將校

二 軍人三十三 泰定門庫將校二 麗景

門庫將校二 大盈署將校二 宣教門庫

將相一 大府寺將相一 將校三 金銀新

庫將校一 玄武廊上庫將校一 外右金

剛庫將校一 長平西廊兵仗庫將校一

油蜜庫將校一 迎送庫將校一 宣教樓

上庫將校一 新定西化布庫將校三 大

盈庫將校八 鋪陳都監將校二 雜職將校

二 開明宅大府將校二 左教監將校二

羊欄牧監將校二 軍人十七 江陰牧監

將校二 國子監雜職將校二 散職將相六

都祭庫雜職將校二 散職將相二 大廟

署散職將相二十四 雜職將校二 吏部雜

職將校四 散職將相四 軍器監雜職將校

二 監門衛軍四 三司雜職將相四 尚食

庫散職將相二 都省庫散職將相二 養

賢庫散職將相二 小府監雜職將校二

都兵馬雜職將校一 內都校雜職將校二

外都校雜職將校二 館都校雜職將校二
 梨房庫散職將相二 幅源天皇堂散
 職將相二 司宰寺雜職將校二 內園署
 雜職將校二 太僕寺雜職將校二 杜毅
 壇散職將相二 兵書藏散職將相二 仁
 恩館散職將相二 延恩館散職將相二
 中尚署雜職將校二 長興軍雜職將校一
 刑部雜職將校二 將作監雜職將校一
 尚舍局雜職將校二 尚乘局雜職將校一
 二 內都監院散職將相二 司儀署散職
 將相二 征袍庫散職將相二 常平倉散
 職將相二 雜職將校二 左右倉散職將相
 各二 東西大悲院散職將相各二 國左
 散職將相二 籍田散職將相二 守宮署
 雜職將校二 大醫監雜職將校二 大官
 署雜職將校二 惠民局雜職將校二 長
 源亭散職將相四 習射都監雜職將校二
 史館雜職將校二 西京修理色散職將相

四 供驛署雜職將校二 大常府雜職將
 校二 式目都監雜職將校二 橋路都監
 雜職將校二 九曜堂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
 軍二 弓箭庫雜職將校二 典廐署雜職
 將校二 會同館雜職將校二 諸陵署雜
 職將校二 禮服造成都監雜職將校二
 饌頭店雜職將校二 西郊亭雜職將校二
 朝宗館雜職將校二 新益店雜職將校
 二 馬政色雜職將校二 祭器都監雜職
 將校二
 國宿軍
 廣化門職事將校一 散職將相六 監門衛軍
 五同門事知將校一 監門衛軍二 同門水口
 將校一 通濟門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東雀門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安濟
 門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延教門散職
 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通德門散職將相二
 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通德門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東武門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

軍二 金墻門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太和門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上東門
 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朝宗門散職將
 相二 監門衛軍二 青陽門散職將相二 監
 門衛軍二 宣仁殿東榮門大將軍一將軍
 一同殿侍衛中郎將二 南榮門中郎將一 加
 差將相一 同門末門將相一 康安殿南門
 將相一 同殿東末門將相一 十餘門將相
 一同門西廊後壁將相一 儲祥門將相一
 靜德宮東門將相一 景靈殿將校一同
 殿屏障將相一 集賢殿東門將相一 揔
 清殿東門將相一 奉元門將相一 宣慶殿
 北門將校一 宴親殿將校一 永壽殿將
 相一 雲興門將相一 儀鳳門將相一
 康通門前將軍一將相一 加差散職將相五
 泰定門前將軍一將相一 加差將相八 同
 門水中將校一 麗景門將相將校各一 加
 左散職將相五 安興門將相將校各一 加

是將相五 向廣門將相將校各一 加差將
 相五 宣教門將相將校各一 加差散職將
 相五 掖庭局將校二 雜職將校四 望雲
 樓將校一 歸仁門將校一 散職將校二 監
 門衛軍二 長平門職事將校一 散職將相
 二 監門衛軍二 宣仁門職事將校一 散職
 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同門水口監門衛軍二
 福源宮雜職將校二 散職將相二 承德
 宮散職將相二 延德宮散職將相二 興
 慶宮散職將相二 衆昌宮散職將相二
 玄德宮散職將相二 福寧宮散職將相二
 明福宮散職將相二 安和寺真殿弘圓
 寺真殿興王寺真殿天壽寺真殿大雲寺真
 殿重光寺真殿弘護寺真殿玄化寺真殿國
 清寺真殿崇教寺真殿乾元寺真殿散職將
 相各二 奉恩寺真殿散職將相四 深陵
 良陵壽陵宣陵濟陵懷陵明陵隱陵德陵貞
 陵齊陵質陵宜陵永陵定陵豐陵成陵慈陵

穆陵戴陵昌陵寧陵恭陵端陵莊陵玄陵夷
 陵幽陵元陵仁陵翼陵惠陵堅陵平陵乾陵
 崇陵靈陵容陵和陵節陵悼陵信陵靜陵匡
 陵簡陵肅陵周陵散職將相各二 憲陵順
 陵義陵景陵顯陵英陵康陵安陵榮陵泰陵
 散職將相各四 裕陵綏陵教職將相各六
 延陽門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崇安門
 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安和門散職將
 相二 監門衛軍二 德山門散職將相二 監
 門衛軍三 鶯溪門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
 二 安定門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弘
 仁門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成道門散
 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崇仁門將校一軍
 人二 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同門永口散
 職將相二 靈昌門將校一軍人二 散職將
 相二 監門衛軍一 宣旗門將校一軍人二
 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同門永口散職將
 相二 長霸門將校一軍人二 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三 同門永口散職將相二 會賓
 門將校一軍人二 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一
 泰安門將校一軍人二 散職將相二 監門
 衛軍一 永同門將校一軍人二 散職將相
 二 監門衛軍一 豐德門將校一軍人二 散
 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一 仙溪門將校一軍
 人二 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宣義門將
 校一軍人二 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一 乾
 陽門將校一軍人二 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
 一 保泰門將校一軍人二 散職將相二
 門衛軍一 永平門將校一軍人二 散職將
 相二 監門衛軍二 狡猊門將校一軍人二
 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一 仙嚴門將校一
 軍人二 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一 光德門
 將校一軍人二 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一
 昌信門將校一軍人二 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
 軍一

檢點軍

市裏檢點將相一將校二軍人十一街衛
監行將校二螺匠十一都典十一軍人四十
左右京裏檢點將相各二將校各二軍人
各八五部檢點將相各二將校各二軍人
各八四郊細作立將相各二將校各一軍
人各七安和生木立將相一將校一軍人
六宮北檢點將相一將校一軍人六選
軍檢點將校二軍人三十二獄直檢點將
校四軍人四十五地倉檢點將校二軍人
二左倉檢點將校二軍人十五右倉檢
點將校五軍人二十五金吾衛檢點將校
二軍人四五正檢點將校一軍人三松
岳左右樵人檢點將校各一散職將相各二
軍人各二東郊炭峴禿山狄逾峴小梓尾
等生木立將校各一散職將相各一軍人各
六西郊藥師院弓知岩熊川大峴西普通
亭之谷馬川高寺等生木立將校各一散職
將相各二軍人各六爐谷生木立將相一

將校一散職將相二軍人六惡迎生木立
散職將相二大廟檢點將校二軍人十
州縣軍
高麗兵制大抵皆倣唐之府衛則兵之散在
州縣者意亦皆屬乎六衛非六衛外別有州
縣軍也然無可考姑以此目之
北界
西京精勇一領內都領別將一人左右府別
將各二人校尉十人隊正二十人旗頭行軍
并九百七十人保昌雜軍十九隊內行首行
軍并九百三十一人海軍一隊內行首一人
行軍四十九人元定兩班軍關人雜類都計
九千五百七十二
安北府都領中郎將一中郎將二郎將七別
將十四校尉二十八隊正五十八行軍一千
五百十五人抄軍十六隊內馬四隊右軍四
隊內馬一隊左軍二十六隊內馬等各二保
昌七隊自丁二十七隊

龜州都領中郎將一中郎將二郎將七別將
十五校尉三十隊正六十行軍一千六百四
十二抄軍二十四隊內馬四隊左軍二十隊
內馬四弩二保昌八隊

宣州都領中郎將一中郎將二郎將六別將
十二校尉二十五隊正五十行軍一千三百
三十七人抄軍二十六隊內馬四隊左軍二
十隊內馬弩各二右軍四隊內馬一隊保昌
六隊自丁七十六

龍州都領中郎將一中郎將二郎將八別將
十九校尉二十三隊正六十行軍一千七百
七十八人抄軍三十二隊左軍三十二隊內
馬四弩二右軍四隊保昌六隊自丁七十四
沙比江別將一校尉二隊正四行軍九十九
人

靜州都領中郎將一中郎將二郎將九別將
十九校尉三十九隊正七十九行軍二千七
十五人抄軍三十六隊內馬六隊左軍三十

隊內馬弩各四右軍四隊保昌六隊自丁二
十八隊神騎一百八人

麟州中郎將二郎將九別將十八校尉三十
六隊正七十二行軍一千八百九十三人抄
精勇三十六隊內馬六隊左軍三十四隊內
馬弩各四右軍四隊保昌四隊自丁三十六
隊

義州中郎將三郎將六別將十二校尉二十
四隊正四十八行軍一千二百四十九人

朔州中郎將一郎將五別將十校尉二十二
隊正四十五行軍一千二百九人精勇十八
隊內馬六隊左軍十八隊內馬二隊弩一隊
右軍四隊內馬一隊保昌五隊神騎四十五
人自丁四十八隊步班十二隊

昌州中郎將一郎將四別將九校尉十八隊
正三十六行軍九百七十一人精勇十六隊
內馬二隊左軍十隊內馬弩各二隊右軍三
隊內馬一隊保昌四隊神騎二十二步班

二十一隊白丁二十二隊

靈州中郎將一郎將三別將八校尉十六隊

正三十一行軍九百二十六人精勇十二隊

內馬弩各二左軍十二隊內馬二弩一右軍

四隊內馬一保昌四隊神騎三十三人白丁

四十九隊

延州中郎將一郎將四別將九校尉十八隊

正四十一行軍一千五十二人精勇十二隊

內馬二隊左軍十隊內馬弩各二右軍三隊

保昌四隊白丁五十隊神騎二十六人

博州中郎將一郎將五別將九校尉十九隊

正三十九行軍一千三百八十七人精勇十

四隊內馬二左軍十四隊內馬弩各五右軍

四隊內馬一隊保昌五隊白丁一百二十隊

步班二十五人神騎四十九人

嘉州中郎將一郎將五別將十校尉二十一

隊正四十三行軍一千一百一十九人精勇十

五隊左軍十三隊內弩一隊右軍二隊內馬

一隊保昌四隊白丁百十三隊步班四十人
神騎五十人

郭州中郎將一郎將四別將九校尉十八隊

正三十六行軍九百六十六人精勇十三隊

內馬三隊左軍十四隊內馬三弩一右軍二

隊保昌四隊神騎五十三人步班四十二人

白丁一百四十二隊

鐵州中郎將一郎將四別將八校尉十六隊

正三十二行軍八百七十人精勇十二隊內

馬二隊左軍十二隊內馬弩各二右軍二隊

保昌四隊神騎三十二人步班二十九人白

丁六十二隊

靈州中郎將四別將七校尉十四隊正二十八

行軍七百二十九人精勇十隊內馬一隊左

軍十隊內馬二弩一右軍二隊保昌四隊神

騎十五人步班十七人白丁二十五隊

猛州中郎將三別將五校尉十隊正二十行軍

六百三十人精勇十隊內馬二隊左軍八隊

內弩一隊右軍二隊內馬一隊保昌四隊神
騎二十八人步班二十五人白丁九十六隊
德州郎將四別將七校尉十四隊正二十八
行軍七百七十八人精勇十隊內馬二隊左
軍十隊右軍二隊保昌四隊神騎二十六人
步班二十三人白丁五十五隊
撫州郎將四別將七校尉十四隊正二十九
行軍八百一人精勇十隊內馬弩各一隊右
軍三隊保昌三隊神騎三十五人白丁七十
八隊
順州中郎將一郎將二別將七校尉十三隊
正二十七行軍七百五十五人精勇十隊內
馬二隊左軍十隊內馬弩各一隊右軍二隊
保昌三隊神騎四十人步班二十人白丁一
百五十四隊
渭州郎將五別將八校尉十六隊正二十行
軍九百十八人精勇十二隊內馬二隊左軍
十二隊內馬弩各一隊右軍三隊保昌五隊

神騎步班各三十二人白丁八十三隊
秦州郎將四別將七校尉十四隊正二十八
行軍八百九十五人精勇十三隊內馬三隊
左軍十隊內馬一隊保昌三隊神騎二十二
人步班三十九人白丁五十七隊
成州中郎將一郎將三別將七校尉十二隊
正二十七行軍七百四十四人精勇十隊內
馬弩各一隊左軍九隊內馬弩各一隊右軍
三隊保昌五隊神騎十七人步班三十三人
白丁二百一隊
殷州郎將五別將八校尉十八隊正三十三
行軍九百十七人精勇二十二隊內馬弩各
一隊左軍十二隊右軍三隊保昌四隊神騎
三十四人步班五十九人白丁八十五隊
肅州都領郎將一郎將四別將八校尉十五
隊正三十二行軍九百五十五人精勇十二隊內
馬二隊左軍十二隊內馬弩各二隊右軍三
隊保昌四隊神騎三十九人步班五十人白

丁三十七隊

寧德城中郎將一郎將四別將八校尉十六
隊正三十二行軍八百三十二人精勇十五
隊內馬三隊左軍十隊內馬弩各二隊右軍
二隊保昌三隊神騎四十九人白丁五十一
隊

威遠鎮郎將四別將六校尉十二隊正二十
五行軍六百八十九人精勇十二隊左軍七
隊內馬弩各二隊右軍二隊保昌四隊神騎

二十七人步班二十四人白丁五十二隊

定戎鎮中郎將一郎將三別將七校尉十四
隊正二十八行軍七百十三人精勇十隊內
馬四隊左軍八隊內馬弩各一隊右軍四隊
內馬一隊保昌五隊神騎三十三人步班十
人白丁五十六隊

寧朔鎮郎將五別將八校尉十隊正三十二
行軍八百五十一人精勇十三隊內馬四隊
左軍十三隊內馬二隊弩一隊保昌四隊神

時二十九人步班二十三人白丁十五隊

安義鎮郎將四別將七校尉十四隊正二十
八行軍七百一十一人精勇九隊內馬二隊左
軍六隊保昌七隊神騎三十人步班十七人
白丁五十四隊

清塞鎮中郎將一郎將三別將七校尉十五
隊正三十一行軍八百三十人精勇十二隊
內馬二隊左軍十隊內弩一隊右軍三隊保
昌五隊神騎五十人步班三十六人白丁六

十二隊

平虜鎮中郎將一郎將三別將七校尉十五
隊正二十一行軍八百四十七人精勇十三
隊內馬三隊左軍十隊內馬二隊右軍三隊
保昌四隊神騎二十八人步班四十二人白
丁四十二隊

寧遠鎮郎將四別將七校尉十三隊正二十
八行軍七百八十三人精勇十隊左軍十隊
內馬弩各一隊右軍一隊保昌五隊神騎二

十三人步班五十一人白丁三十隊
朝陽鎮將一副將一中郎將一郎將五別將
八校尉二十隊正四十一行軍一千一百四
十三人精勇十五隊內馬二隊左軍十五隊
內馬弩各二右軍三隊保昌五隊神騎四十
二人步班四十四人白丁六十七隊
陽島鎮將一中郎將一郎將三校尉七隊正
十四行軍四百二十二精勇五隊內馬一
隊左軍五隊內馬弩各一隊右軍一隊保昌
三隊神騎十一人步班十二人白丁三十隊
樹德鎮將一副將一校尉二隊正五行軍一
百五十三人精勇二隊內馬一隊左軍二隊
保昌一隊神騎十人白丁二十二隊
安戎鎮將一副將一校尉二校尉四隊正八
行軍二百六人精勇二隊左軍三隊保昌一
隊神騎十一人步班二十七人白丁三十三
隊
通海縣郎將一副將二校尉五隊正十行軍

二百七十四人精勇四隊左軍三隊右軍一
隊保昌一隊神騎五人步班十四人通海江
校尉一隊正二行軍四十三人
永清縣郎將三別將四校尉八隊正十六行
軍四百三十二人精勇六隊左軍五隊右軍
保昌各二隊神騎二十八人步班九人白丁
一百隊
咸從縣郎將一假郎將三別將六校尉十三
隊正二十六行軍七百二十九人精勇八隊
左軍十隊右軍二隊保昌四隊神騎二十人
步班三十一人白丁四十九隊
龍岡縣郎將三別將六校尉十二隊正二十
四行軍六百五十六人精勇八隊左軍八隊
右軍一隊保昌四隊神騎三十五人步班四
十人白丁五十九隊
三和縣別將一校尉二隊正五行軍一百三
十五人
三登縣假別將一校尉二隊正五行軍一百

二十一

東界

安邊府都領一郎將二別將四校尉十二隊
正二十七抄軍左右軍各八隊寧塞軍三隊
五人計百五十二匠一梗計三十三人
瑞谷縣別將一校尉二隊正三左軍一隊右
軍二隊寧塞一隊三十一人工匠一梗
汶山縣右軍一隊工匠一梗
衛山縣校尉一左軍二隊右軍一隊寧塞一
隊工匠一梗
翼谷縣校尉一左軍一隊寧塞一隊 鐵垣
戌右軍寧塞各一隊 凝川貢所左軍寧塞
各一隊行軍四十六
孤山縣別將一校尉三隊正七抄軍左右軍
各二隊寧塞一隊
鶴浦縣別將一校尉二隊正四抄軍二隊左
右軍各一隊寧塞一隊歷戎戌校尉一隊正
二左右軍各一隊寧塞七人

霜陰縣校尉一隊正二左右軍各一隊寧塞
一隊禾登戌左右軍各一隊寧塞五人 福
寧鄉校尉一隊正二左右軍寧塞各一隊
和州都領一郎將三別將七校尉十三隊正
三十二抄軍左軍各十隊右軍八隊寧塞四
隊工匠一梗
高州都領一郎將三別將七校尉十五隊正
三十二抄軍左軍各一隊右軍八隊寧塞二
隊投化田匠各一梗

宜州都領一別將三校尉七隊正十六抄軍
左軍各五隊右軍四隊寧塞二隊工匠一梗
文州都領一郎將二別將四校尉九隊正二
十二抄軍六隊左軍八隊右軍五隊寧塞一
隊工匠一梗
長州都領一郎將二別將四校尉九隊正三
十三抄軍六隊左軍八隊右軍六隊寧塞三
隊銚川軍四隊
定州都領一郎將四別將八校尉十六隊正

三十七抄軍十四隊左軍十三隊右軍六隊
寧塞四隊
總州都領一郎將二別將四校尉八隊正二
十抄軍左軍各九隊右軍四隊寧塞六十六
元興鎮都領一郎將二別將五校尉十三隊
正二十九抄軍左軍各九隊右軍四隊寧塞
四隊沙工四隊
寧仁鎮都領郎將各一別將三校尉七隊正
十六抄軍四隊左軍六隊右軍四隊寧塞二
隊
耀德鎮都領郎將各一別將八校尉九隊正
二十抄軍八隊左軍四隊右軍六隊寧塞二
隊工匠一梗
鎮溪縣都領一郎將二校尉六隊正十一抄
軍五隊右軍二隊寧塞一隊田匠一梗
長平鎮都領一郎將二校尉六隊正十三抄
軍左軍各五隊右軍二隊寧塞一隊

龍潭鎮都領一郎將二校尉四隊正十抄軍
右軍各二隊左軍四隊寧塞二隊工匠一梗
永興鎮都領一郎將二校尉五隊正十一抄
軍左軍各四隊右軍三隊寧塞二隊
靜邊鎮都領一郎校尉五隊正十一抄軍四隊
左軍三隊右軍四隊寧塞四十人
雲林鎮校尉一隊正三左軍二隊右軍一隊
寧塞一隊
永豐鎮別將一校尉二隊正五左右軍各二
隊寧塞一隊
隘守鎮別將一校尉二隊正六左軍三隊右
軍二隊寧塞一隊工匠一梗
金壤縣別將二校尉四隊正十抄軍四隊左
右軍各三隊寧塞一隊
高城縣別將一校尉四隊正九抄軍一隊左
軍一隊右軍三隊寧塞二隊
杆城縣別將一校尉五隊正十抄軍左軍各
四隊右軍二隊寧塞一隊

翼令縣別將三校尉三隊正九抄軍右軍各
四隊左軍二隊寧塞一隊

溧州別將五校尉十隊正二十三抄軍左右
軍各八隊寧塞四隊工匠一梗

三陟縣別將一校尉八隊正十六抄軍左軍
各四隊右軍九隊寧塞一隊工匠一梗

蔚珍縣別將一校尉三隊正八抄軍左軍各
二隊右軍三隊寧塞一隊

交州道

春州道內合保勝一百三十三人精勇七百
七十六人一品五百七十二人

東州道內合精勇九百七十一人一品六百
五十人

交州道內精勇四百七十七人一品三百五
十人

楊廣道

廣州道內保勝二百五十八人精勇五百四
十六人一品五百三十六人

南京道內保勝一百三十三人精勇八百六
十四人一品五百二十九人

安南道內保勝一百五十九人精勇二百九
十二人一品二百八十二人

仁州道內保勝一百九十四人精勇一百八
十七人一品二百二十七人

水州道內保勝一百七十五人精勇二百九
十一人一品三百七十二人

忠州道內保勝二百四十一人精勇三百
五十七人一品三百二十人

原州道內保勝一百二十二人精勇二百三
十一人一品二百四十八人

清州道內保勝五百三十八人精勇七百
八十一人一品八百五十人

公州道內保勝三百二十六人精勇五百五
十三人一品五百二十七人

洪州道內保勝三百三十八人精勇四百九
十七人一品七百三十三人

嘉林道內保勝九十八人精勇二百五十一人
一品二百一人

慶尚道

蔚州道內保勝一百三十四人精勇一百四十五人
一品一百八十一人

梁州道內保勝五十七人精勇一百四十七人
一品一百七十三人

金州道內保勝一百八十八人精勇二百七十八人
一品四百三十一人

密城道內保勝二百四十五人精勇四百二十七人
一品五百三十二人

尚州牧道內保勝六百六十五人精勇一千三百七十一人
一品一千二百四十一人

安東大都護道內保勝五百九十一人精勇九百五十三人
一品一千十八人

京山府道內保勝五十四人精勇八百一人
一品六百四十七人

晉州牧道內保勝二百七十七人精勇四百

四人一品七百三十人

陝州道內保勝三百七十三人精勇二百二十九人
一品四百四十八人

巨濟道內保勝五十一人精勇一百二十八人
一品一百九人

南海道內保勝行首并十七人精勇十七人
一品六十四人

全羅道

全州牧道內保勝一百五十人精勇一千二百十四人
一品八百六十七人

南原道內保勝二百五十人精勇八百一人
一品六百三十六人

古阜道內保勝五十四人精勇六百十八人
一品五百四十五人

臨陂道內保勝三百四十一人精勇二百人
進禮道內保勝二百一十一人精勇一百五十

二人

羅州牧道內保勝四百五十四人精勇八百

四十八人一品九百三十二人

靈光道內精勇四百一人一品三百六十八

人

寶城道內保勝三百二十二精勇四百十

二人一品五百十三人

昇平道內保勝二百四十人精勇一百八十

四人一品四百十五人

西海道

黃州道內保勝二百十四人精勇三百二十

人一品二百七十七人

谷州道內保勝二百九十五人精勇二百九

十三人一品二百九十一人

安西大都護道內保勝四百五十人精勇八

百七十四人一品八百三十八人

豐州道內保勝三百三十三人精勇四百五

十五人一品二百三十五人

瓮津道內精勇二百十人保勝一百七十一

品六百一十二人

京畿

開城府道內保勝五十二人精勇二百四十

人一品一百九十人

承天府道內保勝五十人精勇一百六十人

一品一百十三人

江華道內保勝一百九十九人精勇五十四

人一品一百七十一人

長湍道內保勝一百三十四人精勇三百四

十三人一品三百三人

船軍

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王即位下教曰船軍

既屬本司如有冒受鈞旨以圖免役者即便

斷罪配島 恭愍王二十二年五月諫官為

玄寶等上疏曰議者以為賊善舟楫不可以

水戰若造戰艦是重困吾民是不然水賊不

可以陸攻其勢明甚且攘賊禁暴本欲為民

其可念小弊於民而貽大患於國乎今東西

江並置防守賊泛海揚揚而來我軍臨岸拱手而已雖精百萬其如水何哉宜作舟艦嚴備器仗順流長驅塞其要衝賊雖善水安能飛渡儻得勢便擒捷掃蕩亦可必也二十三年正月檢校中郎將李禧上書曰今倭寇方熾乃驅烟戶之民不習舟楫者使之水戰每至敗績臣生長海邊曾習水戰願率海島出居民及自募人慣於操舟者與之擊賊期以五年永清海道中郎將鄭准提亦上書獻策

王大悅以禧為楊廣道安撫使准提為全羅道安撫使兼倭人追捕萬戶以禧伴倘六十人准提伴倘八十五人皆授添設職又令密直司畫給空名千戶牒二百戶牒二百初六道都巡察使崔瑩造船二千欲以六道軍騎船捕倭百姓畏懼破壞家逃役者十常五六及准提等建議事遂寢 辛禍三年十月出市廛商賈以充海道之軍 四年二月命五部坊里軍令乘船捕倭 十三年四月命

京圻左右道軍人為騎船軍以防東西江倭寇 恭讓王元年十月以朴麟祐為楊廣左右道水軍都萬戶下旨曰領道內兵船察其萬戶千戶領船頭目人等能否有不能者擇有才幹威望者代之今預備器械追捕倭賊若各船萬戶等擅自放軍以營已私隱洎深浦不及應變者各船大小軍官及都萬戶依軍法斷罪 三年都堂啓曰召募海邊人民三丁為一戶定為水軍諸道濱海之田不收租稅以養水軍妻子從之

倭軍

明宗二十一年八月分外方役軍為三番舊制諸州一品軍分為二番當秋而適使之循環比緣營造合而役之至是分焉 忠宣王元年三月重新康安延慶二宮令郡縣送民為夫其數不可紀宰臣議發兩宮營造夫見任宰相及諸君日出三名致仕宰相及見任三品日出二名四品以下出有差是謂品從

又以其人爲夫其人者主官當修管官府使
今之役郡縣吏之子必經是役然後得補東
職 忠惠王後四年五月新宮別造成都監
今出諸君宰樞品從五名三品四名四品三
名五六品二名七八品一名九品權稱并一
名各限五日輸材木違者重罰又今各司納
輸銅諸君役夫日役三十人大君四十人其
下有差若闕一日即徵布如其人例

志卷第三十七

憲卷第三十八

高麗史八十四

憲矣重刑書禁殺盜劫 經漢秋官掌刑司寇鄭康成
教條

刑法一

刑以懲其已然法以防其未然懲其已然而
使人知畏不若防其未然而使人知避也然
非刑則法無以行此先王所以並用而不能
偏廢者也高麗一代之制大抵皆倣乎唐至
於刑法亦採唐律參酌時宜而用之曰獄官

今二條名例十二條衛禁四條職制十四條
戶婚四條廩庫三條擅興三條盜賊六條
訟七條詐僞二條雜律二條捕亡八條斷獄
四條摠七十一條刑煩取簡行之一時亦不
可謂無據然其弊也禁網不張緩刑數赦茲
兇之徒脫漏自恣莫之禁制及其季世其弊
極矣於是右建議雜用元朝議刑易覽大明
律以行者以有兼採至正條格言行事宜成
書以進者以難如於赦時之弊其如大綱之

已贖國勢之已傾何令以見於史者記其槩
槩使考得失作刑法志

名例

笞刑五

一十折杖七贖銅一斤
二十折杖七贖銅二斤
三十折杖八贖銅三斤
四十折杖九贖銅四斤
五十折杖十贖銅五斤

杖刑五

六十折杖十三贖銅六斤
七十折杖十五贖銅七斤
八十折杖十七贖銅八斤
九十折杖十八贖銅九斤
一百折杖二十贖銅十斤

徒刑五

一年折杖十三贖銅二十斤
一年半折杖十五贖銅三十斤

二年折杖十七贖銅四十斤

二年半折杖十八贖銅五十斤

三年折杖二十贖銅六十斤

流刑三

二千里折杖十七配役一年贖銅八十斤

二千五百里折杖十八配役一年贖銅九十斤

三千里折杖二十配役一年贖銅一百斤

死刑二

絞贖銅一百二十斤

斬贖銅上同

刑杖式 八用金尺

脊杖長五尺大頭圍九分小頭圍七分

臀杖長五尺大頭圍七分小頭圍五分

答杖長五尺大頭圍五分小頭圍三分

辜限

手足毆傷人者限十日

以他物毆傷人者限二十日

以力及湯火毆傷人者限四十日
折跌支體及碎骨限五十日
至被傷日曉則當

禁刑

國忌

十直
初一日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

卜日

俗節
元正上元寒食上巳端午重九冬至八關秋夕

慎日
歲首于午日二月初一日

公式

相避

本族

父子孫 同生兄弟 堂兄弟 同生姊妹

之夫堂姊妹之夫
臺省政曹伯父叔父

母叔母之夫 姪女之夫
臺省政曹女婿

孫女婿

外族

母之父 母之同生兄弟 母之同生姊妹

之夫 母之同生兄弟姊妹之子

妻族

妻之祖父 妻之同生兄弟
臺省政曹妻之

同生姊妹之夫
同妻之伯父叔父同妻之伯

母叔母之夫
同妻之兄弟姊妹之子同姪女

之夫
同上

官吏給暇

每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 每

月入節日
元正前後并立春日蠶眠內子

時人日
正月十五日前後并十五日燃燈二月十

春社
一春分一諸王社會三月寒食三立夏

三七夕
一立秋一中秋前後并十五日秋夕一

三伏
日三秋社日秋分日授衣九月重陽

九日冬至
一下元十月十八關日十一月十五

臘
享前後并日月食各一端午一夏至

日三

成宗元年判兩親忌給暇一日兩賓祖父母

遠忌無親子者亦依此例 四年新定五服

給暇式新喪齊衰三年給百日齊衰期年給三十日大功九月給二十日小功五月給十五日總麻三月給七日十五年判凡官吏父母喪三年每月朔望祭暇一日第十三月初忌日小祥齋暇三日其月晦小祥祭暇三日第二十五月第二忌大祥齋暇三日其月晦大祥祭暇七日至二十七月晦禫祭暇五日顯宗十一年判外官父母病者除往返程給暇二十日諸文武官僚父母年七十以上無他兄弟者不許補外其父母有疾給告二百日護視二十一年十二月判父母居外方或外任有病其子從仕於京者給馬往返給馬父母在京而子外任者給馬又公券出使者遣父母病往還並給馬職事當卷以上散官五品以上並給從人靖宗三年正月判兩親及祖父母歸葬者除往返程給暇二十一日十一年二月制文武官父母在三百里外者三年一定省給暇三十日無

父母者五年一掃墳給暇十五日並不計程途五品以上奏聞六品以下有司給暇登第者定省掃墳日限亦依此例文宗二年判大小官吏四仲時祭給暇二日三年九月制外方官吏遭兄弟姊妹喪者若在遠州除申請京官直於外官請暇妻父母服不計妻之先後並許給暇二十三年判外官之妻在京身病者給暇三十日又外官身病者限百日給暇父母病三子俱為外任者從父母願一子給暇二百日其餘子各給暇五十日其限滿者並解官三十五年三月詔定父母年七十以上八十以下侍丁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宣宗三年二月判新除外官身病請暇者常參以上今大醫監診視給暇父未痊愈應達逾歲安告病者科罪五年判病親浴溫并者計程途遠近給暇肅宗四年判參上負告病者旬旬給暇參外負據里典狀報大醫監看候給暇並限百日父母

病者限二百日 仁宗十八年判無親子祖
父母忌依宋制給假一日兩宵 判入流品
以上者妻父母服給假三十日其忌日依外
祖父母例給假一日兩宵 忠穆王判參外
貲身病告職者今都審其虛實給假外官身
病者亦令界首官審之方許上京調理 判
年六十以上父母有病長子給假侍藥 判
外任父母欲見其子除程途二十日給假
避馬式

顯宗即位禮儀司奏定文武官路上相見禮
一品官正三品以上馬上祇揖從三品以下
下馬迴避三品官五品以上馬上祇揖六品
以下下馬迴避四品官六品以上馬上祇揖
七品以下下馬迴避五品官七品以上馬上
祇揖八品以下下馬迴避六品官八品以上
馬上祇揖九品以下下馬迴避七品官九品
以上馬上祇揖流外雜吏下馬迴避 德宗
二年十二月判政要曰三品以上六尚書九

卿遇親王不合下馬親王班皆次三公下諸
王立一品文班從三品以上與武班上將軍
以上馬上祇揖文班四品以下武班大將軍
以下下馬迴避於宰臣叅知政事政堂文學
左右僕射文班四品以上及給舍中丞武班
大將軍南班宣徽使馬上祇揖文班五品以
下及武班諸衛將軍南班引進使文班四品
慢路少卿少監國子司業下馬迴避三品以
上文班少卿少監司業等五品武班諸衛將
軍南班引進使馬上祇揖五品慢路六局
御諸陵令太史令及文班六品武班中郎
閣門副使下馬文班四品以上文班常參六
品及武班中郎將南班閣門通事舍人文班
緊路補闕殿中馬上祇揖文班參外六品及
七品以下武班郎將閣門祇候以下下馬迴
避五品隔文班七品以上武班郎將閣門祇
候文班緊路拾遺監察馬上祇揖參外八品
以下及武班別將崇班以下下馬迴避六品

文班外八品以上及武班別將崇班供奉官馬上祇揖文班九品以下及武班散負南班侍禁以下下馬迴避七品文班九品以上武班散負南班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馬上祇揖以下下馬迴避以爲恒式 宣宗十年六月判文武官職事四品以下散官三品以下於中丞職事五品以下散官四品以下於雜端侍御職事六品以下常參以上散官五品以下於殿中侍御監察御史皆避馬若吏

部侍郎尚書左右丞給舍既准諸曹三品且以侍臣在公侯之上與中丞馬上相揖知製誥亦非常例一從官品馬上相揖郎舍補遺勿論官品與雜端以上並馬上相揖若大夫則除宰臣樞密左右僕射近臣外並皆避馬公牒相通式

京官

內史門下尚書都省於六官諸曹七寺三監出納門下侍郎以上不姓革押拾遺以上參

姓革押錄事注書都事內位著姓名六官諸曹七寺三監於三省侍郎少卿以下具位姓名御史卿以上著姓名革押六官諸曹於七寺三監散負外郎以上著姓名革押七寺三監於六官諸曹少卿以下具銜姓名七寺三監於諸署局丞注簿著姓名革押諸署局於七寺三監直長以上著姓名諸下局署於三省諸曹武目七寺三監直長以下具位姓名吏部臺省於六官諸曹七寺三監門下侍郎平章以下

拾遺以上著姓名革押錄事具銜姓名於諸署局錄事注書著姓名革押諸署局於三省直長以上具銜姓名

外官

別命使臣於牧都護當云某使某牧都護奉使事重備記事下典七品以上使著姓名革押八品使著姓名署雖六七品使奉使事輕無人吏下典者具銜著姓名署牧都護於七八品使副使以上著姓名革押以下著姓名於

奉使事重使及常叅以上獨使著姓草押副
使以下著姓名別命使臣於中都護知州防
禦縣令鎮將官雖無記事下典六七品使則
著姓草押八品使則著姓名署於鎮將縣令
著姓草押中都護知州防禦縣令鎮將官於
七八品使著姓草押副使 下著姓名署於
奉使事重使及常叅使則皆著姓名三軍兵
馬使於西京留守官判官以上著姓草押以
下負著姓名署東西巡檢使於留守官副使
以上著姓草押留守官於中軍兵馬使留守
著草押副留守著姓名於左右東西都巡檢
使副留守以上著草押判官以下著姓名西
京監軍使於中軍兵馬使著姓於東西巡檢
使著草押西京留守三軍兵馬使於監軍判
官以上著姓草押東西都巡檢使於監軍副
使以上著姓草押西京留守三軍兵馬使東
西都巡檢使都部署於八牧二大都護府諸
道府官並皆著姓草押八牧二大都護於三

軍兵馬使及西京留守官監軍使東西都巡
檢使東西海巡察使著姓名於諸都部署使
著姓草押副使以下著姓名中都護知州以
下諸道外官於兵馬使西京留守官東西都
巡檢使東西海巡察使都部署著姓名中軍
兵馬使於左右軍東界都巡檢使判官以上
著姓草押以下著姓名左右軍東界都巡檢
使於中軍兵馬使著姓草押副使以下著
姓名慶尚道巡檢使西海巡察使猛州都知
兵馬使於西京留守及監軍使副使以上著
姓草押以下著姓名諸都部署於西京留守
官監軍使叅以上負爲都部署副使則副使
以上著姓草押叅外負爲副使則著姓草押
副使以下著姓名留守官監軍使於諸都部
署判官以上著姓草押以下著姓名三道巡
察使兵馬使於中軍兵馬使著姓名唯三品
以上巡察兵馬使著姓草押三軍兵馬使諸
都部署於慶尚道西海巡察使猛州都知兵

馬使著姓革押諸都部署於三軍兵馬使著
姓名於左右軍兵馬使則三品以上使以大
將軍兼文班卿監者著姓革押以下著姓名
西京留守於申省狀著姓革押副留守以下
監軍使東西都巡檢使等別命使臣及諸道
外官雖三品以上著姓名鎮將縣令監倉驛
巡官於防禦鎮使以上官具銜著姓名唐
宗九年六月禮儀詳定所奏曰近來朝廷之
聞所行表狀書簡稱號不正非所以正名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義臣等欲望凡上表者稱聖上陛下上箋稱
太子殿下諸王曰令公中書令尚書令曰太
師今公兩府執政官曰太尉平章司空叅政
樞密僕射各隨時職稱之三品以下貧窶並
不得稱相公宜直呼官名 忠烈王五年五
月元中書省牒云據來文行移體例照得品
同往復用平牒正從同三品於四品並今故
牒六品以下皆指揮四品於五品用平牒於
六品七品今故牒八品以下皆指揮如回報

西品於三品牒呈上六品以下並申六品於
四品牒呈上七品以下並申凡干公事除相
統屬並須指揮外若非統屬照依前項體式
行移 二十四年五月忠宣王即位教曰於
朝廷間有僭越尊稱者實非禮也宜於諸王
則書籤直稱某公侯塞壇稱今侯今旨宰執
諸二品官書籤除今公塞壇稱鈞旨鈞侯諸
三品隨職稱之塞壇稱台旨台侯率以為常
違者治之以法 三十三年六月忠宣王在
元遣使來傳旨食議密直相呼為令公至於
書狀例稱今侯今旨不亦冒體之甚乎自今
易以台侯台旨違者處以重法

職制

官吏臨監自盜及臨監內受財枉法者徒杖
勿論收職田歸鄉僧人盜寺院米穀歸鄉充
編戶貿易官物者除歸鄉依律科罪 監臨
贓一尺笞四十一匹五十二匹杖六十三匹
七十四匹八十五匹九十六匹一百八匹徒

一年十六匹一年半二十四匹二年三十二匹二年半四十匹三年五十匹流一千里與者減五等罪止杖一百如監臨官於部內乞取者加一等若以威力強乞取者准枉法論枉法贓一尺杖一百一匹徒一年二匹一年半三匹二年四匹二年半五匹三年六匹流二千里七匹二千五百里八匹三千里十五匹絞有官品人犯者官當收贖一匹以上除名無祿減一等二十匹絞不枉法贓一尺杖九十二匹一百四匹徒一年六匹一年半八匹二年十匹二年半十二匹三年十四匹流二千里三十匹加役流有官品人犯者今官當收贖四匹以上免官無祿者減一等四十匹加役流坐贓一尺答二十一匹三十二匹四十三匹五十四匹杖六十五匹七十六匹八十七匹九十八匹一百一十匹徒一年二十匹一年半三十匹二年四十匹二年半五十匹三年與者減五等在官侵奪

私田一畝杖六十三畝七十七畝八十八畝九十五畝一百二十畝徒一年二十五畝一年半三十畝二年三十五畝二年半四十五畝加一等因官挾勢乞百姓財物一匹答二十匹三十三匹四十四匹五十五匹杖六十六匹七十七匹八十八匹九十九匹一百二十匹徒一年三十匹一年半四十匹二年五十匹二年半與人物者減一等若親故與者勿論貿易官物除歸鄉依律科罪判夜毋得刑人判死不再生人命至重今外方重刑界負例不親問使外吏於多事中難治之甚為不可自今牧都護所推獄使以下負有坐知州縣令所推獄界首一負親進覆驗無有差謬然後連衛署名臨問負每七月初一日內親賣上來犯殺人罪初段堅問九端隔三七日二段堅問十二端隔四七日三段堅問十五端判外獄囚西京則分臺東西州鎮則各界兵馬使關內西道則按察使

東南海關都部署其餘各界首官判官以上
無時監行推檢輕罪量決重囚則將囚年月
具錄申奏如有滯獄官吏科罪論奏 諸察
獄之官先備五聽又驗諸證事狀疑似不首
實然後拷掠每訊相去二十日若訊未畢更
移他司仍須鞫者連寫本案移送即通前訊
以充三度若無疑似不須滿三度若因訊致
死者皆具狀申牒當處長官與糾彈官對驗
諸妖誕雜占一禁犯者當該官并科罪

犯斬罪免死者脊杖五十絞罪脊杖四十刑
決付處 判鎮人犯歸鄉罪者仍留配本處
若受田丁者收其田與他犯流罪者東界鎮
人則移配北界北界則移東界勿令配南界
三年一度考閱僧籍 成宗五年八月始
令十二牧挈妻子赴任 七年判諸道轉運
使及外官凡百姓告訴不肯聽理皆令就決
於京官自今越告人及州縣長吏不處決者
科罪 顯宗七年五月刑部奏官吏監臨自

盜者勿計贓物多少並除名流本貫從之
請宗十二年判每年春秋平校私秤斛斗
升平尺長木外官則令東西京四都護八牧
掌之 文宗七年判內外官斛長廣高方酌
定木斛則長廣高各一尺二寸捍粗斛長廣
高各一尺四寸五分末醬斛長廣高各一尺
三寸九分太小豆斛長廣高各一尺九分
十一年下旨內外街路曝露骸骨京內東西
大悲院外方各領界官考察收拾埋瘞又新

羅高麗百濟先王塚廟及古賢聖廟近處
耕稼侵毀 十六年制曰刑政民命攸繫古
先哲王惟刑是恤朕通追古訓慎選刑官猶
懼不得其人以致冤枉自今必備三貧以上
然後訊鞫囚徒以為定制 宣宗十年判請
暇滿百日者解官 肅宗元年教曰舊制凡
官吏決訟小事五日中事十日大事二十日
從罪以上獄按三十日已有定限其今內外
府司申明舉行 二年判被差充丁夫雜匠

留不赴一日筭四十四日五十七日杖六十
十日八十十三日九十九日一百二十
三日徒一年將領主司各加一等 十年十
月睿宗即位禁士與內官交通干謁 十三
年判五家以上火燒點檢將校科罪 十六
年制曰官吏因緣公法苛刻作弊或以腐朽
之穀強給取息或徵荒田之租或興不急之
役者令中外攸司一切禁治 高宗十四年
十二月御史臺禁閑里養鵠鵠鷓鷯以有職
者廢公務無職者起爭訟也 元宗元年八
月中書省議奏今叅外叅上官道遇三品以
上官趨拜馬前拜揖朝行諛諛成風禮失過
恭請皆禁之 二年正月御史臺請權勢之
家奪人田者痛繩以法制可 忠烈王四年
九月命各司官吏從他務者必赴本司議事
然後別坐 十二年三月下旨外方奴婢相
訟者例當就守令及按廉使處決事曲者依
付權勢請移京官使對訟者贏糧遠來今後

悉令其處守令及按廉使聽理兩任外別衙
處決一禁 十四年三月下旨文武官非乘
傳不得出郊外 二十二年五月中贊洪子
藩條上便民事一近有鑄銅匠多居外方凡
州縣官吏及使命人貪爭歛鑄銅以爲器皿
故民戶之器日以耗損宜令工匠之限還京
一諸州縣官出使負吏皆於出身衙門及第
進士送納貨物稱爲封送一縷一粒民膏民
脂誠宜禁之一諸州縣及鄉所部曲人吏無
一戶者多矣外吏依勢避役者悉令歸丁
吏亦令減數歸還一豪勢之家遣入州縣以
銀瓶等物強市民間細布綾羅章席等物實
爲民弊誠宜禁之一近來外方多故納貢失
時諸司官吏及謀利之人先納已物受其文
憑下鄉剝取其民實不堪誠宜禁之一大
府進送國贖等庫凡有所須之物即於京市
求之雖云和買實爲強奪誠宜禁之一諸州
之吏留京聽候謂之其人近以其人爲之役

夫外方多故其人或闕計其年月以徵其備所以州縣日漸殘弊雖則量減尚有不均今宜於十室之邑減一名五室全免一牛以耕田馬以乘載民生之所急也近有商賈之人多將牛馬出疆及今州縣出馬以資國贖不可不禁一各官守今新舊迎送之費實為民害今後只今公衙屬人迎送一出使人負將丁吏上守所至州縣皆有贈遺謂之例物亦今禁止王嘉納二十四年教曰臺之設專

嘉慶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為彈糾百官近來風俗大毀隱匿不論今集彈糾百執肅清朝廷是年正月忠宣王即位下教曰一太祖創立禪教寺社皆以地鉅相應置之今兩班私立願堂虧損地德又其議寺社住持率以貨賂濫得並今禁斷一凡州府郡縣先王四丁田多少以等差之近來兩班內外鄉貫無時加號甚乖古制有司論罷一州府郡縣鄉吏百姓依投權勢多授軍不領散員或入仕上典侵漁百姓陵冒官負

宜今按廉使及所在官收職牒充本役又領府隊尉隊正無功超授軍不領散員謀避本領職役付托勢家橫行外方濫乘驛馬侵擾貧民亦令有司收職牒充本役一古制遣使唯按廉祭告馬場耳近因多故每事皆遣別監及將校下典州郡困於支待驛馬罷弊又按廉及諸別銜饋遺勢家多以銀布米粬甚者以人物充其農莊又守令貪暴按廉不之察自今每番褒貶以聞一民無恒心因無恒

嘉慶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產憚於賦役彼此流移凡有勢力招集以為農場按廉使與所在官推刷還本具錄以聞一聽訟官或挾私淹延告者積怨今後不即決者罪其主司一凡論功如崔凝徐熙楊規姜邯贊崔思全趙冲金方慶等然後方可謂之功臣而錄用其子孫也今者親朝行李年年有之自求扈從便謂之功超等受賞錄其子孫加號奔賁至有痕谷之人許通甚為未便今後勿令許通違者所司固執論罷一各

通接廉與別衙侵漁百姓以爲私贖傳驛轉送其弊甚大今後雖絲毫之物皆禁一守令以自已便否不待三年互換移任迎送之弊莫甚一切禁止一凡侍朝兩班不得受人賄賂至於茶藥紙墨亦不可受違者罪之一王京一國之本要令人物安堵不可搔擾自今以後各司凡所頒不得於市廛侵奪如不得已而徵求當與其直一忽只鴈坊尚乘巡馬官關都監阿車赤等當新負赴任之時遽徭封送因而取歛於民一切禁斷乃至按廉及諸別衙抄與丁吏亦不得贈與一寺院及膏醢諸處所據執兩班田地冒受賜牌以爲農場今後有司窮治各還其主 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王復位下教曰一提察之任在於察吏問民往往守令貪污不法至於民吏所犯可決杖者反徵銀物以充其欲各道提察不加糾劾其令各道考其徵物各還其人續議守令賢否以聞一權勢之家奸猾之類造

作文契奪人奴婢田丁其主告官官司畏勢因循不決使告者積怨宜令官司遠決無滯詐休者罪之 三年三月傳旨一每遣別監採取鴿子民受其害今後仰提察司差人採取一宰相出爲州牧者每因祈恩馳驛往復其弊爲甚自今提察司嚴行禁止 六月傳旨宰相以下因祈恩出江外打圍放鷹者並行禁止違者罷職 七月傳旨濟州之民理宜優恤其牧官軍官恣行侵奪民不堪苦宜遣式目錄事禁之 忠肅王五年五月下教一事審官之設本爲宗主人民甄別流品均平賦役表正風俗今則不然廣占公田多匿民戶小有差役例收祿轉則吏之上京者敢於私門決杖徵銅還取祿轉擅作威福有害於鄉無益於國已盡革罷其所匿田戶推刷復舊一各道諸島放養牛馬斃失使附近各村充之民弊不小今後一禁一人役使甚於奴隸不堪苦逼亡相繼所隸之司計日

徵直州郡不勝其舉可以事審官及除役所
除戶代之時役兩者官司及所屬民戶不供賦役者全亡州郡其
除之一諸道使臣守令多率衛從乘驛病民
者罪之一事大以來國用煩劇遣使諸道徵
收貢物任其職者憑公營私人甚苦之自今
貢物程驛等任皆委提察一諸道忽亦司僕
巡軍及權門所遣人等影占人民據執土田
者械繫以徇流于遠島一諸道存撫提察鹽
場等使以責內出銀幣為名私費權貴所屬
銀幣高價抑賣以濟其私究治以聞一帝所
別進海產若蝦蛤等物都津丞申烜於年例
外擅加其數并其舊額載之貢案大為民害
已將申烜下吏治罪其削烜所增額 十二
年十月教曰守令分憂宣化當小心供職務
安百姓近賞罰不明無有勸懲率皆貪污廢
職各遣存撫提察考其殿最以聞風憲之司
糾察百官非違凡官政廢舉民生休戚所係
其司憲部獻部各恩所職彈糾不諱以振紀

綱如有挾私違害者亦加理罪 後八年五
月監察司榜云諸倉庫寺署官吏每外方納
貢不即收納故延日月勒要苞苴今後一禁
忠穆王元年整理都監狀外方官吏貪婪
不公擾害百姓者令存撫按察使糾理體察
不能者科罪行省行移外方公事報都評議
使使移文存撫按廉使施行例也近年以來
行省今宣使螺匠等授牌字發送搔擾民間
今後稱宣使螺匠作弊者械送于京 恭懿
王元年二月教曰内外官吏未取諸囚招辭
面縛亂打傷肌膚害性命予甚憫焉今後毋
得法外亂刑違者罪之其軍人逃役者隨所
犯杖之吏民有罪者亦加笞杖並勿罰布衣
汚犯職者不在此限 三年八月諸道接廉
陸辭仍教毋用贖罰 九月今會議監察各
一貧共會應因輕罪免放 四年正月教曰
凡爾百僚日仕奉官各勤乃職聽訟官審理
冤抑違者憲因劾之 八年七月宰樞所以

為常時合坐著靴坐高床六色雲錦褥
不宜俯仰接對作高床各置座前以紫帛作
巾覆之謂紫羅酒幕又於文字不宜操筆各
署刻木作署凡於文字以刻署書之効元朝
法也 十一年六月監察司上言舊制外官
例進朔膳外無供別膳者今大小官名為別
膳歛民土宜及酒肉等物饋遺權貴其弊莫
甚自今請罷別膳 十二年五月教曰比來
各處防禦軍官率兵田獵不以其時敗傷
卯有乖仁政仰諸道存撫按廉使痛行禁理
十四年七月教曰差使別監行李次庶子
以下下馬祇退已有成規諸衙門官與差使
別監違禮頡頏者有矣自今以違命論又各
衙門常坐負上下事禮以至公事遲緩者有
之自今禁之又參上貪朝路步行並論罪
二十年七月羅州牧使李進修上疏曰官爵
人君任賢授能之器也安有人臣盜主之恩
掠美於僚友妄自尊大者乎慶帝外諸司官

貧投謁權門又稱伴倘騎從者及常選外諸
都監雜路薦狀一皆命法司痛理斷之既有
各掌百官何必別立都監既有電吏丘史何
必品官騎從乎品官非宰相之臣僕諸司公
事啓課者進達於合坐所其一至權門者削
其職再至者加之以罪三至者終身不敘其
餘至百田民屬公王嘉之 十二月教曰一
百僚庶務斷自都堂近年諸司凡有公事擅
移諸道存撫按廉遣人徵督甚者直牒州縣
病民實多自今並令稟都評議司區處一諸
人未受度牒不許出家已嘗著令主掌官司
奉行未至致使丁口規避身役不修戒行至
敗教門今後情願為僧者先赴所在官司納
訖了錢五十匹布方許祝髮違者罪師長父
母自鄉吏及津驛公私有役人等並行禁約
一民之流離蓋為官吏無良苟當差役寧有
彼此今後各處流移人口除鄉吏官寺津驛
人外餘並仍舊當差 辛禡元年二月教曰

諸倉庫官司及波吾赤等房依憑內用徵
州縣又有忽只忠勇各愛馬多般求請作弊
爲甚仰都評議司一行禁斷違者所在官司
呈報憲司糾罪一京畿王化所先今內乘及
造成都監小吏等因公爲奸橫行侵擾深爲
未便仰都評議司定著約束以革前弊三
年二月今中外決獄一遵至正條格四年
八月憲司上言近來州郡屢經倭寇凋弊已
甚而守令每爲賓客多張宴樂耗費錢穀侵

漁細民爲按廉者若莫聞知其弊日甚自今
請今按廉條啓民瘼及守令得失以憑黜陟
十一月憲司上疏曰奉詔通憲官例未得
出外今憑內香多率伴人乘駟橫行其弊不
小願自今科罪禁止且各鎮軍官因軍人小
錯贖罰太重以致失業流移今後軍人墮所
犯輕重依例斷罪毋得贖罰六年六月憲
府上疏曰凡大辟必三覆奏君臣同議斷決
者乃先王之成憲而今中外官吏斷大辟皆

不奏聞擅決遂致無辜殞命請自今中外大
辟所在官吏具報都堂擬議以聞施行從之
十四年六月教曰近年各道元帥都巡問
按廉使州府大小軍民官營進私膳皆令禁
斷違者罪之使命繁多害及於民今後都評
議使軍事下都巡問使民事下按廉使雜泛
使命不許差遣其公行廩給外私幹往來者
勿論尊卑悉停供給違者主客皆論其罪
七月司憲府上書曰爲守令者察民休戚斷

獄訟均賦役父母斯民其職也巡問按廉如
調兵州郡也責辦其宰則戶口之多寡丁夫
之壯弱其所知也兵必得其精今也巡問按
廉每所徵發慮守令私其邑也調南郡之兵
則必命北郡之宰北郡之宰至於南郡也以
未經之耳目恐其欺妄先施鞭撻俄而調兵
北郡之牒至南郡南郡之宰投袂而起直趨
北郡未下車而先刑人繫累其父母鞭撻其
妻子非止調兵而然也凡戶口之點檢軍須

之轉輸徵督百端無有紀極於是兩郡相怨
遂成仇讎互相報復莫有仁愛民不堪苦戶
口蕭然其承流宣化之意安在州縣皆是生
民奚賴今也雖使臺省六曹各舉所知不革
此弊則雖使龔黃之輩盡爲州郡之守令未
嘗一坐其邑而視事何益於民生哉今願守
令不許出境專理其邑有不勝其任者按廉
即罷其職而黜之申報朝廷以承其闕 八
月憲司上疏竊見近年奸宄相次執政士風
一變賢奸佞而鄙廉恥朝夕奔走於權門盤
竊天祿虛曠天工方今更化之初餘風未殄
各司怠職願令攸司各以斷獄決訟之事當
兩衙日上之各司日坐本司視事其有奔走
權門不坐攸司者憲司停職徵一典校一
官皆文學之臣無他所掌願委刪定刑書以
惠萬世凡朝廷儀禮中外官司相接之節文
書相通之格亦使刪定頒行如有稽緩令憲
司糾之一聽訟決事及出納錢穀之司交通

私書顛倒是非耗竊官物其弊彌甚一切禁
止如有違者請者聽者以不廉論一司僕掌
乘輿之馬政周之伯冏之任也昵近左右其
選最重近代別立內乘內豎之徒專擅其職
日者縱暴尤甚其收葛藟也劫奪萬端轉輸
入城也農牛瘡什殘破畿縣流毒諸郡一州
之納穀草之價布幾至九百匹州郡皆是而
又驅其貢戶名爲驅從至千百人不付公籍
私置農莊而役使之若奴隸然害民病國甚
可哀痛願自今以尚乘屬之司僕寺不許內
豎除授謹擇廉幹者任之更日入直凡其芻
豆身親量給畿內芻蒿計馬定數分月而供
且使糾正監檢每一番置獸醫五人驅從三
十人餘皆罷之屬之府兵一公私奴隸鄉吏
驛子工商雜類冒受官職請今本府不論官
品直收爵牒 九月典法司上疏曰政以立
法刑以補理法如不行不可無刑以齊之然
書曰敬哉敬哉惟刑之恤哉人曰明德慎罰

刑者所不能無者而亦不可不恤者也自古理天下國家者必先修其典輕重有差臨刑者不逮受罪者無嫌矣前元有天下朝以條格通制本律中條尚嫌其煩而未究復以中國俚語爲律而名之曰議刑易覽欲令天下之爲吏者皆得而易曉也然本朝僭號與中國不通則尤難曉之又無講習者故凡施刑者皆出妄意而或受賄賂或諂媚勢或諱親故而罪雖可殺尚不受一答一杖而無

辜或陷於極刑至於愚婦赤子咸被殺戮成怨積而乾文失遭地獄屢警歲不登而民不聊生兵不暫停而國以日蹙三韓之業幾復墜矣今殿下年方幼冲人心所歸適即父位鑑何遠取伏惟殿下遠小人親君子雖鳴而與暮夜而休不廢學業崇信德教平其政刑以事大國今大明律考之議刑易覽斟酌古今尤頗詳盡况時王之制尤當倣行然與本朝律不合者有之伏惟殿下命通中國

與本朝文俱者斟酌更定訓導京外官吏一答一杖依律而施行之若不按律而妄意輕重者以其罪罪之司掌刑之官而一國刑戮撓不得知固非立官之意也今後京外官司若有刑戮者須令通報於司按律行移然後施行之毋得擅行但外官守令則罪之合於答者依律直行杖者報觀察使受命而施行大辟則除將軍臨戰外具罪狀報都觀察使使轉告于司司按律可殺而後報都評議使

使具聞于上上察而命司依律行移而後施行之則人無枉死者矣向者罪及妻孥而家財田民亦皆沒官古無其法須當停息近年官司賤口冒受官職者難以數計今後雖參以上如有現告除守直受判直取謝貼親問論罪諸色匠人受官職者如有問罪事亦如之去洪武三年十二月日判付內田民推決至於仍執等田民事付版圖都官司則專掌刑決禁亂近年不依判旨因循前習田民推

徵事奉日繁月積而所掌刑決禁亂尚為餘
事究獄久滯囚繫致死者多今後田民事一
依前判各還都官版圖至於推徵雜務亦付
主掌開城府司則專修所職判付都評議使
擬議施行 十月憲司又上書曰古之為國
者必先立紀綱國之有紀綱猶身之有血脈
也身無血脈氣有所不通國無紀綱今有所
不行法令不行國非其國矣殿下即位大開
言路相臣憲臣各陳時務然舊弊甫革新法
不行怨謫方興紀綱紊亂病自血脈達于
育雖有扁鵲卒難治也願自今判付法制刑
板施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敢有犯法觸禁
者一委憲司治之士大夫之仕宦于朝者
已委質從仕克勤乃職固其分也今則不
顯官任職者託以親親省臺冒干口傳便
鄉曲淹延歲月曠官廢職非事君致身之義
也願自今父母奔喪外不許出關外其事有
不獲已者必辭職然後乃行違者痛理其人

各處役之如奴隸至有逋亡者主司督
不盡人日徵闕布人十匹主人不能償之直
趙州縣借數督徵州郡凋弊願自今一切罷
去使還鄉里其各殿之役以近日革罷倉庫
奴婢代之各司之役使者亦以辨正都監屬
公奴婢充之司設幕士注選之屬亦皆革去
以安民生 辛昌元年四月都評議使司啓
自立春至立秋停死刑在京五覆啓在外三
覆啓方許斷罪事干軍機及叛逆不在此限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憲司上疏曰廢
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此咸周之政理陳平不
知錢穀之數君子謂知宰相體以其不設官
也本朝之制都堂惣百機綱號今憲司察百
官糾風俗典法都官辨曲直決獄訟其職也
近者僥倖貪利之徒欺罔大內冒弄都堂訟
牒雲委行移之間因循苟且不勝其煩非設
官分職之本意也願自今訟者各就彼司其
直達大內都堂者一切禁之以尊大內以嚴

都司及六部官以時親到所屬各司將其所報拘校文書會計點考毋致陵夷如有不奉法者使憲司糾理大罪降等別敘除名不敘隨罪論之小罪下牒巡軍答敘還職凡京外大小官吏除目既下原日不即上官赴任以致公事稽遲其文書錢穀皆為奸吏所容匿此則弊之大者而又非臣子誠心事君之道也願自今除臺省政曹外其京官大小官吏自下批之後京官限三日外官限十日

奸非

監臨主守於監守內犯奸和徒二年有夫二年半強三年和奸婦女減一等 部曲人及

奴奸主及主之周親尊長和絞強斬和者婦女減一等奸主總族以上親減一等 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孫之婦兄弟女和絞奸父祖幸婢減二等 凡人奸尼女冠和徒一年半強徒二年尼女冠與和徒二年半強不坐 肅宗元年六月禁劫親婚嫁 仁宗五年判凡諸寺院僧奸女色有無職勿論依律處決充常戶 毅宗即位始禁堂姑從姪妹堂姪女兄孫女相婚 忠烈王三十四年

戶婚

閏十一月憲司請禁外家四寸通婚 恭肅王十六年五月監察司請禁人妻死繼娶娶之姊妹及娶異姓再從姊妹 編戶以人丁多寡分為九等定其賦役 家長漏口及增減年壯免課役者一口徒一年二口一年半五口二年七口二年半九口三年若增減非免課役四口為一口罪止徒一年半 里正不覺漏脫增減出入課役一口

答四十四口五十七口杖六十口七十口
三口八十十六口九十二口一百三十口
徒一年四十口一年半五十口二年六十口
二年半若知情同家長法科之被差充丁
夫雞匠稽留不赴一日答四十二日五十七
日杖六十日七十三日八十六日九
十九日一百二十三日徒一年將領主司
各加一等隣里被強盜聞而不救杖八十
告而不救九十官司不救一百竊盜減二等

同五保內徒罪不糾杖六十流罪不糾一
百死罪不糾徒一年徒以下罪不糾不坐
養異姓男與者答五十養徒一年無子而捨
去者二年養女不坐其遺棄小兒三歲以下
異姓聽養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
供養有闕徒二年服內別籍徒一年和賣
子孫為奴婢徒一年略賣一年半和而賣
者加一等和賣親弟姪外孫為奴婢徒二
年半略賣徒三年未售減一等和而故賣者

減一等和賣堂弟堂兄弟之子孫為奴婢
流二千里略賣流三千里不售減一等知而
故賣者亦減一等餘親同凡人官私奴婢
招誘良人子賣買者女人則初犯依律斷之
再犯歸鄉男人則初犯歸鄉再犯充常戶
妻擅去徒二年改嫁流二千里妻擅去徒一
年半改嫁二年半娶者同罪不知有夫不坐
郡縣人與津驛部曲人交嫁所生皆屬津
驛部曲津驛部曲與雜尺人交嫁所產中分

之刺數從母靖宗十二年判諸曰丁連立
無嫡子則嫡孫無嫡孫則同母弟無同母弟
則庶孫無男孫則女孫文宗二十二年制
凡人無後者無兄弟之子則收他人三歲前
棄兒養以為子即從其姓繼後付籍已有成
法其有子孫及兄弟之子而收養異姓者一
禁制禁以伯叔及孫子行者為養子曆
宗三年判有夫女淫錄恣女案針工定屬
元宗十三年正月御史臺奏庚午之變朝官

以其家屬陷賊率多改娶今賊平其舊室雖有還者或疑有所污或悅新昏遂弄而不顧以敗人倫以致多怨請禁之從之 無父母和論無故弃妻者停職付處 忠肅王十二年十月教曰官私奴子妄稱南班引誘良家婦女婚嫁據法禁理 恭愍王二十年十二月教曰單丁從役自丙申年已在禁限官吏役使如初尤可憐憫須給助役母今失業年滿六十免役 辛禡元年二月教曰使民之

道務從優典今後外方各處民戶一依京中見行之法分揀大中小三等其中戶以二為一小戶以三為一凡所差發同力相助毋致失所 十四年八月憲司上疏曰禾尺才人不事耕種相聚山谷詐稱饑餓不可不早圖願自今所在州郡課其生口成籍不得流移擇曠地勒令耕種與平民同違者所在官司緹之以法 恭讓王元年九月都堂啓散騎以上妻為命婦者毋使再嫁判事以下至六

品妻喪亡三年不許再嫁違者坐以失節散騎以上妻及六品以上妻妾自願守節者旌表門閭仍加賞賜

大惡

謀殺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婦之父母雖未傷斬道士女冠僧尼謀殺師主同叔伯父母功尊長流二千里已傷絞已殺斬謀殺小功

總麻尊長者亦同 謀殺大功以下總麻以上卑幼徒三年已傷流三千里已殺絞有兩規求加一等 毆祖父母父母斬告冒絞誤傷過失冒徒三年過失毆流三千里 冒伯叔父母外祖父母徒一年毆三年傷流二千里折傷絞至死斬過失傷各減本傷罪二等 冒親兄弟姊妹杖一百毆徒二年半傷三年折傷流二千里折支絞至死斬過失傷各減本傷罪二等 毆堂兄弟姊妹徒一年半折齒

以上徒三年折筋以上流二千里二事以上絞誤傷者減本傷罪二等 毆總麻兄姊杖一百折一齒以上徒一年半二齒以上二年折筋以上二年半折支以上流二千里二事以上流三千里至死絞尊屬又加一等至死斬 毆小功兄姊徒一年折齒以上徒二年折二齒以上二年半折筋以上三年二事以上流三千里至死斬尊屬又加一等 毆兄之妻及夫之弟妹手足杖七十拔髮以上九十他物傷徒一年折一齒以上一年半二齒以上二年損筋以上二年半折支以上流二千里二事以上流三千里至死絞不傷答五十妄犯者加一等 妻妾詈夫之祖父母父母徒二年毆絞傷斬過失傷徒二年半過失殺三年 毆殺弟妹及兄弟之子孫與外孫徒三年故殺流二千里誤殺過失殺勿論 夫毆傷妻他物傷杖八十折一齒以上九十二齒以上一百折筋以上徒一年折支以上

二年二事以上三年至死絞故殺斬拔髮以上杖六十過失殺勿論以妻毆妻同 毆殺堂弟妹堂姪孫流二千里故殺絞毆妻父母唯十惡不睦論 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婦之祖父母雖得實徒二年流罪徒三年死罪流三千里誣告加所誣罪二等告周親卑幼罪杖六十 告大功尊長罪雖得實徒一年半流罪二年半死罪三年誣告加所誣罪二等 告小功總麻尊長雖得實徒一年流罪二年死罪二年半 文宗元年七月長淵縣民文漢假言托神顛狂殺其父母及親妹小兒等四人奔市尚書刑部奏縣令崔德元尉崔德望等不能善政化民致有不祥之變且申報稽遲宜罷其職從之 肅宗六年正月注簿李景澤妻金氏欲殺夫之繼母陰使婢置毒於食以進母知之以告御史臺金不服御史臺請更鞠問王曰犯狀已白宜即論決以金先朝外戚減死流安山縣景澤死獄

中

殺傷

靖宗四年五月東界兵馬使報威雞州住女
真仇屯高刁化二人與其都領將軍開老爭
財乘開老醉毆殺之侍中徐訥等議曰女真
雖是異類然既歸化名載版籍與編氓同固
當遵率邦憲今因爭財毆殺其長罪不可原
請論如法內史侍郎黃周亮等議曰此輩雖
歸化爲我藩籬然人面獸心不識事理不慣

風教不可加刑且律文云諸化外人同類自
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况其鄰里老長已依本
俗法出犯人二家財物輸開老家以贖其罪
何更論斷王從周亮等議 文宗十二年開
城救監直負李啓私遣人捕府軍金祚祚乃
投河而死刑部奏當脊杖配島制除名收田
仁宗十二年判毆人折齒者徵銅與被傷
人 殺宗十六年五月官婢善花與一孕婦
爭豆粟殺之配紫雲島 明宗十五年八月

有南原郡人與郡吏有隙至其家縛吏于柱
遂焚其家而燒殺之群臣議以鬪殺論制云
凡大罪狀宜銀面充常戶又有陵城人以鞭
繫兒女驚怖投水死群臣亦以鬪殺論
制曰使母子一時俱死其以刼殺論 恭讓
正三年有爲父殺人者刑曹擬罪杖八十部
堂以爲雖爲親殺人厥罪匪輕王曰爲親殺
人其罪可赦竟原之

卷之三十八

四十七

志卷第三十九

高麗史八十五

正憲大夫高麗府院判書兼知經筵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臺奏

禁律

刑法二

禁令

聞父母喪若夫喪忘哀作樂雜戲徒一年釋服從吉徒三年匿不舉哀流二千里詐稱祖父母父母死以求暇及有所避徒三年祖父母父母被囚而嫁娶者徒罪杖一百死罪

徒一年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論妾減三等

凡決後誣以爲誤決淹延其事者叅以下直囚四品以下申聞科罪以投匿名書論私

作秤斗在市執用有增減者一尺杖六十一

匹七十二匹八十三匹九十四匹一百五匹

徒一年十匹一年半十五匹二年二十匹二

年半二十五匹三年三十匹流二千里三十

五匹二千五百里四匹三千里用秤斗

尺度出入官物不平入已者一尺杖六十一

匹七十二匹八十三匹九十四匹一百五匹

徒一年十匹一年半十五匹二年二十匹二

年半二十五匹三年三十匹流二千里三十

五匹加役流有增減者坐贓論妄認公私

田井盜賣賣者一畝笞五十五畝杖六十十

畝七十五畝八十二畝九十二畝二十五畝

一百三十畝徒一年三十五畝一年半四十

畝二年五十畝二年半妄認未得准妄認財

物未得論盜耕公私田一畝笞三十五畝

四十畝五十畝五十五畝杖六十二畝七十

二十五畝八十三畝九十三畝一百

四十畝徒一年五十畝一年半荒田減一等

強加一等盜葬他人田笞五十畝田杖六

十告里正移埋不告而移笞三十盜耕人墓

田杖一百傷墳者徒一年侵巷街阡陌杖

七十種植笞五十穿垣杖六十雖種植無防

廢不坐主司不禁同罪恐嚇取人財物

者一尺杖七十一匹八十二匹九十三匹一

百四匹徒一年五匹一年半十匹二年十五匹二年半二十匹三年二十五匹流二千里三十匹二千五百里三十五匹三千里滿二十匹首處死 所伐他人墓壘內樹木者一尺杖六十一匹七十二匹九十四匹一百五匹徒一年十匹一年半十五匹二年二十匹二年半二十五匹三年三十匹流二千里三十匹二千五百里四十匹三千里伐親屬墓內樹者亦同 於他人田園輒將瓜菓而

去者一尺杖六十一匹七十二匹八十三匹九十四匹一百五匹徒一年十匹一年半十五匹二年二十匹二年半二十五匹三年三十匹流二千里三十五匹二千五百里四十匹三千強將去者以盜論輒食者坐贓論知盜詐之贓而故買者一匹笞二十二匹三十四匹五十五匹杖六十六匹徒一年三十匹一年半四十匹二年五十匹二年半知而爲藏者減一等 知人誅欺得物而從乞

取者一尺笞二十一匹三十二匹四十三匹五十四匹杖六十五匹七十六匹八十七匹九十八匹一百匹徒一年二十匹一年半三十匹二年四十匹二年半五十匹三年知而買者減爲藏者二等 應分財物不平者二匹笞二十三匹三十四匹四十五匹五十六匹杖六十七匹七十八匹八十九匹九十二匹一百三十匹徒一年四十匹一年半五十匹二年 違方詐療病因取財物者一

尺杖六十一匹七十二匹八十三匹九十四匹一百五匹徒一年七匹一年半十五匹二年二十匹二年半二十五匹三年三十匹二千強加役流不在收贖之例 枉徵租稅入已一尺杖一百一匹徒一年二匹一年半三匹二年四匹二年半五匹三年六匹流二千里七匹二千五百里八匹三千里有祿者三十匹加役流無祿者二十五匹加役流 負債不告官司強牽財物過本者一

尺筭二十一匹三十二匹四十三匹五十四匹
杖六十五匹七十六匹八十七匹九十八匹
一百一十匹徒一年二十匹一年半三十匹
二年四十四匹二年半五十匹三年仍勒依元
契還主 故放畜產損食人田苗者一尺筭
二十一匹三十二匹四十三匹五十四匹杖
六十五匹七十六匹八十七匹九十八匹
一百一十匹徒一年二十匹一年半三十匹二
年四十四匹二年半五十匹三年若因走失者減
二等並勒償所損 并毀制書及官文書者
一尺杖六十一匹七十二匹八十三匹九十
四匹一百五匹徒一年十匹一年半十五匹
二年二十匹二年半二十五匹三年三十匹
流二千里三十五匹二千五百里四十四匹三
千里詐僞官文書有增減者同亡失及誤毀
者減二等 諸失火者二月一月已後十月
三日已前燒野田者筭五十他燒人宅舍財
物杖八十贓重者坐贓論減三等故燒官府

廟社及私家舍宅財物無問屋舍大小財物
多寡徒三年贓滿五匹流二千里十匹絞殺
傷人者以故殺傷論 故燒人屋舍蠶箔五
穀積聚者首處死從者脊杖二十 以博戲
賭錢物者各杖一百其停止主人及出凡和
合今戲者亦杖一百賭飲食弓射習武藝者
雖賭錢物無罪 禁鄉部曲津驛兩界州鎮
編戶人爲僧 禁京外豪富劫占負債貧人
仍爲奴婢使喚者 禁僧人寓宿閭閻 宰
牛人良賤勿論級面刑決遠陸州縣充入
越縣城杖九十州鎮徒一年未越者減一等
從溝瀆出入與越同 景宗元年二月定文
武兩班墓地一品方九十步二品八十步墳
高並一丈六尺三品七十步高一丈四品六
十步五品五十步六品以下並三十步高不
過八尺 成宗元年四月令男子十歲以上
著帽 六月正匡崔承老上書曰新羅之時
公卿百僚廢人衣服鞋襪各有品色公卿百

僚朝會則著公欄具穿靴退朝則逐便服之
庶人百姓不得服文彩所謂別貴賤辨尊卑
也由是公欄雖非土產百姓自足用之我朝
自太祖以來勿論貴賤任意服著官雖高而
家貧則不能備公欄雖無職而家富則用綾
羅錦繡我國土宜好物少而麤物多文彩之
物皆非土產而人人得服則恐於他國使臣
迎接之時百官禮服不得如法以取恥焉乞
令百僚朝會一依中國及新羅之制其公欄
穿執奏事之時著絛靴絲鞋草履庶人不得
著文彩紗縠但用絀絹僧人往來縣止宿
館驛鞭撻吏民責其迎候供億之緩吏民疑
其銜命畏不敢言弊莫大焉自今禁僧徒止
宿館驛以除其弊世俗以種善為名各隨所
願營造佛宇其數甚多又有中外僧徒競行
營造普勸州郡長吏徵民役使急於公役民
甚苦之願嚴加禁斷今遠而安南安東近而
御事都省檢劾罪其長吏以除百姓勞役

云天子堂九尺諸侯堂七尺自有定制近來
人無尊卑苟有財力則皆以營室為先由是
諸州郡縣及亭驛津渡豪右競構大屋踰越
制度非但盡一家之力實勞百姓其弊甚多
伏望命禮官酌定尊卑家舍制度令中外遵
守其已營造踰制者亦令毀撤以戒後來新
羅之李經像皆用金銀奢侈過度終底滅亡
使商賈竊毀佛像轉相賣買以營生產近代
餘風未殄願嚴加禁斷以革其弊 三年始
定軍人服色 六年正月敕自二月至十月
萬物生成之時禁放火山野遺者罪之著為
常式 顯宗元年禁僧人奴婢相爭又禁僧
尼釀酒 三年禁市賣綾絹扇 敕曰比見
沙門衣服漸盛奢僭與俗無異今有司定其
服式 四年三月敕曰禮云伐一樹不以時
非孝也史云松栢百木長也近聞百姓所伐
松栢多不以時自今除公家所用外違時伐
松者一切禁斷 五年禁民佩七書 八年

正月令中外官吏捕故燒人家竊取財物者
復禁人捨家爲寺婦女爲尼 十二年六月
司憲臺奏禁諸寺僧飲酒作樂 七年復禁
寺院釀酒 九月禁黃州世長池及龍林麓
漁樵 十四年五月司憲臺奏百官於朝會
跪膝私語或單拜起居搪揆班行殊失朝儀
請加嚴禁從之 十六年四月禮部奏准御
史臺格兩班貢吏於朝門街衢公處以私禮
拜伏者隨即糾罪謹按禮記君子行禮不求

高麗書 卷八 十 九

變俗又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
宜况非禮無以辨上下長幼之序如御史臺
新格卑幼之於尊長何以致敬何以辨位請
於朝廟禮會班行切禁私禮拜伏外任便爲
宜從之 九月御史臺請禁中外民庶衣服
器物龍鳳紋樣從之 十八年八月禁僧服
自衫襪頭袴綾羅勒帛旋欄衫皮鞋彩冒笠
冠纓 十九年二月教曰僧尼誑誘愚民
鳩聚財物輸以驛馬害莫大焉令官司嚴加

禁斷 二十二年判立春後禁伐木 靖宗
九年四月禁中外男女錦繡銷金龍鳳紋綾
羅衣服 十一年復禁人佩匕首 文宗八
年以將作監商人故燒官炭庫判決脊杖二
十級面配島 三十一年判三伏內禁工作
二十二年十月中書門下省請依宋制禁
臣民著施黃淡黃色衣從之 肅宗六年六
月詔曰金銀天地之精國家之寶也奸民和
銅盜鑄自今用銀瓶皆標印違者重論 禁

高麗書 卷八 十

男女僧尼群聚萬佛會及舍家爲寺 十年
十一月肅宗即位詔曰朕聞民間買賣所用
米穀及銀品甚惡故前代以來以嚴法禁之
而至今未見其懲戒者蓋茲猾之類不畏法
禁惟利是求乃以沙土和米銅鐵交銀以眩
惑愚民甚非天地神明之意民之貧困實由
於此可懲之以法然堯舜畫衣冠民不犯法
刑措不用比屋可封朕甚慕焉庶幾內外軍
民工商雜類改心革慮遷善遠罪則自然刑

罰清而德教洽矣富壽之業大平之風豈難致哉如有不識此意故有違犯者必罰無赦
仁宗九年五月停內外錦繡工作限十年
禁廢人羅衣絹袴騎馬都中及奴隸革帶
六月陰陽會議所奏近來僧俗雜類聚集成
群號萬佛香徒或念佛讀經作偽詭誕或內
外寺社僧徒賣酒鬻葱或持兵作惡踴躍遊
戲亂常敗俗請令御史臺金吾衛巡檢禁止
詔可
毅宗元年御史臺奏當兩界軍資輸

運時諸宮院權勢費品惡匹段布貨及絲銀
就兩界依付當道別常高價納之收價於西
南西南兩界之民俱受其弊今後兩界兵馬
使及臺監按察使推考執送別常不能禁者
及指揮者並科罪
二十二年三月教曰昔
周王卑服即康功漢帝器不雕鏤朕切慕焉
近見內外公私奢侈成風衣服必用錦繡器
皿必用金玉甚乖寡人節儉之意自今內外
所司痛行禁斷
明宗三年四月執奏存義

方鹽平斗量都鹽斗升皆用藥犯者黥配于
島未踰年復如初
十一年七月宰樞重房
臺議會恩寺定市價平斗斛犯者配海島
十八年三月制曰京人於鄉邑盛排農場
作樂者破取農場以法還京道門僧人諸處
農舍冒認貢戶良人以使之又以蠹惡紙布
強與貧民以取其利悉皆禁止凡供御物
各因土宜隨即進獻其餘玩好熊虎豹皮無
以勞民徵取密進又無以驛路贈送私門

二十二年五月制曰古先哲王之化天下崇
節儉斥奢靡所以厚風俗也今俗尚浮華凡
公私設宴競尚誇勝用穀粟如泥沙視油蜜
如瀋滓徒為觀美糜費不貲自今禁用油蜜
果代以木實小不過三器中不過五器大不
過九器饌亦不過三品若不得已而加之則
脯醢交進以為定式有不如令有司劾罪
二十三年三月御史臺禁用和租雜米
二十四年四月御史臺奏近來車試者例請兩

府及賓僚宴于其家。趙事奢侈，度費甚廣，請禁之。從之。神宗二年二月，禁工匠番饅頭。高宗十九年五月，禁衣食器血華侈。三十三年五月，禁端午鞦韆鼓吹之戲。十一月，始禁棺槨飾金箔。元宗元年二月，御史臺榜曰：「叅上負衣冠不稱者，僧人笠子不中者，及賤隸騎馬朝路者，一依前判禁之。不從者，收付所司。」二年五月，京市署奏：「今市肆物價踴貴，不可不禁。今宜折定物價，違者按律科罪。」從之。忠烈王元年六月，大司諫言：「東方木位，色當尚青，而白者金之色也。國人自著戎服，多楊以白紵衣，木制於金之象也。請禁白色服從之。」非父母忌齋，禁往寺社。四年二月，令境內皆服上國衣冠。三月，都兵馬使據判出牒云：「大朝令諸路斷酒，國家亦宜行之。聖節日上朝，使臣迎接，內宴燦燈八闕，不可無酒。今良醞署供進國行祭享，良酒良醞署亦別建造，釀都祭庫燒錢色傳。」

謂供設此外公私一皆禁斷。如有違者，有職者罷黜，無職者論罪。閭里有私釀飲之，屬部官比長等知而不告者，論罪已釀之酒限今月二十一日盡用已造之麴，限今月皆納右倉倉給其直。外方亦令檢廉安集，限日禁斷麴亦納官官給其直，輸于右倉。十一月，王下旨：「紅大燭闕內所用，凡婚姻喪制一皆禁斷。」八年九月，王畋于忠清道，行從都監禁油蜜果及遠道守令來謁。九年正月，監察司張榜曰：「兩班諂媚權貴，非族長而皆拜于下，自後拜與受者皆罪之。又禁扈從群臣相顧笑語，及以朝服徒行，庶人乘馬見大官不下者，取其馬送典牧司。」五月，禁州郡吏民徵銅監察司禁鞦韆戲。十一年三月，下旨：「外方人吏等以所耕田賂諸權勢，干請別常謀避其役者，有之。今後窮推還定，又公私處久遠接居人，內人吏之避役者，勿論久近，皆還本役。」十二年三月，下旨：「今諸院寺社。」

忽只鷹坊巡馬及兩班等以有職人負殿前
上守分遣田莊招集齊民引誘猾吏抗拒守
令以至毆攝差人作惡萬端下界別衙不能
懲禁且東西兩班及有官守散官等依附別
常外方下去侵害殘民今後窮推執送于京
推徵宿債與者貸者俱存方許聽理農時則
一禁與者貸者俱沒執傳文契徵督族類
者官收文契勿令徵給 十三年四月禁市
中合鑄銀銅 十四年四月監察司榜曰國
家連因旱乾禾穀不登無識之徒因祭松岳
群飲山谷因緣失行者有之故法司已會論
請受判然禁防稍弛今復盛行且露衣簪笠
兩班妻郊外之服今番夫奴隸之妻亦皆著
之尊卑無別自今一皆禁斷違者犯物沒官
重論其罪僧徒及奴僕雜類騎馬公行朝路
無所畏忌或走馬踏殺行人自今攸司捕捉
監禁犯人論罪送馬于典牧若本主不能教
令奴隸犯禁者並與其主論罪又榜差遣外

官稽留不發迎來騶從到京以留其弊不賞
不即發行者論罪申聞 十月禁六品以上
徒行品官拜階下者 二十一年十二月禁
閭巷攤 十二年正月監察司言無賴之
徒擅殺牛馬非時放火山野燒殺物命有違
好生之德請禁之從之 二十五年九月復
禁白衣笠 三十三年禁僧同雪笠大禪師
大德已上著八面八頂笠圓頂笠違者罪之
忠宣王二年七月迎駕山臺已有禁令毋
復為之公私宴油蜜果絲花並皆禁之違者
痛治 二年四月禁祭紺岳山時尚鬼公卿
士庶皆親祭紺岳或有過長湍溺死者憲司
上疏禁之 四年六月禁人不用子母法追
徵私債 九月置僧人推考都監禁諸寺勸
化僧來集京師聚錢財肆為穢行者 忠肅
王元年五月禁擊毬鞦韆 三年三月禁有
職人及僧人商販 十二年二月教曰近者
紀綱不振惡小成群奪人財物淫人婦女攘

宰牛馬人甚怨怒仰同憲巡軍體察究理山林川澤與民共利近來權勢之家自占為私擅禁樵牧以為民害仰憲司禁約違者治罪不畜雞豚宰殺牛馬甚為不仁自今畜養雞豚鵝鴨以備賓祭之用宰殺牛馬者科罪州縣吏有子者毋得剃度為僧雖多子須告官得度牒許剃子違者子及父母俱治其罪

大清聖祖皇帝

十七

後八年五月監察司榜示禁令一今國有大喪理宜禁酒若有群飲歌舞者有職微布七十匹白身決杖七十七四隣知而不告徽布五十匹一各司新舊之禮侈靡日增以至司外供設招引雜客歌舞喧譁今後一禁凡所用金銀酒器屏簇褥帶等物亦令禁之犯者痛治一巫覡之輩妖言惑眾士大夫家歌舞祀神汙染莫甚舊制巫覡不得居城內仰各部盡行推刷黜諸城外一各戶奴婢役之甚苦在所矜恤或有病不肯醫治弄諸道路死又不埋轉相曳弃肉餒群狗誠為可憐

大清聖祖皇帝

十八

今後以重法論一近年禪教寺院住持利其土生專事爭奪以致墮壞寺宇甚者犯奸作穢曾莫之恥今後禁禪一城中婦女無尊卑老少結為香徒設齋點燈群往山寺私於僧人者聞或有之其齊民罪坐其子兩班之家罪坐其夫一公私賤口並不許城中乘馬一僧人許雜居閭里及賞願文亂行勸化一古者葬先達司所以禮葬今士大夫例用三日葬殊非禮典又有不躬廬墓以奴代之焉得為孝並宜禁之犯者科罪 忠穆王元年五月禁端午擲石戲 整理都監狀官官族屬及權勢之家於田地沃饒處爭設農莊奸吏因緣用事奪占人田劫取牛馬今後推考痛懲又招引流移人吏及官寺奴婢驛子群聚作黨長利稱名借貸平民倒換文契利中生利今後將所納物色還其本主收文契依例決罪又憑依宿債怯良人為奴婢使喚者依前例賤口役價一年五升布三十二匹半

例計徵還償悉皆免役行省三所忽只巡軍
波吾赤投屬成黨橫行者推考收取差帖還
本定役各衙門公廨田收取人等非處橫行
作弊者收馬匹各驛定屬國制內乘鷹坊投
屬人並皆革罷今各縣別抄及貢戶定役今
忽只等冒受賜牌遣無賴人將在逃人陳荒
田計年徵之其弊莫甚今後禁之田地收租
人等每年一田四五度徵歛使百姓失業流
移者頗多今後窮推搬送于京 恭愍王五

高麗李王十五年

十九

年六月下教鄉驛吏及公私奴隸規逃賦役
擅自為僧戶口日覺自今非受度牒者毋得
私剃 十二月禁中外漁獵 七年四月都
評議使上言比來按廉守令紀綱不立諸道
鄉吏縱逞其欲點兵則不及富戶收租則私
作大斗匿京丁為其田聚良人為其隸誅求
於民靡有紀極宜令御史臺及諸道按廉使
究其元惡者車裂輕者杖流從之 八年四
月重房言自古縹緲不得入關門今崇信佛

法出入無防請禁之從之 十二月禁人擅
為僧尼 十年御史臺禁僧入市街 二十
年十二月教曰無故宰殺明有禁令市井無
賴之徒州郡公須伎會之家必用屠宰有乖
禮典所在官司比附前例痛行禁斷 二十
一年十一月禁園丘及諸祭壇山陵鎮山禪
補田獵又禁養鷹 二十三年五月禁效胡
制額 辛禡元年二月教曰人不知儉侈用
傷財今後如燒酒錦繡段匹金玉器皿等物

高麗李王十五年

二十

一省禁斷雖婚姻之家止用紬紵務儉約
以成風俗閑散之人托名各變馬稱為通糧
規避徭役致使齊民勞逸不均今後開憲府
巡問按廉所在官司盡行推刷以當禁後
三年二月立防於各道要衝以遏流移戶口
五年正月門下府郎舍上疏曰東國地處
境運異土尤宜祛弊存恤近者守令愛重
相識所屬布帛分諸民戶徵收米穀或換軍
頭傳次輸運民不怨嗟流徙異土願自今一

皆禁斷違者送布人及守令憲司申聞料
米布屬軍湏且元帥所統軍官常騎馬隨行
馬不休息因而困斃願自今城內毋率騎從
又禁兩府門外迎餞 十二年八月禁僧乘
馬王國師乃許乘驢 十四年一月司憲府
禁編髮胡笠 六月教曰近來權奸用事招
納賄賂奔競成風女謁盛行廉恥道喪仰司
憲府痛行禁斷 八月憲司上疏一各司各
以眾愛馬求請及外官負饋謝一皆禁止如
有違者與者受者以不廉論一權勢之家反
同稱名競為互市凡珍異之物無不徵歛民
甚苦之自今一切禁止違者竊繩以法 恭
讓王元年憲司上疏曰葬者藏也所以藏其
骸骨不暴露也近世浮屠大茶毗之法盛行
人死則舉而葬之烈焰之中焦毛髮爛肌膚
只存其骸骨甚者焚骨揚灰以施魚鳥乃謂
必如是然後可得生天可得至西方也此論
一起士大夫高明者亦皆惑之死而不葬於

地者多矣嗚呼不仁甚矣人之精神流行和
通生死人鬼本同一氣祖父母安於地下則
子孫亦安不爾則反是且人之生世猶木之
托根於地焚其根株則枝葉凋悴燒其枝葉
則根株亦病矣安有發榮滋長之理乎此愚
婦之所能知也聖人制以四寸之棺三寸之
槨猶恐其速朽歛衣數十襲猶恐其或薄也
置穀棺中猶恐其螻蟻之或侵也送終之禮
如是而反用裔戎無父之教可謂仁乎願自
今一切痛禁違者論罪 司憲府出榜禁胡
跪行揖禮 二年四月籍京市工商其寓居
隱漏不付籍者主客論罪 三年三月中郎
將房士良上疏一書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民
乃足我朝只用土宜細紵麻布而能多歷年
所下饒足今也無貴無賤爭貿異土之物
路多帝服之奴巷過后飾之婢願自今士庶
工商賤隸一禁紗羅綾段之服金銀珠玉之
飾以弛奢風以嚴貴賤一人家子孫或家貧

無錢以錦褥綾衾之類辦皮幣衣服之未備淹延歲月婚姻失時甚至父母亡而或托其屬或依奴婢因此失禮幾敗人倫者往往有之願自今婚姻之家專用絲布一禁異土之物如有仍行舊弊者以違制論一銷銅本土不產之物也願自今禁銅鐵器專用瓷木以革習俗一書今出惟行若今出而不行則國非其國矣今也今非不嚴也征商之徒什伍成群牽牛帶馬懷金挾銀日趨異域驢騾

駑鈍之物過於國中願自今潛行越江賣牛馬者及將官印之馬賣彼不還者以違制加刑一西伯爲池堀得死人之骨西伯曰葬之吏曰此無主之骨何處葬爲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主矣更以衣擲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是知八百年帝周之蘇實原於文王一念之仁豈不美哉今都城四門之外一國大小臣民先人之塚存焉芻者暴之

獵者火之或逼爲菜圃或耕爲粟田嗚呼凡厥孝子仁人得不觀此而泚其頰乎願自今凡墳塚所存差定山直使之蕃茂玉納之五月禁商賈私持金銀牛馬賣買上國七月都評議使司上書曰凡國家利害軍機重務及告發奸狀者須要明注日月指陳實事其暗投匿名書及造言興謗攪亂國政者今憲府法司嚴加體察敗露被劾者無問宗親貴戚不待啓聞直收職牒鞠問論罪王許之

都堂啓請禁巨家世族用金銀寫經命使臣宴享外油蜜果一皆禁止復禁婦女往來佛宇四年二月人物推辦都監上書一凡告官訟奴婢者並於都監聽候陳訴不得於私門爭訟違者論罪一凡訟奴婢者其事不直除兩府以上申聞科罪外奉翊以下就便鞠問如有沮毀公事者依律論罪三月憲司上疏言時事一擅入宮殿門既有其律見今宮門不嚴大小貧將引伴倘奴隸無

時出入甚至雜亂或有司門者阻當反致陵辱無有懲禁至如御殿宴享賓客臨朝聽政之際僕從雜類闌入混雜朝儀不肅若不嚴切禁理誠為未便願自今除特奉宣喚及應直宿衛人負啓稟公事官吏外其餘閑人毋得擅入其應入者二品以上將引根隨人二名四品以上一名其餘毋得將引輒入違者治罪車沙兀及各門把直人負不能禁禦者并罪之一都城之虛實係乎人家之多少自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辛丑年後人家半為空基強者多兼并反為穀田弱者無容膝之地雖欲造家焉能得乎是故民居日減誠不可不慮也乞令開城府踏驗空基俾其主定基造家若於期限內不肯營造將兼并之基以給自墾造家者則戶口日增矣其受田而不造家者空家而不接者壞家而為田者痛繩以法一醫官之設本為民生近來醫業之人居官食祿不顧其任妄自尊大出入自尊人有告疾雖呼而救之

非豪富之家自不往救甚非先王分職之意也自今一切患病之人奔告請救醫官似前自尊不即奔救者許諸人陳告痛行以法

盜賊 捕盜附

應犯竊盜滿五貫處死不滿五貫脊杖二十配三年不滿三貫脊杖二十配二年不滿二貫脊杖十八配一年一貫以下量罪科決女免配竊盜一匹杖六十二匹八十三匹九十四匹一百五匹徒一年十匹一年半十五匹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二年二十匹二年半二十五匹三年三十匹流二千里三十五匹二千五百里四匹三千五百里同居卑幼將人盜已家財以私輒用財物論加二等凡人減常盜一等盜總麻小功親減一等大功親減二等周親減三等犯盜配所逃亡者刑決鋏面配遠陸州縣諸投化人犯盜配南界水路不通州縣顯宗七年十月教南界強盜頗多今諸州縣嚴加追捕 肅宗七年判捕盜贓物現告者以贓

物分半給之 內外強竊盜知認捕捉者有職次第職無職許初職不應受職人賜物僧人則寺職賤人放良不監檢者內則五部貢吏別監里正外則色貢長吏將校衙前決罪許接人囚禁罪之 睿宗七年判大府寺賊捕捉者爲先錄用以勵後人 仁宗二年判羅城內外群聚強盜捕捉者許加職 忠宣王二年傳旨曰巡軍府本爲捕盜而設民間鬪毆宰殺牛馬等事皆可理之其餘土田奴婢事並勿理以巡綽爲事

軍律

睿宗元年正月都兵馬使奏曰頃者東蕃之役軍今不嚴故將帥無敢力戰卒伍亦皆奔潰屢致敗績書云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杜子則孝戮汝昔孫武殺寵姬二人西破強楚北威齊晉燕質失期穰苴斬之燕晉之師聞之而退李靖兵法曰善爲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

三次者十殺其一故漢書殺十人千殺百人以嚴其令然後衆心一矣伏見辛亥戊午年開顯廟行師之今日初當訓勵時不至者勿官職高下杖脊十五二次不至者及進退失伍者或持卜筮詭言以惑衆者誤墜失兵仗者隊正以下聞令不傳及傳之而不行者爲卒雖救其上不能使免者或私洩謀於敵或敵入軍中知而不告者皆杖脊二十發兵而不及期者有亡走心或臨敵不戰或當戰妄動者士卒不從其將節制者兵仗器械棄敵中者爲卒不救其上以致敗沒者見戰者危急以非已部伍不救者奪人弓劍爭入首級者將軍將校臨陣不戰或亡入軍中或言降於敵者或陣而不能拒俾敵衝突者皆斬其投降於敵者籍其家戮其妻子敵自降不告而妄殺者斬願遵此今以勵軍士但敵自降不告而妄殺者不宜斬請杖二十從之時國家有東征之議故申明軍法

恤刑

諸流移人未達前所而祖父母父母在鄉喪者給暇七日發哀周喪承重亦同 諸婦人在禁臨產月者責保聽出死罪產後滿二十日流罪以下滿三十日 諸犯死罪在禁非惡逆以上遭父母喪夫喪祖父母喪承重者給暇七日發哀流徙罪三十日責保乃出 諸流移因在途有婦人產者並家口給暇二十日家女及婢給暇七日若身及家口遇患或逢賊津濟水漲不得行者隨近官每日驗行堪進即遣若祖父母父母喪者給暇十五日家口有死者七日 年七十以上父母無守護其子犯罪應配島者存留孝養 顯宗九年閏四月門下侍中劉瑑等奏民庶疫厲陰陽愆伏皆刑政不時所致也謹按月令三月節省園圍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訴四月中氣挺重囚出輕繫七月中氣繕園圍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又按獄官令從立春至秋分

不得奏決死刑若犯惡逆不拘此令然慈法吏未盡審詳伏請今後內外兩司皆依月令施行從之 德宗三年七月敕曰省刑部奏獻斬絞之文法在必誅然罪疑惟輕惟刑之恤前王之令典其毆家主及謀殺人強盜者杖流無人島縱犯強盜傷人持杖以下罪竄有人島於是京城減死六十九人 文宗元年八月尚書刑部覆奏死刑王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再生寡人每聽死囚必待三覆尚慮失其情實倘有冤枉欲訴無路飲恨吞聲可不痛哉其審慎之 二年正月制犯罪配鄉人若有老親權留侍養親沒還配 十六年二月制曰刑政者民命攸繫古先哲王惟刑是恤朕適追古訓慎選刑官猶懼不得其入以致冤枉自今必備三貧以上然後訊鞫囚徒以爲定制 二十年七月制諸官人歸鄉者充常戶 諸因畏懼致死者以絞論有乖於義皆除之 三十三年江陰縣有一盲謀

奸人妻因殺人當死依律文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例論減死配島 肅宗十年判進士雖無蔭凡輕罪贖銅唯犯偷盜詣曲強奸鬪傷人依律斷罪 睿宗元年七月詔曰乙亥年犯惡逆流配者宜各量移敘用緣坐沒爲奴隸者免之其不屬賤者並加撫恤其僧徒犯奸亦免鄉戶經赦不原幾乎苛法宜令有司檢察並充軍役其中外法司問罪雖有明證必三拷問以爲常所犯非深重者因

而致死其於與其殺不辜寧失不輕之意何自今法司體朕欽恤之意其已伏罪者無論輕重不必拷問 六年判依月今孟夏之月出輕繫仲夏之月擬重囚之說四月保放輕囚五月重囚緩枷鎖以爲永式 仁宗元年清州有人因救父殺人判云事理可恕除入島只移鄉 二年判推問罪人不審罪之輕重使無識杖首慘酷結縛官吏習以爲常亦不禁之使無辜殞命今後臺省內侍負當四

季監獄時按問隨即科罪其杖首亦今囚禁決罪移充苦役 九年判拷訊罪人多般亂杖衝刺使不忍其苦誣服致死今後凡諸囚訊問不敢移時其犯輕罪者勿用非法拷訊 十四年五月詔曰今法官論殺牛者准殺人之罪鋸面配島此非律文本意自今以本罪罪之 判無養獄囚徒官給贖錢以饌之 十六年判八十以上及篤疾人雖犯殺人除杖刑配島 明宗十八年三月制曰盜賊殺人外其餘囚徒平決免放勿令滯獄 二十三年四月詔曰比來掌刑之官不能率職使無辜之民久在囹圄冤抑未伸以致乾文失次時令不調未知異日將爲何變其令憲臺審治冤獄皆原之 恭愍王六年十二月王曰人命至重絕不復續聞決事官多枉刑致死自今有枉刑者都評議使御史臺科罪申聞刑部重刑依古制申聞 十二年五月教曰刑罰失中民怨所萃今後中外之囚

母得寬滯刻日疏理期致平允 密直提學
白文寶上劄子曰春爲喜神秋爲怒神若喜
神一忤歲功不成方春夏時輕刑固宜放免
重刑亦宜減等量決速出至三四月五六月
停務大辟則待冬節謀危杜稷不在此限
二十年十一月教曰罰懲非死民極于病比
來中外官曾不恤刑既杖且贖民何以堪自
今母得並行杖贖如有違者許諸人赴官陳
訴倍數徵還刑罰明有條例不宜輕重出入

宋書卷八十五 三十三

自逆臣擅柄凡用笞杖必中虛怯既貶之後
陰囑管押之人中路殺之深爲慘毒今後中
外執法官吏敢有如此者都評議使申聞斷
罪 辛禡元年二月教曰刑法聖人所恤三
代以上罪不相及刑簡而民不犯秦用峻法
反不勝理仰都評議使申劾司憲府典法司
都巡問按廉使詳究情法毋用律外之刑徒
役有年限其已滿者放免禁錮作賤亦宜根
究以聞 二年七月禡曰諸州流配之人與

妻子南北異居豈無恩義其輕重可赦者
釋之未赦者從便宜量移遣妻子同居 九
月以金義殺使奔元卞母妻子巡軍將殺之
憲司上言義雖叛逆婦女何知請勿殺乃沒
爲尚州官婢 六年五月憲府上疏曰凡大
辟必三復奏君臣同議斷決者乃先王之成
憲而今中外官吏斷大辟皆不奏聞擅決遂
致無辜殞命感傷和氣請官今中外大辟所
在官吏具報都堂擬議以聞施行禍納之

宋書卷八十五 三十三

十四年六月教曰刑罰輕重當有定法近來
中外官司出入由已致令平民冤抑無告召
傷和氣實爲憐憫今後中外官司務加矜恤
毋致冤枉其杖與贖母得並行其徒役沒官
爲奴婢年限已滿者放遣 恭讓王元年十
二月都評議使司啓自立春至立秋停死刑
在京五覆啓在外三覆啓方許斷罪事干軍
機及叛逆不在此限 憲司上疏曰書曰罰
不及嗣傳曰罪人不孥故舜極鯀而相禹武

王誅紂而封武庚即天地生物之心也至於近世殺人如飲食滅人之族猶恐其有後不仁甚矣願自今凡有罪者法三代盛王之制妻子無隨坐以示盛朝不忍之政四年三月憲司上疏曰典獄罪人所聚厲氣蒸染疾病易生死非其罪甚可恤也乞醫官一貧六朔相迤全仕典獄每日察病囚證候劑藥救療以備橫禍又令刑曹正佐郎一貧於月令內并下提牢官考察獄官醫貧勤慢

訴訟

唐宗十七年判凡父祖田無文契者適長爲先決給 恭讓王三年十月郎舍上疏曰殿下即位首革私田之弊明立差科肅清訟源誠三韓風俗之萬幸也但有民口者本無限際又謂之私財爭訟萬端有甚於爭田之弊也歲在丁未元朝遣閭里吉恩平章本朝儀制一皆革正并舉一國之事田民者推覈明正初尚有更改之煩故丙申年宣旨一款內

忠烈王丁未年以前事雖祖業田土人口母得爭訟又以五決從三三決從二每降宣旨以遏爭訟之風頑貪未革爭訟蠭起而聽之者亦嬖於權勢牽於朋比不論前判而禁又不覈事之是非互相更改而簿書山積爭訟無窮至於骨肉反爲仇讎多興謗毀之俗而無敦篤之風和氣不達妖孽屢警此殿下之深慮也今縱令都官每衙朝獻課訟者雲屯頗有積年未決者豈可以都官遽絕其冤訟

乎伏惟殿下命立別司擇其才幹明正授以責任并及主掌官仍令臺省各一貧爲之考察自今限三年除丁未年前事五決之三三決之二及戊辰年以後辨正都監決外皆令限日納狀推明以解冤濫以正風俗但今遠方人等取正於京師則往還之勞留京之苦必有舍冤未告者矣命考察臺省中一貧并主掌官分遣各道立司中央大官令觀察使擇其守令之可任決訟者并差叅決凡京外

訴訟者如有僥倖妄告即令考察官照以竊盜計民多少輕重論罪聽訟或徇於人情顛倒是非者亦從重論其在外不告限內者及限內已決正者皆不許更考違者俱以判旨不從論罪從之 四年二月人物推辦都監定法訟法一年以來戶口法弊有戶口者失於兵亂權奸之輩揣知其然拘占良民妄稱父祖奴婢被拘之人訴良無據官司亦不能辨淹延歲月冤抑滋甚以傷和氣自今

高麗書八十五 五十七

訴良者雖無良籍其賤籍不明者良之本主雖無賤籍累代驅使明白者決給在前載未辦帳者亦當良之一凡公私奴婢決斷文案分作二本一給其主一置於官以憑考驗永為恒式一丙申年前無爭訟明文丁未年前事及戊辰年以後辦正都監及都官已決者不許陳告五決從三度三決從二度一依判旨不動其決數雖多不數兩邊文證假決者不在此限妄告者反坐一凡告官訟奴婢者

並於都監聽候陳訴不得於私門似前爭訟違者論罪 都官上書曰國家創制立法設官分職各有攸司凡事之難者當理處決歷年既久隨事弊生弊之巨者無若爭訟以今日納司文契觀之皆援引數百年間玄遠事迹則知訴訟而由古矣近來人不習法先正法制懵然莫知訟者由是而背理聽者以之而致疑若不更新條本習人耳目則爭訟之弊未易遽革今遵先王判旨內事意附以一

高麗書八十五 五十八

二殘見條列于後一爭訟者或相爭或訴良多者十餘年小者不過五六年官司雖得正決強者仍執而不許弱者冤抑而更訴以致爭訟日繁茲偽曰滋願自今決後仍執者免賤不放者今刑曹接狀推考痛行禁理一凡相爭及訴良者契卷豈皆均敵必有一正一邪之辨聞有奸貪之輩冒謂誤決運受原卷不一二年飾辭更呈以致爭訟曲直循環無窮願自今決絕後其不正文契今憲司推考

以防紛爭一近年以來貪風未戢爭奪愈起
援引久遠為謀百端爭訟盈庭聽者不能兼
聽簿書連屋觀者不能遍觀以致辨析訛誤
訴訟未弭願自今擇告狀年月久遠者一房
各十件合議出榜以簡辭訟其出榜已決者
屬議充數一辛丑冬賊犯京城公私文卷亡
失殆盡奸凶乘機擬生爭端或無契籍者冒
受許文或實有原卷者反為無文以致真偽
難覈決絕未當願自今無辛丑年爭訟明文

唐書卷八十五

者不許陳告一偽朝十六年間大小人負希
望恩德權奸所贈奴婢其一族還受為要
稱合執亂雜呈省今後告者無傳繼明文一
皆禁斷一奴婢爭訟所起多原於合執願自
今財主未分奴婢合執者或分執而不均者
許人陳告一父祖奴婢為人所有其子孫能
爭訟得決者理合全執願自今其他使孫不
與國訟者一禁爭望一無子息者因一時喜
怒將自己奴婢互相贈與後日爭端由茲以

興願自今無子息人負已許他人奴婢更與
他人者具錄辭緣告官然後方許成文一凡
奴婢被奪陳告爭訟其執持者利於役使多
方規避願自今不會對者京中限三朔外
方限五朔給服原告以沮奸黠一凡告官爭
訟兩邊文契披閱問備言辭窮盡得失明白
然後出等掛榜其中奸惡者將欲延援面對
官負詆毀百端願自今如此等人今憲司將
兩邊文契辨明是非如其正決痛懲詆毀者
若有違誤責及官吏從之

奴婢

晉箕子封朝鮮設禁八條相盜者沒入為其
家奴婢東國奴婢蓋始於此士族之家世傳
而使者曰私奴婢官衙州郡所使者曰公奴
婢年代愈遠漸至蕃盛於是慮其爭奪之相
尚兼併之日滋設官以理之其禁防甚嚴夫
東國之有奴婢大有補於風教所以嚴內外
等貴賤禮義之行靡不由此焉高麗奴婢聽

理之法可採者多矣故於刑法志并附焉
奴娶良女主知情杖一百女家徒一年奴自
娶一年半詐稱良人二年 公賤年滿六十
放役 凡公私奴婢引誘逃亡放賣他人者
一度歸鄉再度充常戶 成宗元年六月正
匡崔承老上書曰本朝良賤之法其來尚矣
我聖祖創業之初其群臣除本有奴婢者外
其他本無者或從軍得俘或貨買奴之聖祖
嘗欲放俘爲良而慮動功臣之意許從便宜

至于六十餘年無有控訴者逮至光宗始令
按驗奴婢辨其是非於是功臣等莫不嗟怨
而無諫者大穆王后切諫不聽賤隸得志陵
轢尊貴競構虛僞謀陷本主者不可勝紀光
宗自作禍胎不克遏絕至於末年枉殺甚多
失德大矣昔侯景圍梁臺城近臣朱异家奴
踰城投景景授儀同其奴乘馬披錦袍臨城
呼曰朱异仕宦五十年方得中領軍我始仕
侯王已爲畿同於是城中僮奴競出投景臺

城遂陷願聖上深鑑前事勿使以賤陵貴於
奴主之分執中處之大抵官高者識理鮮有
非法官卑者苟非智足以飾非安能以良作
賤乎惟官院及公卿雖或有以威勢作非者
而今政鏡無私安能肆乎幽厲失道不掩宣
平之德呂后不德不累文景之賢唯當今判
決務要詳明俾無後悔前代所決不須追究
以啓紛紜 五年七月教凡隱占人逃奴婢
者依律文一日緝三尺例日徵布三十尺給

本主目數雖多毋過元直奴年十五以上六
十以下直布百匹十五以下六十以上五十
匹婢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百二十匹十五
以下五十以上六十匹 六年七月教放良
奴婢年代漸遠則必輕侮本主今或代本主
水路赴戰或廬墓三年者其主告于攸司考
閱其功年過四十者方許免賤若有罵本主
又與本主親族相抗者還賤役使 顯宗四
年判還賤奴婢更斷良者杖之釵面還主

靖康五年生贖者隨母之法 文宗三年判
公私奴婢三度逃亡者銀面還主 仁宗十
年判無後人奴婢屬官 十三年禁奴婢代
身僧 十四年判私奴婢背主因而有恨自
縊者勿罪其主 忠烈王四年禁公私奴婢
放良 五年七月下旨今後奴婢相訟駕前
申呈及紫門教授判付一皆除之 十一月
收還諸臣受賜官奴婢屬都官 九年九月
令賤者隨母無論判前後 二十四年正月

教曰一近來歷良為賤者甚多其令有司
其無文契及詐偽者罪之一不念公理酌望
外官奴婢冒受賜牌者一切禁斷一兩班奴
婢以其主役各別自古未有公役雜敘今良
民盡入勢家不供官役反以兩班奴婢代為
良民之役今後一禁乃至奴妻婢夫任許其
主 二十六年十月闕里吉恩欲革本國奴
婢之法王上表略曰昔我始祖垂誠于後嗣
子孫去凡此賤類其種有別慎勿使斯類從

良者許從良後必通仕漸求要職謀亂國家
若違此誠社稷危矣由是小邦之法於其八
世戶籍不干賤類然後乃得並仕凡為賤類
若父若母一賤則賤縱其本主放許為良於
其所生子孫却還為賤又其本主絕其繼嗣
亦屬同宗所以然者不欲使終良也恐或有
逃脫而為良雖切防微而杜漸亦多乘隙而
發奸或有因勢托功擅作威福謀亂國家而
就滅者益知祖訓之難違猶恐奸情之莫禦

三十四年忠宣王復位教曰一外方奴婢
各有本役權勢之家冒受賜牌宜一切禁斷
一四件奴婢四件奴婢王所賞賜與及入相貿易者
若有藏閃不出者徵銀二斤以其奴婢准數
充役一申椿奴婢盡數根捉四件奴婢一體
使用 恭愍王元年判決後奴婢仍執不許
者四品以上申聞科罪五品以下決杖流配
辛禰元年二月教曰抑良為賤感傷和氣
自王旨後限一月悉皆放免違者痛理 十

四年六月辛昌立八月憲司上疏一都官所屬奴婢宮司倉庫奴婢及近日誅流貧將祖業奴婢新得奴婢令辨正都監亦計口成籍母使遺漏每有土木營繕之役賓客佛神之供皆以役之其於坊里雜役一皆除去以安其生以衛王室 恭讓王三年郎舍上疏曰比年以來奔競成風皆欲冒寵於權門雖有子孫者祖業人口盡與他人故其子孫益以窮迷猶怨祖父之無德則安有孝順之可稱

高麗書八十五 四十五

者乎奴婢雖賤亦天民也例論財物恤憐實賣或以牛馬易之一匹之馬給二三口猶未足償則以牛馬為重於人命也背廢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則聖人之貴人賤畜如此安有以人易馬之理乎世俗昏迷自作殘虐納民於寺以圖求福若以佛為正則安有納賂免禍之理子然則非惟未蒙其福徒自勞苦貽患乎孫耳伏惟殿下并察焉祖業人口不辭縣外相傳雖無後者養其夫婦中同宗

者相傳其買賣之人納寺之弊并行禁治則豈無補於聖理之萬一乎從之 四年人物推辨都監定奴婢決訟法一良賤相婚自今依律禁斷如有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以後違律相婚者主奴論罪所出之子亦許為良其主不知者不坐一將自己奴婢投贈權勢施納佛宇神祠者痛行禁理一同宗之子及三歲前遺棄小兒戶口付籍為收養者即同己子傳給外自今窺得奴婢冒稱收養者一切

高麗書八十五 四十六

禁之無子孫無收養者使孫告官平分其產文契錄恩功與他人者雖親戚毋得爭訟一奴婢役價依成王五年判年月雖多不過其直其容隱役使他人奴婢者依律論罪一今後奴婢買者無孫許親戚無親戚者役官賣者毋得還執一奴婢放賣痛行禁理其為飢寒所迫及因公私宿債勢不得已者具狀告官方許買賣如以酒色博弄狗馬財貨之故放賣者奴婢沒官一財主未分奴婢合執者

微劣人奴婢奪占者派別奴婢濫執著他人
 奴婢容隱者文契偽造使用者歷良為職者
 典當奴婢永執者中國人拘占役使者官司
 決後仍執者京中以膏年二月為限外方以
 三月為限一皆放還自首者免罪其出限外
 者以不從判旨論其內雖有合使奴婢亦令
 沒官 都官上書一無子孫身死者其夫得
 全妻之奴婢其妻守信則亦得全夫之奴婢
 止許終身役後各歸本孫其別有文契者不

者不慮後雖有放至于
 內有非分之心冒名受職
 混淆或謀害本主不畏
 自今論情愛功勞而放役

孫

高麗太祖
 神宗三年

高麗太祖
 神宗三年

高麗太祖

高麗史八十六

高麗太祖神宗三年

高麗太祖神宗三年

高麗太祖

年表一

高麗太祖

高麗太祖降羅滅濟盡有三韓之地子孫傳
 守世通上國傳世凡三十二王歷年并偽纂
 共四百七十五歲其始終有可考焉作年表

上國

高麗太祖

高麗太祖

高麗太祖神宗三年

高麗太祖神宗三年

高麗太祖

高麗太祖

高麗太祖神宗四年

高麗太祖

高麗太祖

高麗太祖神宗五年

高麗太祖

高麗太祖

高麗太祖神宗六年

高麗太祖

高麗太祖

高麗太祖神宗七年

高麗太祖

高麗太祖

高麗太祖神宗八年

高麗太祖

高麗太祖

高麗太祖神宗九年

高麗太祖

高麗太祖

高麗太祖神宗十年

高麗太祖

癸未	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 契丹天贊二年	後唐同光二年 契丹天贊三年	後唐同光三年 契丹天贊四年	後唐同光四年 契丹天贊五年	後唐天顯二年	後唐天顯三年 契丹天顯四年	後唐天顯四年 契丹天顯五年	後唐長興元年 契丹天顯五年	後唐長興二年 契丹天顯六年
天授六年	天授七年	天授八年 渤海國世子大光顯來附	天授九年	天授十年	天授十一年	天授十二年	天授十三年	天授十四年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後唐長興三年 契丹天顯六年	後唐長興四年 契丹天顯七年	後唐長興五年 契丹天顯八年	後唐長興六年 契丹天顯九年	後唐長興七年 契丹天顯十年	後唐長興八年 契丹天顯十一年	後唐長興九年 契丹天顯十二年	後唐長興十年 契丹天顯十三年	後唐長興十一年 契丹天顯十四年
天授十五年	天授十六年	天授十七年	天授十八年	天授十九年	天授二十年	天授二十一年	天授二十二年	天授二十三年

辛	後晉天福六年 契丹會同四年	二十四年
壬	後晉天福七年 契丹會同五年	二十五年
癸	後晉出帝仍稱天福八年 契丹會同六年	二十六年 五月太 祖薨太子 誥即位
甲	後晉開運元年 契丹會同七年	元年 惠宗
乙	後晉開運二年	二年
丙	後晉開運三年 契丹會同九年 改國號遼	三年 九月 定宗 即位
丁	後晉開運四年 契丹會同十年 世宗未稱元年	四年 二月
戊	後晉開運五年 契丹會同十一年	五年 九月始行 後
己	後漢乾祐二年 遼天祚三年	六年 三月定宗 即位

庚	後漢乾祐三年 遼天祚四年	七年 光宗 即位
辛	後漢乾祐四年 遼天祚五年 契丹會同十三年	八年 光宗 行後周 年號
壬	後漢乾祐五年 遼天祚六年	九年
癸	後漢乾祐六年 遼天祚七年	十年
甲	後漢乾祐七年 遼天祚八年	十一年
乙	後漢乾祐八年 遼天祚九年	十二年
丙	後漢乾祐九年 遼天祚十年	十三年
丁	後漢乾祐十年 遼天祚十一年	十四年
戊	後漢乾祐十一年 遼天祚十二年	十五年
己	後漢乾祐十二年 遼天祚十三年	十六年
庚	後漢乾祐十三年 遼天祚十四年	十七年
辛	後漢乾祐十四年 遼天祚十五年	十八年
壬	後漢乾祐十五年 遼天祚十六年	十九年
癸	後漢乾祐十六年 遼天祚十七年	二十年
甲	後漢乾祐十七年 遼天祚十八年	二十一年
乙	後漢乾祐十八年 遼天祚十九年	二十二年
丙	後漢乾祐十九年 遼天祚二十年	二十三年
丁	後漢乾祐二十年 遼天祚二十一年	二十四年
戊	後漢乾祐二十一年 遼天祚二十二年	二十五年
己	後漢乾祐二十二年 遼天祚二十三年	二十六年
庚	後漢乾祐二十三年 遼天祚二十四年	二十七年
辛	後漢乾祐二十四年 遼天祚二十五年	二十八年
壬	後漢乾祐二十五年 遼天祚二十六年	二十九年
癸	後漢乾祐二十六年 遼天祚二十七年	三十年
甲	後漢乾祐二十七年 遼天祚二十八年	三十一年
乙	後漢乾祐二十八年 遼天祚二十九年	三十二年
丙	後漢乾祐二十九年 遼天祚三十年	三十三年
丁	後漢乾祐三十年 遼天祚三十一年	三十四年
戊	後漢乾祐三十一年 遼天祚三十二年	三十五年
己	後漢乾祐三十二年 遼天祚三十三年	三十六年
庚	後漢乾祐三十三年 遼天祚三十四年	三十七年
辛	後漢乾祐三十四年 遼天祚三十五年	三十八年
壬	後漢乾祐三十五年 遼天祚三十六年	三十九年
癸	後漢乾祐三十六年 遼天祚三十七年	四十年
甲	後漢乾祐三十七年 遼天祚三十八年	四十一年
乙	後漢乾祐三十八年 遼天祚三十九年	四十二年
丙	後漢乾祐三十九年 遼天祚四十年	四十三年
丁	後漢乾祐四十年 遼天祚四十一年	四十四年
戊	後漢乾祐四十一年 遼天祚四十二年	四十五年
己	後漢乾祐四十二年 遼天祚四十三年	四十六年
庚	後漢乾祐四十三年 遼天祚四十四年	四十七年
辛	後漢乾祐四十四年 遼天祚四十五年	四十八年
壬	後漢乾祐四十五年 遼天祚四十六年	四十九年
癸	後漢乾祐四十六年 遼天祚四十七年	五十年
甲	後漢乾祐四十七年 遼天祚四十八年	五十一年
乙	後漢乾祐四十八年 遼天祚四十九年	五十二年
丙	後漢乾祐四十九年 遼天祚五十年	五十三年
丁	後漢乾祐五十年 遼天祚五十一年	五十四年
戊	後漢乾祐五十一年 遼天祚五十二年	五十五年
己	後漢乾祐五十二年 遼天祚五十三年	五十六年
庚	後漢乾祐五十三年 遼天祚五十四年	五十七年
辛	後漢乾祐五十四年 遼天祚五十五年	五十八年
壬	後漢乾祐五十五年 遼天祚五十六年	五十九年
癸	後漢乾祐五十六年 遼天祚五十七年	六十年
甲	後漢乾祐五十七年 遼天祚五十八年	六十一年
乙	後漢乾祐五十八年 遼天祚五十九年	六十二年
丙	後漢乾祐五十九年 遼天祚六十年	六十三年
丁	後漢乾祐六十年 遼天祚六十一年	六十四年
戊	後漢乾祐六十一年 遼天祚六十二年	六十五年
己	後漢乾祐六十二年 遼天祚六十三年	六十六年
庚	後漢乾祐六十三年 遼天祚六十四年	六十七年
辛	後漢乾祐六十四年 遼天祚六十五年	六十八年
壬	後漢乾祐六十五年 遼天祚六十六年	六十九年
癸	後漢乾祐六十六年 遼天祚六十七年	七十年
甲	後漢乾祐六十七年 遼天祚六十八年	七十一年
乙	後漢乾祐六十八年 遼天祚六十九年	七十二年
丙	後漢乾祐六十九年 遼天祚七十年	七十三年
丁	後漢乾祐七十年 遼天祚七十一年	七十四年
戊	後漢乾祐七十年 遼天祚七十一年	七十五年

己未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遼應曆九年	遼應曆十年	遼應曆十一年	遼應曆十二年	遼應曆十三年	遼應曆十四年	遼應曆十五年	遼應曆十六年	遼應曆十七年	遼應曆十八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十二月始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遼應曆十八年	遼應曆十九年	遼應曆二十年	遼應曆二十一年	遼應曆二十二年	遼應曆二十三年	遼應曆二十四年	遼應曆二十五年	遼應曆二十六年	遼應曆二十七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丁	宋太平興國二年 遼保寧九年	二年
戊	宋太平興國三年 遼保寧十年	三年
己	宋太平興國四年 遼乾亨元年	四年
庚	宋太平興國五年 遼乾亨二年	五年
辛	宋太平興國六年 遼乾亨三年	六年
壬	宋太平興國七年 遼乾亨四年	七年
癸	宋太平興國八年 遼聖宗統和元年	八年
甲	宋雍熙元年 契丹統和二年	九年
乙	宋雍熙二年 契丹統和三年	十年

丙戌	宋雍熙三年 契丹統和四年	五年
丁亥	宋雍熙四年 契丹統和五年	六年
戊子	宋端拱元年 契丹統和六年	七年
己丑	宋端拱二年 契丹統和七年	八年
庚寅	宋淳化元年	九年
辛卯	宋淳化二年 契丹統和九年	十年
壬辰	宋淳化三年 契丹統和十年	十一年
癸巳	宋淳化四年 契丹統和十一年	十二年 十月契丹使請和
甲午	宋淳化五年 契丹統和十二年	十三年 二月始行

癸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宋咸平六年 契丹統和二十一年	宋咸平五年 契丹統和二十年	宋至道元年 契丹統和十三年	宋至道二年 契丹統和十四年	宋至道三年 契丹統和十五年	宋真宗咸平元年 契丹統和十六年	宋咸平二年 契丹統和十七年	宋咸平三年 契丹統和十八年	宋咸平四年 契丹統和十九年	宋咸平五年 契丹統和二十年	宋咸平六年 契丹統和二十一年
六年	五年	十四年	十五年三月契丹遣使來冊王	十六年十月以宗族位尊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宋大中祥符五年 契丹統和二十年	宋大中祥符四年 契丹統和十九年	宋大中祥符三年 契丹統和十八年	宋大中祥符二年 契丹統和十七年	宋大中祥符元年 契丹統和十六年	宋大中祥符元年 契丹統和十六年	宋大中祥符二年 契丹統和十七年	宋大中祥符三年 契丹統和十八年	宋大中祥符四年 契丹統和十九年	宋大中祥符五年 契丹統和二十年	宋大中祥符六年 契丹統和二十一年	宋大中祥符七年 契丹統和二十二年
三年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宋天禧五年 契丹太平元年	宋大中祥符七年 契丹開禧三年	宋大中祥符八年 契丹開禧四年	宋大中祥符九年 契丹開禧五年	宋天禧元年 契丹開禧六年	宋天禧二年 契丹開禧七年	宋天禧三年 契丹開禧八年	宋天禧四年 契丹開禧九年	宋天禧五年 契丹開禧十年	宋天禧六年 契丹開禧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宋乾興元年 契丹太平二年	宋仁宗天聖元年 契丹太平三年	宋天聖二年 契丹太平四年	宋天聖三年 契丹太平五年	宋天聖四年 契丹太平六年	宋天聖五年 契丹太平七年	宋天聖六年 契丹太平八年	宋天聖七年 契丹太平九年	宋天聖八年 契丹太平十年	宋天聖九年 契丹太平十一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	二十三

辛未	宋天祚九年 契丹重熙九年	二十二年 宗覺太子 五月即位 十月遣使如契丹 遼寧城 太平年號 使仍用
壬申	宋明道元年 契丹重熙元年	元年 使至不納 正月契丹
癸酉	宋明道二年 契丹重熙二年	二年
甲戌	宋景祐元年 契丹重熙三年	三年 九月德宗 弟平壤君 子即位
乙亥	宋景祐二年 契丹重熙四年	元年 靖宗 五月契丹 使責我使通好
丙子	宋景祐三年 契丹重熙五年	二年
丁丑	宋景祐四年 契丹重熙六年	三年 契丹 十二月遣使 如契丹 始復通好
戊寅	宋實元元年 契丹重熙七年	四年 八月始行重 熙年號
巳卯	宋實元二年	四年 四月契丹

卯辰	契丹重熙八年	使來王
庚辰	宋康定元年 契丹重熙九年	六年
辛巳	宋慶曆元年 契丹重熙十年	七年
壬午	宋慶曆二年 契丹重熙十一年	八年
癸未	宋慶曆三年 契丹重熙十二年	九年 遣使來王 十一月契丹
甲申	宋慶曆四年 契丹重熙十三年	十年
乙酉	宋慶曆五年 契丹重熙十四年	十一年
丙戌	宋慶曆六年 契丹重熙十五年	十二年 五月 遣使來王 遣使來王 遣使來王
丁亥	宋慶曆七年 契丹重熙十六年	文宗 九月契丹 遣使來王
戊戌	宋慶曆八年	二年

子	契丹重熙十七年	三年	正月契丹使來冊王
丑	契丹重熙十八年		
寅	契丹重熙十九年	四年	
卯	契丹重熙二十年	五年	
辰	契丹重熙二十一年	六年	
巳	契丹重熙二十二年	七年	
午	契丹重熙二十三年	八年	
未	契丹重熙二十四年	九年	五月契丹使來冊王
申	契丹清寧二年	十年	
酉	契丹清寧三年	十一年	五月契丹使來冊王

酉	契丹清寧五年	十二年	
戌	契丹清寧四年	十一年	
亥	契丹清寧五年	十二年	
子	契丹清寧六年	十三年	
丑	契丹清寧七年	十四年	
寅	契丹清寧八年	十五年	
卯	契丹清寧九年	十六年	
辰	契丹清寧十年	十七年	
巳	契丹清寧十一年	十八年	
午	契丹清寧十二年	十九年	遣使來冊王
未	契丹清寧十三年	二十年	

乙	寅	甲	丑	癸	子	壬	亥	庚	戌	己	酉	戊	申	丁	未	丙	午
宋徽宗八年	宋徽宗七年	宋徽宗六年	宋徽宗五年	宋徽宗四年	宋徽宗三年	宋徽宗二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亥	癸	戌	壬	酉	辛	申	庚	未	己	午	戊	丁	丙	辰	卯
宋徽宗六年	宋徽宗五年	宋徽宗四年	宋徽宗三年	宋徽宗二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宋徽宗元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六年	三十五年	三十四年	三十三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一年	三十年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寅	庚	丑	巳	子	戌	丁	戌	丙	酉	乙	申	甲	未	癸	午	壬
遼統四年	遼統九年	遼統三年	遼統八年	遼統二年	遼統七年	遼統元年	遼統六年	遼統五年	遼統四年	遼統三年	遼統四年	遼統三年	遼統二年	遼統二年	遼統二年	遼統元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元年	十年	太子	遼統四年	遼統四年	遼統八年	遼統八年	遼統七年	遼統七年	遼統元年

巳	戌	戌	酉	丁	申	丙	未	乙	午	甲	巳	癸	辰	壬	卯	辛
遼統四年	遼統八年	遼統二年	遼統七年	遼統元年	遼統六年	遼統二年	遼統元年	遼統五年	遼統四年	遼統四年	遼統三年	遼統三年	遼統二年	遼統二年	遼統元年	遼統元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一年	零年	六年	五年

丙	丑	乙	子	甲	亥	癸	戌	壬	酉	辛	申	庚	未	巳	午	戊	己
宋紹興十六年	金皇統五年	宋紹興十五年	金皇統四年	宋紹興十四年	金皇統三年	宋紹興十二年	金皇統二年	宋紹興十一年	金皇統元年	宋紹興十年	金天眷二年	宋紹興九年	金天眷元年	宋紹興八年	金天眷元年	宋紹興七年	金天眷十五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宗疾為博位好																	

戌	甲	酉	癸	申	壬	未	辛	午	庚	巳	巳	辰	戌	卯	丁	寅
金貞元二年	宋紹興二十四年	金貞元元年	宋紹興二十三年	金天德四年	宋紹興二十二年	金天德三年	宋紹興二十一年	金天德二年	宋紹興二十年	金天德元年	宋紹興十九年	金天德八年	宋紹興十八年	金天德七年	宋紹興十七年	金天德六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一年	零年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癸未	壬午	辛巳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癸亥
宋孝宗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	宋紹興二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	宋紹興三十一年 金世宗大定元年	宋紹興三十年 金正隆五年	宋紹興二十九年 金正隆四年	宋紹興二十八年 金正隆三年	宋紹興二十七年 金正隆二年	宋紹興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宋高宗建炎三年 金正隆元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世祖諱以豐字隆	九年
十八年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甲申
宋乾道六年 金大定十年	宋乾道五年 金大定九年	宋乾道四年 金大定八年	宋乾道三年 金大定七年	宋乾道二年 金大定六年	宋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	宋乾道元年 金大定四年
二十四年 宋孝宗淳熙八年 金世宗大定十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王于餘大宋 弟臣入城等 叔九校舉 孫月文忠 公叔文臣 賁子文臣 立宗十						

卷第二

高麗史八十七

王德天... 經選春秋館... 均司成... 鄭世家

附

年表二

上國

高麗

辛

宋孝宗乾道七年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
元明宗

卯

宋乾道八年
金大定十二年

二年

來冊王五月金遣使

辰

宋乾道九年
金大定十三年

三年

等品六月金前當

巳

宋乾道九年
金大定十三年

府殺文臣鄭仲夫等

李義肢被殺

甲

宋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

四年

守趙位寵起兵

乙

宋淳熙二年
金大定十五年

五年

丙

宋淳熙三年
金大定十六年

六年

申

宋淳熙三年
金大定十六年

丁

宋淳熙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

七年

酉

宋淳熙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

八年

戌

宋淳熙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九年

亥

宋淳熙七年
金大定二十年

十年

子

宋淳熙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

十一年

丑

宋淳熙九年
金大定二十二年

十二年

寅

宋淳熙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

十三年

卯

宋淳熙十一年
金大定二十四年

十四年

辰

宋淳熙十二年
金大定二十五年

十五年

巳

宋淳熙十二年
金大定二十五年

十六年

午

宋淳熙十三年
金大定二十六年

十七年

未

宋淳熙十四年
金大定二十七年

十八年

申

宋淳熙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

十九年

酉

宋淳熙十六年
金大定二十九年

二十年

戌

宋淳熙十七年
金大定三十年

二十一年

亥

宋淳熙十八年
金大定三十一年

二十二年

子

宋淳熙十九年
金大定三十二年

二十三年

丑

宋淳熙二十年
金大定三十三年

二十四年

寅

宋淳熙二十一年
金大定三十四年

二十五年

卯

宋淳熙二十二年
金大定三十五年

二十六年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宋明昌五年	宋明昌四年	宋明昌三年	宋明昌二年	宋明昌元年	宋明昌元年	宋明昌元年	宋明昌元年	宋明昌元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未	巳	午	戊	巳	丁	辰	丙	卯	乙
宋嘉泰三年	宋嘉泰二年	宋嘉泰元年	宋嘉泰元年	宋嘉泰元年	宋嘉泰元年	宋嘉泰元年	宋嘉泰元年	宋嘉泰元年	宋嘉泰元年	宋嘉泰元年	宋嘉泰元年	宋嘉泰元年	宋嘉泰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申	壬	未	辛	午	庚	巳	辰	戌	卯	丁	寅	丙	丑	乙	子	甲
宋高宗建炎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宋高宗建炎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宋高宗建炎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宋高宗建炎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宋高宗建炎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宋高宗建炎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宋高宗建炎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宋高宗建炎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宋高宗建炎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宋高宗建炎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宋高宗建炎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宋高宗建炎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宋高宗建炎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宋高宗建炎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宋高宗建炎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宋高宗建炎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宋高宗建炎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立漢南公自太子	立漢南公自太子	立漢南公自太子	立漢南公自太子	立漢南公自太子	立漢南公自太子	立漢南公自太子	立漢南公自太子	立漢南公自太子	立漢南公自太子	立漢南公自太子	立漢南公自太子	立漢南公自太子	立漢南公自太子	立漢南公自太子	立漢南公自太子	立漢南公自太子

癸	酉	甲	戌	乙	亥	丙	子	丁	丑	寅	卯	辰	巳	辛	巳	
宋高宗定六年 蒙古太祖九年	宋高宗定八年 蒙古太祖十一年	宋高宗定十年 蒙古太祖十三年	宋高宗定十二年 蒙古太祖十五年	宋高宗定十四年 蒙古太祖十七年	宋高宗定十六年 蒙古太祖十九年	宋高宗定十八年 蒙古太祖二十一年	宋高宗定二十年 蒙古太祖二十三年	宋高宗定二十二年 蒙古太祖二十五年	宋高宗定二十四年 蒙古太祖二十七年	宋高宗定二十六年 蒙古太祖二十九年	宋高宗定二十八年 蒙古太祖三十一年	宋高宗定三十年 蒙古太祖三十三年	宋高宗定三十二年 蒙古太祖三十五年	宋高宗定三十四年 蒙古太祖三十七年	宋高宗定三十六年 蒙古太祖三十九年	
三年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八月庚宗堯 大千顯即位	高宗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庚	辛	壬	癸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宋徽宗四年 蒙古太宗十二年	宋高宗九年 蒙古太宗十三年 宋高宗十三年	宋高宗二年	宋高宗三年	宋高宗四年	宋高宗五年	宋高宗六年	宋高宗七年	宋高宗八年	宋高宗三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蒙古太宗八年 蒙古太宗九年	二十九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乙	丙	丁	戊
宋高宗九年	宋高宗十年	宋高宗十一年	宋高宗十二年	宋高宗十三年	宋高宗十四年	宋高宗十五年	宋高宗十六年	宋高宗十七年	宋高宗十八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蒙古太宗九年 蒙古太宗十年	四十年 蒙古太宗十年 蒙古太宗十一年	四十年 蒙古太宗十年 蒙古太宗十一年	四十年 蒙古太宗十年 蒙古太宗十一年	四十年 蒙古太宗十年 蒙古太宗十一年	四十年 蒙古太宗十年 蒙古太宗十一年	四十年 蒙古太宗十年 蒙古太宗十一年

丙	丑	子	甲	癸	戌	壬	辛	申	庚	未	巳	午	戌
宋咸淳二年	宋度宗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	宋景定五年 蒙古至元元年	宋景定五年 蒙古至元元年	宋景定四年 蒙古中統四年	宋景定三年 蒙古中統三年	宋景定三年 蒙古中統三年	宋景定二年 蒙古中統二年	宋景定元年 蒙古世祖中統元年	宋景定元年 蒙古世祖中統元年	宋開禧元年 蒙古憲宗九年	宋開禧元年 蒙古憲宗九年	宋寶祐六年 蒙古憲宗八年	宋寶祐六年 蒙古憲宗八年
二年	六年	五年 古十二月王未遷	五年 古十二月王未遷	四年	三年	三年	二年 如蒙古四月太子遷	元年 月自蒙古四月元宗遷 如蒙古四月太子遷	元年 月自蒙古四月元宗遷 如蒙古四月太子遷	四年 十六年 太子如蒙古四月遷 太子如蒙古四月遷	四年 十六年 太子如蒙古四月遷 太子如蒙古四月遷	四年 十六年 太子如蒙古四月遷 太子如蒙古四月遷	四年 十六年 太子如蒙古四月遷 太子如蒙古四月遷

壬	未	辛	午	庚	巳	巳	辰	戌	卯	丁	寅
宋咸淳八年	宋咸淳七年 蒙古建國號曰元	宋咸淳七年 蒙古建國號曰元	宋咸淳六年 蒙古至元七年	宋咸淳六年 蒙古至元七年	宋咸淳五年 蒙古至元六年	宋咸淳五年 蒙古至元六年	宋咸淳四年 蒙古至元五年	宋咸淳四年 蒙古至元五年	宋咸淳二年 蒙古至元四年	宋咸淳二年 蒙古至元四年	宋咸淳三年 蒙古至元三年
十二年 一月世子	十二年 五月金方	十二年 五月金方	十二年 五月金方	十二年 五月金方	十二年 五月金方	十二年 五月金方	九年 十二月林行	九年 十二月林行	八年	八年	八年

申元 至元九年

從元俗辦職
而運國入職
十二月世子
元

癸元 至元九年

十四年
別抄餘黨
平之

甲戌元 至元十一年

十五年
主元 帝女安
八月元 帝女安
位元 帝女安
與元 帝女安
一與元 帝女安
者與元 帝女安
入與元 帝女安

乙亥元 至元十二年

九年 忠烈王

丙子元 至元十三年

二年

丁丑元 至元十四年

三年

戊寅元 至元十五年

四年 主世子諒如元九

己卯元 至元十六年

五年

卯元 至元十七年

元 至元十七年

元 至元十八年

元 至元十九年

元 至元二十年

元 至元二十一年

元 至元二十二年

元 至元二十三年

元 至元二十四年

元 至元二十五年

六年 征日本
王 八月王如元
運 十二月元册

七年 五月金方度與
新為赤仁日本
至新赤仁日本
不運者十萬有奇

八年

九年 六月元册王

十年 四月王如元
世子如元大册王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丙	乙	巳	辰	巳	庚	辛	壬	癸	子
元成宗元貞元年	元至元三十一年	元至元三十年	元至元二十九年	元至元二十八年	元至元二十七年	元至元二十六年	元至元二十五年	元至元二十四年	元至元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九月	二十一年八月	二十年八月	十九年二月	十八年正月	十七年正月	十六年三月	十五年十一月	十四年十一月	十三年十一月
九月	八月	二月	正月	正月	正月	三月	十一月	十一月	十一月

癸	壬	辛	庚	巳	辰	巳	庚	辛	壬	癸	子
元大德六年	元大德五年	元大德四年	元大德三年	元大德二年	元大德元年	元大德元年	元大德元年	元大德元年	元大德元年	元大德元年	元大德元年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四月	四月	四月	四月	四月	四月	四月	四月	四月	四月	四月	四月

癸	甲	乙	丙	丁	未	戊	巳	庚	辛
元大德八年	元大德九年	元大德十年	元大德十一年	元大德十二年	元大德十三年	元武宗至大元年	元武宗至大二年	元武宗至大三年	元武宗至大四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十一月王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忠宣王	三十四年 忠宣王	三十五年 忠宣王	三十六年 忠宣王	三十七年 忠宣王	三十八年 忠宣王	三十九年 忠宣王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癸
元皇慶二年	元皇慶三年	元皇慶四年	元皇慶五年	元皇慶六年	元皇慶七年	元皇慶八年	元皇慶九年	元皇慶十年	元皇慶十一年	元皇慶十二年	元皇慶十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癸	戌	酉	辛	庚	己	戊
元至治三年	元垂治二年		元英宗元年	元英宗元年	元延祐六年	元英宗元年
十年 還燕京	九年 還燕京	九年 還燕京	九年 還燕京	九年 還燕京	九年 還燕京	九年 還燕京
元召大尉王	元召大尉王	元召大尉王	元召大尉王	元召大尉王	元召大尉王	元召大尉王

申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元至順二年	元至順元年	元至順元年	元至順元年	元至順元年	元至順元年	元至順元年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忠惠王	忠惠王	忠惠王	忠惠王	忠惠王	忠惠王	忠惠王

五	庚寅	元正十	二年	元年 五月 王還 自元 即位
卯	辛卯	元正十一	三年	元年 五月 王還 自元 即位
辰	壬辰	元正十二	四年	元年 五月 王還 自元 即位
巳	癸巳	元正十三	五年	元年 五月 王還 自元 即位
午	甲午	元正十四	六年	元年 五月 王還 自元 即位
未	乙未	元正十五	七年	元年 五月 王還 自元 即位
申	丙申	元正十六	八年	元年 五月 王還 自元 即位

癸卯	壬寅	壬子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元正二十三年	元正二十二年	元正二十一年	元正二十年	元正十九年	元正十八年	元正十七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餘萬未侵十一	王及公主幸福	賊陷京城	十一年正月安	大敗紅賊收復	十二年二月王	十二年三月

甲辰	元至正二十四年	十三年 以江德興正 我軍盛州軍 十月元自濟 領位元遠使 王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十四年
丙午	元至正二十六年	十五年
丁未	元至正二十七年	十六年
卷八十七 二十五		
戊申	元至正二十八年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	十七年
己酉	大明洪武二年	十八年 太祖高皇帝 仍正金 華
庚戌	大明洪武三年	十九年 太祖高皇帝 平東 康
辛亥	大明洪武四年	二十年 六月辛酉 太祖高皇帝 色

亥	大明洪武五年	二十一年 大明安夏漢主 諒于理夏主明 子昇于我
壬	大明洪武六年	二十二年 七月封辛 楊為江寧大君
癸	大明洪武七年	二十三年 倫崔萬生九月 仁任密直金 大明使林密直 路殺趙奔北
甲寅	大明洪武八年	辛酉 二十六
乙卯	大明洪武九年	元年
丙辰	大明洪武十年	二年
丁巳	大明洪武十一年	三年 使來行宣光 三年
戊午	大明洪武十二年	四年 九月橫行 武年號
己未	大明洪武十三年	五年 九月橫行 雲華縣屯引月 太祖高皇帝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大明洪武十三年	大明洪武十四年	大明洪武十五年	大明洪武十六年	大明洪武十七年	大明洪武十八年	大明洪武十九年	大明洪武二十年	大明洪武二十一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二十一年				三月
								四月

<p>太祖為右軍都統住 攻遼東俘洪武年 號五月次威化 島 太祖舉義四軍六月 破賊於江華予 昌號 復行洪武 辛昌 元年十一月我</p>	<p>太祖與沈德符等定 策立安昌府院君 瑤焚昌于江華 恭讓王 元年十二月誅禍 昌</p>	<p>己巳 大明洪武二十二年</p>	<p>庚午 大明洪武二十三年</p>	<p>辛未 大明洪武二十四年</p>	<p>壬申 大明洪武二十五年</p>	<p>四年七月廢王故 于原州</p>	<p>皇朝 國朝 嘉慶</p>	<p>表卷第二</p>
--	--	------------------------	------------------------	------------------------	------------------------	------------------------	-------------------------	-------------

列傳卷第一

高麗史八十八

高麗史卷八十八 高麗史卷八十八

後妃

后妃一

高麗之制王母稱王太后嫡稱王后妾稱夫人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秩並正一品自餘尚宮尚寢尚食尚針皆有貢次靖宗以後或稱宮主或稱院主或稱翁主改復不常未可詳也太祖法古有志化俗然狃於土

高麗史卷八十八

一

習以子聘女諱稱外姓其子孫視為家法而不之恠惜哉蓋夫婦人倫之本也國家理亂罔不由之可不慎歟故作后妃傳而嬪嬙夫人并各附于其次

太祖神惠王后柳氏貞州人二重大匡天弓之女天弓家大富邑人稱為長者太祖事弓裔為將軍引兵過貞州慰焉古柳下后立路傍川上見其有德容問汝誰氏女對曰此邑長者家女也太祖因至宿焉其家饗一軍甚

以後侍寢厥後絕不相聞后守志髮為尼太祖聞之召以為夫人弓裔末洪行裴玄慶申崇謙卜智謙諸太祖第將議廢立不欲令后知之謂后曰園中豈有新瓜乎可摘來后知其意出從北戶潛入帳中於是諸將遂言推戴之意太祖作色拒之甚堅后遽從帳中出謂太祖曰與義代虐自古而然今聞諸將議妾猶奮發況大丈夫乎手提甲領以被之諸將扶擁而出遂即位太祖十六年

高麗史卷八十八

二

後唐明宗遣太僕卿王瓊等來冊后官告曰為人之妻能從夫以貴者是為宜其家矣時邑之制彝典所垂俾增伉儷之光以稱國君之爵大義軍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覽州都督上柱國高麗國王妻河東柳氏內言必正同獎固多贊虎幄之嘉謀保魚軒之盛數輔成忠節諒屬柔明裴降殊榮載踰常事勉助勤王之志是謂報國之規可封河東郡夫人薨謚神惠王后附葬顯陵

莊和三后吳氏羅州人祖富他父多憐君世家州之木浦多憐君娶沙干連位女德交生后后嘗夢浦龍來入腹中驚覺以語父母共奇之未幾太祖以水軍將軍出鎮羅州泊舟木浦望見川上有五色雲氣至則后浣布太祖召幸之以側微不欲有娠宣于寢席后即吸之遂有娠生子是為惠宗面有席紋世謂之福主常以水濯寢席又以大瓶貯水洗臂不厭真龍子也年七歲太祖知有繼統之德

高麗史卷八十八

三

恐母微不得嗣位以故笥盛柘黃袍賜后后示大匡朴述熙揣知其意請立為正胤后薨謚莊和王后

神明順成王太后劉氏忠州人贈太師內史今統遼之女生太子泰定宗光宗文元大王貞證通國師樂浪興芳二公主薨謚神明順聖太后

神靜王太后皇甫氏黃州人太尉三重大臣忠義公悌恭之女生戴宗及大穆王后初封

明福宮大夫大成宗二年七月薨成宗早薨宣義太后長於后故哀慕盡禮率百僚臨于殯殿上謚曰神靜大王太后冊文曰德侔附寶功比姜嫄曾表異於手文亦炳靈於胎教端逢聖祖始卜好速膺妙選於六宮贊昌基於庶政克修婦道爰備坤儀節儉之風行乎閨闈箴規之義播在朝廷焚姬之不食鮮禽楚王改過衛女之不聽淫樂齊主知非矧乃倅輦之謙群情所伏破環之智列辟攸尊

高麗史卷八十八

四

業之興由其儆誠洪晷之盛仗乃賢謀旋屬駕枉商山天崩杞國嫠居四紀鞠育諸孫名在景鍾事光彤管顧惟眇質早遘閔凶纔當韶齡之年既違慈母比及幼冲之歲又喪嚴親便歸祖妣之懷中似接高堂之膝下旨甘輟口每加吐哺之恩軟腹附身幾沐字孤之惠蓋因撫養以至長成章承門蔭之功叨獲禪傳之位欲報祖先之德誓輸孫子之誠豈期太史書氣靈臺告禋松齡未享蘭質俄捐

魚軒靜兮鑑殿並空十亂缺兮百身難贖九族茹靡依之歎衆民含罔極之悲今則遠日已臻玄宮欲闋啓殯堂兮殯儀必備仍泉隧兮窆具將加特命禮官教徵茂實考前芳而累行表徽號以易名今遣某官某謹上謚曰神靜大王太后葬壽陵穆宗五年四月加謚定憲顯宗五年三月加謚敬十八年四月又加宣德文宗十年十月加謚慈景冊文曰鸞石開祥鳩洲協德張家成國內伸弼贊之勞

高麗史卷八十八

王

翼子謀孫考及慈和之訓嬪風載誕王化由宣所以契二儀合配之尊處百代不遷之廟但臣因叨慶系彌注孝思奉群序以合升執薄羞而親饋屬茲龜獻仍益鴻稱謹奉冊加上尊謚曰慈景仁宗十八年四月加肅明高宗四十年十月加貞平

神成王太后金氏新羅人臣于僊康之女新羅王金傳遣使請降太祖待以厚禮使歸告曰今王以國與寡人其爲賜大矣願結昏

室以求錫舅之好傳報曰我伯父僊康有女德容雙美非是無以備內政太祖遂取之生安宗顯宗即位追謚神成王太后陵曰貞貞德王后柳氏貞州人侍中德英之女生王位君仁愛君元莊太子助伊君文惠宣義二

王后

獻穆大夫人平氏慶州人佐尹俊之女生壽命太子貞穆夫人王氏溟州人三韓功臣太師三重太匡景之女生順安王大妃東陽院

高麗史卷八十八

王

夫人庾氏平州人太師三重太匡黔弼之女生孝穆太子義孝隱太子肅穆夫人史失其姓氏鎮州人大匡名必之女生元寧太子天安府院夫人林氏慶州人太守彥之女生孝成太子琳珠孝祗太子興福院夫人洪氏溟州人三重太匡規之女生太子稷公主一後大良院夫人李氏陝州人大匡元之女生大溟州院夫人王氏溟州人內史今又之女廣州院夫人王氏廣州人大匡觀之女小廣州院

夫人王氏亦規之女生子廣州院君東山院夫人朴氏昇州人三重大匡英規之女禮和夫人王氏春州人大匡柔之女大西院夫人金氏洞州人大匡行波之女小西院夫人金氏亦行波之女行波善射御太祖賜姓金太祖幸西京行波率獵徒道謁請至其家留宿以二女各侍一夜後不復幸二女皆出家爲尼太祖憐之召見曰爾等既出家志不可奪也命於西京城中作大小西院兩寺置田

高麗史卷之八十八

民今各居之故稱大小西院夫人西殿院夫人史失其氏族信州院夫人康氏信州人阿食起珠之女生一子早卒養光宗爲子月華院夫人大匡英章之女史失姓氏小貴州院夫人元甫順行之女史失姓氏聖茂夫人朴氏平州人三重大匡智胤之女生孝悌孝明二太子法登資利二君義城府院夫人洪氏義城府人太師三重大匡儒之女生義城府院大君月鏡院夫人朴氏平州人太尉三重大匡

大匡守文之女夢良院夫人朴氏平州人太師三重大匡守卿之女海良院夫人海平人大匡宣必之女史失姓氏

惠宗義和王后朴氏鎮州人大匡職之女太祖四年十二月冊惠宗爲正胤以后爲妃生興化君廢化當夫人貞憲公主薨諡義和王后葬順陵附惠宗廟穆宗五年四月加諡成懿顯宗五年三月加景信十八年四月加諡宣高宗四十年十月加靖順

高麗史卷之八十八

後廣州院夫人王氏廣州人大匡規之女廣州院夫人金氏清州人元甫競律之女宮人哀伊主慶州人大干連又之女生太子濟明惠夫人

定宗文恭王后朴氏昇州人三重大匡英規之女薨諡文恭王后葬安陵附定宗廟穆宗五年四月加淑節顯宗五年三月加孝慎十八年四月加景信後又加宣穆順聖文宗十年十月加貞惠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壽徽

文成王后朴氏亦英規之女生慶春院居公主一

清州南院夫人金氏元甫競律之女

光宗大穆王后皇甫氏太祖之女生景宗孝和太子千秋寶華二夫人公主一光宗七年命按檢奴婢辨其是非奴背主者甚衆陵上之風大行人皆嗟怨后切諫之光宗不納薨諡大穆王后附光宗廟穆宗五年四月加安靜顯宗五年三月加宣明十八年四月加懿

正後又加信敬文宗十年十月加恭平高宗四十年十月加靜睿

慶和宮夫人林氏惠宗之女惠宗二年王規諧王弟堯及昭有異圖惠宗乃以女妻昭以強其勢語在規傳

景宗獻肅王后金氏新羅敬順王之女也薨諡獻肅王后附景宗廟穆宗五年四月加溫敬顯宗五年三月加恭孝十八年四月加良惠後又加懿穆順聖文肅十年十月加懷安

高宗四十年十月加仁厚

獻懿王后劉氏宗室文元大王貞之女

獻哀王太后皇甫氏戴宗之女生穆宗穆宗即位冊上尊號曰應天啓聖靜德王太后穆宗年已十八太后攝政居千秋殿世號千秋太后與金致陽通而生子欲以其子嗣王位時顯宗爲大良院君太后忌之強令出家寓居三角山神穴寺時稱神穴小君太后屢遣人謀害一日使內人遺以酒餅皆和毒藥內

人到寺求見小君欲親勸食寺有僧輒匿小

十

君於地穴中給之曰小君出遊山中安知去處耶及內人還散之庭中烏雀食而即斃凡愚臣義士尤所忌憚多以非罪陷之穆宗不能禁十二年正月千秋殿災太后入長生殿復廣光殺致陽父子流太后親屬于海島又使人弑穆宗於是太后歸居貴州者二十一年顯宗二十年正月薨于崇德宮壽六十六葬幽陵

獻貞王后皇甫氏亦戴宗之女景宗出居
王輪寺南私第嘗登鶴巖旋流溢國中盡
成銀海卜之曰生子則王有一國后曰我既
寡何以生子時安宗第與后第相近因與往
來通焉有娘彌月人真敢言成宗十一年七
月后宿安宗第家人積薪于庭而火之火方
熾百官奔救成宗亦亟往問之家人遂以實
告乃流安宗后慟恨哭泣比還其第纔及門
應動攀門前柳枝免身而卒成宗命擇姆以

養其兒是為顯宗顯宗即位追尊為孝肅王
太后陵曰元陵八年五月加惠順十二年六
月改惠順為仁惠十八年四月加宣宗高宗
四十年十月加明簡

大明宮夫人柳氏宗室元莊太子之女

成宗文德王后劉氏光宗之女初適弘德院
君後配成宗薨謚文德王后祔成宗廟穆宗
五年四月加孝恭顯宗五年三月加順聖十
八年四月加英睿後又加肅節文宗十年十

月加元獻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宣威

文和王后金氏善州人贈侍中元崇之女初
稱延興宮主或稱玄德宮主生貞元王后顯
宗二十年四月封為大妃九月贈元崇特進
守大尉兼侍中上柱國和義郡開國侯食邑
一千五百戶母王氏和義郡大夫人祖光義
尚書左僕射上柱國和義縣開國伯食邑七
百戶祖母金氏和義郡大夫人后薨謚文和
王后

延昌宮夫人崔氏右僕射行言之女生元和

王后

穆宗宣正王后劉氏宗室弘德院君主之女

薨謚宣正王后祔穆宗廟顯宗五年三月加

懿節後加安獻貞慎文宗十年十月加襄聖

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元貞

官人金氏有寵號邀后宅宮人慶州人融大
詐稱新羅元聖王遠孫認良民五百餘口為
奴婢以贈金氏及平章韓閔卿侍郎金諾為

後御史臺按問得實奏請罪之穆宗命罰金
氏銅一百斤流蘭卿諾于外間者皆賀

顯宗元貞王后金氏成宗之女顯宗即位納
爲后稱玄德王后元年王避契丹兵南幸后
從行九年四月薨諡元貞葬和陵十八年加
懿惠

元和王后崔氏亦成宗之女生孝靜公主天
壽殿主初稱恒春殿王妃後改常春殿亦從
王南幸八年十二月贈后外祖崔行言尚書

卷八十八 十三

左僕射外祖母金氏豐山郡夫人母崔氏
樂浪郡大夫人薨諡元和王后

元城太后金氏安山人侍中殷傳之女生德
宗靖宗仁平王后景肅公主初顯宗南幸及

賊退還至公州殷傳時爲節度使使后製御
衣以進因納之稱延慶院主九年七月生靖

宗改院號爲宮遣使賜禮物十三年九月追
贈殷傳爲推忠守節昌國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守司空上柱國安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戶妣安山郡大夫人尋册后爲王后十五年

又贈祖青弼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安山縣

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祖妣安山郡大夫

人外祖李許謙尚書左僕射上柱國邵城縣

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十八年九月賜后

舊宅號爲長慶宮十九年七月薨諡元成王

后葬明陵附顯宗廟德宗即位追尊爲王太
后後加尊懿恭惠文宗十年十月加英穆後
又加良德信節順聖仁宗十八年四月加慈

卷八十八 十三

聖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廣宣

元惠太后金氏亦殷傳之女生文宗平壤公

基孝思王后初稱安福宮主顯宗十一年五

月改安福爲延德十三年六月卒諡元惠葬

懷陵十六年四月追贈王妃十八年五月加

諡平敬王后文宗時尊爲太后

元容王后柳氏宗室敬章太子之女顯宗四

年五月納爲妃薨諡元容王后

元穆王后徐氏利川人內史今訥之女顯宗

十三年八月納為淑妃稱興盛宮主十七年三月追贈母崔氏為利川郡大夫人繼母鄭氏利川郡大君文宗十一年五月卒有司奏禮庶母有子者總麻三月興盛宮主無子上不宜服制可輟朝三日又制興盛宮主火殯訖今有司瘞骨置陵定侍衛負吏及守陵戶歲時奉祀中書省奏伏審乙未十二月判旨景興院主貴妃依文和大妃例葬除其陵號興盛景興皆是聖考妃追孝之禮不宜有異

高麗史卷八十八 十

兄興盛無後上既無服請除陵號及歲時奉祀制從之贈諡元穆五后

元平五后金氏亦殷傳之女生孝敬公主

宗十九年十月贈元平五后陵號曰宣

元順淑妃金氏史失其鄉平章事因渭之女生敬成王后初稱景興院主顯宗十五年正月冊為德妃九月授因渭尚書左僕射參知政事柱國京兆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仍令致仕

元質貴妃王氏清州人中書令可道之女貴妃庾氏史失世系初為宮人顯宗十六年封貴妃宮人韓氏名萱英揚州人平章事蘭卿之女生檢校太師忠宮人李氏給事中彥述之女宮人朴氏全州人內給事同正溫其之女生一女阿志

德宗敬成王后金氏顯宗之女德宗三年二月納為王后宣宗三年七月薨諡敬成葬實陵肅宗元年六月附德宗廟仁宗十八年四月加柔貞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寬肅

敬穆賢妃王氏中書令可道之女德宗即位納為妃尋冊為賢妃生殤懷公主卒諡敬穆孝思王后金氏顯宗之女

李氏扶餘郡人工部侍郎稟焉之女劉氏忠州人檢校少監龍居之女史皆失其稱號

靖宗容信王后韓氏滯州人贈門下侍中祚之女靖宗初為平壤君納以為妃及即位號延興宮主元年后生子賜名訥冊為惠妃後

封定信王妃二年七月薨八月葬玄陵文宗二年三月追謚容信王后十年十月加定懿仁宗十八年四月加明達高宗四十年十月加禧穆

容懿王后韓氏亦祚之女靖宗四年四月冊為麗妃號昌盛宮主後改玄德宮六年二月冊為王后生哀傷於昉樂浪侯璵開城侯璵容穆王后李氏扶餘郡人工部侍郎稟焉之女號昌盛宮主悼哀公主

容節德妃金氏慶州人門下侍中元冲之女號延興宮主肅宗七年三月卒王降弔慰教書追封德妃謚容節

延昌宮主盧氏未詳世系初靖宗聞其美潛納宮中遂專房宴文宗立以遺命賜盧氏延昌宮門下省及御史臺駁奏盧氏納不以禮且先王亂命不可從也王終不允二年三月卒

文宗仁平王后金氏顯宗之女

仁睿順德太后李氏仁州人中書令子淵之長女號延德宮主文宗六年二月封為王妃冊曰王化興邦首述關雎之義坤元立配國推神馬之占蓋所以敦序二儀甄揚四德彪簡編而可久東賢淑以為先蓋據前修用旌殊寵啓爾延德宮主李氏含章有順飾性無虧覆以玉衣早膺嘉瑞貯之金屋亮協幽求爰將玉可之稱來演六宮之慶萬軍之詠聚著於睦和蘭夢之徵誕彰於蕃衍執組紉之

妙致景慕共美守閨壺之令猷思齊大妣顧惟弘懿宜示正封遂頒命於鷗銜俾加榮於翟服令遣使某官某持節備禮冊為王妃於戲后妃之職國家所宗勵乃柔規效餘芳於翼夏竟今彤史免專美於熙殷永孚于休母忘厥訓以父子淵為太尉母樂浪郡君金氏為大夫人后生順宗宣宗肅宗大覺國師常安公琇普應僧統規金官侯丕卞韓侯璵樂浪侯忱聰慧首座璵積慶保寧二宮主宣

宗三年二月冊封為太后諸道皆表賀州縣
並獻布無慮十萬餘匹毛羅亦來賀獻方物
九年九月薨于西京歸葬戴陵后性好佛創
國清寺又願銀書瑜伽顯揚論至肅宗乃成
仁宗十八年四月加謚聖善高宗四十年十
月加孝穆

仁敬賢妃李氏亦子淵之女號壽寧宮主文
宗三十六年正月封淑妃生朝鮮公肅扶餘
公遜辰韓公愉卒謚仁敬

仁敬賢妃李氏亦子淵之女號壽寧宮主文

十九

仁節賢妃李氏亦子淵之女號崇徽宮主文

宗三十六年七月卒謚仁節

仁穆德妃金氏侍中元冲之女號崇化宮主

宣宗十一年六月卒謚仁穆

順宗貞懿王后王氏宗室平壤公基之女

宣禧王后金氏慶州人大卿良儉之女順宗

在東宮選入宮有寵然文宗惡之勅還外第

故終無子號延福宮主仁宗四年二月卒追

謚宣禧王后八年四月命有司禘于大廟附

順宗廟仁宗十八年四月加謚恭懿高宗四
十年十月加和順

長慶宮主李氏仁州人戶部郎中顯之女順

宗即位納以為妃王薨在外宮與宮奴通事

廢

宣宗貞信賢妃李氏仁州人平章事預之女

宣宗為國原公納以為妃生敬和王后而卒

謚貞信

思肅太后李氏仁州人工部尚書碩之女號

延和宮妃初宣宗為國原公納之生獻宗及

二十

遂安宅主宣宗即位冊為王妃獻宗嗣位尊

為太后殿號中和置府曰永寧王幼弱不能

聽決機務太后稱制凡軍國大小事咸取決

焉獻宗薨有司奏罷永寧府及中和殿號薨

謚思肅太后肅宗二年四月王欲以貞信賢

妃附宣宗諫官奏曰貞信為國原公妃年月

不久思肅自嬪公府以至踐祚內助居多及

太子繼統臨朝稱制者三年獻宗遜位于肅

宗乃退居舊宮終無失德宜以思肅升祔制曰嫡庶之分不可不別更詳禮典以聞諫官復奏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者不合列序昭穆國君尚如此況后妃乎請以思肅升祔王從之仁宗十八年四月加謚貞和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匡肅

元信宮主李氏仁州人平章事頌之女號元禧宮妃生漢山侯昀獻宗立妃兄中樞使資義欲奉昀為王事覺誅肅宗即位流宮主及

昀于慶源郡

肅宗明懿太后柳氏貞州人門下侍中洪之女號明福宮主後改號延德宮主肅宗二年宮主生子王遣使下教賜銀器匹段布穀鞍馬四年三月封為王妃冊曰殷聘有幸而作配周徵太任以為妃而皆致王業之勃興載史編而彪煥合遵肅制特舉寵章咨爾延德宮主李氏霽月儲精曾沙協慶結禱外郎行婦道以有聞鳴珮中闈贊皇猷而匪懈旋被

神明之福祐得諧胤嗣之蕃昌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禮冊命為王妃於戲絲綸降命俾正位於璇宮綸翟加儀永流芳於彤管教訓斯在敬慎勿忘后生肅宗及上黨侯似圓明國師澄儼帶方公備大原公倬齊安公僭通義侯僑大寧興壽安壽福寧四宮主肅宗即位尊為王太后殿曰天和府曰崇明生辰曰至元節三年正月冊曰臣聞冊后之制歷代相因稱皇太者秦漢之通規以子貴者春秋之

格語凡為後胤合効前修伏惟我聖母德備母儀位居坤極神資淑祐蚤儲沙麓之祥性蘊貞明獨稟塗山之訓遂令大業永保中興臣叨膺顧命嗣守宗祧自承鞠育之恩誓奉慈嚴之教雖日以萬錢之養未能盡於孝誠而尊加三字之封庶永光於信牒虔尋舊典率籲群情爰撰吉辰用上尊號臣不勝大願謹遣某官某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王太后伏願遵前古之憲章順上天之眷佑俯迴睿

鑑誕受嘉稱七年七月病革王馳請請入大
內行至信朴寺薨王率百官上謚明懿王太
后冊曰禮以飭終爲予之達孝謚以旌德歷
代之成規合舉舊章用中哀懇伏惟大行王
太后柔嘉賦性恭儉律身自先王之在藩作
好仇而宜室輔佐志存於卷耳肅和德茂於
穠華於文祖有逮事之勤於戴陵有思齊之
敬屬君臨於大寶整后服於六珈吉協黃裳
黃流彤管顧惟冲昧仰荷劬勞洎襲丕圖動

高麗史卷八十八 二十

煩慈訓聲海宇奉長樂之養以寶冊稱太上
之尊八載母臨萬姓孩慕今聞動於中夏具
恩浹於東朝何其不慈之深惟此乃祖之
慈號莫及創鉅奚勝今有禮官恭稽謚法獨
見先識曰明溫和聖善曰懿以彰莫大之德
蓋永無窮之傳謹奉冊上尊謚曰明懿主太
后伏惟誕膺典冊幽贊邦家八月葬崇陵八
年遼遣使致祭其文曰惟靈溫惠毓德柔嘉
成儀以母道教于一方以親恩睦于九族

蘭香氣本自芬芳桃李有華加之黃實先臣
謝世長嫡承家棘風方亟於吹噓雞露遽悲
於零落人生至此天道難知朕方撫存侯藩
知恤臣意彼死生雖以數至于母子其如哀
何爰遣介輅往陳奠禮魂兮不昧歎我殊私
百官奏曰本朝自祖宗以來太后升遐隣國
未嘗遣使弔祭今始見是禮又前夕雨雪暴
作及車駕行禮日色清明人心喜悅宜令百
僚朝賀王從之仁宗十八年四月加謚柔嘉

高麗史卷八十八 二十

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光惠

睿宗敬和王后李氏宣宗之女長於外家封
延和公主睿宗納爲妃容儀淑麗甚有寵年
三十一薨葬慈陵謚敬和王后
文敬太后李氏朝鮮國公資謙第二女選入
宮號延德宮主睿宗四年生元子於秘第是
爲仁宗王遣使下詔曰汝肅穆以著儀恭順
以迪性有倪天之德主於內朝應彌月之期
誕我元子固祖宗之基構得臣庶之歡欣宜

示寵嘉以彰眷遇仍賜銀器綾羅錦綢鞍馬布米妃上表謝九年冊為王妃冊曰在天成家尚有軒星之躔理國齊家必崇坤極之位上以承宗廟下以厚人倫永惟興替之本靡不由此焉夏之興也以塗山殷之興也以莘野朕若稽於典憲祈協于神民咨爾延德宮主李氏性惠而明儀靜而肅惟乃烈祖克勤王家累為姻親積有善慶篤生聖后世繼哲王覃及後昆產茲懿媛粵朕登位來嬪于京

宋高宗皇帝本八十八

關雎之化行樛木之恩逮常有進賢之志固無私謁之心以至協熊夢之祥誕生家嗣申鷄鳴之戒密輔朕躬宜加顯號以表中闈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禮冊命爾為王妃夫惟先王登厥士女始有內理御于邦家於戲予思大賚之人褒升令德爾以相成之道益顯芳猷同濟宏休永綏遐福后生仁宗承德興慶二宮主十三年薨后性柔嘉聰慧有寵於王自寢疾王親調藥餌及薨屢舉哭臨懿順德

王后葬綾陵王親祖送于神鳳門外後又幸魂堂諫官上疏曰前日初喪悲哀過度及葬祖祭親拜獻爵臣民瞻望竊謂過禮今又守小信屈至尊以臨靈帳恐傷大體王曰祖庭之事非自朕起嘗聞宋帝祖送靖和皇后出端門外親酌拜奠故倣而為之况一幸魂堂何害於義仁宗即位追尊為文敬王太后十八年四月加諡慈靖

宋高宗皇帝本八十八

文貞王后宗室展韓侯愉之女選入宮王薨出居永貞宮仁宗七年封貴妃十六年薨王避正殿素服三日百官亦素服三日諡文貞王后淑妃崔氏參政湯之女選入宮號長信宮主仁宗七年封淑妃二十二年贈其父湯守司空尚書右僕射參知政事明宗十四年卒仁宗廢妃李氏朝鮮國公資謙第三女資謙恐他姓為妃權寵有所分強請納之仁宗不得已納之冊為延德宮主資謙敗諫官累疏

言宮主於上為從母不可以配極王乃出之
雖以資謙故出恩優渥十七年卒

廢妃李氏資謙第四女資謙圖不軌置毒餅
中以進妃嘗白玉以餅投為烏斃又送毒藥
令妃進子玉妃捧碗陽蹶而覆之資謙敗亦
以謙書書廢主念覆碗之功賜田宅奴婢恩
眷甚厚毅明二王亦事之謹明宗二十五年
李葬以后禮

唐太后任氏中書令元厚之女門下侍中

事瑋之外孫妃誕夕瑋夢有黃大旗豎於其

第中門旗尾懸紫於宣慶殿鵠尾妃生瑋奇
愛之曰此女後當遊宣慶殿及昇平章事金
仁揆子之孝聘之婚夕之孝至門妃暴疾幾
死乃謝遣卜人占病曰勿憂此女貴不可言
必為國母時李資謙已納兩女子王聞其言
惡之即奏貶元厚為開城府使歲餘府倖夢
太守廳事椽椽作大寶黃龍從寶而出詣
朝倖具朝服詣元厚具陳其夢以賀曰使君

家必有異慶公其識之仁宗嘗夢得花子五
升黃藥三升以語拓俊京俊京對曰荏者任
也納任姓后妃之兆也其數五者誕五子之
瑞也黃者皇也與皇王之皇同葵者揆也與
道揆之揆同所謂黃藥者皇王執道揆御邦
家之瑞也其數三者五子之中三子御國之
兆也王既出資謙二女四年選入宮號延德
宮主五年生毅宗王遣使下詔曰汝任氏起
自德門入司陰教受徽戒相成之道無險陂

私謁之心得純震之長男協斯干之吉夢

勅邇臣式將好賜賜銀器彩段布穀鞍馬七
年冊為王妃詔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華
獨由已德之茂蓋亦有內助之賢朕叨承景
命嗣守丕基王假有家重人倫之大義夫作
之合宜君子之好俟咨爾任氏夙以婦才起
於德閭動必由於禮節居不忘於女功自初
作嬪爰得有子豈特宦家之好實增邦國之
休是用舉以典章加之位號今遣其官某持

節冊命爲王妃於戲儉約可以保厥身肅恭
可以共其職當體朕意永孚于休八年生大
寧侯璟王又遣使下詔曰汝以覲天之資居
儷極之貴樂關雎之窈窕服卷耳之勤勞乃
符帶韜之祥載見弄璋之慶歎嘉無已恩禮
當優仍賜禮物九年生明宗王又遣使下詔
曰茲爾任氏典予內職正位中宮震索得男
既主其器螽斯多子亦由爾賢謂茲羆熊之
祥協彼燕媒之后宜膺寵數永保洪休十六

高昌史卷八十八 二十九

年妃母李氏卒王素服避正殿百官素服
衣三日贈李氏辰韓國大夫人后生毅宗及
大寧侯璟明宗元敬國師冲曠神宗承慶德
寧昌樂永和四宮主毅宗即位尊爲王太后
殿曰厚德立府曰善慶置官屬初后嬖次子
欲立爲太子以故王怨之一日侍坐語侵后
跣下殿仰天而誓忽雷兩大震電光入座王
驚懼俛入太后衣下俄而震殿柱王悔悟遂
爲母子如初明宗十二年冲曠死王恐后怨

痛不自居數月后聞之意諸將害之憤恚得
氣攻鬲病時神宗封平諒公亦患瘳久不入
覲后疑神宗與曠同禍王命腰輿入謁后且
喜且泣曰吾以爲死不意復見爾面平諒公
曰母后之疾勞心致然請張樂悅解於是奏
管絃王與平諒公上壽爲樂氣少下未幾復
篤薨壽七十五葬純陵上謚恭睿太后明年
金遣使來祭其文曰惟靈早自慶闕來嬪
藩始以婦道相其夫終以母慈保厥子逮

高昌史卷八十八 三十

榮養良可哀憐宜加賻贈之恩仍致酒穀之
奠貞魂如在寵數其歆

宣平王后金氏兵部尚書璿之女仁宗五年
納爲次妃毅宗尊爲王太妃延壽宮主明宗
九年卒謚宣平王后

毅宗莊敬王后金氏宗室江陵公溫之女毅
宗爲太子時納爲妃仁宗遣使下詔仍賜禮
物毅宗即位封爲興德宮主生孝靈太子所
敬德安貞和順三宮主高宗四十年十月加

謚惠賢

莊宣王后崔氏恭知政事端之女

明宗光靖太后金氏江陵公溫之女封義節

王后生康宗延禧壽安二宮主薨康宗立追

冊為光靖太后冊曰貴以子春秋之成式謚

知行戴禮之格言欲伸永慕之懷須舉追尊

之典恭惟我聖母姿凝偃月慶洽玄雲妙齡

作配於先皇婦道正儀於中饋謂當眉壽以

長生坐膺至理乃乘莽渺而奄棄已積流年

卷八十八 三十一

而臣今居莫大之崇高實本難名之鞠育雖

殫九州之富而無以致養唯極天下之美而

庶幾薦名謹遣某官某奉玉冊追尊為太后

謚曰光靖俯納丕稱曲垂陰援高宗四十年

十月加謚恭平

神宗宣靖太后金氏江陵公溫之女神宗為

平諒公納之及即位立為元妃三年封為宮

主冊曰朕聞自古有國有家立政立事非獨

咨謀於外輔亦先求助於中閤咨爾金氏星

變分精銀潢聯派貞明之性本自天成柔靜

之儀不煩姆訓動而中節於環佩居則專精

於組紃繫朕躬之在藩以淑質而作配早協

坤貞之吉不顯其光果符震長之尊則篤其

慶豈獨室家之正始實惟杜稷之延休共潛

光於二十年聿修婦道今踐祚於九五位盡

贊皇猷今遣使某官某持節冊命為宮主於

戲能以儉約率其身克紹關雎之化亦以法

度供其職遠頒彤管之風祗服訓辭永膺天

卷八十八 三十二

祿后生熙宗及襄陽公恕孝懷公主敬寧宮

主熙宗立尊為王太后府號慶興殿號長秋

俄改府號為膺慶殿號為綏福后自幼勤女

功當忠獻廢立之際備嘗艱難謹慎自守高

宗九年薨王哀悼命有司以禮葬于真陵上

謚宣靖太后高宗四十年十月加信獻

熙宗成平王后任氏宗室寧仁侯楨之女諱

稱任氏熙宗七年封為咸平宮主冊曰朕聞

易贊坤元所以配乾剛之道詩稱后德所以

明王化之基故塗山通而夏竦與大任輔而
周室盛蓋賴內助之妻以臻外理之功有在
前書貽為後範朕祗承景命續守宏圖理國
先家所重人倫之本自天作合豈無君子之
速咨爾元妃任氏夔宿分輝天潢毓粹夙著
肅雍之德而無險詖之心朕初在藩乃為嘉
耦比登大寶益贊洪猷允協斯干之吉夢長
發其祥果符純震之得男克昌厥後豈特室
家之慶實惟邦國之光既婦德之若斯宜恩

高宗皇帝八十八 三十三

章之特厚肆頒爵號俾正宮庭今遣某官某
持節備禮冊命爾為王妃咸平宮主於戲朝
勤儉以保身循法度以供祀宜思厭服罔或
不祗后生昌原公社始寧侯韓慶原公祥大
禪師鏡智冲明國師覺膺安惠太后永昌德
昌嘉順貞禧四宮主高宗三十四年薨葬紹
陵上謚成平王后冊曰功崇則禮優德盛則
謚重爰稽古典式薦鴻休伏惟大行王后宗
室之英王姬之女聖皇知其有相繼養復宣

上皇納以為妃傳事中書為生邦嬪升配朕
躬夢幻倏然縱有千秋之痛子孫事我已傳
萬葉之傳凡此嬪功職由母訓何上壽未滿
即大期奄臻冥冥難可憑漢漢不可問但於
疇昔歷諸險難恐積心勞因以疾化使洒無
從之泣追揚不朽之芬謹遣某官某奉冊上
謚曰成平王后惟冀上靈俯膺嘉冊四十年
十月加貞章

高宗皇帝八十八 三十四

康宗思平王后李氏義方之女康宗為太子

義方納之生壽寧宮主義方誅見黜

元德太后柳氏宗室信安侯城之女生高宗
康宗元年冊為延德宮主詔曰為君克艱
內尤劇大舜之化天下也蓋賴娥皇之殫
王季之肇邦基也亦因擊仲之思齊顧予天
匹之賢明有古后妃之輔弼盍加顯冊以答
潛功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禮冊命爾為王妃
延德宮主兼賜印綬衣謝金銀器匹段布
奴婢鞍馬冊曰后妃之德王化所基周文

渭水以立嬪本之盛然夏禹娶塗山而作匹
曆數退昌宜用前規特舉彝典咨爾王妃柳
氏天生淑質玉潤奇姿內無險陂之心外有
柔嘉之行感赤龍之入寢誕得元良翫黃鳥
之集林廣施仁惠顧陰功之既著合徽號之
優加茲擇惠時載頒什冊令遣某官某持節
備禮冊命爾為王妃延德宮主於戲能循厥
度淑慎其身高宗二十六年薨葬坤陵上謚
元德太后四十年十月加貞康

高宗安惠太后柳氏

高宗安惠太后柳氏熙宗之女熙宗七年冊
為承福宮主高宗五年納為妃生元宗安慶
公涇壽興宮主十九年薨百官玄冠素服三
日上謚安惠元宗元年追尊為王太后忠宣
王二年元武宗降制曰崇德報功法舉追榮
之典分邦列爵恩頒及內之章酬我舊勲同
茲顯號高麗國王王璋曾祖母柳氏傳芳令
族作配高門屬皇祚之興隆偕名藩而臣附
明賢所化貞信無頗傳子至孫極富與貴三

韓保國位同異姓之侯王五等疏封名臣
君之宗室聿新殊渥庸慰淑靈可追封高麗
王妃

元宗順敬太后金氏慶州人莊翼公若先之
女封為敬穆賢妃高宗二十二年元宗為太
子納為妃生忠烈王而薨元宗三年追封為
靜順王后忠烈王即位追尊順敬太后忠宣
王二年元武宗降制曰昭令德于前人爵以
隆于三世受介福于王母恩特侈于再傳高

麗國王王璋

麗國王王璋祖母金氏淑慎其儀柔嘉維則
東藩作儷北闕聯姻不墜舊主功有武公之
父子親承盟饋禮如王氏之舅姑一則羣風
夜之勤一則示閨門之肅嗣為貴壻况有賢
孫諄襲請疏之來聞赫奕徽纘之並舉鳳綈
鸞檢翟茀魚軒於戲重莫重於傳家有懿舍
飴之訓榮莫榮乎錫號往歆加祿之章可追
封高麗王妃

慶昌宮主柳氏宗室新安公佺之女號慶昌

高麗史八十九
宮主元宗元年冊為王后生始陽侯珪順安
公悰慶安咸寧二宮主王欲封忠烈為太子
后譖於王曰太孫聞殿下東還稍無喜色且
儲副繼體者也豈可立權臣之錫乎王頗信
之金俊力諫疑乃釋忠烈王三年誣坐呪詛
廢為庶人

列傳卷第一

高麗史八十九

列傳卷第二

高麗史八十九

教條

后妃二

忠烈王齊國大長公主名忽都魯揭里迷失
元世祖皇帝之女母曰阿速真可敦元宗十
五年忠烈以世子在元尚公主元宗薨王嗣
位東還遣樞密院副使奇蘊逆公主于元王
幸西北面迎之又今妃嬪諸宮主及宰樞夫

高麗史八十九

一

人出迎宰樞百官迎于國清寺門前王與公
主同輦入京父老相慶曰不圖百年鋒鏑之
餘復見大平之期時帝令脫忽送公主脫忽
先至張穹廬校以白羊膏明年正月冊為元
成公主百官皆賀宮曰敬成殿曰元成府曰
膺善置官屬以安東京山府為湯沐邑九月
生元子于離宮是為忠宣王諸王百官皆賀
公主從者在門凡入者悉褫其衣謂之設比
兒貞和宮主宴賀生男官人小尼者布席于

東廂王曰不如正寢小尼不告公主就正寢置平牀爲公主坐式篤兒曰平床之坐欲使同於宮主也公主大怒遽令移席西廂蓋以西廂舊有高榻也及宮主行酒王顧見公主公主曰何白眼視我耶豈以宮主跪於我乎遂命罷宴下殿大哭曰將往吾兒處遂促簾式篤兒將進輦王杖走之公主乳母曰主君出老婢必死于此手搯其吭視將自絕公主乃止時王遣式篤兒如元請朝式篤兒將行

卷八十九

二

謂大將軍印公秀曰公主使我奏宮主事若奏之必不利於國如何則可公秀曰伉儷之閒妬媚之言何足上聞君既奏之脫公主後悔將何及已式篤兒然之二年公主以安平公女許嫁忻都子王欲不許公主邀慶昌宮主及安平公妃今與忻都妻面約婚宮主安平公之姨也有吐蕃僧自元來自言帝師遣我爲公主國王祈福宰樞備旗蓋出迎閭巷皆焚香其僧食肉飲酒常言佛法不思酒肉

唯不遇女色無何潛宿倡家又請設曼陀羅道場令備金帛鞍馬雖華以朽爲人長三尺置壇中又以朽作小兒及燈塔各百八列置其傍吹螺擊鼓凡四日僧戴花冠手執一箭繫皂布其端周回踴躍車載朽人令旗者二甲者四弓矢者三十曳奔城門外公主施錢甚厚其伎事之訴曰僧非帝師所遣其佛事亦偽也公主詰之皆伏遂黜金郊外公主取興王寺黃金塔入內其裝嚴多爲忽刺歹三

卷八十九

三

哥等所竊公主將毀用之王禁之不得但厚泣而已後王與公主如興王寺僧乞還金塔公主不許又令忽刺歹樞大府寺銀入內郎將王涓宗室驍屬也廣平公譔奪其奴婢涓塔密遣金帛款而得之後征倭溺死譔獻其奴婢于公主公主召老奴問其奴婢與譔奴婢連婚接後者幾三百人公主并取之譔扣顯宮門請還之不許有一尼獻白苧布細如蟬翼雜以花紋公主以示市商皆云前所未

龍也。尼何從得此？對曰：「吾有一婢，能織之。」公主曰：「以婢遺我，如何？」尼愕然，不得已，納焉。公主嘗以松子入參，送江南，獲利後，分遣宦官求之，雖不產之地，無不徵納，民甚苦之。三年，以將入朝，預設燃燈，公主先出，閱樂於彩棚前。王將如奉恩寺，宰樞不及，王怒，因僉議府吏既而令右承旨薛公儉語宰樞曰：「公主請我，夙駕而卿等後至，恐公主責我。」且因府吏卿等母以我為躁也。是年夏，以公主生

高麗史卷八十九

甲

女設滿月宴，俄而母計音至，以才免身，秘之。後五日，乃告公主，痛哭，食肉如舊。翼日，達魯花赤設收淚宴，王疾革，宰樞請公主停營，繼鴈鵠，又請曰：「凡可以禳禳者，無不盡心。」唯興王寺金塔在宮中，願還之。公主皆許之。王聞之大喜，令承旨李尊庇還其塔于興王寺。王將移御天壽寺，王先至山下，公主繼至，以陪從少怒而還。王不得已，亦還公主，以杖迎擊之。王投帽其前，遂怒刺之，罵曰：「此皆汝曹

所為，予必罪汝。」公主怒，稍弛至天壽寺，又以王不待而先入，且詬且擊，欲上馬往竹坂宮。文昌格謂薛公儉曰：「辱豈有大於此者乎？」公主嘗請工匠于元至，是木匠提領盧仁秀使三哥告公主曰：「宮室之役，此罷盡歸我乎？」公主大怒，詰宰樞曰：「我只罷役徒，奈何亦遣工匠乎？」宰樞曰：「罷役是日，官之言臣等何知？」公王益怒曰：「豈蔑視我耶？」必懲一宰樞以警其餘。宰樞難其對，李樞曰：「向者臣等以王疾篤，

高麗史卷八十九

王

請罷役修省，幸而見聽，工匠妄謂役罷，辭去耳。今召而復作，亦未晚也。」公主意解，既而日官又曰：「請勿構三層閣，不聽發諸道役夫，督之愈急。」四年，公主生男，群臣宴賀，夏王及公主如元嘉林縣人告達魯花赤曰：「縣之村落分屬元成殿及貞和院將軍房，忽赤巡軍唯金所一村在今鷹坊迷刺里，又奪而有之，我等何以獨供賦役？」達魯花赤曰：「非獨汝縣若此者多矣。」將使巡警諸道，以覈其弊。請王遣

人皆往宰樞令李之氏曰王曰達魯花赤使人巡審諸道得其實以報朝廷非細事也乞收王旨與官旨籍民歸本役王從之公主不肯乃止王及公主到京師謁帝帝宴慰之王率群臣入自東南隅立庭中公主張小紅傘率求寧公王摠管夫人及諸姬媵入自東北隅獻金銀器皿綢帶布拜訖由東西上殿求寧公及從臣元傳李汾禧朴恒宋玠廉允紹德之玠以下坐東偏軍僚皆與焉公主以世子及小女王謁皇后獻銀十錠綢帶布二十匹后見世子愛之賜酒庖刀子公主又抱世子見于太子妃妃名之曰益智禮普化皇后賜公主彩段一車及東還公主請王欲令入京日兩殿牽龍著金花帽宰樞文武百官以禮服迎謁王遣李摠管印公秀以謂不可請用時服從之只今牽龍巡檢白甲指諭都將校樂官禮服迎駕王與公主入京百官致仕宰樞及三品諸官院副使班迎于郊及宮

義門王與公主同肇國學七管諸徒東西學堂諸生進歌謠五年王在元公主出內府樂器命伶官奏樂竟日鷹坊總肅三番連日設宴又結層棚于宮中燭子燈且令伶人奏樂達曙又禿哥押生虎至公主登圓亭觀之六年帝流皇子愛牙赤于大青島公主迎于城外遂張樂宴于館從者止之曰皇子以帝命之敗所豈可耽樂遂罷九月以世子生辰置宴新殿時東征事急除女樂雜戲但奏漢樂

古史卷八十九 七

群臣各以贊見世子奉觴舞王與公主歡甚序元使也速達于金議宰相下崔仁壽子上將軍下也速達謂盧英曰吾與崔知事一也何今坐下也公主聞之曰仁壽家漢耶高耶耶坐上將軍之下足矣也速達慙七年皇府計奇至公主將奔喪科飲銀幣布又選良家處女以行至麟州帝勅遣國乃遣八年王與公主敗于忠清道渡臨津公主怒責王曰遊敗非急務何為引我至此王無以對次安南

貴...此...王遠來又謂王
曰惟遊田是務奈國事何王憤憤露坐於外
王火微民有焚禾者償其直公主謂趙仁規
曰民之病已不可言虐從者亦勞矣盍歸乎
遂還十一年王以內僚上將軍金子廷爲東
京副使公主謂王曰子聞東京是王之母鄉
然乎王曰然公主曰家奴爲邑宰可乎南班
人得居中外重任始自何代王曰自元廟始
公主曰王眞元王之子也王有慚色王留意
音律嘗使內豎與伶人鼓樂公主遣人告王
曰以絲竹而理國家非所聞也遂罷之十三
年公主將入覲命選良家子女使忽赤搜索
人家雖無女者亦驚擾怨泣聲徧閭巷遂選
西原侯瑛大將軍金之瑞侍郎郭蕃別將李
德守女又遣中郎鄭允蒼子江華搜奪民家
所藏白金五十斤乃與世子如元次溫泉世
子有不豫色忽刺歹問其故曰吾將娉西原
侯女今在選中以故不悅忽刺歹以告公主

即遣其女公主至西京聞賊起咸平府遣梗
遂還有告中郎將金仲卿以美女獻王者公
主遂囚仲卿巡馬所初世祖以亡宋醫鍊德
新賜王德新能合助陽丸得幸於王及公主
伍允亨嘗痛憤以爲此藥不宜胎產使三韓
支胤不蕃者必此人也公主連歲有身及王
得德新藥更不妊娠十七年元將薛闡于平
哈丹謁公主獻所俘男女五十良馬五匹王
與公主置宴慰之公主坐當中那蠻石坐其
右王坐其左都歡大王阿石駙馬河西國王
重慶郡王薛闡于闐梨帖木兒塔出等皆以
次坐翼日亦如之十九年王與公主如元次
金郊王怒供億稽緩杖西海按廉使庾瑞至
鳳州瑞享王溫言慰之公主曰前日金郊則
受譴今日鳳陽則取悅所進膳羞盡是民膏
還駕時勿以歛民取悅爲事二十年世祖崩
成宗即位冊公主曰朕嗣有令緒時庸展親
睦先朝帝女之賢視今日宗藩之貴雖揚煥

號周率章登降高麗國王公主忽都魯揭
 里迷失毓秀天潢承徽宸極孝恭有則早開
 壺範之慈警戒無違特借公宮之重正嬪儀
 於貳館敦王化於三韓車服不係其夫義方
 以教其子既優既渥是惟茅土之分來歸來
 寧與親邦國之慶因廷臣之建議即邑國以
 疏封予以錫丹闡紫禁之恩予以彰赤罰駢
 車之寵於戲周王姬為婦道之準以成其肅
 雍唐漢陽以皇姑之尊深戒乎驕侈罔俾前
 代得專令名可封安平公主二十二年王與
 公主如元明年晉王將之國帝幸其邸餞之
 王與公主侍宴酒酣公主歌王起舞舞是年五
 月還國時壽寧宮芍藥盛開公主命折一枝
 把玩良久感泣尋得疾薨于賢聖寺壽三十
 九遣副知密直元卿如元告喪元遣火魯忽
 孫來弔喪皇太后賜賻又轉藏經追福公主
 嘗入朝親命畫工寫真至是來自元安于仁
 和殿九月葬高陵謚莊穆仁明王后二十四

年晉王遣使致聘高麗王亦遣使歸聘是年
 忠宣王受禪追尊為仁明太后二年武宗降
 制曰三韓為國五季已主雖居東海之濱實
 事南面之奉由其先有功於太祖許帝室以
 連姻故李女鍾愛於世皇即公宮而命聘方
 獲青軒之枕李俄晞白露於蕪陵永懷懿親
 用隆恤典高麗王璋妣皇姑安平公主高麗
 王妃發祥坤掖分派天潢以舜妃癸比之宵
 明為古公亶父之姜女善於婉德車服不矜
 其夫家樂有娠賢茅土已續其父服可謂金
 妻道之終始苟不因湯沐之安平原遠大封
 曷彰尊屬於戲自他邦而北關最道路之五
 千移近甸於東秦盡山河之十二明靈可作
 殊報是承可追封皇姑齊國大長公主高麗
 國王妃
 貞信府三宗室始安公縯之女忠烈即位冊
 為貞和宮主二年有人投匿名書于達魯花
 赤石抹天衢館又呼於道曰有衣則衣有食

則食勿為他人所得明日遣使持赤以告玉
及齊國公主其書曰貞和宮主失寵使女巫
呪詛公主公主遣忽刺五三哥車占歹等因
宮主于螺匠家封其府庫賴柳敬力辦得釋
宮主自公主釐降恒居別宮與王絕不相通
公主薨忠宣受內禪奉迎王及宮主上壽宮
主生江陽公滋靜寧明順兩院妃忠肅六年
卒

淑昌院妃金氏尉衛尹致仕良鑑之女有姿

西華集卷八十九

十三

色嘗嫁進士崔文早嘗國公主薨忠宣為
世子疾幸姬無比專寵斬之欲慰解忠烈意
以金氏納之後封淑昌院妃忠烈薨忠宣嘗
殯殿遂幸妃兄金文衍家與妃相對時人
始訝之後十餘日移御文衍家蒸焉未幾進
封淑妃妃日夜百態嫉媚王惑之不親忠
遂命停八關會元皇太后遣使賜妃歸姑
姑蒙古婦人冠名時王有寵於皇太后故
之妃戴姑姑宴元使宰福以卡用替賀妃嘗

以四月八日張燈後園設火山具絃管以自
娛其黃簾繡幕皆供御之物觀者如市三日
乃罷妃嘗居母憂邀宴宰樞又如銀字院設
法會宰樞亦與焉時王在元妃或宴元使或
遊拊淵或如寺院飯僧出入無度車服衣仗
與公主無異

忠宣王薊國大長公主寶塔寶隣元晉王甘
麻刺之女忠烈二十二生忠宣以世子在元
尚主二十四年公主自元來帝使太子阿木

西華集卷八十九

十三

罕丞相雍吉刺歹護行忠烈幸金輝百官
迎儀仗妓樂如迎王禮是年忠宣薨葬號公
主宮曰中和府曰崇徽置官僚公主妬趙嬪
專寵作畏吾兒字書付隨從閹闥不花聞
歹二人如元達于皇太后畏吾兒古回鶻也
元古無字八思巴始制蒙古字然往來書多
用畏吾兒字其書云趙妃詛呪公主使王不
愛王使朴景亮問二人書中事二人不應反
歐之王懼白忠烈忠烈幸公主所慰安之又

以行簪都成器金繡玄宗柱張祐等家產人
口賜閹閹不花閹閹少章吉徹里等又以繡
妻賜閹閹不花欲解公主怒公主猶遣閹閹
不花閹閹少與大將軍金精兵提主等如元
告之頃之有人貼匿名書於宮門云趙仁規
妻事神巫呪詛使王不愛公主而愛其女公
主下仁規及其妻子獄又因仁規于瑞璉珞
女婿朴義盧顯秀等及妻又遣徹里如元告
貼於事貼榜者乃司宰注疏彦周也上洛

伯金方慶等請致仕宰相詣公主乞留徹里
不從王又使人請之亦不聽閹閹不花等與
太后使者還自元以帝命因崔冲紹及將軍
趙溫于巡馬所又因趙妃元又遣使來鞠仁
規凡乘傳者百餘遂以仁規如元又鞠仁規
妻極慘酷妻不勝苦誣服元又遣使執趙妃
及宦者李溫以歸太后遣番僧五人道士二
人來赦公主呪詛又遣洪君祥享王欲使王
與公主合懽人謂王自尚主以來有缺夫婦

之道然嬪妻或進御有身故致妬忌之釁是
年忠烈復位王與公主如元二十七年忠烈
遣都僉議司使閹闥表請改嫁公主堂不敢
進而還語在世家三十二年王惟紹等譖于
皇后欲以瑞興侯璘改尚公主璘貌美忠烈
使之松服數往來以觀公主公主素不謹每
與內僚諸人亂王益不屑故遂屬意於璘語
在惟紹傳王復位二年元封爲韓國長公主
五年與王還國王使順妃淑妃迎于金殿驛

觀用幣宰樞亦如之僧徒亦迎拜獻幣公主
所乘車二兩飾以金銀錦絳後車五十兩載
帳有大小大者可載十四車金瓮一鍾二大
鍾子六只里麻鍾子字藥只鍾子及盞兒各
十銀札思麻十四番瓶二大鍾子只里麻鍾
子各十字藥只鍾子十四察刺盞兒察渾盞
兒各六灌子二猪鬃鬚子及胡蘆各一搥金
四十錠二十九兩銀六十八錠三十四兩諸
器名皆蒙古語也車服斷送之盛前世所未

有惠肅二年公主如元帝遣院使閻闔等
 迎之忠宣時在元請迎于道帝許之乃至薊
 州之南迎之公主在元尋不豫太后遣院使
 唐古歹問疾仍令侍疾未幾薨奉柩東還帝
 命中書省御史臺百官奠于道明年喪至自
 元百官玄冠素服迎于郊殯永安宮葬以禮
 惠肅四年元追封薊國大長公主
 懿妃也速真蒙古女生世子鑑忠肅王忠肅
 三年薨于元還葬于國追贈懿妃
 靜妃宗室西原侯瑛之女忠穆元年薨追贈
 靜妃
 順和院妃洪氏南陽人府院君奎之女
 趙妃祥原郡人平壤君仁規之女忠烈王十
 八年忠宣為世子納以為妃二十四年韓國
 公主妬妃專寵譖于元語在薊國公主傳
 順妃許氏孔巖縣人中贊珙之女嘗嫁平陽
 公眩生三男四女眩死忠烈王三十四年忠
 宣納之及即位冊為順妃後淑妃得幸順妃

之女入侍皇太子謀辱淑妃白太子令淑妃
 赴都中郎將尹吉甫以擊毬得出入東宮故
 請於太子止建後元遣使賜妃姑姑百僚宴
 妃弟用幣以賀妃與淑妃不平至是王令淑
 妃往賀終宴之間二妃五出更衣以服飾相
 高忠肅後四年卒元遣完者來會葬
 忠肅王濮國長公主亦憐真八刺元營王也
 先帖木兒之女忠肅三年王在元娶之是年
 冬與王來六年薨殯于延慶宮追贈靖和公
 主遣元尹任子松如元告計郎將李麟告計
 于營王營王遣使來弔喪皇太后亦遣中使
 於仇不花來弔七年葬明年元中書省遣宣
 使李常志來因公主宮女胡刺赤女子及襄
 人韓萬福問公主薨故萬福云去年八月王
 親御德妃於延慶宮公主妬被王歐鼻衄又
 於九月王如妙蓮寺歐公主於仇夫介等救
 之常志還執胡刺赤女子及萬福等以歸白
 元恒朴孝脩等上書中書省辨萬福誣告是

年冬奉安公主真于順天寺忠惠四年元追封漢國長公主

曹國長公主金重元順宗子魏王阿木哥之女忠肅十一年王在元娶之明年與王來從王幸漠陽龍山生子是為龍山元子未幾公主薨于行宮年十八元遣左司郎脫必歹來致奠忠惠四年元追封曹國長公主

慶華公主伯顏忽都蒙古女王在元娶之後二年與王來五年開府曰慶華置官屬王薨

忠惠再宴公主于永安宮公主亦邀忠惠宴

及酒罷忠惠佯醉不出幕入公主卧内公主驚起忠惠使宋明理輩扶之使不動且發其口遂蒸焉翌日公主恥之欲還于元使買馬忠惠命李儼尹繼宗等禁馬市不得賣馬元使頗驕等來進御酒于公主執忠惠以歸公主内贊成事鄭天起于征東省仍命金之議擅征東省金資提調都會議使司忠惠五年薨葬以禮葬忠惠十六年元贈謚肅恭徽寧公

主

明德太后洪氏南陽人府院君奎之女生而聰慧端恪王即位選入官冊為德妃動遵禮法王甚重之二年生子植百官賀是為忠惠王又生恭愍王後忠肅尚元橫國長公主以公主妬忌后出居定安公第王數夜幸之尹碩孫奇等密白王移御定安公第遷后於隣家以便往來有女巫以妖言出入后宮頗見信愛后尋知妖妄籍其財產令左右榜殺之

忠惠既即位忠肅肅聽鄭萬吉姜融金元韓議

間還勒后歸田里不許母子相見元執忠惠以歸宰相李后以慰之后引見政丞兼河中曰卿為首相見君之惡何不匡救以至於此其阿諛順旨不一諫者後欲固其權位也今王被執而去卿曾不遣一介齋問起居醜然無恥今雖具酒食乎何意下咽泣而却之初立府曰德慶及恭愍即位改號文唐等為大妃元年王欲躬稼大室刻書宴事妻保以陰

臣等言今年不可親祀都堂責之曰祀大
事何沮之有姦臣告于后后固止之十年
王以紅賊逼京奉后南狩十五年德寧公主
李后子文肅府時年眈方得幸勢甚熾從王
入見后不賜坐眈趨出王曰僉議國之柱石
何不賜坐后正色曰吾未亡人安敢與外僧
共坐王默然眈銜之讒聞百計十七年侍中
柳濯以諫馬巖役繫獄后使人諭王釋之王
不聽十八年夏旱王謁后語及旱灾后曰王
知天之所以旱耶去年不雨百姓餓死今又
大旱民不聊生王孰與爲君奈何妻政臣下
多殺有功無罪之人大興土木以傷和氣乎
王爲元子時百姓屬望惟恐王不爲君怨惠
惠無道我亦以爲然忠惠時歲屢豐而殺人
少今何反不及耶且王年非幼何假國柄他
人乎因泣下王有不豫色曰母后何彰子
之過若是歟多殺人非臣之罪但禁亂臣耳
自是王怨后眈之讒聞亦行孝遂衰十九年

太祖高皇帝遣尚寶司丞倪斯來錫王命又
賜后段線羅紗王構佛宇上樑歷死者二十
六人肢體異處不可忍視后聞之請罷役不
聽二十年眈伏誅王以濯爲眈黨將殺之后
使人請赦王怒縛使者繫獄王又關定省及
后有疾乃往省之二十一年正月王上尊號
赦二罪以下冊曰王化之本莫先於孝人子
之職宜顯其親况聖善之有恩盡封崇之以
禮恭惟王大妃夙傳家業克著母儀貞靜本
乎天資柔順形於日用配先考專治于內整
戒無違保小子式至于今劬勞罔極年垂八
秩位冠東閣以言其德則宗社之所由安以
言其功則臣民之所共賴持蠶抱管雖未足
以形容檢玉泥金庶小伸於愛敬考本朝之
舊典遵歷代之通規謹率百官奉金寶玉冊
上尊號曰崇敬王太后茂對鴻名誕膺鉅慶
躋于萬壽祚我三韓改文肅府爲崇敬其年
夏旱后使人告王曰天之以旱由人罔召率

耽黨人妻妾沒爲官婢者可令放之婦人何與焉王從之惟耽妻妾不赦二十二年王欲以幸耦爲嗣請就學命成均直講李崇仁授書后不欲托辭曰兒尚幼稍長就學未爲晚王曰臣今數窮當死今不立嗣杜援誰托且影殿之役誰繼吾志后曰影殿壯麗天下罕比勞民傷財莫甚焉水旱災變靡不由此宜罷其役又曰人臣出從王事入治家產而金與慶等諸子弟日夜在內不得歸家豈不悞

王王嘗偏信賊耽不聽予言幾至誤國今又若爾何耶宜令子弟輪番宿衛且萬機至煩宵旰勤政猶懼不及今王日中而起軍國之務豈無稽滯王宜夙興夜寐親聽國政以孝老母王不悅欲辭去后再三言之王對曰謹從命又問何不御妃嬪王曰無如公主者因泣下后笑曰一死理之常王亦終不免矣何勸之甚也恐爲人笑慎勿復然后數對王言通夫王不悅官人宦官相戒毋得言王過矣

於后后亦知其然及聞王殺忠惠王孽子釋器伴不知乃曰昨夢見死屍心不平今膳夫備素膳以進二十三年九月甲辰王見執后欲擇立宗室侍中李仁任率百官立禍三年倭寇江華恣殺虜后遣楊伯顏言於都堂曰倭賊肆暴屠害生民不可坐視今倭僧良秀等奉使而來可遣說賊曰汝亦人耳何殘虐之甚也汝欲金銀粟帛則我何惜焉雖土地亦當與之無使殺人爲也以此開曉之如何

侍中慶千興曰是示弱也乃止五年禍亂張氏有罪百官請下獄禍使人問於后曰亦有出乳母者乎后曰豈可以古今有無論但因時制宜耳百官固請禍不聽后曰豈可使一女之故令舉國缺望召張氏趣下獄張氏在禍前不出后怒命輦欲幸別宮禍由是竟出張氏六年春正月戊戌薨壽八十三前夕執禍手曰我國傳世之久將五百年大抵人君率不聽臣僚言願王鑒大機決大事

咨侍中慶復與李仁任判三司崔瑩及諸相
慎勿徑情直行又君舉必書不可數出遊觀
二月葬今陵謚曰恭元恭讓王三年禮曹讀
曰忠肅王妃洪氏乃忠惠王恭愍王之母后
忠惠王妃尹氏乃忠定王之母后以正統肅
王有後之妃迄今不祀實為闕典乞二妃展
祭及真殿祭悉倣近代先后禮從之
壽妃權氏福州人左常侍衡之女初嫁密直
商議金信子衡以全家不肖欲離之而未果

忠肅後四年托內旨絕婚遂納于玉冊
妃忠肅薨忠惠蒸焉後元年卒

忠惠王德寧公主亦憐眞班元鎮西武靖王
焦八之女忠肅十七年忠惠在元尚公主生
忠穆王長寧翁主公主嘗請乾洞杜主於慶
天寺受戒忠惠薨忠穆幼冲即位公主方盛
年居中養伶與慶允忠出入得幸有人讎伶
罪惡貼匿名狀于版圖門公王召諸宰相曰
自今輩伶勿復近侍後伶猶在公主宮中

事忠穆不豫公主徙居密直副使安牧第庶
務皆取決王薨公主命德城府院君奇轍政
丞王煦攝行征東省事忠定時公主頗與政
王不能沮二年如元恭愍三年還王以主屬
為嫂事之甚謹供奉視三殿十六年元封貞
順淑儀公主卒禍元年薨葬頃陵三年附神
孝寺忠惠王眞殿恭讓王二年附大廟
禧妃尹氏坡平縣人贊成事繼宗之女生忠
定王忠定元年立府曰敬順置丞注簿各一

高麗書卷八十九 二十五

舍人二忠定遜于江華供膳不充往來又絕
憂愁號泣妃請恭愍往見之留數日還卒禍
六年薨恭讓三年禮官建白妃之忌祭及眞
殿祭悉倣近代先后從之

和妃洪氏評理鐸之女鐸為慶尚道鎮邊使
王聞其女有姿色賜鐸衣酒後三年未納而
冊為和妃置于寧臣尹忱第以便往來然臨
幸數日而寵絕

銀川翁主林氏商人信之女丹陽大君之婢

也實沙器爲業王見而幸之有寵三年王將
納和妃林氏妬之乃封爲銀川翁主以慰其
意時稱沙器翁主王起三峴新宮其制度不
類主居庫屋百間實穀帛廊廡置綵女有二
女被選當入泣下王怒以鐵椎擊殺之又多
置碓磴皆翁主意也王好熱藥諸妃嬪皆不
能當御唯翁主得幸生釋器開福宴奪市人
帛爲幣王被執如元高龍普等封內帑翁主
泣曰王只著禮服不服重裘今寒甚願獻王

裘龍普許之龍普又放翁主等宮人百二十
六人

恭愍王微懿魯國大長公主寶塔失里元宗
室魏王之女王在元親迎于北庭元封承懿
公主王即位與之東還置府曰肅雍元年王
欲躬裸大室公主勅王侍臣曰若等侍王詣
大廟則吾必罪之由是王不得行五年王幸
奉恩寺聽僧普虛說法公主從太后繼至侍
女僧徒雜還無別王又邀普虛于內殿公主

太后喜泣下霑襟親侑茶果公主施琉璃盤
瑪瑙匙等物八年宰相白公主曰王即位九
年未有太子願選良家女充後宮公主許之
乃納李齊賢女爲妃寔非王意公主復悔之
不進膳於是閹豎女謁讒謗百端公主遂有
妬志十年避紅賊從王南幸事出倉卒去輦
而馬昇者皆泣下明年興王之變王入太后
密室蒙蔽而匿公主坐當其戶亂定王乃出
十四年二月王以公主有身彌月赦二罪以

下及難產病劇令有司禱于佛宇神祠又赦
一罪王焚香端坐暫不離側公主尋薨王悲
慟不知所爲贊成事崔瑩請移御他宮王曰
吾與公主約不如是不可遠避他處以圖自
便命王福命主喪事輟朝三日百官玄冠素
服設殯殿國葬遣還齋四都監各置判事使
副使判官錄事又設山所靈飯法威儀喪帷
輜車祭器喪服返魂服玩小造棺擲墓室鋪
陳眞影等十三色各置別監以供喪事令諸

司設奠其豐潔者於是舉務華修至有稱
貨以辦者王素信釋教至是大張佛事每七
日令群僧梵唄隨魂輿自殯殿至寺門幡幢
蔽路鑼鼓喧天或以錦繡蒙其佛宇金銀彩
帛羅列左右觀者眩眼連道諸僧聞者皆爭
赴遣密直副使楊伯顏如元告喪四月壬辰
葬正陵群臣上時曰仁德恭明慈睿宣安王
太后將葬王命畫儀衛次第山陵制度觀之
不覺涕泗喪事依齊國大長公主例窮奢極
侈以此府庫虛竭王惑浮屠說欲火葬侍中
柳濯不可乃止王手寫公主真日夜對食悲
泣三年不進肉膳今朝臣除拜及出使者皆
詣陵下如闕門行禮十五年大起公主影殿
于王輪寺之東南今百官輦木石數百夫挽
一木尚不能進呼耶聲動天地晝夜不絕牛
死者相繼于道十六年元遣前遼陽理問忽
都帖木兒賜公主謚曰魯國徽翼大長公主
王幸魂殿告蠲命設大事教坊奏新撰樂詞

王坐對公主真侑食如平生後又幸正陵巡
視塋域徘徊悲思御下字閣奏胡歌獻酬尋
命晚公主謚李仁復享福遂改徽懿以聞從
之十九年置守陵戶納上田賦獲于雲岩寺
王與群臣同盟曰有國有家配匹莫重矧茲
內助之賢宜在不忘惟仁德恭明慈睿宣安
徽懿魯國大長公主分派天潢連芳厥晚禮
從親迎來嬪我家潛邸燕京既同甘苦迨及
東旋再定禍亂卒五妖賊犯京播遷于南贊
成克復聲節與王倉猝之變賊在隨步橫身
障蔽又其兇謀播擲國璽乃能幽奇密今收
護但我國家式至今日比功提甲亦無忝焉
溫恭小心循蹈婦則慈祥惠愛克著母儀儼
戒相成多所匡救是宜終始共守宗祧乃以
彌月之展竟殯厥身與畜及此痛楚尤深上
國贈徽懿魯國大長公主之號群臣獻慈睿
宣安之謚葬于雲岩寺東麓號曰正陵神御
之所在城中者曰仁熙仰藉太祖以來歷代

成規增益光大期盡予心肆與群臣同發誓願於仁熙殿立千手道場又以德泉庫寶源庫建德宮永福宮永興宮屬之以備供用又於寶源庫別置解典庫又將宮中所御之物買布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三匹分給州郡隨本多少以取息諸道諸色人匠合納貢布并委寶源庫收掌雲岩寺納田二千二百四十結奴婢四十六口以資冥福置陵戶百有十四期至不替佛天在上宗社在下今

高麗史卷八十九 三十一

我同盟及後代君臣不遵此盟或有侵侮並用者神必殛之雲岩元係教宗今改昌化屬禪宗又改光岩

惠妃李氏雞林人府院君齊賢之女魯國大長公主無子宰相請納名家女宜子者於是選入封惠妃洪倫韓安之強辱諸妃也妃不從恭愍既見弑剃髮為尼

益妃韓氏宗室德豐君義之女以選入封益妃王嘗宴內殿妃起為壽王怡然顧謂近臣

長人謬欲以自掩也十三年立府曰慈恩置官屬明年禍遜于江華百官奉傳國璽獻于妃遂以妃教立禔子昌昌即位臺臣以妃及惠妃慎妃俱非正嫡請只給歲祿明年我太祖與諸大臣定策奉妃教迎東萊讓王王尊妃為貞淑宣明敬信翼成柔惠王大妃冊曰為之後者為之子當推孝敬之心有是實者有是名蓋舉尊崇之典此春秋之大義而古今之通規恭惟王大妃系出蟬聯德符窈窕先朝作配壽遭中否之運一旦主盟坐定再安之策既廓除異姓之禍仍遂立宗親之賢顧以眇末之賁獲叨艱大之托化家為國實蒙補鍊之功順色承顏恒奉怡愉之養然不進其嘉號曷足酬其至恩率籲衆情爰擇穀旦謹奉冊寶上尊號曰貞淑宣明敬信翼成柔惠王大妃殿曰敬慎誕膺休慶忝敘羣倫蒙服是宜化益教於正始眉壽無害福自享於大平

高麗史卷八十九 三十一

為確曰美如何耶及王得心疾今洪倫韓安等強辱妃妃拒之王怒抽劍欲擊妃懼從之自是倫等矯旨數往來妃亦知其詐然不拒遂有身語在倫等傳卒禍時臺諫交章請殺妃何王不從之初中郎將金元桂收其子養于家不歸鞠之乃女也臺諫又請鞠妃禍不許曰是彰先君之失也恭讓王即位以王女敬和宮主養于妃家命有司賜妃田
定妃安氏竹州人竹城君克仁之女十五年以選入封定妃克仁為同知密直與侍中柳濯等上書諫馬巖役王太慈出妃歸第曰葬惡汝也惡汝父也尋召妃還禁倫韓安之強辱諸妃也妃被髮徒跣欲縊死王懼而止幸禍即位妃年少美而艷禍每戲之曰予後官人何無如母氏者乎數如妃所或一日兩三至或夜至或至而不得入頗有聲聞於外禍一日如妃所妃以有疾不梳不洗妃見第判書安淑老女於禍禍納為妃人謂妃

慎妃康允瑞原縣人曲城府院君愍臣之女以選入封慎妃洪倫韓安之強辱諸妃也妃拒不從恭愍既見弑嗣為尼
恭讓王順妃盧氏交河郡人昌城君楨之女元年十一月立為順妃開府曰懿德置僚屬三年三月都諱議使司奏曰殿下受命中興以正大位奉承宗廟社稷之祀中宮所以助祭祀東宮所以重國本宜令有司舉行冊禮以正名號又請追贈王大妃國大妃中宮三代祖考以彰孝理從之七月追諡妃三代八月授妃竹冊金印妃生世子英肅寧貞信敬和三宮主
列傳卷第二

卷三

南唐書卷之三 南唐書卷之三 南唐書卷之三

高祖宗室之親且尊者曰公其次爲侯陳者爲伯幼者爲司徒司空摠稱曰諸王皆不任事所以保親親也今據舊錄作宗室傳公主別附其後

太祖二十五子莊和王后吳氏生惠宣神明

王太后劉氏生太子泰定宗光宗文元大王貞證通國師神靜王太后皇甫氏生戴宗旭神成王太后金氏生安宗郁貞德王后柳氏生王位君仁愛君元莊太子助伊君獻穆大夫人平氏生壽命太子東陽院夫人庚氏生孝穆太子義孝隱太子肅穆夫人生元寧太子天安府院夫人林氏生孝成太子珠璣孝祇太子興福院夫人洪氏生太子穆小廣州院夫人王氏生廣州院君聖嚴夫人朴氏生

孝悌太子孝明太子法登君資利君義城府院夫人洪氏生義城府院大君

太子泰無嗣

文元大王貞史逸封贈之由子千秋殿君尚光宗女阿志君早卒史皆逸其名

證通國師史逸其名

戴宗旭光宗二十年卒子孝德太子成宗敬章太子成宗即位追尊睿聖宣慶太王廟號戴宗即故葬號泰陵村享大廟穆宗五年加

號和簡顯宗五年加恭慎十八年又加顯慶安宗郁居第在王輪寺南與景宗妃皇甫氏私第近景宗薨妃出居其第郁遂有身事覺成宗流郁泗水縣謂曰叔犯大義故流之慎勿焦心命內侍謁者高玄押送玄還都贈詩曰與君同日出皇畿君已先歸我未歸旅檻自嗟猿似鎖離亭還羨馬如飛帝城春色魂交夢海國風光泪滿衣聖主一言應不改可能終使老漁磯初流都之日皇甫氏免身

而卒成宗爲擇傳姆養其兒兒至二歲姆常
誨之曰爺一日成宗召見姆抱以入兒仰視
成宗呼云爺就膝上捫衣襟又再呼爺成宗
憐之下淚曰此兒深慕父也遂送泗水以歸
郁是爲顯宗郁工文辭又精於地理嘗密遣
顯宗金一囊曰我死以金贈術師令葬我縣
城隍堂南歸龍洞必伏埋成宗十五年郁卒
于貶所顯宗如其言將葬請伏埋術師曰何
大忙乎明年二月顯宗還京及即位追尊孝
穆大王廟號安宗八年四月移葬乾陵五月
加號憲景十二年改孝穆爲孝懿十八年加
聖德後稱武陵
王位君史逸其名無嗣
仁愛君史逸其名無嗣
元莊太子史逸其名子興芳宮大君亦逸其
名
助伊君史逸其名無嗣
壽命太子史逸其名子弘德院君立

孝穆太子義生一子出家
孝隱太子史逸其名或稱東陽君性險戾交
結群小潛懷異圖光宗賜死子琳楨孝隱之
死琳楨以幼獲免逃竄糊口民間康兆用事
奏授琳楨爵給臧獲田莊屬宗籍琳尚書左
僕射卒楨太子詹事上輕車都尉顯宗三年
卒謚溫潔贈工部尚書
元寧太子史逸其名子孝當太子
孝成太子琳珠無嗣
孝祗太子史逸其名無嗣
太子櫻無嗣
廣州院君史逸其名憲宗二年外舅王規欲
立以爲王謀逆見誅院君亦不知所終
孝悌太子史逸其名早卒無嗣
孝明太子史逸其名早卒無嗣
法登君史逸其名早卒無嗣
資利君史逸其名早卒無嗣資利方言季子
義城府院大君史逸其名無嗣

惠宗二子 和玉后林氏生興化宮君宮人

哀伊主生太子濟

興化宮君史逸其名

太子濟無嗣

定宗一子文成王后朴氏生慶春院君

慶春院君史逸其名

光宗二子大穆王后皇甫氏生景宗孝和太

子

孝和太子史逸其名無嗣

五

顯宗五子元成太后金氏生德宗靖宗元惠

王后金氏生文宗平壤公基宮人韓氏生檢

校太師忠

平壤公基顯宗十二年命名賜禮物二十二

年冊爲弘仁德孝光德功臣守太尉兼尚書

今開城國公靖宗初冊加守太保冊曰固本

枝而永世往代今猷分寶玉以展親先王美

範是封崇於戚里作藩屏於王家既有元功

合加寵數咨爾基靈源誕跡偉器推名志萬

忠貞身勤夾輔爰遵規於九錫乃授職於三

公賜以奇珍兼之命服今遣某官某備禮冊

命汝爲守太保階勲餘並如故體予丕訓勵

乃深誠文宗初基病下制遣醫親疾又其生

日賜禮幣後改封平壤公三年加守太師兼

內史今十五年又加中書今二十三年卒後

追封靖簡王子璉璉璉太尉璉司空早卒

初校尉巨身謀廢王立基二十六年兵士服

善上變告命誅巨身夷其族基已死乃復

于海南璉以幼免又以平章王璉崇長寧宮

主李氏遂安宅主李氏與其謀乃校璉崇及

其子理于安東長寧宮主遂寧宅主于營州

擢善爲將軍子孫各賜職一級璉尋卒璉尚

靖宗女保寧宮主封樂浪伯加守司徒獻宗

時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爲儀肅宗加輸忠功

臣守太尉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肅宗

七年卒年七十諡敬安子璉璉璉校檢校尚

書右僕射進檢校司空肅宗與善公主加

特進檢校司隸寺司憲承化伯食邑二千戶
食實封三百戶賜贊化功臣號仁宗八年卒
子梓杞梓檢校右備射守司憲毅宗十八年
卒杞尚肅宗女承德公主子瑊瑊瑊瑊封信
安伯肅宗為太子納其女為妃後進為侯明
宗八年卒子沅瑊沅封桂城侯子璟璿璿璿
璿封清化侯高宗四十六年卒子溫楮溫楮
溫封承化侯元宗十一年三別抄叛逼溫為
王據珍島蒙古遣綽子雍熙等來討綽囑雍

高麗史卷九十九

七

熙曰救溫死及破珍島洪茶丘先入殺之及
其子守司徒桓楮封丹陽伯子潛封長陽公
綽封永寧公美容儀慷慨有志略善騎射讀
書通大義高宗二十八年稱為王子入質靈
古四十年從蒙古也密大王國政忠州王賜
綽書曰昔爾入侍天庭之日出自誠心決然
獨斷以一介孤身代三韓萬姓而往者豈以
一身之安危憂樂為慮哉但為國為家康全
忠孝耳十餘年閉險阻艱難千態萬狀殆不

可容說雖然風志如彼能不繇殫誠懇求安
社稷乎且邈在萬里外猶望庇於本國幸今
至此三韓萬姓冀蒙力護想爾意何如也矧
又學誠所格天地尚有感動今大王以寬仁
字小為任尚或見爾孝懇哀哀有不可忍之
者則其有不動心哉汝當切迫陳達俾大軍
解圍反旆則非特老人悅憐舉一國更生矣
其忠孝兩全流名萬世正在此時四十二年
蒙古帝知綽非王親子謂綽曰汝雖非王子

高麗史卷九十九

八

本王族父處吾土即吾黨也乃奪阿母係馬
三百匹賜之綽又與車羅大帥兵五千來攻
諸郡至尚州而還即將蔡取和謂曰捐妻子
從公絕域者欲安國家耳今無一毫事利國
與叛臣無異遂逃還豎鄭子明以告綽綽
遣人追斬之初綽之入質也寓於東京揔管
洪福源積不平綽妻奏于帝殺福源語在福
源傳後福源子茶丘訴綽於帝曰真金太子
中書令也未寧公高麗尚書令故自謂秩等

於皇太子帝大怒奪其領兵馬子雍熙誠
禔和琳雍封信安侯子疊司空熙封光化侯
子珩玟皆司空誠封寧仁侯子元司空禔守
司徒和司徒子衍正尹衍子彬永寧君恭賢
十七年來自元曰元朝政亂民饑群盜日盛
元祚不久矣琳和義君子琚和義大君恭賡
五年流南海子宣義璫璫封襄陽君子珪封
壽延君恭讓四年流遠地子評元尹義封德
豐府院君璫封壽興君子福封保寧君恭讓

高麗史卷九十一

四年流遠地珪守司空子維封咸寧侯璫封
河源公子佺封新安公元宗二年卒璫守司
徒子珪守司徒珪子敬封漢南君積有容儀
尚明宗女延禧宮主封寧仁侯好文學尤嗜
釋老孜孜爲善得保終始高宗七年卒謚肅
懿子佺尚神宗女敬寧宮主初封始興伯後
進爲侯又進封淮安公高宗十八年遣佺如
蒙古軍以土物遺其帥撒禮塔佺至見撒禮
塔遙拜階下不答佺以酒饌餉之撒禮塔饋

以漣酪佺隨所勸能飲啖撒禮塔大悅二十
一年卒子挺珍諱挺封桂陽侯珍封新陽伯
姿端麗尚高宗女壽興宮主高宗四十三年
卒追封公子淑徽淑封齊安公爲人廉正諱
諫典故時稱宗室儀表初尚元宗女慶安宮
主後尚忠烈王女靖寧院妃忠烈二十一年
元命淑權胄征東省事明年王在元遣郎將
申彥卿傳旨曰齊安大君於爲叔翁主亦

高麗史卷九十一

是大姊供上依睿殿淑妃例又明年加三重
大巨府院大君四年卒年七十五子眩封平
陽公慶安宮主出也忠烈二十六年卒子璫
璫璫忠宣二年封順正君後進封大君元仁
宗在東宮璫妹伯顏慈篤得幸璫赴召如元
尊授翰林學士三年奉御香還國故事迎御
香不用禮服璫始遣人強百官用禮服忠肅
三年西海道民多流移州郡空虛者五六海
州亦納其印于都堂以璫奉州用五千餘結

故也命執璫家奴在海州擾百姓著流遠島
璫嘗矯制起驛馬又於遼陽望海等地影占
人戶二百餘口憑官振勢多行不法見王亦
踴傲無禮六年元遣斷事官中藥哈里哈赤
今史丘友直等執璫以來王與元使鞠于行
省秋五十七楨忠宣二年封懷仁君亦依妹
勢恣行不法子璫封順仁大君徵封帶方公
忠烈元年率衣冠子弟十人如元爲禿魯花
王賜景靈殿五室白銀祭器十八年卒子昱

高麗史卷九十一

十一

封中原公昱子珣璫珣珣封淮安大君珣子
証謙誦訓証元尹謙史逸其封誦益城府院
君誦子緩緝緩封益昌君緝一名敘初封
川君後封益山君尚恭讓王女肅寧宮主
讓四年流遠地訓封昌寧君子珣封寧原君
恭讓四年流遠地璫封昌原君璫封樂浪君
璫子昉封順安君恭讓元年與同知密直司
事趙胖如京師告即位子昉聘高封永福
君恭讓四年與贊成事權仲和如京師謝

恩子回元尹聘封順寧君恭讓三年與同藝
柳伯淳犯造言謗國之罪臺省刑曹會慈恩
寺鞠之伯淳等不服及拷訊伯淳曰嘗與聘
言諸將受命攻遼逗遛返旆宜若無功而今
反受褒賞其回軍也沮王氏立子昌者亦勢
之然也大臣以此繫獄晉毅宗武臣之亂宜
可鑑也今儒者鄭道傳等謀弄國柄儻有前
日之亂則吾等恐陷其禍聘亦具服臺省刑
曹請加聘罪王曰聘宗室不忍加刑削屬籍

高麗史卷九十一

十二

流見州杖流伯淳基州四年聘流遠地讓守
司徒璞尚毅宗女安貞宮主加守司徒封
寧伯宮主召伶人學琴遂私之明宗朝以璞
不能治家詔削職居二年復職十五年卒珣
神宗初守大尉上柱國延昌公珣子緝守司
空緝婢爲崔忠粹所嬖明宗末忠粹與兄忠
獻謀廢立乃曰宗室中唯緝博通經史聰明
有度量若立爲主國可中興矣崔忠獻及朴
晉材有異議不果樸睿宗朝授檢校戶部尚

書柱國尋加檢校司待司司空上柱國

檢校太師忠史逸

靖宗三子容懿麗北韓氏生哀鴻君昉樂德

侯徽開城侯暄

哀鴻君昉史逸

樂浪侯徽文宗六年冊為開府儀同三司守

太保兼尚書令上柱國樂浪侯食邑三千戶

賜輸誠協理泰德功臣號

開城侯暄文宗六年冊開府儀同三司守太

尉兼尚書令上柱國開城侯食邑二千戶賜

資仁保理佐化功臣號十六年卒諡慎賜

文宗十三子仁睿太后李氏生順宗宣宗肅

宗大覺國師煦常安公瑋道生僧統窺金官

侯恽下韓侯愔樂浪侯忱聰惠普座璵仁敬

賢妃李氏生朝鮮公恣扶餘侯璵展韓侯愉

大覺國師煦字義天避宋祐宗諱以字行文

宗一日謂諸子曰孰能為僧作福田利益耶

煦起曰臣有出世志惟上所命王曰善遂隨

師出居靈通寺煦性聰慧嗜學始棄華嚴便

通五教旁涉儒術莫不精識號祐世僧統煦

欲入宋求法王不許至宣宗時數請宰臣諫

官極言不可二年四月煦潛與弟子二人隨

宋商林寧船而去王命御史魏繼廷等分道

乘船追之不及遣禮賓丞鄭僅等問過海安

否煦至宋帝引見垂拱殿待以客禮寵數渥

綽煦請遊方問法詔以主客貲外楊傑為館

伴至具中諸寺皆迎饒如王臣王上表乞令

還國詔許蒙還煦至禮成江王奉太后勅舉

恩寺以待其迎迓導儀甚盛煦敷釋典及經

書一千卷又於興王寺奏置教藏都監購書

於遼宋多至四千卷悉皆刊行始創天台宗

置于國清寺已而南遊歸隱嘉山後還居海

印寺及肅宗即位遣使迎還住持興王寺還

使王萼見興王寺小鐘歡笑曰我朝所未有

煦謂萼曰吾聞皇帝崇信佛教請以此鐘獻

之萼曰可煦請鑄金鐘二座將獻于遼帝遂

屬回謝使孔目官李復先奏其意違帝以專
奏使安有求索加峻刑令勿獻及復還刑部
奏治其罪賈餽王幸持持寺問疾尋卒王欲
謚大覺中書門下省奏大覺者佛也僭佛號
非賈意王不從政堂文學李頴言賈於上雖
周觀而賈禮出家無服然才行俱優名重遠
東欲追贈國師不可不服於是王與群臣玄
憲服服朝三日賜賻甚厚遂冊贈大覺國
師又賜教門徒弔慰

高麗史卷九十一
上

常安公琬文宗二十五年授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尚書令守司空上柱國平壤侯食邑一
千戶二十七年王遣中書侍郎金行瓊衛尉
卿李靖恭于尚書省行冊禮并賜印綬衣帶
鞍馬匹段銀器布貨等物冊曰周開五等之
封增恢茂業漢置七王之輔永耀丕圖伊制
理之惟艱必宗藩而是賴宜遵緒矩益關
猷咎爾王子琬天縱靈能生知仁孝劉睦之
謙養育性平休至和始興之清景飭躬雅符

僉曠克膺德懋高映威流乃推敦睦之懷俾
示旌庸之眷授之大邑進以崇資今遣使某
官某等持節備禮冊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尚書令守司空上柱國平壤侯食邑一千戶
於戲朕則舉不由私致加於公望爾則動無
違禮勉奉於官常保以恩榮慎厥終始宣宗
三年加守司徒食邑二千戶進封常安公獻
宗即位加守太保元年卒謚英良
道生僧統窺文宗二十四年命祝髮後住俗

高麗史卷九十一
上

離寺睿宗七年或告窺與尚書右丞金仁顯
全州牧使李汝霖交通圖不軌王流窺于星
濟縣及其黨汝霖仁碩殿中少監河彦碩劉
部尚書任申幸大卿李仲平刑部貢外郎
日肅將軍金澤臣宋英漢別將金有威知
原府事李綏寧朔鎮使李日衍崇教寺僧
尚升仁碩汝霖申幸彦碩等子流連地諷
尚于中路窺尋卒窺財累鉅萬厚施於人故
貪利者多附之終以此敗

金官侯丕文宗三十一年授特進檢校司空
上柱國金官侯食邑一千戶丕有學術扶公
遜嘗娶積慶宮主丕與情愉等諫以爲不
可娶同姓丕不從宣宗三年進檢校尚書令
守司徒食邑二千戶九年卒贈守太尉兼中
書令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王曰曩者
章順侯無從而卒依浮屠法散骨今金官侯
無嗣宜准章順例然此法出於釋氏不足依
據宜卜地厚葬以求春秋之饗有司竟葬不

行謚莊憲

高麗史卷九十一

十七

卞韓侯愔文宗三十一年授特進檢校司空
上柱國卞韓侯食邑八百戶宣宗三年進檢
校尚書令守司徒食邑二千戶九月卒謚

順

樂浪侯忱文宗三十七年卒追封樂浪侯

聰惠首座環

朝鮮公肅文宗十五年冊爲崇仁廣義功臣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令守司徒上柱國

朝鮮侯食邑二千戶三十一年進封公宣宗
三年加守太保食邑三千戶獻宗即位加守
太師肅宗立增封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五百
戶四年卒贈謚襄憲爵其子滋檢校太保上
柱國源檢校司空柱國溫檢校工部尚書柱
國六年滋以檢校太師守司空卒肅宗加
輸忠功臣特進檢校太尉守司徒尚肅宗女
安壽公主封廣平伯進開府儀同三司封爲
侯仁宗加守太保廣平公食邑二千戶食實

高麗史卷九十一

十八

封五百戶子璫封安平伯尚睿宗女興慶公
主明宗七年卒性恬靜好學經藝方技無不
該貫書畫亦妙然好釋典臨終效禪僧作偈
卒年六十一溫睿宗授上柱國仁宗加守太
尉江陵侯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尋卒
生三女爲毅宗明宗神宗妃子璵璠璵字玄
虛性沉靜寡欲篤志于學毅宗初爲殿中內
給事請赴試王嘉其志然以侯王之子弟從
貢士非例不允尚仁宗女承慶宮主封恭化

伯恩顧甚渥明宗即位進爲僕晚年酷好淳
屠法十六年卒年六十一謚定懿子沔尚毅
宗女和順宮主神宗授守司空上柱國廣陵
侯後進爲公高宗五年卒性純厚沉静工筆
札多技能尤精醫術以畜藥活人爲事凡有
疾瘡者皆造其門略無憚色人皆歎服驚殿
中內給事同正

扶餘侯燕文宗三十四年冊爲扶餘侯冊曰
周樹維藩所以保絲興之運漢崇盤石所以

平陽侯

十七

臻炎盛之期將圖社稷之寧必賴本支之固
盍涓景範用舉寵章咨爾王子燕克凝挺姿
至蘇稟粹讀書俱下於十行摘藻敏成於七
步聲華既洽獎賁可稽是用迺陟五侯之列
擢陞八座之榮疏以土茅賜之戶食今遣使
某官某等持節備禮冊命汝爲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司空守尚書令上柱國扶餘侯食邑
一千戶於戲恩雖立愛義亦在公論德授官
朕罔踰於制度出忠入孝汝祇率於典彝恒

守貴以勿驕益礪誠而匪懈敬佩嘉訓不其
韙歟宣宗三年加守司徒食邑二千戶十一
年進守太保肅宗即位制授守太傅食邑三
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四年以罪流京山府若
木郡王以儒釋書賜之肅宗七年又以罪移
巨濟縣流其子沔于進禮縣差內侍官迎守
之燕道卒王聞之輟朝三日百官上表陳慰
明年召沔還授司空

辰韓侯愉宣宗三年授檢校太尉守司空獻

平陽侯

十七

宗初進守司徒肅宗時加尚書令食邑六千
戶食實封四百戶四年卒謚和信子沂演沂
睿宗授檢校尚書右僕射柱國進檢校司空
尚睿宗女大寧公主加檢校司徒守司空淮
安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賜贊化功
臣號沂與及第崔道元進士白思允承旨權
思道及吳世英等遊道元學陰陽術思允等
皆無賴薄行沂與道元設醺山寺事聞鞠道
元等不服沂與道元皆坐流沂尋召還仁宗

四年卒廣宗授檢校戶部尚書柱國尚書
宗輔寧宮主加檢校司使守司室上柱國晉
康伯食邑三百戶仁宗二十四年卒
宣宗四子思肅太子李氏生獻宗元信宮主
李氏生漢山侯昀二子天史逸其名
漢山侯昀獻宗即位拜守司徒李資義欲奉
昀為王伏誅肅宗流元信宮主及昀兄弟二
人于慶源郡

肅宗七子明懿太后柳氏生睿宗上黨侯泌

高麗史卷九十 二十一

圓明國師澄儼肅宗三年出家以祐世僧統

通義侯僑

上黨侯泌肅宗三年冊為守仁輔德佐理功

臣同三司檢校太保守太尉兼尚書

令上柱國上黨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

戶四年卒謚順殤

圓明國師澄儼肅宗三年出家以祐世僧統

贈為師仁宗十九年卒贈謚圓明國師

帝方公肅宗七年下教命名賜禮物睿宗

元年授推忠廣義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尉守司徒兼尚書令上柱國帶方侯食邑
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四年封為公冊曰興
祖業者必固本支壯王室者須資藩輔眷言
同氣時乃懿親稽典訓之文採臣工之議乃
擇吉日特頒龍章咨爾大弟輔膺帝母之祥
發靈源之祥仁義忠信曰天爵秉自生知詩
書禮樂謂人文敏於時習口不言利欲之事
身不近儉諛之人靜必修誠動斯中節居宗

高麗史卷九十 二十二

室則睦友之道盛奉慈闈則愛敬之意深厥
德茂焉朕心嘉止宜出綸而錫命寔備物以
申恩分以上茅爵高於五等賜之袞冕制及
於九章遣某官某等持節冊命爾為推忠廣
義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守司徒兼
尚書令帶方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
於厚恩莫深於骨肉義莫重於君臣爾其念
骨肉之恩休君臣之義光贊我祖業尊獎我
王室不其臧歟敬哉勗哉五年加輔忠功臣

守太尉帶方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
備表讓不允九年加奉順功臣守太保食邑
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三百五十戶後為李資
謙所構放京山府及資謙敗仁宗欲召還六
年卒于貶所王聞之哀悼輟朝三日贈謚良
簡追封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帶方
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五百戶子瑜娶通義
侯女仁宗十九年卒瑜子珙尚仁宗女永福
宮主封邵城伯明宗十二年進守司徒邵城

侯珙性貪鄙凡市物遣家奴占奪不與直
至樵蘇菜果亦如之賣者或就索其直輒遭
歐辱民間多苦之樞密副使曹元正家奴入
市賣二死雉珙奴奪之元正誣告法官曰我
家奴持屨帶二腰過市珙奴強奪請取還法
官囚其奴拷掠甚酷奴誣服珙當並坐賂元
正白金六斤得免聞者雖疾元正誣妄亦喜
珙挫辱也年四十八疽發背死國人皆喜曰
吾儕得活矣珙子祐璿祐尚明宗女壽安宮

主封昌化侯神宗即位拜守司徒上柱國祐
子汝守司空璿守司徒柱國為人寡慾佞佛
不營產業高宗三年卒有二女家貧未嫁不
克襄事崔忠獻聞于王官庀葬事

大原公侔肅宗七年下教命名賜禮物肅宗
元年授奉義同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保守司徒兼尚書令上柱國大原侯食邑
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四年冊封大原侯冊
曰昔者仁君之於弟親愛故莫不欲其富貴

之也於是冊立褒崇之典舉矣朕祗承大統
若涉深淵載惟永圖獎進同氣非特私骨肉
之好思以奉宗廟之靈咨爾侔迪拓溫文德
仁寬博岐嶷之姿日秀孝友之莢夙成志業
而樂乎道克已而從於師宜崇胙土之封以
固維城之望是用衍之邑采峻以階資仍加
九錫之儀陞以五等之貴今遣某官某等命
爾為奉義同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保守司徒兼尚書令上柱國大原侯食邑三

千戶食實封三百戶於麟教旗所以厚風俗
立侯所以屏王家汝其居寵祿以當恩危謂
宴安而猶懷毒往慎乃位永孚于休五年加
廣孝功臣守太尉傳表讓不允九年加守仁
功臣進為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三百
五十戶十七年進太保尋為李資謙所陷寃
南裔仁宗七年召還授奉順同德守節贊化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保兼典
書令上柱國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五百

戶八年王賜教曰卿負時偉望為世宗親貶
在嶺南本非寡人之意今還闕下乃伸猶子
之情錫之第宅之新加以物般之渥益修忠
盡當休養懷賜甲第一區及金銀器匹段鞍
馬布貨穀宗二十四年卒子瑊授檢校司空
上柱國封江陽伯穀宗二十二年進封侯
齊安公僭肅宗八年下教命名賜禮物睿宗
元年授翊聖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尚書令守司空上柱國封齊安侯食邑二千

戶食實封二百戶五年加奉化功臣守司徒
食邑三千五百戶僭表讓不允九年加同德
功臣檢校太保守太尉食邑三千戶食實封
二百五十戶十年冊為翊聖致理奉化功臣
檢校太保守太尉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
五十戶十七年進爵為公仁宗九年卒時李
資謙用事奏貶帶方大原二公及諸有名望
者僭恐不免請去諸侍衛軍士杜門不接賓
客縱酒自晦故終免於禍諡思節子瑊司空

素無賴好弓馬與直長同正李龜壽飲博
毬穀宗弟僧冲職在興王寺數往還遊戲
王寺管勾內侍朴懷俊奏二人意叵測穀宗
九年削璋爵流龜壽于仁州璋憤恚死
通義侯僑肅宗八年下教命名賜禮物睿宗
元年封推仁贊化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尚書令守司空上柱國通義侯食邑二千戶
食實封二百戶五年加奉節功臣守司徒會
邑二千五百戶僭表讓不允九年加推誠功

臣檢校太保守太尉食邑三千戶食實錄二百五十戶十年冊爲推仁贊化奉節功臣明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守太尉上柱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五十戶冊曰睦九族平百姓者堯之仁也盡言自通以及遐立萬國親諸侯者易之舉也所以取法而垂訓故周詩有麟趾之詠漢制有犬牙之封者是其義也肆予一人稽若先憲乃眷天倫之屬實惟宗室之賢特舉寵章方行冊禮非敢私於骨

宋高宗皇帝

二十七年

肉將以固於本支啓爾第僑生則英奇妙有淑質少而莊重儼若成人孝悌之行成於內俊偉之聲達於外先君稔幼以最愛母后恤孤而至慈况茲藩翰之褒崇實乃朝家之典故宜頒明命而備物爰講綽儀以申恩是用授茅土以疏封爲湯沐而賜邑於戲貴不期驕而驕自至禮不期侈而侈自至有勢榮必兼義榮得人爵勿升天爵復斯言而無忽慎有終而如初衛社稷以盡忠舉君親而思孝

往歲乃位承平于休十四年卒年二十三諡英章性聰銳好學愛賓客

仁宗五子恭睿太后生毅宗大寧侯驤明宗元敬國師冲職神宗

大寧侯驤毅宗二年冊爲侯驤有度量得衆心宦者鄭誠謀陷臺諫密誘散負鄭壽開誣告臺省及臺吏李份等怨王謀推戴驤爲主王感其言欲去之諫臣金存中請令有司按問果無驗黥壽開配黑山島流份於雲梯縣

二十八年

誠思欲免咎又讒云外戚朝臣出入大寧侯家誠不誣矣先是存中與太后妹婿內侍郎中鄭敘及后弟承宣任克正有隙敘性輕薄有才藝交結大寧侯常與遊戲存中誠等構飛語以聞王疑之宰相崔惟清文公元庚寅等率諫官崔子英王軾金永夫朴倫等伏閣請曰鄭敘交結大寧侯邀其第宴樂遊戲罪不可赦御史臺又以敘陰結宗室夜聚宴飲囚敘及秘書正字梁碧戎器色判官金義錄

大寧府典籤劉遇錄事李施王宥五人竊大寧府流銀奴金出於懷仁舊樂工崔藝等流之妻諫伏閤吏請知臺事崔允儀直入王所爭之召達李份杖流敘于東乘碧手會津義錄于清州出于漢島初敘餉膠惟清借以器至是臺諫又論惟清失大臣体敗南京留守使雜端李綽升在家不參政敗為南海縣令皆敘妹婿也永幾吏部請錄敘惟清綽升罪于政簿制可十一年流暹于天安府更貶惟

高麗書卷九十一 二十九

清為忌州牧使克正為梁州防禦使敘嫌堪右副承宣金貽永知昇平郡事綽升為南寧縣令從配敘于巨濟縣時崔藝遇赦還京與妻不協妻誣告藝尚不悛往來大寧侯第五命崔襄傳鞠之無驗王素信圖讎不友諸疑猶不釋密諭諫臣論劾大寧侯及克正等罪又恐太后救之先遷太后於普濟寺陽養不得已而允之流矢之變王詔責宰樞不得賊於是逮捕絡繹疑太寧侯家僮羅彦有成

黃益等鞫問深刻彦等誣服諸王宰樞百僚耆老詣闕賀得罪人斬羅彦有成黃益及有成妻又以禁衛不謹流奉龍巡檢指諭十四人于田里

元敬國師冲曦一名玄曦明宗七年興王寺僧上變告僧統冲曦潛結僧徒謀逆鞫冲曦從者無驗釋之十年太后患乳癰召冲曦侍疾冲曦多亂宮女又通公主穢聲聞外右司諫崔詵上疏諷冲曦穢行請出之王覽書大

高麗書卷九十一 三十

驚曰不意司諫離間我兄弟遂罷詵自後臺諫無敢言者朝臣皆附冲曦賄賂公行十三年死

毅宗一子莊敬正后生孝靈太子祈

孝靈太子祈初名泓毅宗七年冊封王太子

二十四年鄭仲夫作亂遷迎恩館尋放珍島

縣

明宗庶子十餘人善思洪機洪樞洪規洪鈞

洪覺洪貽皆諸嬖所生俱削髮為僧號小君

餘史逸

善思年甫十歲明宗命為僧衣服禮秩與適
無異出入禁中頗張威福時諸小君直授三
重擇住名寺用事納賄僥倖者多附
洪機洪樞洪規洪鈞洪覺洪船明宗之廢同
配海島

列傳卷第三

列傳卷第四

高麗史九十一

高麗史卷九十一 列傳卷第四

示室二

神宗二子宣靖太后金氏生熙宗襄陽公恕
襄陽公恕神宗三年封德陽侯後封襄陽公
霍忠獻廢熙宗遷于江華放恕于喬桐縣恕
子璋珩細僖璋守司空高宗三年卒性溫裕
相貌奇麗有文雅好賢樂士謚懷敬珩守司

堂子調裕禧諱守司徒裕禧皆守司空錫封
始安公子禎瑛諱禎守司空瑛封西原侯忠
烈王十七年卒子玠瑛玠封益陽侯子琛熙
璉琛封淳化侯恭愍九年五月卒子鈞珣珣
鈺鈞初封定原君恭愍四年與大護軍金瑬
如元獻方物五年奉御酒來進對定原伯七
年如元賀正後改封府院君子恭讓王瑬恭
讓二年追加四親尊諡鈞為三韓國仁孝大
公琛為馬韓國仁惠公妃申氏馬韓國明唐

妃玢爲辰韓國仁肅公妃朴氏辰韓國莊敬
妃璵爲下韓國英憲公妃皇甫氏下韓國順
安妃璵初封定陽君恭讓元年進府院君判
門下改領三司宋簿寺事王旣追尊四親以
璵主其祀三年領門下府事至本朝封麻
田郡歸義君卒諡景禧子玠玠玠封定康君
玠元尹玠初封鶴城侯後封鶴城府院君恭
愍十年如元賀正道梗不果行王避紅賊幸
福州玠與其弟平安君等二人謁行在卒禍

三年宦者金壽萬妻與珣爭田民謀害之乃與宦者金元老妻誣告珣將不利於上禍命巡軍守珣家鞠壽萬元老妻服誣妄禍以明德太后請竟不治勅有司禁宗室擅出入子和珣和封南平君恭讓四年流遠地子根元尹璠封寧平君珣封益原府院君子璘封永原君璘子璘玟皆元尹鉦封平安府院君子琮璠璠琮封慶平君璠封保定君璠琮皆元尹熙封寶城君子瑜環瑜封永昌府院君

後封慶昌大君恭愍十八年卒子順城君璵
永安君正尹璵永安君史遷其名環封永興
君夏第辛珣附辛晫伏誅緣坐流武陵島不
知存沒者十九年妻辛氏聞環飄風至日本
國請都堂私備金銀令家奴隨回禮使物色
求之者數四年辛昌元年其奴以所謂環者來
爲人形容不類甚癡不知祖父名及所居田
里辛氏從弟前判事克恭及其姻親前判開
城府事朴天祥前密直副使朴可興知密直

李崇仁河崙曰吾等識環甚熟此實非環也
辛氏自京山府來見喜甚曰知夫莫若妻遂
訟于憲府憲府與門下府郎舍典法司巡軍
雜治聚宗室及天祥等對辨環二子及兄僧
昆髓宗室諸君皆曰真永興也環女壻前判
書李崇文崇仁弟也當初對以不知真偽及
鞠之乃曰真吾婦翁也於是天祥克恭可興
崙等坐誣流遠地子珊珩璵珊順平君珩元
尹瑾正尹璉封益興君子慎封福安君慎子

設譜諮議定安君子琬珍琬封福康君珍
元尹譜封福昌君諮封福原君恭讓四年六
月流遠地璵封瑞興君忠烈朝以充魯花
元王惟紹宋邦英譜于王欲廢恩宣令璵繼
尚寶谷實於公主以爲移璵貌莢王使之衣
袂服數往來以觀公主公主素不謹行遂屬
意於璵及惟紹等伏諫忠宣欲宥璵丞相不
可使刑部并斬於文明門外璵守司徒位封
永安公元宗四年

熙宗五子成平王后任氏生昌原公社始寧
侯樟慶原公社大禪師錫智冲明國師覺膺
昌原公社熙宗七年加元服册爲太子册曰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震以一索而爲長男離
以重明而照四方故卦主之有天下莫不立
元嗣以定群黎咸仰之懷以承萬世不朽之
業咨爾元子社素稟聰靈之性夙凝岐嶷之
姿寬博而謹慎恭敬而淵文肆朕稽諸方冊
之訓言衆聽士夫之衆議爰擇良辰俾加寶

冊今遣其官某等持節備禮冊命爾爲王
子嗚呼勉茲諸善允蹈丕彝躋升儉佞之人
樂聞方正之言上念祖宗積累之休永享富
貴康寧之慶豈不偉歟及崔忠獻廢王遷于
江華社放于仁州後封昌原侯元宗三年卒
始寧侯樟熙宗七年封爲侯冊曰封立皇
始寧王室蓋古今之常典亦邦國之宏規
續守不固欲光先業爰舉褒崇之禮大開冊
命之儀咨爾樟毓德謙勤秉心恭儉弱不好

弄但將書史以爲娛居無求安自得威儀之
卒度學有緝熙之美志存忠孝之全定省不
怠於親闈信厚見稱於公族德行既著容止
可觀肆布寵靈特頒爵號今遣某官某等持
節備禮冊命爾爲檢校太尉守司徒上柱國
始寧侯於戲驕奢滌汰勿虧戒慎之心當冀
功名善保久長之慶祗承厥服永孚于休維
忠獻放于白翎縣子宏司空
慶原公社忠烈五年卒明習典故世稱如

元宗有所疑必問於祚號宗室繼及罪王
許用紅大燭自是士庶人家皆用之子諱昀
諱初名昀封廣平公尚元宗女咸寧宮主忠
烈五年借元使納塔哈伯那監督東征戰艦
于慶尚道十一年卒王沒入財物于內昀封
定安侯

大禪師鏡智

冲明國師覺膺

高宗二子安惠太后柳氏生元宗安慶公渴

安慶公渴初名保初封安慶侯高宗四十年
進爲公使蒙古乞罷兵明年遷先遣人奏臣
父梁腥臆之吳請經宿進見王曰自爾去後
祈天禱佛庶幾速見今既無恙還何用宿祭
悉焚爾所著衣更衣即來渴夜入謁王爲之
流涕左右皆泣下四十六年王薨渴居喪哀
毀扶杖乃得行林衍廢元宗立渴爲王未幾
蒙古遣使詰衍擅廢立衍復立元宗廢渴後
追謚爲景宗子儼封懷陽侯忠烈王女明

順院妃子佻封桂陽侯

元宗三子順敬太后金氏生忠烈王慶昌宮
主生始陽侯珙順安公琮

始陽侯珙元宗四年賜名加元服封爲侯冊
曰欲理其國先齊其家況子弟之廣封實國
家之令則咨爾珙學就目將德與年豐肆廣
我之好爵用立爾于上公無滯于逸于遊博
究皇王之墳典非禮勿言勿動肅爲宗室之
表儀茂綏福履之休頌致泰平之業今遣某

官某等持節備禮命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尉守司空上柱國始陽郡開國侯食邑三
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於戲恩雖父子義兼君
臣體朕意之睦憐肩乃心於忠孝府曰始陽
置典籤錄事各一人七年卒

順安公琮元宗四年賜名加元服封爲侯冊
曰廣置侯封以藩王室是古之常典非朕之
私恩咨爾琮挺岐嶷之資蘊聰明之質朕之
所以愛汝保汝汲汲望其成人者本惟天性

之自然盡為本支之益固肆頒位號用示寵
光今遣某官某等命爾為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守司徒上柱國順安郡開國侯食邑二百
戶食實封一百戶於戲惟仁可以下獲民心
惟德可以上承天命日慎所守時敏厥修夙
夜惟寅服勤於予職明祐以保對揚於王休
府曰大寧置典武錄事各一人十年王如蒙
古命琮監國十四年琮如元賀冊封帝以琮
王愛子賜白金五百斤帑布八百匹他物比
世子行尤多後進封為公琮素多病忠烈三
年母慶昌宮主召有僧終同問度厄之術遂
設醮以禱埋奠饌內豎梁善大守莊等誣告
慶昌宮主與其子琮謀令有僧終同呪咀上
欲使琮尚公主為王王命李楷印公秀李之
氏印侯張舜龍車信鞠終同又命中贊金方
慶密直使許珙監察侍丞趙仁規等鞠慶昌
宮主及琮不服王召琮親鞠率樞詣宮門請
釋王欲藉琮母子家貲成柳徽曰今琮猶不

服宮主亦曰非敢呪咀但門前安奏上國
詔許然後藉之可也王遣仁規侯表奏公主
請籍之王不可公主強之不得已從焉元宗
愛琮賜以貨寶無算至是公主盡取之及仁
規還自元帝曰順安公母子事任王處置於
是廢慶昌宮主為庶人流琮終同于海島十
一年召還二十一年開府置屬
忠烈王三子齊國大長公主生忠宣王貞信
府主生江陽公滋侍婢盤珠生小君滑
江陽公滋居長以非公主出不得立忠烈五
年遣滋忠清遣牙州東深寺以避世子九年
召還公主賜衣後封為公開府置屬三十四
年卒子珣為瑁瑁忠宣二年封丹陽府院大
君忠肅後二年王在元珣為權實初貞和宮
主兄僧住桐華寺冒良人為隸至千數百
戶珣等世役之璽治都驛中理歸良珣挾憾
欲訴于元過鴨綠江宰樞命忽赤等捕還紅
賊陷京城珣與典理判書印安等降于賊及

賤平監察司劾奏瑠等降賊凡沃土可居之處畿縣米穀所在無不指掌棄國忘親罪莫大焉不可與愚民一視若以罪經赦宥則乞禁錮子孫籍沒田民以懲後人王從之子封陽原君史逸其名仕于元為御史高蒙古名亮澤亮忠宣愛焉如己子養之宮中封延安君忠宣在元傳位忠肅以高為世子因留為亮魯花忠宣嘗為瀋王忠肅三年奏帝傳瀋王位于高自稱太尉王遂封高瀋王尚元梁王女梁王薊國公主兄也高因得公主寶物寵幸無比忠宣愛護愈篤焉遂懷覬覦國人大半歸心高又得幸英宗皇帝曹頤蔡河中等左右焉謀奪王位讒訴萬端詔徵王入朝先是忠宣在元以從臣司僕正白應立能殖貨今幹瀋王府事應立逃還本國焉奏帝遣贊外郎阿都剌勅王發應立還都王不時奉行焉謚云王手裂其勅及王入朝帝怒詰責之收國王印遣翰林待制沙的等來訊之使

者終不許其進兵其言甚相曰爾王即位以來酣酒嗜音不迎帝使不親庶務夜與群小變服微行使幸臣尹碩李宜風孫琦等假稱王命逞其私欲又信謠言枉殺無辜官人以私不以賢勞父王勲舊之臣皆盡散地或至流放籍沒其家爾等反為逢迎至使國綱大壞事大之禮後於諸國爾等自今其省察之前者阿都剌賈去 聖旨爾國王非唯不行又失所在沙的到日明推以對沙的在行省勅式目都監錄事李允絨等允絨言臣賈 聖旨至王宮授代言安珪時有別駕徐允公見之沙的執阿都剌及允絨允公以歸帝命宗正寺鞠珪等珪辟及於王王未能自明丞相伯顏疑慮久而不決焉惡本國多輸錢財于王所遣其臣楊成往以帝命責宰相金利用徵所輸錢財又以慶斯萬駭以相嘗輸送取其辭恐喝之焉又遣人使曰國王入朝時中外倉庫皆已儲蓄

乃抽飲大小人戶備盤纏以來及被天譴至
嚴規從軍事權貴費盡錢物又遭孫琦
安均等子本國重飲于民帝聞之命刑部推
徵國王曾不懲艾與惡小前護軍李恭謀遣
代言安文凱郎將桓允全宰相金忻百戶金
成萬等復加機飲割取民膏連續轉運帝怒
已因文凱于宗正府逐押恭及允全成萬等
發還宜即杖流海島汝宰樞不能諫正反為
之助至使民怨益深卿等雖聚飲以送固非
國王所得擅用徒增國怨耳自今一皆禁
違者奏聞痛懲於是杖流允全成萬恭及讓
軍康呂于島恭性抗直王在東宮屢進直言
怒蹴其目眇及即位念其忠直驟加拔擢與
呂為王規勸動靜允全成萬船載布二萬匹
獻王嵩以故皆惡之嵩黨十餘人忽自都下
來言嵩已得國國人益狀王過惡以達于朝
於是權漢功等上書中書省請立嵩語在漢
功傳王留元五年財用匱乏嵩知其然遣其

臣孫酒白文珏郎將李淑貞以帝命封諸倉
庫十年恭定帝立明年勅王還國復賜國王
印章忠宣戒諭國人曰從臣引書交構國王
及藩王以致閭閻之變其聽姦臣誑誘請立
藩王者子已諭國王母念舊惡一皆原有其
悉知之於是宰樞召民部典書致仕李伯經
前同憲掌令李東吉前民部議郎趙湜前成
均樂正權賀等論之皆為嵩謀議上書者也
後二年王如元還國嵩來謁行宮遂從王還
王薨嵩復如元止平壤陰與曹頤謀嵩臣朴
全自平壤來詐言嵩已為國王忠惠遣厲房
忽只六十餘騎於平壤欲止嵩不及而還忠
惠後五年嵩還國忠穆元卒葬以公主例
子德壽封江陵大君子篤朵不花帖古不花
篤朵不花襲嵩封藩王奇后兄輟太子妃父
盧頤等謀亂伏誅后與太子懷恭愍欲廢恭
愍立篤朵不花篤朵不花固辭曰叔父無子
百歲後國將焉往今叔父無恙吾而可奪叔

父位耶乃以德興君塔思帖木兒為王天下
莫不賢之李公遂運自元言於王王嘉之問
遺甚厚十五年八月遣使來王引見其使厚
禮遣之帖古不花仕元為中書平章事頃忠
宣封延德君忠肅進封府院大君後坐奸衛
士金永長妻下巡軍永長妻內侍閔元濟女
本有穢行元中書省差脫脫帖木兒樞密院
差脫隣御史臺差也素不花等來鞠頃于行
省頃既服當抵罪以兄肅私調釋不治忠

二年辛

小君濟初忠烈為太孫金俊以崔道輝蓋
納之得幸生濟公主亦愛之出入禁中號王
小君拜中郎將欲襲王宿衛賂府守衛以請
守衛以丞相安童言來告曰今濟率禿魯花
來二年王以濟驕恣剃髮為僧
忠宣王三子懿妃生世子鑑忠肅王德興君
塔思帖木兒史失其母氏位
世子鑑小字宜惠嘗為廣陵君後封世子忠

二年王在元殺鑑及其從者金義重等
年返葬城南百官素服送之

德興君塔思帖木兒嘗為僧忠定三年逃奔
于元及奇難錄皇后怨恭愍會本國人崔濡
在元興群不逞說后謀構恭愍廢之立塔思
帖木兒為王奇三寶奴為元子凡周人之在
元者咸署偽官且請發遼陽省兵一萬渡鴨
綠江至隨州德川為我軍所敗語在濡傳帝
尋詔放遣遼陽兵達達將吏並赴朝廷塔思

帖木兒止帶素領僚從人等歸止永平王遣

密直副使金庚如元請執送塔思帖木兒庚
至遼陽知樞密院事黑驢謂庚曰帝勅臣杖
塔思帖木兒百七還其本國今方背疽待其
愈杖而歸之庚乃還初護軍義自富與塔思
帖木兒交通僞授密直副使事覺斬之
忠肅王三子曹國長公主生龍山元子明德
太后供氏生忠惠王恭愍王
龍山元子史失其名忠肅王與曹國公主幸

洪州府志 卷之十七 生故稱龍山元子卒于元迈

忠惠王一子銀川翁主林氏生釋器

釋器忠定祝髮置萬德寺恭愍時元將召釋器王聞之遂召還五年王聞前護軍林仲甫欲奉釋器潛謁不軌囚巡軍按治辭連前政丞孫守卿前密直洪峻監察大夫孫湧黃淑卿典校今郎世功李大年姜不花前判事洪桂金成前內閣丞朴蘭等十餘人悉繫獄時

十六

湧方坐臺承命者來欲執湧以去同坐者皆錯愕不知所爲獨持平金遇祥正色曰臺官雖有罪當罷臺後就獄不可直入臺中治事如常湧詣巡軍獄官詰仲甫曰汝識孫湧乎對曰不知遂釋之斬守卿桂成仲甫等貶贊成事康允忠爲東萊縣令杖世功及漢城尹洪仲元薛起宗姜贊張萬林朱雲等皆守卿黨也安置釋器于濟州今李安鄭寶等押送至海中擄之衣水釋器不死亡監十二年

西北面都巡撫使由禧生報有釋器者遣人諸道調兵爲備祿生與西海道都巡問使金庾獲所謂釋器者斬之傳首于京吳市又斬銀川翁主父林信及李安鄭寶并斬其黨金藤徐天吉等六人然釋器事繫未著徒黨未集而遽殺人頗疑之乃大赦下教曰釋器非止庶孽實丹陽大君家婢所出往者孫守卿等倚以謀變既伏厥辜群臣皆謂宜除

禍本予不忍置刑命李安鄭寶安置濟州水精寺安等回言乘舟時墜海死已布告中外今西北面都巡問使田祿生密認釋器在獄內誘集兇徒謀不軌與西海道都巡問使金庾捕獲傳首至京予初疑之遂問釋器舅林信乃知其實非予失於保全自取顛覆耳李安鄭寶指生爲死欺罔不忠林信縱其亡命不即首告俱正典刑其兇徒金光秀金玉鏡崔黑驢李仁並不赦自餘誣誤一皆除之

生之搜捕也釋器亡走匿安峽民向彥麟家
幸禍元年慶復與李仁任等聞之密奏以睦
仁吉素識釋器貌與密直副使趙仁璧率兵
同往捕之仁吉仁璧奄至彥麟家有英俊者
捕釋器仁吉見之慘然釋器形貌奇偉言語
不凡觀者皆謂此真王子也來至兔山仁吉
遣人於朝請赦之時太后老不視事禍亦年
幼仁任疑有變詭曰伏誅平壤者即釋器也
今何妄稱耶乃與復興崔瑩等議累遣中使
督殺之然猶未忍殺崔仁祐至叱之曰庸儻
妄稱王子敢惑亂人心令亟斬之始知死於
平壤者乃釋器同行僧之歸俗者也賜仁
吉仁璧等鞍馬以彥麟自首杖流之又以前
判事鄭良輔前牧使李致知而不告下巡衛
府鞠之致曰良輔語予云王子釋器生在安
峽予云此必偽也古亦有此等事不可不察
宜告宰樞雖拷訊甚慘竟不服乃斬良輔杖
致一百釋器歸民家女生一手潛寓前評理

梁伯益田廬事覺疑之置雞龍山未至陰使
吏殺之流伯益
恭讓王一子順妃盧氏生世子曉
世子與初名瑞封定城君恭讓即位冊為
子諫官請開書筵乃以趙浚徐鈞衡李至
師傳李舒金子粹禹成範姜淮李趙庸為
學三韓聘前政堂文學李元紘女為妃王下
教賜禮物尋命如京師賀正帝寵特序
次公侯下宴內殿者五又命朝官日開宴慰
之賜黃金二錠白金十錠段絹百匹從官以
下賜銀幣有差明年乃還世子在京師以
支泳之餘密令賀布遺嬖妾
公主
太祖九女
安貞淑儀公主神明王太后劉氏所生新羅
王金傳入朝以公主歸之稱樂浪公主一云
神霄宮夫人
興芳宮主亦神明太后所生隨元盛太子

大穆王后神靜王太后皇甫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文惠王后貞德王后柳氏所生適文元大王

宣義王后亦貞德王后所生適戴宗旭生成

宗治薨諡宣義附戴宗廟穆宗五年加諡貞淑顯宗五年加靜穆十八年加匡懿高宗四

十年加益慈

公主史失其號亦貞德王后所生適義城府

院大君

順安王大妃貞穆夫人王氏所生

公主史失其號興福院夫人洪氏所生適太子泰

子泰

公主史失其號聖茂夫人朴氏所生適金傳

惠宗三女

慶華宮夫人義和王后林氏所生事見后妃

傳

貞憲公主

明惠夫人宮人哀伊主所生

定宗一女

公主史失其號文成王后朴氏所生適孝成太子

光宗三女

千秋殿夫人大穆王后皇甫氏所生適千秋殿君

寶華宮夫人亦大穆王后所生

文德王后亦大穆王后所生事見后妃傳

成宗二女

元貞王后文和王后金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元和王后延昌宮夫人崔氏所生事見后妃

傳

顯宗八女

孝靖公主元和王后崔氏所生初封積慶公

主顯宗二十一年卒諡孝靖

天壽殿主亦元和王后所生

仁平王后克成王太后金氏所生事見后妃

傳

景肅公主亦元成王太后所生

孝思王后元惠王后金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孝敬公主元平王后金氏所生

敬成王后元順淑妃金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何志宮人朴氏所生適檢校少監井民相

德宗二女

楊懷公主敬穆賢妃所生蚤卒

公主史失其號劉氏所生適檢校太師王忠

靖宗一女

悼哀公主容穆王后李氏所生文宗十一年

卒諡悼哀

文宗七女

積慶宮主仁肅太后李氏所生宣宗三年適

扶餘公燕

保寧宮主亦仁肅太后所生適樂浪公瑛肅

宗八年卒陵曰溫蓋慶順其餘仁肅所生二

公主仁淑賢妃李氏所生二公主仁穆德妃

金氏所生公主皆蚤卒

宣宗三女

敬和王后貞信賢妃李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公主史失其號思肅太后李氏所生蚤卒

遂安宅主亦思肅太后所生生而育年四十

不嫁仁宗六年卒

肅宗四女

大寧宮主明懿太后柳氏所生適淮安伯沂

肅宗八年冊為公主賜禮物肅宗九年卒諡

貞穆

興壽宮主亦明懿太后所生適承化伯慎肅

宗八年冊為公主肅宗六年生子遣承宣金

沾賜禮物仁宗元年卒

安壽宮主亦明懿太后所生適廣平公源肅

宗十年冊為公主

福寧宮主亦明懿太后所生適晉康伯演肅

宗九年冊為公主性婉順為兩宮所愛富為

宗室第一崇信佛法營飾塔廟甚勤仁宗十

一年卒諡貞簡

睿宗二女

承德公主文敬太后李氏所生適漢南伯杞
仁宗二年冊為長公主賜衣帶匹段金銀器
鞍馬等物

興慶公主亦文敬太后所生適安平公璵仁

宗二年封公主明宗六年卒

仁宗四女

承慶宮主恭肅太后任氏所生適恭化侯瑛

高麗使卷九十一 二十五

德寧宮主亦恭肅太后所生適江陽公城天

姿艷麗舉止閒雅又善談笑毅宗每於花朝

月夕召入內日夜酣歌醜聲聞外明宗二十

二年卒

昌樂宮主亦恭肅太后所生適信安侯城毅

宗五年封宮主高宗三年卒及葬以王外祖

母素服減膳百官縞素一日

永和宮主亦恭肅太后所生適邵城侯珙熙

宗四年卒年六十八諡敬和

毅宗三女

敬德宮主莊敬王后金氏所生毅宗十一年

冊為宮主十六年適司空諱

安貞宮主亦莊敬王后所生毅宗十一年冊

為宮主十七年適守司徒咸寧伯璵明宗五

年與殿前加榮通事覺流加榮于海島

和順宮主亦莊敬王后所生毅宗十一年冊

為宮主適廣陵侯沔

明宗二女

高麗使卷九十一 二十五

延禧宮主光靖太后金氏所生明宗三年冊

為公主九年適寧仁伯瑱

壽安宮主亦光靖太后所生明宗三年冊為

公主九年適昌化伯祐

神宗二女

孝懷公主宣靖太后金氏所生適河源公璿

神宗二年卒年十七王及后悼甚追封為興

德宮主

敬寧宮主亦宣靖太后所生神宗二年冊為

公主四年適始興伯佖

熙宗五女

安惠太后成平王后任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永昌公主亦成平王后所生適丹陽伯椿

德昌公主亦成平王后所生適永嘉侯崔瑋

嘉順公主亦成平王后所生適新安公愷

貞禧公主亦成平王后所生適永安公僖

廢宗一女

壽寧宮主恩平王后李氏所生廢宗元年封

為宮主適河源公瑋卒諡敬烈

高宗一女

壽興宮主安惠太后柳氏所生適勳公

元宗二女

慶安宮主慶昌宮主所生適齊安公淑

咸寧宮主亦慶昌宮主所生適康平公

忠烈王二女

靖寧院妃貞和宮主所生適齊安公淑

明順院妃亦貞和宮主所生適康平公

忠惠王一女

長寧公主德寧公主所生適元魯王元之亡

也失於北平恭愍王遣尚書成准得告中書

省索之

太祖高皇帝遣宦者訪天下軍前得於北京

賜衣食遣還王聞而不悅幸耽密今左司議

大夫吳中隱等上書曰婦人從一而終義不

敢他適長寧公主本麟趾之孫其在元朝嘗

有帷薄之譏我國之恥也當元朝離亂之際

又不能守節徇身為虜獲于

大明亦可恥也 天明猶念我祖宗之裔以

歸于我殿下何以待之若優容而列於玉殿

以供奉如宗廟何如國人耳目何請寘邊遠

以保其生不聽召入京命百寮出迎居德寧

公主殿

恭讓王王女

肅寧宮主順妃盧氏所生適益川君緝

貞信宮主亦順妃所生適丹陽君禹成範

高麗史卷之五十五 高麗史九十一

列傳卷第五

高麗史九十一

高麗史九十一

洪儒

洪儒

裴玄慶

申崇謙

卜智謙

洪儒初名術義城府人弓裔末年與裴玄慶
申崇謙卜智謙同為騎將密謀夜詣太祖第
言曰自三韓分裂群盜競起今王奮臂大呼
遂夷滅草寇三分遼左據有大半立國定都
將二紀餘今不克終繼虐太甚濫刑以逞威

高麗史卷之五十五

高麗史卷之五十五

高麗史卷之五十五

妻戮子誅夷臣僚民墜塗炭疾之如讎樂討
之惡無以加也廢昏立明天下之大義請公
行殷周之事太祖作色拒之曰吾以忠義自
許王雖暴亂安敢有二心以臣伐君斯謂革
命予實不德敢效湯武之事乎恐後世以為
口實古人云一日為君終身為主況延陵季
子曰有國非吾節也乃去而耕焉吾豈過季
子之節乎儒等曰時難遭而易失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國中民庶受事痛者日夜思欲復

之且權位重者並遭虐殺略無所遺今之德望未有居公右者衆情所以望於公也公若不從吾等死無日矣況王昌瑾鏡文如彼豈可違大死於獨夫之手乎於是諸將扶掖而出黎明坐於積穀之上行君臣之禮令人馳且呼曰王公已舉義旗矣齊聞之驚駭亡去太祖即位詔策推戴功以儒玄慶崇謙智謙俱爲一等賜金銀器錦繡綺被褥綾羅布帛太祖慮青州反側儒與庾黔弼率兵千五百

鎮鎮州以備之由是青州不克叛遷大和二年改烏山城爲禮山縣遣儒及大相哀室安集流民五百餘戶十九年從太祖擊百濟之卒謚忠烈玄慶初名白玉衫慶州人膽力過人起行伍累進大匡太祖以青州人言儒爲徇軍郎中玄慶與崇謙駁曰往者林莽言爲徇軍吏圖爲不軌事泄伏辜此乃典兵權而恃本州故也今又以玄律爲徇軍郎中臣等竊惑之太祖善之改授兵部郎中太祖征

討四方玄慶功居多十九年庚爲太祖幸其第執其手曰嗟乎命矣夫卿子孫在予其敢忘太祖出門而玄慶卒遂駐駕命官庀葬事而後還謚武烈子殷黼崇謙初名能山光州人長大有武勇十年太祖與甄萱戰於公山桐叢不利萱兵圍太祖甚急崇謙時爲大將與元甫金樂力戰死之太祖甚哀之謚壯節以其弟能吉子甫樂弟鐵並爲元尹創智妙寺以資冥福智謙初名砂瑰桓宣吉林春

吉之謀反也智謙皆密告誅之卒謚武惠成宗十三年四人皆贈太師配享太祖廟庭

庾黔弼

庾黔弼平州人事太祖爲馬軍將軍累轉大匡太祖以北界鶻岩鎮數爲北狄所侵會諸將議曰今南兗未滅北狄可憂朕寤寐憂懼欲遣黔弼鎮之如何弼曰可乃命之黔弼即日率開定軍三千以行至鶻岩於東山築大城以居招集北蕃酋長三百餘人盛設酒食

纓之乘其醉曾以威爵長皆服遂遣使諸部
曰既付爾酋長爾等亦宜來服於是諸部相
率來附者千五百人又歸被虜三千餘人由
是北方晏然太祖特加褒獎八年爲征西大
將軍攻百濟燕山鎮殺將軍吉吳又攻任存
郡殺獲三十餘人太祖與甄萱戰於實物
營兵銳甚未決勝負太祖欲與相持以老其
師黔弼引兵來會兵勢大振萱懼乞和太祖
許之欲召萱至營論事黔弼諫曰人心難
豈可輕與敵相狎太祖乃止仍謂曰卿破燕
山任存功既不細待國家安定當策卿功十
一年以王命城陽并郡時百濟將金壹哀
漢文等領三千餘衆侵青州一日黔弼登
郡南山坐睡夢一大人言明日西原必有變
宜速往黔弼驚覺徑趣青州與戰敗之連至
禿岐鎮殺獲三百餘人馳請中原府見太祖
具奏戰狀太祖曰相藪之戰等謙金樂二名
將死深爲國家憂今聞卿言朕意稍安十二

年甄萱圍古昌郡黔弼從太祖往救之行至
禮安鎮太祖與諸將議曰戰者不利將如何
大相公萱洪儒曰若不利不可從竹嶺還宜
預修閒道黔弼曰臣聞兵凶器戰危事有死
之心無生之計然後可以決勝今臨敵不戰
先慮折北何也若不及救以古昌三千餘衆
拱手與敵豈不痛哉臣願連軍急擊太祖從
之黔弼乃自猪首峯奮擊大破之太祖入其
郡謂黔弼曰今日之捷卿之力也十四年被
讒竄于鵠島明年甄萱海軍將高寂等攻楸
大牛島太祖遣大匡萬歲等往救不利太祖
憂之黔弼上書曰臣雖負罪在貶闕百濟侵
我海鄉臣已選本島及包乙島丁壯以充軍
隊又修戰艦以禦之願上勿憂太祖見書泣
曰信讒逐賢是予不明也遣使召還慰之曰
卿實無辜見謫曾不怨憤惟思輔國予甚愧
悔庶將賞延于世報卿忠節又明年爲征南
大將軍守鐵城府太祖使人謂曰予慮新羅

為百濟所侵嘗遣大匡能丈英周烈弓忿希等鎮之今聞百濟兵已至機山城阿弗鎮等處劫掠人物恐侵及新羅國都卿宜往救黔弼選壯士八十人赴之至槎灘謂士卒曰若遇賊於此吾必不得生還但慮汝等同懼鋒刃其各善自為計士卒曰吾輩盡死則已豈可使將軍獨不生還乎因相與誓同心擊賊既涉灘遇百濟統軍神劍等黔弼欲與戰百濟軍見黔弼部伍精銳不戰自潰而走黔弼

高麗史卷九十二

六

至新羅老幼出城迎拜垂泣言曰不圖今日得見大匡微大匡吾其為魚肉乎黔弼留七日而還遇神劍等於子道與戰大克擒其將今達真弓等七人殺獲甚多捷至太祖驚喜曰非我將軍孰能如是及還太祖下殿迎之執其手曰如卿之功古亦罕有銘在朕心勿謂忘之黔弼謝曰臨難忘私見危授命臣職耳聖上何至如斯太祖益重之十七年太祖自將征運州黔弼為右將軍甄萱聞之簡甲

士五千至曰兩軍相鬪勢不俱全恐無知之卒多被殺傷宜結和親各保封境太祖會諸將議之黔弼曰今日之勢不容不戰願上觀臣等破敵勿憂也遂乘萱未陣以勁騎數千突擊之斬獲三千餘級擒術士宗訓醫師訓謙勇將尚達崔弼熊津以北三十餘城聞風自降十八年太祖謂諸將曰羅州界四十餘郡為我藩籬久服風化嘗遣大相堅書權直仁宣等往撫之近為百濟劫掠六年之間海

高麗史卷九十二

七

路不通誰為我撫之洪儒朴述熙等曰臣雖無勇願補一將太祖曰凡為將貴得人心公豈大匡悌弓等奏曰黔弼可太祖曰予亦已思之但近者新羅路梗黔弼往通之朕念其勞未敢再命黔弼曰臣年齒已衰然此國家大事敢不竭力太祖喜垂涕曰卿若承命何喜如之遂以為都統大將軍送至禮成江賜御船濟之因留三日候黔弼下海乃還黔弼羅州經略而還太祖又幸禮成江迎勞之

十九年從太祖擊百濟滅之二十四年卒
弼有將略得士心每出征受命即行不宿於
家及凱還太祖必迎勞終始寵遇諸將莫及
謚忠節成宗十三年贈太師配享太祖廟庭
子曰兢曰官儒曰慶

崔凝

崔凝黃州土山人父大相祐達初凝母有娠
家有黃瓜忽結甜瓜邑人以告弓裔裔卜
之曰生男則不利於國慎勿舉父母匿而養

之自幼力學既長通五經善屬文爲齋翰林
郎草制詰其慳其意裔曰所謂聖人得非斯
人耶一日裔召太祖誣以謀叛太祖辯之凝
爲掌奏在裔側伴墜筆下庭取之因趨過太
祖微語曰不服則危太祖悟遂誣服由是得
免及太祖即位仍舊職知元鳳省事俄拜廣
評郎中凝有公輔器曉達吏事甚獲時譽遇
知太祖夙夜勤恪多所獻替太祖每嘉納之
嘗謂曰卿學富才高兼識治體憂國奉公匪

躬蹇蹇古之名臣無以過也遷內奉御未幾
轉廣評侍郎凝辭曰臣之同僚尹遂長於臣
十年請先授之太祖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
有昔聞其語今見其人遷以遂爲廣評侍郎
凝恒齋素嘗寢疾太祖遣東宮問疾勸令食
肉曰但不手殺耳食肉何害凝固辭不食太
祖幸其第謂曰卿不食肉有二失不保其身
不得終養其母不孝也不奉命使予早喪良
弼不忠也凝乃始食肉果平復他日太祖謂

崔彥撝

疑曰昔新羅造九層塔遂成一統之業今欲
開京建七層塔西京建九層塔冀借玄功除
群醜合三韓爲一家卿爲我作發願疏凝遂
製進十五年卒年三十五時太祖在燕山禪
聞計痛悼贈元甫賻甚厚累贈大匡太子
太傅謚熙愷顯宗十八年配享太祖廟庭德
宗二年加贈司徒子彬

崔彥撝

彥撝初名慎之廣州人性寬厚自少能文

新羅末年十八游學入唐禮部侍郎薛廷珪
下及第時淳海宰相烏炤度子光贊同年及
第炤度朝唐見其子名在彥擢下表請曰臣
昔年八朝登第名在李同之上今臣子光贊
宜升彥擢之上以彥擢才學優瞻不許年四
十二始還新羅拜執事省侍郎瑞書院學士
及太祖開國聖家而來命爲太子師傅委以
文翰之任宮院額號皆所撰定一時貴遊皆
歸事之官至大相元鳳大學士翰林院令平

高麗史卷九十二

十一

章事憲宗元年卒年七十七計問王痛悼贈
政匡謚文英子光胤行歸光遠行宗光胤嘗
以賓貢進士遊學入晉爲契丹所虜以才見
用拜官奉使龜城知契丹將侵我爲書付蕃
人以報於是命有司選軍三十萬號光軍行
歸亦遊吳越國其王授秘書郎後還本國事
光宗爲倖臣坐死光遠官至秘書少監子沆
自有傳

王儒

字之

王儒本姓名朴儒字文行光海州人性質直
通經史初仕弓裔爲貧外遷至東宮記室見
裔政亂乃出家隱於山谷間聞太祖即位來
見太祖以禮待之謂曰致理之道惟在求賢
今卿之來如得傳巖渭濱之士仍賜冠帶令
管機要有功遂賜姓王玄孫字之字元長初
名紹中由胥吏進其妹壻王國髦之誅李資
義也字之衛宮門以功補都校令肅宗召入
內侍再轉殿中侍御史睿宗朝以兵馬判官

高麗史卷九十二

十一

從尹瓘征女真累戰有勞語在瓘傳遷殿中
少監歷左散騎常侍吏兵部尚書樞密院使
十七年以叅知政事卒年五十七謚章順配
享睿宗廟庭後諫官奏曰古之大臣有大功
德於國家然後乃得陞配字之雖有戰功其
遇睿廟但以恩倖上無所匡救於君下無所
利澤於民非所以尊祀典示將來請令有司
擇可者代之制可子毅其女適李資謙子公
儀及資謙敗以姻黨坐流

朴述熙

朴述熙樓城郡人父大丞得宜述熙性勇敢嗜啗肉雖蟾蜍螻蛄皆食之年十八爲弓裔衛士後事太祖累樹軍功爲大匡惠宗生七歲太祖欲立之以其母具氏側微恐不得立乃以故筭盛柘黃袍賜具氏以示述熙述熙揣知太祖意請立惠宗爲正胤正胤即太子也太祖臨薨托以軍國事曰卿扶立太子善輔佐述熙一如遺命及惠宗寢疾述熙與王

卷之二十二 十二

規相惡以兵百餘自隨定宗疑有異志流于甲串規因矯命殺之後諡嚴毅贈太師三重大匡配享惠宗廟庭子精元

崔知夢

崔知夢初名聰進南海靈巖郡人元甫相所之子性清儉慈和聰敏嗜學學於大匡玄一博涉經史尤精於天文卜筮年十八太祖聞其名召使占夢得吉兆曰必將統御三韓太祖喜改今名賜錦衣授供奉職常從征伐不

離左右統合之後侍禁中備顧問惠宗二年

王規謀害王弟知夢時爲司天官奏云流星犯紫微國必有賊後惠宗寢疾在神德殿王規將謀亂知夢卜之又奏近將有變宜以時移御定宗即位誅規褒知夢密奏事機賜職獲鞍馬銀器光宗朝從幸歸法寺被酒失禮貶于隈傑縣凡十一年景宗五年召還授大匡內議令東萊郡侯食邑一千戶柱國賜銀器錦被褥帳衣馬幞頭犀帶一日知夢奏曰

卷之二十二 十三

客星犯帝座願王申戒宿衛以備不虞未幾王承等謀逆伏誅賜御衣金帶成宗元年加左執政守內史今上柱國賜弘文崇化致理功臣號爵其父母三年知夢年七十八三上表乞骸不允又上書固請乃命除朝叅赴內史房視事如舊六年知夢疾病成宗命醫賜藥親臨問疾以馬二匹施歸法海安二寺飯僧三千以禱凡可以已疾者靡所不爲卒年八十一計聞震悼賻布千匹米三百碩麥二

百碩茶二百角香二十斤官庀葬事贈太子
太傅謚敏休加贈太師十三年配享景宗廟
庭子玄同懷遠

王式廉

王式廉三重大匡平達之子太祖之從弟為
人忠勇勤恪初為軍部書史多所遷厯太祖
以平涼荒廢徙民實之命式廉往鎮之又城
安水興德等鎮有功累轉佐丞式廉父鎮平
壤常以衛社稷拓封疆為已任惠宗寢疾王

規有異志定宗密與式廉謀應變及規作亂
式廉自平壤引兵入衛規不敢動於是誅規
等三百餘人王倚賴益重下詔褒獎曰式廉
三代元勲一邦柱石量吞海嶽氣蘊風雲昨
者當先王疾篤之秋是涇渭未分之際懷忠
秉義表節歲寒翊戴眇冲嗣臨軍國尋有姦
臣暴逆結構兇頑忽自蕭牆俄興變亂卿王
入火而彌冷松冒雪以轉青按劍衝冠忘生
狗難兇狂瓦解逆黨伏誅朝綱欲墜而復興

宗社將傾而再整若非公之效死予曷致於
今辰可謂板蕩識誠臣疾風知勁草昔聞斯
語今見其人縱加萬石之封並授九州之牧
豈足酬茲勲績報彼功名今賜臣國翊贊功
臣號加大丞崇資將表予懷以旌不朽臣獨
展君臣義分惟望共生死同期予不食言有
如皎日受希子無忘青躬儉已公常務知足
養廉愛育黎元賞罰平中使國祚而天長地
久貽富貴於百子千孫四年卒謚威靜贈虎

騎尉太師三重大匡開國公配享定宗廟庭
子舍允舍順

朴守卿

朴守卿平州人父大匡尉遲備守卿性剛
多權智事太祖為元尹百濟數侵新羅太
命守卿為將軍往鎮之值甄萱再至守卿
以奇計敗之背物卿之戰太祖部分三軍以
大相帝弓為上軍元尹王忠為中軍守卿
寧為下軍及戰上軍中軍失利守卿等獨

勝太祖元甫守卿曰臣兄守文見為元
尹而臣位其上寧不自愧遂并為元甫勅城
之役太祖被圍賴守卿力戰得出又從太祖
討神劍後定役分田視人性行善惡功勞大
小之有差特賜守卿田二百結定宗初卿
位前平內難守卿功居多尋轉大匡光宗十
五年子佐丞承位承景大相承禮等被讒下
獄守卿憂悲而卒後累贈司徒三重大匡
王順式字念言 堅金 尹瑄
興達 善弼 泰許

王順式漢州人為本州將軍久不服太祖
之侍郎權說奏曰父而詔子兄而訓弟天理
也順式父許越今為僧在內宜遣往諭之
太祖從之順式遂遣長子守元歸款賜姓王
仍賜田宅又遣子長命以卒六百入宿衛後
與子弟率其眾來朝賜姓王拜大匡長命賜
名廉拜元甫小將官景亦賜姓王授大丞太
祖討神劍順式自漢州率其兵會戰破之太
祖謂順式曰朕夢見異僧領甲士三千而至

翼日卿率兵來助是其應也順式曰臣發漢
州至大峴有異僧祠設祭以禱上所夢者必
此也祖異之又有李念言堅金尹瑄興達
善弼泰許等皆歸附太祖李念言史失世系
新羅李保碧珍郡時群盜充斥念言堅城固
守民賴以安太祖遣人諭以共戮力定禍亂
念言奉書甚喜遣其子永率兵從太祖征討
永時年十八太祖以大匡思道貴女妻之拜
念言本邑將軍加賜傍邑丁戶二百二十九

又與忠原廣竹堤州倉穀二千二百石並一
千七百八十五石且致手札示以金石之信
曰至于子孫此心不改念言乃感激團結軍
丁儲峙資糧以孤城介於羅濟必爭之地屹
然為東南聲援二十一年卒年八十一子連
行及永堅金青州人為本州領軍將軍太祖
即位以青州人多變詐不早為備必有後悔
乃遣州人能達文植明吉等往覘之能達還
奏彼無他志足可恃也唯文植明吉私謂州

人金勤謙寬駿曰能達難奏無他然新穀熟恐有變堅金與副將連翌與鉉來見太祖各賜馬綾帛有差堅金等上言臣等願竭愚忠庶無二心但本州人與勤謙寬駿金言規等在京都者其心異同去此數人可無患矣太祖曰朕心存止殺有罪者尚欲原之況此數人皆有宣力扶衛之功欲得一州而殺忠賢朕不為也堅金等慚懼而退勤謙言規等聞之奏曰日者能達復曰無他臣等固以為不

然今聞堅金等所言不可保其無他請留之以觀變太祖從之既而謂堅金等曰今雖不從爾言深嘉爾忠可早歸以安衆心堅金等言臣等欲露忠讜輒陳利害反類誣譖不以爲罪患莫大焉誓赤心報國然一州之人各有心如有始禍恐難制也請遣官軍以爲聲援太祖然之遣馬軍將軍洪儒庚黔弼等率兵千五百鎮鎮州以備之未幾道安郡奏青州密與百濟通好將叛太祖又遣馬軍將

軍能植將兵鎮撫由是不克叛尹瑄益州人爲人沉勇善騎鈴初以弓裔誅殺無厭慮禍及已遂率其黨走北邊聚衆至二千餘人居鰲巖城召黑水蕃衆又爲邊郡害列太祖即位率衆來附北邊以安興達爲甄童高思葛伊城主太祖徇康州行過其城興達遣其子歸款於是百濟所置軍吏皆降附太祖嘉之賜興達青州祿子俊達珍州祿雄達寒水祿王達長濺祿又賜田宅以賞之甄童請攻其

城興達聞之欲出戰而浴忽見右臂上有滅字恠而讓之至十日病死善騎爲新羅義兵城將軍時群盜競起所至奪掠太祖欲通好新羅以路梗患之弼觀太祖威德遂歸款以計使通好新羅因釋賊虜有功後以其城內附太祖厚加待遇以年老稱爲尙父兼攝益州人博涉書史明習吏事初爲其州賊帥神孫順記室弓裔破矜順評乃降裔怒其久不服令屬卒伍遂從太祖開國之際興有力焉

擢授徇軍郎中

龔直

龔直燕山昧谷人自幼有勇略新羅末爲本邑將軍時方亂離遂事百濟爲甄萱腹心以長子直達次子金舒及一女質于百濟直嘗朝百濟見其無道謂直達曰今見此國奢侈無道雖密邇不願復來聞高麗王公文足以安民武足以禁暴故四方無不畏威懷德予欲歸附汝意何如直達曰自入質以來觀

龔直傳卷九十二 二十一

其風俗唯恃富強競務驕矜安能爲國今大人欲歸明主保安弊邑不亦宜乎直達當與弟妹俟隙而歸矣縱不得歸賴大人之明餘慶流於子孫則直達雖死無恨願大人勿以爲慮直遂決意來附太祖十五年直與其子英舒來朝言曰臣在弊邑久聞風化雖無助天之力願竭爲臣之節太祖喜拜大相賜白城郡祿廐馬三匹彩帛拜其子咸舒爲佐尹又以賞戚正朝俊行女妻英舒曰卿灼見理

亂存亡之機來歸於我朕甚嘉之聯姻公族用示厚意卿其益竭心力鎮撫邊境藩屏我家直謝因言曰百濟一年山郡境接弊邑以臣歸化常加侵掠民不安業臣願往攻取使弊邑之民不被寇竊專務農業益堅歸化之誠太祖許之萱聞直降怒甚因直達金舒及其女烙斷股筋直達死百濟滅後羅州以俘囚百濟將軍其道子端舒換金舒還於父母二十二年直以佐丞卒太祖遣使致弔贈政

龔直傳卷九十二 二十一

匡謚奉義以咸舒爲嗣後又贈司空三重大匡

朴英規

朴英規昇州人娶甄萱女爲萱將軍及神劍爲逆萱來投英規密語其妻曰大王勦勢四十餘年功業垂成一旦以家人之禍失地投於高麗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若舍吾君以事賊子則何顏以見天下之義士乎况聞高麗王公仁厚勤儉以得民心殆天

列傳卷第五

啓也必爲三韓之主蓋致書以安慰我王兼致慙慙於王公以圖將來之福乎其妻曰子之言是吾意也太祖十九年二月英規遂遣人歸款且曰若舉義兵請爲內應以迎王師太祖大喜厚賜其使令歸報英規曰若蒙君惠道路無梗則先謁將軍升堂拜夫人兄事而姊尊之必終有以厚報之天地鬼神悉聞此言九月太祖討神劔滅百濟謂英規曰自萱失國遠來其臣子無一人慰籍者獨卿夫婦千里嗣音以致誠意兼歸款於寡人義不可忘授以佐丞賜田千頃以驛馬三十五匹迎致家人官其二子英規後官至三重大臣

列傳卷第六

高麗史九十三

正德大元曹判書兼殿學士知經筵兼教習兼領司諫司諫官兼領叢書

徐弼

徐弼利川人性通敏始以刀筆進累官至大匡內議令光宗賜宰臣王咸敏皇甫光謙及弼金酒器弼獨不受曰臣謬居宰輔已叨寵恩又賜金器愈懼踰分且服用明等表奢儉關理亂臣用金器君將何用光宗曰卿能以寶爲寶予當以卿言爲寶弼嘗進見曰願上莫賞無功無忘有功光宗嘿然翼日遣近臣問有功無功者爲誰對曰有功者元甫武會是也無功者若輩是也其以此奏時光宗厚待投化漢人擇取臣僚第宅及女與之一日弼奏曰臣居第稍寬願以獻焉光宗問其故對曰今投化人擇官而仕擇屋而處世臣故家反多失所臣愚誠爲子孫計宰相居第非其有也及臣之存請取之臣以祿餘

更營小第廢無後悔光宗怒然卒感悟不復
奪臣僚第宅又內廐馬死光宗欲罪主者弼
引孔子不問馬之說爭之主者得免其嘗謂
如此十六年卒年六十五謚貞敏累贈三重
大匡太師內史令後配享光宗廟庭子康熙
英熙自有傳

崔承老 壽類

崔承老慶州人父殷舍仕新羅至元甫以無
嗣禱而生承老性聰敏好學善屬文年十二

崔承老 壽類

崔承老 壽類

太祖召見使讀論語甚嘉之賜金命錄元
鳳省學生賜鞍馬例食二十碩自是奏以文
柄成宗元年爲正匡行選官御事上柱國時
王求言承老上書曰臣生長草野性稟愚暗
且無學術幸值明時久叨近職累竊殊榮雖
微長策可以匡時猶有片心期於報國竊見
開元皇帝其竟撰進貞觀政要欲勸玄宗勤
修太宗之政蓋以事體相近不出一家而其
政休明可爲師範也臣伏見太祖之創業垂

統而謂有功也諸宗之嗣位守成所謂
有德也祖既有國有家以啓子孫之福慶宗
乃或興或廢未免一時之過愆所以然者政
有理荒事有善惡多不慎終如始至於危亂
是誠可痛也自我太祖開國以來臣所及知
者皆誦在臣心今謹錄五朝政化善惡之跡
可鑑可戒者條奏以聞伏審我太祖神聖大
王之御極也時當百六運協一千當初剪亂
夷凶天生前主而假手在後膺圖受命人知

崔承老 壽類

崔承老 壽類

聖德以歸心於是值金難自滅之期乘丙鹿
再興之運不離鄉井便作闕庭定遼瀕之驚
波得秦韓之舊地十有九載統一寰瀛可謂
功莫高矣德莫大焉若契丹者與我連境宜
先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我乃絕其交聘者
以彼國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不顧舊盟
一朝殄滅故太祖以爲無道之甚不足與交
所獻駱駝亦皆弃而不畜其深策遠計防患
未然保邦于未危者有如此也渤海既爲

丹兵所破其世子大光顯等以我國家舉義而興領其餘衆數萬戶日夜倍道來奔太祖憫念尤深迎待甚厚至賜姓名又附之宗籍使奉其本國祖先之禋祀其文武叅佐以下亦皆優沾爵命其急於存亡繼絕而能使遠人來服者又如此也百濟甄萱兇悖好亂殺主虐民太祖聞之不遑寢食行師討罪卒成匡復其不忘舊主定傾扶危者又如此也自新羅之季至我國初西北邊民每被女眞蕃騎往來侵盜太祖斷自宸衷遣一良將鎮之不勞寸刃反令蕃衆來歸自是塞外塵清邊境無虞其知人善任柔遠能邇者又如此也新羅君臣以運盡數窮自求歸化讓至再三然後許之東自溟州至興禮府其間百十餘城莫不懷于有仁應時來服其能以禮讓而人無不服者又如此也唯南平百濟不得已而用兵凡大興師前後數次然旌麾之下戎馬之前或有臨陣投降或有望風懾伏難交

鋒刃不欲殺傷可謂仁者無敵也及甄萱積惡數十餘年然後終爲逆豎所囚逃葬于我而請兵誅逆太祖聞之厚禮迎致及其頑沒亦優時贈其道貫幽明義周存後者又如此也泊上百濟車駕入城哀恤窮民厚加慰諭下令諸軍秋毫無犯且南北以分新舊又別太祖撫之如一終始不渝其舍弘寬簡又如此也自成一統以來勤政八年事大以禮交隣以道居安無逸接下思恭貴道德崇節儉卑宮室而期於粗庇風雨惡衣服而取其便禦寒暑好賢樂善捨己從人恭儉禮讓之心發於天性況生長民間備嘗艱險衆人情僞無不具知萬事安危亦能先見所以賞罰不失其時邪正不同其路知其勸懲之道得帝王之體者又如此也加以知人不失其才御下必得其力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尊釋教重儒術爲君之本德斯備有國之嘉猷可遵但以創業之初致平日淺宗廟社稷且未光崇

禮樂文物猶多闕乏凡百官司之品式及計
內外之規儀未及修定忽遺弓劍蓋國人之
不幸寔天道之難諶深可惜也惠宗久在東
宮累經監撫尊禮師傳善接賓僚由是令名
聞於朝野及初即位衆舉欣然時有人譖定
宗兄弟謂有異圖惠宗聞而不答亦無所問
恩遇愈豐待之如初故人皆服其大度既而
不修德政過惜身命左右前後常以甲士相
隨益爲疑人太甚大失爲君之體加以偏賞

將士恩澤不均故內外怨嗟人心攜貳又即
位踰年便致沉痾牀枕之間淹延歲月於是
朝臣賢士不獲上前鄉里小人常居卧內厭
疾彌篤頃患日增三年之間民不見德至于
晏駕之日粗得免其橫禍可不痛哉定宗在
藩邸時早有令聞及惠宗寢疾彌留宰臣王
規等潛有所圖窺覲王室定宗先認之密與
西都忠義之將定計而爲備及內難將作衛
兵大至故發計不成群兇受誅雖由天命亦

在人謀豈不偉歟自定宗至今三十有八年
其間洪祚之不絕亦定宗之力也定宗既以
連枝得繼夙夜孜孜銳情求理或燃燭而引
見朝士或盱食而聽斷萬機故即位之初人
皆相慶及乎誤信圖讖決議遷都又天性剛
毅固執不移暴徵作役勞動人夫雖上慮爲
然乃群情不服怨譖由是而興災應速於影
響未及西遷求辭南面誠可痛也先宗以美
奇之表岐嶷之姿偏承太祖之眷憐親愛定

宗之顧命餽原襲慶鳳展傳華禮有加於後
下鑒不失於知人不阿親貴而常抑褒貶無
弄疎賤而惠鮮鰥寡自即位之年至于八載
政教清平刑賞不濫及雙翼見用以來崇重
文士恩禮過豐由是非才濫進不次驟遷未
浹歲時便爲卿相或連宵引見或繼日延容
以此圖歡怠於政事軍國要務壅塞不通瀆
食譙遊聯縣靡絕於是南北庸人競願依投
不論其有智有才皆接以殊恩殊禮所以後

生爭進舊德漸衰雖重華風不取華之今典
雖禮華士不得華之賢才於百姓則益消膏
血之資於四方則剩得浮虛之譽因此不復
憂勤庶政而接見賓僚故猜忌日深都俞日
阻時政得失無敢言者加以酷信佛事過重
法門常行之齋設既多別願之焚修不少專
求福壽但作禱祈窮有涯之財力造無限之
因緣自輕至尊好作小善又於出入宴遊莫
不窮奢極侈以其目前無事將謂法力使然

高麗史卷之十三 八

凡兩作為不欲峻改宮室必踰於制度服食
須極於珍纖土木之功不以時伎巧之作無
休日略計常時一歲之費足為太祖十年之
費又及末年多殺無辜臣愚以為若使光宗
恒思恭儉節用勤政如初豈其祿命不永
得享年五十而已哉其不克終誠為可惜也
况自庚申至乙亥十六年間姦兇競進護
大興君子無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于違父
母奴論其主上下離心君臣解體舊臣宿將

相次誅夷骨肉親姻亦皆翦滅而况惠宗之
克全兄弟定宗之能保邦家若論恩義可謂
重也兩朝皆唯一子亦不使保其性命雖
但不報其德亦復深結其冤又至末年於已
一子亦生疑忌故景宗方在東宮每不自安
幸而得嗣其位嗟乎何其善於前而早得今
名不善於後乃至斯乎深可痛也景宗生於
陳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門外之事不曾見
知但以天性聰明當其光考末年能免廢尤

高麗史卷之十三 九

得嗣天位及其嗣位焚積年護毀之書故累
歲無辜之獄冤憤悉除朝野稱慶但以不諳
政體專任權豪害及宗親咎徵先見後雖覺
悟貴無所歸自此邪正不分賞刑不一未及
于理復倦于勤遂至色荒喜觀鄉樂繼以博
奕終日無厭左右唯中官內豎而已由是君
子之言無自而入小人之語有時而從亦早
有美名而晚無令德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忠臣義士誰不痛之此乃聖上親所見知

者也然景宗亦有足稱美者焉蓋其當初遼疾未及危篤遂於卧內引見聖上執手與言付囑軍國不唯杜稷之福亦是人民之幸也唯惠景二宗嗣位皆自春宮人無異望至於兄弟之間非有分明付托則爭端必起惠宗兩年寢疾而終有子曰興化郎君而年少又不能囑後事於諸弟定宗自被群臣翊戴以纂大業臨終亦早傳位於光宗以安宗社定景二宗之遺命可謂明矣又曾見惠定光三

高麗史卷九十三

十一

宗相繼之初百事未寧之際兩京文武年已殺傷况屬光宗末年世亂譏興凡繫刑章多是非辜歷世勲臣宿將皆未免誅鋤而盡及景宗踐祚舊臣之存者四十餘人耳其時亦有人遇害衆多皆是後生讒賊誠不足惜唯天安鎮州二郎君本皇家之枝葉也光宗猶自寬容竟不置之於法至景宗朝足爲藩屏却被權臣之賊害沒爲地下之冤魂在於宗盟寧不痛惜先朝不保來年多因此禍後世

可以爲鑑誠伏惟殿下以上聖之德遇中興之期因先君遜讓之恩纂列聖鴻鴻之業無一物不樂其生無一夫不獲其所內外同歡人神相慶所謂天授人與者也聖上若克遵太祖之遺風何異玄宗追慕文皇之故事耶聖上又能取捨四朝之近事則惠宗有保全骨肉之功可謂友于之義也定宗先知亂萌克定蕭牆之難而再安宗社傳授至今可謂智謀之明也光宗八年之理可方三代又朝

高麗史卷九十三

十一

廷儀制頗有可觀所謂善否之均也景宗放先朝冤獄數千燒積年讒毀之文所謂寬仁之至也凡四朝爲政之跡大略如是聖上宜取其善者而行之見其不善而誠之除不急之務罷無善之勞但要君安於上民悅於下因善始之心慮克終之美日慎一日雖休勿休雖貴爲君主而不自尊大富有才德而不求而自至災不禳而自消聖壽胡不萬年

王業豈唯百世而已哉臣雖愚昧忝職樞機
既奏陳之有心又迴避之無路謹錄鄙懷不
出時務計二十有八條隨狀別封以進我國
家統三以來四十七年士卒未得安枕糧餉
未免糜費者以西北隣於戎狄而防戍之所
多也願聖上以此為念夫以馬歇離為界太
祖之志也鴨江邊石城為界大朝之所定也
乞將此兩處斷於宸衷擇要害以定疆域通
土人能射御者充其防戍又選其中二三偏

卷之九十三 十二

將以統領之則京軍免更戍之勞易果省
挽之費矣竊聞聖上為設功德齋或親碾茶
或親磨麥臣愚深惜聖體之勤勞也此弊始
於光宗崇信讒邪多殺無辜感於浮屠果報
之說欲除罪業浚民膏血多作佛事或設毗
盧遮那懺悔法或齋僧於毡庭或設無遮水
陸會於歸法寺每值佛齋日必供乞食僧或
以內道場餅果出施丐者或以新池穴口與
摩利山等處魚梁為放生所一歲四遣使就

其界寺院開演佛經又禁殺生御廚肉膳不
使宰夫屠殺市買以獻至今大小臣民悉皆
懺悔擔負米穀柴炭芻豆施與中外道路者
不可勝紀然以既信讒慝視人如草莽誅殺
者堆積如山常竭百姓膏血以供齋設當是
時子背父母奴婢背主諸犯罪者變形為僧
及遊行丐乞之徒來與諸僧相雜赴齋者亦
多有何利益今聖上在位所行之事與彼不
同但此數事只勞聖體無所得利願正君王

卷之九十三 十三

之體不為無益之事我朝侍衛軍卒在太祖
時但充宿衛宮城其數不多及光宗信讒誅
責將相自生疑惑增益軍數簡選州郡有風
彩者入侍皆食內廚時議以為繁而無益至
景宗朝雖稍減削洎于今時其數尚多伏望
遵太祖之法但留驍勇者餘悉罷遣則人無
嗟怨國有儲積聖上以醬酒鼓羹施與行路
臣竊謂聖上欲效光宗消除罪業普施結緣
之意此所謂小惠未遍也若明其賞罰懲惡

勸善足以致福如此碎事非人君爲政之體
乞罷之我太祖情專事大然猶數年一遣行
李以修聘禮而已今非但聘使且因貿易使
价煩夥恐爲中國之所賤且因往來敗船殞
命者多矣請自今因其聘使兼行貿易其餘
非時買賣一皆禁斷凡佛寶錢穀諸寺僧人
各於州郡差人勾當逐年息利勞擾百姓請
皆禁之以其錢穀移置寺院田莊若其主典
有田丁者并取之以屬于寺院莊所則民弊
稍減矣王者之理民非家至而日見之故分
遣守令往察百姓利害我聖祖統合之後欲
置外官蓋因草創事煩未遑今竊見鄉豪每
假公務侵暴百姓民不堪命請置外官雖不
得一時盡遣先於十數州縣并置一官官各
設兩三員以委撫字伏見聖上遣使迎屈出
僧如括入內臣愚以爲括果能福人者其所
居水土亦是聖上之有朝夕飲食亦是聖上
之賜必有圖報之心每以祝釐爲事何煩迎

致然後敢施福耶曩者有善會者規避徭役
出家居山光宗致敬盡禮卒之善會暴死道
傍曝露其尸如彼凡僧身且取禍何暇福人
請放括還山免致善會之譏新羅之時公卿
百僚庶人衣服鞋襪各有品色公卿百僚朝
會則著公欄具穿執退朝則逐便服之庶人
百姓不得服文彩所以別貴賤辨尊卑也由
是公欄雖非土產百僚自足用之我朝自太
祖以來勿論貴賤任意服著官雖高而家貧
則不能備公欄雖無職而家富則用綾羅錦
繡我國土宜好物少而羈物多文彩之物皆
非土產而人人得服則恐於他國使臣迎接
之時百官禮服不得如法以取恥焉乞令百
僚朝會一依中國及新羅之制且公欄穿執
奏事之時著絳靴絲鞋革履庶人不得著文
彩紗縠但用紬絹臣聞僧人往來郡縣止宿
館驛鞭撻吏民責其迎候供億之緩吏民疑
其銜命畏不敢言弊莫大焉自今禁僧徒止

宿館驛以除其弊華夏之制不可不遵然四方習俗各隨土性似難盡變其禮樂詩書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華以革卑陋其餘車馬衣服制度可因土風使奢儉得中不必苟同諸島居民以其先世之罪生長海中土無所食活計甚難又光祿寺徵求無時日至窮困請從州郡之例平其貢役我國春設燃燈冬開八關廣徵人衆勞役甚煩願加減省以紓民力又造種種偶人工費甚多一進之

古書卷九十三

後便加毀破亦甚無謂也且偶人非凶禮不用西朝使臣嘗來見之以爲不祥掩面而過願自今勿許用之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聖人所以感動天人者以其有純一之德無私之心也若聖上執心撙謙常存敬畏禮遇臣下則孰不罄竭心力達告謀猷退恩匡贊乎此所謂君使臣以禮臣

子君以忠者也願聖上日慎一日不自驕滿

接下思恭儉或有罪者輕重並論如法則太平之業可立待也太祖除內屬奴婢在宮供役外出居外郊耕田納稅至光宗多作佛事役使日繁乃徵在外奴婢以充役使內宮之分不足支給并賣倉米及乎聖朝弊猶未除且內廐養馬數多糜費甚廣民受其害如有邊患摧餉不周願聖上一依太祖之制酌定宮中奴婢廐馬之數餘悉分遣於外世俗以種善爲名各隨所願營造佛宇其數甚多又

古書卷九十三

有中外僧徒欲爲私住之所就行營造寺觀州郡長吏徵民役使急於公役民甚苦之願嚴加禁斷以除百姓勞役禮云天子堂九尺諸侯堂七尺自有定制近來人無尊卑苟有財力則皆以營室爲先由是諸州郡縣及亭驛津渡豪右競構大屋踰越制度非但盡一家之力實勞百姓其弊甚多伏望命禮官酌定尊卑家舍制度令中外遵守其已營造踰制者亦令毀撤以戒後來竊經聖像只要傳

以何用珍寶爲飾以啓盜賊之心古者經皆
黃紙且以旃檀木爲軸其肖像不用金銀銅
鐵但用石土木故無竊毀者新羅之李經像
皆用金銀奢侈過度終底滅亡使商賈竊毀
佛像轉相賣買以營生產近代餘風未殄願
加嚴禁以革其弊昔晉德衰而藥卻胥原狝
續慶伯降在皂隸我三韓功臣子孫每有旨
必云褒錄而未有受爵者混於皂隸新進之
輩多肆凌侮怨咨以興且光宗末年誅黜廷

卷之九十五 十八

臣世家子孫未得承家請從累次恩宥隨其
功臣等第錄其子孫又庚子年田科及三韓
後入仕者亦量授階職則冤屈得伸而災害
不生矣崇信佛法雖非不善然帝王士庶之
爲功德事實不同若庶民所勞者自身之力
所費者自己之財害不及他帝王則勞民之
力費民之財昔梁武帝以天子之尊修匠夫
之善人以爲非者以此是以帝王深慮其然
事皆酌中弊不及於臣民臣闕人之禍福貴

賤皆稟於有生之初當順受之况崇佛教者
只種來生因果鮮有益於見報理國之要恐
不在此且三教各有所業而行之者不可混
而一之也行釋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
國之源修身是來生之資理國乃今日之務
今日至近來生至遠舍近求遠不亦謬乎人
君惟當一心無私普濟萬物何用役不願之
人費倉庫之儲以求必無之利乎昔德宗祀
父王景先駙馬高恬爲聖壽延長鑄金銅佛

卷之九十五 十九

像獻之德宗曰朕以有爲功德謂無功德還
其佛像於二人是其情雖不實然欲令臣民
不得作無利事者如此我朝冬夏講會及先
王先后忌齋其來已久不可取舍其他可減
者請減之若不得減則依月今所說五月中
氣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
止聲色薄滋味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
刑以定晏陰之所成十一月中氣陰陽爭諸
生瀉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去聲色禁嗜

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此時則可以停之何也極寒則役使者苦而食物不精潔極熱則汗出淋漓或誤傷群虫齋供不淨潔有何功德且今日作善來日未必獲善報以此而觀莫如修政教請以一年十二月分半自二月至四月自八月至十月政事功德參半行之自五月至七月自十一月至正月除功德專修政事逐日聽政宵旰圖治每自午後乃用君子四時之禮修今安身如此

則順時今安聖體臧臣民之勞苦豈不為大功德乎語曰非其鬼而祭之謫也傳曰鬼神非其族類不享所謂淫祀無福我朝宗廟社稷之祀尚多未如法者其山嶽之祭星宿之醺煩瀆過度所謂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雖聖上齋心致敬固無所怠然其事官視為尋常事厭倦而不致敬則神其肯享之乎晉漢文帝凡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也如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

若其有知私已求媚君子尚難悅之况神明乎祭祀之費皆出於民之膏血與其力役臣愚以為若惠民力而得歡心則其福必過於所祈之福願聖上除別例祈祭常存恭己責躬之心以格上天則災害自去福祿自來矣本朝良賤之法其來尚矣我聖祖創業之初其群臣除本有奴婢者外其他本無者或從軍得俘或貨買奴之聖祖嘗欲放俘為良而慮動功臣之意許從便宜至于六十餘年無有控訴者逮至光宗始令按驗奴婢辨其是非於是功臣等莫不嗟怨而無諫者大體至后切諫不聽賤隸得志凌轢尊貴競構虛偽謀陷本主者不可勝紀光宗自作禍胎不克遏絕至於末年枉殺甚多失德大矣昔魯圖梁臺城近臣朱异家奴踰城投景果被擒同其奴乘馬披錦袍臨城呼曰朱异仕宦五十年方得中領軍我始仕候王已為儀同於是城中僮奴競出投景臺城遂陷願聖上深

鑑前事勿使以賤凌貴於奴主之分執中處之大抵官貴者識理鮮有非法官卑者苟非智足以飾非安能以良作賤乎惟宮院及公卿雖或有以威勢作非者而今政鏡無私安能肆乎幽厲失道不掩宣平之德呂后不德不累文景之賢唯當今判決務要詳明俾無後悔前代所決不須追究以啓紛紜承老見王有志而可與有爲乃進此書餘六條史逸二年轉門下侍郎平章事上章辭不允七年拜門下守侍中封清河侯食邑七百戶累表乞致仕皆不允八年卒謚文貞年六十三王勸悼下教褒其勲德贈太師賻布一千匹麵三百碩粳米五百碩乳香一百兩腦原茶二百角大茶一十斤穆宗元年配享成宗廟庭德宗二年加贈大匡內史令子肅肅子齊顏事顯德靖文四朝官至太師門下侍中及疾篤文宗親臨問疾齊顏具服拜謝翼日卒輟朝三日謚順恭制曰故侍中崔齊顏一子

年未及仕可特授八品職賜名繼勲以示優眷宣宗三年配享文宗廟庭初太祖信書訓要失於兵燹齊顏得於崔沆家藏以進由是得傳于世

雙翼

雙翼後周人仕周爲武勝軍節度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光宗七年從封冊使薛文遇來以病留及愈引對稱旨光宗愛其才表請爲僚屬遂擢用驟遷元甫翰林學士未逾歲

高麗史卷九十三 二十三

高麗史卷九十三 二十三

授以文柄時議以爲過重九年始建議設科遂知貢舉以詩賦頌策取進士甲科崔暹等三人明經三人卜業二人自後屢典貢舉獎勸後學文風始興十年父侍御招時爲清州守聞翼有寵隨回使王兢來拜佐丞此後史

崔亮

崔亮慶州人性寬厚能屬文光宗朝登第爲政文博士成宗在潛邸引爲師友及即位遂

加擢用甚協人望累授左散騎常侍參知政事兼司衛卿以疾解官既而王謂左右曰亮在告百日御事選官依例請解職朕已允之然念亮自我潛邸竭其忠貞以匡眇昧言念勲勞未敢忘也乃命復職未幾拜門下侍郎遷內史侍郎兼民官御事同內史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十四年卒王痛悼贈太子太師賻米三百石麥二百石腦原茶一千角以禮葬之謚匡彬後配享成宗廟庭累贈太尉少

韓彥恭

韓彥恭端州人父聰禮光祿少卿彥恭性敏好學光宗朝年十五屬光文院書生未幾為本院承事郎轉內承旨請赴進士舉不第進累內議承旨舍人成宗時再轉刑兵二官侍

郎如宋謝恩宋以彥恭儀容中度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彥恭奏請大藏經帝賜藏經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百卷又賜御製秘藏詮逍遙蓮花心輪選王授御史禮官侍郎判禮賓省事彥恭奏宋樞密院即我朝直宿負吏之職請置其官於是始設中樞院置使副各二人以彥恭為副使俄轉為使殿中監知禮官事進參知政事上柱國穆宗即位授內史侍郎平章事四年拜門下侍中王巡省州郡至長滿縣謂彥恭曰此卿本貫也念卿功勞可陞為滿州時全用錢幣禁蘇布民頗患之彥恭上疏論其弊王納之後累加特進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監修國史贈其父聰禮內史今王嘗幸平州日暮寒甚駐輦道傍酣飲不行彥恭進曰臣等醉飽柰軍士何王嘉之賜貂鼠裘趣駕入行宮遇事直言多類此六年彥恭病王賜醫藥及車二乘往浴溫泉命州縣供給疾篤遣近

臣問疾又賜廐馬三匹以資祈禱竟不愈明年卒年六十五計聞王悼甚賻米五百石麥三百石布一千二百匹茶二百角贈內史令謚貞信以禮葬之顯宗十八年配享穆宗廟庭德宗二年加贈太傅子祚

柳邦憲

柳邦憲全州承化縣人登第事成宗爲禮部侍郎穆宗朝授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十二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卒輟朝三日謚貞簡

古事卷九十五 二十六

性仁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不事產業在諫官或責以久不言徐對云計以爲直非吾所取

金審言

金審言靜州靈光縣人初從常侍崔暹學暹坐寐夢審言頂上出火氣屬于天心異之妻以女成宗朝登第進累右補闕兼起居注九年七月上封事王下教褒獎曰朕自御洪圖思臻盛業內設百寮外分牧守無曠分憂之

任欲施利俗之方奈何冲人之庸昧想政教之陵夷昨省右補闕兼起居注金審言所上封事二條其一曰周開盛業姬旦上無逸之篇唐啓中興宣宗製百僚之誠按說苑六正六邪文曰夫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明然獨見興亡之機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論主

古事卷九十五 二十七

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兼稱往古之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轉禍爲福使君終已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沉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

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好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陰詖外貌小勤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善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為輕重私門成黨以為

高麗史卷九十三 二十八

富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大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又按漢書刺史六條政一則察民康疾貧失職者二則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者三則察盜賊民之害及大奸猾四則察田犯律四時禁者五則察民有孝悌廉潔行修正茂

才異者六則察吏不簿入錢穀故散者請將六正六邪文及刺史六條俾委攸司於二京六官諸署局及十二道州縣官廳堂壁各寫其文出入省覽以備龜鑑其二曰設職分司帝王今典開都列邑古今通規我國家以西京境歷鯨津地連鴈塞寫金湯而設險模鐵甃以築城署百官置萬戶分司文武甚多而廉恥者無人薦蔡非違者無人糾彈涇渭同流薰蕕一致請依唐東都置知臺御史例分

高麗史卷九十三 二十九

司憲一員使得紀理則下情上達斷陟惟明物泰時雍非朝即夕所奏如是予甚嘉之汝心敦補政志切匡時錄正邪二理諷我襟懷今內外諸司用為勸戒其下內史門下頒示內外司存依所奏施行穆宗朝出為州牧務農恤民甚獲時譽顯宗即位擢右散騎常侍遷禮部尚書五年轉內史侍郎平章事出為西京留守九年卒輟朝三日謚文安

崔沆

崔沆字內融平章事彥撝之孫成宗朝年二十登甲科王嘉其才擢授右拾遺知制誥累遷內史舍人穆宗時再知貢舉所取多名士王尤倚重政無大小必與圖議轉吏部侍郎中樞院使王寢疾金致陽謀不軌沆與衆忠順等定策迎立顯宗顯宗拜沆翰林學士承旨左散騎常侍尋下教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藉賢輔德也朕少值閑幽未聞義訓仰遵古典思得其人具官崔沆明識

高才諒絕儔等可授政堂文學以爲寡人師

傳初成宗以八闕會難伎不經且煩擾悉罷之但書法王寺行香還御毬庭受文武朝賀而已至是沆請復設會三年遷吏部尚書兼知政事監脩國史七年拜內史侍郎平章事十一年賜推忠盡節衛社功臣號明年檢校太傅守門下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清州縣開園子食邑五百戶加守正功臣號沆不榮仕宦年未七十表請致仕王累起不就性

崔沆

酷信浮屠請修黃龍寺塔身自監督頗傷勞務又於私第造置經像如僧居竟捨爲寺十五年病篤王親臨問疾授其子有孚秘書省校書郎賜金壻李作忠章服以慰其意及卒王悼甚贈諡節義賻絹三百匹布五百匹米麥各一千石有孚以父遺命固辭不受沆聽悟沉訥寡言善斷世業儒以清儉持家久蒙鈞介不取於人手不接金玉婦女不粉黛計月請俸家無餽石之儲後配享顯宗廟庭

德宗二年贈正匡靖宗加贈侍中值沆忌日

命有司設道場玄化寺薦冥福文宗十四年

有孚以司宰卿出爲西京副留守內史門下奏其父沆在聖考朝以清節直道匡扶社稷國家追念厥功嘗於玄化寺納財以供晨賽之費歲遣有孚詣寺燒香其弟永孚嘗守天安今有孚又守西都則深恐忌祭上撤之禮將闕殆忘其功也請授有孚三品職勿令補外從之二十一年又加贈守太師兼中書令

蔡忠順

蔡忠順史失世系穆宗朝累遷中樞院副使王寢疾忠順與劉增崔沆直宿銀臺一日王召忠順入卧内辟左右語曰寡人疾漸就平聞外間有窺覲者卿知之乎對曰臣試問之未得其實王取枕上封書與之乃劉忠正所上也云右僕射金致陽覬覲非望遣人致遺深布腹心仍求内援臣曉譬拒之不敢不奏又取書一封與之乃大良院君詢所上也云

九十三 五十二

姦黨遣人圍逼遺酒食臣疑毒不食與烏巢烏雀幣謀危若此願聖上憐救忠順見畢奏曰勢急矣宜早圖之王曰朕疾漸危篤朝夕入地太祖之孫唯大良院君在卿與崔沆素懷忠義宜盡心匡扶使杜稷不屬異姓忠順出以語沆沆曰臣常以爲憂今上意如此杜稷之幅也忠止遣監察御史高英起謂忠順沆曰今上寢疾姦黨伺隙恐杜稷將屬異姓如大漸宜以太祖之孫爲嗣忠順等陽驚

陽權

曰太祖之孫安在曰大良院君是也可以主也忠順等荅曰吾等亦聞此久矣當聽天所命忠正更遣英起曰我欲躬往議之賜從驚恐爲旁人所疑冀兩君見枉忠順與沆議曰此非私事實關宗社可往見之遂詣定議時大良院君在三角山神穴寺忠順入奏王曰宜擇文武各一人率軍校往迎之忠順與沆及英起等議遂舉宣徽判官皇甫俞義以關忠順等又議奏軍校多則行必遲恐姦黨先

九十三 五十三

旨宜遣十餘人徑往迎來王然之曰子欲禪可亟遣不可緩也若疾瘳如成宗封朕叔事早定名分則無窺伺之人矣朕無子而繼未定衆心搖動是吾過也宗社大計無過於此卿等其各盡心王遂泣下忠順亦泣王命忠順草與大良院君書親自研墨忠順曰臣自研以書請勿勞聖體王曰意甚忙不覺勞也其書曰自古國家大事素定於前則人心乃安今予寢疾姦邪窺覲以寡人不豫爲之

時名分未定故爾卿太祖嫡孫宜速上道宜
入未至大期得而付宗社沒無遺恨若有餘
齡則使處東宮以定群心王又令書其尾曰
道路險阻恐疲人潛伏變起不虞可戒慎而
來時閤門舍人庾行簡不欲迎立王慮事泄
戒忠順勿令行簡知之以書授俞義等往迎
于柙穴寺遂即位是為顯宗顯宗以忠順直
中臺俄遷吏部侍郎兼左諫議大夫王避契
丹南行忠順危駕王次廣州從行諸臣聞河

九十三

拱辰等被執皆驚懼散走唯忠順與侍郎忠
肅張延祐周竹柳宗金應仁不去累轉吏部
尚書叅知政事賜推忠盡節衛社稷號封
濟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忠順奏軍士有
父母年八十已上者免軍就養諸文武負傷
父母年七十已上無他兄弟者不許補外其
父母有疾給告二百日護視王從之十二年
檢校太尉濟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加輔
國功臣號尋拜內史侍郎平章事兼西京留

守加太子少師十八年遷門下侍郎平章事
二十一年判西京留守事以疾表請解職不
允明年致仕靖宗二年卒諡貞簡

列傳卷第六

宋史
卷六
列傳第六

列傳卷第七

高麗史九十

正憲大夫判書兼殿中侍御史

經筵講官徐熙

教修

徐熙 諱恭

徐熙小字廉允內議令弼子也性嚴恪光宗十一年年十八擢甲科超授廣評貢外郎累遷內議侍郎二十三年奉使如宋時不朝宋十數年熙至容儀中度宋太祖嘉之授檢校兵部尚書成宗二年由佐丞拜兵官御事從

高麗史九十

幸西京成宗欲微行遊求明寺熙上疏諫乃止賜鞍馬以賞之後改內史侍郎十二年契丹來侵熙為中軍使與侍中朴良柔門下侍郎崔亮軍于北界備之成宗欲自將禦之幸西京進次安北府契丹東京留守蕭遜寧攻破蓬山郡獲我先鋒軍使給事中尹康顏等成宗聞之不得進乃還熙引兵欲救蓬山遜寧聲言大朝既已奄有高勾麗舊地今爾國侵奪疆界是以來討又移書云大朝統一四

方其未歸附期於掃蕩速致降款毋涉淹留熙見書還奏有可和之狀成宗遣監察司憲借禮賓少卿李蒙戰如契丹營請和遜寧又移書云八十萬兵至矣若不出江而降當須殄滅君臣宜速降軍前蒙戰至營問所以來侵之意遜寧曰汝國不恤民事是用恭行天罰若欲求和宜速來降蒙戰還成宗會群臣議之或言車駕還京今重臣率軍乞降或言割西京以北與之自黃州至岳嶺畫為封疆

高麗史九十

成宗將從割地之議開西京倉米任百姓所取餘者尚多成宗恐為敵所資今投大同江熙奏曰食足則城可守戰可勝也兵之勝負不在強弱但能觀釁而動耳何可遽令棄之乎況食者民之命也寧為敵所資虛弃江中又恐不合天意成宗然而止之熙又奏曰自契丹東京至我安北府數百里之地皆為生女真所據光宗取之築嘉州松城等城今契丹之來其志不過取北二城其聲言取高勾

麗舊地者實恐我也今見其兵勢大盛遠割西京以北與之非計也且三角山以北亦高勾麗舊地彼以賂塞之欲責之無厭可盡與乎况割地與敵萬世之恥也願駕還都城使臣等一與之戰然後議之未晚也前民官御事李知白奏曰聖祖創業垂統洎于今日無一忠臣遽欲以土地輕與敵國可不痛哉古人有詩云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焦周益謂焦周爲蜀大臣勸後主納土於魏爲

千古所笑也請以金銀寶器賂遼寧以觀其意且與其輕割土地棄之敵國曷若復行先王燃燈八關仙郎等事不爲他方異法以保國家致大平乎若以爲然則當先告神明然後戰之與和惟上裁之成宗然之時成宗樂慕華風國人不喜故知白及之遼寧以蒙戮既還久無回報遂攻安戎鎮中郎將大道秀郎將庾方與戰克之遼寧不敢復進遣人促降成宗遣和通使閤門舍人張瑩往契丹營

遼寧曰宜更以大臣送軍前面對營還成宗會群臣問曰誰能往契丹營以口舌却兵立萬世之功乎群臣無有應者熙獨奏曰臣雖不敏敢不惟命王出饒江頭執手慰籍而送之熙奉國書如遼寧營使譯者問相見禮遼寧曰我大朝貴人宜拜於庭熙曰臣之於君拜下禮也兩國大臣相見何得如是往復再三遼寧不許熙怒還卧所館不起遼寧心異之乃許升堂行禮於是熙至營門下馬而入

與遼寧分庭揖升行禮東西對坐遼寧語熙曰汝國興新羅地高勾麗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師若割地以獻而修朝聘可無事矣熙曰非也我國即高勾麗之舊也故號高麗都平壤若論地界上國之東京皆在我境何得謂之侵蝕乎且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今女真盜據其間頑黠變詐道途梗澁甚於涉海朝聘之不遘女真之故也若今遼女真還我

舊地築城堡通道路則敢不修聘將軍如以
臣言達之天聰豈不哀納辭氣慷慨遜寧和
不可強遂具以聞契丹帝曰高麗既請和宜
罷兵遜寧欲宴慰熙曰本國雖無失道而致
上國勞師遠來故上下皇皇操戈執銳暴露
有日何忍宴樂遜寧曰兩國大臣相見可無
歡好之禮乎固請然後許之極歡乃罷熙
契丹營七日而還遜寧贈以駝十首馬百匹
羊千頭錦綺羅紈五百匹成宗大喜出迎江

頭即遣良承為禮幣使入觀熙復稱曰臣與
遜寧約盟平女真收復舊地然後朝觀可通
今纔收江內請俟得江外修聘未晚成宗曰
久不修聘恐有後患遂遣之轉平章事十三
年率兵逐女真城長興歸化二鎮郭繼二州
明年又率兵城安義興化二鎮又明年城宣
孟二州熙嘗扈駕海州成宗幸熙幕飲入熙
曰臣之幕非至尊所當臨命進酒曰臣之酒
不堪飲也成宗乃坐幕外連御酒共飲而罷

供賓令鄭又玄上封事論時政七事忤旨成
宗會宰相議曰又玄敢越職論事罪之何如
皆曰惟命熙曰古者諫無官越職何罪臣以
不才謬居宰相竊位素餐使官卑者論政教
得失是臣之罪也况又玄論事甚切宜加褒
獎成宗感悟擢又玄監察御史賜熙繡鞍廐
馬酒果以慰之拜太保內史今十五年熙應
疾在開國寺成宗駕幸問疾以御衣一襲馬
三匹分施寺院又以穀一千石施開國寺凡

所以祈命者無所不為明年頒祿熙病尚未
愈命有司曰熙年雖未及致仕以疾病未得
侍朝宜給致仕祿穆宗元年卒年五十七開
計震悼賻布一千匹麥三百石米五百石腦
原茶二百角大茶十斤柃香三百兩以禮葬
之謚章威顯宗十八年配享成宗廟庭德宗
二年加贈太師子訥側室子周行
訥成宗十五年擢甲科顯宗朝累遷尚書吏
部侍郎兼左諫議大夫移國子祭酒知吏部

事王納訥女為妃授訥中樞使右散騎常侍
駟拜門下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判尚書
吏部事德宗初加檢校太師進門下侍中靖
宗時判都兵馬使王遣戶部郎中庾先如契
丹謝安撫訥奏曰往歲契丹欲於鴨江東加
築城堡今復和親可因庾先附表請罷王從
之七年賜几杖加重大匡明年再上表乞退
不允訥遘疾寓地藏寺王遣右承宣金廷俊
問疾以御衣二襲穀一千碩馬二匹納寺祈

福疾篤親臨視之制加三重大匡內史令賜

七

子孫永葉田及卒王哀悼贈謚簡敬後配享
靖宗廟庭宣宗三年避先王謚改元肅初弼
父神逸郊居有鹿奔授神逸拔其箭而匿之
獵者至未獲而返夢有神人謝曰鹿吾子也
賴君不死當令公之子孫世為卿相神逸年
八十生弼弼熙訥果相繼為宰相

恭熙玄孫毅宗朝蔭補景靈殿判官扈駕西
都王命兩京文武官射至暮掃大燭候上射

之西鄰人多中之從臣無中者王頗不平恭
一箭中燭二箭中的王大喜賜帛累官至平
章事明宗元年卒為人有膽略善騎射六為
兩界兵馬使士卒樂附及拜宰相志益謙遜
疾文士驕傲禮遇武人鄭仲夫之亂重房令
巡檢軍二十二人環衛其第不及於禍

劉璿

劉璿忠州大原縣人后妃之姓劉者皆出其
宗故世為戚里為人廉介夷風儀先宗末並

仕為內承旨穆宗朝累遷至吏部尚書叅知

八

政事顯宗即位授尚書左僕射由門下侍郎
拜檢校太師守門下侍中與同列奏民康瘼
癘陰陽愆伏皆由刑政不時也謹按月今三
月節省罔圉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訴四月中
氣挺重囚出輕繫七月中氣繕罔圉具桎梏
斷薄刑決小罪又按獄官今從立春至秋分
不得奏決死刑若犯惡逆者不拘此令然恐
法吏未盡詳審伏請今後內外所司皆依今

施行從之十年卒輟朝三日贈內史令璿自累朝以來恒居近職未嘗補外雖無獻替頗有公輔之望

姜邯贊

姜邯贊舊名殷川衿州人五世祖餘清自新羅來居始興郡即衿也父弓珍事太祖爲三韓壁上功臣邯贊少好學多奇略成宗朝擢甲科第一累遷禮部侍郎顯宗元年契丹主自將攻西京我軍敗報至群臣議降邯贊獨

曰今日之事罪在康兆非所恤也但衆寡不敵當避其鋒徐圖興復耳遂勸王南幸二年遷國子祭酒再轉翰林學士承旨左散騎常侍進中樞使請修社稷壇令禮官議定儀注改吏部尚書邯贊有田十二結在開寧縣白王給軍戶九年除西京留守內史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王手書告身曰庚戌年中有虜塵干戈深入漢江濱當時不用姜公策舉國皆爲左衽人世多難之契丹肅寧來侵

兵號十萬時邯贊爲西北面行營都統使王仍命爲上元帥大將軍姜民瞻副之內史舍人朴從儉兵部郎中柳參爲判官帥兵二十萬八千三百屯寧州至興化鎮選騎兵萬二千伏山谷中以大繩貫牛皮塞城東大川以待之賊至決塞發伏大敗之遼寧引兵直趨京城民瞻追及於慈州來口山又大敗之侍郎趙元又擊於馬灘斬首萬餘級明年正月邯贊以契丹兵逼京遣兵馬判官金宗鉉領

兵一萬倍道入衛東北面兵馬使亦遣兵三千三百入援於是契丹回兵至漣渭州邯贊等掩擊斬五百餘級二月契丹兵過龜州邯贊等邀戰於東郊兩軍相持勝敗未決宗鉉引兵赴之忽風雨南來旌旗北指我軍乘勢奮擊勇氣百倍契丹兵奔北我軍追擊之涉石川至于盤嶺僵尸蔽野俘獲人口馬駝甲冑兵仗不可勝數生還者僅數千人契丹之敗未有如此之甚契丹主聞之大怒遣使責

遜寧曰汝輕敵深入以至於此何面目見我乎朕當皮面然後戮之邯鄲帥三軍凱還獻俘獲王親迎于迎波驛結絲棚備樂宴將士以金花八枝親插邯鄲頭左執手右執觴慰嘆不已邯鄲拜謝不敢當遂改驛名爲興義賜驛吏冠帶與州縣吏同邯鄲上表請老不允賜几杖令三日一朝加檢校太尉門下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推忠協謀安國功臣號十一年又表請致仕從之加特進檢校太傅興義驛國子食邑五百戶邯鄲贊以京都無城郭請募羅城王從之令王可道築之二十一年拜門下侍中德宗即位授開府儀同三司兼忠誠謀安國奉上功臣特進檢校太師侍中天水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卒年八十四諡朝忠三曰諡仁憲命百官會葬弔諫贈贈一休侍中劉璿例世傳有使臣夜入始與郡見大星隕于人事變更往視之適其家婦生男使臣

心異之取歸以養是爲邯鄲及爲相宋使見之不覺下拜曰文曲星不見久矣今在此耶邯鄲性清儉不營產業體貌矮陋衣裳垢弊不踰中人正色立朝臨大事決大策屹然爲邦家柱石時歲豐民安中外晏然人以爲邯鄲之功也致仕歸城南別墅著樂道郊居集又著求善集後配享顯宗廟庭文宗贈守太師兼中書令子行經

崔士威

崔士威事穆宗累官刑部尚書顯宗初爲統軍使與康兆等禦契丹士威率諸將分軍出薊州北忽頡湯井曙星三道與契丹戰敗績二年參知政事轉吏部尚書後與張延祐並甫俞義獻議罷東京留守置慶州防禦使又廢十二州節度使置五都護七十五道安撫使俄遷內史侍郎平章事賜推忠佐理同德功臣號封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加檢校太師門下侍中兼中書令伯食邑七百戶

又加國功臣號判吏部事上疏論時政得失王命有司商確行之又奏諸州縣長吏稱號混雜自今郡縣以上吏稱戶長鄉部曲津亭驛吏只稱長從之臺官劾論士威與左僕射朴忠淑於毬庭禮會醉舞不敬請罪之不允加太子太師贈其父融又守司空上柱國漢南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母庾氏國大夫人契丹東京將軍大延琳叛自稱興遼國刑部尚書郭元請乘機取鴨江東岸士威與徐訥等上書以爲不可元固執攻之竟不克延琳所署太師大延定引東北女真與契丹相攻遣使乞援土議諸輔臣士威與平章事蔡忠順言兵者危事不可不慎彼之相攻安知非我利耶但可修城池謹烽燧以觀其變王從之二十一年士威請老不聽令五日一朝明年加內史令仍令致仕德宗即位命五日一朝入省視事卒贈太師諡貞肅文宗六年制曰檢校太師內史令士威在靈壽朝以

清節直道屢有裨益弘濟艱難保安宗社以致中興可配享廟庭其甥姪未官者超授八品職

皇甫俞義

張廷祐

皇甫俞義史失其世系穆宗朝歷官至宣徽判官王寢疾金致陽謀變王知之命選文武各一人率軍校往迎顯宗於是蔡忠順崔沆等議曰皇甫俞義志存宗社且其父祖有勲勞於國當不墜家業以盡心力盡遣此人并舉武班郎將文演以聞乃命忠順率與顯宗書授俞義文演及別將李成彥高積等十人往迎于三角山神穴寺又命開城府叅軍金延慶領卒一百郊迎俞義等至寺僧疑爲姦黨所遣匿不出俞義等具道所以迎立之意遂奉以還顯宗即位授殿中侍御史進吏部侍郎改內史舍人尋爲中樞院日直賁自庚戌用兵以來增置軍額由是百官祿俸不足俞義與中樞院使陳延祐建議尋京軍奉

田以充祿俸武官頗懷不平上將軍崔質又以邊功屢拜武職而不得爲文官居常怏怏遂與上將軍金剛糾成事協李翔李運石邦賢崔可員恭文林猛等以奪田激衆怒誘諸衛軍士鼓譟闕入禁中縛俞義及延祐捶撻垂死詣閣中面訴云俞義等占奪我輩田實謀自利殊非公家之利若截趾適屨奈四體何諸軍洶洶不勝憤怨請除國蠹用快群情王重遠衆志除俞義延祐名流配後起授事中累轉御史大夫與參知政事王可道開京羅城拜中樞使歷參知政事吏部尚書陞內史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判戶部事靖宗二年改門下侍郎八年卒延祐瀘州尚書縣人新羅求父儒避亂具越後還國光宗以解華語累擢宰書每中國使至必使儒攬接之延祐長於吏事以幹能稱後以戶部尚書卒贈尚書右僕射

楊規

楊規事穆宗累官刑部郎中顯宗元年契丹主自將來討康兆圖興化鎮規爲都巡檢使與鎮使戶部郎中鄭成副使將作注澤李守和判官廩機今張顥嬰城固守契丹主獲通州城外收禾男婦各賜錦衣授紙封一箭以兵三百餘人送興化鎮諭降其箭封有書曰朕以前王誦服事朝廷其來久矣今逆臣康兆弒君立幼故親率精兵已臨國境汝等擒康兆送駕前便即回兵不然直入開京殺

妻孥又以勅書繫矢插城門曰勅興化鎮城主并軍人百姓朕以前王誦紹其祖服爲我藩臣捍禦封陲忽被姦兇所害朕將精銳來討罪人其餘脅從皆與原免况汝等受前王撫綏之恩知歷代順逆之由當體朕懷無貽後悔守和等上表曰戴天履地者合去姦兇資父事君者須堅節操若違此理必受其殃伏乞俯循民情用回睿略大開天網何求烏雀之先投載轄兵車可獲繼繼之率服契丹

主以錦衣銀器等物賜鎮將有差仍勅曰省
所上表奏具悉朕纂承五聖臨禦萬方忠良
則必示旌褒兇逆則須行誅伐以康兆戡其
故主挾彼幼君轉恣蕞豪大示威福故親行
誅伐特正刑名方擁全師以臨近境比特頒
於綸音蓋式示於招懷遽覽封章未聞歸款
陳瀝靡由於誠實詞華徒見於敬恭况汝等
早列簪裾必知逆順豈可助謀於逆黨不思
雪憤於前王宜顧安危預分禍福守和又回

表云臣等昨奉詔泥輒陳心石望賜泣辜之
惠切祈解網之仁凌霜耐雪加安百姓之心
灰骨粉身永奉千年之聖契丹主見表知其
不降乃解圍更傳勅旨曰汝等慰安百姓而
待之以二十萬兵屯于麟州南無老代以二
十萬兵進至通州契丹主移軍銅山下兆引
兵出通州城南戰敗就擒行營都統副使李
鈺雲行營都統判官盧戩監察御史盧顥楊
景季咸佐等亦皆被執行營都統兵馬副使盧

頤司案丞徐崧注簿盧濟等死于陣下我軍
大亂契丹兵乘勝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餘
級所棄糧餉鎧仗不可勝計於是契丹兵長
驅而前左右奇軍將軍金訓金繼夫李元申
寧漢伏兵于緩項嶺皆執短兵突出敗之契
丹兵小却契丹詐為兆書送興化鎮諭降規
曰我受王命而來非受兆命不降契丹又使
盧戩及其閹門使馬壽持檄至通州諭降城
中皆懼中郎將崔賀洪淑投袂而起執戩及

壽乃與防禦使李元龜副使崔卓大將軍蔡
溫謙判官柴巨雲閉門固守衆心乃一契丹
兵入郭州防禦使戶部員外郎趙成裕夜遁
寧漢及行營修製官乘里仁大將軍大懷德
工部郎中李用之禮部郎中簡英彥皆死城
遂陷契丹留兵六千餘人守之規自興化鎮
率兵七百餘人至通州收兵一夜入郭州
擊契丹所留兵悉斬之徒城中男女七千餘
人于通州明年契丹主入京焚宮闕而退龜

州別將金叔興與中郎將保良擊契丹兵斬
萬餘級規擒擊契丹兵於無老代斬二千餘
級奪被虜男女三千餘人又戰於梨樹追至
石嶺斬二千五百餘級奪俘虜千餘人後三
日又戰於余里站斬千餘級奪俘虜千餘人
是日三戰皆捷復邀其前鋒於艾田擊之斬
千餘級俄而契丹主大軍奄至規與叔興終
日力戰兵盡天窮俱死於陣契丹兵為諸將
鈔擊又因大雨而敗之甲仗皆失渡鴨綠

南唐書卷九十四

十九

江引去鄭成追之及其半渡尾擊之契丹兵
溺死者甚眾諸降城皆復之規以孤軍旬月
間凡七戰斬級甚眾奪被虜人三萬餘口獲
駝馬器械不可勝數以功贈工部尚書給規
妻殷栗郡君洪氏栗授子帶春校書郎王手
襲教賜洪氏曰汝夫才全將略兼識治道常
效節於松筠竟輸誠於邦國忠貞罕比夙夜
忘勞昨於北境有戎中軍鼓勇指揮士卒威
騰矢石追捕仇讎力靜封疆抽一劍而萬夫

爭走挽六鈞而百旅皆降自此城鎮得全情
懷益壯累多捷勝不幸隕亡常思出衆之功
已加勲秩更切酬勞之念增及頒宣歲賜汝
稻穀一百碩以終其身贈叔興將軍又命給
其母李氏粟教曰贈將軍叔興自守邊城勇
於赴敵既成功於破竹終致命於伏殺言念
舊勞合加優賞可歲給其母粟五十碩以終
其身十年賜規叔興功臣錄券十五年又俱
賜三韓後壁上功臣號文宗即位制曰大中

南唐書卷九十四

十九

祥符三年契丹入寇西北面都巡檢使楊規
副指揮金叔興等挺身奪擊連戰破敵天集
如媚毛俱沒陣下追念其功合行褒獎可圖
形功臣閣以勸後來帶春靖宗六年為安北
大都護府副使左僕射崔冲奏帶春立志收
振多智略開軍事若有邊虞非此人無可遣
者不宜補外不聽後至直門下省衛尉卿文
宗初有疾制免常朝只令視事兼官

智祭文

祥延

智蔡文鳳州人顯宗元年補中郎將王聞契丹兵至遣蔡文將兵鎮和州以備東北及康兆敗兆及李鉉雲盧顗等皆被執命蔡文移兵援西京蔡文即與軍容使侍御史崔昌迪次剛德鎮顗為契丹鄉導與契丹人劉經賁檄至西京諭降副留守元宗爽與僚佐崔緯咸質楊澤文晏等已修降表蔡文等聞之引兵至西京城門閉昌呼分臺御史曹子奇曰吾等奉王命倍道來今不納何也子奇具告

顗經諭降事遂開門蔡文入屯故宮南廊昌諷宗爽拘留顗經固守宗爽不從昌密與蔡文謀遣兵城北候顗等還掩殺之取其表焚之時城中疑貳蔡文出鎮城南獨大將軍鄭忠節從之俄而東北界都巡檢使卓思政率兵至遂與合軍復入城王以三軍敗衄州郡陷沒上表請朝契丹主許之遂禁俘掠以馬保佑為開城留守王八副之遣乙凜將騎兵一千送保佑等又遣其開門引進使韓杞以

突騎二百至西京北門呼曰皇帝昨遣劉經盧顗等賞詔曉諭何至今無消息也若不拒命留守官僚來聽我指諭思政聞杞語與蔡文謀使麾下鄭仁等將驍騎突出擊斬杞等百餘人餘悉擒之無一人還者思政以蔡文為先鋒出與乙凜戰乙凜保佑敗走於是城中人心稍安思政還入城蔡文與李元出屯慈惠寺契丹主復遣乙凜擊之邏卒報敵兵來屯安定驛勢甚盛蔡文馳告思政遂與思

政及僧法言率兵九千迎擊于林原驛南斬首三千餘級法言死翼日蔡文復出戰契丹兵敗走於是城中將上登城以望競出逐之至馬灘契丹回兵擊之我軍敗遂圍城契丹主次城西佛寺思政懼給將軍大道秀曰君自東門吾自西門出前後夾攻幾不勝矣遂以麾下兵夜遁道秀出東門始知見給又力不可敵遂率所部降于契丹諸將皆潰城中恟懼統軍錢繼元隘守鎮將姜民瞻郎將

洪叶方休等莫知所措乃共禱神祠並得吉兆於是眾推元爲兵馬使收散卒閉城固守蔡文奔還京奏西京敗軍狀群臣議降姜邯贊獨勸王南行蔡文請曰臣雖驚怯願在左右效犬馬勞王曰昨李元崔昌奔還自請扈從今不復見爲臣之義果如是乎今卿既勞于外又欲捍衛予甚嘉之賜酒食及銀鞍是夜王與后妃及吏部侍郎蔡忠順等率禁軍五十餘人出都行至積城縣丹臺驛武卒堅

英與驛人張弓矢將犯行宮蔡文馳射之賊徒奔潰復自西南山突出遮道蔡文又射却之王至昌化縣有吏告曰王識吾名面乎王陽不聞吏怒將構亂使人呼曰河拱辰將兵來矣蔡文曰何故來耶吏曰欲擒蔡忠順金應仁等耳應仁及侍郎李正忠郎將國近等皆遁獨蔡文忠順周佇等留侍夜賊又至侍從臣僚宦官嬪御皆亡匿唯玄德大明二王后侍女二人承旨洪叶忠順等侍蔡文隨機

應變賊不敢近及曉蔡文請二后先自北門出手控御馬間行入道峯寺賊不之知忠順繼至蔡文奏曰去夜賊疑非拱辰臣請往跡之王恐其亡不許蔡文曰臣若背君言與事違天必誅之王乃許即往昌化縣道逢國近國近曰吾衣裝盡爲賊奪蔡文曰汝爲臣不忠獲保首領足矣適拱辰柳宗赴行在蔡文遇諸道具言賊變且詰之果非拱辰所爲也拱辰道見中軍判官高英起敗軍南走與俱

來時拱辰所領卒二十餘人蔡文遂與其卒搜昌化縣得賊所盜馬十五匹鞍十部將還蔡文謂拱辰等曰吾與諸君偕進王必驚動請諸君少後遂獨行忠順在寺門望之入奏智將軍來矣王喜出門迎之蔡文奏曰臣已得賊實非拱辰所爲且偕拱辰來王引見拱辰宗勞之遂遣拱辰往契丹營請和明年正月王次廣州失二王后所之今蔡文往尋之至饒吞驛乃得奉還王喜爲留三日王發廣

州踰嶺宿鼻腦驛蔡文奏扈從將士皆托尋
妻子四散昏夜恐有賊竊發請爲幟捕將士
冠以辨從之宗曰臣鄉陽城去此不遠請幸
之王悅遂幸陽城夜宗應仁等矯旨毀御鞍
以賜縣人遲明縣吏皆遁宗應仁等又請遣
二王后各歸其鄉遣扈從將卒往東邊備急
王以問蔡文蔡文大哭曰今君臣失道橫罹
殃禍播遷如此正當動由仁義以收人心弃
王后以求生其可忍乎王曰將軍言是也遂
行過蛇山縣蔡文見群鴈在田欲慰悅王心
躍馬而前鴈驚飛翻身仰射應弦而墜王大
悅蔡文下馬取鴈進曰有臣如此何憂盜賊
王大笑慰獎至天安府宗應仁蔡臣等請往
石坡驛供頓以迎遂逃至巴山驛王謂蔡文
曰玄德王后有娠不宜遠行其鄉善州距此
不遠可以遣之蔡文固執前議王曰勢不獲
已遂遣之次礪陽縣將卒有離心蔡文奏曰
聖祖統合之時有功者雖小必賞況今方涉

險艱要得衆心宜先懋賞王從之授玄安之
等十六人爲中尹至參禮驛全州節度使趙
容謙野服迎駕朴暹奏曰全州即古百濟聖
祖亦惡之請上勿幸王然之宿長谷驛容謙
謀欲止王挾以號令與轉運使李載巡檢使
崔檄殿中少監柳僧虔以白幘捕冠鼓噪而
進蔡文使人閉門堅守賊不敢入王與后乘
馬在驛廳事蔡文登屋問曰汝等何得如是
柳僧虔來否賊曰來矣又問汝爲誰賊曰汝
亦爲誰蔡文答以他語賊曰智將軍也蔡文
認其聲曰汝是親從馬韓兆也仍以王命召
僧虔僧虔曰汝不出吾不敢入蔡文出門呼
僧虔引至王前僧虔泣奏曰今日之事容謙
所爲臣不知也請奉旨召容謙來王許之僧
虔出遂逃王命良叶召容謙載既至諸將欲
殺之蔡文呵止之使二人牽大明宮主馬而
行既而遣還全州王入羅州夜候人誤報契
丹兵至王太驚走出外驛尋獲回本駕夜行

百姓驚擾願還御行宮臣詗知然後勦猶可及也蔡文出候之通事舍人宋均彥別將丁悅賣契丹前鋒元帥駙馬書及拱辰奏狀來蔡文率詣行宮王見拱辰狀知兵已退喜以均彥爲都兵馬錄事丁悅爲親從郎將駙馬書無解契丹字者莫曉其意二月還至公州賜蔡文田三十結教曰朕因避寇狼狽遠塗所從臣僚罔不逃散唯蔡文蒙犯風霜跋涉山川不辭羈勒之勞終保松筠之節諒多殊效何惜異恩七年以武職兼右常侍十七年拜右僕射卒德宗即位制曰故上將軍左僕射智蔡文當聖考南幸獨全忠節功在第一宜錄功科以勸將來曾孫祿延祿延蔭補內謁者出爲東北面兵馬判官以材幹稱肅宗九年征女真有功陞殿中侍御史仁宗朝累遷同知樞密院事與內侍金紫安甫麟上將軍崔卓具卓大將軍權秀高碩謀去李資謙拓俊京不克資謙殺具卓等使

子之甫縉考祿延於順天館慙酷幾死令其黨尹翰押流遠地行至忠州病不能興氣尚未絕翰斷支體埋路傍而還妻子没入州郡爲奴婢資謙敗賜祿延子壻爵一級得改葬祿延爲人荒恣無學術行檢自謂有智計欲除李拓謀拙反陷於禍子之勇後與李深謀變伏誅

河拱辰

河拱辰晉州人成宗朝爲鴨江渡勾當使穆宗時除中郎將王寢疾拱辰與親從將軍庚方中郎將卓思政等常直近殿門尋遷尚書左司郎中及康兆舉兵至拱辰遂與思政奔于兆拱辰嘗在東西界擅發兵入東女真部落見敗顯宗初坐流遠島尋召還復職未幾王避契丹南幸拱辰追謁于道奏曰契丹本以討賊爲名今已得康兆若遣使請和彼必班師王筮得吉卦遂遣拱辰及高英起奉表狀往契丹營拱辰行至昌化縣以表狀授郎

將張旻別將丁悅先往契丹軍言曰國王固願來觀第懼兵威又因內難出避江南遣陪臣拱辰等陳告事由拱辰等亦惶懼不敢前來請速收兵旻等未至契丹先鋒已至昌化拱辰等具陳前意契丹問國王安在荅曰今向江南不知所在又問遠近荅曰江南太遠不知幾萬里追兵乃還明年拱辰與英起至契丹營乞班師契丹主許之遂留拱辰等拱辰既被留內圖還國外示忠勤契丹主甚加

寵遇拱辰與英起密謀奏曰本國今已喪亡臣等願領兵點檢而來契丹主許之尋聞王返國使英起居中京拱辰居燕京皆妻以良家女拱辰多市駿馬列置東路以爲歸計人告其謀契丹主鞠之拱辰具以實對且曰臣於本國不敢有二心罪當萬死不願生事大朝契丹主義而原之諭令改節效忠拱辰辭益厲不遜遂殺之爭取心肝食之後王下教功加其子則忠義文事大年則曰

郎中河拱辰在統和二十八年契丹兵入侵臨敵忘身掉三寸舌能却大兵可圖形閣上超授其子則忠五品職尋又錄其功贈尚書工部侍郎

金殷傳

金殷傳水州安山縣人性勤儉成宗朝授甄官丞穆宗時累遷御廚使顯宗初爲公州節度使王避契丹南下次公州殷傳備禮郊迎曰豈意皇上跋涉山川凌冒霜雪至於此極

獻衣帶土物王遂更衣以土物分賜扈從官王至巴山驛吏皆遁御廚闕膳殷傳又進膳羞分供朝夕契丹兵退王還次公州殷傳使長女製御衣以進因納之是爲元成王后元惠元平二王后亦其女也尋除刑部侍郎如契丹賀生辰還至來遠城契丹悉女真執之以歸數月乃得還進知中樞事轉戶部尚書拜中樞使上護軍八年卒以王后故贈推忠守節昌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上柱

國安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妻封安山郡大夫人又贈其父尚書左僕射上柱國安山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母安山郡大夫人妻父李許謙亦贈尚書左僕射上柱國邵城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

周佇

周佇宋溫州人穆宗時隨商舶來學士蔡忠順知其有才密奏留之初授禮賓省注簿不數月除拾遺遂掌制誥顯宗避契丹南幸佇

扈從有功由是大顯驟遷禮部侍郎中樞院直學士歷內史舍人秘書監右常侍拜翰林學士承旨崇文輔國功臣左散騎常侍上柱國海南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進禮部尚書十五年卒性謙恭工文翰交聘辭命多出其手恩遇無比

姜民瞻

姜民瞻晉州晉康人穆宗朝登第顯宗時東女真寇清河迎日長縣民瞻典文演李仁

澤曹子奇為都部署往督州郡兵擊走之拜內史舍人又以大將軍副姜邯贊大破契丹蕭遜寧於興化鎮遜寧引兵直趨京都民瞻追及於慈州來口山又大敗之擢鷹揚上將軍柱國轉右散騎常侍賜推誠致理翊戴功臣號明年知中樞事兵部尚書十二年卒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傅民瞻起自書生射御非其所長然志氣剛果屢立戰功遂顯達後下教錄功加其子旦祿資文宗即位制曰大中

祥符十一年契丹闌入兵部尚書知中樞院事姜民瞻奮擊大捷於盤嶺之野契丹奔北投戈委甲行路隘塞俘斬萬級追念其功合行褒獎可圖形功臣閣以勸後來

郭元

郭元清州上黨縣人成宗十五年登甲科累遷起居舍人顯宗二年拜中樞直學士六年如宋獻方物仍告契丹連歲來侵會女真亦訴為契丹侵擾累年不得朝帝以契丹既受

固難於荅辭學士鍾惟漢單詔曰念卿本道固深軫於懷恩讎乃隣封亦以從於盟好所期輯睦用衆黎蒸帶覽之喜曰如此則雖契丹見之無妨仍勅元遊開寶寺密使館伴員外郎張師德開諭師德與元登寺塔從容謂曰今京都高屋大廈揔是軍營陛下一統寰海猶且養卒日今習戰以備北方天子尚如此况貴國與之連境結好恩民是連國也明年還拜刑部侍郎右諫議大夫又明年再轉

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十三年改右散騎常侍歷中樞使刑部尚書賜推誠文武功臣號十八年叅知政事王謂宰相曰女真屢犯東陸爲害滋甚宜招諭渠首厚加賞賜此所謂以德懷人也元曰女真人面獸心與其懷之以惠曷若震之以威王然之二十年興遼反契丹遣使求援元密奏王曰鴨江東畔契丹保障今可乘機取之崔士威徐訥金猛等皆上書言其不可元固執遣兵攻之不克慚患發

疽而卒性清廉工文詞歷位臺省以吏能稱然不自重與李作仁善人以此譏之德宗即位以元有勲勞擢用其子拯

王可道

王可道初名子琳清州人本姓李成宗朝擢魁科補西京掌書記顯宗五年上將軍金訓崔質等作亂由是武臣用事悍夫兇豎並帶文官羊頭狗尾布列臺閣政出多門朝綱紊亂可道以和州防禦使秩滿還京在私第心

懷憤激密謂曰直金猛曰王何不效漢高雲夢之遊乎猛喻其意密奏王納之以可道嘗爲書記頗得人心即權授西京留守判官趣令先往設備明年王幸西京宴群臣於長樂宮乘訓等醉以兵襲之遂誅訓質及李恊崔可貞石邦賢李暹金貞悅孝岳林孫崔龜等十九人龜儒士以兵部郎中扈從性驕鄙與質等交故及尋以訓等子若問產兄弟歸之本書常敝不原其父母妻姊妹祖孫叔伯緣

坐者皆放之後累歷尚書右丞同知中樞事
戶部尚書賜致盛功臣號十八年叅知政事
二十年與左僕射異膺南御史大夫皇甫俞
義尚書左丞黃周亮等襲開京羅城可道令
人持傘環立登高而進退之均其闊狹以定
城基以功進檢校太尉行吏部尚書兼太子
少師叅知政事上柱國開城縣開國伯食邑
七千戶加輸忠創闢功臣號賜姓王給開城
縣莊田封其妻金氏開城郡夫人德宗即位

可道請納妃於是納其女為妃改門下侍郎
同內史門下平章事以有疾免朝時遣工部
郎中柳喬郎中金行恭如契丹會葬且賀即
位可道奏契丹與我通好交贊然每有并吞
之志令其主殂駙馬匹梯叛據東京宜乘此
時請毀鴨綠城橋歸所留我行人若不聽可
與之絕乃附表請之契丹不從至命辭厚
徐訥等二十九人曰彼既不從我言宜勿通
好皇甫俞義等三十九人曰彼既不從我言

貽禍害不如繼好患民王從可道及諸將
停賀正使仍用聖樂大平年號平章事柳
講攻破丹城並下雲梯及俞義等
崔齊頭崔冲金忠賢等皆田不可可道與
端奏時不可失固請出軍至命有司卜於太
廟不果出兵可道尋乞骸骨歸養三年卒
官庀喪事謚英肅後贈太師中書令

宗廟庭

金猛

金猛字貞固梁州宜春縣人祖衍徙居平壤
官至通事舍人父贊以詞章見稱累授給事
中兼直翰林院性嗜酒使氣屢罷免猛登第
官累左拾遺顯宗即位擢置近侍俾掌劇權
累拜中樞使賜爵宜春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二十一年病革加叅知政事卒王痛悼謚
文定德宗以猛有勲勞擢敘其子德符文宗
贈太子太師門下侍中

柳韶

柳詔史失其世系顯宗朝顯司憲中丞諱議大夫進累平章事二十年王命詔於興化鎮西北四十里修古石城置威遠鎮又修興化鎮北古石堡置定戎鎮徙永平民實之契丹東京將軍大延琳叛自稱興遼來求援王不許時詔以西北面判兵馬事遭喪王下教復曰古者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承相翟方進遭喪既葬三十日除服視事今興遼來請師恐有邊警卿宜馳往邊上以

三十七

之除吏部尚書叅知政事德宗即位授中軍兵馬元帥尋遷門下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二年詔始置北境關防起自西海濱古國內城界鴨江入海處東跨威遠興化靜州寧海寧德寧朔雲州安水清塞平虜寧遠定戎益州朔州等十三城抵耀德靜邊和州等三城是役契丹來爭校尉邊柔奮身先登擊却之以功授中郎將明年王宴群臣於文德殿以勞詔等開拓關城之勳賜詔推忠拓境

臣號進階銀青興祿大夫上柱國官至大尉門下侍郎平章事諡襄懿配享德宗廟庭

尹徵古

尹徵古初名元載樹州守安縣人成宗末登第穆宗朝拜監察御史顯宗即位超授侍御史轉內史舍人充國史修撰官進累中樞使右散騎常侍檢校司徒上柱國十二年加檢校大尉賜推忠佐理功臣號卒性沈重嚴毅美風儀善楷書所至裁決平允口不言人短

三十八

而人畏愛之計聞王曰世豈復有斯人朕時依歎惜者久贈尚書右僕射諡莊景德宗即位以徵古有勲勞擢用其子希旦

韋壽餘

韋壽餘沁州江華縣人端慤守法自光宗朝在司膳久不調穆宗時累遷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顯宗初請老不許賜几杖王以壽餘於朝臣最老欲大用其明年授門下侍中上柱國江華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卒諡安恭

內史令

田拱之

田拱之靜州靈光縣人成宗朝登進士科穆宗末授大學博士時耽羅奏瑞山湧出海中遣拱之往視耽羅人言其形狀奇異可懼拱之躬至山下畱其形以進顯宗初進刑部侍郎拜中樞院副使吏部侍郎卒拱之善辭命歷仕中外二十餘年以勤恪稱贈左散騎常侍

李周憲

李周憲洞州土山縣人初以小吏起頗稱勤幹成宗嘗云鐵中錚錚者授監察司憲穆宗時轉內史舍人兼典三司職務顯宗朝拜殿中監進累尚書右僕射卒

李周佐

李周佐慶州人家世單微幼聰悟左僕射李成功留守東京一見器之及還携至京使隸國事穆宗朝兼第調幽州牧記室兼軍事拜

監察御史顯宗時遷起居舍人出為東北面兵馬使奏朔方道登溟州管内三陟霜陰鶴浦派川連谷羽溪等十九縣並被蕃賊侵擾生業甚艱請加撫恤命蠲租賦德宗初授右諫議大夫靖宗二年除右散騎常侍六年以刑部尚書判御史臺事卒王悼惜贈司空尚書右僕射贈米麥四百石賜茶及衣著令百官會葬周佐襟懷倜儻儀表瓌偉立朝四十餘年有大臣之體

安紹光

安紹光洞州土山縣人世為將體貌魁偉使氣好鷹馬穆宗即位以有翼戴功令掌宿衛寵待無比顯宗朝累拜尚書右僕射卒輟朝三日諡敬剛

趙之遴

趙之遴白州銀川縣人有吏幹性嗜酒日夜娛樂穆宗朝拜吏部侍郎知銀臺事時以朋黨乾沒議之然親金詰李周禎輩有聞顯宗

二年以左僕射參知政事卒輟朝三日謚恭
華

列傳卷第七

列傳卷第八

高麗史九十五

正憲大夫判書集賢殿直學士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崔冲 惟善 思齊 淪 允儀

崔冲字浩然海州大寧郡人風姿瑰偉性操
堅貞少好學善屬文穆宗八年擢甲科第一
顯宗時累歷拾遺補闕翰林學士禮部侍郎
諫議大夫德宗初轉右散騎常侍同知中樞
院事奏成宗時內外諸司廳壁皆書說苑六

正六邪之文漢刺史六條之令今世代已遠
宜更書揭之使在位者知所飭勵從之俄授
刑部尚書中樞使靖宗朝除尚書左僕射參
知政事判西北路兵馬事王命冲行邊境拓
定城池賜衣遣之冲置寧遠平虜等鎮及諸
堡十四還陞內史侍郎平章事加守司徒修
國史上柱國尋遷門下侍郎平章事文宗即
位拜門下侍中命考定律令書算加守太保
四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賜推忠贊

道功臣號冲以侍中爲都兵馬使奏去歲西北州鎮禾穀不登百姓貧乏男困徭役女困徵糶請修繕城池外凡工役悉令禁斷從之又奏東女真酋長蓋漢等八十六人累犯邊境今勒留京館有日夷狄人面獸心不可以刑法懲不可以仁義教勒留既久首丘之情必深忿怨且供費甚多請皆放還從之明年爲武岡都監使與內史侍郎王寵之等奏及第李中錫不錄氏族不宜登朝門下侍郎金元冲判御史臺事金廷俊奏氏族不錫乃其祖父之失非申錫之罪况積功翰墨捷第前無身無痕咎合列簪紳制曰冲等所奏固是常典然立賢無方不宜執泥其依元冲等奏七年冲以年滿七旬乞遷制曰侍中崔冲累代儒宗三韓耆德今雖請老果忍允從宣令攸司稽古典賜杖視事復加推恩贊道協謀同德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門下侍中上柱國張仁壽加尚書令仍令數

仕冲開王將遣使就第賜告身禮物上章曰臣立朝以來未有輔佐力耗齒衰敢乞骸骨坐尸優俸已荷殊私今又蒙特下明綸將降使於雲霄俾及榮於閭里猶涯揆分情所未安招損害盈臣之所懼乞回成命追寢新恩不允遣內史侍郎平章事金元鼎同知中樞院事王懋崇就第賜詔曰卿儒宮圭臬神化丹青事累聖以濡毫文章華國位三階而調鼎功績紀常雖在退閑未忘舊德更進

扉之秩暨榮綠野之堂今授卿內史令致仕告身一道并賜衣帶銀器綵段布貨鞍馬等物官誥曰良臣惟聖姚皇舉以八元得士者昌姬室延其四子或授之以相位或委之以宰衡採忠懿之謀丹青帝化賴挾維之智黷觀宸謀臻於慶之期開無疆之祚詭肩往詰朕得伊人惟卿順墨存誠該明稟性唐雄首於聖謨禰鶚立於天庭萬文金山梁代言蹟於朱异一枝丹桂晉臣食仰於都訖語夢能

則叔向扶輪論博物則張華避席而自願應
受詔擢入魏司軒夢開祥允協吹塵之契周
詩濟美載揚瞻石之謠臺閣規模衆推如晦
人倫領袖時許魏舒謫馳咸有之稱總正惟
幾之務邇者年非耄矣齒未耄然早辟當軸
之權歸遂懸輿之願賀知章之湖畔雖恣佳
遊陶弘景之山中常諮大事昔動爲民聚今
坐作也師不陞極摯之資奚表難名之德遂
中書而冠秩俾上列以翺榮於戲量能授職
者君親之常寵獎朕茲無吝論道經邦者寧
相之務彌綸汝所克勤茂宣翼亮之猷用致
肱康之運倅齊休於姚皇姬室不專美於四
子八元後改內史門下省爲中書門下省以
冲爲中書令致仕冲雖居家軍國大事悉就
咨焉累加推忠贊道佐理同德弘文懿儒保
定康濟功臣號二十二年卒王遣大醫監李
監下詔弔其子惟善等曰卿父人中威鳳朝
右元龜抱喪歸臣魯之文章夙登大輔振咀

集書庫之藏書歷贊昌辰懿厥績庸光于編
冊迨其蟬璫遺慶附諸冠子冕孫鵠杖退閑
樂乃琴墳笙典固扶宸極蔚爲千木之偃蹇
坐眞夢楹忽感宣尼之摧棟顧百身而難贖
傾萬乘以存悲卿等橫遘家艱尤深宅恤宜
勉孝追之禮莫興過毀之哀顯宗以後千戈
纒息未遑文教冲收召後進教誨不倦學位
全集填溢街巷遂分九齋曰樂聖大中誠明
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侍聘謂之侍中堂
公徒凡應舉子弟必先肄後中學焉樂聖堂
月借歸法寺僧房爲夏課擇後中及第學優
未官者爲教導授以九經三史閒或先達奏
過刻燭賦詩勝其次第唱名以入設小酌宣
冠列左右奉樽俎進退有儀長幼有序相與
酬唱及日暮皆作洛生詠以罷觀者莫不嘉
歎及卒謚文憲後凡赴舉者亦皆讀名九齋
籍中謂之文憲公徒又有儒臣立使者十一
弘文公徒傳中書傳一稱殿川徒更憲公

使參政盧旦南山使祭酒金尚賓西園待僕
射金無滯文忠公使侍郎殷鼎良慎公使平
章金義珍一云郎中朴明保貞敬公使平章
黃瑩忠平公使柳監貞憲公使侍中文正徐
侍郎使徐碩龜山使未知爲何人世稱十二
使冲使爲最盛東方學校之興蓋由冲始時
謂海東孔子宣宗三年配享靖宗廟庭子惟
善惟吉惟吉官至尚書令子思諷自有傳冲
子孫以文行登宰輔者數十人

惟善顯宗朝擢乙科第一授七品入翰林院
文宗時累遷知中樞院事王命創興王寺于
德水縣移縣于楊川惟善諫曰昔唐太宗神
聖英武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不許度人爲
僧創立寺觀以遵高祖之志史傳美之我大
祖神聖王訓要曰國師道說察國內山川順
逆凡可以創造寺院之地無不營建後世嗣
王及公侯貴戚后妃臣僚無得爭修願宇虧
損地德今陛下承祖宗積累之基昇平日以

固宜節用愛人持盈守成以傳後嗣奈何罄
民財竭民力供不急之費以危邦本耶王優
答之異日入侍闕下王從容慰獎曰諫諍是
忠從好佞惟善對曰創垂猶易守成難拜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重都尚書事
侍御史盧旦奏事不稱旨王怒謂左右曰此
非忠蹇之臣命曳出脫公欄縛之惟善奏人
臣有犯當付憲司王意解惟善後爲中書令
弟惟吉守司空攝尚書令父冲年高尚無恙

一日王賜國老宴惟善惟吉扶以入赴
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曰尚書令
中書令乙狀元扶甲狀元王以重九宴松
亭命詞臣賦詩覽惟善詩稱美不已賜尚書
馬尋判尚書吏部事賜推忠贊化康靖公
功臣號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上柱國
門下侍中二十九年卒謚文和惟善繼世爲
宗匡輔兩朝雖無赫赫之稱人皆重之宣宗
朝配享文宗廟庭子思諷登文宗八年科官

至守司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
修國史判吏部事上柱國卒謚良平子淪
淪登第事睿宗時國家閑暇王尚詞賦好遊
宴嘗宴西京大同江與侍臣唱和淪亦以知
制誥從上書諫曰昔唐文宗欲置詩學士宰
相奏詩人多輕薄若承顧問恐撓聖聰文宗
乃止帝王當好經術日與儒雅討論經史咨
諫政理安有事童子雕篆數與輕薄詞臣吟
風嘯月以喪天衷之淳正耶王優納之有一

詞臣乘隙曰淪所謂儒雅除臣等別有何人
淪短於詩故有此言王怒左遷春州府使
人詩云吾家世受聖朝恩欲盡忠誠不
但把螢輝增聖日敢將靈測諫詞源自
月無功業迴望雲霄已夢魂賦汗未收
淚調來猶得駕朱輪王聞之召還後官至禮
部尚書翰林學士
允儀冲玄孫初名天祐登第官至門下侍郎
平章事判吏部事睿宗十六年卒年六十一

生長閭閻揚歷華要論事明白慷慨典銓選
注擬平允任用賢才又能文章再掌貢舉時
稱得人嘗奉詔撰古今詳定禮五十卷行于
世配享毅宗廟庭

李子淵 資諒 資仁 資英 資玄

李子淵仁州人其先新羅大官奉使入唐天
子嘉之賜姓李子孫徙居邵城縣即仁州也
有李許謙者封邵城伯生尚書右僕射翰翰

生子淵子祥子祥贈尚書右僕射子淵
科靖宗初補給事中累轉中樞院副使文宗
朝授吏部尚書叅知政事陞內史侍郎平章
事王納其女為妃加守太尉妻樂浪郡君金
氏為大夫人授子顯軍器主簿顯顯道元
職後加門下侍郎平章事守太傅封金氏
林國大夫人賜衣櫛進門下侍中判尚書吏
部事奏曰天地災祥每與刑政得失相應賞
罰不可不慎臣伏見吏刑部務要辦理而日

陵月替稽留未決者多若今兩部負察精覈
事理考官吏勤怠而黜陟之則合聖上勤政
恤刑之意庶究抑可銷而休祥可致也從之
又奏近因創造興王寺移德永縣於楊川百
姓營葺廬舍未遑寧處男角女提道路相繼
貧者有填壑之憂富者無安堵之所請蠲德
水縣民一歲賦役使得蘇息制行蠲二歲王
以子淵功高任重又賜衣銀器鞍馬穀帛
爲式目都監使奏曰製述業康師厚十舉不

中例依甲午赦詔當脫麻然師厚儒林郎堂
引上貴之曾孫堂引是驅史官伏見戊子年
制電吏所由注膳幕士驅史門僕子孫工製
述明經律書算醫卜地理學業登科或兵陣
之下成大功者許陞朝行又見丙申年制上
項人子孫得蒙恩入仕者依祖父仙路量授
今師厚不宜脫麻叅知政事金顯等五人奏
曰師厚曾祖上貴職雖堂引得兼儒林郎父
序應舉十度亦得脫麻入仕師厚十載營

之功不可不益伏望亦許脫麻王從子淵等
議後賜推誠佐世保社功臣號加開府儀同
三司守太師兼中書令監修國史上柱國慶
源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卒諡章和配享文
宗廟庭子顯贈慶源伯顯門下侍中卒諡貞
宣顯皆宰相三女皆配文宗長仁睿太后
次仁敬賢妃次仁節賢妃顯子資謙資諒資
謙自有傳顯子資仁資義資義自有傳曾孫
奕繼顯子資玄資德子祥子預顯資諒初名

資訓以外戚補左右衛錄事參軍事睿宗朝
從戶曠征女眞有功授監察御史累遷刑部
侍郎樞密院知奏事奉使如宋徽宗御睿謀
殿召一行人賜宴作詩示之命和之資諒即
製進云鹿鳴嘉會宴賢良仙樂洋洋出洞房
天上賜花頭上艷盤中宜橘社中香黃河再
挹千年瑞綠醅輕浮萬壽觴今日陪臣盛
際願歌天保永無忘徽宗大加稱賞將還宮
諭曰聞汝國與女眞接壤後歲來朝可招諭

數人偕來資諫奏曰女真人面獸心夷豫中
最貪醜不可通上國宋章臣聞之曰女真地
多產珍奇高麗素與互市不欲分利於我故
沮之陛下於高麗愛之如子今負德如此可
遣一介之使招女真不必借高麗竟交通致
靖康之禍後轉樞密院副使太子賓客仁宗
即位拜刑部尚書樞密院使病革進守司空
中書侍郎平章事卒輟朝三日資諒好讀書
常討孫吳兵法以功名自喜娶資仁女生二

女無子

資仁文宗朝登第累遷侍御史文順相繼薨
宣宗即位遣資仁如遼告喪遼主不許入京
館詰曰二君連逝必有其故宜奏以實資仁
曰國公夙有疾恙加以哀毀遂至大漸實無
他故願留臣等遣使本國究問臣若誣罔當
服重罪語甚切直遼主出城外甞殿引見慰
諭後拜兵部侍郎遷右諫議大夫王以八閩
會幸神農陵雨雪待宴群臣皆濡服及夕將

還天霽月明駐輦昌德門外命宗親奉觴為
壽資仁與左諫議金上琦補闕魏繼廷等諫
止之改尚書左丞陞殿中監中樞院副使卒
奕綈初名應誼少登第累遷直門下省獻議
多稱旨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卒諡貞簡生
長閭閻不以富貴驕人人多重之故得免鄭
仲夫之亂至晚年嬖賤妾不能理家身沒未
幾諸姪孫輩爭財相訟時論少之

資玄字真精容貌魁偉性聰敏登第為大樂

署丞忽棄官入春州清平山菁文殊院居之
蔬食布衣以禪道自樂廢宗遣內臣賜茶香
金帛累詔徵之資玄曰臣始出都門誓不復
踐京華不敢奉詔遂上表曰以鳥養鳥底無
鍾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湖之性王覽之
知不可致幸南京遣其弟尚書資德諭赴行
在作詩手書賜之資玄赴召王曰朕慕此老
道德久矣不宜以臣禮見今上殿拜賜坐從
容與語命留主爵山清涼寺再見問養性之

要對曰莫善於寡欲遂進心要一篇王歎賞
待遇甚厚既而固請還山乃賜茶湯道服以
寵其行仁宗即位亦傾軔之有疾遣內醫診
視賜茶藥卒年六十五性喜畜財貨舉物
積穀一方厭苦之賜謚真樂資德字觀止恭
謹孝友喜讀書又好佛陰補京市署丞進
中書侍郎平章事資謙敗坐貶黃州使後復
拜平章事卒年六十八輟朝一日謚莊懿
預文宗朝登第官累尚書工部員外郎宣宗
時歷禮部侍郎翰林學士知中樞院事兵部
尚書翰林學士承旨獻宗初拜政堂文學
部尚書初宣宗爲國原公娶預女是爲貞
賢妃生延和宮主睿宗立納延和爲妃預嘗
以李資義之黨罷免至是以妃故召見舍元
殿賜酒食衣服鞍馬檢校太尉刑部尚書
政堂文學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卒子公壽
公壽字元老舊名壽少時外祖侍中崔惟善
撫其頂曰此兒當爲太尉及長力學登科直

翰林院遷左拾遺轉西京留守判官睿宗幸
西京公壽供頓不擾民王嘉之駕還命扈從
辭曰故事旋駕惟知留一人扈行安可要異
恩以撓常典王從之秩滿拜禮部員外郎轉
兵部侍郎王委以選軍卒凡十四年以稱職
聞累遷工部尚書一時輩流多踐宰府人或
以爲晚公壽處之恬然仁宗即位擢檢校司
徒守司空叅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李
資謙作亂公壽據義鎮定賜推忠衛社同德
功臣號拜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中上柱國
公壽素患風痺乞退表四上優詔許之卒輟
朝一日謚文忠天資宏厚勤儉然吝嗇好佛
子之氏
之氏字子固好讀書屬辭如宿構擢魁科直
翰林院仁宗初授右正言時論公正忤時事
改殿中內給事出按西海道時資謙當國嗜
利者爭附之氏獨不相比資謙使者交午州
郡爭取財賄之氏痛禁資謙惡之除平州使

資謙敗召還累遷為起居注妙清白壽翰結
近侍以妖術惑眾之臣獨深斥之曰此輩必
誤國王幸西京鄭知常金安與妙清誣言大
同江有瑞氣此神龍吐涎千載罕逢請順天
心稱尊號以厭金國王以問之臣對曰金強
敵不可輕也况兩府大臣留守上都不可偏
聽一兩人言以決大議王從之拜中書舍人
西京叛久不下之臣與左常侍李仲上疏曰
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是誰之過西賊之
謀久矣一二大臣非獨不防閑反信其謀而
張之致今日之患請賜明斷誅其黨與蓋指
文公仁林景清輩也公仁景清由是罷陞御
史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歷禮部尚書政堂文
學守司空左僕射進叅知政事二十三年卒
年五十四王遣使弔祭贈中書侍郎平章事
謚文正之臣風標英雅秉心寬厚文章事業
為一時傑但吝嗇父沒不分弟妹財產其家
叔肆橫或至盜劫不檢制為時所譏

顯登第直翰林院事文順宣獻肅睿六朝累
官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保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尚書禮部翰林院
事修國史上柱國年六十九卒輟朝三日謚
文良顯恬靜寡欲俸祿之外不營產業酷信
浮屠遍覽諸經章疏尤喜金剛經自號金剛
居士孫光緒
光緒初召元休蔭補良醞丞揚歷中外遂躋
樞府鄭仲夫之亂以溫謹獲全明宗初叅知
政事加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權執銓衡未
幾乞骸卒謚貞懿子惟仁惟誼惟直惟諒惟
卿惟溫
朴寅亮 景仁 景伯 景山
朴寅亮字代天竹州人或云平州人文宗朝
登第多所敷歷遼嘗欲過鴨綠江為界設船
橋越東岸置保州城顯宗以來屢請罷不聽
二十九年遣使請之寅亮修陳情表曰普天
之下既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我

疆我理又曰歸汝陽之舊田撫綏弊邑回長沙之拙袖林舞昌辰遼主覽之寢其事累遷右副承宣轉禮部侍郎三十四年與戶部尚書柳洪奉使如宋至浙江遇颶風幾覆舟及至宋計所貢方物失亡殆半帝勅王勿問王乃釋洪等有金觀者亦在是行宋人見實亮及觀所著尺牘表狀題詠稱嘆不置至列二人詩文號小華集歷翰林學士承旨同知中樞院事肅宗元年以右僕射兼知政事卒諡文烈實亮文詞雅麗南北朝皆慕其體其手嘗撰古今錄十卷藏秘府子景仁景信景山

用卒如其言王欲遣使如宋景仁時以殿中監直門下上疏諫止言甚剴切王不得已從之然以忤旨除國子祭酒後為西北面兵馬使陞辭王賜名景仁仍賜茶藥歷吏戶禮刑四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判三司事以老病屢乞退加檢校太子太保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叅知政事修國史致仕卒年六十七諡重簡子孝廉孝先景伯宣宗朝擢魁科官至尚書景山肅宗朝擢第二名仕至大卿以三子登科例賜母大倉米歲三十碩

黃周亮

黃周亮登第顯宗朝累轉侍御史歷拾遺中丞進累中樞院副使德宗朝拜政堂文學判翰林院事靖宗朝歷吏戶禮三部尚書叅知政事威難州女真仇屯高刀化二人與其都領將軍開老爭財乘其醉歐殺之事下輔臣議侍中徐訥等六人議曰女真雖是異類然既歸化名載版籍與編氓同固當遵率邦憲

今歐殺其長罪不可原請論如法周亮等十
一人議曰此輩雖歸化爲我藩籬然人面獸
心不愼風教不可加刑且律文云請化外人
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況其隣里老長
已依本俗法出犯人二家財物輸開老家以
贖其罪何更論斷王從周亮等議進門下侍
郎平章事九年加推忠肅節文忠匡國功臣
特進守太保兼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上
柱國卒諡景文初契丹兵陷京城燒宮闕書

柳仲

柳仲初名仁狀貌不踰中人而有膽量少登
第以清謹名由起居舍人出牧清州民畏而
敬之國家欲移都南京宰相及庶僚皆以爲
可仲與左散騎常侍庾祿崇獨言其不可凡
論國事幾主忠義時論多之事文顧宣惠肅

五朝官至尚書右僕射政堂文學卒贈叅知
政事諡忠愼

王寵之

王寵之顯宗朝登第累遷起居舍人肅宗朝
爲右承宣給事中與都兵馬副使朴成傑等
奏東路靜邊鎮蕃賊窺覲之處百姓不得安
居請俟農隙築設城池從之轉知奏事禮賓
卿十年與東北路兵馬使叅知政事金令器
城長定二州及元興鎮文宗初以中樞使爲

西北面中軍使兼行營兵馬使加守司空上
柱國未幾以吏部尚書爲都兵馬使奏傳曰
安不忘危又曰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備故
國家每當仲秋會東西班貢吏於郊外教習
射御而况諸衛軍士國之爪牙宜於農隙教
以金鼓旌旗坐作之節又軍馬皆不練習請
先選前鋒馬兵每一隊給馬中十副俾習馳
逐仍令御史臺兵部六衛掌其教閱從之尋
拜內史侍郎轉門下侍郎平章事上章辭兵

馬使不允開城監牧直李啓以事私遣旗頭
李仁驅史加達捕府軍金祚祚投河死尚書
刑部奏啓罪應律畏懼致死宜以闕殺論准
今制旨杖脊配有人島仁及加達以從流三
千里李子淵議亦與刑部同寵之等以爲畏
懼致死者謂如臨水履嶮因恐迫致死也今
祚自溺與此不同當以仁爲首減絞罪半加
達爲從啓以事理重論制曰以畏懼致死論
啓恐非正條可除名收田餘依所奏進守太

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陞門下
侍中判尚書吏部事二十一年以中書令致
仕卒輟朝三日謚景肅後追念其賢下詔褒
美贈守太師中書令配享文宗廟庭

魏繼廷

魏繼廷史失其世系文宗朝登第以文章名
累遷左補闕知制誥宣宗朝爲御史中丞王
嬖安萬春起第壯麗繼廷奏萬春誑惑止意
勞役百姓大起私第請毀之不報又爲樞密

承宣王以燈夕置宴酒酣命繼廷起舞辭曰
有伶人何用臣舞王不得強乃止肅宗時歷
史禮二部尚書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睿宗
初爲門下侍中上表乞退不允再乞退又不
允命左承宣柳仁著至私第宣諭繼廷固稱
疾上表乞退又手詔不允曰卿貪邪所忌忠
亮不回先考尚賢早授洪鈞之任寡人受命
以爲同德之臣自春已來稱疾求免雖嘉止

十三

足之義未符倚注之心知予至誠無或遜避
前已曲諭夫復何言遂命內人韓徽如敦諭
尋加守太保繼廷入省視事御史奏繼廷寢
疾彌年不能視事數請告上待益厚賜假二
百日假已盡乃復遷延累旬然後扶起入省
非大臣意請罷之不許二年復三上表乞退
詔曰卿清規重德鎮服百寮直節令名聳動
群聽文祖擢爲詞臣英考命作首相惟予冲
人方賴耆哲之輔乃稱有疾遽辭機務之煩

再下書詔朕已諭於至懷七上封章卿不核
於確志重違勸請許遂便安宜加調攝速副
登庸尋遣中使慰諭賜茶藥二銀合又上表
辭祿詔曰卿久積股肱之勳偶蒙黜理之責
朕以謂身若不安疾難速愈卿深惜去之
勉從告退之誠何復奏於章牘請不支於祿
錢乞骸之後賜廩有常當體眷懷無煩固遜
再上表辭祿又詔曰卿博學攻文詞林宗匠
匪躬直節爲世名臣因疾解官甚惜其去又
從而辭祿非朕所以優賢敬老之意令三司
給二分祿未幾卒諡忠烈繼廷清儉塞虛堂
副李資義奉使如宋資義多市珍貨繼廷一
無所求至登兩府不改素節又不徇俗好饒
國人想望大用及爲相已老病且知勢之不
可爲循默無所建明仁宗詔曰繼廷嘗受
肅宗遺命左右先君清儉正直終始一節宜
今配享肅宗廟庭

邵台輔

并書

高義和

邵台輔史失世系文宗末授戶部侍郎宣宗
時官累叅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刑
兵部事奏北路邊城將士多自山南州縣充
入故丁田在遠貲產貧乏脫有兵事並爲先
鋒請自今令入遼使臣揀壯健者爲傑從因
使偵察疆域事勢且有互市之利人必競勸
制從之獻宗初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上柱國
李資義謀亂台輔使王國髦率兵入衛令壯
士高義和斬資義及其黨以功權判吏部事
轉特進守司徒判吏部事肅宗受禪權判守
太尉門下侍中賜金銀器衣櫛錦罽綾羅布
帛鞍馬及樂部花酒宴于其第台輔嘗奏國
學養士糜費不貲實爲民弊且中朝之法難
以行於我國請罷之不報八年年七十上表
乞退不允遣尚書兵部郎中許慶賜几杖制
曰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
几杖蓋以國任舊人諮諏大政也卿吏幹秀
而飾以儒雅兵機深而兼提刑名加以中和

理其身方正率其道真所謂王佐之才也文
考用卿為腹心宣宗任卿為宰輔朕在宗邸
熟聞卿名受禪以來惟卿是賴凡所施設必
資訪問擢置上宰以授大柄何遽引年而告
老乎昔太公望七十而遇文王今卿年纔至
此而得三求退朕所不喜也况卿精神氣力
強健不衰宜在廊廟論經變理是用稽諸古
典特示殊恩尋守太傅判戶部西京留守事
加門下侍中致仕明年加守太師賜協謀功

臣號卒謚忠謙配享肅宗廟庭國髦宣宗時
直門下省獻宗即位權尚書兵部事議者以
為上室微弱權歸武將政將柰何既誅資義
以功權判兵部事陞右僕射叅知政事判兵
部事杜國尋判都兵馬事病不視事而威振
朝廷肅宗初加守司徒卒于幼妻弟王字之
服喪王弔慰贈謚景烈國髦惟事弓劍教書
有資兼文武之語時議譏之配享肅宗廟庭
義和全州高山縣人性沉鬱有膂力應選為

軍補隊正斬資義以功陞散員進累上將軍
肅宗朝判兵部尚書加守司空尚書左僕射
判兵部事十二年上書言臣年六十九戶籍
誤減二年且臣病不能從事請致仕從之賜
衛社功臣號十四年卒

文正

文正長安人父宗初登第累遷兵部侍郎
左諫議大夫權刑部尚書叅知政事進中書
侍郎平章事東蕃作亂正為判行營兵馬事

與兵馬使崔瑊廉漢兵馬副使李顥將步騎
三萬出屯定州夜分道直趨賊巢穴遲明乃
至鼓譟震地賊大懼遂麾兵奮擊斬三百九
十二級擒渠帥三十九人獲牛馬百餘委棄
器械填積攻破廬落凡十餘所晡後凱還奏
捷王喜遣左司貲外郎裴緯勅曰近緣邊事
未息宵旰軫慮今省所奏婉畫降戎掃除民
害使朕無東顧之憂惟乃之功特賜正銀合
一副重一百兩夷漢顯銀合各一副重各五

十兩並盛丁香尋賜正推忠贊化蕩寇靜塞
功臣號加特進檢校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
判尚書禮刑部事兼太子太傅上柱國長洲
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二百戶正奏
曰今時兩既洽農務方殷願上體天養民罷
興王寺土木之役及十二所監倉巡察使以
除民弊從之進上魯隼其父娶大功親而生
者崔瑛爲吏部尚書請依律禁錮不敘王曰
選用人才當不拘常局可與諸進士並授官

秩以通朝籍正等曰家齊然後國治隼父不
正婚禮潰亂人倫然方今崇尚儒術用士是
急宜降授階職從之宣宗十年以守太尉門
下侍中致仕卒謚貞獻配享宣宗廟庭

鄭文

鄭文字懿德草溪縣人父倍傑權魁科官至
禮部尚書中樞使以儒術相文宗卒贈弘文
廣學推誠贊化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
門下侍中上柱國光祿侯倍傑妻崔氏賢云

無子養其族女及笄勸倍傑以爲妻未幾倍
傑死遺腹生文年甫十五六疑然若老成赴
國子監試作君爲民賦曰物如煥燁我則
施雨露之恩俗若頑兇我則布雷霆之怒文
宗聞之屢加稱歎登第拜秘書郎時宣宗爲
國原公文爲其府錄事及即位擢直翰林院
兼四門助教尋轉右拾遺臺諫駁奏文外祖
系出處仁部曲不宜諫官乃改授殿中內給
事知制誥出知開城府事入爲刑部貲外郎

肅宗十年拜刑部尚書政堂文學兼太子賓
客加檢校司空禮部尚書在公暴疾昇歸其
第王遣內醫診視尋卒王震悼贈特進左僕
射叅知政事謚貞簡官庀葬事文爲人恭儉
朴訥不事生產居室僅虎風兩莖官謹慎典
刑曹十餘年未嘗妄出入人罪嘗扈駕西京
請立箕子祠奉使入宋所賜金帛分與從者
餘悉買書籍以歸宋人多之子福公福卿福
儒

金元鼎

金元鼎德宗朝官累監察御史靖宗時除右司郎中東北路兵馬使金令器築長定二州元興鎮城元鼎等率兵出屯要路以備之遇賊戰有功令器還奏請加褒賞從之文宗朝歷御史大夫中樞院使尚書左僕射叅知政事時兵部請遣兵東西兩界以備邊元鼎奏曰近因送迎北朝封冊使士卒已疲又赴興王寺役不得休息資糧殆乏乞依封冊軍例賜物以遣乃命侍御史秦仲依所奏行之進內史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庾仲卿工部尚書達之子也制降等授蔭職式目都監使侍中李子淵等十一人駁曰仲卿舅平章李襲奸兄少卿蒙女生仲卿母仲卿不宜齒朝列元鼎等四人議曰此乃李襲之罪非仲卿父子所犯且功臣黔弼之裔不宜盡仕途請依前制降授蔭職王從元鼎等議加守司徒尋陞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

兼太子太保嘗遷領西京奏事忤旨出為西

京留守使未幾召還十七年進守太尉門下侍中卒後三司奏元鼎卒已四年猶闕賻贈謹按工部尚書鄭層之喪既經六祥制書有司稽緩即加追贈請從前制賻贈從之賜輓一百三十石

孫冠

孫冠字允足安峽縣人性行清純樸古幼好學以文學名文宗朝擢第累遷左補闕自是

揚歷清要宣宗時為右諫議與門下侍郎金良鑑掌試取進士李景泌等景泌程文不合格時議譏其主司不明獻宗時歷知中樞院事尚書右僕射叅知政事判戶部事致仕慶宗四年卒年八十六謚章簡

崔思諒

崔思諒字益甫海州人年十八登第文宗朝累遷至工部侍郎宣宗時歷中樞院使叅知政事檢校太子太師修國史進左僕射叅知

政事因疾乞遷制以致仕例給半俸有司駁奏人臣年七十致仕者給半祿所以養國老也未聞病廢而家食者王曰思諱累代元臣文章器識有異常倫豈拘恒例竟不從九年卒思諱儀表端雅沉静寡言棄國鈞主文柄名重一時王聞計悼甚賜子洙等帛書官庀葬事諡康敬

金先錫

金先錫廉毅有吏才文宗時除戶部郎中獻

宗朝累授知樞密院事肅宗初拜左僕射判戶部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年七十乃三上表請老許之時人議其顧慮爵位卒諡忠簡

任懿

元厚 克忠 克正

任懿定安縣人少力學登第宣宗在陽關聞其名奏為典籤及即位累遷右承宣肅宗初立內人挾宿憾屢譖之王雅知其純正無他讒言卒不行懿諫議大夫宋哲宗廟號興傳

五

五

郎白可臣奉使弔慰一行入皆顯貨利懿獨廉謹宋人稱之費帝所賜神醫普救方來王曰此方濟世要術其費來使副僚佐宜並加爵賞未幾拜御史大夫歷禮兵吏部尚書左僕射叅知政事肅宗初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尋判尚書刑部事後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權判東北面兵馬事兼行營兵馬使右諫議大夫金緣副之懿等辭王御重光殿親授鉞鉞賜鞍馬衣服彩段遣近臣餞于郊及還引見重光殿時崔弘正等已收入九城軍民兵仗懿等行緩疆場之事一無措置徒煩傳騎時人譏之後加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仍令致仕賜佐理功臣號十二年卒年七十七諡貞敬仁宗贈中書令子元厚元濬元濬平章事元厚初名元散登第仁宗初累遷殿中內給事出守陝州移開城府俱有政績王納元厚女為妃遂授禮賓少卿御史雜端驥驤和

政事改同知樞密院事妙清白壽翰以邪說惑衆元厚上書請誅之以絕禍萌不報復爲然知政事判工部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西京叛詔以元厚及金富弼爲中軍帥尋命元厚留衛都城後賜同德佐理功臣號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尋判兵部事改門下侍郎平章事表讓崔濤不報未幾判吏部事銓注甚公人稱之曰山濤幾以加矣加守太保判西京留守事懿宗即位拜門下侍中封定安侯今朝會上殿行禮諫官論駁遂加宣忠史杜佐理同德功臣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上柱國定安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六百戶開府曰壽寧置僚屬十年卒年六十八元厚器宇宏深風彩嚴重博通經史爲宰相勤儉清白享富貴十餘年妙清妖說率執皆傾信元厚獨擯之不從人服其明子克忠克正溥濡沆克忠擢第累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風姿魁偉有器識克正以戶部尚書辭

連鄭敘貶梁州防禦使移忠州牧使卒溥幼穎悟善屬文元厚卒懿宗抑外戚待太后甚薄故年二十猶未補官明宗立授禮賓注簿遷閤門祗候乞免職應舉遂擢乙科第累遷吏部侍郎卒贈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姿儀颯藉尤愛山水之遊世目爲神仙中人溥初名克仁明宗時登第官累叅知政事神宗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進守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康宗元年卒年六十四諡良淑性恬淡慈和不以家世勢位驕人雖獲賄未嘗詬罵歷事五朝居官勤恪處決明允掌制誥十六年一時高文大冊皆出其手四閭文闈所舉皆當世名士若趙冲李奎報金敞俞承旦其尤者也晚年奉佛彌篤金書大藏經幾半識者譏之配享熙宗廟庭子景肅景謙孝順景恂景肅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判吏部事景謙同知樞密事翰林學士承旨孝順樞密副使景恂判司宰

景謙子翊

翊登第忠烈朝累遷大司成以明習禮度改判閣門事進密直副使同修國史官至僉議侍郎贊成事致仕卒翊博聞強記諸錄典故有質疑者辨之如響嘗奉教撰璿源錄又撰

元世祖事跡

沆幼能文姿朗秀可愛不以富貴驕人登第仕至禮部侍郎嘗奉使如金主客侍郎李陽名人也愛沆風誼待甚款

金漢忠

金漢忠新羅大輔開智之後高祖庚辰從敬順王歸太祖為功臣漢忠少雄偉力學登第宣宗朝官累閤門引進使上輕車都尉出守安西都護府為政不苛民慕之獻宗初除刑部侍郎肅宗封太子以漢忠兼左庶子累授禮部尚書宋使來漢忠航海迎候宋使卒遇颶風船幾敗賴漢忠拯救得全活肅宗初拜尚書左僕射判秘書省事尹瓘之伐女真也

漢忠為中軍兵馬使力戰有功又為行營兵馬使瓘等命諸軍撤內城材瓦以築九城徙南界民實之漢忠執不可曰如外城未畢而卒有緩急內無完城民將何保元帥雖有命吾不敢從後果如其言遷判工部事轉樞密院使以尚書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八遺命薄葬謚元平漢忠妻文宗婢妻之女也以故雖至達官不得入臺省子景初景元景若

列傳卷第八

列傳卷第九

高麗史

崔思諷字嘉言初名思順後賜今名文憲公

崔思諷

崔思諷字嘉言初名思順後賜今名文憲公
冲之孫自少力學工文文宗朝登第五以思
諷名家子博學多聞召入內侍省與語對稱
旨王悅宣宗朝拜殿中少監知尚書戶部事
出爲西京副留守駕幸西京時遼使王鼎來

思諷爲館伴聞鼎每夜獨坐爲文以計取其
書奏之乃諫疏也其疏極言遼大平日久不
修武備又言大宋伐南夏事王嘉其擯接之
能手詔褒之令從駕尋除御史大夫改同知
中樞院使左散騎常侍獻宗時拜吏部尚書
知樞密院事肅宗初參知政事進中書侍郎
平章事加守太尉判吏部事大將軍高文益
張洪占李弓濟將軍金子珍等潛圖不軌思
諷按治其罪悉流之南裔以功拜門下侍中

賜輔正功臣號九年守太保以老三上表乞
骸骨魏繼廷曰崔公在官吾輩仰如山斗軍
國大事一聽其議今若告老奈國政何時王
曲宴壽春官召思諷赴宴思諷起爲壽王親
酌酬之執其手曰卿若固退誰與共政朕優
賢重老不忍從也對曰七十致仕禮也臣已
老耄無益於國願遂歸志王許之肅宗朝加
守太師中書令致仕賜詔書制牒茶藥衣帛
鞍馬以示優恩王嘗賜龍鳳茶思諷進謝詩

高麗史卷九十六

王和賜之王納思諷壻李資謙之女生木子
冊爲王妃以思加推誠奉國功臣大寧郡開
國侯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
思諷入見王賜宴命不拜待以家人禮思諷
奏曰臣年八十無復有望願上享國萬年永
保三韓言出至誠王感涕召思諷子晉兒孫
賜花酒扶出還家未幾卒王以燃燈御重光
殿觀樂聞思諷卒震悼罷宴輟朝三日賜賻
優厚令百官會葬謚忠景思諷勤謹公廉不

以門地驕人立朝四十餘年無少過失爲相
論議務存大体不敢輕改舊章門人子弟有
來謁者常訓以事君之道言不及私雖謝事
家居憂國之心終始不衰配享肅宗廟庭子
源漆源累官尚書右僕射漆門下侍郎平章
事資謙及文公美柳仁著皆其女壻門閥之
盛一時無比

金仁存

金仁存字處厚初名綬新羅宗室角干周元

之後父上琦登第官至侍郎平章事謚文貞
配享宣宗廟庭仁存性明敏少登科直翰林
院歷事宣獻肅三朝以內侍掌奏事不欲久
在近密懇求外補由尚書禮部員外出爲開
城府使秩滿授起居舍人知制誥遷起居郎
言事忤旨左授兵部員外郎遼使學士孟初
至仁存爲接伴初見其年少頗易之嘗一日
並轡出郊雪始霽茫然無所見唯馬蹄觸地
作聲初唱云馬蹄踏雪乾雷動仁存即應聲

曰旗尾翻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真天才也由
是情好日篤相唱和及別解金帶贈之韓吏
部郎中兼東宮侍講學士時睿宗在東宮講
論語仁存撰新義進講移中書舍人肅宗薨
仁存告哀于遼自東京抵京師所經州府皆
設宴張樂仁存曰臣來時本國君臣皆服喪
哭泣今來上國雖感恩榮臣子之情不忍聞
樂言甚切至遼人許之至朝見時又乞除吉
服舞蹈孟初至幕曰殿庭服色宜從古但除

舞蹈可矣還拜禮部侍郎諫議大夫王封僧
曇真爲王師以仁存爲封崇使辭曰臣職在
諫院已言封王師不可未蒙俞允又從而爲
使是欺殿下也王強之再三固辭不奉旨以
內侍柳台樹代之王將伐東女真大臣皆贊
成之仁存獨上疏極諫不報及尹瓘等破女
真築九城女真失窟穴連歲來爭我兵喪失
甚多女真亦厭苦遣使請和乞還舊地群臣
議多異同王猶豫未決仁存言土地本以養

民今爭城殺人莫如還其地以惠民今不與必與契丹生蠻王問其故仁存曰國家初築九城使告契丹表稱女真弓漢里乃我舊地其居民亦我編氓近來寇邊不已故收復而築其城表辭如是而弓漢里酋長多受契丹官職者故契丹以我為妄言其回詔云遠貢封章粗陳事勢其間土地之所屬戶口之攸歸已勅有司俱行檢勘相次別降指揮以此思之國家不還九城契丹必加責讓我若東備女真北備契丹則臣恐九城非三韓之福也王然之遷秘書監奉使如宋徽宗待之甚厚屢賜宴宴器皆用白玉仁存以為帝厚我國享禮雖異常然觀時事華侈太甚可嘆還至慶源郡聞父喪以使事付其介遂奔喪不復命時人譏其失禮歷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兵禮戶部尚書政堂文學叅知政事進守司徒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金兵攻破契丹州郡幾盡王以仁存判

西北面兵馬使措置軍務契丹來遠城刺史常孝孫懼不保率州民泛舟而遁以來遠抱州二城歸于我仁存遣兵據其城收兵仗物貨甚多遂拓地界鴨江為王宴親王兩府于清讌閣命仁存記其事其文曰王以聰明淵懿篤實輝光之德崇尚儒術樂慕華風故於大內之側延英書殿之北慈和之南別創寶文清讌二閣一以奉聖宋皇帝御製詔書畫揭為訓則必拜稽肅容然後仰觀之一以集周孔軻雄以來古今文書日與老師宿儒討論敷暢先王之道藏焉脩焉息焉遊焉不出一堂之上而三綱五常之教性命道德之理充溢乎四履之間越今年夏召太傅尚書本帶方公臣甫守太傅尚書令大原公臣陸守太保齊安侯臣僭守太保通義侯臣儔守太保樂浪侯臣景庸門下侍郎瑋門下侍郎臣資謙臣緣中書侍郎臣仲璋叅知政事臣駿守司空臣至和樞密院使臣觀知樞密院

事臣字之同知樞密院事臣安仁等置高會于清讌閣乃從容謂曰予顧德不類賴天降康廟社儲祉金革偃於三邊文軌同乎中夏凡立政造事大小云爲罔不資重崇寧大觀以來施設法措之方其於文間經筵求訪儒雅導宣和之制也深堂密席迎見輔臣法大清之宴也雖禮有豐殺而優賢尚能之意其致一也今入朝進貢使資謙賁桂香御酒龍鳳茗園珍果寶血來歸嘉興卿等樂斯盛禮

臣僚皆惶駭恐懼退伏階陛辭以固陋不敢干盛禮王趣令就坐溫顏以待之備物以享之其供帳之設器皿之列觴豆之實果枋之品則六尚之名珍四方之美味無一不具復有上國玻璃瑪瑙翡翠犀兕瑰奇玩用之物交錯於案上塤箎控擗琴瑟鍾磬安樂雅正之聲合奏於堂下王執爵命近臣監勸曰君臣交際惟以至誠其各盡量不辭而飲左右再拜告旨而卒爵或獻或酬和樂孔皆及觴

酒九行且今遠惠續有中貴人押賜藥水實帶以將其厚意焉既而復召促席而坐使飲食舉措各自便或開懷以言笑或縱目以觀覽欄楯之外疊石成山處除之際引水爲沼峭崿萬狀清渟四澈洞庭具會幽勝之趣生而終宴無憚暑之憂重醇劇飲夜爰而罷於是縉紳士大夫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以慈儉爲寶而無肆溢之行衣不御文繡器不用彫鏤猶慮一夫之不得而一事之

不合度每日焦勞惻怛於宵旰之中至於群臣嘉賓則發內府之寶藏傾上國之異珍而窮日之力以火繼之猶不以爲侈其尊賢重禮好善忘勢之心實可謂高出百王之上矣臣嘗聞昔魯公用天子禮樂以化成風俗故於泮宮則先生君子與之爲樂其詩曰鸛鳴戾止在泮飲酒既飲肯酒求錫難老燕於路寢則大夫庶士與之相宜其詩曰魯侯燕喜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今吾君

奉天子恩意以寵待臣隣故公卿大夫懷天
保報上之意言語法從賦我有嘉賓之詩誓
師歌工作君臣相悅之樂懽欣交通禮儀卒
度當是時也人靈之和氣天地之休應上下
之報施風俗之化原皆出於飲食衎衎載色
載笑之間豈止永錫難老既多受祉而已耶
必當億萬斯年享大平之福而對揚天子永
永無疆之休臣愚且拙遭逢萬幸代匱宰府
不以臣之不材特有書事之命辭不獲已謹

拜手稽首而強爲記乃命實文閣學士洪璚
書諸石尋加開府儀同二司判東北面兵馬
事兼行營兵馬事王在東京欲行太子冠禮
仁存奏曰冠者禮之始事之重故冠於阼三
加彌尊所以尊其禮而著成人之義也今以
元子之貴冠於外非所以法先王示後代王
從之仁存文名清節冠當代王深器之恩禮
優重及仁宗幼冲嗣位李資謙用事恐及禍
懇辭乞退不許一日將赴衙聞街上童謡因

聖馬歸卧求免愈切遂罷相判祕書省事監
修國史王密遣內侍金安問於仁存及李壽
曰欲奪資謙權置散地如何皆對曰上生長
外家恩不可絕况彼黨與滿朝不可輕動請
俟其閒王不聽及變起宮闕連燒王避火坐
山呼亭歎曰恨不用金仁存之言以至於此
尋賜翊聖同德功臣號三重大匡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太師門下侍中金兵入汴邊報安
傳金人敗北宋帥棄勝深入金人不能拒歸

知常金安等奏曰時不可失請出師應宋以
成大功使主上功業載中國史傳之萬世時
王在東京遣近臣馳問仁存對曰傳聞之事
恒多失實不宜聽浮言輿師旅以怒強敵且
金富執入宋將還姑待之及富執還邊報果
虛王以廢宗遺命敦諭起爲守太傅門下侍
中判吏部事仁存不獲已就職羸老須人扶
乃行五年卒輟朝一日命有司賜葬加禮謚
文成配享廟宋廟庭仁存好學老不釋卷一

時詔誥多出其手再掌禮閣多得名士嘗與
崔璿李載李德羽朴昇中等刪定陰陽地理
諸書以進賜名海東祕錄又與昇中撰時政
策要又注貞觀政要子永錫永胤永寬皆登
第拜平章事永錫曾孫弁一名琪幼力學登
第高宗朝歷正言御史出按忠清日酣飲廢
事又橫歛賂權貴人皆切齒仕至判少府監
事仁存弟沽風姿雅麗以文學顯於時官至
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

尹瓘

唐順

鎮贈

世儒

商事

尹瓘字同玄坡平縣人高祖輩達佐太祖為
三韓功臣父執衡檢校少府少監瓘文宗朝
登第歷拾遺補闕肅宗時累遷東宮侍講學
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女真
本棘鞬遺種隋唐間為勾高麗所并後聚落
散居山澤未有統一其在定州朔州近境者
雖或內附臣乍叛及盈哥烏雅東相繼為
酋長頗得衆心其時橫伊位界上有連山

自東海岸崛起至我北鄙險絕荒翳人馬不
得度間有一徑俗謂瓶項言其出入一穴而
已邀功者往往獻議塞其徑則狄人路絕請
出師平之七年女真來屯定州關外疑其圖
我誘執酋長許貞及羅弗等囚廣州拷問果
謀我也遂留不遣會邊將李日肅等奏女真
虛弱不足畏失今不取後必為患烏雅東又
與別部夫乃老有隙發兵攻之來屯近境王
命林幹往備之幹邀功引兵深入擊之敗績

死者大半女真乘勝闌入定州宣德關城殺
掠無算乃以瓘代幹為東北面行營都統授
鉄鉞遣之瓘與戰斬三十餘級我軍陷沒死
傷者過半軍勢不振遂卑辭講和結盟而還
王發憤告天地神明願借陰扶掃蕩賊境仍
許其地創佛宇瓘遷叅知政事判尚書刑部
事兼太子賓客奏曰臣觀賊勢倔強難測宜
休徒養士以待後日且臣之所以敗者賊騎
我步不可敵也於是建議始立別武班自文

武散官吏胥至于商賈僕隸及州府郡縣凡有馬者爲神騎無馬者爲神步跳蕩梗弓精弩發火等軍年二十以上男子非舉子皆屬神步西班牙與諸鎮府軍人四時訓練又選僧徒爲降魔軍遂鍊兵畜穀以圖再舉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睿宗即位以喪未逞出師二年邊將報女真強梁侵突邊城其酋長以一胡蘆縣雉尾轉示諸部落以議事其心叵測王聞之出重光殿佛龕所藏肅宗誓疏以示

兩府大臣大臣奉讀流涕曰聖考遺旨深切若此其可忘諸乃上書請繼先志伐之王猶豫未決命平章事崔弘弼並于大廟過坎之既濟遂定議出師以瓘爲元帥知樞密院事吳延寵副之瓘奏臣嘗奉聖考密旨今又承嚴命敢不統三軍破賊壘拓我疆土以雪國恥延寵頗以爲疑微語瓘瓘慨然曰微公與我誰能出萬死之地以雪國家之恥策已決矣又何疑焉延寵默然王幸西京御威鳳樓

賜鈇鉞遣之瓘延寵至東界屯兵于長春驛凡十七萬號二十萬分遣兵馬判官崔弘正黃君裳入定長二州給謂女真酋長曰國家將放還許貞羅弗等可來聽命設伏以待酋長信之占羅等四百餘人至飲以酒醉伏發殲之其中壯黠者五六十人至關門持疑不肯入使兵馬判官金富弼錄事拓俊京分道設伏又使弘正帥精騎應之擒殺殆盡瓘自以五萬三千人出定州大和門中軍兵馬使

左僕射金漢忠以三萬六千七百人出安陸戍左軍兵馬使左常侍文冠以三萬三千九百人出定州弘化門右軍兵馬使兵部尚書金德珍以四萬三千八百人出宣德鎮安海拒防兩戍之閒船兵別監吏部員外郎梁惟疎元興都部署使鄭崇用鎮溟都部署副使甄應圖等以船兵二千六百出道鱗浦瓘過大乃巴只村行半日女真見軍勢甚盛皆遁走唯畜產布野至文乃泥村賊入保魯青城

瓊遣兵馬鈴轄林彥與弘正率精銳急攻破走之左軍到石城下見女真屯聚遣譯者戴彥諭降女真答曰吾欲一戰以決勝否何謂降歟遂入石城拒戰矢石如雨軍不能前瓊謂俊京曰日具事急爾可與將軍李冠珍攻之曰僕嘗從事長州過誤犯罪公謂我壯士請于朝宥之今日是俊京殺身報効之秋也遂至石城下振甲持楯突入賊中擊殺酋長數人於是瓊麾下與左軍合擊殊死戰大破之賊或自投巖石老幼男女殲焉賞俊京綾羅三十匹又遣弘正富弼撫事李俊陽擊伊位洞賊逆戰久乃克之斬一千二百級中軍破高史漢等三十五村斬三百八十級虜二百三十人右軍破廣離等三十二村斬二百九十級虜三百人左軍破深昆等三十一村斬九百五十級瓊軍自火乃巴只破三十七村斬二百一十級虜五百人遣歸事俞瑩若告捷王喜賜瑩若爵七品命左副承旨

兵部郎中沈侯內侍刑部員外郎韓職如賜詔獎諭兩元帥及諸將賜物有差瓊又分遣諸將盡定地界東至火申嶺北至弓漢伊嶺西至蒙羅骨嶺又遣日官崔贊顯相地於蒙羅骨嶺下築城祿九百五十間號英州火申嶺下築九百九十二間號雄州吳林金村築七百七十四間號福州弓漢伊村築六百七十間號吉州又創設國仁王鎮東普濟二寺於英州城中明年瓊遣龍平精兵八千出加漢村瓶項小路賊設伏截瓊間候瓊軍至擊之軍皆潰亡餘八在賊國瓊等數重延寵中流矢勢甚危急俊京率勇士十餘人將救之第郎將俊臣叱之曰賊陣牢不可破使死何益俊京曰爾可謂善老父我以身許國義不可止乃大呼突陣擊殺十餘人弘正冠珍等自山谷引兵來救賊乃解圍而走追斬三十六級瓊等以日晚還入英州城瓊涕泣執俊京手曰自今我當親汝勳于後嘗親我

猶父承制授閣門祗候酋長阿老奧等四百
三人詣陣前請降男女一千四百六十餘人
又降于左軍賊步騎二萬來屯嘉州城南大
呼挑戰瓊與林彥曰彼衆我寡勢不可敵但
當固守而已俊京曰若不出戰賊兵日增城
中糧盡外援不至將若之何前日之捷諸公
不見今日亦出死力以戰請諸公登城觀之
乃率敢死士出城與戰斬十九級賊敗却奔
北俊京鼓笛凱還瓊等下樓迎之携手交拜

十七

瓊延寵乃率諸將會于中城大都督府權知
承宣王字之自公嶮城領兵詣都督府卒遇
虜酋史現兵與戰失利喪所乘馬俊京即引
勁卒往救敗之取虜介馬以還女真兵數萬
來圍雄州弘正訓勵士卒衆皆思闘即開四
門奮出奮擊大敗之俘斬八十級獲兵車五
十餘兩中車二百兩馬四十匹其餘兵仗不
可勝記時俊京在城中州守謂之曰城守日
久軍糧將盡外援不至必若不出城以決運

殺城中士卒恐無噍類俊京服士卒破衣夜
縋城而下歸定州整兵道通泰鎮自也等浦
至吉州遇賊與戰大敗之城中人感泣瓊又
城英福雄吉咸州及公嶮鎮遂立碑于公嶮
以爲界遣其子彥純奉表稱賀曰聖人之德
允令於乾坤仁義之兵已平其夷伏惟將及
卒既懽且呼竊以東女真潛伏奧區寔繁
類遠從爾祖曾之世嘗被我朝家之恩猶貪
浸畜其叛心犬吠頻信於戶外侵軼關塞寇
攘士民狃制御之寬而謂之易陵肆饒饒之
志而謂之莫禦先皇故憤而欲伐陛下方繼
而爲圖以兵危故始憚裁施以謀衆故終歸
漸泥然而策勝負者存乎熟知變通者貴乎
時事機可乘聖智獨照先休吾士卒以觀其
可用繼慮彼虛實以指其必擒乃命元戎亟
行大戮而臣受節鉞之制舉征鼓而行氣動
於軍威加於敵江河注壑寸膠不能以防之
破石轉峯虛郭決衆其破矣俘虜於半路

斬獲近於五千委積散於閭閻奔走交於道
路山川險阻城池因得以高深原野膏腴田
井亦從而耕鑿在首人求而未得者今茲天
與而既取之上足以謝宗廟在天之靈下足
以雪朝廷積年之恥且彼周王撥抗之伐漢
帝匈奴之征所以拓上開邊而得為民去害
比之今日宜在下風此豈微臣之智為材能
成巨効實由陛下聖謀神算坐定遐陬苟非
其然孰使之矣伏乞命書史冊垂耀無窮王

遣內侍衛尉注簿康英俊賜瓊等羊酒并賜
軍人銀鏑羅一面銀瓶四十事瓊又使林彦
記其事書于英州廳壁曰孟子曰弱固不可
以敵強小固不可以敵大吾諷斯言久矣而
今信之矣女真之於國家強弱衆寡其勢懸
殊而窺覲邊鄙於肅宗十年乘隙構亂多殺
我士民其繫縲為奴隸者亦多矣肅宗赫然
整旅將欲仗大義以討之惜乎厥功未集永
元初今上嗣位亮陰三載甫畢群孽未靖左

右曰女真本勾高麗之部落聚居於蓋馬山
東世脩貢職被我祖宗恩澤深矣一日背畔
無道先考深憤焉嘗聞古人之稱大孝者善
繼其志耳朕今幸終達制聲覽國事盡舉義
旗伐無道一洒先君之恥乃命守司徒中書
侍郎平章事尹瓊為行營大元帥知樞密院
事翰林學士承旨吳延寵為副元帥率精兵
三十萬俾專征討尹公事業傑然嘗慕庾信
氏之為人曰庾信六月冰河以渡三軍此無

他至誠而已予亦何人哉其至誠所感靈異
之跡屢聞焉吳公時之重望天性慎謹臨事
必三思其良圖大策施無不中兩公嘗有志
於此聞命憤激擁兵東下出師之日躬擐甲
胄未及誓衆洒淚交頤莫不用命暨入賊境
三軍奮呼一以當百摧枯破竹何足喻其易
哉斬首六千餘級載其弓矢來降於陣前者
五十千餘口其望塵喪魄奔走窮北不可勝
數嗚呼女真之頑愚不量其強弱衆寡之勢

而自取於滅亡如是其地方三百里東至于
大海西北介于蓋馬山南接于長定二州山
川之秀麗土地之膏腴可以居吾民而本勾
高麗之所有也其古碑遺跡尚有存焉夫勾
高麗失之於前今上得之於後豈非天歟於
是新置六城一曰鎮東軍咸州大都督府兵
民一千九百四十八丁戶二曰安嶺軍英州
防禦使兵民一千二百三十八丁戶三曰寧
海軍雄州防禦使兵民一千四百三十六丁
戶四曰古州防禦使兵民六百八十丁戶五
曰福州防禦使兵民六百三十二丁戶六曰
公嶮鎮防禦使兵民五百三十二丁戶其
顯達而有賢材能堪其任者鎮撫之詩所謂
于蕃于宣以蕃王室者也有以見晏然高麗
無東顧之憂矣元帥告予曰昔唐相裴公
出征淮西及其平慕容韋之碑以廣其
事故後之人知憲宗英偉絕人之德而歌頌
之子幸從事于此詳其本末曷不作記使吾

聖朝無前之偉績垂于無窮乎彥承命援筆
誌之瓊獻俘三百四十六口馬九十六匹牛
三百餘頭城宜州通泰平戎二鎮與咸英雄
吉福州公嶮鎮爲北界九城皆徙南界民以
實之王拜瓊推忠佐理平戎拓地鎮國功臣
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知軍國重事延寵
協謀同德致遠功臣尚書左僕射叅知政事
遣內侍郎中韓皞如賡詔書告身及紫繡鞍
具廐馬二匹至雄州分賜之凱還王命具鼓
吹軍衛以迎之遣帶方侯備齊安侯偕勞宴
於東郊瓊延寵詣景靈殿復命納鈇鉞王御
文德殿引見問邊事入夜乃罷未幾女真又
圍雄州王遣延寵救之復遣瓊征之瓊獻賊
三十一級尋封瓊鈴平縣開國伯食邑二千
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加延寵攘寇鎮國功
臣號又明年女真圍吉州延寵與戰大敗王
又遣瓊救之命近臣餞于金郊驛瓊延寵自
定州勒兵赴吉州行至鄆卜其村歲州司錄

俞元胥馳報女真公兄裹弗史顯等叩城門曰我輩昨到阿之古村太師烏雅束欲請和使我傳告兵馬使然兵交不敢入關請遣人于我場庶以太師所諭詳實傳告璫等聞之還入城翼日遣兵馬記事李管仲於賊場謂女真將吳舍曰講和非兵馬使所得專宜遣公兄等入奏天庭舍大悅裹弗史顯等復至咸州告曰我等願入朝時方交戰疑懼不敢入關請以官人交質璫以孔沃李管仲異賢

等爲質裹弗等遂來請還九城地初朝議以得窺項塞其徑狹患未絕及其攻取則水陸道路無往不通與前所聞絕異女真既失窟穴誓欲報復乃引還地群酋連歲來爭詭謀兵械無所不至以城險固不猝拔然當戰守我兵喪失者亦多且拓地大廣九城相去遠遠豁洞荒深賊屢設伏抄掠往來者國家調兵多端中外騷擾加以飢饉疾疫怨聲達與女真亦厭蕃蓋是聖主棄之竟以九城

還女真輸戰具資糧于內地撤其城平章事崔弘嗣金景庸叅知政事任懿樞密院使李璋入對宣政殿極論璫延寵敗軍之罪王遣承宣沈侯於中路收其鈇鉞璫等不得復命歸私第宰相臺諫請治其罪諫臣金緣李載等伏閣固爭曰璫等妄興無名之兵敗軍害國罪不可赦請下吏王命沈侯宣諭曰兩元帥奉命行兵自古戰有勝敗豈爲罪哉緣等又爭不已王不得已止免官削功臣號尋拜

璫守太保門下侍中判兵部事上柱國監修國史璫上表辭不允曰朕聞晉李廣利之伐大宛也僅獲駿馬三十匹而武帝以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陳湯之誅郅支也矯制擅興師而宣帝以威振百蠻封爲列侯卿之伐女真受先考之遺旨休寡人之迷事身冒鋒鏑深入賊壘斬馘俘虜不可勝計而闕百里之地築九州之城以雪國家之宿恥則卿之功可謂多矣然夷狄人面獸心叛伏不常厥有餘

醜無所依處故酋長納降請和群臣皆以爲便朕亦不忍遂還其地有司守法頗有論劾遽奪其職朕終不以卿爲咎庶幾有孟明之復濟也今朕之授卿者抑卿之舊職也何足以辭當休養懷速就乃職權再表讓又不允六年卒諡文敬權少好學手不釋卷及爲將相雖在軍中常以五經自隨好賢樂善冠於一時仁宗八年配享睿宗廟庭避綏陵諱改諡文肅子彥仁彥純彥植彥頤彥旼二人祝髮彥純睿宗朝以侍御史如遼賀天興節時金兵起路梗又高永昌叛據東京彥純與徐助李德允等爲永昌所拘逼今上表稱賀彥純不能守節一如所言及還匿情不首事淺有司劾治其罪仕至南原府使彥植天資高雅好賓客官至司空左僕射彥旼聰悟過人善書畫仁宗朝爲尚食奉御彥頤登第仁宗朝累遷起居郎與左司諫鄭知常右正言權隨論時政得失王優納之韓

國子司業赴經筵講論經義賜華犀帶一腰遷寶文閣直學士妙清叛詔以金富軾任元數爲帥彥頤爲佐討之先是權奉詔撰大覺國師碑不工其門徒密白王令富軾改撰時權在相府富軾不讓遂撰彥頤心曠之一日王幸國子監命富軾講易令彥頤問難彥頤頗精於易辨問縱橫富軾難於應答汗流被面及彥頤爲幕下富軾奏彥頤與鄭知常深相結納罪不可赦於是貶梁州防禦後爲廣州牧使謝上表因自解云坐廢六年分已於萬死銜恩一旦勢若出於再生仰天無言撫已揮涕切以上之馭下莫不欲忠臣之事君期於見信然不可必故或相乖周公不免於流言絳侯尚遭於繫急望之帝之博也終於飲毒屈原王之親也卒以沉江聖賢猶或如之庸瑣何足算也如臣賦資朴鄙受性褊剛智謀不足以周身學術豈能於華國少嘗僥倖聖考賜之賢科逮更國祿陛下擢於

路時或預聞國政頗然入侍經筵妄意遭時過於用慮遇事輒言其中否橫身不顧於是非先進爲之寒心後生因而指目媒孽所短傳會而文彈書屢至於升聞以爲可殺仁后雖知其贛直莫得而寬因竄逐於遐方欲保全其餘命而臣受貶之夕臨行之時固知得罪之端徒極積憂之念及覩中軍所奏曰彥頤與知常結爲死黨大小之事實同商議在壬子年西幸時上請立元稱號又諷誘國學

生奏前件事蓋欲激怒大金生事乘間恣意處置朋黨外人謀爲不軌非人臣意臣讀過再三然後心乃得安緊是立元之請本乎尊主之誠在我本朝有太祖光宗之故事稽其往牒雖新羅渤海以得爲大國未嘗加其兵小國無敢議其失奈何聖世反謂僭行臣嘗議之罪則然矣若夫結爲死黨激怒大金語言雖甚大焉本末不相坐矣何則假使強敵來侵我疆夫惟禦難之未遑安得乘間而用

事其指朋黨者誰氏其欲廢置者何人衆若不和戰之則敗且容身之無地何恣意以爲謀況臣不預大華之言與知常而同異不容壽翰之薦惟陛下所洞明自一落於江湖已六更於寒暑祿康久關和食難周親舊皆絕其交妻孥俱失其所形骸憔悴兀若枯枝精魄驚忪淫如醉夢活至今日有賴聖知重念臣以至弱之資從西征之役忘身以衛其國乃義分之當然成事皆因於人何勤勞之足

道今將有說非敢爲功只期微懇之粗伸或乞宸心之一照昨於乙卯年中軍以賊糧盡爲策然兇黨未降日月漸久江冰釋盡計無所出臣於三月始立距堙議爲人所沮未得施行至十一月中軍於揚命門始作距堙今知兵馬使池錫崇與臣彥頤等逆番到彼檢視積土多少計至數月可附到城上臣又與前軍使陳淑議定火攻令判官安正修等作火具五百餘石越九日早晨以趙彥府制石

砲投放其焰如電其大如輪賊初亦從而滅之至日暮火氣大盛賊不得救通夜打放其揚命門并行廊僅二十間及賊所積土山悉皆焚盡十二日並潰人馬可以出入臣即至中軍具陳本末請及時攻擊無使賊設備人有忿然以爲不可者臣亦作氣力爭十四日又至前軍議急擊可破人人皆曰候積土畢方可攻賊已於前所設木柵以禦臣懇請急攻猶未之決十六日元帥至前軍悉集五軍僚佐議之人人皆執前議是日賊又築重城其勢不可後之先是池錫崇在軍監役與臣意協繼有副使李愈判官王洙李仁實等八人和之於是元帥始從其議取十九日分兵三道突入用事破如枯竹一無留難臣於是日顯堂中軍與判官申至冲金鼎黃將軍權正鈞房資守錄事林文璧朴義臣等密整軍旅早至七星門下積木火之火發然後賊覺驚惶倉卒不得救燒蕩門廊計九十七間望

之虛豁擬欲直入會天陰雨收兵入營翼日曉頭賊魁鄭德桓維緯侯小官四人潛出城資守令麾下捕至營臣遂德桓緯侯於元帥所別令別將金成器等率所捕小官二人往景昌門諭賊賊將洪傑出降是日前軍在廣德舍元門外賊尚閉拒傑與義民商議投偽元帥崔永仍率二領軍士來歸然後賊大將蘇黃麟鄭先谷朴應素等文武二十餘人相繼來降其餘雜類不可勝數臣遣資守領李徵正及降賊徐孝寬率兵入城封宮闕倉廩府庫令徵正守闕收其鑰匙六七積納營而聞左軍入自北門縱兵發大府財帛臣遣義臣止之不聽更遣正鈞得止大府完於是臣遣臣男子讓於元帥所報以實日午元帥方至中軍更命李仁實李軾等封宮闕倉廩府庫因具表奏此其大略難以具陳當此之時自謂小輸於國事胡爲厥後翻然忽構於誣辭遂使春愚陷於冤枉永惟平昔之所坐亦

是徵臣之自貽臣伏讀蘇軾受貶時表曰臣
先任徐州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日夜守捍
偏獲安全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
兇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十七人庶
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以予瞻豪邁之才而
諛諛之若此况彦頤孤危之迹遂嘿嘿而已
乎窮迫而然冒陳奚已而又金精曾經於史
訊決七月而復顯官惟忠同廢於江南至三
年而還舊位惟臣不肖與世多乖名既掛於
深文入爭逞其浮議論罪未解歷年于茲敢
憂殺身以自明固貪於戀聖又能忍垢而無
息有待於求伸豈謂皇慈特推大度憫臣大
窮之狀憐臣無二之心每煩訓諭於有司吾
起孤忠於遠宦仰陶新化漸可齒於平民終
無惡名竊冀期於後日此乃至仁無外厚德
包荒念犬馬或當蓋帷請暫履不忍捐弃職
臣餘生衆怒交與之際收恒獲實幾年流落
之中符勅莫餘遺遺事蹟罔可隱隱日將出

而離屋明枯朽其蘇春已還而時雨降固非
木石無情之比敢昧乾坤造化之私壯氣已
衰無復平生之勢驕丹心尚在誓殫晚節之
驅馳雖至填溝敢忘結草穀宗三年以政堂
文學卒輟朝三日謚文康彦頤工文章嘗作
易解傳於世晚年酷好佛法請老退居坡平
自號金剛居士嘗與僧貫乘為空門友貫乘
作一蒲菴止容一坐約先逝者坐此而化一
日彦頤跨牛造貫乘告別徑還貫乘遣人送
蒲菴彦頤笑曰師不負約遂取筆書于壁曰
春復秋兮花開葉落東復西兮善養真君今
日途中反觀此身長空萬里一片閑雲書畢
坐其菴而逝彦頤身為宰輔不以國家風教
為念敢為詭異之行以惑愚俗識者譏之子
鱗瞻子固惇信子讓以鱗瞻子固惇信皆登
第歲廩其母惇信兵部侍郎子商李
鱗瞻字胎兆登第穀宗朝累遷侍御史言事
忤權貴降擢左司員外郎轉起居注時宮人

無比得幸於王生三男九女崔光鈞爲無比
女壻因緣內嬖超授八品兼式目錄事士夫
莫不切齒諫官不署光鈞告身王召鱗瞻及
諫議李知深給事中朴育和司諫金孝純正
言梁純精鄭端遇督署之郎舍畏縮唯唯而
退有人嘲之曰莫說爲司諫無言是正言口
吃爲諫議悠悠何所論後以刑部侍郎出爲
西北面兵馬副使麟靜二州境有島金人多
來居兵馬副使金光中擊逐之置防戍金主
詰讓王命還其島撤防戍鱗瞻等恥削土不
從金大夫營主遣銳卒七十餘人攻其島執
防守別將元尚等十六人以歸鱗瞻懼與義
州判官趙冬曦密謀移牒請還俘獲翼日還
之鱗瞻等祕不奏國家知而詰之鱗瞻畏罪
彌縫竟不報入爲右諫議大夫明宗立授國
子監大司成驟陞參知政事判兵部事進中
書侍郎平章事出爲東北面兵馬判事行營
兵馬兼中軍兵馬判事金甫當起兵事義方

疑鱗瞻與其謀又以爲當時文臣之長將
逮捕害之使巡檢軍執縛鱗瞻賴庾應圭獲
免尋兼上將軍叅署重房議事加守太師趙
位寵起兵王命鱗瞻爲元帥率三軍擊之至
呂嶺驛會大風雪西兵從嶺而下急擊之官
軍亂遂奔潰鱗瞻被圍欲與敵戰死都知兵
馬使鄭筠止之曰主將不宜自輕遂擣鱗瞻
馬潰圍突出僅免收兵而還尋又以鱗瞻爲
元帥樞密院副使奇卓誠副之知樞密院事
陳俊爲左軍兵馬使同知樞密院事慶珍爲
右軍兵馬使上將軍崔忠烈爲中軍兵馬使
攝大將軍鄭筠知兵馬事上將軍趙彥爲前
軍兵馬使攝大將軍文章弼知兵馬事上將
軍李齊晃爲後軍兵馬使司宰卿河斯清知
兵馬事復攻西京僧軍亦行鱗瞻率諸將治
兵西郊筠密誘僧宗昱斬義方王應軍中驚
擾遣近臣庾應圭諭之軍中皆疑文臣嫉僧
軍爲變欲殺鱗瞻應圭還告鄭仲夫遣人諭

解乃止僧軍以為義方女不宜配東宮請出之遂聚普濟寺不發鱗瞻等乃行位寵腹心在連州鱗瞻請將曰我願招誘者附于內伐叛者披其甲我先攻西京則在連州者招諭北人共為犄角我腹背受敵非策之善也今連州恃西都不虞我猝至宜先攻連州連州若下北州諸城必皆歸順然後率順攻逆則意全力一蔑不濟矣遂趣連州攻圍累月連州請殺於位寵位寵遣將救之官軍從

鱗瞻堅壁不出有擒獲者輒與衣食而遣之城中間之緹城來附者甚眾既而官軍又與西兵戰大敗之斬獲三十餘取其要害鳳凰頭城之六年鱗瞻攻西京通陽門景升攻大同門破之城中大潰擒位寵殺之囚其黨十餘人餘皆撫慰居民按堵如故謁聖祖真殿函位寵首遣兵馬副使蔡祥正告捷又送位寵妻孥及俘獲百餘人梟位寵首于市先是鱗瞻忽聞西兵譟噪城上問之云人呼立龍而賀之鱗瞻曰位寵將死矣去人與頭豈可生乎鱗瞻遣祕書少監庾世績表賀平西王遣吏部侍郎吳光祿詔班師加鱗瞻推忠靖亂匡國功臣上柱國監修國史建叅知政事陳俊廷勞諸將于金郊驛復遣介第平涼侯賜宴于馬川亭及還又賜宴以勞之是年卒年六十七謚文定官庀葬事鱗瞻聰悟過人雖千百人一聞姓名終不忘自鄭仲夫作亂文臣沮其鱗瞻與武臣同事每被辱肘臂

自保而已故平西之後賞罰不中措置失宜
致使西北降附之民屢叛物議少之後王下
制曰往者趙位寵叛於西都元帥尹鱗瞻奇
卓誠等同心協力以討平之子嘉厥功曰篤
不忘其贈鱗瞻推忠靖亂匡國功臣守太師
門下侍中上柱國圖形閣上後配享明宗廟
庭子宗諤宗誨宗誠宗諱宗諤以大府注簿
死於仲夫之亂宗誨宗進判禮賓省事宗諱
刑部侍郎鱗瞻兄弟三人登第宗諤宗誠宗

高宗文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諱又登第再世康母侍人榮之里閭號其家
爲三第宅又號爲二帥宅宗諱重然諾喜施
與然廣植田園多受饋遺爲世所譏

世儒瓘之孫熙宗時爲右御史一月王移御
延慶宮世儒與左御史崔傳當扈駕二人凌
晨詣闕日將晡乘輿未駕飢甚入路傍家飲
酒不覺駕出傳犯馳道世儒泥醉使人控馬
言語狂亂憲府劾奏左遷傳安東判官世儒
梁州副使其後世儒登傳賀冬至狀云駕後

一樽二人同醉嶺南三載千日未醒高宗初
拜禮部員外郎謁崔忠獻請命題賦詩忠獻
召李奎報陳渾僧惠文同賦觀基詩四十餘
韵使翰林承旨琴儀考閱奎報爲首渾次之
世儒自見忠獻得意猖狂期於柄用素與右
僕射鄭頑有憾誣告於王曰頑與弟樞密叔
瞻將圖不軌若以臣爲校定別監付以一番
巡檢則可掃除矣王驚愕遣承宣車伺密諭
忠獻執世儒鞠之依違如醉未能出語遂坐

高宗文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誣配爲尋召還道死世儒以文學名世喜酒
色朝政有不稱意者輒托詩謗訕時號狂人
商李亨受益質直無華清謹有幹局由門蔭
顯所莅有聲績神宗四年以西京副留守卒
曾孫珪官至參議政丞致仕忠肅十六年卒
謚文顯子安旌安肅安楠

吳延寵

吳延寵海州人家世寒素少貧賤力學善屬
文登第累遷應天府副使中書門下平章事

尚書王淑如宋賀登極以朝旨購太平御覽
宋人秘不許延寵上表懇請乃得及還王曰
此書文考當求之不得今朕得之使者之能
也使劉儔佐並加爵賞拜延寵中書舍人乞
外補時王欲擇人授全清廣三州令迎候宋
使以延寵有輔相材將大用欲試臨民遂出
知全州授爲政寬平不苛吏民便之以最聞
召拜樞密院左承宣刑部侍郎知御史臺事
轉尚書左丞翰林侍講學士睿宗即位拜知

三十九

樞密院事御史大夫翰林學士承旨出爲東
北面宣撫使兼行營兵馬使奏東界徵發內
外神騎軍有父母年七十以上獨子者聽免
一家三四人從軍者減一人宰臣樞密之子
非自應募者亦免從之遷檢校司空刑部尚
書初術士以讖勸王就西京龍堰創宮闕以
時巡幸遣內人鄭克恭與司天少監崔資顯
太史令陰德全吳知老注簿同正金謂碑等
相龍堰舊墟命兩府及長齡殿讎校儒臣會

議皆以爲可延寵獨曰南京之役甫畢民勞
財匱不可起新宮如欲巡御莫如舊宮不報
平章事崔弘弼等又奏據太史官狀稱自御
松都今二百餘年欲延基業宜卜西京龍堰
舊墟創新闢移御受朝頒下新令延寵駁曰
今作龍堰宮有三不可以文宗明睿猶惑術
數作西京左右宮旣而悔悟以爲無應終不
巡御虛費財力其不可一也近者開創南京
八年而無吉應其不可二也西京舊宮與今

高麗史卷九十五

所求龍堰相去不遠地勢吉而未必有異况
無明訣可徵而棄祖宗舊宮別構新闕毀撤
屋廬騷動人民其不可三也伏望英斷勿疑
一依老臣所奏巡御舊宮以講社稷長久之
策無從臆說妄興工役以致人怨王卒從弘
弼等所言時議惜之王伐女真以延寵副尹
璿時大臣皆贊成之延寵頗以爲疑微語璿
璿曰策已決矣又何疑延寵默然遂出師破
女真拓地築九城語在璿傳錄功爲協謀同

德致遠功臣出書左僕射參知政事賜廐馬一匹女真復來爭地圍雄州王授延寵鉞鉞往救之雄州被圍二十七日都知兵馬鈐轄使林彥都巡檢崔弘正等率諸將分兵固守與敵日久人馬困乏將潰延寵使文冠金駿王守之等率精銳一萬分爲四道水陸俱進至烏音志沙烏二嶺下賊先據嶺頭我兵爭登急擊斬百九十一級賊奔北欲復結陣拒戰官軍乘勝力戰大敗之斬二百九十一

級賊遂燒柵而遁延寵入城責城中將士不待援兵輒出戰多被殺傷使士氣沮喪罰有差加攘寇鎮國功臣守司徒延英殿大學士凱還王引見于文德殿問邊事賜宴以勞之女真復聚遠近諸部圍吉州數月去城十里築小城立六柵攻城甚急城幾陷兵馬副使李冠珍等訓勵士卒一夜更築重城且守且戰然役久勢窮死傷者多延寵聞之憤然欲行王復授鉞鉞遣之行至公帳鎮賊越路掩

擊我師大敗將卒投甲散入諸城陷沒死傷不可勝數延寵具狀自劾與璫勦兵將再赴吉州會賊遣使請和遂遷宰相請治敗軍之罪王遣使收鉞鉞不得復命歸私第王以宰相臺諫屢請罪不已免官削功臣號尋復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延寵上表讓王不允曰才雖衆循名責實則可與謀其政者有幾罪雖重不曰欺其心者猶或赦故曹沫割地而魯公不責之孟明敗軍而秦穆復用之內

者東夷不恭累世爲害先皇有憤而欲伐其人繼志以興兵卿以文武之才爲將帥之職初若遲疑而猶豫後能征討以蕩平新賊多侍虜亦夥拓開封境築設城池雖論議之尚喧乃勤勞之可記矣加寵命俾復舊資當休養懷勿煩謙遜累加守司徒守太尉監賁國史上柱國歷判吏禮兵部事以疾累上章乞退王以耆儒舊德欲終始倚用不許十一

年卒謚文惠年六十二勅賜諡行柩柩然以

愚儉自許不干譽當官持論務精時弊未嘗
以私害公故王重之命近臣監護喪事百官
會葬無子

列傳卷第九

列傳卷第十

高麗史九十七

正德庚辰上嘗謂書院殿學士和經進秋館學士成均司成臣孫鼎舉
敬修

金富侁

富儀

金富侁字天與慶州人其先新羅宗姓太祖
初置慶州以魏英為州長即富侁曾祖也父
觀國子祭酒左諫議大夫兄弟四人長富弼
次富侁次富軾次富儀富侁少力學登第直
翰林院隨樞密院使王嘏入宋為嘏作表辭
雅麗帝再遣內臣獎諭肅宗朝拜拾遺知制
誥出守原尚二州皆有聲績肅宗時拜禮部
郎中諡將伐女真遣使來請兵王會群臣議
皆以為可富侁與弟富軾及戶部員外郎韓
冲右正言閔脩衛尉少卿拓俊京等言國家
自丁亥戊子兵亂之後軍民僅得惠肩今為
他國出師是自生釁端其利害恐難測也尋
以國子司業起居注充實文閣待制監直學
士時王好文學常與實文閣脩臣論經史

富侑雄辭折衷人莫之敵名重當世仁宗即位
出驟遷同知樞密院事政堂文學翰林學士
永旨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富侑嘗苦風虛八年累表乞骸骨改授守大尉
開府儀同三司判祕書省事柱國十年卒年六
十二贈檢校太保守大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尚書禮部事上柱國謚文簡爲人
寬厚儉約不喜臧否人物不享生產文章華瞻
凡辭命必命富侑潤色

登科至是制加一十石遂以爲常在職廉謹
累遷直翰林院睿宗六年以書狀從樞密院
副使食祿如宋上表乞赴璧雍觀講帝答詔
有觀觀重席往詣橫經誠惻備陳文辭兼麗
之語還拜監察御史金新破遼遣使請結爲
兄弟大臣極言不可至欲斬其使者富儀獨
上疏曰臣竊觀漢之於匈奴唐之於突厥或
與之稱臣或下嫁公主凡可以親者無不
爲之今大宋與契丹迭爲伯叔兄弟世世和
通以天子之尊無敵於天下而於蠻胡之
屈而事之者乃所謂聖人權以濟道保全國
家之良策也昔成宗之世禦邊失策以速遼
人之入寇誠爲可鑑臣伏願聖朝思長圖遠
策以保國家而無後悔宰樞無不笑且排之
遂不報仁宗在東宮富儀爲詹事府司直以
文學被眷遇及即位擢御史中丞歷吏戶禮
三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王嘗問邊事奏曰
杜牧言時事云上策莫如自治宋神宗與文

彥博議邊事彥博曰須先自治不可略近勤
遠王安石曰彥博言固當若能自治七十里
可以王天下孟子曰未有千里而畏人者今
以萬里之天下而畏人者由不自治也今我
三韓之地豈特七十里而已哉然而不免畏
人者其咎在乎不先自治而已良騎野合交
鋒接刃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
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
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
變此梁商之策甚合於今之形勢宜令京城
及諸州鎮高城深池畜強弩毒矢雷石火箭
遣使督察主吏以賞罰之妙清請營新宮於
西京富儀上疏極言不可妙清據西京叛王
師討之富儀上平西十策其大槩以為西京
城險糧足不可猝拔當以逸待罷以計取勝
耳王嘉納之以為左軍帥尋知樞密院事及
賊平皆如其策賜金帶富儀未顯時家僮治
圃得銅印文曰青幢之印後考新羅故事青

幢乃左軍也至是果為左軍帥十四年卒王
震悼贈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政堂文學判尚
書禮部修國史柱國謚文懿性坦蕩不事家
產亦未嘗以勢利嬰其心詩文豪邁時人
口金使韓昉來富儀為館伴昉能詩與相唱
和往復數十篇富儀略無滯思昉服其敏後
內侍崔孝溫如金昉子汝嘉問曰吾父嘗言
高麗人金富儀異人也今無恙乎昉其卒嗟
歎久之

高令臣

高令臣開州人少孤力學善屬文文宗朝登
第進累右諫議大夫論議慷慨無所屈撓唐
宗初授散騎常侍慶尚道大水令臣奉使安
撫奏蠲公田稅民賴蘇息歷吏禮部尚書拜
檢校司空參知政事時王銳意致治公卿事
進新法令臣以為祖宗成憲具在不可紛更
仁守而勿失可也以年老致仕十一年卒年
七十二輟朝三日謚良敬平生以清儉自守

及卒家無羨財子湜

金黃元 李軌

金黃元字天民光陽縣人少登第力學爲古文號海東第一清直不附勢與李軌善同在翰林以文章著名時稱金李遼使至黃元作內宴口號有鳳銜綸綍從天降鰲駕蓬萊渡海來之句使驚嘆求寫全篇而去宰相李子威惡其文不隨時所尚曰若此輩人在翰林必誑誤後生遂奏斥之尚書金商佑有詩曰

學非浮薄終歸古道不回邪豈嬌今宣宣之擢爲右拾遺知制誥未幾出守京山府吏捕殺人強盜以至黃元熟視曰此非賊也趣令放之判官李思絳亦名士力爭曰此盜已服宜治罪不聽後獲他盜果向之殺人者也吏民皆服其神在京山二年多惠政以貢銀品不中罷肅宗開延英殿召學書籍無書有所疑則輒質之呼爲先輩而不名肅宗朝累遷中書舍人兼使如遼道見北鄰大

人相食駭驛上書請發州郡倉庫賑之王從其言及還百姓見之曰此活我親公也歷禮部侍郎國子祭酒翰林學士兼書樞密院事累表請老踰年乃許女真侵遼盡下東邊諸城惟來遠抱州二城固守不下食盡以財贖價買穀于我邊吏禁民互市黃元上疏曰幸災不仁怒隣不義請糴二城兼許貿易不報十二年卒年七十三性不拘檢頗好聲色禮部郎中金富軾請贈謚當途有不悅者沮之

子通理存道通文軌字公濟初名載清州人父倣績禮部侍郎軌宣宗時爲少府注簿承勅校入宋表誤書遼大安年號宋還其表坐免官肅宗六年以禮部郎中奉使如遼大覺國師厲孔目官李復請獻金鐘使還刑部劾治復罪軌以知而不禁亦罷肅宗朝累拜政堂文學戶部尚書修國史進守司空叅知政事以疾累上表乞致仕優詔許之十七年卒謚文簡

郭尚

郭尚字元老清州人起小吏會緣華附事宣宗于國原邸宣宗即位擢拜監察御史累遷至樞密院左承宣出入禁闥權勢日熾嘗傳王旨有司劾請奪職不報肅宗在邸召見遺犀帶辭不受及宣宗大漸尚侍疾卧內肅宗至寢門欲入問疾尚曰今主上彌留王子若無召命不宜直入遂不納肅宗立以尚事先君無貳心欲大用拜戶部尚書出知西京留守政未滿召為刑部尚書諫官奏曰尚守無政可記請終三載不從遷尚書右僕射參知政事時平章事尹瓘請行錢幣尚力言以為非風俗所宜上疏事之不得尋致仕居家肅宗元年卒年七十三贈順顯尚質無他技能平生不事生產家無餘資子坦與少時夢有人命名樂遠以為名守事得自幼不茹葷不從群兒戲常獨處一室力學第屬內侍以關門祗候出為洪州使就野外

川上築小菴名曰長溪草堂公暇每往遊息考滿入為禮部員外郎歸隱金州肅宗在東宮識之即位遣中使徵之使居禁中純福殿稱為先生以烏巾鶴氅常侍左右從容談論唱和時人謂之金門羽客王以其久在禁中或思出遊賜別業西華門外與嘗請餞入宋使王字之文公裕于別業王賜酒果命內官主辦供張甚盛物議非之既而固求退居賜城東若頭山一峯構室以居號東山處士名其堂曰虛靜齋曰養志親書願賜之一日王微行至山齋與適人城王徘徊久之賦詩題壁而還後又幸山齋執其手使口號其見寵遇如此仁宗八年卒年七十二王嗟悼遠近臣祭之贈諡真靜命知制誥鄭知常作山齋記以石與瑰偉無髣目若懸珠涉獵書史至於道釋醫藥陰陽之說見輒成誦不忘射御琴碁靡所不治終身不娶妻在洪州私一妓娼還使飲藥詐言仙去潛葬至嚙色衰遣婦

史於山齋常以婢妾自隨為時議所少

劉載 胡宗旦 慎安之

劉載泉州人宣宗時隨商舶來試以詩賦授千牛衛錄事參軍睿宗朝歷左散騎常侍吏禮部尚書十三年以守司空尚書右僕射卒載能文性朴素不事生產雖借商人來自立朝不復相親時議多之

胡宗旦亦宋福州人嘗入大學為上舍生後遊兩浙遂從商舶來睿宗寵顧優厚補左右

衛錄事尋權直翰林院驛還寶文閣待制王頗好樂妓玲瓏過雲以善歌屢承恩賞學生高孝冲作感二女詩諷之中書舍人鄭克永以白王王不悅會孝冲赴舉王命黜之遂下獄宗旦上書營救乃釋之宗旦性聰敏博學能文楚楚自喜兼通雜藝頗進厭勝之術王不能無惑後事仁宗為起居舍人

慎安之字元老亦宋開封府人父脩文宗朝隨海舶來有學識且精醫術登第官至守司

徒左僕射兼知政事致仕謚恭獻安之事睿仁二朝知本州為政清肅吏畏民懷累遷兵部尚書二司使判閤門事卒容儀秀美性度寬弘臨事廉平善醫藥曉漢語凡移南北朝文牒多出其手

金景庸

金景庸廣州人父元晃兵部尚書本新羅宗室景庸容儀偉麗有貴介風彩少放逸好聲色嘗與人關於道宋商客見之語曰僕好相

十一

人今觀子相骨法秀異必富貴而壽請自愛景庸由是頗自負以閤門低候出為廣州判官為政不苟人畏敬之嘗冬月大醉乘駿馬走過漢江馬蹄所觸冰破水湧而不溺聞者異之累遷御史中丞肅宗御東池觀射景庸先中鵠心賜銀器廐馬歷吏部侍郎兵戶工三部尚書睿宗初參知政事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陞門下侍中上柱國加協謀衛社致理功臣守太保判

尚書吏刑部事樂浪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二百戶累上表請老王遣左副承宣
安唐穎賜几杖尋許致仕後召宗室宰樞置
酒賞春亭極權顧謂景庸曰國之元老惟卿
在景庸涕泣拜謝累加匡國同德翊聖功臣
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七百戶進爵為公倚勢
聚歛殖貨治第壯麗為世所譏仁宗三年卒
年八十五命賻葬贈諡子仁揆中第歷左承
宣左諫議大夫睿宗朝進知奏事累遷至守

大尉中書侍郎平章事女嫁李資謙子之壽
資謙敗貶知春州事後召還守司空左僕射
叅知政事卒為人寬厚不喜臧否人物亦未
嘗倚勢驕人優游不斷但保祿位而已

崔弘嗣

崔弘嗣字國老中唐府人家世單平少力學
登科以文行聞歷拾遺補闕出為平州事有
惠政累遷清要肅宗朝授樞密院使兼使如
宋忽為颶風所颺舟人無不驚心泣血

色自若及至宋觀者稱其儀度中規帝厚待
之加賜金幣口宣云顧惟樞近之臣宜有褒
嘉之寵館伴曰此語如待朝廷近臣可見皇
帝寵使臣也還拜守司徒中書侍郎平章事
睿宗時轉門下侍郎平章事累加推誠贊化
功臣守太保上柱國監修國史三上表請老
遂致仕十七年卒年八十諡貞敬王遣使弔
祭弘嗣清介寡欲朝無黨援家居不言公事
妻子未嘗見戲其人有饋遺雖蔬果不受王
深重之然務苛察少寬容見人小過輒不忘
世以此短之

韓安仁

韓安仁字子居舊名皦如端州人父圭以鄉
貢中第仕至戶部侍郎安仁登第直翰林院
睿宗在潛邸安仁與李承李汝霖等侍學及
即位以舊恩密近用事恩寵漸優兄弟親戚
皆黃綠分據要路士大夫趨勢利者無不附
初與汝霖交若不相負後擠之使不復顯累

歷右副承宣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尚書六上章懇求外補不允改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有金尚碑李惟寅者清直自守所至皆有聲績未嘗干謁權貴故年高未達安仁上疏請加擢用以勵具僚王授尚碑判閤門事惟寅大府卿初御史臺奏邇者風俗日侈公私宴會器血華麗上下無等請依舊制申行禁止如或有犯尊者奏決卑者先囚後奏王從之八閤習儀樞密院果卓踰制臺官因執事別駕安仁與院使王字之臺怒罵使釋之臺官不聽安仁等奏臣等不肖爲小官所辱請罷臣等王重達大臣意在遷侍御史陳淑虛元崇爲都官貲外郎遭近臣敦諭安仁等乃視事仁宗即位由叅知政事陞中書侍郎平章事奏曰肅宗在位十七年事業宜載史冊貽厥後世請依宋朝故事置實錄編修官從之初安仁與文公資諫弘事及李資諫弟資諫俱在樞府資諫與安仁

公美恃寵雖外和而內忌且與弘事不相得安仁又以資諫爲國上宰事皆關決而惰慢不朝事多壅蔽陽等資諫封爲上公不令視事陰欲奪其權使承宣韓柱奏之請更知其謀銜之及肅宗薨安仁公美以大醫崔思全視疾不謹欲置於法以故思全頗怨之且資諫以崔惟迪爲給事中物議紛然內給事張應樞好干時附勢聞惟迪以奴婢二十口賂資諫得是職密語安仁安仁颺言于省中惟迪聞之訴於資諫資諫大怒請辨于御史臺安仁慙恐告休在家遂與公美及堂弟鄭克求妹壻知御史臺事李永等數相會侵夜而散思全得其聞欲釋舊憾與嶮人無碩譜於資諫弘事曰安仁公美結黨陰謀將不利於李今公資諫頗以爲疑遂羅織其罪奏流安仁于昇州甘勿爲沉殺之流公美于忠州以柱黨於安仁流靈光郡松島又流永及克求于外安仁兄勳書石永安中第僧來倫從弟

禮部郎中韓冲妻弟侍御史林存壻閤門祗候李仲若子績等四人公黃第祗候公裕僧可觀克永妹壻右正言崔巨鱗姻婭外郎任元濬安中子綸等五人永子元長等三人皆緣坐流竄其族類罷職者亦多仲若善醫術故疑之追遣人沉殺之刑部又以左正言李逢原司天監全幹殿直安天餉等常會安仁家必與陰謀劾奪其職安仁明達好學善屬文又善易筮事多奇中為一時名流然勢速富貴謀軌權貴以至於此及資謙敗

謚文烈

李永

李永字大年安城鄉人父仲造以本鄉戶長選為京軍永幼從師學父沒欲繼永業田為胥吏以狀付政曹主事攝不拜主事怒且罵永即裂其狀曰吾可取第仕朝何禮汝輩為肅宗朝擢乙科直史館內侍林彥請誅東女真永曰兵凶器戰危事不可妄動君當無事

時欲用兵生釁甚不可也王不聽命平章事林幹討之永亦從軍師敗坐免官後知京山府以廉勤聞累遷禮部侍郎右諫議大夫仁宗初知御史臺事質文閣學士及李資謙殺韓安仁永以安仁妹壻坐流珍島或有告永曰公之母將沒為奴婢永曰吾內省不疚故忍死以待若老母以予故沒為賤隸吾苟生何為乃飲酒一斗憤懣而卒時人惜之資謙遣術士瘞道傍牛馬不敢踐或病瘡者就禱則愈資謙敗永子請改葬掘之屍不變

韓冲

韓冲本端州吏中第補尚州司錄肅宗朝除右補闕上疏言時政得失轉起居注宋使承信郎許立進武校尉林大容將還王欲許陞階拜辭冲與左司諫崔巨鱗侍御史崔弘略

等諫曰今詔使本商人嘗到我國與市井人販賣秩且卑傳詔日拜階上已是過謙今宜拜階下從之尋遷中書舍人崔弘嗣將隨尹瓘伐女真誓佛云功若成創大藏堂于開國寺及還私奉軍將輸材冲興左正言任元潜劾奏王諭止之冲固執乞罷左遷爲西京副留守仁宗初李資謙殺韓安仁冲以安仁從弟流外及資謙敗召拜禮部侍郎復出爲西京留守民間其來皆喜歷國子祭酒翰林侍

林槩

林槩沃溝縣人清直廉謹有大臣風文宗朝以內侍管勾大倉有韓順者居倉側盜竊倉穀誣弄官吏家資鉅萬至有搢紳與之交通者槩發其姦置於法朝議多之歷事順宣獻肅睿五朝累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卒諡朝五日諡元獻子有諡有文宗累官

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仁宗三年卒年七十有煥祿崇者亦以剛直稱祿崇字龜壽茂松縣人以儒術進莅官四十餘年以公忠自許未嘗枉已徇人其任義直前雖豪右親戚不敢撓肅宗朝累歷右散騎常侍樞密院使尚書右僕射肅宗時進參知政事雖貴顯衣服第宅如布衣時卒諡安貞

金駿

金駿字適中開州人少英銳好學善屬文擢

魁科補符州司錄以清白累遷左拾遺參知諫諍宗朝拜刑部郎中尹瓘征女真駿爲左軍判官軍敗瓘怒縛軍卒將戮之駿大言曰今日之敗由知兵馬事林彥之失律也釋不問而戮此輩豈所謂不吐剛不茹柔之意乎瓘愕然解其縛而縱之歷左散騎常侍兵禮二部尚書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禮部事仁宗二年卒年六十八諡貞慎

柳仁著

柳仁著貞州人父洪以武略進宣宗時拜侍中通奉秋左傳及兵家秘訣每國有虞疑引占決策多中時議重之卒謚正簡仁著除補補注簿中脩宗三年第自閣門祗候歷官至知政事八年卒王親製文祭之贈守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蓋貞簡配享府宗廟庭仁著姊為肅宗妃門戶貴顯乃與諸生游讀書登科為宰相不以富貴驕人有儒者風無

宋史卷九十七 二十二

子

康拯

康拯西海永康縣人家世微無技能然操心勤謹祖仁祐死國事例補良驅史為吏役十年加軍器注簿同正出為寧仁鎮判官鎮濱都部署副使與女真戰累有功肅宗初除監察御史後為東北面兵馬判官又與女真戰于菱島獻四十八級賜絹十匹陞殿中侍御史肅宗即位授知御史臺事尹瓘征女真拯

以左軍知兵馬事從之有功拜左散騎常侍歷御史大夫刑戶二部尚書左僕射進叅知政事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十五年卒年七十二謚景襄子福輿

許慶

許慶孔巖縣人中第以文學顯清廉忠儉肅宗在潛邸引為府寮及即位拜樞密院承宣出入禁中恩渥殊異肅宗初歷刑吏二部尚書肅宗知政事八年加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宋史卷九十七 二十一

平章事仍令致仕十年卒輟朝三日謚順平慶雖無赫赫之稱終始一節為朝廷所重子曰諒曰開先曰謙

文冠

文冠字民章旌善縣人父林幹太子少傅冠文宗朝中第補靜邊鎮副將與女真戰于草堤有功邊民大飢冠發公私儲賑之所活甚衆肅宗初拜禮部員外郎歷起居注兵部侍郎右諫議大夫肅宗即位授右散騎常侍尹

璿征女真冠以左軍兵馬使從攻石城克之
築福州城語在璿傳以功遷吏部尚書又從
吳廷寵復征女真後王諭之曰卿奉職清勤
宣勞中外用兵東鄙厥績居多予將擢用六
年守司空兼知政事以老致仕明年卒年七
十一謚章敬冠性清直寬厚不事產業當官
執御不撓嘗為西北面兵馬使韓冲以都部
署如遼謁冠于宣州佩劍升拜極間冠立受
不交一言冲後屢稱之曰冠真有元帥氣象

周非庸庸者先是為元帥者見命使驛微言
必曲為禮貌以干譽冠不然故冲稱之子子
麟子鳳子龜子龍

鄭沅 叙

鄭沅字子臨東萊郡人父穆大庸卿沅性穎
悟好學肅宗時中第補尚州司錄州人以年
少易之及臨事善斷嘗歎服州人數司錄二
鄭一韓謂沅及鄭克永韓冲也秩滿直翰林
院肅宗朝以內侍掌事處心平直出納詳

明隨李資諒如宋館伴學士王黼見所製表
章稱嘆之還拜右正言論事諫直為權貴所
忌通判全州尋召還為右司諫歷擢揚廣忠
清兩道仁宗幼冲即位李資諫威勢震赫郡
守及奉使者競聚歛以媚之沅獨不然資諫
敗拜樞密院承宣陞知奏事勸王讀書學業
日就王以妙清言幸西京妙清鄭知常欲王
長御西京諷諫官請傳條上京宮闕沅再上
疏請修葺舊宮還御言甚切直王從之知貢

高麗表卷之七

舉崔滋盛出試題繆誤有司請罷貢舉舉子
金貽永沅之女壻王妃母弟也尹英瞻承宣
韓惟忠女壻亦妃戚也妃勸王勿罷舉沅與
惟忠亦因宦官干請得不罷十四年沅有疾
王遣內醫診視疾革進知樞密院事禮部尚
書翰林學士承旨命下翼日卒年五十七王
震悼輟朝弔祭聞其家無擔石之儲嘆曰三
十年近侍十一年承制貧如是可嘉也加賻
米百碩布二百匹御書諡文安子敏仕至

內侍郎中以恭肅太后妹婿有寵於仁宗性輕薄有才藝交結大寧侯璟常與遊戲鄭誠金存中等誣構敘罪以聞毅宗疑之臺諫劾敘陰結宗室夜聚宴飲乃流于東萊語在大寧侯傳敘將行王謂曰今日事迫於朝議之行當召還敘既流召命人不三乃撫琴作歌詞極悽惋敘自號瓜亭後人名其曲爲歸瓜亭

金克儉

金克儉字伯儀靈光縣人祖行瓊平章克儉以祖蔭進肅宗時安東府入拜監察御史仁宗時由尚書左僕射陞叅知政事致仕加守司空太子少師卒諡祁烈克儉雖無學術公勤不懈累歷中外以果辨稱及當鈞軸但敦謹保位而已

金若溫

金若溫字柔勝初名義文光陽縣人侍中良鑑之子力學書畫自尚書奉御通判廣州入

拜中書舍人歷閤門使知樞密院事叅知政事仁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檢校司徒守司空上柱國十八年以門下侍中致仕卒年八十二諡思靖性恭儉靜未嘗以富貴驕人李資謙以國舅當國上之喜利者爭附之若溫與資謙爲堂兄弟而不相比世多其守正乎璠

列傳卷第十一

高麗史

纂

金富軾

教中 君臣

金富軾富侁之弟肅宗時登第補安西大護府司錄然軍事考滿直翰林院歷右司諫中書舍人仁宗即位專責謙以國舅當國王詔資謙於朕爲外祖班次禮數不可與百官同兩府兩制及諸侍從官其會議以關實大

開學士鄭克永御史韓端崔濡議曰傳云天子有不臣者三后之父母居其一今資謙宜上表不稱臣君臣宴會不與百官庭賀徑詣幕次拜上荅拜而後坐殿衆議當同富軾時爲寶文閣待制獨曰漢高祖初定天下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高祖善家令言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

子有天下等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今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以此論之雖天子之父若無尊號則不可令人主拜也不其侯伏完獻帝皇后父也鄭玄議曰不其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右恩離宮及歸寧父母則從子禮故伏完朝賀公庭如衆臣及皇后在宮后拜如子又東晉群臣議穆帝母褚太后見父之禮紛紜不一博士徐禪依鄭玄議曰

土庭正君臣之禮私觀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也又魏帝父燕王宇上表稱臣雖父子至親禮數尚如此况外祖乎按儀禮五服制度母之父母服小功五月而已與已父母等親相遠豈得與上抗禮宜今上表稱臣在王庭則行君臣之禮宮闈之內則以家人禮相見如此則公義私恩兩相順矣宰輔以兩議聞王遣近臣康侯顯問資謙資謙奏曰臣雖無知今觀富軾議實天下之公論也微斯人

群公幾陷老臣於不義願從其議勿疑詔可
尋與朴昇中鄭克永修肅宗實錄二年轉禮
部侍郎王追封資謙祖考昇中欲媚資謙請
焚黃日賜教坊樂富執以為宗廟用樂象平
生若墳墓則以素服從事至於涿泣豈可用
樂昇中又欲號資謙生日為仁壽節富執言
生日稱節自古所無唐玄宗時始稱皇帝生
日為千秋節未聞人臣有稱節者平章事金
若溫曰侍郎議善四年拜御史大夫歷戶部

尚書翰林學士承旨進平章事加守司空十
二年王以妙清言欲幸西京避災富執奏曰
今夏雷震西京大華宮三十餘所若是吉地
天必不如此避災於此不亦左乎況今西成
未收車駕若出必蹂禾稼非仁民愛物之意
又與諫官上疏極言王曰所言至當朕不西
行十三年正月妙清與趙匡胤等據西京
反王以富執為元帥將中軍金正純鄭旌淑
盧令琚林英尹彥頤李瑱高唐愈劉英佐之

吏部尚書金富儀將左軍金旦李愈李有開
尹彥旼佐之知御史臺事李周衍將右軍陳
淑吳祐忠陳景甫王洙佐之西人矯詔徵兵
西界急王遣淑周衍景甫洙分將右軍二千
人自東路往諭諸城仍搜賊黨命富儀率左
軍先趣西京王召問兩府大臣將出師富執
與諸相議曰西都之反鄭知常金安白壽輪
等與謀不去是人西都不可得平諸相深然
之召知常等三人至密諭正純使勇士曳出

三人斬於宮門外乃奏之王御天福殿富儀
戎服入見乃命上陞親授鉞鉞遣之曰聞外
之事卿其專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然西人
皆吾赤子殲厥渠魁慎勿多殺右軍先行次
馬川亭中軍次金郊驛邏騎擒致西京謀者
田元稷富執解縛慰遣之曰歸語城中人大
軍已發有能自新放順者可保性命不爾天
誅不可久逭時士卒頗驕謂朝夕凱還裝楮
會天雨雪士馬凍餒衆心解弛富執

循賙給軍情乃安王以洪彝敘李仲孚爲西
人黨授詔書往諭之彝敘等緩行四日始至
生陽驛懼不能前使驛吏傳詔書而還富執
囚彝敘于平州流仲孚于白翎鎮至寶山驛
調兵三日集將佐問計皆曰兵貴拙速先則
制人今大軍已出宜卷甲倍道疾馳掩賊不
備最爾小醜計日可擒若所至掩留必失機
會且使賊益得爲計非我之利富執曰不然
西京謀反已五六年其設計必周戰守之具
既備然後舉今欲掩其不備不已晚乎且云
軍有輕敵心器仗未整猝遇伏兵竊發一可
危也頓兵堅城之下天寒地凍壁壘未就忽
爲賊所乘二可危也又聞賊矯制徵兵兩界
列城狐疑莫辨真偽萬一有姦人應之表裏
相結道路梗塞禍無大於此矣莫若引軍從
間道繞出賊背取諸城軍資以餉大軍告諭
順逆使與西人絕然後益兵休士飛檄賊中
徐以大兵臨之此萬全之計也遂引兵由平

州趣管山驛左右軍皆會聯次以行富執由
射岩驛新城都曲徑到成州休兵一日馳檄
諸城諭以奉辭討賊之意遣軍吏盧仁諧招
諭西京且覘城中虛實引諸軍道遼州抵安
北大都護府淑周衍等自東界來會前此遣
歸事金子浩等懷勅開行歷兩界城鎮告諭
西人反狀人心猶懷顧望及大軍至列城震
懼出迎官軍富執又遣索祿曉諭至數四匡
等知不可抗意欲出降自以罪重猶豫未決
平州判官金淳夫賈詔入城西人遂斬妙清
昂及昂子浩等首使分司大府卿尹瞻少監
趙昌言大將軍郭應素郎將徐挺等備淳夫
請罪于朝又投書中軍曰謹奉詔旨及元帥
之言已斬渠魁馳獻闕下欲以羊酒犒獻敢
請日期於是富執遣錄事白祿珍奏之又貽
書兩府曰宜厚待瞻等以開自新之路宰相
文公仁崔滌韓惟忠謂祿珍曰汝元帥不直
趣西京循道路以赴安北吾等奏遣

詔諭降非爾元帥之功爾來何爲淳夫至郊
面縛瞻等將入京爾府遣法司枷鎖請下獄
臺諫亦請置極刑王皆不許命解縛襲衣冠
入見賜酒食勞慰置客館未幾下獄梟妙清
等首于市賜富軾銀樂合詔曰逆命滔天憤
妖人之作亂登壇受鉞嘉大將之請行觸風
霜之沍寒憫士卒之辛苦今者王師歷境賊
類摧鋒傳首于茲已協靈街之殉戢兵在即
實由蓬幕之謀宜更勉六軍之心卒以爲萬

全之計匡等聞瞻等下獄謂必不免復反王
遣殿中侍御史全阜內侍黃文裳與瞻往頒
詔阜等劫之以威不加慰撫西人怨怒二月
諷亂兵殺阜文裳及諸從者瞻奉太祖眞逃
出捕殺之嬰城固守富軾遣錄事李德卿往
諭又殺之富軾與諸將警告皇天后土山川
神祇曰西京妖人邪說給人相聚謀反臣等
祇奉王命率師問罪竊念上兵伐謀善智不
戰若以萬衆橫行城中則無辜小民橫罹兵

刃非弔民伐罪之意茲用按甲休兵說之以
逆順諭之以禍福然後斬渠魁詰問乞罪庶
幾革面而惡心不悛反覆不常詔書屢下而
不從使臣方至而見害厥罪貫盈理難可宥
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尚克陰騭使
三軍增氣元惡受首以安宗社以戢干戈雖
不責報豈敢忘恩草芥之誠神其鑑之富軾
以西京北負山岡三面阻水城且高險未易
猝拔宜環城列營以逼之乃命中軍屯川德

部左軍屯興福寺右軍屯重興寺西又以大
同江爲往來之衝賊若先據道梗不通使大
將軍金良秀侍郎楊齊賢外郎金精閣門
祗候崔子英直長權景亮等將兵屯守號後
軍又使陳淑郎中王毅閣門祗候金鎔安寶
龜等將兵屯重興寺東號前軍且城外民戶
甚多自兵興丁壯多入城爲戰卒其餘逃竄
山谷富軾以爲若不招撫勢必嘯聚爲賊耳
目分遣軍吏勞來慰諭逃竄者悉出或負糧

餉願助軍費者絡繹不絕皆給衣食使安
居西人公江築城自宣耀門至多景樓凡一
千七百三十四間置六門以拒之先是王遣
內侍祗候鄭襲明濟危寶副使許純雜織署
令王執往西京西南海島會弓手水手四千
六百餘人以戰艦百四十艘入順化縣南江
禦賊船至是又遣上將軍李祿千大將軍金
台壽錄事鄭俊尹惟翰軍候魏通元等自西
海嶺舟師五十艘助討祿千至鐵島欲徑趣
西京會日暮潮退襲明曰水道狹淺宜乘潮
而發祿千不聽行至半途塗水淺舟膠西人以
小船十餘艘載薪灌油火之隨潮而放先於
路旁叢薄間伏弩數百約以火發同時齊舉
及火船相迫延燒戰艦衆弩俱發祿千狼狽
不知所圖兵仗皆燒士卒溺死殆盡台壽俊
死祿千蹈積屍登岸僅以身免由是西人始
輕官軍選卒鍊兵爲拒守計富執慮後軍塞
溺夜密遣步騎一千以益之賊不知襲明度

馬灘紫浦直衝後軍燒營突進僧冠宣應募
從軍擐甲荷大斧先出擊賊殺十數人官軍
乘勝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賊皆蹂躪赴江
溺死獲兵船中仗甚多賊勢頓挫時諸軍野
屯數月富執恐春夏之交水潦洊至爲賊所
襲欲築城按中州鎮兵番休就農持火以伺
其便議者皆曰西人兵少今舉國興師當指
日平盪數月不決尚爲稽緩况築城自固不
亦示弱乎富執曰城中兵食有餘人心方固
攻之難克不如好謀而成何必疾戰多殺人
乎遂定計以北界州鎮南西近道軍分隸五
軍各築一城又於順化縣王城江各築小城
數日而畢峙兵積穀閉門休士雖或與賊交
兵無大勝敗或分道攻城而城高塹深雖天
石所及多所殺傷而官軍亦傷王遣近臣崔
褒抗賁外郎趙碩等下詔招諭富執亦遣錄
事趙諤榮金子浩康羽及僧品先等百計開
諭許以不死每獲賊謀及樵蘇者皆給衣食

建之匪等殊無降意幸其有外患使王師自
龍時金使適至賊欲遮刺之以構害官軍
之候察甚至故賊不敢發賊人恐其黨降附
詐爲我中軍文牒示衆曰諸軍所俘及降人
無問老少皆殺之西人頗信之已而聞賊
降者甚厚稍稍歸順時有朝臣獻議曰自古
用兵當觀形勢如何豈校一時之損傷乎
家雖與北朝和親其意難測今興師數萬
年不決若隣敵乘釁而動加以盜賊不虞之
患何以制之請遣重臣不計死傷刻日破賊
敢有逗撓者以軍法論王以示富賊富賊奏
曰北邊之警寇賊之變不可不虞誠如所議
至於不計死傷刻日破賊是何不究當今之
利害也臣觀西都天設險固未易攻辰况城
中甲兵多而守備嚴每壯士先登僅至城下
未有踰城起堞者雲梯衝車皆無所用童稚
婦女擲瓦投瓦猶爲勦敵設使五軍傳城而
致不出數日驍將統士盡斃於矢石矣賊知

力鼓譟而出鋒不可當何暇備外虞哉今
聯兵數萬彌年不決老臣當任其咎然邊鄙
之警盜賊之變不可不慮故欲以金策勝之
不傷士卒不挫國威耳兵固有不期速勝者
今以宗社之靈明主之威妖賊負恩行即殄
滅願以討賊付老臣使得便宜從事必破賊
以報王亦以爲然卒排群議而委之三月五
軍會攻不克涉夏至秋與賊相持不決十月
賊糧盡簡老弱及婦女驅出之皆羸餒無人
色戰卒往往出降富賊知有可取之狀命諸
將起土山先於揚命浦山上豎柵列營移前
軍據之發西南界州縣卒二萬三千二百僧
徒五百五十貢土石集材木分命將軍義甫
方宰盧冲積先將精卒四千二百及北界州
鎮戰卒三千九百爲遊軍以備剽掠十一月
諸軍就前軍屯所起土山跨楊命浦抵賊城
西南隅晝夜督役賊驚駭以銳士出戰又於
城頭設弓弩砲石盡力拒之官軍隨宜擇

鼓譟攻城以分其勢有僞人趙彥獻計劃
機置土山上其制高大飛石重數百斤撞城
樓糜碎繼投火絙焚之賊不敢近土山高八
丈長七十餘丈廣十八丈去賊城數丈富軾
會五軍攻城又不克錄事朴光儒死賊夜分
軍爲三出攻前軍營富軾令僧尚崇衛斧逆
擊殺十餘人賊兵奔潰將軍于邦宰金叔積
先金先權正均等率兵追擊之賊奔甲入城
明年二月賊以我起土山逼之欲於城內築

重城富軾聞之曰賊雖築城何益尹彥顯也
錫崇曰大軍之出今已二年曠日持久事變
難料不如潛師突擊破重城可以成功富軾
不聽彥顯固請於是分統兵爲三道陳景甫
王朱及刑部員外郎朴正明關門祗候金禮
雄等將三千人爲中道錫崇金錦殿中內給
李侯等將二千人爲左道李愈及閤門祗
候李永章金臣璉等將二千人爲右道將軍
公直以所領兵入石浦道將軍良孟入唐浦

道又使諸軍分道攻城無令賊專備西南
部分訖厚賜軍士富軾還抵中軍至夜四鼓
輕騎馳入前軍勒諸將大舉丁巳昧爽景甫
軍入楊命門拔賊柵進攻延正門錫崇軍踰
城入攻含元門李愈軍亦踰城攻興禮門富
軾以衛兵攻廣德門賊徒以我土山未就不
設備及諸軍突至惶遽無所措富軾與正純
督戰將士爭奮諸軍亦鼓譟縱火燒城屋賊
兵大潰官軍乘勝逐其新賊富軾曰擒賊

者賞殺降及剽掠者死士皆斂刃而進會
暮雨作麾兵而却却生擒及降者送順化軍
食之是夜城中潰亂匡不知而爲閤家自焚
死郎中維偉侯彭淑金賢璉皆縊死鄭璉維
漢侯鄭克升崔公泌趙璫金澤升並自刎度
午西人執賊魁崔永等出降富軾受之下吏
慰諭軍民老幼婦女今入城保家室使御史
雜端李仁實侍御史李軾御史崔子英封府
庫分兵守諸門使正純率顯金果黃率兵至

千人入頓觀風殿號令城中禁虜掠已未以
郎中申至冲爲收拾兵仗使李侯爲百姓和
諭安居使朴正明爲監檢倉庫使閔門祇
李翁納爲客館修營使錄事崔寢稱白恩清
爲城內左右巡檢使辛酉富軾備軍儀入果
昌門坐觀風殿西序受五軍兵馬將佐實使
人祠諸城隍神廟撫慰城中使按堵遣兵馬
判官魯洙奉表獻捷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天威所被已目乃孚臣聞光武之征昆蟲三

年乃定德宗之討希烈四載而平蓋爾茲克
據我城邑罪已浮於梟獍惡亦積於丘山惟
睿聖之難遇至期年而斯剋銜枚踰堞列兵
攻門上纔交鋒賊已魄氣步騎奮而霆擊呼
譟進而濤崩雲捲雷車直斬鯨鯢之類風聲
鶴唳渾爲金革之音鼎魚環走以求生林鳥
驚翔而迸散其罪重而自知不免者漸產患
以燒亡其志劫而不能引決者甘鼎鑊以見
傳積日之憂一朝頓釋於是入德而而寧有

上意如解倒懸復長安而撫綏遺黎蓋云
處從特市廛之不改魏乎城闕之俱存毒
既除腥膻已滌遂掃離宮之氛祲韋瞻原廟
之衣冠黼坐儼然仍几如舊父老士女漁
芻芻躍爭前驩呼相謂謂不圖於今日乃
復得爲王人此乃陛下體天地之常生用神
武而不殺三靈薦祉四海輸誠電掣風驅肆
捷一戎之定川源嶽峙允懷萬世之安臣等
親承睿謀出管師律賴聖神之造惟以斷

非將帥之才愧無拙速士成承朝旨勒
及大將軍黃麟將軍德宣判官尹周衛注
金智趙義夫長史羅孫彥皋首市街三日以
分司戶部尚書宋先宥自兵興稱疾闔門
書記吳先覺佯愚不附賊大倉丞鄭聰以孝
行聞皆旌表門閭初西人斬妙清等傳首
下即請中軍差留守官如平時富軾遣盧金
琚將入城賊欲伺殺之醫學博士金公鼎
告其謀使金琚不入少監韋瑾英以有老母

不自背賊與韓儒瑄安德僞金永年偽為輜
車若送喪將出門事洩瑄英儒瑄被執榜掠
炮烙至死終不撓引故德僞永年得免公鼎
瑄英儒瑄德僞永年及尹瞻親屬與老幼廢
疾者皆原之其餘並執送京師下獄其勇悍
抗拒者黥西京逆賊四字流海島其次黥西
京二字分配鄉部曲其餘分置諸州府釋
妻子聽任便許為良人匡永等七人知常
翰妙清昆沽鄭璇金信信弟致季子奇
鄭德桓等妻子並沒為東北諸城奴婢三月
王遣左承宣李之氏殿中少監林儀賜富執
衣服鞍馬金帶金酒器銀藥合詔曰逆離趙
匡以瑣瑣小醜據險陸梁逋誅既久非不知
乘將卒欲戰之心併力剪除俾無遺種乃緣
西都是始祖興業之地又念生齒衆多皆吾
赤子不忍一切屠滅之故詔命開慰至于再
三庶幾易心歸順以體朝廷矜恤之典此卿
之所具知也自從元惡妙清等見殲於帳下

之從島嶼失策賊情一變戡定之功似不
一二日期也卿以文武之才都將相之任寬
得士心沉機妙物凡所制禦之術已定於胸
中始築城寨以休士卒終起土山以壓賊壘
卒使逆類望風自潰束手出降不顧一戈下
全城於反掌決不逾時收萬世之偉績非卿
萬全之策才能至此拜輸忠定難靖國功臣
檢校太保守太尉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亭
監脩國史上柱國兼太子太保又賜四年兵
馬使副判官以下銀絹綾羅各有差四月
還賜富執甲第一區十六年加檢校太尉兼
賢殿大學士太子太師王常召富執置酒命
讀司馬光遺表及訓儉文歎黃父之曰光之
忠義如是時人謂之發靈何也富執對曰以
與王安石不相能耳其實無罪王曰宋之亡
未必不由此也王遣國子祭酒林光就第勅
賜金銀鞍馬米布藥物賞平西之功也二十
年三上表乞致仕許之加賜同德贊化功臣

元招曰卿年雖高有大議論當與聞二十三
午上丙撰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史王遣內
侍崔山甫就第獎諭賜花酒毅宗即位封樂
浪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命
撰仁宗實錄五年卒年七十七諡文烈爲人
豐貌碩體面黑目露以文章名世宋使路允
迪來富軾爲館伴其介徐兢見富軾善屬文
通古今樂其爲人著高麗圖經載富軾世家
又圖形以歸其子希乃詔司局鑄板以廣其
傳由是名聞天下後奉使如宋時至待以禮
三掌禮閣以得士轉贈中書令配享仁宗廟
庭有文集二十卷子敦中敦時敦時官至內
書右丞死於鄭仲夫之亂
敦中仁宗朝擢魁科知貢舉韓惟忠等初
第二王欲慰其父升爲第一屬內侍年少氣
銳宮庭讎夕以燭燃鄭仲夫驢仲夫由是銜
之毅宗時累遷殿中侍御史王拜宦者鄭誠
開門祇候敦中不署告身左遷戶部員外郎

侍郎初更補侍郎韓靖與李元膺韓康
職王別創佛宇于仁濟院爲祝釐所通元膺
死靖復職尤勤祝釐敦中與弟敦時重修富
軾所創觀瀾寺亦以祝釐爲稱王謂敦中敦
時靖曰聞卿等歸福寡人甚嘉之朕將往見
敦中等又以守之北山童無草木聚旁近民
植松栢杉檜奇花異草築壇爲御室飾以金
碧臺砌皆用怪石一日王幸寺敦中等設宴
于寺之西臺帷帳器皿甚華侈饌極珍奇
王與宰輔近臣歡洽賜敦中敦時白金各三
錠靖二錠羅絹各十匹丹絲各七十斤二十
一年敦中拜左承宣燈夕王如泰恩寺夜還
至觀風樓敦中馬素不調聞鼓聲益驚突
觸一騎士失房夫躍出落聲傳敦中不逞自
首王驚愕以爲流矢以儀衛緞扇擁輦疾馳
還宮宮城戒嚴命有司撈街市購捕逮者甚
衆王疑大寧侯驪家僮羅彥等所爲酷加鞠
問証服遂斬之又以禁衛不謹疏牽龍巡檢

拘諭等十四人時王數幸延福亭與韓賴李復基許洪材等宴飲一日將移御念賢寺乘輿已駕又置酒舟中相與沈醉夜分忘歸衛士深怨韓李敦中前由王曰自朝至夜扈從軍立皆飢倦王何樂之甚夜且晦冥有何觀覽久留此耶王不悅而出已向曉矣曹賢之變敦中亦從王行在途聞變停醉墮馬逃入紺嶽山鄭仲夫挾宿怨購之其急敦中密使從者入京城候家安否從者利重賞以告敦

之于沙川邊敦中臨死嘆曰吾不黨韓李實無罪但流矢之變禍延無辜今日之及宜矣子君綏

君綏年未弱冠文學富瞻儕輩推為巨手明宗朝擢魁科直翰林院高宗初拜侍郎時朝臣出使或有貪冒侵漁者民多怨咨君綏與李宗揆安國金周鼎崔正份等十一人被選為諸道察訪使問民疾苦察吏清污適有契丹兵未遑廉按宗揆安國周鼎皆以黜陟

不精見貶獨正份樂後拜左諫議大夫代趙冲為西北面兵馬使以清白愛民稱契丹兵至肅州永清之境君綏率諸城兵擊之斬四百三十餘級虜二十一人獲馬五十餘匹及韓恂多叛君綏仍知中軍兵馬事討之以計斬恂智固首逆于京兵馬使金就礪礪其不先報也乃因君綏管下諸事有盧仁綏者素與君綏有隙因數譖就礪又譖崔怡遂流君綏于漢南時人冤之

鄭襲明

鄭襲明迎日縣人個儻奇偉力學能文以貢登第攝內侍仁宗朝累轉國子司業起居注知制誥典郎舍崔粹宰相金富軾任元數李仲崔等上書言時弊十條伏闕三日不報皆辭職不出正為罷執奏官賊諸處內侍別監及內侍院別庫召粹等令視事襲明獨以言不達從不起右常侍崔灌獨不與上書供職如常繼者郡之襲明寓居富軾別第諫

官劾襲明失諫臣職請罪之落起居注尋陞
禮部侍郎毅宗即位授翰林學士進樞密院
知奏事初毅宗爲元子襲明侍讀仁宗慮元
子不克負荷任后亦愛次子將立爲太子襲
明盡心調護故得不廢襲明久居諫職有諤
臣風仁宗深加器重使傳東宮及下詔謂毅
宗曰治國當用襲明言襲明自以先朝顧托
知無不言毅宗憚之金存中鄭誠日夜短之
會襲明告病以存中權代其職襲明揣知王
意仰藥而死自是倭倖日進王益縱恣逸遊
無度嘗幸歸法寺馳馬至獵嶺茶院從臣皆
莫及王獨倚柱謂侍者曰鄭襲明若在吾豈
得至此

高兆基

高兆基初名唐愈耽羅人父維右僕射兆基
性慷慨涉獵書史尤工五言詩睿宗初登第
出守南州清白奉公仁宗朝拜侍御史李資
謙修弘慶院以僧正資富及知水州事奉佐

幹其事丁州縣爲害甚巨資謙貶資富
貶島惟舉係素結宦官僥倖復職兆基上疏
駁至再三忤旨左遷爲工部員外郎使
爲臺官資謙之亂朝臣皆脅從失節其吏
資謙苟免至宰輔者多兆基欲斥去之屢上
書力爭曰雖聖上寬大掩其疵疾何面目立
朝廷見日月乎王維是兆基言不忍盡棄大
臣尋擢兆基爲禮部郎中實奪臺職也毅宗
即位拜政堂文學轉參知政事進中書侍郎

金正純

金正純黃州人起寒素尚氣任俠善射御常
語人曰男兒當立邊功以取名位安能鬱悒
苟活里閭聞邪虜宗朝尹璫征女真自請從
軍有戰功累遷閤門祗候出守和水州素

不聞吏治不以簿書介意但舉大體亦無
仁宗朝西京反以都兵馬使從金富弼討
平之授樞密院左副承宣賜金帶下詔獎諭
曰昔唐近臣守謙以偏將從事於張度幕下
助平淮蔡以今觀之無愧前輩歷同知樞密
院事守司空知門下省事二十年叅知政事
疾篤加推忠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
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二
十三年卒年六十諡忠襄正純天資勇悍

鄭克永

鄭克永字師古樹州金浦縣人明敏好學擢
魁科睿宗時累遷左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嘗
上表請延訪群臣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
疑古嘗爲然今實有望夫厝火於積薪之下
而寢其上固未及然而謂之安養病於腹心
之內而無其醫後必爲錮而莫之覺竊惟事
勢方可痛傷臣謹按前漢書曰天下之患在

於土崩陳涉起窮巷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
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上不恤下怨而上不知
俗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所以爲資也此
之謂土崩臣由是觀亦不可忍國家政令垢
亂君臣道衰習亂安危無有脩省馴致災變
不自覺知道貴因循耳蔽箴誨或以疎遠公
正爲不肖或以親信權貴爲上賢或猶豫而
莫辨所從或偏信而不知所惑縱欺罔而不
能制混智愚而不能分况近世以來民苦賦

役大兵之後歲仍飢荒獻計者以徒法擾民
心當官者以苛政傷國體公私耗竭茲軌熾
興上縱弛於王綱下鬱伊於物議若事變之
一起雖歎息以何爲伏以陛下聖智天生聰
明自負以前古聖賢爲陳迹以當世臣輔爲
備負宵旰無稽古之勤几筵延英之訪內
微宗室維持盤石之勢外鮮腹心承衛社稷
之忠唯常與近狎之徒僕隸之輩雜進巧說
以成禍基陛下孤立而不自謀朝臣大息而

燕敢諫臣故扼腕痛心泣血叩聞近與拾遺
韓冲各上疏具言此事又宰臣與諫官繼陳
延訪之請至今並未見允許施行延頸致踵
彷徨歎息有曰矣伏望陛下惕厲虛懷博延
群彞繕朝綱之所致素辨政道之所致此何
施而國勢可安何惠而生靈可活推之原本
責以將來使和氣克充於海隅則大平可齊
於穹壤者矣臣又未知陛下以微臣為拙而
不足信謂狂言雖切而不足徵弃而不論者

十七

臨表尚有可感故謹并繕寫唐陸贄奉天論
延訪朝臣表一道隨表以聞仁宗初拜翰林
學士遷實文閣學士以韓安仁表第忤李資
謙流南裔資謙敗召還授東京留守五年判
尉衛寺事翰林學士知制誥尋卒年六十一
克求工文詞嘗從平章事崔弘嗣入家其著
述為中國人稱許

朴挺

朴挺
挺竹州人性寬縱肅宗時登第調慶源

郡判官仁宗初累遷左正言事忤旨出知
仁州仁州即慶源郡前後雖改如一課為
時最擅殿中侍御史自是出入臺殿幾二十
餘年論議務舉大綱不為苛細事與知御史
臺事崔灌侍御史印毅崔述中安淑等論
密使陳淑嘗討西京受人奴及賣幕伏闕三
日不報皆杜門不出仁宗召諭令視事機
與述中固爭不就職淑由是竟免提舉尋遷
右副承宣進退都雅應對明敏為正所重
樞密院副使兼太子賓客二十三年卒年五
十七謚忠質父永侯嘗誡以忠孝之道
亦以自勵然奪其舅妾田廬頗獲其子
寒餓而死時議薄之

崔思全

崔思全耽津人初為內醫累遷少府少監
宗患背疽召思全視之思全以為微瘡必無
患不即理至不暇宰相韓安仁文公奏請置
於法仁宗止令徙二年思全嘆之遂構安仁

公費子李資謙流之語在安仁傳事授軍器少監時資謙既舉兵犯關勢甚橫王密與思全謀之思全曰資謙所以跋扈者惟恃拓俊京者得俊京則兵權內屬資謙特一大耳王曰俊京爲國公腹心至結昏姻而第俊臣子純皆爲官兵所害以是疑之乃盡得吉兆思全因往俊京家諭以忠義曰太祖列聖神靈在天禍福可畏資謙特籍宮掖之勢爾無有信義不可與同好惡公宜一心奉國以立家

世不朽之功俊京心然之遂決策去資謙王錄俊京功并賞思全擢兵部尚書賜推忠衛社功臣號加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制曰朕幼年莅政外戚專權作威作福多所中傷殺轉安仁流文公英崔弘宰等五十餘人朝廷爲之一空威振國內寡人至於孤立自是多樹朋黨禍將不測至丙午二月近侍貧僚及一二大臣請除其權朕不敢不從而彼乃肆其犯關害殿府庫焚蕩無遺及朕出御延德宮

凡在左右侍衛軍士或斬殺之或流竄之凶焰益熾禍變難測卿密諭俊京同心定策以五月二十日掃除凶逆再安宗社功不可忘宜令有司書三韓後壁上功臣之次轉叅知政事判尚書刑部事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以起寒地位極寵懇請致仕乃許之賜甲第一區詔曰朕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貞臣歲丙午禍起蕭牆宗社幾危板蕩之勢已極矣在朕左右忠義之士尚未免於

白刃誰能出力以衛社稷惟卿奮不顧身與人好謀辨論逆順開諭禍福雖俊京之悍黠亦揮淚感激知宗所尊轉禍爲福復安宗社卿之功也卿雖退居在予褒獎之心何敢少弭遂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柱國十七年卒年七十三輟朝三日贈賻加等諡莊景配享仁宗廟庭子弁烈思全當與弁烈金雲各一具及沒妾竊其一弁怒欲鞭之烈曰此人先君所愛當領家產以恤之况此物耶弟所

得者尚存請以遺兄王聞而嘉之曰可謂孝且仁矣御筆賜名曰孝仁

金珣

金珣字富民安東府人起胥吏無學識清慎能幹事仁宗朝由開門祇候出為慶源郡使政尚廉勤召拜驪察御史累遷兵部尚書國知樞密院事女嫁李資謙子之前然不以姻婭附及資謙謀逆事洎王密遣宦者以手書急召拓俊京俊京以示珣珣下席泣曰君命如此雖亡身滅族豈可不赴之遂與俊京共執資謙囚之竟不自言人莫知其功王嘗稱之曰有功不求人知可謂賢矣賜衛社功臣號加檢校司徒知門下省事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表乞退王不許曰卿以不貳心之忠奮不可奪之節朕即位遭家多難乃挺身翼衛掃除奸賊既與其憂宜與其共其樂遽起丘園之興豈朕待卿之意有未至耶表至五上乃許之十三年卒諡朝一

日謚元靖

崔滋盛

崔滋盛水州人登第補殿中內給事仁宗朝歷官至特進檢校司徒守司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與吏部侍郎林存掌貢舉存出賦題云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諫官奏按耐古能字奴登切今以奴代為韻非是請改命他人再試不允因命滋盛代更試之滋盛又命題云天道不閉而能久法司又奏按禮記云天道不閉而能久家語謂本以開為開今貢院不考正經而據錯本命題謂經義論可取者止二十五人賜第崔滋盛在職命刑部治其罪尋復職加開府儀同三司累上表致仕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九謚忠烈性剛敏所歷有能聲李資謙之亂就其第執事人以此少之

金頴

金縷漢州人少力學登第出知靈光郡有善政安撫使崔渭以忠清自許少許可人特以縝爲最秩滿爲右補闕又爲清州牧副使其政如靈光入爲秘書少監仁宗朝歷國子大司成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進同知樞密院事李資謙拓俊京之亂縝在直廬見宮闕連燒歎曰我平生拙直不畏強禦與李拓有隙出必遇害與其死於賊手不如自盡使從者閉戶逮火而死年五十六亂定嘉其節義贈

諡烈直賜子壻爵一級

林完

林完本宋人登第累遷禮部員外郎仁宗置書籍所于壽昌宮側完與金富轍等諸儒臣更直備顧問轉國子司業知制誥王以災變下詔求言完上疏曰臣嘗謂進言非難而聽其言者爲難聽言非難而行其言者爲尤難故曰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足以明道當漢文之世天下可

謂無事矣貴誼猶有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言近者天變異常陛下祗畏天命思聞直言下詔求言此萬世之福也臣嘗觀董仲舒策有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豈欲扶持而安全之人君所以上答天譴者非勉強以實應之則不可也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所謂

實者德也所謂文者若今之道場齋醮之類是也人君修德以應天不與福期而福自至焉若不修德而徒事虛文則非徒無益適足以瀆天而已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謂德者豈他求哉在人君用心與夫行事而已用心善而見諸行事者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是也故一云爲一注措皆合於天心而能享無疆之休用心不善而見諸行事者若桀紂幽厲秦始皇是

也故一云爲一注指皆博於天道區區一身尚不能保又烏能事天下國家哉且天之於人相去遠絕非言可諭而福善禍淫疾若影響比年以來災變屢作饑饉荐臻近者白虹貫日止陽之月雷震特異此近古未聞也意者陛下應天以文而不以實耶何其聽察之煩而變異之多耶天之譴告如此足以見天心之仁愛陛下猶父母之譴告其子切欲扶持而安全之也陛下豈可不勉強以實而應之耶勉強以實在乎革當今之弊革今之弊在乎遵太祖之遺訓舉文宗之舊典而已太祖之訓其詳臣不得而開伏思當時撥亂反正設紀陳綱必有神謀睿算國史所載可考而知至如文宗之遺風餘烈距今未遠時或聞先生長者之言不覺淚下沾襟觀其躬行節儉進用賢才名器不假於匪人威權不移於近昵雖戚里之親而無功者不妄賞左右之愛而有罪者必加罰宦官給事擇其謹

少壯者不過十數輩以備洒掃屬內侍必竭其功勞才能者不過二十餘人所司庶官各竭其能冗官省而事簡費用節而國富故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家給人足時號太平此我朝賢聖之君也近代以來一切反是凡百執事倍數於前驕侈日滋廉恥道喪挾權恃勢剝削誅求加之以重歛勞役人心胥怨設使貴誼見今日之勢豈特太息流涕痛哭而已哉臣竊爲陛下計責身修省上答天譴冀若行祖宗之良法善政而已今欲行祖宗之法必不利於權貴故雖有善政朝行夕改法度無常豈非陛下勉強脩德之意也惟陛下至誠發於聖心責諸輔相贊之神明抑左右欺蔽之姦絕其陰陽怪誕之說日慎一日行之不已使鴻業增光以爲萬世無疆之休近且怪誕之說大起於妙清臣觀妙清惟事姦詐欺君罔上與宋朝林靈素無異也靈素扶左道惑亂上皇靈素之亡原也詭事取榮

顯嘗是之時災變屢見而上皇不悟及至智盡計窮終於敗亂而後已雖誅靈素何益於事此陛下之所親聞也覆車之轍其可蹈乎陛下竇信妙法左右近習及諸大臣交相薦譽以為聖人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自太華宮之役勝民動衆百姓怨咨往歲巡幸災發佛塔今年災發今已七八年而無一休祥災變荐本為求福今已七八年而無一休祥災變荐至其故何也天意若曰茲邪之人惑惑人主

人雖可欺天可欺乎前日之變天其或者警悟陛下耳陛下豈可惜一茲臣而違天意乎願陛下下威斬妙清之首上以答天戒下以慰民心此天下之公言非愚臣之敢私也惟陛下察之

崔奇遇

崔奇遇字正甫萬名巨鱗中第補尚州司錄以清勤聞睿宗朝歷齊安大原二侯僚佐為所敬憚朝廷用兵東鄙以李資諒為將奇遇

上書言資諒王后叔父萬一失律不宜加刑由中書注書出為清州通判為政嚴於御史矜恤小民嘗行部途中遇暴雨避村舍有神托人曰前有猛獸宜小休爾嘗行虎果傷人于路王聞而異之秩未滿徵為右正言上書言六事不報王幸安和寺還將駐蹕三輪寺南街奇遇諫曰為樂非其所請入宮從之累遷至左司諫遷御史以起居舍人為西海道按察使李資諒營院館侵奪吏民田園掌其

事者因緣謀利為民害奇遇奏禁之一方大售李資諒大起屋宇遣使求鐵于海州囑曰勿令其按察知之仁宗即位資諒專制國命奇遇言陛下新登寶位宜有善政以慰民心而昵近儉倭疎遠學士大夫此臣所缺望乞常御便殿詳延儒臣訪問今古引見兩府各詠國事一遵太祖遺訓又言朝鮮國公不宜區區親細務其意欲陽示尊崇而陰奪其權也王留其疏不下或有言國公尊貴百僚宜

拜奇遇口非王氏而拜之如朝廷禮何其年
冬雷震開國寺浮圖奇遇又上言漢延光中
冬雷屢作實由閭皇后兄弟專秉威權之所
召災不安作願陛下悟皇天之譴告圖所以
消變之術言甚切直資謙聞而銜之及韓安
仁等被禍奇遇以姻黨竄高城縣資謙敗召
拜戶部員外郎尚州牧副使轉吏部郎中起
居賜金紫有疾王遣內醫視疾賜御藥奇
遇謂其子曰吾君終始之惠惟汝目見吾未

得報萬一命也汝無忝吾志遂卒年五十八
奇遇天資魁傑身長七尺自少有文藻負氣
槩爲事不肯碌碌隨人卒以流落不得展其
志子應清應時

金守雌

金守雌字谿甫舊名理尚州人少喪父負笈
遊學四方中第調金壤縣尉遷國學學諭弃
去杜門不出理田園鬻蔬以自給日與兒童
講習爲樂仁宗朝直史館李資謙之亂官闕

連燒守雌直禁中貢國史至山呼亭北掘地
藏之得不覺遷直翰林院未幾有疾不樂在
近職又以母老乞郡出爲懷州防禦使卒殺
宗時之部奏守雌於丙午之亂入直史館不
惜身命移藏國史皆唐書述爲史官祿山之
亂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中汙僞官賊平流
渝州死廣德初以功補過贈右散騎常侍述
終汙僞官至於流死猶論其功今守雌一無
所累例補外官而死未蒙顯賞深可惜也乞

依古例追贈官爵乃贈吏部侍郎翰林侍讀
學士知制誥

崔濡

崔濡字元澤本溟州吏少敏悟善屬文年十
九中第補校書校勘累遷中書舍人仁宗朝
遷翰林學士承旨御史大夫叅知政事進門
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年六十九謚
莊敬爲人魁梧有風標歷任中外以公清聞
晚有殊步履甚艱補不遇時人議之

李璿

李璿樹州人父靖恭登第官至門下侍中謚文忠配享順宗廟庭璿性貪鄙無行登第席父勢事齊仁二朝累官至叅知政事其不平章事金仁揆姊也仁揆以李資謙親黨流璿幸其災據仁揆第奪家產奴婢及仁揆還責之璿慙懼密與其子溫卿誣構仁揆謀逆作飛書夜投御史臺為巡檢所執有司請配流仁宗以妃任氏外王父兄弟止免官卒第璿

璿字直清登第累遷戶部員外郎宣宗聞郡縣守多非其入選璿及尹瓘崔思悅等分遣諸道撫民疾苦璿不稱旨免後為黃州牧副使以清勤撫字聞睿宗朝歷刑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賜佐理功臣號十一年守太保門下侍中明年進太傅封桂陽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尋致仕進爵為公賜匡國功臣號仁宗納其外孫女為妃加中書令又賜鎮定功臣號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五

百戶十一年卒年八十五謚莊肅璿書殖貨家居雖米鹽必知出入

許載

許載字壽康孔巖縣人由刀筆吏起積勞出調鐵州防禦判官在官清白有惠政九城之役以中軍錄事守吉州城女真來攻載與兵馬副使李冠珍等固守數月城幾陷勵士卒一夜更築重城以拒之虜乃退以功拜監察御史又為行營兵馬判官與金三平擊女

真于吉州關外斬三十級獲其金八十馬遷雜端睿宗嘗幸八關會還至悶思駐蹕唱和命倡優歌舞仗內夜幾至三鼓與御大夫崔贊進諫王嘉納之三為兩界兵馬使父在邊知敵情奏守邊策王下兩界諸鎮使連用載不學無術仁宗朝李資謙拓俊京用事載傾心附之遂登宰輔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惡其朋比屢與左右言之及資謙敗諫官上疏極言其罪為俊京所庇

父之貶知豐州防禦使又貶其子純為全州
防禦判官物意快之載秩滿除兵部尚書仍
令致仕意諫論駁會西海道按察使奏載在
豐州有政績不可弃遂拜戶部尚書致仕尋
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尉卒年八十三

列傳卷第十一

列傳卷第十二

高麗史九十九

崔惟清字直哉昌原郡人六世祖俊邑佐太

梁元俊

梁元俊字用章忠州人起自胥吏監光州務
事姑不謹黜之妻與子號哭乞哀終不許
至使其妻獨還人或譏其不仁仁宗時累遷
殿中侍御史出為尚州副使政尚廉勤吏民
稱之毅宗初拜御史大夫轉知門下事十年
進門下侍郎中章事明年致仕又明年卒性
清儉淳直終始一節不事產業不通謁謝門
巷蕭然嘗與諫官論鄭誠堅執不變時議重
之子文燧清直有父風官至御史中丞

崔惟清 昌原 文奉 宗峻

崔惟清字直哉昌原郡人六世祖俊邑佐太
祖為叅政父與初名錫繼魁科事文順宣三
朝位至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吏禮部事諡忠肅

時登第乃曰儒者當學古入官遂杜門讀書
不求仕宦有薦者辭以學未就後被薦直翰
林院仁宗即位李齊謙謀逆大臣有不附己
者輒以計誅竄平章事韓偓如號剛正非罪
免流惟清姊壻鄭克永為偓如表第連坐貶
并惟清亦失職及贊謙敗召入內侍累遷左
司諫出倅尚州有德政秩滿授侍御史轉御
史中丞言事忤旨遷殿中少監尋以諫議大
夫如金謝冊命言動中禮金人歎服移牒使

加爵祿比還拜戶部侍郎後出為東北面兵
馬副使朔方倚如長城召拜承宣毅宗初陞
知奏事出納惟允驟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兵部事時郎中鄭敘坐陰結大
寧侯流外惟清敘妹壻也敘宴大寧惟清假
器血臺諫劾以失大臣體貶南京留守使連
貶忠廣三州牧使雖久淹外寄處之怡然王
惻其忠直無他欲復拜平章事有沮之者乃
以守司空左僕射敘仲夫之亂文臣皆

被害諸將素服惟清德望戒軍士勿入其第
以至期功之親俱免禍有刑部尚書韓就者
洛州人也二術敏能言人禍福亦以智保全
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明宗立以惟清宿德
舊望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尋守司空集賢殿
大學士判禮部事仍令致仕四年卒年八十
謚文淑自幼至老手不釋卷經史子集靡不
該通又酷好浮圖日誦佛經所至學生沙門
質問者盈集嘗奉詔撰李翰林集註柳文事

實王覽之嘉賞鏤板以傳又有所著文章數
百篇及南都集子八証詡諫讓二人祝
髮証詡諫說皆登第歲廩母証體部尚書詡
閣門祗候諫錄事讓雜職署令讓孫雍
諫少聰悟善屬文明宗初為正言論事忤貴
倖落職尋起為吏部員外郎出按東南道有
聲績累遷叅知政事神宗時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進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上章乞退遂致仕閑居扁其齋曰雙明與

守太傅訖及太僕卿致仕張句牧東宮侍讀學士高澄中判秘書省致仕自光臣守司璽致仕李俊昌戶部尚書致仕玄德秀守司空致仕李世長國子監大司成致仕趙通等爲耆老會遺逸自適時人謂之地上仙圖形刻石傳於世熙宗七年卒年七十七謚靖安子臣胤尚書臣英郎中臣胤子璘

璘器局宏深少不護細行與豪俠子薄遊痛酒閒年幾三十始發憤讀書康宗朝登第歷

臺諫高宗時出爲羅州副使時原栗人李廷年自稱百戰都元帥嘯聚山林寇掠州郡璘與指揮使金慶孫擊破之以功超拜右副承宣累遷參知政事蒙古大舉入侵宰樞請遣安慶公渴如蒙古乞班師王不允璘獨前奏曰愛子之情無貴賤一也然不幸有死別者殿下何惜一子今民之存者十二三蒙古不還則民失三農皆投於彼雖守一江華何以爲國王不得已額之宰樞欲使僕射金寶鼎

從安慶公行王以璘代之先是永寧公綽質蒙古及安慶公至帝以爲實永寧公母弟禮待甚厚黃驪人閑僻訥於帝曰綽非王親子且高麗族誅李峴降城官吏亦皆誅殺帝謂綽曰汝前稱王子何也對曰臣少養宮中以王爲父后爲母不知非真子也今使臣崔璘實前日以我入質者也請問之帝問璘對曰綽乃王愛子非親也所達表在可驗帝曰愛子親子異乎曰愛子者養人之子以爲已

子也若所生子則何更稱愛乎帝驗前表皆稱愛子遂不問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嘗再知貢舉號稱得士四十三年卒謚文景臨絕妻子泣曰我輩何依而生璘微笑曰爾輩其爲我乎後果俱沒戎兵

說明宗時爲右司諫時恭睿太后患乳癰王召弟僧冲職侍病冲職多亂宮女又通公主穢聲聞外說疏諷職職行請出之於寺王大驚曰不意司諫離間我兄弟遂寵說自後臺

諫無敢言者朝臣皆附冲職賄賂公行久之判秘書省事與吏部尚書鄭國儉等離校增續資治通鑑又刊正太平御覽神宗朝累遷參知政事王以說年高有德超拜守太傅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既而引年致政熙宗五年卒輟朝三日謚文懿說以文學聞於世恬淡寡言不以門地自負禮賢下士再知貢舉多得名士配享熙宗廟庭子宗源宗峻宗梓宗蕃宗源檢校太子詹事

宗梓左僕射子昱宗蕃承宣子坪

宗峻神宗四年擢魁科高宗朝累官至左承宣傳制國子監以四季月六衙日集衣冠子弟試以論語考經中者報吏部吏部更考世系授初職宗峻欲令其子試之國子正錄以非試日不聽宗峻屬崔瑀請之乃得試時人識之歷左散騎常侍知門下省事累拜至門下侍中二十九年乞退王不允曰崔侍中終始一節清廉奉國比來國家多故議論紛紜

臨機善斷遷都衛社功無與比豈循常例遽今謝事遂賜几杖三十三年卒為入嚴重寡言喜聲色居處飲食過侈靡

昱氣度雄偉憫儻敢言善斷事高宗朝登第官累樞密院使金俊謀誅崔端邀與計議昱子牽龍行首文本與中郎將李柱散貪庾泰校尉朴瑄隊正俞甫等密為書通于端及誅端籍其家得書一通乃文本洩俊謀也俊與柳敬請殺文本等王曰此輩狂惑唯當目爾

何知大義赦之可也然卿等有請可流之敬等固請王曰必欲殺之何更聞為卿等可自為之乃起入內殿等伏地謝罪遂流文本于島昱有怨言忌者謂俊曰昱怨公等恐他日生變俊遂自王曰昱恃家世驕傲嘗廷叱上將軍趙日成今又怨臣等臣等皆不自安請罪之王不許俊等力請王不得已流黑山島押行別抄到昱家直入昱叱曰此非賊家乃宰相家也遂坐聽事呼別抄謂曰吾何罪由

不知盪曰汝不知吾又何知談笑自若至江見所乘船小且無帳幄立馬曰宰相乘如此小舸邪別抄即改之遂棄而去明年將軍李仁柱謂俊曰崔昂大相也非罪遠竄朝野嘆惜宜速召還俊聞于王乃還元宗初復拜樞密院使尋遷守司空左僕射九年以守太傅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卒盪嘗與河干旦李淳牧同在誥院河李俱有文名盪倚其閥閱待之甚輕河李亦不屈有勅撰進荅隣國徽詰書盪當秉筆搔首苦吟未得其意擲筆罵曰此鄉曲布衣輩所以自負者耶于文本文立文立三司使文本蔭授刪定都監判官補臺龍行首累拜親從將軍忠烈初拜承宣鷹坊兵淑富方文大等有草宣傳消息三通因李貞以進曰羅州長興管内諸島民請專屬捕鷹又籍洪州曲楊村民戶口悉屬鷹坊又三道內能捕鷹者勿限名數皆免徭役王命承宣亟寫行之

今一聽淑富等指揮文本言淑富等所至虐民逞欲按察守令慙安暇辛佐宣之事莫敢誰何且屬鷹坊者悉免徭役國家安所調發請勿遣淑富等臣以消息諭諸道按察使亦可辦也不從二年以密直副使版圖判書卒年四十四無子文本姿魁梧性高居沉重不苟俯仰有大臣體嘗有上國使者問於人曰汝國中若此者有幾人乎坪性沉厚諱言行高宗朝登第累遷侍御史忤權臣出為定遠副使召還拜刑部郎中累遷樞密院副使以伯父宗峻親嫌不得入省卒年五十五無子雍字大和初名變少嗜學與同志十人約十年讀書未數年餘皆弃去雍獨力學十年無書不讀時以博洽稱高宗時登第補大官丞累遷典理佐郎忠烈王自太孫時迎以為傳及即位留意文學召拜國子司業日與論通鑑歷官國子司業通鑑以

有圓顯終不得典禮十八年遷副知密直司
事文翰學士致仕卒雍性巧好書律聚學使
檢書多公卿貴胄少寒素者時有金保宜者
中第雖貧借述人機之子元中元直元直子
鑒自有傳

李公升

李公升字達夫清州人六世祖希能五世祖
謙宜皆從太祖定三韓爲功臣公升少穎悟
能屬文仁宗朝擢第直翰林院累遷右正言

毅宗初轉殿中侍御史奉使如金時使金者
例收管下罪銀人一片公升不取一錢人服
其清三時紫月遊清寧齋月公升曰秋月澄
霽無一點塵正如公升習中官累右承宣左
諫議大夫王督署宦官鄭誠告身公升不得
已署之轉知御史臺事王又召公升及中丞
宋清允侍御史吳忠正等曰鄭誠自寡人在
襁褓時辛勤阿保以至今日故除權知閣門
祗候以酬其勞已解三載卿等不署告身實

非臣子愛君之心苟不署之若輩皆宜醜清
亮忠正俯伏流汗獨公升不奉旨王怒譴出
之後王又召臺諫督署誠告身皆唯公升
猶不奉旨王責公升曰汝嘗爲諫官既署誠
告身今反不署何也對曰臣悟昨日之非故
不奉詔王怒勅公升就舍諫議大夫金諫等
又上疏諫不報王尋命公升出視事陞知奏
事金遣使賜羊有一羊四角公升以爲瑞默
表賀時人嘲爲四角承宣王親禱大廟公升

遽奏祀事已辦王入廟庭則未辦王六怒欲
加重責賴右承宣李聘營救遷刑部尚書先
是王於館北宮作密室築臺飾以金玉極侈
麗與宦者白善淵王光就等置酒召公升謁
聘縱飲王醉入幕命左右唱和公升句云功
名富貴盡驅花下之三盃至是見斥人以爲
詩識後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二十二年
上箋請老遂以叅知政事判工部事致仕園
中結茅宇穿沼築塢植花卉幅巾簪杖逍遙

其間賓客子弟有造謁者輒以詩酒相娛不
喜食肉般以蔬果而已明宗三年李穀方等
覆殺文士公升匿佛日寺有邀功者擒詣義
方公升嘗卜延福亭之基遂興大役人多怨
之以故義方欲殺之賴門生文克諫免五年
王尊舊德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三年卒年
八十五謚文貞葬日柩未窆子椿老桂長以
陰陽拘忌徑還其家克諫竟裏事公升黃黷
羣童顏不老操行高潔不事生產性輕躁不
能容人之過見輒慢罵初內侍剛實家典
公升第相對剛實管左倉日受人賂米公升
熟見之一日剛實謁公升于樞密院公升於
坐中數其事厲聲罵之剛實大慙又僧觀遠
好遊公卿間克諫嘗勢謁公升熟視曰此僧
無可取不意公偕也遂罵逐之然後飲酒盡
歡椿老字固存官至叅知政事熙宗五年卒
年七十七謚貞肅嘗按西海吏民畏服累歷
要職以清謹稱桂長登第累官至守太常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修國史四
貴舉所取多知名士
申淑
申淑高靈郡人博覽群書仁宗朝登明經科
以清儉忠直著名累遷御史雜端毅宗初淑
與侍御史宋清伏閣言事三日不報淑等謝
病歸第後除右諫議大夫又伏閣言事平章
文公元知門下崔子英始與議不至內侍尹
彥文聚怪石築假山于壽昌宮北園構小亭
其側號曰萬壽以黃綾被壁窮極奢侈眩奪
人目一日王宴于亭將罷假山頽牝雞鳴御
史中丞高瑩夫侍御史韓靖崔均深等伏閣
三日請黜彥文及韓就李大有榮儀等不聽
瑩夫等杜門不出御史大夫崔允儀獨不與
伏閣淑乃與給事中林徽等復上疏切諫王
允儀從之黜彥文等四人後數月淑又伏閣力
陳時弊公元子英及平章庚弼政堂文學金
永錫又不至十二年轉知門下省時王以

宦官鄭誠權知閤門祇候淑興諫議大夫金
錫柳公材中書舍人洪源滌起居舍人金于
蕃左正言許勢修等上疏諫之不得淑復獨
詣闕上疏請削誠職王曰古無大臣獨諫者
對曰自祖聖創垂以來亦無官寺拜朝官者
至聖朝始有之無乃不可乎臣聞此以還居
常憤懣食不知味故敢來請若臣言非請誅
臣是則願賜俞允王乃削誠職然惡其劾
不已月餘左遷守司空明年弃官歸鄉有詩

云耕田消白日採藥過青春有永南山處無
榮無辱身尋召還以叅知政事致仕十四年
卒

韓文俊

韓文俊大興郡人父惟忠以勤儉正直見重
於時官至平章事文俊性雅正少能屬文有
逸氣惟忠嘗謂人曰與吾門者必此兒也仁
宗朝登第才名聞於世時者重外寄歷長州
長興南原三郡副使南京副留守皆有惠政

門人吳世材嘗投詩曰南蘇三郡俗東撫一
州民世謂實錄明宗初拜大府卿擢樞密院
右承宣陞副使忤宋有仁降授判司宰寺事
官累叅知政事實文開大學士判禮部事遷
政堂文學判兵部事十四年進門下侍郎平
章事判吏部事銓敘平允明年因星變上劄
字詐乞退不允及年七十謝事家居日與高
人韻士逍遙詩酒二十年卒輟朝三日謚貞
懿文俊有識鑑三堂禮闈所取多名士

文克謙

文克謙字德柄南平郡人父公裕知門下省
事集賢殿大學士謚敬靖克謙初以伯父公
仁蔭補刪定都監判官國制以藍衫就試者
例不過三赴克謙屢舉不中嘆曰白衣且十
赴藍衫何止三赴請以五赴為限朝議從之
遂為恒規克謙從宦未常廢業穀宗時登第
累遷至正言伏閣上疏曰宦者向善淵專擅
威柄與富貴人無比為醜行衛人榮儀觀左

道取媚于上置百順館北兩宮私藏財貨獻
支祝釐齋醮之費而與善淵掌其務凡兩界
兵馬五道按察陞解之日必於兩宮置酒慰
餞令各獻方物隨其賁奉多少以為殿最至
使家抽戶歛以召民怨知樞密事崔寢僭職
掌樞要勢傾中外貪黷無厭不附己者必中
傷之財累鉅萬請斬善淵無比黜榮儀充牧
子罷寢僭以謝一國又語及宮禁帷薄之事
王大怒焚其疏寢僭請闕請辨王召克謙對

辨克謙言甚切至遂貶黃州判官初克謙草
疏諫議等知深給事中朴育和起居注尹能
瞻等不肯署名及克謙見貶又視事自若時
人誦並遊英俊顧何厚之句以譏之克謙在
黃州吏民愛慕政聲鶴然有貴近挾宿憾構
微過奏請免官王亦怒前事又貶晉州判官
有司奏克謙直臣不宜連貶外官以防言路
乃授閭門祗候遷殿中內給事鄭仲夫之亂
克謙直省中開機逃匿有兵跡而獲之克謙

曰我前正言文克謙也上若從吾言豈至今
日願以利劍決之兵異之擒致諸將前諸將
曰此人吾輩素聞者勿殺囚于宮城毅宗
南行於馬上嘆曰朕若早從克謙言安有是
辱明宗即位被諸臣職繼克謙使焉批目李
義方自王拜克謙右承宣御史中丞文臣若
李公升華多賴以免武官亦倚之多咨訪故
事尋兼龍虎軍大將軍至為宰相猶兼上將
軍克謙有女在室義方弟隣娶之由是癸巳

之亂一疾皆免左諫議金華王等上疏以為
承宣王之喉舌但出納惟允可也今李俊儀
文克謙職兼臺省居中用事請辭兼官不允
翌日諫官伏閣力爭改俊儀為衛尉少卿克
謙為大府少卿一日近臣上壽夜分未罷左
右稍喧克謙諫曰此前王之所以廢者可不
戒哉因勸王入內道罷從儀怒罵之轉禮部
侍郎拜樞密院知祭事累陞知院事與宋有
仁有隙左遷守司空左僕射自拜司空不受

服其康丁母憂踰年起復還舊職頃之
叅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戶部事太
子太保初禮官奏太后忌日在仲冬請於孟
冬行八關禮王以問相府克謙曰太祖始設
八關蓋為神祇也後王不可以他事違之
况太祖禱于神明曰願世世仲冬無令有國
忌若不幸有忌則疑國祚將艾也故自統會
以來仲冬無國忌今有之是國之艾也而又
以孟冬設八關固非太祖意禮官所奏不可

許從之十五年判禮部事時韓文僉於璵次
為第二次克謙次崔世輔及文僉為家宰克
謙嘗遷亞相然不欲居世輔上先自遷遷使
世輔判兵部登亞相已居其次世輔亦牢
曰我於文公受恩實多敢居其上予以禮部
在兵部之上故拜克謙判禮部為亞相世輔
次之識者多其讓明年兼中書門下兩省判
兵部事尋權判尚書吏部事十九年卒年六
十八報朝三日臨終肅性孝友慈仁忠義正

直食不過數器衣不服文繡三寧禮闈所舉
多名士時稱賢宰相然聽權豪干請不察賢
否銓注多舛又官其駸駸子弟分遣僕從廣
植田園時議惜之王嘗作詩一絕賜克謙曰
一寸靈臺萬事侵唯餘憂慮日加深短懷拙
智一難斷白髮千莖已滿簪克謙和進曰年
光荏苒暗相侵輔國思量日漸深自顧君恩
猶未報無情白髮已盈簪人謂二詩俱有衰
謝之氣王終見廢克謙未幾而卒蓋未必不

為詩識配享明宗廟庭子侯執惟弼惟弼官
至知門下省事妻私通家臣事覺崔忠獻配
家臣于遠島惟弼五世孫達漢自有傳

柳公權

譯

柳公權字正平儒州人六世祖大丞車達佐
太祖為功臣公權少好學工草隸登第調翼
陽府錄事明宗初直史館累遷兵部郎中後
以禮賓卿如金賀萬春節金人稱其知禮轉
右副承旨陞右散騎常侍知奏事啟事稱旨

多裨益進同知樞密院事二十五年以疾乞退王愛其文學不欲去乃曰朝廷有舊德杜稷之福卿何退之遽公權三上章從之居一年疾病親屬進藥公權曰死生有命却不飲疾革王特拜政堂文學叅知政事卒年六十五謚文簡性公廉居官不懈子澤彥琛彥琛同知樞密院事

澤登第官至尚書右僕射翰林學士承旨高宗嘗設藏經會於宣慶殿澤製疏曰雖自萬

克勤之念罔敢怠荒不幸遭多難之時未能制御諫議大夫朴玄圭曰所謂未能制御者必指晉康公使告崔忠獻忠獻即呼澤問之澤笑自若人以爲玄圭與澤有宿憾以此激之子璣自有傳

趙永仁

趙永仁橫川人少不群有宰相器度博學善屬文毅宗朝登第調全州書記政有聲明宗立命永仁輔導太子累遷爲承宣多所匡敎

士承旨守太尉上柱國神宗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金使詰明宗遜位事曰有勅必以詔親授前王朝議難之永仁曰前王養疾南州計程三十日乃至必欲親授請問待數月金使曰苟如是不必親授翼日傳詔于王永仁以眼昏乞退加門下府中仍令致仕五年卒年七十五悼甚贈諡文景從配享神宗廟庭子準冲準登第仕至承宣冲自有傳

王世慶

王世慶初名肱閭城人八代祖希順佐太祖定二韓爲功臣世慶毅宗時登第作京山府以清白廉挾滿罷歸家數年家貧好學手不釋卷隣人欲爲宰相李之茂祈壽請世慶作疏之茂覽其疏奇之補國學學諭改同文院錄事有宗進士箭上達隨商舶來好相人相世慶曰君家眼後必貴勿憂電寔明宗立金

魏徵諫使者絡繹世慶撰詞命甚稱旨王
嘉之除監門衛錄事累歷左正言起居注中
書舍人陞諫議吏部侍郎轉司宰卿仍兼諫
議十五年卒年六十四性淳厚好揚人善王
常呼爲直臣然在諫省九年無一建白物議
少之

李純佑

李純佑字振之父陽植中書舍人初純佑母
朴氏點燈庭中祈嗣于天忽夢有小兒從燈

二十二

柱而下奉而懷之因有身及生名之曰請以
請而得之也後改純佑幼能屬文號宗時擢
魁科調忠州司錄明宗初遷供奉承直翰
林院時王太后患乳瘡王命純佑作祈禱文
有瘡生母乳痛在朕心之向王覽而嘆曰先
得朕心矣由是特加寵眷擢除右正言知制
誥累遷國子祭酒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嘗奏
近來因八關煎藥命醫官歲取四歲民乳牛
被取乳升煎而成酥將損俱傷其本非備

愈且損耕牛請罷之制從之民多感悅官至
國子大司成爲崔忠獻所殺

林氏庇

林氏庇字德明甫州人少沉訥以門蔭補禮
部主事殺宗朔擢第出守賓州浚渠溉田以
廉勤稱入爲大常府錄事孤立無援九歲乃
遷四門博士轉閤門祇候及依晉州有恩政
明宗召拜右正言累遷諫議大夫國子祭酒
拜樞密院承宣箴諫出納多所稱旨王懷相

知之晚陞知奏事有李居正者少與民庇同
學無他才能王欲授正言問民庇曰居正何
如人能沈默不臧否人物者乎對曰居正性
和平且訥默非耿介者也王曰若爾宜爲正
言乃按之民庇後爲樞密使御史大夫性佞
佛常寫佛經有僧曰嚴在金州自謂能使眇
者復視死者復生王遣內侍蔡克儀迎之在
道冒綠氈巾乘駸馬以綾扇障其面從衆遮
擁人不得正視來寓普賢院都人無貴賤老

切奔走謁見里巷一空凡有聲望啞有廢疾者狼籍於前僧以扇揮之迎入天壽寺居南門樓上宰輔大臣亦趨謁士女競布髮以籍僧足僧令唱阿彌陀佛聲聞十里其體漱沐浴之水荷得涓滴貴如千金無不掬飲稱為法水能理百病男女晝夜難處醜聲播聞祝髮為徒不可勝數時無一人諫止者明宗勸驗僧詐放還其鄉初僧誑人曰萬法唯一心汝若勤念佛曰我病已愈則病隨而愈慎勿

言疾之不愈於是言者已視聾者亦言已聞以故人易感中書侍郎文克讓以微服致禮民庶亦拜於樓下十八年參知政事進中書平章事有池得琴者代民庶為大常錄事得琴尚在大常民庶已為平章世誇其還權之還民庶為相挺然有古風三掌貢舉得人尤多好善周急確實無非故武夫悍卒亦知景仰年七十三上表乞骸骨授守司空中書侍郎園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二十三年卒

文靖雜子

崔陟卿

崔陟卿完山吏登第毅宗初補京山府判官陟卿介吏民畏愛秩滿還京足不至權門者十餘年判吏部事崔允儀聞其清直欲授耽羅今陟卿以其再除外寄地且僻遠固辭允儀曰耽羅地遠俗獷為守實難故以子補之幸子勿憚往撫遠民不為國家憂則當報以美官陟卿不得已就任興利革弊民皆安之

及還允儀已死陟卿貧甚無以自存將還鄉會全羅按察使馳奏耽羅人苦今尉侵暴以反乃曰若得陟卿為令當釋兵王謂宰相崔襄伯曰有賢如此何不用之召賜綾絹即除耽羅令陟卿請挈家以赴王許之任耽羅者與室皆自陟卿始耽羅人聞陟卿來即具輕船迎之比入境皆投戈羅拜曰公來吾屬再生矣按堵如故明宗元年以詹事府注簿召還轉監察御史拜左正言知制誥出為揚廣

忠清二道按察使所至皆有聲績遷兵部員外郎以能治劇又出為安北都護副使累歷禮部侍郎秘書監清名勁節老而不衰十六年卒年六十七初侍郎朴椿齡守完山以聯句選群童得陟卿崔均崔松年及迺還與之偕勸今就學後三人皆為名士時號完山三崔

咸有一

咸有一恒陽人太祖功臣廣評侍郎規五世

孫也父德候尚衣奉御同正有一早孤養於舅年十五至京父執事相李俊陽憐而客之補吏部記官仁宗十三年西京反有一以胥吏從軍有功調為選軍記事夙夜刻苦公耳忘私家貧常衣弊履寒時禁軍廚食不如式軍士譏曰若得弊衣記事必不如是會兩府舉廉吏樞密使王冲薦之上素聞名得之甚喜召入內侍勾當軍廚事王嘗幸長源亭命近臣射有一中的受金帛不入於家盡賞之

具軍廚什器後倅實城廉勤有聲於毅宗朝復入內侍掌橋路都監有一嘗酷排巫覡以為人神雜處人多疵癘及為都監北京城坐家愁徙郊外民家所畜猪祀竄取而焚之諸山神祠無異跡者亦皆毀之聞九龍山神最靈乃詣祠射神像旋風忽起闔門兩扇以防其天又至龍首山祠試靈無驗焚之是夜王夢有神求救者翼日命有司復構其祠轉監察御史出為黃州判官屬郡鳳州有鵠鵲岩

淵世謂靈湫有一集郡人填以穢物悉與雲暴雨雷電大作人皆驚仆俄頃開霽悉出穢物置遠岸王聞之命近臣祭之始載祀典又為朔方道監倉使登州城隍神屢降於至奇中國家禍福有一詣祠行國祭揖而不拜有司希旨劾罷之明宗即位召入內侍尋除兵部郎中時大夫執兵橫行街巷聞及見有一莫不倒兵而過遷累尚書左丞有良醞令同正盧若純主事聞正韓受圖詐為有一及平

鞏事李公升內侍郎將少監獨孤孝等書投
忠州賊亡伊欲引與爲亂亡伊執其使送于
安撫別監盧若冲若冲收械押還王命承宣
文章鞏鞠之若純等曰今我君之賊當路爲
大官若鞏不勝憤激欲引外賊與之誅剪顧
吾輩微恐或不從以有一公升等素有物
望故詐爲其書耳王聞而義之重房請治其
罪皆黥配遠島若冲以若純之元亦坐黥中
書門下又奏有一罪削內侍籍九年年踰七

十乞退以工部尚書致仕十五年辛年八十
遺命薄葬有一平生衣用麻布器用陶瓦不
事生產其妻謂之曰諸兒欲反公生時頗立
產業墓址何不慮耶答曰予孤立無援勤儉
守節以立門戶兒輩但當正直節儉以俟命
耳何感慮於貧饑乎子和曠淳淳登第以文
章節行名於時

廉信若

廉信若字公可峯城郡人仁宗時登第調廣

州掌書記履正奉公丁父憂廬墓三年命有
司旌閭選充詹事府錄事明宗即位以潛邸
舊恩特授國子祭酒翰林侍講學士轉判大
府事掌試所取多名士王益常之信若有田
在峯城鄭仲夫奪之既而還之信若遣奴收
獲仲夫家奴邀奪與之鬪仲夫捕信若奴付
街衢欲殺之今重房効之王不得已罷信若
尋拜吏部尚書後爲西北面兵馬使金遣八
將軍來屯義州關外信若遣人詰之答曰聞

西京留守趙位寵請兵於本國及四家欲伐
我故也兵以備之耳信若又遣人曰位寵已
誅宋又阻大海無路請兵此皆虛說請問告
者名金將曰龍州人某信若使人往索則已
逃矣今諸賊物色之得於永清縣鞠之其人
果服曰吾父常以國家密事告金人多獲厚
利及其死囑諸我故我以此恐惕邀彼厚賞
耳遂斬之沒其母爲官婢擢樞密院副使翰
林學士承旨累遷至政堂文學體都尚書仍

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五謚孝文為人
體短大世比晏嬰分符杖鉞所至有聲績
聽警博覽強記尤長於范曄漢書一則高文
大冊多出其手

李知命

李知命字樂叟韓山郡人博覽群書善詞賦
工草隸年十八擢第調黃州書記居官廉直
民有飢者盡心賑恤流氓襁負而至後為忠
州判官政如黃州鄭仲夫之漸內外文臣逃

唐書卷一百一十九 五十四

竄無所容州人感知命惠政護之知命獨免
及明宗立以知命有文章德行權尚書右丞
尋除右諫議大夫歷右散騎常侍翰林學士
承旨出按西海又為山北而兵馬使所至皆
著聲績官至政堂文學太子少傅二十一年
卒年六十五謚文平知命為相有古大臣風
再掌機闈以得人稱若趙仲韓光衍李奎報
俞升旦劉冲基皆其所取子唐髦少有詞藻
有父風擢魁科仕至國子司業

庾應圭 實錄

庾應圭字賓王初名元規茂松人父弼以文
行顯質直不阿毅宗朝累官至門下侍郎平
章事修文殿大學士判吏部事王嘗拜宦官
鄭誠為祗候弼論執不署告身王再三諭之
竟不從故終弼之身誠不得拜其剛正類此
謚恭肅配享毅宗廟庭有子五人應圭其長
也性穎悟美風儀時稱玉人善屬文再舉不
第入補內侍驟遷參官持論端方臨事果決

唐書卷一百一十九 五十四

若夙成然同列不敢以年少易之出侍南京
政尚清簡一介不取於人其妻因免乳得瘳
但啜菜羹有銜吏密饋隻雉妻曰良人平生
未嘗受人饋遺豈宜以我口腹累清德耶吏
慚而退遷閣門祗候再轉考功貲外郎鄭仲
夫等廢毅宗立明宗明宗素聞應圭名復召
入內侍授工部郎中使賢表如金告奏應圭
入境帝詔婆娑路不納令有司移文詳問應
圭對曰前王父病嘗耗不治以母弟暗權攝

國事帝曰讓國大事也何以不先陳請詔有司再詳問應圭至帝覽表曰爾國雖小亦知君臣之義兄弟之序乃何廢兄篡位違飾虛辭欺罔上國宜行天討以懲其罪應圭對曰前王不幸有疾子亦不慧故遵先父王遺命讓位于弟耳小國安敢欺罔天子陪臣雖就湯鑊鉞之誅更無異辭不屈帝猶疑之以問宰執丞相良弼奏曰此不可信曉止一子往年生孫嘗有表自陳生孫之喜一也暗嘗作亂現囚之二也今曉不遣使賄乃遣使三也朝廷遣曉生日使賄不轉達於曉乃稱未敢奉受四也是必賂篡兄誣請於天子安可忍也右丞孟浩曰當詢彼國士民果皆難服即遣使冊命帝曰封一國之君詢於民衆此與除拜猛安謀克何異其遣使以詔書詳問王曉遂以不允前王讓位回詔授應圭應圭奏陪臣所獻二表也新王之表何無回詔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臣之職也臣今辱命罪

不容死與其生還本國寧聞身上國聞於天下因不食具服立庭向朝待命晝夜不移二日館伴以聞帝屢使勸食猶不食從者夜密進水漿應圭叱之曰汝亦人耳何行詐之甚邪及五日形容枯槁氣息將絕力不能立數至僵仆帝憐其忠誠遣大臣慰諭曰爾國雖小有臣若此已寢問罪之議將降詔依允汝且就食毋傷生應圭曰宸眷雖厚臣不受回詔何敢食乎受詔之日乃臣續命之辰不食七日帝益憐之授回詔賜御饌幣帛厚慰而送之及還以功擢軍器監兼太子中舍人賜金紫宰相又請歸應圭子孫以勸後來從之後金人每使介往來必問安否一日宮闕災應圭先詣景靈殿抱五室祖真以出又至中書省出國印金甫當起兵欲討仲夫等仲夫等搜殺文臣幾盡一卒執宰相尹贊瞻縛之次縛應圭應圭厲聲叱曰汝賤卒敢辱宰相與郎官乎卒不敢近應圭往見諸將曰未聞

無禮義而能保國家者也且古法刑不上大夫公等有志匡國宜法古先奈何使賤卒縛辱大臣况尹公有將略廟謀若國有大事舍此人不可又多殺無辜必有殃禍諸將曰庚寅之事微公告奏吾屬醢矣乃迎坐禮之遂解鱗矐縛轉殿中監四年趙位寵起兵西都諸城響應王以應圭素有名望命宣諭諸城諸城稍稍效順拜工部侍郎明年又與給事中史正儒往西京宣諭見位寵諭以君臣大義辭意慷慨位寵即上表請降應圭將還西京裨將李仁白明等送之據應圭鞭與語辭頗不恭應圭罵曰汝微卒何得無禮於天使耶仁等拜謝行至生陽驛正儒困且疾請留宿應圭不聽曰幸脫虎口宜速曙亟行至高原洞仙兩驛正儒復固請留宿又不聽翼日入京位寵果遣精騎追至洞仙驛不及憤怒斬其館吏而還是年卒年四十五子禧世襲糖脊坊公子世謙戶部侍郎子頤自有傳

資諒字湛然應圭之弟也莊重寡言毅宗朝文臣大盛資諒年十六與儒家子弟約為契欲併引武人吳光陟文章弼衆皆不肯資諒曰交遊中文武俱備可矣若拒之後必有悔衆從之未幾鄭仲夫作亂同哭者賴光陟章弼營救皆免資諒陰補守宮署丞尋出守龍岡縣諳練吏治摘發如神一方稱之歷任臺閣所至有聲出鎮東北廉按東南無不畏威誓服然濟以恩信故民便之高宗時累拜尚

書左僕射引年乞退與致仕宰相為耆老會事佛甚篤十六年卒年八十子靖敬玄珪皆登第靖珪早死敬玄累遷至諫議大夫嘗掌監試以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為題舉子解題意敬玄誤解以誠信之信有一生前詰是非敬玄怒黜之時人譏之

玄德秀

玄德秀延州人鐵面犀骨有膽略以意氣自高言語夸大人或譏之幼聰悟異常延州分

將軍金輔圭見而奇之，擢至京讀書。大
義善屬文，屢舉不第。有次歸鄉里，則宗四年
趙位寵起，其西京岳嶺以北皆應之。德秀與
其父都領軍，謂州將曰：「昔契丹蕭遜寧侵
我列城，並降而我州獨屹然固守，功載王府。
今位寵包藏禍心，旅拒王命，天地所不容，苟
忠義者可忍從耶？」遂與州將望闕拜連呼
萬歲，閉城固守。位寵遣人牒延州趣之曰：「今
北界四十餘城兵已會于此，獨爾城不至，討
舉銳兵問罪，慎勿聽二三人語宜。」
速赴西都城，中推德秀權行兵馬臺事。德秀
遣州將彥通等三十餘人擒賞牒者殺之。位
寵又牒云：「今發兵者將以救北蕃列城也，列
城兵已至清川江，獨爾城不至，將發兵往滅
之。」於是州人頗洶洶有欲應位寵者。德秀詐
為猛州將吏書，密令城外民投城中曰：「上京
兵十領已踰鐵嶺，自東界將擣西都。凡州鎮
為位寵誑者，不可輕發兵，其各堅守以待。」

之城中人信之，無二心。德秀與其州副使
博文判官安之、彥金、公裕等分兵屯守諸門。
兵馬使車仲走趣延州，至雲巒驛，雲州人殺
之分臺監察御史林擢材、錄事李唐就等，懷
印至延州曰：「兵馬使既死，吾等無所歸，請活
我輩。」於是州人以德秀第宜，有別監龍虎軍
將利厚權行兵馬使事。德秀權監倉使事，
唐就仍為兵馬錄事，遂易置部署嚴兵守之。
安北都護都領姜遇文與三十四城都領致
書延州將吏曰：「上京將發大兵討北蕃諸城，
諸城實無罪，故西京趙尚書惻然欲救吾等，
徵召士馬而貴城獨不至，何也？若有異謀，不
從者當赤其族。」宜率兵赴西京，使無後悔。
州郎將君禹又遣邊孟賁書諭之曰：「西京
使貧率四十餘城及諸寺院僧萬餘兵欲破
貴城，宜慎思之。」速赴召擢材斬孟賁示城外。
俄而西兵來攻城，擢材擊破之。至暮，西兵復
屯城南，呼謂曰：「東北諸城舉兵欲正三韓，獨

爾城不應故舉兵來攻有斬利厚兄弟擢材
唐就等開門出降者將加厚賞不爾必屠之
德秀自南門出擊之西兵遂趣京都至京西
爲李義方所敗乃曰雖不能得志上都延州
以小城久不下不可不討復趣延州圍數重
德秀遣高勇之唐就等急擊大敗之擒殺甚
衆西兵復來攻德秀又出擊大破獲兵仗無
算明年金遣高羅率兵來屯延州境城中皆
懼高羅曰帝聞爾國列藩拒王命獨爾城不

卷之八

從久爲賊所逼勢甚危命予領兵爲援爾等
勿疑單胤素以恩信聞于金人至其陣以實
告之高羅下淚曰帝所聞果信也有急吾當
助之爾等宜勵忠義一心王室遂去諸城兵
復攻延州德秀又擊敗之王拜單胤爲將軍
安北戶長魯文腴爲閤門祗候使居其鄉德
秀爲內侍祗候安北都領宋子清文臣老姜
遇文職賞有差並使居京以安北初附位寵
而後背之也德秀上書請納祗候告身赴

不許尋出爲安南都護副使爲政廉明吏民
敬畏尤惡淫祀禁令甚嚴巫覡不得入境有
吏執女至與其夫至德秀訊之顧謂同僚曰
此豈非女乃男子也同僚笑曰非女安有夫
乎德秀令視果男子也先是巫出入士族
家淫亂婦女其被污者亦羞之不以語人故
所至恣淫穢至是一方服其神明入爲都官
郎中時散貧同正盧克清家貧將賣家未售
因事出外其妻受德秀白金十二斤賣之克

卷之九

清還謂德秀曰子初以九斤買此家居數年
無所增飾而得十二斤豈可乎請還之德秀
曰爾能守義而獨子未耶遂不受克清曰子
平生不爲非義豈可賤買賣貴以黷于貨子
若不從當悉還其直復吾家也德秀不得已
受之曰予豈不逮克清者乎遂施佛寺聞者
莫不嘆息曰今世得見如此人耶後拜吏部
郎中諫官奏不宜授邊城人乃改授兵部郎
中轉司宰少卿德秀妻養母死安告妻母服

事覺効能神宗朝起拜殿中監累遷兵部尚書致仕高宗二年卒

崔均 甫厚 允禮

崔均字幹儒全州人自幼才學出群仁宗朝登第累轉少府監簿時宰相崔允儀奉旨擇文士詳定禮儀均首居其選允儀避疾毅宗遣中人問所欲言者奏曰臣蒙國恩備位將相至於子可立居華顯更無所至為國大用者唯崔均耳王即授閣門祗候明宗立擢戶部員外郎屬內侍尋遷禮部郎中兼太子文學賜金紫金遣使問王即位之故命均為接伴使金使屢致詰隨問辨解無差舛金使服其敏給趙位寵起兵西京均為東北路都指揮使往諭諸城均歷抵登和等數十城回至寶龍驛王遣李景伯權授均禮部侍郎充兵馬副使與兵馬使合擊西京均聞命謂景伯曰吾觀諸城皆與位寵連結懷二心敵兵若至向背未可知然君命可避乎即入和

李居開門納之均與兵馬使大將軍李儀衛史智仁挺被執均罵曰賊帥位寵起自行伍逆天地神人所共憤其覆亡可立待也汝等助其凶惡拘執王人若宮軍雖至汝輩皆為齧粉焉不絕口均儀及幕僚軍僕皆遇害均工草隸文才吏幹俱優未及大用人皆惜之贈禮部尚書後以子貴加贈尚書左僕射子甫淳甫延甫延官至工部尚書甫淳器識宏深少孤力學登第調黃州掌書記政尚清白累遷小府監常典制誥撰賀金主即位表云五馬渡江表晉朝之開新主六龍御極符羲易之見大人金主兄弟爭位惡其逼中書省詰云我聖上龍飛非若晉朝渡江之比何用此語遂罷甫淳職未幾拜吏部侍郎右諫議大夫高宗朝累官至守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卒諡文定

紫實錄于允備允懷允備奉御允懷登科累
轉尚書右丞時崔瑗累世柄國舉朝趨附允
懷獨不至其門金仁俊誅瑗以允懷廉平
爲右副承宣掌史兵部選官至樞密院使御
史大夫

金巨公

金巨公初名子彪北原人性廉謹起自胥吏
入內侍穀宗初右常侍崔誠中書舍人崔允
儀等論巨公及宦者金昂等七人請黜之王

不聽誠等伏闕力爭三日乃從之巨公累官

至知門下省事戶部尚書與崔襄備有隙憂
德而卒爲人美容儀善辭令常兼閣門接賓
客進止詳雅遂至宰輔

韓惟漢

韓惟漢史失其系世居京都不樂仕進見崔
忠獻擅政賣官曰難將至矣挈妻子入智異
山清修苦節不與外人交世高其風致微爲
西大慈院錄事終不就乃移居深谷終身不

返未幾果有契丹之難蒙古兵繼至

列傳卷十二



列傳卷第十三

高郵史一百

苦矣（此處文字模糊，難以辨認）

杜景升

杜景升全州萬頃縣人質厚少文有勇力初補控鶴軍手搏者招景升為伍其勇上將軍文儒賢聞之曰搏賤技也非壯士所為景升遂不往後以隊正充厚德殿牽龍鄭仲夫之亂武人多劫奪人財景升獨不離殿門秋毫

高郵史

無犯明宗初再遷散貨李義方聞其名引為內巡檢軍指諭一日退朝步出泰安門變服亡匿家人尋之三日得北山巖石間問其故云嘗入直恍若夢有數人謀殺已懼而微服遁去俄有數萬人逐之因以此人謂庚寅橫死者為祟也義方聞景升復出喜曰此人世不多有復授指諭遷郎將東北面兵馬使金甫當起兵南方皆響應義方以其從兄郎將李椿夫及景升為南路宣諭使椿夫性暴

虐多殺邑宰景升從容謂曰受命之日以為方鎮構逆州郡響應禍亂連結恐難底定今賴公威靈巨魁已殲先聲所至束手請命雖戮既多請自今皆寬之脫有反狀情迹昭著然後誅之椿夫從之南方悅服使遷椿夫謂景升曰始以公為庸怯乃今知公寬厚謹慎能濟大事向非公策豈惟叛逆未息亦使僕陷於不義因結為刎頸交景升以功拜將軍出為西北面兵馬副使成昌州西京留守

位寵起兵分遣將軍朴存偉李彥功等為位寵所執時景升成旋至香山洞通路驛遇西兵與戰敗之景升至撫州館方盡食西兵千餘人突至景升開館門西兵爭入景升射一人即仆地西兵敗走景升謂士卒曰賊在前不可從舊路乃由徑夜行至一寺解鞍與僧問路僧指之景升日夜兼行八日而至京師元帥尹鐸瞻已出軍王以景升為東路加兵馬副使景升率兵五千餘人至孤山分軍

爲三以左右翼急擊西兵大破之斬首千餘
級至宜州位寵將金州列車城外禦之景
升遷統拔其城擒升斬之傳首于京諸
州鎮稍稍歸附定長二州及宣德鎮欲投女
真景升遣人撫安之及鎮下餘人到定州門
外欲棄老鈔掠景升諭解之女真乃退景升
至孟州西兵據險以拒與李義賁石麟等擊
破之斬四百級並德二州兵奔城走景升慰
居民今按堵撫州堅拒不服雲中兵又至爲
聲援景升分兵擊之雲中兵退撫州遂降時
行營兵馬使及四總管戰不利還京西兵連
路景升迎擊于大同凡二十戰皆捷西兵
大敗景升還至平州王遣知秦希光提鄭
迎勞門及至王曰卿以死許國使究後挫龜
功不細矣然大懿尚存杜援之恥也卿其勉
之仍命爲復軍總管使復進之景升踰鐵關
從耀德寨中路什所至風靡西兵入保連
景升積土城外列大砲攻援之又斬義

領崔敬岩及金猷等英等士卒入城爭取貨
寶景升下令禁止之唯聽取資糧於是西北
諸城皆迎降遂移師攻西京連捷西人負固
久不下軍中以連州爲鼎爲繼器人便之曰
公之計遠矣西兵夜出犯陣燒營門景升全
曰既失矣救之何益因取物投之火益熾明
如毒兵不取入景升思計素著西人多出城
投降者遂與麟破西京擒位寵殺之西京
平餘兵尚在復以景升爲西北面兵馬使
求清礼路處遣使李景伯欲與議軍事遣五
百騎邀之西人設伏狙擊于路騎兵皆潰唯
郎將高勇之等十餘人走免景升已就逸關
驍還入城西人追不及執電吏殺之景伯
與景升不睦戰時不利乃景伯還以石麟代
知西北路兵馬事景升兼處置使金使將還
西兵梗路不得過景升募士卒掩擊殺之王
嘉其功陞上將軍知御史臺事驍還守大尉
參知政事判吏部事務國史掌錄注雖內院

莫敢撓之進平章事封三韓後壁上功世勳
畫工李光弼圖形光弼曰畫法主時畫半像
耳景升燈使具體兩府文武百官就第賀重
房諸將宴賀酒酣各執樂器景升歌守司空
鄭存實吹小管李義旼怒罵曰安有宰相自
同伶人歌吹也乃罷歸景升目不知書時有
一賢題壁自稱玉堂人有人嘲之曰戰將今
爲修國吏不妨醫作玉堂人聞者齒冷景升
與門列奏武目都監所藏判案國之龜鏡都

秩銓亂漸難稽考宜加檢討勝寫以藏後之
又太祖代諸功臣贊定大業厥功卓然宜追
加爵命以示不忘王嘉其奏皆贈爵又爲錄
券各賜其後與義旼同拜門下侍中位在義
旼上義旼在中書大詔景升笑而不答尋加
中書令舊制三品以上每遷級例上讓衣降
詔不允然後表謝上官景升獨曰爲不欲讓
而假人莖外爲禮文吾不忍爲也王移御延
慶宮訛言變生羣下扈駕百官皆依傾四散

景升獨按劍神色何若崔忠獻謀廢王勳兵
市街北議事召景升景升又時將軍柳林相
疑之自刎死遂誅景升于紫微局又流蘇栢
父得我于南甯景升在傳是憤血卒或云
景升有金其奴欲盜密毒之

于學儒

于學儒本州人父邦宰誓力絕人官至右僕
射學儒個儻有氣槩宿衛嚴明兩朝忠謹無
他李高李義方等時作亂議上兵者皆曰在

令舍于公復何人哉遂詣其家謀之學儒曰
公之志大矣然吾父常戒予曰武官見屈於
文官以是無憤乎去之易如拉朽然文官
見害禍及吾輩亦不旋踵汝宜慎之吾父雖
沒言猶在耳死且不從及二李得志謀害之
學儒懼求娶義方妹得免官至月知樞密院
事卒

盧永淳

盧永淳杞縣人既家朝入內侍爲閤門祗候

東北面兵馬使及春州道按察使秦京畿伊
川安峽東州平康東界永豐宣州西海谷州
之境寇盜橫行請捕之王遣求淳及兵部郎
中金莊等捕賊首異雙負衣朴等誅之後拜
承宣鄭仲夫之亂扈從臣僚多遇害求淳本
兵家子且與武臣相善故免官至平章事子
孝敦蔭補官歷任中外累立戰功事有利國
知無不爲熙宗四年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卒
年六十二諡懿貞

趙位寵

趙位寵史失世系毅宗末以兵部尚書爲西
京留守鄭仲夫李義方等弑毅宗立明宗明
宗四年位寵起兵謀討仲夫等遂檄召東北
兩界諸城兵曰側聞上京重房議以北界諸
城率多桀驁欲討之兵已大舉豈可安坐自
就誅戮宜各糾合士馬速赴西京於是岳嶺
以北四十餘城皆應之獨延州開城固守王
平章事尹鐸鑾率五軍擊位寵又隄內侍

禮部郎中崔均爲東北路都指揮使諭諸城
鱗瞻至岳嶺驛位寵遣兵急擊大破之位寵
先鋒至京西義方擊敗之奔還至大同江收
散卒復嬰城固守義方久屯城外位寵擊却
之義方兵獲位寵子卿及將軍禹爲善斬之
傳首于京明年位寵遣兵擊耀德縣時義方
已伏誅王遣殿中監庾應圭給事中史正儒
詔位寵曰朕因臣民推戴奄登大寶于今六
年賴文武臣隣協輔獲守丕基頃有賊臣專

擅國政

多行不義害及中外民怨兵起至於
無知小民殺傷尤多朕甚哀痛其賊臣已從
卿等表奏舉義掃蕩卿等又請降使宣諭嘉
乃忠誠遣使宣諭體朕至意更勵忠誠位寵
上表請降應圭還位寵悔之遣精騎追至洞
仙驛不及不勝其憤斬其館吏而還尋遣左
營郎將徐俊明上表賀誅義方王留俊明於
法靈寺唯放校尉徐惟挺還上京兵圍遼州
數月遼州請救於位寵位寵遣將救之上京

兵從間道擊之斬千五百餘級虜二百五十餘人又擒擊于泰園斬七百餘級虜六十餘人時毅宗猶未葬以位寵聲言義方弑君不葬之罪乃發喪葬禧陵將軍朴存義奉使在雲中道每誘納釜之事雲中人應位寵遂斬存威麟瞻攻西京位寵食盡至陷人屍時出挑戰麟瞻堅壁不出位寵遣金存心趙規如金奏義方放弑之罪存心中道殺規來泊禮安江王遣中使迎勞拜存心內侍閤門祗候

其軍將六十人職賞有差位寵聞之殺存心妻子位寵復遣徐彥等如金上表曰前王事非避讓太將軍鄭仲夫郎將李義方弑之臣位寵請以昌嶺以西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內屬請兵助援金主執送彥等東京路都總管府牒寧德城云西京留守趙位寵三次遣使九十六人齊告奏表文等事今勘得所遣人徐彥等狀稱大定十年八月前王遊普賢寺大將軍鄭仲夫郎將李義方等執前王及子

孫送海島立前王弟翼陽公爲王飾以因病讓位上表大朝大定十三年仲夫等遣人殺前王及子孫官僚等大定十四年位寵上表請王誅仲夫等今年正月王下詔諭賊臣等已誅復有仲夫子筠殺義方等不告國王領兵二萬餘人攻西京相戰至今未決諸酋今年六月位寵與北界四十餘城欲屬大朝遣義州都領崔敬若等賫牒遼速路總管府公文至義州關門爲鄭白臣等所殺又筠等軍

馬遮路以此遣大使金存心趙規等各三十餘人泛海來奏不知消息節次再遣彥等其欲屬大朝及請兵問罪等事委是端的欽奉帝命位寵陳乞事則非大國所容將彥等付彼國施行其彥等衣甲諸物差官交割六年位寵使人詐爲居士服請兵於西北州鎮至靜州被執位寵與上京兵戰佯贖走上京兵逐至龍興德部位寵回兵擊之上京兵死者甚多麟州人康夫稜升鄭臣等殺防守將軍

蘇允和王遣內侍懷雀存往諭之未幾夫
等又殺義州分道將軍尹光輔防禦判官事
唐升以應位寵位寵遣人署諸城台臺官
州都領中郎將洪德謀執位寵所遣人以拒
夫等袖刃至德家欲害之德伏兵於門斬之
鱗瞻攻西京通陽門後軍總管杜景升攻大
同門破之城中大潰遂殺位寵函其首來獻
巢于市又執送位寵妻等

房瑞鸞

房瑞鸞宣州鄉貢進士趙位寵起兵西北諸
城皆附瑞鸞謂其兄孝珍得齡曰位寵脅誘
諸城土豪偽署官職今收兵赴西京吾曹亦
與其中吾婦翁尹仲瞻以兵馬判官在從兄
鱗瞻麾下壻攻婦翁情所不忍况位寵所謀
不軌終必自敗兄宜熟計孝珍等然之夜密
誘州人曰位寵始以誅賊臣為名故諸城饗
應稱兵向闕及至郊畿交鋒輒敗官軍追擊
僵屍相枕欲收餘燼復謀旅拒氣勢已沮不

十一

可復振兩恃者惟險固耳若王師一朝拔西
京移軍臨之闔城必為齏粉且位寵之志不
止討賊若不改圖恐為同惡流禍後世今欲
率先倡義去逆効順於諸君意何州人皆諾
有都領郎將義儒受位寵署為將軍獨不可
孝珍狙射斃之即遣人告義州義州人亦殺
位寵所置將景綽等以應遣人賁首從開道
飛報行營諸城聞之皆罷兵事聞王嘉之賜
孝珍爵散貨瑞鸞以同正屬內侍得齡留本
州為戶長未幾州人嫉孝珍獨受爵遂殺得
齡及其母

朴齊儉

朴齊儉明宗時以大將軍為西北面兵馬使
趙位寵既敗餘眾復聚分軍為三有思進執
端進國者為中軍行首戒訓為指揮金甫為
前軍行首光秀為後軍行首散居嘉渭泰連
順等州山谷首尾行劫大為民患焚慈肅二
州屠妙德香山諸寺王遣兵討之屢戰失利

齊儉始至營與錄事金重甲謀部分諸校發興化軍中道兵為掩襲計賊依阻山林無定居諸郡人又多為賊耳目軍中勅靜輒先知之戰始交輒敗北士卒氣沮逗留不進裁留五百人為聲援引還賊乘勝攻寧州靈化寺驅僧為兵進攻遼州賊勢轉盛然其遊寇日久閭閻無塙壁者劫掠既盡大城皆堅守未易猝拔由是漸就飢窘謀欲降齊儉聞之遣人招誘諸屯賊相率來降齊儉每見降者

拊循之曰汝等亦皆吾赤子開倉賑之爾凡六百餘斛乃聽其所欲分處龜連等州使之安業給光秀等傳騎送京王以光秀為校尉金甫攝校尉遇進帳端戒訓為隊正獨遣兵盡擒斬之龜州別將東方甫等十七人與賊交關往來皆誅之齊儉後知御史臺事其子孫光年少輕薄初補權務氣驕過事紹膺妻見於屏有持蠶者求之不與孫光獻

辱之紹膺妻大怒率僮僕持刀杖至齊儉家呼噪欲殺孫光葆光及家人皆逃匿紹膺女婿慶大升弟也紹膺妻憑慶勢訴重房重房奏葆光道辱宰相妻大無禮宜置於法事下重房治之葆光竟不出齊儉坐免歷抵諸將家乞憐諸將哀之請復其官王許之

奇卓誠

奇卓誠字州人美容儀善射御初補校尉毅宗好馳馬擊毬擢為牽龍常在王側善事權

貴驟遷衛將軍明宗初累轉叅知政事趙位寵起兵卓誠為副元帥禦之及還判兵部事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有金平者少有文名金甫當之亂妻父韓彥國被戮平携妻子隱於昇平郡及卓誠秉政以平有才擢為直史館卓誠貪財賣官由是賢者屏跡議佞競進家臣高忠金李仁齡皆蔽賢鄙惡聲遠播九年卒廣平宮久廢無主卓誠欲請平居之其妻諫止之不聽居數月而死後王

論討位寵功贈推忠協謀佐理同德功臣守
太師門下侍中圖形閣上

洪仲方

洪仲方起自行伍鄭仲夫廢毅宗立明宗仲
方與有力驟拜大將軍性審直不阿每面折
人過王器之人亦倚重時武散官檢校將軍
以下散貨同正以上聚議欲奪處東班權務
官重房臺省畏衆口莫敢誰何仲方獨曰國
家設官分職唯卿監外武臣不兼文官自庚

十五

寅以後吾儕得處臺省布列朝班校尉隊正
許著僕頭西班散職差任外官固非先王之
制若又遽奪權務官其如東西定制何吾寧
死不從議遂寢於是西班散職群聚於路每
見達官控訴不已一日遇仲方遮道慢罵仲
方攘臂跋馬排突至重房曰吾今日幾死矣
下之陵上至如是耶乃密謀捕首謀者四五
人配島又流其黨十餘人時議尤重之累官
至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掌外官長使之職進

遣子奪惟憲而忍又嘗嬖妻嗜利者附之爭
納賄賂九年卒

慶大升

慶大升清州人父珍中書侍郎平章事大升
膂力絕人早有大志不事家產年十五蔭補
校尉累遷將軍珍性貪鄙多奪人田及卒大
升悉以田案納選軍一無所取人服其清明
宗八年清州人與州人係京籍而退居者構
隙捕殺幾盡其黨之在京者聞之欲報仇矯

旨募死士向清州王遣將軍韓慶賴等進止
之不及與州人戰不克死者百餘人時大升
與大將軍朴純弼爲本州事審官以不能禁
制見罷牧副使趙溫舒亦罷大升嘗憤鄭仲
夫跋扈謀欲討之以其事艱大隱忍未發會
仲夫子筠潛圖尚公主王患之大升銳意討
仲夫畏其壻宋有仁未得聞及有仁斥逐文
克謙韓文俊大失人心朝臣皆側目牽龍許
升有勇力爲衆所服薦賞之升及隊正金光

車復翼又皆大升所善九年大升謂升曰我欲去此徒汝能從之事可成矣下諾之大升曰藏經會畢之夜宿衛之士必皆困睡吾令死士三十餘人伏和義門外汝先殺鄭筠於內以端望爲約則我發伏應之夜四鼓升入筠直室殺之遂發嘯大升率死士踰宮牆入殺大將軍李景伯指諭文公呂所見輒殺宮中呼鋒刃交接王驚呼大升至寢殿外大聲曰臣等衛社稷請上無恐王出御宮門召大升等手賜卮酒以慰之大升因請發禁軍分捕仲夫及有仁父等仲夫等聞變逃匿民家悉捕斬之梟首于市王呼大升問曰欲以筠承宣之任授卿大升曰臣不識字非所敢望王曰非卿則誰可者吏部侍郎吳光陟何如對曰承宣出納王命非儒者不可光陟雖稍知書然亦武臣恐似鄭筠王嘿然大升知光陟必年承宣惡之大升族兄將軍孫碩素與光陟有仇謗大升弄殺之遂分捕四家之

黨將軍金光英指諭后和龔連中郎將宋得秀奇世貞等殺之朝士詣闕賀大升曰弒君者尚在焉用賀爲李義旼聞之大懼武官或宣旨曰鄭侍中首唱大義沮抑文士雪吾曹累年之憤以張武威功莫大焉今大升一朝而尸四公孰討之耶大升懼招致死士百數十人留養門下以備之號都房爲長枕大被令輸日直宿或自共被以示誠款未幾辭職家居然國有大事必就關決大升自去鄭宋以來心不自保常令數人潛伺里巷偶聞飛語輒拘囚鞫問累起大獄用刑深峻時京城寇盜多起自稱大升都房有司逮捕囚之大升輒釋之由是公行奪掠無畏忌大升門客殺一良家子於路有司捕之欲治大升力數得免升光立等恃其同功偃蹇自肆陰懷惡少又昵侍東宮寢卧後壁歌吹徹夜旁若無人大大升忌之召升于其第斬之道見光立殺之以兵自衛奏云升等縱恣非唯欲殺臣且

圖不執事追不暇奏聞已誅之王命近臣慰諭之宰相以下皆就第或致書而賀大升稍自安罷其兵衛十一年前隊正韓信忠蔡仁靖朴致純等謀作亂今史同正大公器知之以告大升大升自王捕鞠之辭連石和及別將朴華汪薄李敦實乃流信忠仁靖敦純等于島貶和南海縣令華河山島勾當使流敦實于廣州王內忌大升外示優寵日賜珍羞服玩奏請無不曲從故人多趨附然非有學

十九

識勇略者大升輒拒之武官皆畏其威不敢縱肆十三年大升忽夢仲夫握劍叱咤因得疾卒年三十及葬道路莫不哀哭初大升之討仲夫也牽龍金子格有力焉大升愛之俾領都房大升卒都房歛錢以葬將散復聚飲子格誣告曰大升都房往往復會者將為亂也王素忌大升命重房捕之使大將軍鄭存實吳淑等治之苟名在都房者悉捕之其或逃匿縛其父母妻子及族黨困苦之匿者自

出或自刃死凡得六十餘人復諭存實等嚴加拷掠窮索其黨又令內官伺用刑苛緩於是捶楚甚酷並流遠島多死于路存者不過四五人光陟父挺嘗為郎將西都之反仁宗命挺贊詔密諭諸城挺藏詔衣中徒步間行被邏卒執繫獄有一醜女食之挺德之約為夫婦遂生光陟後挺累官至尚書以老致仕妻無子乃召光陟為嗣光陟補牽龍隊正喜與儒士遊不好武毅宗末為別將牽龍行首

二十

與李義方有素拜千牛衛將軍改金吾衛將軍吏部侍郎明宗欲授三品職光陟曰臣年少拜四品又兼吏部於臣足矣遂辭出為楊忠州道察訪使時孫碩父為水州使性貪鄙侵漁無厭百姓苦之碩懼就光陟求哀光陟不聽竟劾罷之碩由是與光陟有隙遂誘大升殺之

陳俊

陳俊清州昌陽縣人有勇力起行伍積勞拜

衛將軍戍北界成將例不得著正角樓頭獨
俊著之知兵馬事梁升庸禁之不從劾罷之
起爲大將軍明宗累拜知樞密院事進參
知政事判兵部事九年卒性質直頗得時譽
王亦器重庚癸之亂文臣家賴後全活者甚
多時人謂有陰德後必昌孫凝漢溫皆登第
有文名是官至御史大夫漢選直翰林院以
右司諫知制誥知公州卒善爲詩詞語清
麗少與李奎報齊名時號李正言陳翰林

二十一

崔世輔

崔世輔系本寒微不解書毅宗時以禁軍充
隊正丁亥流矢之變以世輔在側疑之流寓
海後武人得志召復舊職明宗初累拜同知
樞密院事十四年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兵
部事上將軍有人訴重房曰修國史文克謙
直書毅宗被弑事弑君失天下之大應宜令武
官兼之使不得直書克謙聞之懼密奏王王
重違武臣意然惡其非舊制乃廢世輔同修

國事世輔擅改事爲史由是毅宗實錄脫略
多不實克謙嘗於驪史堂戲世輔曰儒官之
爲上將軍自我始武官之同修國史自公始
相與一噓時崔連金富亦以將軍並爲禮部
侍郎武人兼儒官自三人倡十九年世輔代
克謙判吏部事性貪汚視賄賂多寡爲升黜
財累鉅萬尋加特進守大師二十三年卒子
斐奕容儀爲東宮指諭太子嬖婢在宮垣內
擲橘挑之斐遂私之事泄王欲置諸法賴李

二十二

義政營救獲免太子逐婢婢爲尼斐猶通焉
崔忠獻數其罪流南裔初世輔構第遍一坊
四面各置第宅爲子孫計未久家門盡滅

朴純弼

朴純弼門地賤微挺姿表異躋進止言語
爲人所推許毅宗時以中禁軍入衛頗勤恪
始補勇爵明宗立遷左中禁指諭時武人乘
政文臣殲盡簿書雲委純弼獨能操筆終始
無怠以功授大將軍號今軍府自是不淹旬

日踐歷華要至兵部尚書純弼直東宮之旁
大營私第太子自王曰術人以爲朴尚書
於東宮爲月建方不宜營造臣力不能禁請
上禁之王曰朴尚書必不聽我言但汝修實
以消厄患聞者莫不憤嘆後拜樞密院使曹
元正之作亂也純弼當直逆知之移病以進
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十一年以叅知政事
卒

李英措

李英措初名寵夫高令郡人家世微販魚
小充邏卒性殘忍喜禍鄭仲夫之亂附李
方李高恣其兇暴世之言殘虐者必曰寵夫
慶大升用事誅戮兇黨殆盡英措畏縮及大
升卒復橫肆驕遷刑部尚書漁奪無厭以致
家富屋宇耽耽人見之曰夥嘗求使于金公
路需索郡縣奔走賂遺萬計械聲四達金人
見之曰汝向爲義州戍卒州人皆呼爲獸心
人汝國無人俾汝拜高官銜使命耶所至

恒爲不禮及還詰其子曰汝輩免使異國幸
矣轉兵部尚書疾篤在告會有武選力疾而
出尋死

白任至

白任至監浦縣人業農初以曉勇被選至京
宿屋居貢薪自給毅宗選充內巡檢軍扈駕
出入不離左右以勞補隊正鄭仲夫之亂武
人得志遂宗朝累遷刑部侍郎妻具
酒饌盛饗從訪舊債家嫗嫗驚歎曰夥汝之

二十

福也轉大將軍兵馬副使有養賢庫記官嘗
借庫銀器遺事寄郎將李允平家過數日記
官取器不返其妻候之聞有寵屍在路旁往
視之叩其夫也妻意必爲允平所殺訪有司
治之允平不服久繫獄以賂免拷掠允平家
人及記官親友被拷訊死者數人國人皆曰
允平實殺記官法官故緩之允平聞而告曰
予實無罪國人皆指予爲言勢不可遁請納
家貲贖之公華久未決時中軍閱戰馬有注

薄同正趙英仁者鞍馬服飾極鮮華求籍神
騎班任至曰英仁家素貧今暴富有由執送
法司英仁恃其無顯迹略無懼色俄有一僮
來告曰我英仁家僮也主與記官素親一日
記官寄銀器到家主貪其物毒殺之吾母適
在前主恐事洩并殺瘞後園以滅口銀器亦
埋某地我欲告法司復離恐見害未敢耳有
司徒擬之皆得任至後拜刑部尚書遷知樞
密院事嘗以私事謁王引入內殿優禮以違

舊制大臣非國家大事不詣君門臺諫不効
任至時議譏之二十一年以知門下省事卒

李俊昌

李俊昌明宗時為刑部侍郎有男子夜投匿
名書于壽昌宮門巡檢官捕得之乃譖俊昌
兄弟也王性柔弱事皆決於諸將但領之而
已諸將信其書乃欲誅俊昌等正聞之召大
將軍鄭邦祐貴曰自癸巳以來無辜多見害
予不能救咎實在予今俊昌等若謀不軌然

必顯告豈夜投匿名書乎由在男子諸將何
欲誅俊昌耶諸將拷問男子果服其誣流遠
島蓋怨俊昌嘗奪其田也後拜太僕卿俊昌
母睿宗宮人出也宮人本賤雖舊例宮人子
孫限七品雖登科者至五品俊昌至是拜三
品臺諫長縮無敢言者官至樞密院使卒

崔忠烈

崔忠烈明宗時拜司宰卿神虎衛上將軍累
遷同知樞密院事與院使李光挺副使文克

謙等奏燃燈會舊用二月望近因聖考諱明
改用正月有乖先王之意今三光告異二氣
不調恐或由此縱不設會作樂請於二月望
令公私隨宜燃燈從之忠烈又建議八關會
百官果衣與中禁軍衣飾華侈無制請禁之
從之尋以星變乞解職不允進中書侍郎平
章事太子少傅判刑部事舊制燃燈八關必
遣宰相至西京攝行齋祭自甲午之變西京
有事詔停遣使後只遣王品官忠烈利其賄

通奏曰先王遣宰相為使盡重京也乞依
舊制王拂知其意遣忠烈如西京行八關會
及還多受賄賂輜重至三十餘兩十二年卒

鄭世裕 叔瞻 妻

鄭世裕河東郡人明宗時為西北面突馬使
歟民財貨數獻內府王遣其子叔瞻賁手詔
獎諭世裕還請授其子允當銓曹允當年少
無知乃授吏部貧外郎世裕累官刑部尚書
時叅知政事上將軍文章弼等諸將軍勳

鄭世裕

十七

世裕嘗在西北面歟民蠶絲及珍玩之物詐
稱貢獻驛輸其家又在尚書省署永州吏崔
安戶長公牒已成世裕納水州吏崔少賂改
求為水安為少以其牒給少事覺法當流以
計獲免今為刑部先坐衙同列有後至者輒
當逐之專權自恣舞文弄法視賄賂多少
出入人罪請流遠島以戒後人制從之國人
大悅後隊正李金大上變告世裕謀不軌乃
流世裕允當叔瞻于南甯

叔瞻累官樞密院知奏事高宗初叅知政事
金山王子兵闖入北鄙叔瞻為中軍元帥行
至興義驛軍中自驚奔還屯國清寺號令不
行部伍無紀律人皆失望從軍僧徒謀殺崔
忠獻忠獻捕鞠之辭連叔瞻乃罷還叔瞻以
忠獻子怡為壻恃勢頗驕橫大起第宅三四
區彌滿數里及為元帥多受軍卒賄放遣之
常語軍中曰崔忠獻斷喪王室自招寇賊反
遣我討賊諺所謂人則食鹽我反飲水者也

鄭世裕

十八

至是忠獻欲殺之賴怡營救流河東後拜平
章事兄右僕射種亦合剌奪占人田又不能
正家妻妾無分乃降授工部尚書叔瞻子晏
晏初名奮性聰慧少登第陰陽算術醫藥音
律無不精曉出倅晉陽以母老辭歸養河東
怡愛其才奏授國子祭酒晏見怡專權忌克
欲遠害退居南海好佛遊遍名山勝剎捨私
貲與國家約中分藏經刊之事佛太煩一方
厭苦晏既退猶恐及禍養怡外孫為子以取

媚又諂事權貴好奢侈第宅器皿極其華麗
崔沆秉政召知門下省陞叅知政事一日與
門生郎將林葆內侍李德英威州副使石演
芬論時事曰人命至重崔令公何殺人乃爾
後德英演芬會葆家飲復稱晏語嘆曰恩門
之言誠是葆妻兄家奴聞之訴于沆沆與晏
素有隙欲收人望外雖禮貌內實猜忌至是
大怒曰鄭公本有異心誹謗吾事其將構亂
乎遂籍其家流白翎島尋遣人沉殺之

鄭國儉 李維城

鄭國儉明宗時屬內侍爲大府少卿八關會
賞賜宰相花酒稽緩叅政宋有仁怒不受國
儉以此被劾削禁籍後附有仁復爲內侍國
儉家在水精峯下峯路幽僻高險惡少五六
人常聚其峯見婦人有姿色者必劫亂之至
奪其衣物一日國儉見一婦人盛飾著紫襖
由峯路下架紫婦人盛飾以緇帛爲之所以
蒙頭掩面者賊也而劫亂從解皆散國儉不

能忍視遣女壻內侍李維城令同正崔謙率
家僮捕之獲三人囚大理乃大將軍李富錫
姪及權勢武官子姪也請謁交午法官欲不
治刑部貧外郎趙聞識獨抗議訊鞠杖殺時
議快之國儉累官吏部尚書轉御史大夫惡
銓注冗雜罷南班假充者十餘人臺綱稍振
進叅知政事神宗六年卒維城大將軍幹之
子交友以信遇事剛果按全羅守漢山皆有
聲績累拜左常侍王濬明之被禍也其弟正

鄭邦佑

鄭邦佑起自電吏明宗朝累遷大將軍知御
史臺事以賊系拜臺官人皆笑之出爲西北
面兵馬使重房奏昔陳淑嘗爲其道兵馬使

介佑以電吏從行北蕃吏民尚有記其面者
今若出鎮人心不服徒示國家無人也請勿
遣王從之後復為兵馬使臺諫無有言者弗
佑公廉率法威惠並施一方畏服

丁彥真

丁彥真神宗五年為大將軍時慶州人諱履
密遣郎將同正裴元祐往將軍石成桂所
古阜郡說曰高麗王業幾盡新羅必復興以
公為主沙平渡為界何如成桂俾喜留元祐

于家潛告郡守惟貞惟貞捕送按察使以聞
誅之慶尚道按察使池資深奏慶州賊請降
不必發兵崔忠獻怒以大將軍金陟侯為招
討處置兵馬中道使刑部侍郎田元均副之
大將軍崔匡義為左道使兵部侍郎李頤副
之攝大將軍康純義為右道使知開門事李
維城副之趣發兵往討賊聞之集集雲門山
及蔚珍草田賊分為三軍自稱正國兵馬誘
脅州郡陟侯師老不戰使賊勢日盛明年徵

陟侯以私騎還京遣彥真代之盡留勦罷陟
侯職賊入基陽縣匡義帥兵急擊殺獲甚多
忠獻奏遣中使實詔賜藥以變之彥真既至
因祈恩詣城隍祠密以捕賊之謀授觀一日
賊徒郎頤利備父子至祠潛禱觀給曰都領
舉兵將復新羅吾屬喜之久矣今幸得見請
獻一盃邀至其家飲之醉遂執送彥真賊掠
杞溪縣維城進兵擊之賊魁李佐乘高望見
將適將軍房秀精率二子先登奮擊士卒乘
之斬一千餘級虜二百五十餘人彥真又遣
陳正咸延壽唐淑清往雲門山誘李佐使安
棄不聽賊副屢目延壽延壽知其意出持劍
入擊李佐李佐奮起淑清擊斬之傳首于京
賊麾下欲刺延壽等賊副呵禁之得免匡義
執太白山賊魁阿之械送于京獲死獄中匡
義又奏興州淳石符仁等寺及松生縣雙岩
寺僧徒謀亂命兵馬使鞠之配島又明年忠
獻以匡義願純義維城等平東京功最多奏

本先還並加爵秩僚佐以下賞賚有差彦直
元均等還忠獻奏曰賊未盡除宜留中軍判
官朴仁碩為按察使平京兵二百鎮之仁碩
擒餘賊金順等二十餘人追車甫經以聞王
命經為門下加八品職高宗二年彦直以知
門下事卒

列傳卷第十三

列傳卷第十四

高麗史一百一

置義兵軍制書章最在後如 經義錄書義成均奇成臣鄭麟筆
謹

閔令謨

閔令謨黃驪縣人父懿戶部員外郎令謨少
好學仁宗朝登第累遷吏部員外郎明宗在
潛邸夢一宰相出自廣化門騶從甚盛有人
曰此公之宰相也及即位令謨以刑部侍郎
掌南省試至放榜王見之與所夢者肖始有

大用之志不次遷擢授樞密院副使後判兵
部事御史臺劾兵部銓注失當令謨上章自
列中書門下及重房反劾御史臺合司乞罪
王敦諭皆令出視事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轉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太子太師令
謨性怯訥少虧操履及典政柄請謁公行銓
注猥濫十三年乞退二十四年卒年八十謚
文景初令謨赴舉所作賦失律同知貢舉李
之氏欲不取知貢舉崔濡曰是篇落落有不

凡之氣宜署榜尾他日濡謂令謨曰爾賦雖不中律然其辭有遠大之氣爾宜勉之後令謨掌銓注擢用濡孫祗元祗權令謨是裴氏婦為柳益謙妻令謨微時益謙已居顯秩有相者相裴氏兄弟曰兄當享富貴弟則薄命婦以其夫通顯不以為然後益謙死於鄭仲夫之亂令謨果登冢宰益謙妻寒窘常資兄以生子湜公珪

湜登第籍內侍神宗初為右散騎常侍同舍

起居舍人張允文謂諸郎曰門下錄事及掌後官迹日私辦直宿郎舍承宣供億競事豐侈從人假貸及拜參補外科歛於民以償償恬不為愧冒進者或以參外補外預聚歛以為他日計故吏皆貪汚鮮有廉謹若除直宿官供億但供燃燈八關宴會則糜費太賦然後可責吏清節宰臣郎舍皆以為可獨湜與諫議李桂長執不可議遂寢四年卒性豁達有大度雖貴顯視故舊無貴賤一如平日

人以是多之明宗墮土僧小君洪機等招權納賂朝士爭附獨湜不往其弟曰兄盍往焉湜曰亦吾志也一日弟請與俱往酒酣忽曰虹沙彌輩敗國家第焉然流汗蓋以虹一端接地一端屬天喻小君王子而母賤也湜之放曠多類此公珪官至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判兵部事

宋詩

宋詩見州人少聰悟毅宗時登第累遷閣門

祗候鄭仲夫之亂以不忤人免害明宗八年為御史中丞仲夫家奴犯禁訂捕治之仲夫怒遂罷其職尋授衛尉卿右諫議大夫舊制以義州為兩國關門使价往來文牒出入皆由之必擇文臣調之其分道官亦以常參官有名望者遣之自武臣用事成邊將軍皆帶兵馬之任為分道故昌朔二城皆以將軍委之義州則以文牒交通須有儒士兼置文武二人由是州人困於供費及詩為西北兵馬

使州人訴曰吾邑本北鄙殘鄉今文武分道
並住一城供費不給丁數年邑其丘堂矢請
馳奏以便宜分管數城斯然之具奏請以文
為義州分道隸靈州威遠鎮武官為靜州
分道隸麟州龍州制從之諸將軍聞之相謂
曰此欲因以奪武臣權也大怒請王斬訖王
驚駭親諭解之遂貶訖巨濟縣公識者曰晉
政多門魯分三家以至敗滅春秋識之今重
房制事將軍房沮之將軍出議郎將房沮之
互相矛盾政令之發民不適從况刑殺人主
之柄而臣下擅之自討見貶救民革弊之言
無聞矣復拜諫議大夫衛士言太白犯上將
武官必有厄於是武官欲移災文官將軍李
時用等三十餘人詣闕構訖及右司諫崔基
厚直史館王許召等六人罪請流王雖知無
罪然柔弱無斷竟從其請並流遠島人多冤
之時用等猶慮未足以厭勝追論中郎將金
子格嘗助慶大升踰入宮牆之罪亦流于島

時御史大夫文章弼屢以太白犯上將執法
請上表辭職既而太白退舍既速而訖又當
其災故章弼復就職然尚懷疑每出入立喝
道于馬後不欲當執法位其誣天如此久之
王念訖非罪見謫召還將復用朝論未諧不
果十七年以判禮賓省事致仕居數歲疽發
背卒年六十七

金光中 帝

金光中登第毅宗時稍遷給事中為西北面
兵馬副使有島在麟靜二州之境二州民嘗
往來耕漁金人乘閒熬牧因多居焉光中欲
復地邀功擅發兵擊之火其廬舍仍置防戍
屯田後金莊奉使如金金主讓之曰近稍有
邊警爾主使然耶若邊吏自為則固宜懲之
莊還奏王命歸其島撤防戍光中累官至諫
議大夫秘書監嘗愛驅使朴光升與衣食高
之請於人補隊校鄭仲夫之亂光升引光中
匿人家密告害之後光中子聯為順安縣令

會裴純碩徵兵帶鐵軍以應聞光升為祭告使來先遣人捕光升父子於蔚州又執光升俱至順安令父子相見先殺其父謂光升曰哀汝父子乎光升曰然無曰愛父一也奈何肯恩殺吾父子乎光升無以對遂斷其臂置軍中歷數縣然後殺之

安劉勃

安劉勃明宗時累遷侍御史藏經道場叅知政事宋有仁行香祇候崔永濡以贊引後至

臺監御史欲劾之永濡請劉勃曰平已乞叅政得解願勿奏劉勃曰我未識叅政意事須聞奏第君白玉寢之耳永濡叱王弟僧冲職以聞五曰此小過可赦叅政怒何宜告諸叅政劉勃後拜吏部郎中吏部點入仕者姓名以奏號曰點奏於是入仕者必賂白金數斤為贊自判事至今史習以為常競占下點曰某某皆自我出也唯劉勃毅然不點曰我無所知世服其清官至國子同業卒

崔汝諧

崔汝諧慶州人性寬厚才學淺短登第補蔚州通判不閑吏事無所可否但署紙而已初明宗為翼陽公汝諧為其府典籤一日夢太祖授笏於明宗明宗受之坐御床汝諧與百僚賀覺而奇之以告明宗曰慎勿復言此大事也使上聞之必害我汝諧遂歸心焉後倅羅州求名果海脯厚餽於府明宗深感之及即位汝諧貢表至京隨例赴朝王不之知也

陸辭曰獨詣禁門因宦官以奏王始驚曰崔典籤來矣朕不肖也引見甚慰籍之令留待命乃拜左正言知制誥不數年歷侍御史實文閣待制年已七十矣奏曰吏部減籍臣年今實滿七十例當致仕王曰吏部錯書天使然也勿復有言驟遷議大夫國子祭酒掌監試士林竊笑拜樞密院使左散騎常侍謝表云西垣備職寔知此日之恩榮北闕朝天始信當年之夢感因乞骸骨時年七十七特

授政堂文學仍今致仕卜六年卒年八十六
輟朝三日諡文貞

崔遇清

崔遇清忠州吏仁宗朝登第調進禮縣尉
宗在潛邸遇清為府典籤及即位以舊僚
任累歷臺諫趙位寵起兵遇清以兵馬副使
從軍禦之及還擢國子祭酒左諫議大夫
出為西北面兵馬使時靜州都領純夫郎將
金崇等屢謀逆朝廷姑息不即討遇清誘州

人斬純夫等王下詔褒之超授判尉衛事進
樞密院使翰林學士承旨乞骸骨加守司空
左僕射致仕十四年卒遇清歷任中外有聲
績然性癡闇年至七十二乃乞退時人譏之
子沆謙

王珪

王珪字叔玠初名承老侍中剛烈公冲之子
太祖從弟寧海公萬歲七世孫也年七歲為
東宮學友性溫雅敏厚養容儀有器局未嘗

以言怒妄加人初授軍器注簿同正門下省
以幼駁之毅宗曰其父有佐命之功豈可拘
常例耶累轉兵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鄭仲
夫之亂珪乞告觀母故免明宗時留守南京
有亭政珪娶平章事李之茂女之茂子世延
以金甫當妹壻死於其亂李義方欲并害珪
圖其妻索之匿焉珪遂奔舊室義方死珪復職
見珪悅而通焉珪遂奔舊室義方死珪復職
奉使如金靜州中郎將金純富嘗欲殺郎將

用純用純逃至京及珪還至靜州純富等以
珪為權臣壻欲劫留為質請誅用純因謂珪
曰公衣冠之族今背舊室托婚權門以圖苟
活名義已虧將何顏與士大夫共立於朝乎
珪縮瑟無以對頗義州分道王度諭解之乃
脫歸神宗朝拜御史大夫進參知政事累拜
門下侍郎同中書平章事年六十四有微疾
乃曰知足不殆遂上章乞退杜門懸車優游
自適世稱耆英以珪為首高宗十五年卒年

八十七輟朝三日謚莊敬

車若松 奇洪壽

車若松父舉首直史館若松與其兄若椿俱幼舉首曰若椿當以文藝立身可勸學若松武才著名若椿果登第仕至兵部侍郎若松出身禁衛明宗時由郎將拜將軍重房奏自庚寅以來武官皆兼文官而內侍茶房獨不得兼請許兼屬王以若松等四十三人皆兼內侍茶房武官兼屬自若松輩始神宗初拜

樞密院副使進守司空叅知政事若松與奇洪壽同入中書省上訖若松問於洪壽曰孔雀好在乎荅曰食魚鯁咽而死因問養牧丹之術若松具道之聞者曰宰相之職在論道經邦但論花鳥何以儀表百寮若松後拜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中書平章事卒若松畜妓生二子長入國學補服膺齋生次入流品崔忠獻陰嗾御史臺奏屬伶官限七品又削學籍

洪壽字大古幸州人少善書工文及壯從武班歷事明神熙三朝官至特進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以吏部掌銓選讓于忠獻引年乞退琴書自娛卒年六十二輟朝三日謚景懿

鄭克溫

鄭克溫全州尚質縣人父元寧大將軍克溫初調良醞今同正召入內侍以征西功授金吾衛散貧累轉將軍得士卒心時國家討南

賊克溫以所領軍赴之益訓練遇賊輒擊敗之俘獲居多入為大將軍歷御史大夫知門下省事進叅知政事高宗二年卒輟朝三日謚翼烈性溫仁謹愿不露圭角凡所莅惠得宜當時無赫赫大名及去皆有遺愛無子配享康宗廟庭教曰卿昂驢毓粹崧嶽降精氣雄韓信之登壇早紆將印略邁張良之借箸密轉軍籌當寧考之承高掌中樞而佐命暨叅大政逮事寡人故及見廟之平生真可

謂古之遺直朕曩遭憂變深軫衷傷地隔九天雖未還於仙馭禮終三載將入奉於宗祊顧侑位之難虛與群僚而迺議當代之佐未必乏其人焉衆論所歸固無易於卿者爰舉追崇之典俾躋與享之聯朕將嘉乃丕績誓萬世之不忘卿亦相我先君佑三韓之永固

柳光植

柳光植全州人風儀瓌偉清儉節欲沉重寡言蔭補良醞署令同正出倅靈巖政尚清嚴

吏畏民懷累遷叅知政事揚歷中外皆有聲績高宗八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逍遙自適世稱壽富雙全卒輟朝三日謚戴肅子凝韶韶性剛亢少許可不事產業官至平章事子能爲寶文閣待制諂事崔誼弄權歛怨及金俊誅誼能亦被誅韶憂憤成疾卒謚莊定人譏之曰生不教死無益

權敬中

權敬中登第補博士嘗學神仙辟穀之術李

奎報作詩貴之高宗朝累授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與奎報俞升旦等撰明宗實錄分年兼筆敬中議曰臣所編四年之閒記災異者凡若干事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記天變者多矣只書月有食之而不書月食豈以日實也無待而明君象也月闕也有待而明臣象也取詩所謂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之說忌陽之虧而不忘月闕故歟丁未七月之日食者即是日而應見矣曹

元正石隣之黨夜犯宮闈而作亂豈非陰侵陽臣犯君之効歟昭公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水也昭子曰旱也其言曰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盛能無旱乎陽不克莫若積聚也是歲黑有旱說者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而食輕不爲災水旱而已已閏二月之日食在於春分是以至閏五月而旱此其應也日亦薄無光月亦有虧氣外赤內黃自有

東西珥者各一按前漢書註云日旁氣在
直對曰珥向日為抱向外為背背者背象也
氣往迫之為薄晉志曰其君無德其臣亂國
則日赤無光天之譴告豈不丁寧乎雖去曹
石之輩復有東南之賊縱橫煽亂者故譴告
如此當此時而覺悟豈非今終之兆乎月犯
昂者五月食昂者三月犯心者二月食心者
二月犯心前星者一食心後星者二月貫心
而行者一按星傳昂旄頭胡星也為白衣會
又天之珥也上獄事心三星天王正位也前
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中星為明堂大辰主
天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據此而言上
國當有因刑罰失中之事胡兵踐蹂天街波
及於外又且天王失位而嫡庶子孫蕩析不
振者故明之所示者如此其多也有國家者
宜鑒焉焉月犯角左星者三月入羽林者二
月犯五車者二月犯箕星者四月入大微者
二月入南斗魁者三月食房者一月犯房南

星者一月赤如血者一角為天田亦為理主
刑則恐有刑法失理而不平者羽林為天軍
亦主翼王恐天軍多非其人翼王不謹者乎
五車五帝軍舍也恐主軍非人不能嚴毅武
勇致撓敗故歟大微天子庭也月五星入大
微軌道言不識月果軌道否乎南斗天廟也
丞相大宰之位得非丞相大宰不能兼達賢
士稟授爵祿之罰曜房為天府又為天駟而
月掩食者天閑之駟散於非人故明之所示
者如此月者大陰之精由而明者也金象赤
如血者豈非星傳所謂月變色將有殃者乎
歲犯執法者二歲與大白同舍者一歲犯房
上相者二大白與辰星合者一六曰入犯大
微者一大白犯南斗者一大白入或行者一
大白經天者二大白在北熒惑在南犯鎮者
一大白在東熒惑在西相犯者一大白在東
熒惑在西犯胃者一火入東井者一熒惑入
與鬼者四火犯胃者一火入軒轅者一填

犯歲者一填犯元者一填入氏者一填犯大
微東上相者一辰現房之東北者一按志曰
仁虧銳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義虧
言失逆秋令傷金氣則罰見太白星禮虧視
失逆夏令傷火氣則罰見熒惑星智虧聽失
逆冬令傷水氣則罰見辰星仁義禮智以信
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故四星皆失填乃
為之動五星之應大抵如此但仁義禮智之
虧與貌言視聽之失異誰之為歟將為君天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下者之應乎擅一國者之應乎不可知也星
傳月食五星其國皆亡註云其國言分野之
國也則當以分野論今不書分野則不可以
論其應也又曰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則
凡五星之變多是上國之事非本國之變不
足懼也氣之變者西方赤氣如火又東南竟
天自坤竟天者各一坤方赤氣如火者一按
周禮有眡祲氏之官掌十輝之法以觀其妖
祥辨其吉凶而赤綬乃憂氣之所應則當時

果虫食其葉則北方之臣當憂讒賊震柱
棟橈之內可不戒哉火之變則樞院火者一
大倉災者一平壤祠堂災者一傳曰弃法律
逐功臣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
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向明而理
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而為
災矣明宗早失配耦中無內主七嬖爭寵五
孽招權是以火樞密而示譴訛雖女謁失於
樞機之密也大倉之火示不復畜養人也平

壤祠堂災者示無神也水之變則井水沸流
者一大水者三雪消如血者一傳曰簡宗廟
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而失其
性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王者即位必
郊祀天地望秩山川懷柔百神此所以順陰
陽和神人也明宗四時之享不躬行者有年
宜水之為沴也京房易傳曰飢而不損益
恭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地生虫往年關東飢
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地生虫往年關東飢

而有司以告不舉荒政故今茲之水漂屋
者一百流殺人者一千餘豈非泰之警歟
申之水水已而生黃虫黃鼠豈非辟過有德
之罰歟石之變者自移者一裂隕者三金石
同類其自移與裂隕金失其性也故或說石
山之骨也骨已裂隕山亦將崩國主山川而
山崩則國將危亡可不戒哉鳥之變雞鳴不
鼓趨者一按易說卦巽為大雞酉為小雞又
巽主風風主號今故雞號知時巽木舍火火
生風火炎上故雄雞有冠乃鳴巽者離之再
變兌者離之變而巽為股離為羽翰故雞將
號動股擊羽翰而後有聲今雞鳴不鼓趨得
非知時者非其人隰官曠職之罰乎獸之性
虎入宮者一豹入城者一獮有兩頭者一虎
豹山野之惡獸也今見于宮中與朝路得非
將為惡獸之所窟穴乎憤生兩頭者下民不
一之兆也大抵世治則天變略世亂則天變
繁通勝之君以人理天德衰然後天且變告

王者有德行政以順人心則災何不銷福何
不至哉

金台瑞 宋先 教

金台瑞慶州人系出新羅宗姓父鳳毛美容
儀解胡漢語每金使至必令儼接常居東閣
神宗朝拜樞密副使累官至門下侍郎平章
事卒輟朝三日謚靖平台瑞登第事明神熙
康高五朝位至守太保門下侍郎平章事引
年致仕台瑞雖業儒不喜文性貪鄙豪奪人

南唐書卷一百一

王

土田每出入入遮道呼訴曰公何奪吾食其
子若先為崔怡女壻故有司莫敢動坐具承
續事籍其家卒謚文莊子若先起孫慶孫起
孫門下侍郎平章事慶孫自有傳

若先累官至樞密副使元宗納其女為妃生
忠烈五若先妻因燈夕入內高宗以太子妃
母命其府牽龍行首中禁都知及將軍等為
僕從與蓋服飾一如王妃識者曰下之僭上
士自啓之初若先嚴怡府中諸娘子姬月樓

牧丹房縱潘其妻妬訴怡曰吾其奔家為尼
怡即流若先所私娘及媒者于島壇樓房妻
嘗與奴通若先知之妻以他事訴怡怡殺若
先怡父之知誣妄殺其奴遂疏其女終身不
見後追謚若先莊翼公乎牧初名殿又改稱
以怡故由內給事拜守司空柱國怡辭以年
少不稱乃改授將軍有人譖牧于怡怡召責
之田汝集無賴徒欲何為乎兒其首流河東
執其所親將軍金正暉平虜鎮副使孫仲秀

二十二

茶房安琦等王十五人授之江樓怡召牧還
歸俗拜司空司空唯諸五為之教娶襄陽公
女故授之實欲其無權以避沆也教聞沆謀
害已欲先圖之為書遣及第洪烈春坊公子
鄭瞻遺叔父慶孫慶孫恐禍及以告怡怡因
洪烈等于街衢獄鞠其黨教之召還也將軍
劉鼎指諭奇洪碩閔景威等聯署狀請怡以
教為後怡置而不問至是怡出其狀悉因署
名者鞠之沉景威等于江流教于高瀾島其

餘死流貶黜者四十餘人

文漢卿 排世族 白其明

文漢卿漢州人祖儒寶古備射漢卿性貪鄙
怯懦初補隊正累遷大將軍高宗二年出為
西北面兵馬使論軍卒爵賞多受賂金三徵
求州郡無厭因失人心明年金山王子兵入
寇漢卿與戰擒八人賊屯藥山南石牛新豐
王兒等驛之對漢卿會諸城兵戰于渭州城
外斬五百七十餘級我軍死者三十餘人改

高麗書

二十三

中軍兵馬使賊闖入東界漢卿擁兵宜州逗
遛不戰聚百工營中造私物利盡歸刀及賊
來固弃城潛逃我軍大敗以罪流海島後召
還紅上將軍歷兵工二部尚書進樞密院副
使右僕射十三年卒有權世侯者為西海道
棕山城防護別監禦家古兵城四面壁之唯
一徑僅通人馬世侯恃險縱酒不為備且有
慢語蒙古設砲攻城門碎之天下如雨又梯
石壁而上以火箭射軍舍延熨城中人家甲

卒四入城遂陷世侯自縊死城中死者無慮
四十七百餘人屠男口十歲以上擒其婦女
小兒分與士卒又有白敦明者為東州山城
防護別監驅民入保禁出入州吏告曰未
復治敵兵未至請送出州之敦明不聽遂斬
之人心憤怨皆欲殺之及蒙古兵至城下敦
明出精銳六百拒戰士卒不戰而走金華監
務知城將陷率縣吏而遁蒙古兵遂攻門突
入殺敦明及其州副使判官金城縣令等虜

南唐書

十一

婦女童男而去

盧仁綏

盧仁綏高宗三年為朔州分道將軍金山王
子兵數萬來侵仁綏唯事奉佛在山寺通卒
報賊已闌入我境仁綏曰契丹亦人耳可忍
殺耶留寺三日賊橫行州境無敢誰何仁綏
弃城逃身中數矢僅免還京崔忠獻怒奪其
職仁綏有老母即奔之被縋投邊山僧舍居
數年崔怡寄書曰若來當復舊職仁綏大喜

即還京遂復職俄遷大將軍因得幸於怡好
論人長短禍福人皆側目左僕射崔允匡
素以謇直稱一日謁怡仁綏在側允匡呼而
數之曰汝何時拜大將帶紅鞋耶汝鎮朔州
契丹兵入寇弃城逃奔不忠也弃老母遊方
外不孝也不忠不孝天地所不容汝有何功
位至三品耶正已而後正人何不自揣妄談
人得失耶若爾者宜竄遐裔以戒後來仁綏
俯伏汗流浹背聞者快之後與周演之謀殺

南唐書

十一

怡事洩怡執之投水中

金義元

金義元高宗時人起卒伍驍勇少家貧為無
賴行一日有人持錢財衣物過者即奪掠而
走又有隣婦笥戴銀瓶段帛而去義元從後
取之婦不知後義元責呼其婦給銀瓶段帛
婦驚怪不受義元不言其故強與之官至門
下平章事卒元宗時有允成者居甲申里隣
有校尉夜穴壁偷穀一石穴小未能出允成

自內轉出之校尉乃堯允成追及之曰汝迫飢餓以至此亦何傷哉人無知者可取去校尉遂負而歸允成終不言其事嘗謂寒窳所爲後校尉受俸具酒食來致謝

列傳卷第十四

二六

列傳卷第十五

高麗史一百二

憲大夫高判書某啟
 敬大梅學知
 經非素私
 儲蓄以切
 六旬成身
 耶驛北奉

琴儀

琴儀字節之初名亮儀本奉化縣人後賜籍金浦三韓功臣容式之後體貌奇爽器度雄偉少力學善屬文屢舉不第出監清道務剛直不撓民目爲鐵太守明宗十四年中魁科籍內侍崔忠獻當國求文士有李宗樸者薦

儀遂諫取忠獻歷數華夏神宗朝拜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太子贊善大夫儀嘗帶二學士又兼三大夫世以爲榮忤執政左遷將作監復拜左諫議大夫熙宗四年以右副承宣掌試取皇甫瓘等瓘等謁忠獻忠獻贈隨從坊廂銀瓶各一事怡亦贈銀瓶又謁王親賜酒果仍觀各坊廂歌吹命瓘等七人屬內侍儀爲忠獻所昵故待以厚禮如此尊遷知奏事知吏部事儀久典機要奏對稱旨王倚以

為重儀頗恃勢驕恣驩詣儀直廡作詩風俗
官儀以告忠獻流確于鳥時議薄之康宗即
位金遣使冊命金使欲入儀鳳正門朝議不
肯往復相詰三命儀往諭儀問曰天子之巡
守方岳者自古有之若大國在蹕小國當入
自何門金使曰天子出入舍中門而何儀曰
然則人臣欲入君之正門可乎金使大服乃
入自西門王嘉之進簽書樞密院事左散騎
常侍翰林學士承旨高宗二年拜政堂文學

修國史尋守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五年改
門下侍郎平章事嘗於八關會臺吏以事扼
隊正喉辱之軍將呼噪亂讎瓦礫于御史臺
幕有飛石過宰相幕儀大怒下庭立厲聲罵
曰若等在君臣大會敢爾耶苟為亂先殺老
夫軍將稍沮亂得不作加守太保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七年引
年乞退加壁上功臣仍令致仕以琴碁自娛
十七年卒年七十八王聞訃悼甚命有司庀

喪葬諡英烈儀與人兩折無所諱以是人多
憚之屢典貢舉所選多名士翰林曲有稱琴
學士者是也子耆揆暉祺

李奎報

益州

李奎報字春卿初名仁氏黃驪縣人父允綏
戶部郎中奎報幼聰敏九歲能屬文時號奇
童稍長經史百家佛老之書一覽輒記其赴
監試也夢有金星報以居魁果中第一因改
今名明宗二十年登同進士第嫌末科欲辭

之父責之切且無舊例不得辭因醉謂賓客
曰科第雖下庸詎知不三四度鑄門生者乎
坐客掩口竊笑時李仁老吳世才林椿趙通
皇甫抗咸淳李湛之等自以為一時豪俊
為友稱七賢每飲酒賦詩旁若無人世才此
湛之謂奎報曰子可補耶奎報曰七賢並朝
廷官爵而補其闕耶未聞稽阮之後有承之
者皆大笑又令賦詩奎報口號其一句云未
識七賢內誰為鑄核人一坐皆有慍色宰相

趙永仁任滿崔洗崔等上書薦之為不平者所抑久不調神宗二年始補全州司錄為同僚所忌見替東都叛命將討之以及第末官者充修製人皆以計避奎報慨然曰予雖怯懦避國難非大也遂從軍為兵馬錄事兼修製及還論賞將士奎報獨未得官後禁省諸儒上書交薦權補直翰林院崔忠獻使作茅亭記覽之嘉賞遂為真自是忠獻屢招致走筆賦詩驟遷司宰丞高宗初以詩贊忠獻

求參職階除忠獻以其詩示其府典籤宋恂曰此子高亢意不止此若直除參官則亦人望也乃拜右正言知制誥歷左右司諫八關會有關贊表者奎報欲彈琴儀固止忠獻聞而効之賤奎報為桂陽副使尋以禮部郎中起居注召還累拜左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判衛尉事以事流獨島踰年召判秘書省事時蒙古兵歷境屢加徵詰奎報以掌兩制製陳情書表帝感懼撤兵並大嘉之特授樞密副

使右散騎常侍進知門下省事戶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陞政堂文學守太尉兼知政事二十三年上表乞退遣近臣敦諭起之明年三上表固辭上重違其志特加守太保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辭命猶皆委之俸祿如故二十八年卒年七十四謚文順性豁達不常生產肆酒放曠為詩文不蹈古人畦徑橫鶩別駕汪洋大肆一時高文大冊皆出其手三掌禮闈所得多名士有集五十三卷行于世

子灌涵澄濟涵登第仕至司宰少監子益培益培字自天高宗時登第調河東監務選入翰林累遷禮部員外郎元宗復舊都時官府舊物皆棄不收獨益培收禮部文籍以功遷右司諫忠烈朝拜僉議典書累官至副知密直司事版圖判書文翰學士致仕十八年卒益培以文學名於世通敏強記然好色嗜酒無節操嘗受金洪裕賂借使中第七林郎

俞升旦

俞升旦初名元淳仁同縣人沂訥謙遜博聞強記尤上於古文世稱元淳文經史與義有問者辨釋無疑至於釋典亦能旁通嘗過尚書朴仁碩家仁碩有藻鑑待之盡禮人問其故荅曰此人如照夜神珠取不可得况敢自致康宗為太子時選補僚屬擢第為侍學康宗放江華升旦亦被序不調既而朝始授京司錄參軍與留守崔正華有隙降於

監務不赴高宗在幼冲亦受學及即位除守宮署丞恩眷甚厚遂為師傅歷禮部侍郎右諫議大夫進參知政事蒙古大舉侵及京畿崔怡會宰相議遷都江華時昇平既久京都戶至十萬金碧相埒人情安土重遷然畏怡無敢發一言者升旦獨曰以小事大幾也事之以禮交之以信彼亦何名而困我哉奉命

不聽十九年卒諡文安無子

金仁鏡 承茂

金仁鏡初名良鏡慶州人平章事良慎公義珍四世孫父承固為興郊道館驛使公情慈惠不答一人後為龜州甲仗金甫當起兵敗承固逮繫寧州獄當死興郊吏民詣處置使涕泣請貸使不忍誅械送于京承宣李俊儀素與承固善營救得免然第宅已沒官妻子飢寒無所托興郊吏又歛米帛厚遺之仕至

閤門祗候仁鏡才識精敏善楷書明宗時中乙科第二人直史館累轉起居舍人高宗初趙冲討契丹兵于江東城辟仁鏡為判官時蒙古元帥哈真東與元帥完顏子淵請兵兼冲欲調之難其人仁鏡請行冲曰幕中策君所職耳冒險往謀非素習也何敢請為仁鏡曰嘗聞蒙古布陣取法孫吳予少讀六書熟知之故敢請冲乃許之即遣仁鏡率精兵十千輸米一千石與之會於真子淵攻其

真于岱州屯州西禿山仁鏡領兵往見之兩
元帥張樂宴慰極歡而罷仁鏡就州西門外
繕方陣兩元帥登高而望蒙古四十六人被
甲帶劍相對而立仁鏡使才人列軍前鼓噪
作雜戲又使善射者二十餘人一時俱射矢
入州城契丹登城望者皆奔避兩元帥歡軍
容整肅復邀仁鏡置之上座更宴慰禮禮部
郎中論功擢樞密院右承宣十四年東真寇
定長二州仁鏡知中軍兵馬事與戰于宜州

數績明年被讒貶尚州牧使故舊無一人相
送者唯門生饒于郊仁鏡有詩云一鞭兼盡
掃胡塵萬里南荒作逐臣玉荀門生多出錢
感深難禁淚霑巾又題州壁云敢向蒼天有
怨情謫來猶自得專城何時給閣登黃閣太
守行為宰相行未幾拜刑部尚書翰林學士
尋知樞密院事尚書左僕射當時以為美談
十九年進政堂文學吏部尚書監修國史陞
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十二年卒謚貞肅仁鏡

文武吏標俱贈詩詞清新尤工近體詩賦世
稱良鏡詩賦子鍊成擢魁科官至尚書左僕
射翰林學士承旨孫承茂美容儀有才識少
登第歷史輪為金俊所重累遷侍御史時承
宣許珙執政諸道按察多行餽遺康軒韓琬
亦附珙多受賂承茂皆劾論珙由是惡之

李公老

李公老字去華丹山縣人文章富贍尤工四
六明宗朝登第調安邊判官出私財代民賦

李公老

以最徵為司儀署丞遷直翰林院崔忠獻以
公老連戚里擯不用者幾十年其父尚材憫
之賂忠獻拜監門衛長史高宗初以禮部郎
中為趙冲兵馬判官獻擒賊之策多有中者
韓侂之反公老為宣撫使有功拜秘書少監
出為慶尚道按察使今行禁止部內大理王
嘉之授刑部侍郎仍按其道入拜殿中監典
選崇威府剖決如流視事五日民多稱服進
樞密院右副承宣國子大司成王倚為腹心

精大用之十一年卒家無擔石無子

李仁老

林椿

李仁老字眉叟初名得玉平章事擢之會孫
自幼聰悟能屬文善草隸鄭仲夫之亂祝髮
以避亂定歸俗明宗十年擢魁科補桂陽管
記遷直史館出入史翰凡十有四年與當世
名儒吳世才林椿趙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
結爲忘年友以詩酒相娛世比江左七賢神
宗朝累遷禮部員外郎高宗初拜秘書監右

諫議大夫卒年六十九以詩名於時性偏急
忤當世不爲大用所著銀臺集二十卷後集
四卷雙明齋集三卷破閑集三卷行於世子
程讓璽皆登第

世才字德全高敞縣人祖翰林學士學麟世
才少力學手寫六經以讀日誦周易明宗時
登第性疎少檢不容於世仁老三上書薦
之竟未得官倚寓東京窮困而卒與奎報爲
同年奎報私謚曰玄靜先生

於世

趙文拔

趙文拔定戎鎮史幼聰敏俊逸讀書輒記文
詞清警擢魁科補南京司錄其父年踰六十
文拔作詩遺崔怡求官怡告忠獻曰子擢狀
元父爲州吏非國家重儒之意且趙生才氣
必遠到盍免其父鄉役以勵爲人父者忠獻
然之遂聞于王授職時人美之文拔累轉中
書注書嘗直宿省中有一小胥寒甚文拔憐

通字亦樂王果縣人軀幹魁梧經史百家無
不貫穿明宗聞其名屢召問登第累遷正言
轉考功郎中太子文學奉使如金會有微詰
拘留三年人愛其才遣還後知西北面
守事寬仁恭儉待人以信官至左諫議大夫
國子監大司成翰林學士
椿字耆之西河人以文章鳴世屢舉不第鄭
仲夫之亂闔門遭禍椿脫身僅免卒窮天而
死仁老集遺藁爲六卷目曰西河先生集行

之許入被中小胥狎加足腹上其夜會頒政
省吏來報注書作正言小胥徐收其足文拔
猶若熟睡歷司諫起居舍人高宗十四年以
禮部郎中兼起居注史館修撰官修明宗實
錄遘疾卒

李淳牧 李需

李淳牧陝州吏少志學善屬文嘗隨父至京
每於文會應韻走筆名動一時時有李需者
才識敏悟亦能走筆與淳牧齊名淳牧登第

十二

調錦城管記遷直翰林院尋轉詹事府注簿
以陰陽伎術往來周演之家及演之死左遷
金溝縣令崔怡愛其才未期召還驟加實文
閣待制進判秘書省事性巧詐多疑所莅政
不廉平但以文墨技藝不離省閤常典制詰
崔沆少時師事之及執政待以殊禮擢尚書
左僕射未拜而卒子信孫義孫皆官至判事
德孫自有傳
需字樂雲初名宗實未詳其鄉貫登第為崔

怡所愛嘗不離左右善諧談戲謔以故不
除臺諫制誥仕至尚書禮部侍郎妻亡服未
闋而妻姪之婦婦謀害其夫事覺並流海島
又錄其婦遊女籍需以文學知名橫行如此
人皆醜之

金敞

金敞初名孝恭安東人新羅敬順王之後性
溫和不無忤於人熙宗朝登第直史館累遷尚
書右丞崔怡召置政房掌銓選時應吏兵部

金敞

選者無慮數萬敞一見無不記其姓名有陳
斬輒應無少謬人服其強記然銓注一聽於
怡不可否或問其故答曰天假手我晉陽公
吾何聞焉其阿諂如此高宗朝拜樞密院副
使轉門下平章事敞附權門久典政柄一日
可九遷尚循資格年幾六十始拜相世以為
廉於進取四十三年以守太師門下侍郎平
章事判吏部事卒無子臨歿語其姪方慶等
辭國葬諡文簡

宋國瞻

宋國瞻鎮州人性剛直疾惡如讎善屬文登第直史館高宗朝拜監察御史蒙古元帥撒禮塔大舉入境王遣淮安公徒講和國瞻從行及至與撒禮塔言辭色嚴正撒禮塔嘉歎歷正言判秘書省事與金敵諸事崔怡入政房耿介不阿怡頗憚之朴暄擅權國瞻恥與為列托以足疾辭政房怡自此疎之然外有大事必遣國瞻治之由刑部尚書出為慶尚

道巡問使寄書於怡論沆事怡然之復以沆之譖貶國瞻東京副留守及怡死沆襲權國瞻畏禍屏居沆亦懷宿憾顧嫌物議召為右散騎常侍未幾出知西北面兵馬事久不召憤德立

崔滋

四十二

崔滋字樹德初名宗裕又名安文憲公冲之後天資淳訥不以表表為能少力學能屬文康宗朝登第補尚州司錄以政最聞入補國

字論崔怡品題朝士以文吏俱優者為第一

一文而不能吏次之吏而不能文又次之文吏俱不能為下皆手疏屏風每當銓注輒考之滋名在下故十年不調滋嘗作虞美人草歌水精盃詩李奎報見而奇之後怡謂奎報曰誰可繼公典文翰者曰有學論崔安者及弟金址其次也時李需李百順河千旦李咸任景肅皆有文名怡欲試其才令製書表使奎報第之凡十選滋五魁五副怡又欲試

崔滋

十五

吏才授給用都監錄事亦敏而勤高宗時累遷正言出牧尚州剖決如神吏民愛畏按察使薦之秩未滿召拜殿中少監寶文閣待制連按忠清全羅有聲績官累國子大司成知御史臺事轉尚書右僕射翰林學士承旨進樞密副使拜中書平章事加守太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蒙古兵大至令三品以上各陳降守之策衆論紛紜滋與樞密使奎報曰江都地廣人稀難以固

守出降便一日滋邀金俊諸子宴其第時人
識之上章乞還自號東山叟元宗元年卒年
七十三謚文清家集十卷續破閑集三卷行
於世子有侯密直副使文翰學士有拯東京
留守判官有滄自有傳

千旦利安縣人性質直長於文章一時表箋
皆出其手晚好釋典高宗嘗欲移御大宇洞
千旦與起居注鄭義白曰此洞白虎張口勢
今蒙古兵彌漫君臣入虎口可乎乃止

蔡松年

撰

十九

蔡松年東州平康縣人以御殿行首拜郎將
父不改衡崔忠獻問其故不荅旁有人曰其
父今未拜參若改衡出朝路恐乃父望見不
知其子乃馬避走耳忠獻義之尋拜父參
職松年由是為忠獻所重累歷樞密承宣御
史大夫參知政事高宗三十八年以中書侍
郎平章事卒姿端秀性和平能終始富貴謚
景平子楨容儀峻爽志操審諤以蔭進累遷

樞密副使御史大夫元宗如蒙古楨扈從多
所裨益進參知政事又從世子如蒙古以年
老請先還三別抄之難與留守江都聞亂即
馳出賊追不及謁于西京王慰諭之官至
門下侍郎平章事配享元宗廟庭

孫抃

孫抃初名襲卿樹州人登第調天安府判官
政最超拜供驛署丞高宗朝累遷禮部侍郎
非罪流海島尋授慶尚道按察副使人有弟

出處卷一百一

十七

與姊相訟者第曰既為同產何姊獨得父母
之財弟無其分耶姊曰父臨絕舉家產付我
汝所得者縑衣一縑冠一繩鞋一兩紙一卷
而已文契具存胡可違也訟之積年未決抃
召二人至前問曰若父沒時母安在曰先亡
若等於時年各幾何曰姊已有家弟方髫鬣
抃因諭之曰父母之心於子均也豈厚於長
年有家之女而薄於無母髫鬣之兒耶顧兒
之勝賴者姊也若遺財與姊等恐其愛之孰

不至養之或不專耳兒既長則用此紙作狀服緇衣冠穿繩鞋以告於官將有能辨之者其獨遺四物意蓋如此弟與姊俱而感悟相對而泣遂中分家產與之於官累遷副使三十八年以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卒性剛毅長於吏事剖決如流所至有聲以妻承聯國庶不得拜臺省政曹學士典誥妻謂朴曰公因我系賤不踐儒林清要敢請弃我更娶世族朴笑曰爲己之官路弃三十年糟糠之妻吾不忍爲也况有子乎遂不聽于世貞亦不得赴舉

權守平

權守平安東人跡微不知其族譜姿豐美性淳厚質直有古人風嘗爲隸正貧居有郎中卜章漢以非罪見竄守平逆食其田有年及章漢遇赦還守平素不相識且其田租已漕于江守平袖租簿就與之章漢曰當吾竄謫君雖不食豈無他人君今哀我還其田足矣

何用租爲守平曰乘人之災食其田猶恐不義今既還尚忍食耶遂投其簿章漢不受閉門而入守平竟以薄絮石擲之而去父老歎曰今爭奪成風不圖獲見若人幸龍職卑而任寵權貴子弟皆願爲之守平由隊正得補辭以家貧親舊曰此榮選也率多易妻求富君若改娶富家誰不願授室守平曰貧富天也何忍弃二十年糟糠之妻以求富至邪言者慙服積官至樞密院副使高宗三十七年

卒子韙翰林學士韙子坦自有傳

李純孝

李純孝韓山人父實椿衛尉卿純孝高宗朝累官至全羅道巡問使卒爲人清白處決如流嘗使蒙古不賣一物而還囊橐皆空巷婦郵卒皆服其清節曰真官人也又有張純亮者性耿介徇公忘私以戰功顯卒官樞密院副使

宋詹琦

宋彥琦鎮州人父恂以知禮聞官至中書
郎平章事雖在懸車凡國典禮皆就咨焉
琦少能文有名儕輩聞高宗時登第出倅金
州政廉平能斷事姦豪歛迹以最徵為都兵
馬錄事稍遷監察御史監右倉時歲凶告糴
請謁者多彥琦一以公分與甚均時稱賢御
史蒙古兵二百餘騎聲言捕獺直入嘉朔
秦四州之境實欲剽掠彥琦率數騎往諭之
蒙古兵乃退自是四使蒙古講和七年之閒

高宗皇帝

二十

邊境稍安累官至判將作監事三十三年正
欲復使講和適彥琦議疾宰相相謂曰宋之
生國之福宋之亡國之憂也卒年四十三

金守剛

金守剛性精通博物耿介不群高宗朝登第
直史館累遷侍御史時移都江華蒙古遣將
侵掠督還舊京王遣守剛如蒙古進方物守
剛從帝入和林城乞罷兵帝以不出陸為辭
守剛奏譬如獵人逐獸入窟穴持弓矢當其

前因獸何從而出又如水雪慘烈地脈閉塞
草木其能生乎帝然之曰汝親使乎當結所
國之好遂遣徐副來命能為復獲事侵掠又
遣守剛帝命將伐宋守剛謂行營總兵羅
兵帝又許之徐遣使與守剛偕來守剛仕至
中書舍人卒未至六拜時論惜之

金之低

金之低初名仲龍清道人風姿魁梧儼有
大志力學能文高宗四年江東之役代其父

高宗皇帝

二十一

隸宣隊以行隊卒皆於捕頭盡奇歎之低獨
作詩書之曰國患臣之患親愛之所愛代親
如軍國忠孝可變修元帥趙冲點兵見之驚
問召入內府器使之明年冲知貢舉之低擢
第一名例補金州司錄恤孤寡抑強豪發摘
如神吏民敬畏入拜寶文閣校勘後為全羅
道按察使崔怡子僧萬金住珍島一寺其徒
橫恣號通知者尤甚其所請謁之低皆抑不
行嘗至其寺萬金慢罵不見之低直入升堂

堂上有樂器乃橫笛數弄操琴鼓之音節悲壯萬全欣然出曰適有微疾不知公至此相與歡飲因托以十餘事之條即行之賜數事曰至行營乃可為耳宜遣通知相候還營數日通知果至之條命縛之數其不法殺之江萬全即死也雖挾前憾以之條廉謹過克真能害累遷判司寇事時蒙古兵犯北邊知兵馬事洪熙嗜女色不恤軍務一方離心以之條有才略陞簽書樞密院事代熙坐鎮撫

以恩信西北四十餘城賴以安元宗初拜殿堂文學吏部尚書未幾上章請老加守太傅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得疾創髮坐逝年七十七鑑其處切之條開城南有叟善星命往見之叟迎入推占因令少女拜庭下云此公後必貴汝蒙其賜醴餼之條二十年之條按全羅時賊黨多繫獄之條按因一婦呼曰舊日城內叟女也不幸至此之條驚駭命釋厚尉而遣之

李藏用

李藏用字頤甫初名仁祺中書令子淵六世孫父敞清儉寡欲通經史善斷事官至樞密院使藏用為宗朝登第調西京司錄入補校書郎兼直史館累遷國子大司成樞密院承旨陞副使拜政堂文學元宗元年參知政事加守太尉監修國史判戶部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又加守太傅判兵部事太子太傅五年蒙古徵王入朝王命宰相會議皆持疑未

決藏用獨曰王觀則和親否則生釁金俊曰既就徵萬一有變乃何曰我以為必無事也脫有變甘受孥戮議乃定遂從王入朝時永寧公綽在蒙古言高麗有三十八領領人通為三萬八千人若遣我當盡率來歲朝廷用史丞相召藏用至中書省問之藏用曰我太祖之制蓋如此比來死於兵荒雖曰千人其實不然亦猶上國萬戶牌子頭數目未必也請與綽東歸點閱綽言是斬我我言

新綽綽在側不敢復言又問高麗州郡戶
口幾何曰不知曰子爲國相何爲不知藏用
指窓櫺曰丞相以爲凡幾箇丞相曰不知藏
用曰小國州郡戶口之數有司存雖宰相焉
能盡知丞相默然翰林學士王鶚邀宴其第
歌人唱吳彥高人月圓春從天上來二曲藏
用微吟其詞中音節鶚起執手歎賞曰君不
通華言而解此曲必深於音律者也益敬重
帝聞藏用陳奏謂之阿蠻滅兒里干李宰相

見者亦謂海東賢人至有寫真以禮者王還
以功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源
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又加
太子太師八年蒙古遣兵部侍郎黑的等令
招諭日本藏用以書遺黑的曰日本阻海萬
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
亦不以爲意來則撫之去則絕之以爲得之
無益於王化亦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
上日月所照盡爲臣妾蠢爾小夷敢有不

然然而不朝蓋恃其海遠耳然則期以歲月餘
觀其爲至則獎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
蚩蚩自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覆無私之
至德也陪臣再觀天陞觀承睿渥今雖在遐
陬犬馬之誠思効萬一耳蓋藏用度日本竟
不至將累我國故密諭黑的欲令轉聞寢其
事王以其不先告疑有二心即配靈興島館
伴起居舍人潘阜亦坐不告流彰雲島阜方
對黑的坐武士突入曳出黑的怒詰問知之

然然而不朝蓋恃其海遠耳然則期以歲月餘
觀其爲至則獎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
蚩蚩自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覆無私之
至德也陪臣再觀天陞觀承睿渥今雖在遐
陬犬馬之誠思効萬一耳蓋藏用度日本竟
不至將累我國故密諭黑的欲令轉聞寢其
事王以其不先告疑有二心即配靈興島館
伴起居舍人潘阜亦坐不告流彰雲島阜方
對黑的坐武士突入曳出黑的怒詰問知之

乃還藏用書且曰我若歸奏此書幸而聽乎
天下之福也如不之聽於汝國亦有何罪固
止之由是皆獲免九年拜門下侍中藏用嘗
言於朝欲使宗社無虞中外晏然莫如還都
舊京金俊及其黨皆不欲之藏用曰若不能
席卷以出且令作宮室夏居松京冬返江都
如上國之有兩都可也於是置古京出排都
監蒙古帝遣使徵兵于我勅令藏用來奏軍
額及藏用謂帝曰朕命爾國出師助戰爾

二十六

國不以軍數分明奏聞乃以模糊之言來奏
王縛會奏我國有四萬軍又有雜色一萬故
朕昨日勅爾等云王所不可以無軍其留一
萬以衛王國以四萬來助戰爾等奏云我國
無五萬軍縛之言非實也苟不信試遣使與
告者偕往點其軍額若實有四萬陪臣受罪
否則反坐誣告者爾等若以軍額分明來奏
朕何有此言遂呼縛曰宜與藏用辯又勅藏
用曰爾還爾國速奏軍額不爾將討之爾

不知出軍將討何國朕欲討宋與日本耳今
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若有難朕安敢不救
乎朕征不虞之國爾國出師助戰亦其分也
爾歸語王造戰艦一千艘可載米三四千石
者藏用對曰敢不奉命但督之則雖有舡材
恐不及也帝曰三王五帝以來歷代之事爾
等所知不必更說朕將取近而言之首成吉
思皇帝時河西王納女請和曰皇帝若征女
真我為右手若征回回我為左手後成吉思

二十七

皇帝將討回回命助征河西竟不應帝討而
滅之爾亦聞之藏用對曰我國昔有四萬軍
三十年間死於兵疫殆盡雖有百戶千戶但
虛名耳帝曰死者尚有獨無生者乎爾國亦
有婦女豈無生者爾乃年老諸事說何妄耶
對曰小邦蒙荷聖恩自罷兵以來有生長者
然皆幼弱不堪充軍帝又曰爾國於宋風順
則可兩三日至日本則朝發夕至此汝國與
婁子人之言也汝國何不生是事乎縛欲復

吉軍事藏用曰至事南不當事靖遣人可
 帝謂綽曰言已畢矣十年林衍謀廢立宰樞
 莫敢言藏用自度不能止且恐有不測之變
 乃以遜位為言衍遂廢王立安慶公浚時世
 子在蒙古回至鴨綠江聞難還入朝衍懼以
 藏用充節日使如蒙古欲令說世子而返至
 則具陳衍廢立未幾王復位入朝明年藏用
 謁王于道王至東京行省問廢立之故王以
 有疾遜位對行省知其非實請以藏用從行
 王惡藏用言與已異故不許藏用追謁于
 具奏衍逆狀帝使頭輦哥率兵衛王還國又
 明年蒙古斷事官不花等宣言林衍廢立時
 與謀者尚在朝列不正其罪何以懲惡遂免
 藏用官藏用曰當時不能死豈非罪乎十三
 年卒年七十二美風儀性聰明恭儉沈重博
 覽經史陰陽醫藥律曆靡所不通為文章清
 警優贍又喜浮屠書嘗著禪家宗派圖潤色
 華嚴維網記遺命火葬無子忠烈王元年追

臨田文典

列傳卷第十五

列傳卷第十六

高麗史

正德大興王曹判錄集隆慶大興學宮
修

敬修

趙冲

趙冲字湛若侍中求仁之子生一月母亡稍長極哀慕家稱孝童以隸補官入大學登上舍明宗時登第籍內侍博聞強記諳練典故熙宗朝拜國子大司成翰林學士一時典冊多出其手出爲東北面兵馬使還拜禮部尚

書高宗三年進樞密副使翰林學士承旨上將軍文臣兼上將軍自文克謙始中廢已久王以冲才兼文武特授之時金山兵闌入北鄙以叅知政事鄭叔瞻爲行營中軍元帥冲副之右承宣李延壽都知兵馬事五領軍爲焉又括京都人不論職之有無凡可從軍者皆屬部伍又發僧爲軍共數萬故贈筆點兵於順天館時驍勇者皆爲崔忠獻父子門客官軍皆老弱羸卒元帥心懈王御崇文殿群

臣入謁分立左右叔瞻冲以戎服率諸摠管入庭行禮上親授鉞目官以拘忌諂忠獻出師不由大路自保定門循城南宿後狃驛會大雪士卒凍縮不能前及霽至興義驛適平州防禦軍還前軍望見槍旗誤謂賊兵至遂奔潰唯冲勒兵整肅叔瞻等聞賊兵至益白州退屯興義金郊兩驛聞復退屯國清寺明年叔瞻免以知門下省事鄭邦輔代之邦輔冲等驪兵益州賊兵遁去五軍元帥追賊于安州行至太祖灘遇雨而止置酒宴樂不設備有一人乘白馬突入陣中舉旗而麾俄而賊兵大至急圍五軍前軍先潰遂薄中軍縱火燒壘諸軍士卒散走唯左軍拒戰邦輔冲奔左軍左軍亦敗五軍皆潰大將軍李義儒白守貞將軍李希柱等戰死士卒死者不可勝記輜重資糧器仗皆爲所奪邦輔冲奔還京潰卒絡繹於道賊追至宣義門焚黃橋而退朝野大震御史臺上疏曰鄭邦輔趙冲望

賊畏縮莫有鬪心奔軍驚走以致士卒陷沒
又歷代所傳兵書文籍以至器械盡為敵奪
未副推轂之意請免其職不允御史臺復請
罷職從之未幾冲復為西北面兵馬使俄拜
樞密使吏部尚書諫官奏避冲昨以敗軍被
劾免官今無功可賞復除舊職乞收戎命
其成功許除官從之女真貴旗手軍渡鴨綠
來屯麟龍靜三州境冲與戰斬獲五百一十
餘級又戰于麟州暗林丑大敗之殺虜及溺

江死者不可勝數僅三百騎遁去即復冲
明年以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召還賊日熾官
軍懦弱不能制復以冲為西北面元帥金就
礪為兵馬使偕將軍鄭通寶為前軍吳壽祺
為左軍申宣冒為右軍李靈為後軍李迪儒
知兵馬事授錢遣之初冲恨敗軍作詩曰
望霜蹄容一蹶悲鳴不覺換時儻教遣父
更加鞭躡躡沙場摧古月至是部伍整齊號
令嚴明秋毫不犯諸將莫敢以書生易之冲

等道長湍至洞州遇賊東谷擒其毛克高延
千戶阿老次成州以待諸道兵慶尚道按察
使李勣引兵來遇賊不得前遣將軍李敦守
金李鳳擊之以迎勣既而賊從二道俱指中
軍我張左右翼鼓而前賊軍望風而潰敦守
等與勣來會錄事申仲諧分其兵輸軍食賊
又要之將軍朴義隣敗之于禿山賊散而復
集騎數萬盡銳來攻我又敗之亞將脫刺逃
歸賊魁又欲引還慮我要其歸路入保江東

城蒙古太祖遣元帥哈真及札剌率兵一萬
與東真萬奴所遣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計
契丹賊攻和孟順德四城破之直指江東會
天大雪餉道不繼賊堅壁以疲之哈真患之
遣通事趙仲祥與我德州進士任慶和來牒
元帥府曰皇帝以契丹兵逃在爾國于今三
年未能掃滅故遣兵討之爾國惟資糧是助
無致大闕仍請兵其辭甚嚴且言帝命破賊
之後約為兄弟於是以前書省牒答曰大國

興兵救患弊封凡所指揮悉皆應副冲即輸米一十石遣中軍判官金良鏡率精兵一千護送及良鏡至蒙古東真兩元帥邀置上坐宴慰曰兩國結爲兄弟當自國王受文牒來則我且還奏皇帝時蒙古東真雖以討賊救我爲名然蒙古於夷狄最凶悍且未嘗與我有舊好以故中外震駭疑其非實朝議亦依違未報遂稽牲犒冲獨不疑馳聞不已蒙古怒其緩訶責甚急冲輒隨宜和解之明年冲

不

五

與哈真子淵等攻江東城破之哈真等還冲送至義州哈真執冲手泣下不能別蒙古軍奪我諸將馬以行冲詰之曰此皆官馬雖死納皮不可奪也蒙古信之有一將軍受銀給馬蒙古以冲言爲誣復至奪馬去子淵頗知人謂我人曰汝國帥奇偉非常人也汝國有此帥天之賜也冲嘗被酒枕其膝而睡子淵恐其驚寤略不動左右請易以枕子淵終不肯其忠義恩信之感動人者如此凱還忠

忠功停迎迓禮拜政堂文學判權部事尋加守太尉同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修國史明年卒年五十計開王震悼輟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中謚文正爲人風姿魁偉外莊重內寬和凡遇士愉愉然不施戟級三掌文闡所選皆名士出將入相朝野倚重平時莅事未嘗露棱角故世徒知其爲寬厚而達長者及持大兵臨大事然後乃知有磊落不常之器爲相開獨樂園于東畢每公餘引

不

六

賢士大夫以琴酒自娛後配享高宗廟庭子叔昌李珣叔昌別有傳李珣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謚光定子朴忤席家蔭又籍妻父金方慶爲驛郎將蒙監察史嘗以行首宿衛一日乘曉入直門已閉元宗聞之命從隙入忤辭曰人臣不宜從陳竟不入有司以關直勅罷人稱其直方慶之討珍島也白王起忤爲將軍又從方慶征日本有功後元復征日本忠烈請子帝授昭

信校尉管軍摠把賜銀牌及印於是從方慶
赴征歷右副承旨知密直司事以病免王超
拜其壻庾瑞爲郎將慰之尋卒忤容儀偉麗
頗通典故性寬平人無怨者子文簡文瑾文
簡字敬之官至密直副使亦美風儀閑習禮
度爲時所稱

學士

金就礪

明

金就礪彥陽人父富禮部侍郎就礪蔭補正

尉選充東宮衛軍遷將軍鎮東北界擢大將
軍康宗朝巡撫塞上邊民畏愛高宗三年契
丹遣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脅河朔民自稱
大遼收國王建元天成蒙古大舉伐之二王
子席卷而東與金兵三萬戰于開州館金兵
不克退守大夫營二王子進攻之遣人告北
界兵馬使云爾不送糧助我必侵奪汝疆
我於後日樹黃旗汝來聽皇帝詔若不來將
加兵于汝至其日果樹黃旗兵馬使不往明

日使其將獍兒乞奴引兵數萬渡鴨綠江攻
軍朔等鎮掠城外財穀畜產而去又明日闕
入義靜朔昌雲燕等州宣德定戎寧朔諸鎮
皆以妻子自隨彌漫山野恣取禾穀牛馬而
食之居月餘食盡移入雲中道於是以上將
軍盧元純爲中軍兵馬使知御史臺事白守
貞知兵馬使左諫議大夫金繼珠爲副使上
將軍吳應夫爲右軍兵馬使崔宗峻知兵馬
事侍郎庾世謙爲副使就礪爲後軍兵馬使

崔正華知兵馬事陳淑爲副使十三領軍及
神騎屬焉三軍啓行至朝陽鎮朝陽人報賊
已近三軍各遣別抄一百神騎四十人至阿
爾川邊與賊戰官軍稍却神騎將丁純祐
突入賊中斬持纛者賊奔潰棄勝斬八十餘
級虜二十餘人并獲楊水尺一人得牛馬數
百匹符印器仗甚衆乃拜純祐爲將軍三軍
又與賊戰于連州東洞斬百餘級賊三百餘
人來屯龜州直洞村軍候負具應儒率步卒

三千五百人銜枚擊之散貨咸洪寧甄國寶
李援校尉任宗庇等斬二百五十餘級虜三
千餘人得牛馬戰具銀牌銅印亦多三軍又
戰于龜州三波驛二日斬二百一十餘級虜
三十九人將軍李陽升亦破賊于長興驛賊
自昌州移屯廷州之開平原林兩驛終日鎧
繹不絕官軍遣神騎將追之遇賊與戰于新
里斬一百九十級官軍進次廷州以光裕延
壽周氏光世君梯趙雄等六將守獅子岩未
麟迪夫文備三將守楊州翼日九將戰于朝
宗成斬獲七百六十餘人得馬騾牛及牌印
兵仗無算賊不復分兵聚屯開平驛諸軍莫
敢前右軍據西山之麓中軍受敵于野小退
屯獨山就礪拔劍策馬與將軍奇存靖直衛
賊圍出入奮擊賊兵潰追過開平驛賊散伏
驛比急擊中軍就礪回擊之賊又潰元純夜
謂就礪曰彼衆我寡右軍又不至始費三日
糧耳今已盡不如退據延州城以俟後便就

礪曰我軍屢捷圖志尚銳請乘其鋒一戰而
後議之賊布陣墨匠之野軍勢甚盛元純馳
召就礪且揚黑幟爲信士卒冒白刃爭赴無
不一當百就礪與文備橫截賊陣所向披靡
三合三克就礪長子死賊奔入香山燒普賢
寺官軍追擊之斬獲搃二千四百餘人溺死
南江者亦以千數餘乘夜遁昌州婦女小兒
委弃路傍號哭聲如萬牛有一人奔兵自稱
官人直前請曰我等擾貴國邊疆固有罪矣
婦子何知請無庸盡殺且無薄我我則刻日
自返矣就礪使謂之曰汝言何可信與之酒
快飲而去俄而鵝兒乞奴送符文陳乞如其
所言三軍各遣二千人躡其後見賊所奔資
糧器仗狼籍於道牛馬或所其腰或刺其後
蓋使得之不可復用也所遣六千人戰于清
塞鎮擒殺過當平虜鎮都領祿進亦擊殺七
十餘級賊遂踰清塞鎮遁去或云香山之戰
賊將只奴中箭死金山搃領其衆或云擒一

婦人云我是鵝兒妻吾夫初入藥山寺見殺只奴兼領其軍官軍次延州又聞賊兵後至者大入境唯留內廂自衛其餘悉發後軍獨遇于楊州擒殺數十百級兩軍先回博州就礪護輜重徐行至沙硯浦賊突出狙擊就礪告急於兩軍兩軍守便宜不出就礪力戰却之卒護輜重而至元純出迎西門外賀曰卒遇強敵能摧其鋒使三軍負荷之士無一毫之失公之力也馬上舉酒爲壽兩軍將士及諸城父老皆叩頭曰今者與強寇角立而自戰其地可謂難矣而於開平墨匠香山原林之役後軍每爲先鋒以小擊衆使我老弱存其性命顧無以報但祝壽而已賊復衆衆連日耀兵於昌州門外賊百五十人犯昌州官軍擊走之官軍屯博州夜遣卒襲賊于興郊驛虜四十餘人明日夜戰于洪法寺克之又明日將軍金公爽與賊百餘人戰于州城門外殺虜五十餘人公爽手斬帶銀牌者官軍

入城休卒賊夜涉清川江指西京官軍與賊戰于渭州城外敗績將軍李陽升等千餘人死京都聞之哭者滿城賊至西京城外屠安定林原驛及屈華妙德花原等寺官軍不能沮遏賊履冰渡大同江遂入于西海道屠貴州明平就拜就礪金吾衛上將軍又遣承宣金仲龜領南道兵以會仲龜與賊戰陶公驛敗績初中軍奏請濟師以左承宣車侗爲前軍兵馬使大將軍李傳知兵馬事禮部侍郎金君綏爲副使上將軍宋臣卿爲左軍兵馬使將軍崔愈恭知兵馬事刑部侍郎李實據爲副使并前三軍爲五軍至是五軍次于安州太祖灘與戰大敗奔還賊衆勝馳突就礪與文備仁謙逆擊之仁謙中流矢死就礪奮劍獨拒槍矢交貫于身病瘡而還賊追官軍至宣義門而退遂寇牛峯趣臨江長滿於是更閱五軍以具應夫爲中軍兵馬使大將軍李茂功知兵馬事少府監權濬爲副使上將

軍崔元世爲前軍兵馬使郭公儀知兵馬事
戶部侍郎金奕輿爲副使借將軍貢天源爲
左軍兵馬使司宰卿崔義知兵馬事將作監
李勣爲副使借上將軍吳仁求爲右軍兵馬
使借衛尉卿宋安國知兵馬事侍郎秦世儀
爲副使上將軍柳敦植爲後軍兵馬使崔宗
峻知兵馬事陳淑爲副使以禦之五軍不發
唯敦植發向交河應夫使人沮之曰賊在積
城場可回軍敦植不聽請四軍合攻賊四軍

十三

從之行至積城不見賊賊陷東州唐書秦曰
契丹兵過東州勢將南下五軍逗遛不戰徒
費糧餉請罷應夫奪子壻職以前軍兵馬使
崔元世代之以就礪爲前軍兵馬使三從之
賊指交河過澄波渡官軍與戰于堵村却走
之官軍奏捷云賊至豐壤縣曉星峴官軍欲
戰將渡橫灘賊兵尾擊之左軍先戰敗走中
軍後軍自山外出賊背擊却之追至盧元驛
宣戰場斬賊甚多牛馬衣糧盡弃而去時有

隊正安彭祖中夫而還曰賊兵被殺唯二人
餘死者皆我軍也前軍右軍戰于砥平縣敗
之獲馬千餘匹賊陷安陽都護府執按察使
魯周翰殺之官屬亦多死賊入原州州人久
與賊相持凡九戰食盡力窮無外援城遂陷
前軍右軍敗績以大將軍任輔爲東南道加
發兵馬使選城中公私奴隸充部伍以遣之
前軍右軍遇賊于楊根砥平屢戰取金銀牌
及傘子忠獻褒之以郭公儀爲衛尉卿右軍

十

兵馬使吳孝貞爲上將軍公儀曾坐贓免以
功復職官軍追賊至黃驪縣法泉寺移次走
帖元世曰明日之路有二岐吾行如何則可
就礪曰分軍犄角不亦可乎元世從之翼日
會于麥谷與戰斬獲三百餘級迫于提州之
川流屍蔽川而下後三日追至朴達峴任輔
亦將兵來會元世謂就礪曰嶺上非大軍所
止欲退屯山下就礪曰用兵之術雖貴人和
地利亦不可輕賊若先據此嶺我在其下賊

獨之捷亦不得過況於人乎官軍遂登嶺而宿質明賊果進軍于嶺之南先使數萬人分登左右峯欲爭要害就礪使將軍申德威李克仁當左崔俊文周公裔當右就礪從中鼓之士皆殊死戰官軍望之亦大呼爭前賊大潰老弱男女兵仗輜重狼籍委棄賊由是不果南下皆東走追至溟州大關山嶺將卒怯懦退屯旬日乃進賊已踰嶺矣中軍左軍前軍復追賊至溟州毛老院敗之獲玉帶金銀牌器仗賊圍溟州四軍迫之後軍不及屯剛州右軍與賊戰于登州敗績陣主兵守貞死賊趨咸州遂入女真地官軍退縮莫有追躡者就礪承中軍牒移兵定州使覘賊返曰賊在咸州與我比境雞犬之聲相聞就礪義鹿角垣三周其隍留李克仁盧純祐申德威朴義等四將守之移據興元鎮賊得女真兵復振長驅而來就礪回軍過於豫州杜川交鋒而退忽遭疾將佐請歸就礪答曰寧為遠

城鬼豈可永安於家乎疾甚勅歸京理疾與至京累月乃瘳就礪所留兵戰于渭州敗績賊復聚寇高州和州陷寧仁長平二鎮又陷豫州於是罷五軍及加發兵置三軍以文潞卿為中軍兵馬使李實椿知兵馬事李得喬為副使貢天源為左軍兵馬使宋安國知兵馬事金奕興為副使李茂功為右軍兵馬使權濬知兵馬事金公亮為副使明年賊又大至以守司空趙冲為西北面元帥就礪為兵馬使借將軍鄭通寶為前軍吳壽祺為左軍申宜胄為右軍李霖為後軍李迪儒知兵馬事王親投鉞遣之冲就礪等數與賊戰敗之賊勢窮入保江東城哈真札刺與完顏子淵追討契丹直指江東遣人來請兵糧諸將皆憚於行就礪曰國之利害正在今日若違彼意後悔何及冲曰是子意也然此大事非其人不可遣就礪曰事不辭難臣子之分吾雖不才請為公一行冲曰軍中之事使倚公

重公去可乎明年就礪乃與知兵馬事韓光
衍領十將軍兵及神騎大角內廟精卒往焉
哈真使通事趙仲祥語就礪曰果與我結好
當先送禮蒙古皇帝次則禮萬奴皇帝就礪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帝耶只
拜蒙古帝就礪身長六尺五寸以長而鬚過
其腹每盛服必使兩婢子分舉其鬚而後束
帶哈真見狀貌魁偉又聞其言大奇之引與
同坐問年幾何就礪曰近六十矣哈真曰我
未五十既為一家君其兄而我其弟乎使就
礪東向坐明日又請其營哈真曰吾嘗征伐
六國所閱貴人多矣見兄之貌何其奇歟吾
重兄之故視麾下士卒亦如一家臨別執手
出門扶掖上馬數日冲亦至哈真問元帥年
與兄孰長就礪曰長於我矣乃引冲坐上座
曰吾欲一言恐為非禮然於親情不宜自外
吾其坐兩兄之間如何就礪曰是吾等所望
但未敢先言耳坐定置酒作樂蒙古之俗好

以鉅刀刺肉賓主相嚼往復不容暫我軍士
素號勇者莫不有難色冲就礪跪起承迎甚
熟哈真等極歡哈真善飲與冲校優劣約不
勝者罰之冲引滿輒釀雖多無醉色及闋舉
一杯不飲曰非不能飲若勝而如約則公必
受罰矣哈真我見罰耳主人而罰客可乎哈真
重其言而大悅約詰朝會江東城下去城三
百步而止哈真自城南門至東南門鑿堊廣
深十尺西門以北委之完顏子淵東門以北
委之就礪皆令鑿堊以防逃逸賊勢窘四十
餘人踰城降於蒙古軍前賊魁噶捨王子自
縊死其官人軍卒婦女五萬餘人開城門出
降哈真與冲等行視投降之狀王子妻惠及
偽丞相平章以下百餘人皆斬於馬前其餘
悉寬其死使諸軍守之哈真曰我等來自萬
里與貴國合力破賊千載之幸也禮當往拜
國王吾軍頗衆難於遠行但遣使陳謝耳哈
真札刺請冲就礪同盟曰兩國永為兄弟萬

世子孫無忘今日冲設犒師宴哈真以婦女童男七百日及吾民爲賊虜掠者二百口歸于我以女子年十五左右者遺冲就礪各九人駿馬各九匹其餘悉令自隨冲以契丹俘虜分送州縣擇閑曠地居之量給田土業農爲民俗呼爲契丹場是年義州賊韓恂多智殺守將連諸城以叛以樞密副使李克儻將中軍李迪儒將後軍就礪將右軍討之明年拜樞密副使代克儻將中軍恂智等投金元

帥丐哥下丐哥下誘斬二人傳首于京三軍請理諸城從逆之罪就礪曰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大軍所臨如火燎原無辜受禍多矣况因契丹關東爲墟今又縱兵自撤藩籬可乎餘悉不問就礪遣郭元固金甫貞宋周秩宗周賁等往義州安集遺民周賁貪婪多受人賂無賂者借事誅殺州人怨之引賊黨尹昌等踰城而入殺周賁等元固甫貞逃奔以告就礪遣判官崔弘餘事朴文挺諭以禍

福繼遣大將軍趙康卿將軍朴文賁以兵五千討之昌等逃賊黨瓦解時契丹餘衆竄伏寧遠山中時出鈔盜爲民患就礪遣李景純李文彦擊破之北境以安明年陞樞密使兵部尚書判三司事俄遷叅知政事判戶部事十五年守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遂拜侍中二十一年卒謚威烈爲人節儉正直忠義自守持軍嚴士卒不犯秋毫有酒即用一卮與最下者均飲故得其死力江東之

役事皆讓於冲至臨陣制敵多出奇計以成大功然未嘗自矜爲相正色率下人不取祿配享高宗廟庭子佺門下侍郎平章事子良鑑額仲保賸良鑑子文衍

文衍幼爲僧後歸俗年踰三十不能自振女弟淑昌院妃得幸忠烈王即授左右衛散員驟遷至僉議侍郎贊成事妃又寵於忠宣封王淑妃拜文衍僉議中護元授信武將軍鑲邊萬戶賜王珠虎符本國封彥陽君復率衆

曹花如元及加鎮邊萬戶府達魯花赤忠順
元年東還卒于道為人豁達無迂曲每見淑
妃左右太侈抑止之謚榮信無子

賸字損之蔭補東面都監判官登第累遷禮
部郎中忠烈以世子入元賸從之及忠烈尚
公主襲爵東還賸功居多賜誓券曰爾功之
大予賞之微爾雖有罪十犯九宥至于子孫
亦如之官累判秘書寺事與同修國史任職
撰元世祖事跡尋遷承旨進副知密直出為

二十一

西北面都指揮使歷監察大夫判三司事二
十七年以僉議叅理卒謚文慎性純厚無事
奉公以正能業其家子倫禍倫自有傳禍志
操廉靜官至代言

李勣

李勣砥平人父儼魯大將軍勣屬內侍轉開
門祗候累遷兵部郎中高宗三年金山兵犯
境勣為右軍兵馬判官與賊戰于泰嶺賊
無勝而進我軍奔北勣獨鎮目直前于斬殺

級遊叱衆俱進賊乃退拜將作監為左軍兵
馬副使戰于廣澤先登大捷俘獲甚衆王嘉
之授將軍固辭不受出為慶尚道按察使明
年賊又大至勅令諸道按察使率兵赴援時
賊遮屯要害元帥密諭避之勣曰握兵赴戰
惟恐不遇賊遇而避之非勇也直衝賊屯而
行果遇賊與戰大勝虜獲無算勣轉軍餉于
順州賊自殷州出其不意急擊之麾下士不
滿百人死戰却之元帥登城望之嘆賞至垂

二十二

淨又明年召拜尚書左丞是時賊入保江東
城復以勣為兵馬使選精銳屬之勣辭以單
騎赴之賊平仍留為東北面兵馬使六年
擢右承宣尋進樞密副使尚書左僕射累陞
至樞密使銜史大夫十二年卒年六十四為
人平易溫柔喜怒不見平時似無膽氣及臨
陣賈勇人莫能及性又儉素雖至貴顯常處
陋室晏如也無子

蔡靖

蔡靖本陰城縣吏力學通經登第掌東都書
記有清德秩滿補國學學正七管諸生敬憚
之神宗朝出牧晉陽東都與永州作亂議遣
安撫使而難其人聞東都人思靖不已乃拜
留子副使靖單騎之任東都人聞其至反側
悉安高宗初留守西都入拜樞密副使尋致
仕享以平賊功官庀葬事

朴犀

宋文忠

朴犀竹州人高宗十八年為西北面兵馬使

蒙古元帥撒懷塔屠鐵州至龜州犀與朔州

分道將軍金仲溫朔州分道將軍金慶孫靜

朔州泰以守今等各率兵會龜州犀以仲溫
軍守城東西慶孫軍守城南都護別抄及渭
秦州別抄二百五十餘人分守三面蒙古兵
圍城數重日夜攻西南北門城中軍突出擊
走之蒙古兵擒渭州副使朴文昌令入城諭
降犀斬之蒙古選精騎三百攻北門犀擊却
之蒙古創樓車及大床裹以牛革中藏兵專

城底以穿地道犀穴城注鐵液以燒樓車地
且陷蒙古兵歷死者三十餘人又斃朽炭以
焚木床蒙古人錯愕而散蒙古又以大砲車
十五攻城南甚急犀亦築臺城上發砲車飛
石却之蒙古以人膏漬新厚積縱火攻城犀
灌以水水愈熾今取泥土和水投之乃滅蒙
古又車載草襲之攻難樓犀預貯水樓上灌
之火焰尋熄蒙古圍城三旬百計攻之犀輒
乘機應變以固守蒙古不克而退復驅北界

諸城兵來攻列置砲車三十攻破城廊五十

閒犀隨毀隨葺鎖以鐵絙蒙古不敢復攻犀

出戰大捷蒙古復以大砲車攻之犀又發砲
車飛石擊殺無算蒙古退屯樹柵以守撒禮
塔遣我國通事池義深學錄姜遇昌以淮安
公佺牒至龜州諭降犀不聽撒禮塔復遣人
諭之犀固守不降蒙古又造雲梯攻城犀以
大于浦迎擊之無不糜碎梯不得近大于浦
者大勿大兵也明年正建後軍知兵馬事右

諫議大夫崔林壽監察御史閔職率蒙古人往龜州城外諭曰已遣淮安公使講和于蒙古兵我三軍亦已降可罷戰出降諭之數四猶不降職憤其固守欲拔劍自刺林壽更諭之犀等重違王命乃降後蒙古使至以犀固守不降欲殺之崔怡謂犀曰卿於國家忠節無比然蒙古之言亦可畏也卿其曷之犀乃退歸其鄉蒙古之圍龜州也其將有年幾七十者至城下環視城壘器械歎曰吾結髮從

高麗史卷之三

二十一

軍歷觀天下城池攻戰之狀未嘗見被攻如此而終不降者城中諸將他日必皆為將相後犀果拜門下平章事宋文胄亦從軍龜州者也以功超授郎將二十三年為竹州防護別監蒙古至竹州城諭降城中士卒出擊走之蒙古復以炮攻城四面城門輒摧落城中亦以砲逆擊之蒙古不敢近蒙古又備人油灌築縱火攻之城士卒一時開門突擊之蒙古死者不可勝數蒙古多方攻之凡十五

日竟不能拔乃燒攻具而去文胄在龜州知蒙古攻城之術其計畫無不先料輒告衆曰今日敵必設某機械我當備某器應之賊至果如其言城中皆謂之神明論功拜左右衛將軍

金慶孫

金慶孫初名雲來平章事台瑞之子母事五色雲間有衆環擁一青衣童自天墜懷中遂有娠及生美容姿頭上有起骨龍爪性莊重

高麗史卷之三

二十一

和裕智勇絕人有膽略常處室必著皂衫如對賓怒則鬚髮輒豎早以陰進歷華顯高宗十八年為靜州分道將軍蒙古兵度鴨綠江屠鐵州侵及靜州慶孫率衙內敢死士十二人開門出力戰蒙古却走俄而大軍繼至州人度不能守皆奔竄慶孫入城無一人在者獨與十二士登山夜行不火食七日到龜州朔州成將金仲溫亦奔城來奔兵馬使朴犀金仲溫守城東西慶孫守城南蒙古大至南

門慶孫率十二士及諸城別抄將出城今士卒曰爾等不顧身命死而不退者右別抄皆伏地不應慶孫悉今還入城獨與十二士進戰手射先鋒黑旗一騎即倒十二士因奮戰流矢中慶孫臂血淋漓猶手鼓不止四五合蒙古退却慶孫整陣吹雙小竿還軍迎拜而泣慶孫亦拜泣畢於是守城事一委慶孫蒙古圍城數重日夜攻之車積草木輟而進攻慶孫以砲車鎔鐵液以瀉之燒其積草蒙古兵却復來攻慶孫據胡床督戰有砲過慶孫頂中在後衛卒身首糜碎左右請移床慶孫曰不可我動則上心皆動神色自若竟不移大戰二十餘日慶孫隨機設備應變如神蒙古曰此城以小敵大天所祐非人力也遂解圍而去尋拜大將軍知御史臺事二十四年為全羅道指揮使時草賊李延年兄弟嘯聚原栗潭陽諸郡無賴之徒擊下海陽等州縣聞慶孫入羅州圍州城賊徒甚盛慶孫登城

門望之曰賊雖眾皆芒屨村民耳即募得可為別抄者三十餘人集父老泣且謂曰爾州御鄉不可隨他郡降賊父老皆伏地泣慶孫督出城左右曰今日之事兵少賊多請待州郡兵至乃戰慶孫怒叱之於街頭祭錦城山神手奠二爵曰戰勝畢獻張蓋而出左右進曰如此恐為賊所識慶孫又叱退之遂開門出懸門未下召守門者將斬之即下懸門延年戒其徒曰指揮使乃龜州成功大將人望甚重吾當生擒以為都統勿射又恐為流矢所中皆不用弓矢以短兵戰兵始交延年恃其勇直前將執慶孫馬驤以出慶孫拔劍督戰別抄皆殊死戰斬延年乘勝逐之賊徒大潰一方復定入拜樞密院知奏事有人譖崔怡曰慶孫父子欲盡相公且有異志怡餘覆無實乃投譖者于江轉樞密院副使三十六年崔沆忌慶孫得衆心流白翎島後二年沆弑繼母大氏并投前夫子吳承續于江以

慶孫承續姻親遣人配所投海中慶孫累
立大功執野倚重遽為姦賊所害人皆痛惜
子瑋

瑋年十八直碩陵藩內侍遷監察史忠烈朝
為大將軍與上將軍金文庇善嘗至其家聞
其文庇為氏從隙窺視嘆其美偉瑋聞
之遂屬意求幾文庇死瑋妻又死朴遣人請
曰妾無兒願侍君一子養之且曰事有回陳
幸一來瑋遂往通焉監察重房交章極論王

二十九

以先后族欲原之不得已流海島歸朴于竹
山初王以戶口日耗令士民皆畜廢妻廢妻
乃良家女也其子孫許通仕路若不顧信義
奔舊從新者隨即罪之所司方議施行及瑋
犯禮遂寢後為右承旨累轉副知密直司事
僉議叅理陞侍郎贊成事改檢校守司徒復
為侍郎贊成事進拜中贊引年致仕久之復
起為侍郎贊成事又拜右中贊王如元以瑋
權署行省事尊寵後封樂浪君賜推誠翊戴

功臣號改封雞林府院君開府置官僚忠宣
二年以判三司事卒年七十三謚忠宣性寬
和美容儀習禮度嘗如元賀正侍宴殿上端
笏而坐每行酒者至瑋必起揖而飲世祖見
之喜曰此誠高麗宰相也以敬順王后從弟
得幸忠烈又與淑妃連戚忠宣亦寵遇之嘗
請王宴于男山書齋因事淑妃甚勤晚年封
拜皆由妃也凡所歷無樹立自奉甚侈衣服
飲食務為華美子子興子昌子延子興美

三十

豐哲以父任累遷左副承旨元使伯伯來問
宋邦英事子興與金元祥具賢良協謀剪除
兇黨歷官至僉議評理封雞林君卒年六十
子上琦上瑤上瑛上璘

崔椿命

崔椿命文憲公冲之後也性寬和有節操高
宗十八年為慈州副使蒙古兵圍州椿命率
吏民固守不下國家以蒙古元帥撒禮塔詰
責遣內侍郎中宋國轄諭降椿命閉門不對

國膽罵而還及三軍將帥降撒禮塔撒禮塔
謂淮安公佖曰越州不降宜遣人諭降佖遣
後軍陣主大集成與蒙古官人到城下曰國
朝及三軍已降宜速出降椿命坐城樓使人
對曰朝旨未到何信而降集成曰淮安公已
來請降故三軍亦降此非信耶對曰城中人
不知有淮安公遂拒不納蒙古官人呵責集
成入城椿命使左右射之皆奔却如是者數
四終不下集成深銜而返撒禮塔必使殺之

王以問宰樞皆請末減集成諸崔怡第曰椿
命拒命不降蒙古怒去禍將不小宜殺之以
示蒙古今上及宰相皆猶豫未決請公獨斷
殺之怡諾於是宰樞皆不得已從之獨俞升
旦以爲不可殺聞者歎服怡遣內侍李自全
往西京將斬之椿命辭色不變蒙古官人曰
此何人自全曰越州守也官人曰此人於我
雖逆命在爾爲忠臣我且不殺爾既與我的
和矣殺金城忠臣可乎園請釋之後論功以

椿命爲第一擢拜樞密院副使三十七年奉
子恬官至衛尉卿

金希碑

金希碑本群山島人其先隨商舶到開城留
居遂以爲籍初以監牧直補散貧累遷忠清
道按察使有清望轉將軍高宗八年蒙古使
著古與等怒館待不滿意或射或擊館伴郎
中崔珙等走出門即下鎗蒙古使不得出希
碑開門入諭怒得解東北面兵馬使報又有
蒙古使這可等來王以蒙人谿壑其欲凡所
需索與之則財竭否則釁生議未決遣侍中
李抗司天監朴剛材卜于大廟又未決這可
等二十三人及女使一人來督國贖王以希
碑有膽略又知詩禮善辭語命爲類會使這
可等曰前此未聞安只女大王遣使而不獲
待也希碑荅曰往歲蒙大國恩今使价枉臨
弊封若其迎迓之禮與國贖等事敢不盡心
然君在都護府身射一人死生未可知若生

則君之福死則一行必見拘留這可等屈膝
慙服一聽希碑處分又蒙古使喜速不花等
來王宴于大觀殿喜速不花等將佩弓矢土
殿希碑曰自兩國交好皆俱禮服相見今欲
以纍鞋赴宴饗如禮何即解之又為東真使
館伴東真使唱曰東君初報曉希碑即對云
北帝已收製使曰有何意而賦此句也答曰
君以春意唱吾亦以春事和之使歎服不復
詰出為義州分道將軍十年金元帥哥下

三十一

屯兵馬山潛寇義靜麟三州希碑奏請往擊
不得命乃遣甲士百人掩襲哥下營擒三
人奔潰溺鴨綠江死者頗多取輜重二十二
船以還俄改西北面兵馬副使十三年哥
下欲使其兵變蒙古服入寇義靜州知兵馬
使李允誠遣別將金利生大官丞白元鳳率
兵二百餘人渡鴨綠江攻破石城斬宣撫副
統等五人獲牛馬兵仗不見哥下而還希
碑與判官體都負外郎孫觀卿監察御史宋

國瞻議曰哥下背我國恩掠我邊民而莫
有禦者國之恥也宜相與戮力追討以雪國
恥遂選步騎一萬餘人希碑將中軍襲卿將
左軍國瞻將右軍賞二十日糧往討石城哥
哥下遣兵救之希碑等與戰奮擊大敗之斬
七十餘級急攻石城城主率兵出降涕泣衙
塊誓乞解圍希碑數哥下背恩之罪而
還至紫布江水已解不可渡是夜冰合乃渡
入自清房鎖希碑作詩云將軍杖鉞未雪恥

三十一

將何面目朝天闕一奮青蛇指馬山胡軍勢
欲皆顛蹶虎賁騰擊涉五江城郭爛為煨燼
末臨杯已暢丈夫心反面无由愧汗發國瞻
和云以仁為脊義為鋒此是將軍新巨關一
揮向海鯨鯢奔再舉向陸犀象蹶况彼馬山
窮獅兒制之可以隨鞭末朝涉五江暮獻捷
喜氣萬斛春光發襲卿和云塞垣無鼎又春
鍾欲記元功詩可闕書之板上告後來觀者
爭前疊復蹶孟明濟河雪秦恥若比於公當

處末明年又可定天山三箭元無一虛發初
希礪將發兵密以書告崔怡及還有司欲勅
希礪與師聞怡知之遂寢然功賞不行明
年出為金羅道巡問使希礪嘗淺術僧演之
相崔怡之語有人因譖怡曰希礪等謀害公
怡請捕希礪等時希礪在羅州捕者至略
無懼色從容語曰願一言而死遂口號云欲
報清河白馬恩東西南北忘身奈何一旦
逢天厭紫陌人為碧海人自投于海并沉其

李希礪

李十五

子弘已等三人希礪美風儀有智勇通書史
為怡所親信怡病希礪恐不瘳卜於演之家
為妬勢者所讒而死弘已娶上將軍趙廉卿
女廉卿憫弘已無罪而死舉家為之茹蔬一
日怡宴兩府及諸將軍問廉卿曰何故不食
肉曰闔家素饌故也怡變色曰我知之公若
無異心宜速納壻廉卿懼欲妻以郎將尹周
輔女泣曰夫死幾日而遽欲奪志廉卿強之
婚夕周輔夢弘已擊其勢驚覺俄而陰痛翼

日乃死希礪壻鄭相判樞密通輔子也恃勢
驕橫嘗奸大將軍池允深妻流南方後召還
夜至壽德宮里門閉相怒管鑰者遲來從門
隙射殺之法官大集成金得循崔宗蕃洪斯
胤等聽希礪通輔屬不問唯郎中李廷嗣固
執不得遂以輕罪論免未幾廷嗣為晉陽副
使崔怡嘉其守法拜紫門指諭

李于晟

李子晟牛峯郡人父公靖兵部尚書子晟性

李于晟

李十五

剛烈有勇力善射屢從軍有功累遷上將軍
高宗十八年蒙古元帥撒禮塔舉兵入侵五
命將帥三軍禦之屯洞仙驛會日暮諜者報
無賊變三軍解鞍而息有人登山呼曰蒙古
兵至矣軍中大驚皆潰蒙古兵八千餘人突
至子晟及將軍李承子盧坦等五六人殊死
拒戰子晟中流矢坦中槊墜馬有兵救之僅
免三軍始集而與戰蒙古兵稍却復來擊我
右軍有散負李之茂李仁式等四五人拒之

馬山草賊之從軍者二人射蒙古兵應弦而仆官軍乘勝擊走之明年遷都江華御史臺皂隸李通乘開京虛囂聚畿縣草賊及城中奴隸以反遂留守兵馬使遂作三司移牒諸寺招集僧徒掠取公私錢穀王以子晟爲後軍陣主樞密副使趙廉卿爲中軍陣主上將軍崔瑾爲右軍陣主討之賊聞三軍自江華來拒于江三軍與戰于昇天府東郊大敗之別將李甫鄭福綏率夜別抄先至開城賊閉門城守甫給曰吾等已破官軍而還可速開門門者信之即開甫福綏等斬守門者引兵至通家斬之子晟等繼至賊魁計窮逃匿悉捕餘黨誅之初忠州副使于宗桂每簿書間與判官庾洪翼有隙聞蒙古兵將至鐵城守有異同宗柱領兩班別抄洪翼領奴軍雜類別抄相猜忌及蒙古兵至宗柱洪翼與兩班等皆弃城走唯奴軍雜類合力擊逐之蒙古兵退宗柱等還州檢官私銀器奴軍以蒙古

兵掠去爲辭戶長光立等密謀殺奴軍之魁者奴軍知之曰蒙古兵至則皆走匿不守乃何以蒙古人所掠反歸罪吾輩欲殺之乎盡先畱之乃詐爲會葬者吹螺集其徒先至首謀者家火之凡豪強之有素怨者搜殺無遺且令境內曰敢匿者滅其家於是或有匿者則婦人小兒皆被害王又遣子晟等率三軍討之三軍至達川水深未涉方造橋奴軍賊魁數人隔川告曰吾等欲斬謀首出降子晟曰如此則不必盡殺汝輩也賊魁等還入城斬謀首僧牛本以來官軍留屯二日奴軍勇健者皆逃匿官軍入城擒支黨悉誅之以所獲財物牛馬來獻又明年命子晟爲中軍兵馬使討龍門倉賊獲其魁居卜往心等誅之又東京賊崔山李儒作亂又遣子晟往擊之子晟帥師併日疾馳據永州城以待時賊傳檄州郡刻日期會諸郡依違聞子晟入永乃定賊以爲子晟軍自遠慮來欲乘其勢擊

之集求之南郊官軍登城望之告子晟曰我軍冒熱遠來賊勢盛且銳鋒不可當宜閉門休士數日而後與戰子晟曰不可凡疲卒休則愈怠若曠日持久則賊得我情恐生他變不如急擊遂開門突出及賊未陣奮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斬山等數十人令曰脅從同治民大悅子晟自平東京後將士日集其門恐爲權貴所忌謝疾杜門人稱知幾三十八年以門下平章事卒王震悼謚義烈

金允侯

金允侯高宗時人嘗爲僧住白峴院蒙古兵至允侯避亂于處仁城蒙古元帥撒禮塔來攻城允侯射殺之王嘉其功授上將軍允侯讓功于人曰當戰時吾無弓箭豈敢虛受重賞固辭不受乃改攝郎將後爲忠州山城防護別監蒙古兵來圍州城凡七十餘日糧餉幾盡允侯諭厲士卒曰若能效力無貴賤悉除官爵爾無不信遂取官奴解籍焚之又分

與所獲牛馬人皆效死赴敵蒙古兵稍挫遂不復南以功拜監門衛上將軍其餘有軍功者至官奴白丁亦賜爵有差出爲東北面兵馬使時東北面已沒於蒙古故不赴官至守司空右僕射致仕

金應德

金應德性勇敢元宗十一年爲羅州司錄時三別抄反據珍島勢甚熾州郡望風迎降或往珍島謁見賊將至羅州副使朴琚等首鼠

未決上戶長鄭之呂慨然曰苟不能登城固守寧遁避山谷爲州首吏何面目背國從賊乎應德聞其言即決意守城牒州及領內諸縣入保錦城山樹棘爲柵率勵士卒賊至圍城攻之士卒皆裹瘡死守賊攻城七晝夜竟不得拔羅州遣金敘鄭元器鄭允等來報王嘉之賜應德爵七品敘等擢伍尉又賜米各十五石後應德又與賊戰于珍島獲一艘盡殺之陳子和亦羅州人也長身貌勇按察使

權坦遣靈巖副使金須以兵二百守濟州又使將軍高汝霖率兵七十繼之子和時年十九亦從軍及賊攻濟州須汝霖等力戰死之子和直入賊中斬其將郭延壽以出又入又如之士卒喜躍既而復入為賊所害賊乘勝盡殺官軍遂陷濟州

高麗史一百四

四十一

列傳卷第十六

列傳卷第十七

高麗史一百四

金方慶

九韓

齊願

士衡

利

金方慶

金方慶字本然安東人新羅敬順王之遠孫父孝印性嚴毅少志學善書登第官至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初方慶母有娠屢夢餐雲霞嘗語人曰雲氣常在吾口鼻兒必神仙中來及生養於祖敏成家小有嗔恚必卧啼街衢牛馬為之避人異之高宗朝年十六以蔭補散貨兼式目錄事侍中崔宗峻愛其忠嘗待之以禮有大務皆委之累遷至監察御史監右倉請托不行有宰相訴權臣曰今御史不若前御史奉公會方慶至權臣詰之對曰欲如前御史吾亦能之吾要儲峙國廩不能調眾口訴者大慚權臣亦變色後為西北面兵馬判官蒙兵來攻諸城入保葦島島有十餘里平衍可耕遇海潮不得墾方慶令築堰播

種民始苦之及秋大熟人賴以活島又無井泉常陸汲往往被虜方慶貯雨為池其患遂絕入為牽龍行首時禁衛爭附權門宿衛甚隘方慶憤其然雖疾不請告直虛秋隘衛士皆寓宿于外同僚姓朴者欲邀致一娼方慶固止之朴慙謝遷御史中丞守法不阿風節凜然元宗四年知御史臺事左承宣俞子遇久執政柄士大夫皆趨附方慶途遇揖于馬上子遇曰我是皂衫奉命三品以下皆避之

高麗書

君何乃爾方慶曰君與我俱三品皂衫奉命我欲行禮耳相詰久之方慶曰日已晏矣遂徑去子遇深銜之凡方慶之族求仕者輒抑之方慶不以芥意後攻珍島至全羅調兵千遇田莊在長沙縣方慶戒勿擾及拜上將軍以事杖重房一校班主田份惡之訴權臣貶守南京方慶嘗為西北面兵馬使有遺愛至是西北諸城上書請復來鎮時方慶赴南京纔三日命復鎮之入為刑部尚書樞密院副

使十年林衍廢王世子適自元還至義州聞難復入朝奏之世祖遣幹脫兒不花等諭在國群臣及還方慶奉表偕如元世子請兵蒙哥薦領軍將發中書省謂世子曰今蒙哥為若父駐西京以待大軍林衍既背命必不給軍食奈何世子宜令不與衍者偕行世子難其人侍中李藏用等曰方慶再鎮北界有遺愛非此人不可世子曰甚合吾意乃命方慶行方慶言曰官軍到西京若遇大同江王京自亂恐將有變宜勿令過江皆曰善遂以聞帝允之詔官軍過大同江者罪之行至東京聞王已復位入朝因留待之時崔坦韓慎叛殺諸城守唯禮待博州守姜份延州守權曰金公之德吾輩敢忘以份聞方慶妹婿也明年方慶與蒙哥駕至西京父老爭來餉泣曰如公在豈有坦慎之事坦等亦朝父來見坦等因蒙兵潛欲乘虛構亂厚遺蒙哥為誘之方慶每以計沮之先是林衍慮王奏帝請

兵還欲拒之令搆諭智甫大率夜別抄屯貴州神義軍屯椒島以備之坦慎等知其謀密具舟楫聚銳兵謂蒙哥曰衍等將殺官人及大軍欲入濟州請官人聲言出獵察京軍往來狀相報吾等以舟師進甫音島末島官人領兵臨窄梁彼不能進退既得其情具聞于帝王京可取子女玉帛非他也有也蒙哥篤喜諾寧遠列將吳繼夫之子得公為地內廂知之密告方慶方慶曰豈有此事得公曰若

高麗書卷一百四

四

不信可陰偵之詰朝方慶詣蒙哥篤館門諸軍畢至坦慎等似有喜色蒙哥篤謂方慶曰久客無聊擊鮮為樂公從吾否曰獵何所曰過大同江至黃鳳州入椒島耳方慶曰官人亦聞聖旨何以過江蒙哥篤曰蒙人射獵為事帝所知君何沮之方慶曰我非禁獵禁過江耳若欲獵何必之彼然後為樂蒙哥篤曰若以過江為罪我獨當之方慶曰我在此官人安得過江如欲之須稟帝命方慶密諭智

甫大等今退兵蒙哥篤知方慶思直出於天性大加敬重以實告曰欲滅王京者非獨崔坦等亦有人焉曰為誰曰某事秘不得由是讒言不入國家以安是年夏三別抄叛驅掠人民航海而南王遣叅知政事申思佺為追討使又命方慶領兵六十餘人與蒙古宋萬戶等兵一千餘人追討至海中望見賊船泊靈興島方慶欲擊宋萬戶懼止之賊遁去自賊中逃來者男女老弱千餘人宋萬戶以為

高麗書卷一百四

五

賊黨悉虜而歸後請還于行省然不還者頗多賊入據珍島侵掠州郡思佺不以討賊為意或聞之曰我已為宰相破賊成功復何為乎至羅州聞賊出陸奔還于京全州副使李杉亦弃城逃皆坐免方慶代思佺與蒙古元帥阿海帥兵一千討之賊圍羅州分兵攻全州羅人與全議降全人猶豫方慶在道聞之單騎併日南行先牒全曰某日當帥兵一萬入州宜速備軍餉待之全以牒示羅賊聞之

遂解圍去自是不復肆掠方慶劾奏討賊使
上將軍邊胤將軍曹子孔愉等是賊攻錦
城不救請流子孔愉等是賊攻錦
宦官得免方慶與阿海屯三堅院對珍島而
陳賊於所掠船艦皆盡怪獸蔽江照水動轉
如飛勢不能當每戰賊軍先鼓譟突進互勝
負曠日相持會潘南人洪贊洪機譁于阿海
曰方慶孔愉等陰與賊相通阿海執囚之
移牒達魯花赤達魯花赤令方慶還與贊等
對辨以叅知政事蔡楨代之阿海鑲方慶令
卒五十人押送于京見者皆冤以悲泣達
魯花赤言於王曰贊等所言誣妄宜繫牢獄
釋方慶王即請達魯花赤復令方慶討賊授
上將軍慰諭遣之方慶至珍島賊皆乘船盛
張旗幟鉦鼓沸海又於城上鼓譟大呼以助
聲勢阿海慙下船欲退屯羅州方慶曰元帥
若退是示弱也而賊乘勝長驅誰敢當鋒帝
聞而責之將何以對阿海不敢退方慶獨帥

帥攻之賊以戰艦逆擊之官軍皆退方慶曰
決勝在今日突入賊中賊圍之驅迫以去方
慶士卒殊死戰矢石俱盡又皆中矢不能起
已薄珍島岸有賊卒露刃跳入船中金天祿
以短矛刺之方慶起曰寧葬魚腹安能死賊
爭欲投海衛士許松延許萬之等挽山之創
者見方慶危急叫呼復起疾戰方慶據胡床
指揮士卒顏色自若將軍楊東茂以蒙衝突
擊之賊乃解去遂潰圍而出方慶數將軍安
世貞孔愉等不赴救之罪欲斬阿海止之明
年王削愉世貞等職又奏阿海畏縮不戰帝
命罷阿海以忻都代之仍詔誅贊等方慶與
忻都協謀攻珍島方慶忻都將中軍入自碧
波亭永寧公之子熙雍及洪茶丘將左軍入
自倭項大將軍金錫萬戶高乙慶將右軍入
自東面檣百餘艘賊聚碧波亭欲拒中軍茶
丘先登縱火挾攻賊驚潰趨右軍右軍懼欲
赴中軍賊獲二艘盡殺之先是官軍數與賊

戰不勝賊輕之不設備及官軍奮擊賊皆奔
妻子遁其所虜江都士女珍寶及珍島居民
多爲蒙兵所獲方慶見賊潰追之獲男女一
萬餘人戰艦數十艘餘賊走耽羅方慶入珍
島得米四千石財寶器仗悉輸王京其陷賊
民皆令復業凱還王遣使郊迎以功加守
人爵中書侍郎平章事賊入耽羅築內外城
時益猖獗時出虜掠擒安南守孔愉而去
瀕海然侵及京畿道路不通王甚憂之十
四年以方慶爲行營中軍兵馬元帥遣之方
慶更鍊卒并水軍萬餘人與忻都茶丘屯濟
南縣將發諸道戰船皆爲風簸蕩獨以全羅
道一百六十艘次楸子島候風夜半風急不
知所指黎明已近耽羅風濤洶湧進退失據
方慶仰天太息曰杜稷安危在此一舉今日
之事不在我乎俄而風浪止中軍入自威德
浦賊伏兵岩石間踴躍大呼以拒之方慶厲
聲趣諸船並進隊正高世和挺身突入賊陣

壬午乘勢爭赴將軍羅裕將銳兵繼至殺獲
甚衆左軍戰艦三十艘自飛揚島直擣賊壘
賊風靡走入子城官軍踰外城入火矢四發
烟焰漲天賊衆大亂有自賊中來投者曰賊
已勢窮謀遁可急擊之既而賊酋金通精率
其徒七十餘人遁入山中賊將李順恭曹時
適等肉袒降方慶麾諸將入子城士女號哭
方慶曰只誅巨魁耳汝等勿懼執其魁金允
敘等六人斬于通街擒親黨三十五人分載
降衆一千三百餘人而還其居民悉按堵如
故於是忻都留蒙軍五百方慶亦使將軍宋
甫演中郎將康社臣尹衡領京軍八百外別
抄二百留鎮班師至羅州斬所擒親黨餘悉
不問大犒師遣其子綬及祇候金域別將俞
甫等告捷王拜綬爲大將軍城爲工部郎中
甫爲中郎將以世和先登陷陣拜郎將其餘
實有差及方慶凱還王欲使廣平公譔郊勞
遣承軍朴恆翰以明日入京方慶即趣行入

謁王恩論甚厚特賜紅韉大宴將士教都兵馬使及省臺曰濟州逆賊實爲難制至請師上朝討之若兵以淹滯則飛輓之費不貲經涉大洋不測之變又可慮也宗社安危在此一舉中軍元帥金方慶自珍島之役至伐耽羅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措置得宜戰艦兵器糧餉無不周備督率大軍誅除兇渠疲瘵復蘇功業之重帶礪難忘兵馬使邊胤先往南方具辦諸事與方慶同心協力功烈殊異褒賞之典速議以聞其他領兵管船將士及將校典軍至於外別抄科賞條件並宜舉行遂以方慶爲侍中秋被詔如元帝勅關者進入使坐丞相之次輟御饌與之仍賜金鞍錄服金銀寵眷無比及還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五年帝欲征日本詔方慶與茶丘監造戰艦造船若倭變樣則工費多將不及期一國憂之方慶爲東南道都督使先到全羅遣人啓受省繳用本國船據督造是年元宗薨忠烈即

位方慶與茶丘單騎來陳慰還到合浦與元帥忽敦及副元帥茶丘劉復亨閱戰艦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爲副使樞密院副使金侁爲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爲副使上將軍金文庇爲右軍使羅祐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爲副使號三翼軍忻即綬也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稍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留合浦以待女真軍女真後期乃發船入對馬島擊殺甚衆至一岐島倭兵陳於岸上之亮及方慶壻趙抃逐之倭請降復來戰茶丘與之亮抃擊殺千餘級捨舟三郎浦分道而進所殺過當倭兵突至衝中軍長劍交左右方慶如植不少却拔一槊矢厲聲大喝倭辟易而走之亮忻抃李唐公金天祿申奕等力戰倭兵大敗伏屍如麻忽敦曰蒙人雖習戰何以加此諸軍與戰及暮乃解方慶謂忽敦茶丘曰兵法千里懸軍其鋒不可當我師雖少

已入敵境人自爲戰即孟明焚船淮陰背水也請復戰忽敦曰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乏之兵敵日滋之衆非完計也不若回軍復亨中流矢先登舟遂引兵還會夜大風兩戰艦觸岩崖多敗旣墮水死到合浦以俘獲器仗獻帝及王王遣樞密副使張鑑慰諭命方慶先還加上柱國判御史臺事元年改官制拜僉議中贊上將軍判典理監察司事二年如元賀聖節王上書中書省曰陪臣金

十二

方慶奉朝命攻破珍島耽羅及征日本修造戰艦揚兵海上實有力焉請賜虎頭金牌用勸來者方慶奉幣禮畢上殿亡宋幼主後至二人執袂前導帝命幼主坐皇太子下有司請方慶與宋群臣坐次帝曰高麗慕義自歸宋力屈乃降何可同也唯宋榻至於幼主大父行年且老賜坐金宰相止其餘皆下坐又曰金宰相有軍功賜虎頭金牌東人帶金符自方慶始及還主出城以迎所部謂方慶曰

帝命我管軍子管而軍子每事推下又推子果誰任之方慶曰閭外則將軍制之閭內則受制於君固也語畢有雀雛在堂下忻都令捕之自弄旣而撲殺謂方慶曰如何方慶曰農夫作苦此物一舉啄禾穀殆盡公殺之亦恤民意忻都曰吾見東人皆知書佛與漢兒相類每輕我輩以謂蒙人業殺天必厭之然天賦吾俗以穀戮只當順受天不以爲罪此子等所以爲東人奴僕也時公

十五

主請工匠于元大興土木之役亦匠提領盧仁秀擇一大木諷方慶柳璫與印侯張舜龍各執鉅斷其兩端曰人臣盡力於主當如是也方慶嘗享王及公主皆用新鑄銀器宴罷納于內帑又營五百羅漢堂于普濟寺極其壯麗大設會以落之達魯花赤及兩府皆會都人士女全至識者譏之有人投匿名書于達魯花赤石抹天衢曰齊安公淑金方慶等四十三人謀不軌復入仁華天衢因淑及方

慶等令宰相雜問之賴柳墩力救得免語在
璣傳東征之役金使請地方慶以章得儒不
救主將奏罷其職郎將盧進義從方慶攻珍
島不力戰掠人財產方慶沒入官金極大亦
當時從軍者三人俱有憾於方慶三年方慶
往見忻都於碩州而還將士皆迎于碧瀾渡
進義具卮酒而進方慶麾下士惡其先已止
之進義曰諸軍與麾下皆人也何先後之有
韓希愈曰此悖理之人請勿飲方慶遽起進

高麗書卷四

十一

幾等街之得儒謂希愈曰君何不恤我乎我
職而君得賞我何罪耶因辱罵遂以頭再
觸希愈胷希愈敗退之得儒怏怏以告宰樞
及監察司方慶曰醉中之失誰復治之遂不
問得儒益恐曰與進義福大等陰謀傾軋乃
具狀譖於忻都曰方慶與子忻墻趙朴義男
韓希愈及孔愉羅裕安社貞金天祿等四百
餘人謀去王公主及達魯花赤入江華以叛
東征之後軍器皆當納官方慶與親屬私藏

於家又造戰艦置海南昆潤珍島三縣欲聚
衆謀叛自以其弟近達魯花赤館移居孤柳
洞國家曾命諸島人民入居內地方慶父子
不從使居海濱又東征之時令不習水戰者
爲梢工水手致戰不利又以子忻守晉州募
客田儒守京山府義男安迪材鎮合浦韓愈
掌兵船擬舉事響應凡八條於是忻都
三百騎至與石抹天衢告王王及公主雖知
誣妄不得已命柳墩元傳李汾禧韓康李

高麗書卷四

十一

與忻都天衢雜問之有與得儒問狀者宮得
時等四人告曰我等目不識字得儒給曰與
若俱有功盍連一狀以求爵賞故署名耳告
訐非所知也得儒又告忻都曰歲乙亥方慶
語我曰汝等助我當盡殲官軍入據海島若
不之信請與對辨方慶性沉默又憤怒似不
能言璣曰得儒旣以八事告方慶叛今所言
益重何不先載狀中耶諸囚畏韋盧莫敢正
視天衢顧叱曰汝等犬豕也攻珍島時汝二

人犯律中贊沒汝賊入官汝所憾者此耳今飾虛辭欲陷大臣天而不誅無天也幅大等十四人又告曰以得儒故署名非吾本意王益知誣妄止論希愈等十二人藏甲之罪杖而釋之茶丘與本國有宿憾欲伺釁嫁禍聞方慶事請中書省來鞠忻都亦嘗遣其子古歹以得儒言奏帝詔與國王公主同問於是王與忻都茶丘復鞠方慶及忻茶丘以鐵索圍其首若將加釘又叱杖者擊其頭裸立終

日天極寒肌膚凍如潑墨王謂茶丘曰向與忻都已鞠訖何必更問茶丘不聽會郎哥歹還自全羅道王引與同問郎哥歹曰我將還朝帝若問東方事當以所聞見對茶丘頗屬後又鞠之方慶曰小國戴上國如天愛之如親豈有背天逆親自取亡滅吾寧枉死不取誣服茶丘必欲服之加以恠毒身無完肌膚而復蘇者屢茶丘密誘王左右曰時大寒雨雪不止王亦疲憊聞訊若使方慶伏辜罪止

一人法當流配耳於國何有王信之且不忍視語方慶曰天子仁聖將明其情偽不置於死何自苦乃爾方慶曰王何如是也臣起自行伍致位宰相肝腦塗地不足報國豈愛身誣服以負社稷顧謂茶丘曰欲殺便殺我不以不義屈竟以藏甲論流方慶于大青島忻于白翎島餘皆釋之方慶之流國人皆遮道泣送茶丘遣人誣奏帝曰金方慶積穀造船多藏兵甲以蓄不軌請於王京以南要害之

地置軍防戍亦於州郡皆置達魯花赤方慶及子璿家屬悉送京師以爲奴隸收其土田以充兵糧及印侯以奏流方慶如元帝問方慶藏甲幾何對曰四十六副耳帝曰方慶恃此謀叛乎高麗州縣之租皆漕輸王京造船積穀又何足疑又方慶起第王京如謀叛何必起第遄令茶丘還國王待草長可來奏稱儒進義又謂茶丘曰國家設談禪法會所以詛上國也茶丘以語天衢遣人報中書省王

亦遣將軍盧英如元辨對平章哈伯曰此何足上聞汝且歸令王自奉王遂如元道過帝勅令方慶父子得儒進義等從王入朝王遣張舜龍召方慶等方慶忻自海島還人皆涕泣按手曰不圖今日復見侍中父子面進義曰姚家寨舌爛暴死臨死曰吾以得儒至此得儒聞之不寢食常仰天太息而已王上書都堂辨方慶誣曰韋得儒盧進義等告忻都以為金方慶謀去公主國王及達魯花赤將入江華如其信然得儒宜先告我何以直告帥府忻都拷問方慶未嘗家藏兵甲惟羅裕等四十一人所為然裕等皆云未嘗聽方慶謀叛事緣得儒等含怨欲害方慶然得儒等亦稱未嘗親聞方慶謀叛事亦未曾聽說於人但征東時方慶麾下有不納軍器於官者以此疑其謀叛後更言方慶再說謀叛前後所言不同又言至元十二年十二月日到方慶家方慶言忻都毀我房屋而去因說叛事

今看帥府鎮撫也速達文字忻都以至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王京翼年正月初三日還益州得儒何稱十二月去也進義云至元十二年四月詣方慶家方慶在門前說謀叛事後言方慶在政房東廊下說所言前後不同以此觀之並是妄飾忻都與達魯花赤同鞠杖藏甲者餘皆原放惟留方慶以候明降茶丘又稟鈞旨來問韓希愈安迪材金忻等實我所差指稱方慶擅差委吳木江續殺實是竹州等郡縣所輸公私之物指稱方慶所畜潘南等處船楫俱是種田軍人所具指稱方慶船隻強取文字酷刑鞠問必欲招伏即今勢難自白要令方慶全其性命姑流海島以待聖慈豈謂聖明曲照勅令方慶赴京伏望詳其前表與達魯花赤文狀一一善奏得儒進義又云談禪法會將不利于上朝呼得儒問之曰隊正金玄言將設談禪觀而不行又軍成一亦言有僧告公主曰談禪不

利於上朝公主命成一妹于紫縫衣賞之今
問金玄則云得儒喚我問設禪法會何由而
寢答云不知餘無所言問成一則云我寓居
進義家進義將我往見得儒得儒曰聞有異
事否答云不聞公主賞僧事不會見聞何會
說與得儒我若有妹當處其家何故寓居進
義之家金玄成一之言皆如此且禪法通行
天下本國自國初至今三百六十餘年率以
三年一度當孟春設會是年以得儒進義經
告國家騷動欲於四月設會故淹延耳得儒
恐親朝奏聞加其罪謀沮我行又復妄說遠
魯花赤不曾究問遽爾申奏實深兢懼伏望
善奏既而省官聞得儒言皆大笑居十餘日
得儒亦舌爛而死時人以爲天誅帝諭王曰
訴方慶者皆死無可對訟朕已知方慶冤遂
赦之命隨王還國復爲中贊賜銀十斤六年
秋上章乞退王遣承旨鄭可臣敦諭趣之冬
復請老臣曰卿年雖老勲業殊異豈宜輕辭

其退且今天子有東征之命我國亦當奏置
元帥苟以無功業者請帝以爲何如遂不允
後復上章乞退又不允遣右承旨趙仁觀上
中書省書曰陪臣金方慶盡心供職凡有朝
命恪勤不懈又於珍島耽羅日本隨官軍致
討累捷有功宣授虎頭牌獎諭答勞今復管
領正軍一萬水手一萬五千往征日本若不
參領軍事竊恐難以號令或致違誤方慶年
齡雖邁壯心尚在欲更盡力以答天恩伏請
善奏許參元帥府勾當公事帝下詔授方慶
中善大夫管領高麗國都元帥時方慶如元
賀正帝御大明殿受賀四品以上得上殿赴
宴方慶亦與焉帝溫言慰籍命坐丞相之次
賜珍饗又賜白飯魚羹曰高麗人好之仍侍
宴三日及還賜弓矢劍白羽甲又賜弓一千
甲冑一百胖襖二百令分賜東征將士仍示
東征條令丞相安童素與本國有恩者時在
朔方故不費國贖行方慶以銀盃等布遺其

夫人夫人曰莫是金相邪自丞相北去絕無國贖非公議數婦人前此違奉使必費國贖以行或有羨餘爲使者率私用方慶嘗爲進奉使悉還之七年三月出師東征方慶先到義安軍閱兵仗王至合浦大閱諸軍方慶與忻都茶立朴球金周鼎等發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使通事金昉諭之周鼎先與倭交鋒諸軍皆下與戰郎將康彦康師子等死之六月方慶周鼎球朴之亮荆萬戶等與日本

兵合戰斬三百餘級日本兵突進官軍潰茶立奔馬走王萬戶復橫擊之斬五十餘級日本兵乃退茶立僅免翼日復戰敗績軍中又大疫死者凡三千餘人忻都茶立等以累戰不利且范文虎過期不至議回軍曰聖旨令江南軍與東路軍必及是月望會一歧島今南軍不至我軍先到數戰船腐糧盡其將柰何方慶默然旬餘又議如初方慶曰奉聖旨費三月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軍來合攻必

滅之諸將不敢復言既而文虎以壓軍十餘萬至船凡九千艘八月值大風壓軍皆溺死屍隨潮汐入浦浦爲之塞可踐而行遂還軍九年又上箋乞退以推忠靖難定遠功臣三重大匡僉議中贊判典理司事世子師仍今致仕加僉議令封上洛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一日乞告上冢王遣子恂爲太白山祭告使隨之至鄉爲親舊留數日謂曰秋稼登場民力未暇豈可以煩汝爲還還二十六年以病卒年八十九方慶忠直信厚器宇弘大不拘小節嚴毅寡言待子姪必以禮多識典故斷事無差檢身勤儉晝不偃卧至老頭髮不白能寒暑無疾不遺故舊有喪輒往弔平生不言君上得失雖致仕居閑憂國如家有大議王必咨之然當國日久又受金符爲都元帥權傾一國田園遍州郡麾下將士號內廂日擁其門附勢假威者橫行中外而不之禁又第其征伐軍功爵賞頗不

地人多缺塋又以外甥趙文簡娶車信女入
議其希寵遺命歸葬安東時用事者惡之遂
沮禮葬後王悔之忠宣贈宣忠協謀定難靖
國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謚忠烈命立神
道碑子愷忻愷愷官至副知密直司事子承
用承澤承用登第官至密直使以廉稱子厚
恭愍朝累官檢校僉議評理附元朴嘗因不
花爲合浦萬戶性貪妻亦慳吝酷嗜失綾
匹意子七祐竊與其妾縛拷竟日七祐死今

僕僉頭曰有問者以自縊爲解時人謂綾重
於子承澤以中書平章事致仕卒謚良簡子
昂上洛君昂子九容齊顏

九容字敬之初名齊閑恭愍朝年十六中進
士王命賦牧丹詩九容居首王奇之賜職散
官登第授德寧府注簿累遷民部議郎兼成
均直講勉進後學訓誨不倦雖休沐在家諸
生質問者相踵辛禡元年拜三司左尹時北
元遣使來曰伯顏帖木兒王背我歸明故赦

爾國弒王之罪李仁任池郡欲迎之九容與
李崇仁鄭道傳權近等上書都堂曰若迎此
使一國臣民皆陷亂賊之罪他日何面目見
玄陵於地下乎慶復興仁任却其書不受諫
官李詹全伯英等疏論仁任罪請誅之仁任
杖流諫官又以九容崇仁等謀害己並流之
九容竄竹州尋移驪興放跡江湖日以詩酒
自娛扁其所居曰六友堂七年禍召爲左司
議大夫乃上書曰今倭寇侵擾四方受敵于

戈未息民失其業飢饉流移貢賦軍旅調發
無地況變故屢興誠宜恐懼修省以答天心
殿下興居無節乘醉馳馬閭巷間若或一
恐致毀傷殿下縱自輕奈宗廟社稷何伏望
念祖宗艱難之業察皇天譴告之心日接大
臣講論治道出入威儀率由舊章不聽明年
遷成均大司成尋判典校寺事初義州千戶
曹桂龍至遼東都指揮梅義等紿曰我於爾
國事每盡心行之爾國何不致謝耶十年以

九容爲行禮使奉書兼賫白金百兩細字麻布各五十匹以行至遼東撫兵潘敬榮旺與義等曰人臣義無私交何得乃爾遂執歸京師帝命流大理衛行至瀘州奉寧縣病卒年四十七後禍追治桂龍誤傳義言流之九容善詞章有惕若齋集行於世子明善明理明允

齊顏字仲賢登第恭愍王十三年爲左正言時內監韓暉李龜壽以邊功超拜僉議評理

管機密甚寵幸諫官不署告身二人疑齊顏譖王曰臣等國耳忘家暴露于外齊顏年少謬居言官非惟不署臣等告身凡捷川之役將士告身皆不署是有二心欲使將士解體也王大怒謂侍中慶千興僉書密直元松壽密直副使金達祥曰韓暉李龜壽備嘗艱危宣力有勞故報之以爵齊顏不署告身欲鞠之對曰郎舍衆矣齊顏豈可獨任其責王曰齊顏卿等之族故爲卿等言之又松壽曰

齊顏字仲賢登第恭愍王十三年爲左正言時內監韓暉李龜壽以邊功超拜僉議評理命遂攝疾留燕寄書其兄齊閔曰燕都雖不如昔之夫可居之地也王以齊顏有異謀徵例賜銀穀居無何齊顏自燕單騎走河南達國書曰宰相田祿生被今旨還國齊顏以王命不可不達又樂聞太王名不達萬里而來仍獻玉燭王問何物曰此明燈之具燭而暗修則復明冀王修德若此因上書以爲我王聰明仁武坐殲紅賊百萬之衆以安帝室爲天下倡今大王忠義聞天下欲東西協力

齊顏字仲賢登第恭愍王十三年爲左正言時內監韓暉李龜壽以邊功超拜僉議評理命遂攝疾留燕寄書其兄齊閔曰燕都雖不如昔之夫可居之地也王以齊顏有異謀徵例賜銀穀居無何齊顏自燕單騎走河南達國書曰宰相田祿生被今旨還國齊顏以王命不可不達又樂聞太王名不達萬里而來仍獻玉燭王問何物曰此明燈之具燭而暗修則復明冀王修德若此因上書以爲我王聰明仁武坐殲紅賊百萬之衆以安帝室爲天下倡今大王忠義聞天下欲東西協力

平僭亂夾輔帝室王大喜奏授中議大夫中書兵部郎中錄書河南江北等處行樞密院事齊顏素善儒學至是為王彈之王悅未幾遣其幕客郭永錫偕來報聘王欲拜代言幸耽嫌其不謁已沮之乃授內書舍人尋左遷典校副令齊顏常快快後與前密直副使金精等謀誅耽事泄繫巡軍杖之耽遣人縊殺忻以陰調刪定都監判官三轉為將軍從父討耽羅賊告捷拜大將軍尋改司宰卿又從

二十八

征日本既還牧晉州忠烈王五年以充魯花入元本國人庾賔言於帝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請令高麗蠻子征日本勿遣蒙古軍又令高麗備兵糧二十萬石帝許之賔謂賔曰汝非黔弼資諒之孫耶而欲壞本國如此賔曰汝王如泥塑佛尹秀孝貞元卿朴義梁善大等剝民所取亦足以備軍糧我欲去姦臣復正三韓也後襲父職佩金虎符仍授昭勇大將軍管高麗軍萬戶加鎮國上將

軍累遷僉議總理十五年帝以海都兵犯邊遣使徵兵王遣忻率軍赴遼陽哈丹之東忻屯泰蝦縣界備之賊將至鉄嶺防守萬戶鄭守琪懼遁還嶺路隘僅通一人賊下馬魚貫而登時賊飢甚及得守琪資糧大饗數日鼓行而前踰嶺闌入交州道忻亦走避賊遂陷楊根城時帝遣元帥薛闡干來討之忻將右軍與薛闡干等屯木州邏卒高文呂報賊屯燕岐縣遣木奴赤等二十八人與文呂往覘

二十九

之夜半諸軍發木州黎明至燕岐賊陳正左山下諸軍猝圍之賊大驚欲據險登山我軍夾擊之賊腹背受制皆奔馬隱林木間我前鋒二人中矢疑懼不敢進忻叱且令曰敢後者斬於是步卒五百爭先登殊死戰李碩田得賢等突前斬賊先鋒壯士二人乘勝大呼大軍合擊賊勢窮奔潰追至公州江伏屍三十餘里溺死者甚多賊精騎千餘渡江而遁獲其婦女衣服鞍馬器械不可勝計遣人告

擬王又遣忻子竹田追討餘賊授判密直司
事帝賜弓矢鞍玉帶銀一錠賞功陞判三
司事尋知都僉議司事僧日英誣告希愈謀
不執忻與印侯發兵執希愈告左丞哈散鞠
之希愈等不服日英亦逃侯忻等將如元訴
帝王留之不從王亦遣使如元辨其誣會有
赦忻等免丁父憂還國服闋又如元時希愈
為相故忻不肯還居燕凡七年及希愈卒拜
贊成事咨議都僉議司事加三重大匡襲封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一

上洛公遂東還以父遺命辭萬戶授兒子承
用忠宣即位敬曰大德三年本國無賴之徒
將欲搆亂忻與萬戶印侯能先知整亂其功
可賞宜特敘用元年卒年五十九性豁達慈
惠尤恤親戚之窮者

恂字歸厚忠烈王年登第以郎將遷學士直
講方慶征日本恂欲從之方慶不許潛登船
以從及還加殿中侍史累遷密直副使尋辭
之忠宣起為重大臣上洛君忠肅八年判王

司事是年卒年六十四諡文英性寬厚工藏
書畜聲伎日以絲竹為樂子永昶永暉永煦
永昶小字那海忠烈王末登第始除江陵府
錄事曹昞之亂侍從有勞策勲為一等賜推
誠秉義翊贊號封上洛府院君後忠惠被執
于元宰相國老欲上書請赦王罪議不同永
昶曰主辱臣死請之宜急語在金倫傳至忠
穆朝為左政丞與王煦等判整治都監事時
以奇三萬之死行省理問所囚整治官徐浩

三十一

田祿生等永昶告王曰殿下何因整治官王
曰三萬奪人田五結何至於死永昶曰三萬
怙勢縱恣奚止奪五結田王召理問河有源
問之永昶曰我等親奉帝命先治元惡禍
生奚罪乃自繫行省獄王命出之語在王
傳四年卒

永煦忠肅時累遷至三司右尹忠惠以侍從
功賜推誠保節同德翊贊功臣號除三司左
使忠惠被執于元侍從群小百官皆走匿獨

永煦衛王中樂忠穆即位拜贊成事提調政
房事年右政丞恭愍時入侍書筵請罷辦整
都監臣曰予欲聞嘉言設書筵卿言實乖予
心遂稱疾入內永煦初封福昌府院君後封
上洛侯十年卒年七十謚貞簡性嚴毅沉重
親姻故舊有置之者無不賙給其孫士安士
衡年皆踰冠或謂永煦曰盍為之求官對曰
子弟果賢與國家自用之苟不賢與雖得之
可保乎聞者皆服子藏官至密直副使

士衡初以蔭補鶯溪館直累遷監察糾正恭
愍時為考功散郎與直郎劉慶元言按廉守
今職掌貢賦近來州縣多闕貢或至三四年
請論如法從之辛禡三年為執義與趙浚安
翊金湊崔崇謙等同在臺諫時稱得人累遷
開城尹賜端誠輔理功臣號國家議革私田
初改按廉為都觀察使士衡為交州江陵道
都觀察使公明威惠綽有聲稱明年知密直
司事同知經筵事兼掌御經筵講無違士

衡曰大抵耽樂者享年短無逸者享年長理
固然也天子一身係天下安危諸侯一身係
一國安危故為人上者宜以敬為心以違為
戒蓋無逸則百姓以寧故祖宗陰德天亦保
之耽樂則百姓不寧故祖宗陰德天亦不佑
此享國長短之所以異也後知門下府事兼
司憲府大司憲王將遷都漢陽與同僚上疏
曰彈糾非違臣等之職今天災地穰屢見謹
告者由政教失宜公道或廢上下之情不通

而民不安業也殿下尤宜恐懼修省誠信御
下虛懷納諫進忠直遠邪佞惠愛斯民以弭
天灾乃因書雲觀黍欲遷漢陽臣等伏見楊
廣諸州之民困於土木秋耕失時漢陽人家
皆被奪占老幼飢寒寄寓山野流離顛死侍
衛諸司及諸道軍官各領衛卒旒寓辛艱朝
不及夕將有凍餒之患殿下深信讜諫不恤
民弊於皇天謹告何古昔聖王以誠小民為
祈天永命之本願停之以固邦本王不納又

上疏言尹彛等初之當皆已遠竄禹玄寶
權仲和張夏慶輔等尚在都下不宜罪同罰
異請一切逐之王以情狀未明事在赦前不
允又再請皆不報於是士衡及執義安景檢
崔遠掌令許周崔兢持平趙庸等請辭不允
今視事又皆稱疾不出刑曹又上疏請竄玄
寶等王下其疏都評議使司使司言宜從憲
府刑曹之請唯贊成事鄭夢周言彛初之黨
罪固不白又經赦宥不可復論王不得已流

玄寶仲和夏等命士衡等就職士衡等職刑
曹以夢周右彛初黨謀害所司劾之判書安
景恭成石琬等劾夢周皆左遷李勲李廷輔
代之勲等又劾夢周及左常侍鄭寓左司議
崔云嗣黨附夢周不論彛初之黨獻納李靖
正言權璵等上言彈劾非刑曹之任勲廷輔
勲郎舍又彈夢周謀害大臣請鞠之遂罷勲
等職璵又劾掌令崔兢不糾刑曹越職言事
憲司以諫省非風憲之任又劾璵等璵等反

勲景險遠周庸等憲司刑曹為之一空士衡
時方在告聞之與疾視事上書論蟠璵身為
諫官可附夢周不論彛初之黨力攻憲司法
官世不忠請治其罪寓云嗣蟠勲皆見罷尋
拜三司左使同判都評議使司事自此以後
人本朝

朴球蔚州屬部曲人其先富商球籍其資以
饒財稱元宗時為上將軍忠烈還自元至東
京球言曰今駕次山谷行夜者疏虞請嚴警

備承旨李摺曰子以上將軍領忽赤警衛不
嚴是誰之咎球無以對累遷密直副使世祖
將征日本王請于中書省賜虎頭金牌及印
授召勇大將軍左副都統從方慶征日本有
功後以同知密直司事出鎮合浦以贊成事
卒球無他技能以軍功貴

韓希愈

韓希愈嘉州吏善騎射有膽略嘗與火
獵希愈策馬出入火中如飛人相顧愕希

愈笑曰大丈夫陷陣突敵死且不懼况此乎
初補隊正累遷大將軍從金方慶討珍島賊
羅皆有功日本之役方慶以希愈爲先鋒短
兵相接希愈赤手奪敵刃手傷血流遂奮擊
斬數級忠烈時拜副知密直司事王聞乃額
大王叛將助征賜希愈虎頭牌爲右翼萬戶
將兵啓行聞帝已擒乃顏罷兵還後帝賜雙
珠金牌授帳前萬戶時元使張守智來一日
問希愈曰省今改何號曰僉議府改樞密院
何號曰不知守智曰君何從得宰相曰軍功
守智掩口而笑歷判密直三司事乃顏黨哈
丹來侵元遣薛閣干及那蠻少大王分兵來
救我軍先與薛閣干併日行遂破賊于燕歧
俄而賊精騎復來對陣那蠻死後至以恨不
及燕歧欲與戰賊有勇士一人射我軍每發
輒倒希愈援槊躍馬突入賊陣賊辟易扼勇
士以出斬之槊其首示賊賊氣禡大軍縱擊
大敗之賊盧的父子等二千許騎潰圍遁去

遂班師次石破驛那蠻死使謂薛閣干曰賊
魁未擒不可不追薛閣干曰如聖旨則可何
用窮追希愈等遣人獻俘薛閣干軍令嚴肅
士卒震懾時過秋毫不犯二戰而克皆其力
也王命希愈追捕餘賊未幾召還留鎮江都
出拜東北面都指揮使帝命爲懷遠大將軍
賜三珠虎符弓矢玉帶銀一錠鞍一面以賞
戰功尋知僉議府事爲鎮邊萬戶忠宣爲世
子在燕邸校尉金臣甫訴曰我初從希愈塔
洪綏來燕希愈以我背綏而投邸下陵虐我
妻子希愈何人獨不知有邸下乎世子銜之
白王禡其職王命趙仁規等訊之今巡馬召
希愈希愈方與客飲謂曰吾無罪何使巡馬
召爲飲自若巡馬曰白王怒命巡馬及衛士
二十餘人縛致收所帶虎符希愈性強且康
自度無罪終不屈乃流祖月島希愈屢建軍
功知名上國時人寃之後拜守司空中京留
守開城府事商議都僉議會議都監事尋改

贊成事判版圖事萬戶印侯與希愈素有隙
誣告謀叛流海島未幾召還王遣使如元辨
侯誣告於是元執希愈以歸會王入朝奏希
愈侯曲直乃釋希愈還語在侯傳尋拜僉議
侍郎贊成事判軍簿事加重大匡僉議中贊
後拜右議都僉議中贊尋改右中贊官者李
淑自元奉御香來今宰樞會宮門曰與中贊
洪子藩者左與希愈者右時希愈用事王倚
以爲重故兩府皆右王召僧紹瓊于宮中點

東坡志林

卷四

眼畫佛讀華嚴經王與淑昌院妃受菩薩戒
希愈與承旨崔崇言秘記有國若敬南僧必
致覆亡之語願殿下慎之不聽俄遷左中贊
從王入朝三十二年卒于元性豁達質直少
文家貧屢假貸於人每從王畋射命中賜馬
亦不畜輒與人印侯兄事之嘗至其家曰嗟
吾兄之貧乃如是耶薛王賜粟數百斛自謂
有愈侯門客裴廷芝犯法希愈欲治侯曰忘
我德耶希愈怒拔佩刀目侯而前中贊洪子

藩在坐屢眴廷芝廷芝奪其刀走希愈遂不
及他日廷芝詣希愈謝希愈曰向非汝吾幾
殺侯矣門客柳甫通其愛妓希愈覺讓甫甫
曰子嘗從軍有炊爨之勞今以妓故遽弃我
耶希愈笑遂與其妓平居雖老繕治弓矢甲
冑若臨戰陣每月夜操長槍且走且跳曰吾
力尚可用也王自復位以來王惟紹宋璘等
用事離間王父子希愈自以起自行伍位至
宰輔感王德唯務承順略不規諫忠宣謂希

東坡志林

愈黨王宋深有憾及卒竄其子儉于嘉州儉
與弟禧祐皆官至護軍

羅裕 益補

羅裕羅州人三韓功臣大匡聰禮十世孫也
父得璜剝民聚斂諂事崔沆爲長興副使沆
罷在臨陂以故陞爲全羅按察使後又爲
濟州副使前此宋侶守濟州坐賊免得璜至
人語曰濟州昔經小盜今遇大賊官至刑部
尚書裕以廉調廣仙店錄事林衍狹私憾殺

裕舅趙文柱脅裕離婚裕以義拒之累遷至將軍從元帥金方慶討三別抄于珍島有功時朝士妻多陷賊率改娶及賊平妻或有還者皆奔之裕亦已娶新妻先入賊中得舊室還復爲夫婦如初聞者義之方慶討耽羅裕又以大將軍從軍將前鋒先下岸殺獲甚衆經略使賞以所獲男女二口奏帝賜中統寶鈔又從方慶與元將忽敦等征日本遷鷹揚軍大護軍帝賜金牌授武德將軍管高麗軍千戶以賞軍功忠烈時出鎮合浦以知禮特召還掌八關會議俄遷知申事進副知密直司事王之請親征乃願也賜裕虎頭牌爲中翼副萬戶及班師策爲一等功臣賜緡券田一百結藏獲二十口授明威將軍帝賜雙珠金牌乃顏黨哈丹子老的鈔掠平壤將攻江都王命裕禦之裕沿海踰險遇賊于平壤斬哈刺桑哥二賊將賊潰又戰于燕岐大敗之餘衆遁走女真地王又遣裕于交州道追捕

之老的踰竹田復趣平壤裕將舍舟而陸玄文更言原隰回互恐有伏裕不聽未成列賊大至裕麾軍退僅得登舟郎將李茂等數十人不及登文夾立舟上呼曰茂勉之能立奇功國有賞孰與委身逆虜妻子爲僇乎茂等走獨山賊將輕之下馬據胡床分其衆環山而登飛矢如雨茂偃樹立日晚飢甚喙囊中乾餼謂軍士曰男兒當死中求生毋恐關弓左射中賊將喉應弦而倒賊自亂茂等大呼迫擊斬獲無算以知密直司事如元賀正帝賜三珠虎符玉帶銀錠弓矢劔鞍馬授懷遠大將軍十八年卒裕勇悍出衆習禮儀明斷獄訟臨難不懼屢立邊功子益禧益禧年十七受元命帶金符爲上千戶復襲爵拜管軍上萬戶帶三珠虎符忠烈末授神虎衛護軍忠宣好立新法益禧多所封駁或撼以危言不爲動遂落職經十年乃除檢校上護軍三遷爲商議評理封錦城君嘗尹離

林三鎮合浦以廉勤慈惠稱年五十七操其
子世爵閑居者又十七年每令其子孫人
材用捨負手蹙鼻獨行園庭若有隱憂
初復為金議丞理親甚煙重聽然臨事
不小懈一日語其司事李齊賢曰吾君幼
委政宰相彼負且乘者不誠覆轍吾其引避
母俱為十手所指公當如何齊賢謝曰僕嘗
以二三策曉執政未見施行常愧不能勇退
敢不從公言居十餘日病卒益禧幼習武藝

元冲甲

不暇讀書而性耿介寡節義恥與人爭母嘗
分財別遺臧獲四十口辭曰以一男居五女
間為忍苟得以累鵬鵬之仁母義而從之謚
良節子英傑
元冲甲原州人短小精悍眼有電光能臨難
忘身以鄉貢進士隸本州別抄忠烈時哈丹
賊逾鐵嶺闌入州縣望風奔潰莫有當者賊
來屯原州有五十騎剽掠雉岳城下冲甲率

卒六人逐之奪賊馬八匹還賊都刺聞走
於乃孛蘭等領兵四百又至城下取祿轉米
冲甲與敢死士仲山等七人覘之仲山先入
賊中新一人追至荆門外賊奔鞍馬遁走防
護別監卜奎大喜悉以所獲馬二十五匹與
之賊復來多張旗幟圍城數軍使一人賣書
來誘冲甲突出斬之繫其書於頭擲之賊退
多修攻具城中震懼賊又遣所俘二女來誘
冲甲又斬之賊鼓譟而進百計攻之矢下如
雨城幾陷與元倉判官曹慎出城與戰冲甲
急馳上東峯斬一級賊稍亂別將康伯松等
三十餘人助之州吏元玄傳行蘭元鍾秀與
國學生安守貞等百餘人下西峯夾攻慎援
將鼓之矢貫右肱鼓音不衰賊前鋒少北後
者驚擾自相躡轢州兵合擊聲振山岳前後
十戰大敗之斬都刺闍等六十八人射殺者
幾半自是賊挫銳不敢攻掠諸城亦堅守始
有輕賊之心皆冲甲力也以功大轉為三司

右尹吳忻以讒侵得幸聞王父子陷害忠良人皆切齒畏禍莫有言者冲甲率五十餘人詣都罪惡執送于元語在邪傳忠宣時拜軍上護軍忠肅六年式目都監請加褒獎賜推誠奮勇定亂匡國功臣號越二年卒年七十二子大明材大器

金周鼎

系

字

石聖

金周鼎光州人少好學沉厚寡言不妄交游以蔭調富城尉時蒙兵大至國家驚擾周鼎

措置得宜威惠並著一方稱之遇問使韓純薦之權知都兵馬錄事元宗五年擢魁科補海陽府銀事加典籤海陽公金俊器重之蜀內侍入政房累遷至吏部侍郎忠烈元年拜大府卿左司議大夫明年上書請究理廉使守令勤怠貢賦輕重鄉吏所勢逃役等事王納之為左右所沮事竟不行四年王如元周鼎為行從都監使建白本國達魯花赤王京留守軍合輔鎮守軍費鳳單白四州屯田事

供億繁重民不堪命且金方慶有大功於朝被誣遠流請奏于帝上入朝奏帝皆允王益重之還國授左副承旨舊制凡國家事宰樞會議承宣稟旨而行周鼎言今宰樞甚多謀無主宜別置必閣赤委以機務又內僚不可皆令啓事請擇人為申聞色罷其餘令慶承益李之氏諷王遂置必閣赤申聞色周鼎及參文學事朴恒密直副使薛公儉左承旨李尊庇判禮賓事廉承益大將軍印公秀題

國十五

仁規秘書尹鄭興內侍將軍李之氏實文署待制頭大府少尹安戩千牛衛錄事李子芬詹事府錄事尹文王大常府錄事鄭玄繼為必閣赤內僚郎將鄭承伍金義光姜碩李恕河內為申聞色常會禁中參決機務時統別廳宰樞以非祖宗舊制人多譏議時大府以內僚口傳及內侍院傳請財用殫竭有注簿私假貸猶不能支至剃髮為僧周鼎以為祇候尹諧舊為內侍必能撙節傳請且大將

軍金子廷將軍車得珪內僚之首可抑群賢
口傳之弊請王為別監與監察別監雜考大
府歲入以減其費後口傳愈多傳請愈繁內
僚爭援例求為各司別坐莫之能禁郎將崔
宗彥賴公主乳媪為牽龍行首周鼎以郎將
金禧代之禮儀及曹淳亦以郎將為行首
皆周鼎姻亞時號一門三行首周鼎嘗以女
嫁大將軍尹秀子秀適遭舅服周鼎請王公
除承旨趙仁規謂非禮不奏周鼎因內僚得
請人非之又為鷹坊都監使以鷹犬媚王頗
張權勢語人曰有王命不獲已耳元將征日
本王以周鼎有將略拜萬戶上書中書省請
賜虎頭牌乃授昭勇大將軍右副都統賜虎
頭金牌及印尋同知密直司事及征日本至
大明浦忽大風覆舟官軍多溺死周鼎以計
拯活甚衆十年知都僉議事王嘗宴群臣周
鼎上壽退公主呼謂曰卿子深逼妻縊死父
不能懲子耶對曰虎且不食其子公主不悅

周鼎退支頤睡公主使人責曰卿醉耶睡耶
曰臣無睡公主大怒命曳出明日罷職俄敗
清州牧使奪虎頭牌賜朴之亮未幾召還復
賜牌十六年卒諡文肅一子深
深忠烈朝以禿魯花入元後為郎將又以弓
箭陪如元累遷密直副使襲父萬戶職尋加
同知嘗奉表如元請忠宣還國忠宣特授參
理教曰宰相洪子藩崔有滄柳清臣金深金
利用等圖安社稷重義輕身偕赴朝廷論列
利害為孤請還其功殊異宜特敘用歷贊成
事元授高麗都元帥以其女達麻實里得幸
於帝故有是拜女後封皇后深自私第入摠
部開宣以行省所在國王右丞相水精缺鉞
等儀仗陳於馬前開宣畢三官五軍入庭羅
拜識者以為僭禮俄遷密直使封化平君王
在元深與密直使李思溫議曰帝及太后屢
詔王之國王無意於行今本國歲輸布十萬
匹米四百斛他物不可勝紀國人猶轉之弊

益甚諸從臣皆釋放思歸而權漢功崔誠之
同掌選法利其賂遺朴景亮爲王腹心累蒙
賞賜營置產業王之不歸實由三人盡除之
奉王以還乃因太后倖宦賈撤言於徽政院
使失列門失列門許之於是深等具三人罪
狀今大護軍李揆護軍金彥金賞崔之甫申
彥卿等數百人署名呈徽政院失列門矯太
后旨下漢功等三人獄王怒甚因太后侍婢
也里思班白太后曰從臣愛我者莫如三人

日十八

深等不告我輒訴徽政院其意不止三人惟
陛下憐察漢功等亦以賄求免太后即命釋
三人杖流深思溫于臨洮國人聞之莫不憤
歎揆彥賞之甫彥卿皆亡匿王命彥卿父
良揆外祖金貞于巡軍皆籍其家帝尋召還
深初深將如元印侯出餞告曰今國王在京
師子不待召而往豈無意乎夫善言語以悅
上國子孰與侯富錢財行貨權貴子孰與侯
侯嘗得罪國家僅免死而歸子其慎之深不

能用忠肅時守僉議政丞判摠部事賜礪節
保安功臣號未幾改輸誠守義忠亮功臣化
平府院君又改都僉議中贊加賜協輔功臣
號攝行征東省事蔣伯祥瀆貨多作威福國
人怨之元遣客省太史都赤來囚伯祥以深
及萬戶洪綏權省事卒謚忠肅子承嗣承漢
承晉承魯孽子石堅承嗣子宗衍
宗衍父密直副使精謀誅卒眈事洩爲眈所
殺宗衍亡匿及眈誅乃出辛禡時屢爲元帥

日十九

擊倭有勞恭讓朝王昉趙胖回自京師尹彝
李初之獄起國家初聞胖言欲鞠之遲疑未
決池湧奇與宗衍善密語曰公之名在彛初
書中公其危哉宗衍懼夜逃於是大索境內
獲宗衍于鳳州山中囚巡軍臺省刑曹鞠問
不服翼日夜宗衍從厠實出率其子伯鈞孟
鈞仲鈞及奴數人又逃大索城中三日不獲
以防禁不嚴斬當直今史囚鎮撫李士穎于
巡軍西京千戶尹龜澤與千戶楊百之飲酒

酒酣語之曰爾得無作宰相意乎百之曰孰無此心但爲之難耳龜澤曰金宗衍與趙裕同謀欲害

李侍中爾若率精兵與吾等同心宰相可得也沈侍中亦知此謀矣百之佯應龜澤恐謀洩至南京告我

太祖曰金宗衍逃至西京約與我舉兵謀害侍中宗衍已潛入松京與侍中沈德符判三司池湧奇前判慈惠府事鄭熙啓門下評理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一

朴歲同知密直尹師德漢陽府尹李彬羅州道節制使李茂全州道節制使陳乙瑞江陵道節制使李沃前密直副使陳原瑞及李仲和等謀作亂趙裕又謂予曰沈侍中令其鎮撫曹彥金兆府郭璇魏種張翼與裕等勒麾下兵將攻

李侍中

太祖以其言告德符德符與

太祖議下裕獄遣千戶鄭乙邦于松京囚宗

衍妻及妻父宋龜山奴波豆于巡軍并收其族朴天祥朴可興鞠之妻泣曰假使我知夫所在何忍言之以食上其况我不知乎奴曰主宗衍著喪服人可與家與可與夫婦相話出謂奴曰俟尹龜澤領兵至則事得濟矣拷問之乃服初宗衍匿于安峽人家發軍圍之入石窟中又圍之宗衍拔劍擊一卒突圍而走至平壤匿前判事權忠家與忠子進士裕相好至是逮捕格榜掠問宗衍所與同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一

謀者格指湧奇熙啓歲師德彬等憲府上疏請置湧奇等極刑王不之信留中不下臺諫連日伏閣論請乃流湧奇于三陟歲豐州熙啓安邊師德淮陽彬安峽臺諫又言湧奇等既已流竄但李茂陳乙瑞陳原瑞李沃辭連權格罪同湧奇等尚不抵罪願並正其罪王以茂瑞沃有功且宗衍未逃前已授外任情可疑止流原瑞于興德絞裕流德符及彥等語在德符傳又鞠宗衍黨金加勿李秀

替等加勿曰我到西京芳春家見宗衍謂予曰宗衍入京寓朴可興家與金執李仲和謀害兩侍中執仲和乃宗衍舊麾下鎮撫也芳春曰宗衍再逃後到吾家曰

李侍中性本慈仁但以鄭夢周與長壽趙浚等所誘令我至此我欲與權格入京依朴可興啓定陽君瑀與池湧奇鄭熙啓朴藏尹師德尹龜澤金執李仲和鄭子連等同謀害之鞫權格曰宗衍語予云初湧奇謂宗

五十一

衍曰公之名在戶籍李初書中公其危矣予恐及禍逃來因留予家至十月初二日與予赴京留宿婢七寶家復還平壤十一月初一日至李同知家宿翌日同知稱宗衍曰大男兒也安能鬱鬱於此乎害諸宰相則可免矣予謂宗衍曰同知無兵何以害諸宰相宗衍曰此事非惟與同知議西京千戶楊百之尹龜澤等請兵於安州西京吾與湧奇鄭熙啓師德乙瑞彬原瑞沃仲和等謀以害

李侍中及夢周道傳長壽浚石璘等何難之有予問孰肯從汝宗衍曰吾與楊百之有舊赤之隙尚且從之其餘千戶孰敢不應吾在京中與諸公約舉事日已定適乙瑞出外未得發後汝來吾家議之予不應汝怒蹴門板而去予又曰汝若害中興功臣王得不怒乎宗衍曰擁衆舉大事何畏王乎鞫朴天祥天祥曰吳仲華謂予曰宗衍逃自巡軍匿湧奇家四五日熙啓家五六日可興家十餘日然

五十二

五十三

後出城於是追仲華與天祥對辦乃妄也王曰朴吳爲人不實國人所知遂釋之遣巡軍鎮撫任純禮捕宗衍于西海道搜索甚急宗衍所過輒加拷掠囚繫者數百人傳相告引中外喧闐宗衍飢窘隱於谷州林莽間見一人曰吾飢將死願救之其人曰在此我將煮粥來遂告官掩捕以來命與長壽趙浚與臺諫鞫之逃匿經宿處一如格所言又鞫謀亂事宗衍飢餓不能言獄官詰曰今日之問君

命也何不言也宗衍有微聲在喉中曰我不忍死且以薄祐所鍾至此耳實無謀事又問曰所謀事權樞李天用已告何隱也宗衍曰與格天用共謀得成何事我無所謀此亦可知飢甚不可拷問飲之粥入溫室即死純禮在途不與食一晝夜馳三百里遂疲困凍餒以死人皆疑之効純禮支解宗衍以徇諸道斬忠格芳春加勿天用鄭甫朴原實等流可與仲和執于遠地論龜澤功除判書雲觀事

郎舍數月不署告身式目錄筆劾郎舍黨實衍而庇陰謀請治其罪都堂又上疏請之乃下常侍陳義貴鄭習仁司議李混權湛舍人禹洪富獻納宋愚孟思誠正言尹珪尹湏于巡軍獄鞠之皆流外以湛倡議并收告身石堅忠肅朝累轉密直副使忠惠時封化平府院君曹嶠之亂侍從有勞策功為一等食其父母妻子賜田城獲玉用閑漢言取諸豪富家婢有姿色者主吏至石堅家索婢石

堅歐逐之即詣王宮王迎謂曰政丞得無以臧獲事來耶石堅曰臣家臧獲皆已與子上若索之臣欲明朝如元取來石堅庶子完者帖木兒仕元有寵故因以脅王王賜馬慰諭曰政丞母怒子將勿取忠穆二年卒完者帖木兒升授禮部尚書後還國宰樞宗族爭置酒邀宴時忠惠被執如元政丞蔡河中謂曰尚書既知上國與本國事矣何故有是變乎完者帖木兒曰王之被譴由左右無其人

誰不知惡之不可為但阿意順旨以固權位耳不察何至此尋被徵還于元

列傳卷第十八

高麗史一百五

高麗史一百五
高麗史一百五
高麗史一百五

柳璩 字天年 字藏之 政堂文學公權之孫

高宗朝登第累遷至國子大司成璩久在政
房與俞千遇俱為崔沆所厚蒙兵之侵沆欲
徙三陟山城郡人不欲遣璩銀瓶三十請勿
徙璩却不受乃遺千遇千遇受之言於沆得

不徙璩謂沆曰三陟之徙實關利害郡人安
土重遷嘗餽我銀幣我不敢受今而不徙何
也沆以千遇賣已迫所賂流海島以故千遇
與璩有隙沆子璵累世用事擅威福時又連
歲凶荒餓殍相枕璵不發倉賑貸由是大失
人心璩遂與金俊等謀誅璵一日俊等詣璩
議璩不敢顯言令家人進杏子一椀俊等拜
曰已諭蓋杏與幸聲相近也是日誅璵歸政
王室王謂璩曰卿等為寡人立非常之功

然泣下即拜樞密院右副承宣俄遷知奏事
左右衛上將軍璩以近來為知奏者率皆
臣又恐寵祿盛滿力辭唯以上將軍仍右副
承宣賜推誠衛社功臣號又賜米二百石彩
段百匹甲第土田後因事樞奏爵其子六品
給田一百結奴婢各十五口陞其鄉儒州監
務為文化縣令璩既誅璵奏置政房于便殿
側掌銓注凡國家機務皆決焉俊弟承俊自
以為功高秩卑心常快快璩聞之謂承俊曰

以公之功雖一日九遷可也然循資除授國
家常典公以際正越四等授中郎將不可謂
不超遷也承俊益銜之俊每入闕必謁璩直
廬承俊獨不爾璩與俊戲云承俊郎將何
在璩多置甲第權勢日熾門庭如市承俊林
衍等諸功臣忌之譖于俊諷王王欲奪其權
罷璩承宣除簽書樞密院事因璩所善將軍
禹得圭梁和指諭金得龍郎將慶元祿璩謂
俊曰公始與璩同心舉義復政王室親如骨

肉善譖者不能聞豈圖今日反如是耶俊愧謝承俊林衍等不言而退遂殺得主和得龍流元祿于遠島元宗三年命圖形壁上明年守太傳兼知政事太子太保進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衍殊俊號衛社璫與大司成金瑱禮部侍郎朱悅將軍金瑱素友善數相過一日璫謂瑱等曰頃我以妻服久不視事聞有衛社者今見其人皆群小也又論古史言及當世宦寺之弊宦官金鏡聞而

銜之訴于王王曰此人向誅崔瑒欲執璫獨為俊等所排志不之遂昨日曲宴宰相皆樂獨璫不悅我親酌以勸竟不樂以是知其有二心右垣切責曰汝交結璫憑聖史好論國事史傳所載豈可盡信乎欲罪之第以法掌辭命特有之信勿復爾璫于黑山島結世家璫子行首陞及璫悅並流海島璫素富嘗徙宅輸財車馬連亘旬日而止及誅璫頗有權勢高倍於前時璫三韓巨富至籍家產

珍寶器玩穀帛不可勝計璫被執赤身不實一物家人以紅羅襖裹一衣迫與之璫取衣還襖曰女子無所衣食可鬻此以生陞先行至金剛院達之璫至臨分隸手泣曰父子之恩未盡當復相見人稱璫之敗富所招也未幾衍釋璫還未至京復流他島三別抄之亂璫在江華挈家舟還古京没于賊璫載妻子于小舸財寶于大船與賊共處久之璫伴嘔若中熱請就涼小舸賊許之璫斷纜而去賊

追不及王聞璫陷賊恐以為謀主璫徒步謁王王大喜厚獎復拜平章事判兵部事璫既本同認良民為隸實與達魯花赤宰相請治其罪王不聽璫與政堂文學俞千遇牒有司免隸為民達魯花赤憾而告王王亦怒其擅斷罷璫流千遇後千遇母訴於達魯花赤曰吾子與柳璫同罪獨吾子配島請免之達魯花赤怒流璫于哀島尋召還忠烈二年拜金議侍郎贊成事監修國史判版圖司事先是

以平章龍元傳繼爲贊成而判軍機處
史至是璫以判版圖復相位在傳下傳曰吾
於柳猶門生安敢居上璫曰判軍簿爲二宰
判版圖爲三宰其來尚矣相讓久之王以問
許珙對曰璫之言蓋制傳之言私恩也後進
讓先進禮也若加璫監修國史躋於傳上亦
人望也從之有投匿名書於達魯花赤石抹
天衢館曰貞和宮主失寵使女巫呪詛公主
又齊安公淑中贊金方慶及李昌慶李汾禧
朴恒李汾成等四十三人謀不軌復入江華
公主囚貞和宮主天衢亦囚淑方慶等乃召
宰相雜問之天衢忽言曰春期已近諸君宜
賦迎春詩金垠但唯唯慨然曰王妃與首
相俱在縲絏此豈甯諫時乎天衢慚赧天衢
又諷公主親鞫諸囚公主將從之璫與諸宰
相請見公主膝行而前曰近世權臣執國命
若有告人以罪不問虛實輕重即加誅戮如
判版圖人懷戰慄莫保朝夕皇天眷佑斷除

此輩使公主來莅東方臣等以爲無復前日
之禍今乃有此事所得匿名書臣請辨之我
國人物衰耗官軍屯於四面誰敢逃竄無名
之書何足取信若信而罪之我一二臣明日
亦恐不免誰敢竭力以供王事貞和宮主呪
詛事亦易辨也自公主暨降國人按堵悉感
帝德淪入骨髓彼若以私憾呪詛神而有靈
背德之禍必反乎身璫自始語涕泗交下言
甚切至左右莫不潸然公主感悟皆釋之獨
留貞和宰相議請釋畏公主皆默然璫連起
入內力請乃釋王遣內人謝璫甚勤又有章
得儒盧進義者誣告方慶等謀叛元帥忻都
白王及公主請拷掠方慶王將許之璫進曰
臣生長遼鄙未知上國之制其在本國之法
先囚告者次繫被告者白王然後鞫問所告
實則賞虛則反坐今不囚告者便欲拷掠被
告者於理如何忻都默然語在方慶傳四年
判典理司事時王在元公主召宰相令卜曰

作宮室伍允孚曰今年興土功不利人主臣不敢卜公主怒將奪官答之璪曰臣領造成都監事豈不欲速成以順聖意今日官云寧所與子然一日此無他愛君以誠不顧其身耳臣內罪幸無聞不利於上忍爲之耶請備材瓦待大駕還作之未晚公主默然而止是年上章乞退以匡靖大夫僉議中贊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將軍判典理司事世子師致仕自是凡有內宴王必命召八年僧洪

坦以私憾告璪及上將軍韓希愈將軍梁公勳林庇等有異謀下巡馬所鞠之璪以老病不逮坦臺諫流海島十五年卒年七十九諡文正璪體肥短人望之儼然天資明敏器度雄深能斷大事善接人言笑款洽有藻鑑元傳許璪皆其薦也嘗領史館撰神熙康高四朝實錄一掌國子監試三典禮閣論文章先體制而後工拙所得皆知名士李昇虎安等安戰李混皆徽門生與俞千過同掌試千過

喜自用程文有微疵必欲擯之璪不與較及榜出皆老於場屋者然少至達官璪初掌試坐主平章事任景蕭解所帶烏犀紅鞵與之曰公之門下有如公者可傳之及尊庇掌試欲傳之則已失於林衍之亂買之市即其帶也七林傳爲異事子陞

陞字希元官至僉議叅理容止可觀久在閤門時禮文散失陞撰新儀甚詳後人遵用之事親孝居官匪懈不好飲酒嬉戲於聲色貨

利淡如也善彈丸必命中嘗與客坐遙見汲婦戴盆曰中人則傷中器則破要令丸墮盆中耳彈發果然忠烈二十四年卒年五十一諡貞慎子仁明仁全仁和仁琦仁明中門使仁琦文化君仁和後改墩中第歷代言大司憲出鎮合浦苛酷少恩民甚苦之忠宣元年以僉議贊成始寧君卒諡章敬子總右副代言總子曼殊

曼殊恭愍朝補實馬陪行首拜將軍累轉典

法判書辛禡時為密直副使楊伯淵獄起辭連曼殊杖配合浦成卒後以同知密直事出為慶尚道元帥又從我

太祖回軍有功遷知門下府事諫官許應等上疏曰曼殊由門蔭致位宰相而不孝於母人皆賤之又強姦少尹崔秀瞻處女又廉興拜嘗奪人平州田及被誅還為其主所有曼殊公然奪占使其主痛哭舍寃請令推鞠以礪風俗近憲司上疏以為宰相須用變理陰

陽正己以正百官威加敵國者不爾不許入兩府未知曼殊有一於此乎自今新拜兩府者令應教別為一批錄其功德使士大夫皆知其拜相之由辛昌只罷其職時人恨之倭二十艘來寇海州昌遣我

恭靖王及曼殊與之賜弓矢禡之移江陵也曼殊與尹虎等坤行恭讓即位策為功臣拜門下評理商議又錄回軍功賜田及錄券遂集舊揚軍上護軍曼殊書為巡軍萬戶鞠密

直使李恬不敬之罪恬謂曼殊曰爾位至宰相負不孝不友之名臺省再論之何鞠我為曼殊慚服既而憲司又劾曼殊不待母奉養又奪諸弟田民請治其罪不聽憲司再論只削去揚軍上護軍尋判開城府事遷門下贊成事鄭夢周既誅曼殊以

太祖麾下率二百七十餘人上疏請籍夢周家產并治其黨從之憲司又言曼殊屢疏曼殊罪上不問寵過日隆宜改心勵節猶不懲

艾驕暴日甚若置而不問無以懲惡請鞠問正罪王止令流外自此以後入本朝

許珙 字 彥 富 誠

許珙字韞璽初名儀孔巖縣人父遂官至樞密副使珙幼聰敏奇偉高宗末登第承宣柳璩薦珙及崔寧元公植並屬內侍為政事點筆負時號政房三傑轉國學博士元宗初授閣門祗候累遷至戶部侍郎與修神熙康實錄十年拜右副承宣吏部侍郎知御史臺

時林衍執國命擅威福欲以子惟茂襲珙
珙不聽之珙固拒衍以告王王召珙曰
衍姦凶不可取怨卿深計之珙曰臣寧受禍
不敢嫁女於賊臣之家王義之曰卿善處之
珙退即嫁其女于平章事金佺之子玠衍深
嫉之及衍殺金佺文武多過害珙適葬妻在
陽川還至通津聞亂恐爲所害欲投河而死
既而曰死生天也遂入京衍多殺朝臣無可
與議銓選者問左右曰許珙還否珙聞之至
衍家衍大喜迎入坐謝曰吾有事不能赴葬
幸勿過遂委銓選珙注授得宜衍喜白王賜
賚甚厚衍廢王誣王以病遜位表于蒙古蒙
古知其誣趣王入朝面陳情實王行至松站
問從行臣僚曰至東京行省若問林衍廢立
將何以對珙及大將軍李汾禧將軍康允紹
等順衍意曰宜以表憲對有庾超者承宣弘
之子也嘗爲僧歸俗娶李藏用孫女隋藏用
如元欲媚於帝因訴曰高麗承宣許珙上將

軍康允紹將軍孔愉同謀欲叛上朝帝命不
花逮珙等與超對辨超服其誣遂杖之進奏
書樞密院事忠烈元年改官制拜監察提憲
珙嘗娶政堂文學尹克敏女死更婢妻弟之
女養於家者憲司劾之至是朝臣皆以新官
制改銜謝恩命唯珙未得謝歷判密直知食
議府事元世祖征日本五分遣都指揮使督
造戰艦珙往慶尚洪子藩往全羅子藩事未
半珙已畢還子藩服其能遷叅文學事修國
史與韓康元傳等撰古今錄拜食議中贊十
六年王在元珙與子藩留守王京哈丹賊將
侵東鄙訛言賊已闖入中外洶洶子藩等議
避于江華珙與崔有渰獨不可曰今王在京
師豈可信訛言擅移國都子藩等會者老寧
相議之皆曰當遷珙不能止謂堂吏文証曰
衆論如此不可沮也吾與爾守京以待王命
諸宰相皆曰人謂許中贊鎮定國家今其誤
國乎珙歸家召子孫曰吾當留此若輩有不

從我者非吾子孫必處之以法未幾印侯自
元來曰帝聞復都江華命王曰其言若實執
首謀者以來國人聞之服珙智識明年元遣
兵追討哈丹珙亦舉兵應之積日不下馬因
得氣疾累月不卧至八月疾篤卒年五十九
謚文敬王命左司議大夫金僊謀之珙性恭
儉不事產業雖至達官食不過一器布被蒲
薦處之怡然群居慎口燕處不倚坐如見大
賓少也常率一僕掩骼埋胔無虛日見奔

十五

屍自負瘞之嘗月夜彈琴隣有處女踰墻來
奔珙不敢近喻以禮義女慙悔而返忠宣二
年配享忠烈王廟子程評冠寵富程東州事
評後改嵩官至檢校政丞陽川君卒謚良肅
子棕

棕忠烈養之宮中及長尚忠宣女壽春翁主
棕少長富貴能守禮好施忠烈朝拜守司空
未幾罷以帝命如元留三年忠宣時守司徒
封定安君後復如元連遭父母喪還國自具

屏居日以醫劑活人爲事忠肅在元召入朝
時忠宣自北還燕都握棕手泣曰吾唯一女
卿同居二十七年無閒言此寡人所以鍾情
也因厚遺之忠肅還國加封定安府院君又
從忠肅入元留五年忠穆元年翁主卒哀過
遘疾卒

冠忠烈朝登第國制六品以上不許赴試雖
拜六品不謝則聽赴舉授郎將四年不謝
婦翁宋玠曰官途多何必登第冠曰先人遺

十四

子紙今赴試子雖屢舉不中紙尚在何敢驟
進廢父命耶王素聞其名及放榜召至簾前
賜犀帶仕至戶部散郎贈贊成事子伯陽川
君伯子綱知申事綱子錦

錦字在中恭愍朝登第補校書校勘累轉禮
儀正郎辛禡時除左常侍尋遷典理判書未
幾免性恬靜樂觀書史不喜佛又不阿權貴
與趙浚尹紹宗輩爲忘年友自少嬰疾不樂
仕宦謹妃雖其姻親未嘗趨附退居田里常

傾貲劑藥凡有疾者無問尊卑輒施予所療活甚多禍初立錦作詩曰漢儀自合復三輔秦世應難至萬年誰解在房雙陸夢緬懷擊楫大江船十四年卒年未五十士林惜之子

富忠肅時以右代言掌舉子試取鄭乙輔等富不解文字唯選榜頭一人餘皆以拆名先後第之防禁不嚴檢閱劉世興入錄闈第高下修撰鄭怡潛拆封繡殊無國試體官至選

部典書嘗與掌令成乙臣言掌令朴元桂受人賂布百匹元桂訟于王王命察河中等鞠之富言聽於判事李仁吉仁吉云我無是言相持不服河中等奏富爲妄子信順猷補究猷從恭愍入侍元朝及即位錄功爲三等累遷判閣門事嘗習八關儀猷使酒拳歐逮古赤御史臺劾之猷又叱辱臺官王曰猷罪實重然今大會禮官不可闕姑令視事臺官畏勢不敢復劾紅賊之亂爲兵馬使以舊怨殺

將軍崔福良王聞而惡之未幾與諸將平賊及從安祐凱還金鋪使人撾殺福良又斬金琳次及猷鋪止之流爲配烽卒子瑞亦配烽卒尋召還官累密直副使策扈從收復功俱一等封陽川君時事耽始用事以猷謗訕諸王流清州又杖流瑞猷性酷暴妻與家奴通割妾兩耳傷其兩目又鑿其奴兩目加刑剝刑又割其勢令妻啗之聞者竦體事多類此

洪子藩

承辦 永通

十六

洪子藩字雲之左僕射璫之後父裔官至同知密直子藩敏達嗜學爲宰相柳璈所知璈嘗謂曰君年未二十已爲堂後孟應舉以濟世科之美子藩遂應舉不中出爲南京留守判官尋改廣州通判去必見恩又按忠清廉尚全羅三道入爲戶部侍郎元宗時拜右副承宣奏曰比來不親聽政有司章奏悉委官豎出納中外猷望請親庶政以慰輿望時臺省及士大夫皆緘默自保子藩獨持議論

議多之玉以天變命放囚子藩奏輕囚可也如奴逆主子不孝者亦免乃天意何此非修德實招災也如欲修德莫若省大府供御之費禁市肆侵割之害王默然舊制承宣奉御至試院同知貢舉庭迎知貢舉西北立堂上金坵為知貢舉子藩奉御寶將往奏曰承宣奉御寶至貢院知貢舉或下階以迎或否今從何禮王曰有寶宣下階子藩至貢院詰坵曰予承命奉御寶來知貢舉不庭迎子

十一

十一

不敢入坵曰承宣詣宰相宰相坐而待之今乃起避尚過禮况庭迎乎子藩曰有旨日將晚坵不得已下階未盡一級子藩乃入或謂子藩不恭坵起避可也遽爾下階亦失大臣體忠烈不豫放二罪以下配島者子藩曰去歲亦有赦赦不已數乎恐犯罪者益眾京中見囚請以口僦宥之諸道今祈恩別監命界首官放遣從之征日本時以判密直司事為全羅道都指揮使督造戰艦時李專使輸諸

道兵糧于合浦子藩募水手運以戰艦兵糧與戰艦一舉俱集民頗得耕種元使哈伯那深服其能子藩馳奏本道饑民多闔門餓死哈伯那亦涕泣語臣云邦本至此何可忍視請發兵糧庫賑貸從之未幾知僉議府事陞贊成事哈丹之變王遷江華或以為一水險未足恃中外洶洶子藩修城飭備入賴以安二十年拜僉議中贊明年加僉議今無何以中贊致仕又明年復為右中贊條上便民十

十二

十二

八事王嘉納之語在食貨刑法志二十四年忠宣即位改左僕射叅知光政院事俄復為中贊忠烈復位賜壁上三韓畫忠烈同德佐理功臣號封慶興郡開國侯尋復拜左中贊賜象牙杖忠宣在元吳祁石天補得幸用事韓闕王父子國人患之元遣斷事官帖木兒不花與宰相崔有渰韓希愈柳虎執天補及其父曹第天卿天琪赴京以子藩年老不堪乘傳令歸國事昭王事無大小皆聽子藩子

藩數祁罪惡告帖木兒不花疑祁害已防備甚嚴祁亦疑懼不離王側子藩與諸宰樞及萬戶金深率三軍將士圍王宮護軍具玄良直入王所執祁出王使內人請留祁諸宰相持疑子藩厲聲曰上既許之何疑之有趣護軍崔淑千押送于元初子藩議國王宮參理鄭璫不可曰退一奸臣一武夫耳何至用兵子藩不聽後聞上國以爲言乃悔之忠烈欲沮忠宣還國又請改嫁公主如元至西京

十九

帝不許乃還帝不知祁已赴京遣兵部尚書脫脫帖木兒來捕祁帖木兒見玉屏左右曰帝有命王雖離國必令還敢問王之入朝諸宰相以爲可乎王曰然子藩在側不敢言帖木兒又言王之入朝欲言何事王不能對帖木兒曰可與宰相議子藩就王議王對曰具祁及石胃父子多行不法聲聞于天我實不知然孰謂寡人不知以此欲親朝聞奏耳帖木兒之來也宰相樞出迎西曹通帖木兒問曰

洪宰相來否來則可避然後我當進子藩再三固辭於是相揖禮甚恭帖木兒欲與同坐子藩固辭以爲陪臣安敢與帝使並坐帖木兒強之辭不獲就一行折席坐其見重如此子藩復相繙縫調護欲使王父子慈孝如初吳石之黨數短於王三十一年罷相封慶興君咨議都評議同事是年王如元忠宣恐王惟紹宋璘之使從至京師恣其兇謀諷丞相塔剌罕使子藩有渰庇金深金延壽等從王

二十

入朝丞相奏帝召之子藩至元見丞相具陳惟紹等罪惡且欲奉二王還國未就明年年七十丞相奏帝傳車歸其柩忠宣遣人餐之以文曰扶桑之表賜谷一隅我祖開生國定都子承父爵三百餘年胡今之人執迷罔悛卿獨咨嗟履險若夷抗章宸陛深荷聖知茲謀自解邦基不危一身杜稷非卿即誰後教云子藩功在社稷帶礪難忘可贈推誠同德翊戴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臣謚忠正

子藩爲人魁梧俊偉才幹絕人自少人皆以公輔期之金俊興子藩之父不協子藩詣俊力辨俊曰異哉世復有寧馨兒乎其在相府夙夜匪解事有不合義者輒固執已見雖位居其右者莫敢矯堂吏每白事畏縮不敢舞智子藩既署則退書曰洪公已頷餘可易與耳爲亞相每論事必與首相許珙相抗珙或龜勉從之嘗閱兩制所撰疏詞子藩指摘瑕類久不已珙謂文貼錄事曰猶能捕鼠足矣

卷五

二十一

蓋議文翰非其任也子藩作色而止人謂不相能及珙亡子藩嘆曰公謹正直知無不言世豈復有如許公者子藩先喪母事父孝雖迫公務不廢定省性好潔日沐浴或至再更衣衣必盥手夜必整衣冠拜星三爲首相議論持正有大臣風然三信讓任用不專後配享忠宣王廟子敬順敬官至金龜贊成事議良順順僉議評理敬子承緒承演承緒中第累官至正尹貴客儀禮與幸官才學田畝較

之其妻告辨僞都監承緒逃乃徵銀瓶人以無狀目之承演仕至繕工副令子永通求通恭愍時累遷判典客寺事與金景儒爭田景儒先獲之永通怒夜抵其家奪六馬景儒訴官鞠永通乃伏遂杖罷永通附辛旼常饋遺伺候每旼出入必騎從歷監察大夫密直副使皆旼力也嘗管別軍行八關都省庭壇祭別軍攘奠物省吏訶止之永通縱別軍亂擊省官左司議申德隣獻納朴晉祿李璣

卷五

二十一

正言鄭瑩安勉俱見傷血賤屏褥右司議事光茂劾永通喉別軍凌轢諫官是可忍孰不可忍請廢爲民籍其家賴旼營救得免德隣等反以辱命見罷及旼誅憲府以旼黨請諫之王不從止免官旼而流之辛禍初拜門下評理商議封南陽君尋陞贊成事商議賜純誠勁節協贊功臣號一日禍御報平廳謂永通曰任用者舊欲聞嘉猷卿何無一言永通汗出不能對未幾判三司事拜門下侍中九

年乞退明年判門下府事求通家奴等酌酒
突入贊成事沈德符第梓其妻髮又與贊成
事都占數家奴爭田相拔劍相擊其縱奴不
法類此十四年領門下府事人皆謂貪婪如
求通尚免林廉之禍既不見斥又位上台真
福人也辛昌初領三司事恭讓即位郎舍言
求通與邊安烈謀逆請置極刑不報復言求
通黨附李仁任與林廉同惡相濟群兇就戮
而求通以禍姻戚獨保首領又與安烈謀戴

辛禍是天地所不容願斷以大義不允諫官

力爭罷職尋復領三司事自此以後入本朝

鄭可臣

鄭可臣字獻之初名興羅州人父松壽鄉貢
進士可臣生而穎悟讀書作文頗為時輩所
推嘗隨僧天琪來京貧窮無依寄食天琪天
琪憐之求贅富家無應者太府少卿安弘祐
許之約既定後悔曰吾雖貧士族豈可納鄉
貢子未幾弘祐死家日貧乃許天琪執可臣

手徒步而往一老嫗迎門然薪照之草屋數
間而已天琪歸且哭曰噫鄭生至於此耶高
宗朝登第累歷華要忠烈三年除寶文閣待
制羅州人稱錦城山神降于巫言珍島耽羅
之征我實有力賞將士而不我祿何耶必封
我定寧公可臣惑其言諷王封定寧公且輟
其邑祿米五石歲歸其祠遷左司議大夫時
李汾禧兄弟附洪茶丘醞釀金方慶罪可臣
恥與同朝乞歸養母至再三王慰諭以遺物

論多之尋召還以秘書尹為必聞亦拜承旨
監察司言諸道按廉使別監職在察吏治問
民苦今皆籍上供歛民絀楮皮幣脯果名表
紙等物賂遺權貴已自不正烏能正人請皆
理罪王謂可臣曰楮生於地紙有何弊可臣
曰臣嘗管記全州知造紙甚苦今官高用紙
亦多不能無愧王只許除名表紙元命我征
日本王用尹秀言將令儒士從軍可臣言先
王用人各隨其才比之於身如左右手故上

國之法儒戶不與軍事今欲使儒生被堅執銳遠從征役恐虧盛德王然之時有天變伍允字請設消災道場以禳之可臣謂廉承益曰天變豈淳屠法所能禳盍請修德承益曰吾豈下知但難言耳歷齊直學士政堂文學十六年世子如元可臣及閔漬等從行一日帝引世子于便殿隱几而卧問爾讀何書對曰有師儒鄭可臣閔漬在此宿衛之暇時時質問孝經論孟帝大悅曰試喚可臣來世子引與俱入遽起而冠責曰爾雖世子吾甥也彼雖陪臣儒者也何得令我不冠以見仍賜坐問本國風俗世代相傳理亂之迹自屢歷未聽之不倦後命公卿議征交趾詔與高麗世子師二人同議可臣等曰交趾遠夷師師致討不若遣使招來知其執迷不服聲罪征之可一舉萬全對稱旨於是授可臣翰林學士嘉議大夫時人榮之自是眷遇日隆數輟珍膳賜之或大宴賜以貂裘帝使翰林學士

撒剌剌問可臣本國歸附年月可臣對曰太祖皇帝肇興朔方有遼寧金山王子者自稱大遼奪掠中都子女玉帛東走江東城拒守朝廷遣哈真扎刺追討時方雪深道險饋餉不繼我國遣趙冲金就礪濟兵犒師殲其醜虜因奏表請為東藩太祖遣使優詔答之仍論汝國人不能寒暑來聘固難其貢獻方物朕當使人取之此事在戊寅至今凡七十有六年帝又召見世子于紫擅殿可臣從帝使之年仍命脫笠曰秀才不須編髮宜著巾御案前有物大圓小銳色潔而貞高可尺有五寸內可受酒數斗云摩訶鉢國所獻駱駝鳥卵也帝命世子觀之仍賜世子及從臣酒命可臣賦詩可臣即獻詩云有卵大如甕中藏不老春願將千歲壽醪及海東人帝嘉之輟賜御羹世子凡入見必令可臣從帝嘗觀遼東水程圖欲置水驛語可臣曰汝國所產唯米布若陸輸道遠物重所輸不償所費今欲

授汝江南行省左丞使主海運歲可致若干斛匹豈唯補國用可給東人寓都之資對曰高麗山川林藪居十之七耕織之勞僅支口體之奉况其人不習海道以臣管見恐取不便帝然之尋拜僉議贊成事二十二年加中贊時副知密直崔冲紹以世子命將設公主穹廬就壽昌宮基築壇燎垣大興工役也方東取土無所掘一穴人輒爭趨歷死者衆又公路墻屋令皆覆瓦冲紹與可臣李之氏崔

二十七

有滄朴義等督役甚急民苦之二十四年上章乞退不允命五日一朝加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司空既而暴卒謚文靖性正直端嚴處事精密在政房諳練典故題品銓注皆當物議一時碎命多出其手嘗撰金鏡錄屬所居曰雪齋日與賢士大夫商確古今雖至大官行止如書生及為冢宰人渴望大平及奉國人驚悼或謂王之請禪位也可臣撰表人有言表中詔有非王之意者若結其由

者豈得追責可臣憂懼飲藥死後配享忠宣廟子倬仝佶億儼

安珣 子器 叔

安珣初名裕興州人父字本州吏業醫出身官至密直副使致仕珣少好學元宗初登第補校書郎遷直翰林院屬內侍三別抄之亂珣陷賊素聞名將用之誘且脅令曰縱安珣若罰珣以計得脫王義之嘉賞十二年奉使西道以廉稱召還內侍院書奏院中宿

弊法之尋遷監察御史忠烈元年出為高州判官時有女巫巫二人奉妖神惑衆自陝州歷行郡縣所至作人聲呼空中隱隱若喝道聞者奔走以祭莫敢後雖守令亦然至尚珣杖而械之托神言牀以禍福尚人皆懼珣不為動後數日巫乞哀乃放其妖遂絕嘗至安東令吏洗足吏曰吾屬邑吏子何辱我耶謀群吏將詰之有老吏視珣狀貌出語曰吾聞人多此公後必貴顯勿易視居三年廉使表

其政清遠徵爲版圖佐郎俄遷殿中侍史又選爲禿魯花例陞國子司業由右司議拜左副承旨帝命爲征東行省員外郎尋加郎中本國儒學提舉後以副知密直司事出鎮合浦撫軍恤民州郡以寧累遷僉議叅理忠宣即位拜叅知機務行東京留守集賢殿大學士維林府尹復爲叅理及忠烈復位忠宣如元珣從行一日帝召王急王懼丞相出曰從臣爲首者入珣珣入丞相傳旨曰汝王何不

元珣珣入

丞相傳旨

近公主乎珣曰閨闈之間非外臣所知今日以是爲問豈足於聽聞丞相以奏帝曰此人可謂知大体者庸可以遠人視耶不復問二十六年拜贊成事用事者忌之遂諷王加中贊令引年致仕尋復爲贊成珣憂學校目覩議兩府曰宰相之職莫先教育人材今養賢庫殫竭無以養士請令六品以上各出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歸之庫存本取惠爲贍學錢兩府從之以聞王出內庫錢穀助之

元珣珣入

丞相傳旨

二十

密直高世自以武人不肯出錢珣謂諸相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臣忠於君子孝於父弟恭於兄是誰教耶若曰我武人何苦出錢以養爾生徒則是無孔子也而可乎世聞之慚甚即出錢珣又以餘貲付博士金文鼎等送中原盡先聖及七十子像并求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且薦密直副使致仕李懌典法判書李珣爲經史教授都監使於是禁內學館內侍三都監五庫願學之士及七管十

元珣珣入

二十

二徒諸生橫經受業者動以數百計有諸生不禮先進珣怒將罰生謝罪珣誓曰吾視諸生猶吾子孫諸生何不体老夫意因引至家置酒諸生相謂曰公之待我以誠如此若不化服我爲人耶三十二年復以僉議中贊致仕卒年六十四謚文成及葬七管十二徒素服祭於路珣莊重安詳人皆畏敬在相府能謀善斷同列順承惟謹不敢爭常以興學養賢爲己任雖謝事家居未嘗忘于懷喜賓客

元珣珣入

二十

好施爲文章清勁可觀且有鑑識金怡白元恒未達時珣見之曰他日必皆貴顯又李齊賢李真同年生俱有名珣召令賦詩曰齊賢必貴且壽異則不年矣果皆驗晚年常掛晦庵先生真以致景慕遂號晦軒蓄儒琴一張每遇士之可學者勸之忘肅六年議以從祀又廟有謂珣雖建議置贍學錢豈可以此從祀其門生卒歲力請竟從祀于子器忠烈朝登第累遷國學典酒右承旨陞密直副使忠

三十一

宣以珣扈從入朝不久而還珣之將罪于器會赦免忠肅即位除密直副使兼大司憲亡何罷于器以元尹趙珣代之珣方爲忠宣所寵而于器有公望無內援識者惜之嘗出鎮合浦以廉幹稱十六年以檢校贊成事卒遺命薄葬子牧牧登第忠肅時判典校寺事嘗出其妻元使禿萬館于家問其故牧具語之禿萬曰婦人髮長意短何足過耶諺云一女怨天六月降

霜子其思之牧感其言遂爲夫婦如初累遷密直副使恭愍時封順興君卒謚文淑子元崇

薛公儉

薛公儉淳昌郡人父慎登第以吏幹稱官至樞密院副使慎母趙氏四乳而生八子三子登科封國大夫人公儉初調喬桐監務選補都兵馬錄事高宗末登第官累禮部郎中元宗朝拜軍器監從世子如元以功累遷右副

三十二

承宣忠烈初進密直副使爲必闇赤歷監察大夫知僉議府事尋陞參理引年乞退加贊成事致仕又加中贊致仕卒年七十九謚文良性廉謹正直接物以恭持己以儉朝官六品以上有親喪雖素不知必素服往弔有造謁者無貴賤倒屣出迎嘗卧疾蔡洪拈拄論之布被莞席蕭然若僧居出而嘆曰自吾輩望公所謂壞虫之與黃鶴配享忠烈廟子之

仲賢成事

俞千遇

俞千遇字之一初名亮又改証長沙縣人高宗朝登第籍內侍尚書金敝器之薦于晉陽公崔怡怡曰貌雖不揚誠可人也置之政房遂爲門客累遷吏部侍郎崔沆欲令按察使徵誅流人田穀千遇曰今流民未集此令若行民必受病沆然之寢其事蒙兵來侵將徙三陟山城郡人重遷遺千遇銀瓶三十得不徙沆知之責千遇曰爾讀書知義理何貪汚

至此配于島未幾宥還後以事又配島其妻賂金承俊珍寶請召還承俊言于其兄仁俊曰今政房崔允愷模稜少分辨其餘新進無可與論事者可召千遇仁俊聞于王召還千遇又厚賂寵宦復入政房爲兵部侍郎元宗初拜樞密院右副承宣尋加知奏事掌銓選引同年田文胤爲殿中侍御史崔牧爲正言衛社諸功臣以爲千遇擢所親置臺省欲以相援於是始構陳功臣多倚仁俊謂官其族

千遇每以義抑之功臣嘗有白紙文書於千遇門下登第娶內僚金衍女衍即仁俊舅也衍請仁俊以就文爲海陽府錄事仁俊許之千遇不聽大將軍吳壽山勇而暴亦爲其甥朱然求海陽府錄事千遇以然無才望乃用秘書郎崔冲若壽山道遇冲若鞭之冲若墮馬壽山欲躍馬蹋殺之大將軍朴琪救免冲若竟以恐怖得疾死壽山言於朝曰俞承宣擅政會當數其罪戮之約諸武人會禮

賓省伺之或以告千遇千遇笑曰命也承俊呼壽山曰與奪之權不在主上乎若等敢辱承宣是不有主上與今公也而可乎今公指仁俊於是皆散千遇第將軍元勳與郎將守卿謀去仁俊事覺仁俊囚元勳召問千遇曰公第欲殺我知之乎曰弟之所爲兄豈不知曰何不告我曰元勳嘗以語我問所與謀者曰某人也曰若與此輩作大事乎杖而逐之我知其必不能就且老母在恐傷其心人

謂我食第自免故未敢告耳衍曰公若言不知祇益人疑今以實告何責爲且吾固知公之愛母也昔吾第享客公獨不啖柿問其故則將以遺母今言恐傷母心信然矣只罷其職殺元勳千遇父典機要多受四方饋遺遂致富罄其所畜作佛事於禪源寺爲仁俊祈福蓋欲免懷璧之禍也歷知門下省事參知政事時林衍議廢立歷問宰相皆莫敢對千遇曰此大事也請公反復思之況今世子

上國待其還亦未晚也行竟不從及衍子茂議拒命千遇曰王與世子引上國兵以來閉城而拒豈臣子之義乎雖欲固守得乎惟茂大不悅會惟茂誅不及禍後忤達魯花赤流仁勿烏語在柳墩傳未幾召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忠烈即位革官制降授叅文學事判版圖司事王將冊公主千遇名其殿爲元成伍允孚言於公主曰元成者顯王妃諡也用爲殿額不祥公主怒千遇因左右解之曰

臣誠不知其然又安知公主非元成后得世耶遂諷王以謂帝女下降實爲罕古宜獻湯沐邑公主喜曰蒙古之法名非所諱遂不問千遇體短小聰敏耿介少與柳墩齊名然其德器不及墩遠甚性多機辯言與行違執勤恪內實不然人謂其孝友信義但釣名耳其局量淺狹務勝於人有求不得輒愠見唾眦必報衣服第宅極侈麗嘗爲史官不修史藁曰當時國家事皆晉陽公所爲吾家恩厚

何敢傳其惡於後世卒年六十八諡文度無子外孫朴顯登第官至贊成事清簡自守信淳屠

趙仁規

瑞 德 格 拜 監 寺 卿

趙仁規字去塵平壤府祥原郡人母夢日入懷因有身生而穎悟稍長就學略通文義國家選子弟通敏者習蒙古語仁規與是選以未能出儕輩閉戶三年晝夜不懈遂知名得補諸校累遷將軍忠烈時仁規使麾下卒食

三誘南京民八人爲獺戶民之逃賦者多附之歲納獺皮于敬成宮半入仁規家南京司錄李益邦囚介三仁規訴公主曰南京吏聚擲宮教公主怒逮繫益邦及副使崔資壽遣將軍林庇鞠之庇具得其實以復公主還民元籍流二人尋釋之有宰相奏鷹坊之害王怒欲請回回之見信於帝者分掌鷹坊今宰相不復言仁規力諫而止拜右承旨王上書中書省曰陪臣趙仁規曉蒙漢語譯朝廷詔

五十七

勅文字無有違誤予昔侍天庭終始隨從又事公主恪勤朝夕請賜牌面充王京脫脫木孫兼推考官頭目元以爲宣武將軍王京斷事官脫脫木孫賜金牌王教曰仁規當東征時能以國家事奏達宸所天子授寡人中書左丞相又賜群臣都元帥萬戶千戶金銀牌皆其功也宜別錄功賜田民子孫超等錄用王嘗御南門中贊金方慶醉騎而過仁規素與方慶權勢相逼至是乘機譖之乃囚方慶

于巡馬所歷知密直司事僉議贊成事都評議錄事金溫妻夜竊娣家財被執娣夫與仁規爲姻姪仁規縛溫妻杖之人皆非之王欲拜中贊仁規曰君恩雖至重洪子藩以德望爲家宰既久臣遽處其上如衆議何固辭乃止未幾拜中贊尋爲左中贊宰樞條上時弊二事王怒仁規恐禍及已密告王曰前三事非臣所知請鞠之王因都評議錄事李紆巡馬所命萬戶高宗秀訊倡議者宗秀痛加

五十八

拷掠紆誣以李混對混坐此罷二十四年加司徒侍中叅知光政院事初仁規女爲惠宣王妃至是有人貼匿名書于宮門云趙仁規妻教巫咒咀使王不愛公主而鍾愛已女公主下仁規及其妻子獄元遣使鞠仁規又鞠仁規妻極慘酷妻誣服遂執仁規及女婿崔冲紹朴瑄以歸皆籍其家輸使臣館元杖流仁規于安西冲紹于鞏昌後放還仁規王以帝命即除判都僉議司事忠宣在元以仁規

為咨議都僉議司事平壤君開府置官屬賜
宣忠翊戴輔祚功臣號遣承旨金之兼來啓
曰趙仁規年高德邵為國元老許朝會玉帶
傾蓋侍從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國有大事僉
議密直一人就家咨稟若有不聽仁規及中
贊崔有淦約束者以違法論王從之三十四
年卒年七十二謚貞肅仁規羨風儀寡言笑
涉獵傳記初國人雖學蒙古語未有善數對
者我使如京必令大軍總管廉守衡引入奏

二十九

仁規嘗獻畫金礮器世祖問曰畫金欲其圖
耶對曰但施彩耳曰其金可復用耶對曰礮
器易破金亦隨毀寧可復用世祖善其對命
自今礮器毋畫金勿進獻又曰高麗人解國
語如此何必使守衡譯之有王人與我國者
憾欲改土風愬帝事叵測仁規單騎入覲數
奏明辨事遂寢西北二鄙復歸于我亦仁規
專對之功王每有奏請必遣仁規凡奉使者
三十頗著勤勞然起於微賤驟乘鈞軸為人

外似端莊恬正以故得幸嘗出入王卧内多
聚田民致富加以國舅權傾一時子璿皆列
將相人無敢比者及遭疾子璿迎醫診視仁
規曰吾發跡行伍官至極品年踰七旬死生
有命安用醫為時諸子在元唯璿侍疾璿曰
汝家兄弟姊妹且九人慎勿忿爭取笑於人
待汝昆季來具訓之永為家法子瑞璿瑋
瑞性英敏豪邁父夢大星墜其家遂生瑞故
小字星來忠烈朝中第臨軒唱名賜犀帶忠

三十

璿為世子時宴西原侯瑞璿金光佐車元年
皆以善歌與焉光佐以黍離柏舟閒歌雙燕
曲閔漬以何彼穠矣補之自是內殿有宴必
歌此曲瑞與光佐元年俱寵幸二人賤者不
足道瑞以相門儒士與之為伍時議郎之除
直寶文署累歷遷至右承旨及仁規以趙
妃事被逮留元瑞從之一日車駕出瑞率諸
第謁道左帝顧問嘉之尋許仁規還累遷同
知密直入賀千秋節帝後懷遠大將軍高麗

國副元帥賜三珠虎符瑞女適元寵相也兒
吉尼故有是命及還王亦拜檢校贊成事加
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大司憲封平壤君瑞與
都元帥金深上官用行省丞相儀仗人譏犯
禮忠宣五年以三司使卒諡莊敏子宏千祺
千祐

璉字溫仲以父任官累知密直司事忠肅朝
拜僉議評理轉贊成事王如元見留寶頓與
蔡河中等左右藩王璉王萬端璉與弟延壽

及金元祥等從史織成璉受元命為高麗王
府斷事官佩三珠虎符王嘗在元璉權省事
者凡五年元使絡繹往來率使氣逞暴璉善
辭以對怒輒解及卒國人皆泣然貳於藩王
臣節不完諡忠肅子德裕襲父爵為王府斷
事官性清白不畏強禦不慕榮利雖親戚故
舊至當國則絕不相往還官至版圖判書卒
子煦璉靖恤浚狷浚自有傳

璘恭愍朝與安祐等擊走紅賊策勲第一等

累遷鷹揚軍上護軍倭寇喬桐璘又擊走之
時辛旽當國人爭附璘未嘗一詣其門嘗詆
旽為老和尚與知都僉議兵仁澤班主尹承
順等謀去旽事洩杖流南裔沒為官奴後又
與密直金精謀誅旽旽訴王請杖之遣其黨
孫演殺之以病死聞及旽誅王乃召承順拜
鷹揚上護軍承順還京謁璘母號慟以玄冠
素服收葬璘骨聞者莫不嘆之王嘉承順信
義仍遣承順祭璘墓曰惟爾祖貞肅公仁觀

相我先王功在社稷爾自妙年亦佑寡躬已
友以來靡役不從厥有成績世濟其美予嘉
乃忠俾將府衛方且大用不圖賊旽憚爾義
勇迸汝遐陬卒至隕命及旽伏辜知汝至此
茲極慟悼賜爾一酌魂而不昧諒予至忱
璘後改延壽忠烈朝登第授都津令辭王怒
命囚尋釋之累歷華要拜元尹忠肅時為密
直副使兼大司憲時金英甫弟僧山同倚兄
勢驕恣住大寺蓄教妻延壽因其妻鞠之黃

州使李緝妻潘氏尚書永源女也緝嘗在任妻與衛身金南俊通殺緝謝部究理將置極刑潘氏族僧宏敏有寵於忠宣數下旨阻之尋有赦得免國人切齒延壽祝其髮置淨業院人皆差快累官至贊成事又爲三司左使先是元流魏王阿木哥于耽羅及召還延壽與行省郎中兀赤護行帝遣使命所在謁魏王聽候使者到平壤延壽兀赤等懼亡匿使怒欲以逆命誅延壽等魏王力請得免後

卷十三

以貳於潘王籍沒其家杖流于島既而以命赦之十二年卒延壽一門貴盛乘勢使亂其弟僧義璇奪占寺院贊成事朴虛中坐都堂斥其罪延壽右義璇虛中執不可延壽怒罵之高峯縣吏愁萬依延壽勢避吏役與延壽家奴等強姦成均生周觀女觀告延壽殺之延壽貪財好色嘗與密直白元恒私取行宮盤纏金銀等布用之爲世所鄙子忠臣平壤君

璋字季寶生九歲以父任權務昌禧宮主簿爲大護軍忠宣朝拜密直言忠肅時歷職部揔部典書忠肅與潘王構釁或問璋授元尹置之散地事定王知無他拜知密直後遷判密直俄陞僉議贊成事封平壤君屏跡日與親故譙集忠惠二年或誣璋與密議國事王怒貶牧福州督遣不許一刻留璋倉皇馳赴因得疾忠穆三年進封府院君明年卒年六十二忠肅倦勤委政宰相璋務存大體不

卷十四

附十四

顧細鎖發言侃侃人服其公謂有父風

列傳卷第十八

庚辰

列傳卷第十

高麗史一百六

卷

白文節 三

白文節字彬然藍浦郡人新羅諫官仲鶴之後高宗時登第入翰林累官至中書舍人歷吏部侍郎國子祭酒忠烈朝拜司議大夫時無功有世累者多補官郎舍不署告身王屢趣之不從有人銜之托左右以激王怒會承

旨李尊庇將監客司狀王意僉議府狀大怒叱退尊庇命怨赤崔崇繫文節及司議金椿給事中金之瑞典書崔守璜中舍郎李益培司諫李行儉李仁挺正言鄭文張碩等尊庇欲辨復進王疑救郎舍責止之即罷文節等官尊庇厲聲曰王不察臣心臣何敢司出納請從此免歸李之氏進曰尊庇所白者監客司狀非僉議府狀也上不之察罪郎舍責

會於國體何王取閱其狀悔遂釋之俄遷國學大司成實文閣學士八年卒文節文詞富瞻下筆蕭然為一時所推不以才自負元宗復位如元林衍以其子惟幹及腹心扈行固要勿言廢立事王使文節撰表言以病辭位文節閣筆泣諫王感悟奏以實文節常若懶及是人知其有志仰子願正孝珠願正天資純厚有公輔器事忠宣有志輔導忠宣不用其言累官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

後封上黨君時程朱之學始行中國未及東方願正在元得而學之東還李齊賢朴忠佐首先師受孝珠官至大護軍

朴恒

朴恒字革之初名東甫春州吏聰慧美鬚髯高宗朝登第蒙其隨春州恒時在京不知父母死而城下橫屍如山貌實者皆牧養至三百餘人後開母被虜在懷將往求之竟不得選補翰林院侍忠州政最徵拜右正言按慶

尚金羅二道有聲績忠烈朝拜承宣掌銓注
先是政房銓注時出宿其家干謁填門恒始
詮注訖乃出禁中後人遂以為常以同知密
直司事從王入朝平章哈伯使外郎問宰相
曰忻都云夫子今高麗諸島民出陸高麗復
使島居差勾當使有諸恒曰至元七年我國
以帝命復都舊京其諸島民未有出陸之命
但以三別抄叛據珍島耽羅招討使金方慶
但今金羅慶尚近賊諸島出陸避擄掠陸處

者不可不鎮撫所以差勾當使也曰島民
舟成群往來如生事何恒曰島嶼之人以魚
鼈為衣食往來漁釣非官吏所當禁也且朝
廷凡有命小邦者皆下帥府及達魯花赤忻
都元帥駐鹽州已以西海諸島如喬桐龍
縣與帥府相望忻都何坐視而不使出陸耶
其無朝命明矣哈伯不敢詰拜叅文學事尋
陞贊成事王欲依舊制覆親試新及第僧祖
英得幸於王為其姪異子宜及觀舊者欲令

不限登第久近皆赴試王問柳璈璈對新
及第及衣冠子弟披藍者宜趣赴時人謂璈
之言為其孫仁明孫璿權求也內宦將軍李
之氏言殿試之法自穀廟以來廢絕幾百餘
年今國家多事正宜未遑又本國人讒構上
圖者多恐誣指殿試為天場貴以僭越待制
郭預亦崇祖之王命展試期後祖英強王行
之雖執政近臣不之知恒請依舊制試之王
不允祖英將子宜等試彙達王因請拆糊封

定科目取十五人以子宜為首餘皆親舊王
召恒云予不能遍考卿與祖英第高下祖英
恐事不濟與恒言曰者上見子宜詩賦業已
定乙科何必改為恒知祖英意遣中使白王
與旋題負郭預摠郎崔守璜右正言李子蒼
等考定及榜出趙簡居首皆非祖英所定元
世祖將征日本戰艦軍糧器仗令本國一切
幹辦而遣元帥忻都右丞洪茶立監督君臣
拱子聽命力不能堪恒言於王具以狀奏

授王左丞相行中書省事金方慶為征東都元帥又有萬戶千戶百戶俱受宣命符信使諸都等不得自專其東征供億之策及軍機措置皆自恒出七年卒年五十五謚文懿富文章寬厚善接人孜孜奉公長於吏治時稱其能然臨事自用不恤人言所擢多其恩舊嘗考殿試中選者九人其五皆恒門生人謂白圭一點子元宏後改尤挺受金符為副攝戶

郭預

郭預字先甲初名王府清州人高宗時擢第一人及第調全州司錄元宗初補詹事府錄事與洪汙賞和親牒如日本請還被擄人口預有才行無汲引者蹇滯不進為史館所薦以禮賓注簿兼直翰林院忠烈王素聞其名及即位始擢用累遷版圖正郎實文署待制知制誥為必閣赤入參機務士林稱得人歷國子司業典法摠郎尉衛戶春宮侍講學士

拜右副承旨建議禁宰牛馬為同知貢舉以典法判書金僭位在已上請改命人多其謙讓會僭丁憂復以預掌試所取多名士陞左承旨國子監大司成文翰學士十二年加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如元賀聖節卒于道年五十五為人平淡動直謙遜樂易雖至貴顯如布衣時善屬文持法瘦勁成一家體當世効之翕然一變其在翰院每兩中跣足持傘獨至龍化池賞蓮後人高其風致多諫

其事子雲龍鎮雲龍仕至都津長鎮第為

校書郎後弃官為僧

朱悅

朱悅字而和綾城縣人父慶餘以縣吏登恩賜科悅高宗中登第出為南原判官選補國學學錄累遷監察御史歷宰羅靜二州昇天長興二府皆有聲績元宗朝以兵部郎中連按忠清慶尚全羅威名日振人皆敬畏國有大事擇使命則必首舉之為按廉時有內臣

崔仲卿奉使至服美誇人悅疾之衣敝衣仲卿坐捫虱而談旁若無人仲卿慚悅嚴重不苟細嘗宿一州夜半火發突隙燃寢席悅驚起邑吏大懼終不問有人告其邑室受賂其宰乃中郎將也悅曰貪鄙武夫受些小賂如狗食不潔何足數也遂不罪入為禮部侍郎忤林行竄海島行死召還為東京留守未幾拜禮賓卿轉諫議大夫尋判少府東宮侍講學士元道弼林亦將兵鎮合浦供億浩繁

士卒徵求無厭小不滿意便侵暴一方騷然王以悅為慶尚道安撫使悅至合浦減軍須冗費什七八士卒忿怒攘臂悅儼然不為動面諭以義士卒歛退民賴以安陞判秘書省事忠烈即位重悅才名授翰林學士遷三司使時累經兵亂民多流亡遣悅于慶尚郭汝弼于全羅為計點使招集之命勿役內庫處干悅等不從坐罷居無何拜版圖判書遷軍簿元征日本遣荆萬戶如合浦悅伴行荆萬

戶杖接伴使柳陞所至陵暴闕悅名不敢肆進副知密直典法判書悅抗直不與世俯仰疾惡如讎必厲聲大罵苟非其人雖權貴不為禮以故久淹滯不能無怏怏嘗以事至相府宰相與言悅坐聽貌甚倨宰相使吏語曰宰相有言宜伏地聽悅曰宰相之言伏地聽則君上之言將掘地聽乎終不屈尹秀李貞訴王曰悅輕辱吾輩罵及父請問之王曰悅天性然也不必問再言王使人問之對曰誣

語可明也江都有養三岐嘗有無賴男子養三者橫行此岐故名焉聞養三是尹秀之父若李貞之父則不知為誰焉得罵蓋貞之父賤故云然王曰我知悅必出此語更不問十年引年乞退以知都僉議府事致仕尋卒性豁達不事家產雖至連官自奉如寒士奉使四方公廉一節文章富贍筆法亦奇王常稱其賢悅貌醜鼻如爛橋齊國公主始至宴群臣悅起為壽公主驚曰何遽令老醜鬼近

前耶王曰此老貌醜如鬼心清如水公主敬重舉觴而飲悅愛酒未嘗一日不飲嘗奉使至一縣時適禁酒渴甚索水令知悅嗜酒酌巨碗以進便默然飲令再進悅曰此子支離人也又飲倒臨死其妻進酒悅曰此餞杯也遂引滿而卒謚文節子印遠別有傳

李湊 行儉

李湊字浩然金馬郡人高宗時登第調富城縣尉入爲都兵馬錄事選直史館以事落職

尚書金敞愛其才薦補校書郎累遷起居舍人元宗朝歷兵禮二部侍郎國子祭酒以左諫議大夫上章乞退加尚書左僕射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忠烈四年卒年七十八性溫良能屬文工筆札平生不理生產家無擔石之儲子行儉

行儉中第調晉州司錄稍遷尚書都事兼直史館久之出知洪州事陷於三別抄之亂賊使掌選法及金方慶破賊以行儉爲其父孝

印門生活之後守清谷豐三州以廉簡稱忠烈時爲司諫與監察侍史金弘美等不署正郎林貞杞奉議郎高密告身寄妻善釀酒每以酒媚權幸因以得官貞杞等托鷹坊以王命督署之不從王怒流行儉等于海島其族李尊庇言於上將軍廉承益曰行儉有母年八十日夜啼呼得疾瀕死公能使母子相見爲惠大矣承益以告王默然既而曰行儉罪不可宥然聞尊庇之言使我惻然命釋之後

爲典法郎貞和院妃有寵於王認民爲隸民訴典法司有旨督令斷與貞和判書金悁與同僚欲斷爲隸行儉死執不可會疾作在告悁等幸其亡即決之人有夢利劍自天而下斷典法官吏明日悁疽背死同僚亦相繼而死行儉獨免累官至國學典酒實文閣直學士致仕又加獻部典書致仕忠宣二年卒年八十六性恬靜寡言家貧不事產業手書佛經者盈勤子稷崖稷登科官至成均大司成

崔監案糾正女聽散郎奇子教封榮安王夫人是生順帝皇后盛子公遠自有傳

張鎰

張鎰字弛之初名敏昌寧郡吏性溫恭正直善屬文長於吏才高宗朝登第還家居十五年補昇平判官以政聲聞及罷任又歸舊隱若將終身按察使王謙薦爲直史館累遷殿中侍御史元宗初與侍郎金祗錫迭爲金羅忠清慶尚三道按察人以爲威重不及祗錫

而決斷過之遷吏部郎中慶興禮二部侍郎左諫議大夫三別抄叛據珍島以鎰得南民心授慶尚道水路防護使鎮撫之鎰前後八使上國不辱君命以判大府事有疾乞還王不允曰鎰從事賢勞尚舊大用超擢兼書密院事翰林學士贊成事俞十過賀詩云初似維摩方丈室終如均正狀元郎曹均正年老赴舉乞恩賜試官閱其文佳遂擢第一故用其事鎰爲十四年出爲金羅道指揮使明

年迂同知樞密院事忠烈即位加知會議府事實文署大學士修國史致仕尋卒年七十謚章簡無子

金址

金址字次山初名百鎰扶寧縣人自幼喜屬詩文每夏課儕輩無居右者皆以狀元期之高宗朝擢第二人及第知貢舉金仁鏡恨不置第一以已亦爲第二人語和范傳衣故事慰籍之址作長啓以謝辭儼精切出人憲表

補定遠府司錄同縣人黃閔實挾憾摘世累許有司權臣崔怡重其才營救不得改濟州判官時崔滋爲副使人有自京來報科場賦題云秦孝公據肴函之固囊括四海滋謂址曰此題難賦試爲我署之址談笑自如亡何索筆立書文無加點滋嘆服語其子曰此詩賦之準繩汝謹藏之以權直翰林充書狀官如元有北征錄行於世在翰林八年由堂後除閣門祗候遷國學直講崔沅雕圖覽經今

北坡之址作詩曰蜂歌蝶舞百花新
哀珍終日啾啾說圓覺不如緘口過殘
未沆然曰謂我緘口耶遂左迂元宗四年拜
太諫議大夫址之祖僧也不宜在臺諫然以
址有才乃署告身累迁尚書左僕射歷樞密
院副使政堂文學吏部尚書王嘗賀聖節達
魯花赤率其屬立於內豎上將軍康允紹
阿附達魯花赤亦率其黨胡服直入自比客
使見王不拜及王拜一時作胡拜王怒不能

制有司亦莫敢詰址劾之甚力達魯花赤怒
曰允紹先開割道上國之禮而反劾耶將危
之或以告址曰吾寧獲譴豈可不劾此奴耶
址參知政事建言後生怠於著述表箋未合
律格宜試參外文臣所製賞其能者王允之
事竟不行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忠烈即位改
知僉議府事尋迁參文學事判版圖司事舌
人卑微賤庸劣傳語多不以實或懷姦濟私
址嚴議置通文館令禁內學館參外年少者

習漢語四年卒年六十八王曰址行拜平章
事弔諫宜以平章書之官庀葬事謚文貞性
峭幅無華寡言語至論國事切直無所避嘗
撰神熙康三朝實錄掌詞命時上國徵詰殆
無虛歲址撰表章因事措辭皆中於理回詔
至云辭語懇實理當俞允元翰林學士王鶚
每見表詞必稱羨恨不得見其面子汝孟官
至奉翊大夫叔孟丞郎庶子承印大司成皆
登第

李承休 衍宗

李承休字休休京山府壽利縣人少孤力學
高宗朝登第入頭陀山龜洞躬耕養母居十
餘年安集使李深敦勸赴京李藏用柳璨薦
補慶興府書記入爲都兵馬錄事三別抄之
叛陷賊中脫走王所元宗大悅承休因獻策
曰待賊半過窄梁遣精銳橫斷賊船堅守江
都則前者勢孤後者失據前後不相應賊可
以破王今兩府議依違不行特軍須不給肉

外橫歛營繕大興民甚苦之承休上書極言其弊後以非罪見罷將歸老于鄉會王遣順安公悰如元賀冊皇后太子兩府薦承休為書狀官辭以老王曰歲庚午書汝姓名于硯匣今猶在案上汝其勉哉仍賜白金三斤遣之帝既受賀仍錫宴賜衣承休進表謝詞語儼然目與館伴翰林學士侯友賢唱和友賢五歲通五經帝徵為學士稱神童見承休詩表心服輒誦之及還王大喜賜米三十石徵

所著詩文嘉嘆之王薨又以書狀如元告哀傳遺命于世子承休以為世子為駙馬戎服將事已久其服禮章勢難自斷遂諷世子上言本國衣冠典禮始末帝命丞相勅曰卿既襲爵為王往就國凡爾祖宗定制毋或墜失依舊行之還拜閤門祗候歷監察御史右正言王問時政得失承休條上十五事累迁右司諫出按揚廣忠清二道劾賊吏七人籍其家由是怨讟頗興尋貶東州副使自號動

安居士頃之徵拜殿中侍史條陳十事又上疏極論利害忤旨罷歸龜洞舊隱別構保安堂看佛書著帝王韻記內典錄居十年忠宣受禪下書曰孤聞人主勤於求賢逸於得人是以凡有一能一藝者必欲致之矧如卿者乎非止文才吏用當時罕比忠誠勁節能格君心之非遭時不遇脫跡臺閣虛老岩谷子將憫之今以涼德叨承內選思與舊人共理萬幾今按察副使庾自惲敦諭爾其体予側

席之意勿以年老為辭又命其子權知校書郎林宗扶侍赴京承休上章辭以老病王復下書云寡人素聞卿名思欲共治今授卿詞林侍讀左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官知制誥幸為蒼生一起承休至王與語大悅因問民間利害時政得失從容聽納後數日承休進言殿下所以召老臣者非謂出奇計立大功但以直言無隱耳臣豈惜殘生孤負上恩適元使來詰王謂曰徵先生而會有此事如何

對曰因亂致理自古而然天其或者將使陛下修省永享太平無甚憂勞俄判秘書事遣同資政院事上言本朝之制未有年過七十而拜顯官者因微臣改先王之制臣罪大矣請收恩命王笑曰先生非他人比仍趣上承休強就職纔十數日復上書乞退甚切不得已從之以密直副使監察大夫詞林學士承旨致仕二十六年卒年七十七性正直無求於世酷好浮屠法子林宗衍宗林宗登科

宋史卷一百六

十七

仕至獻部散郎以廉能稱謝官養母

衍宗登第累迁司憲糾正出為全羅道觀察劾臨坡縣令林起貞實城副使鄭雲貪污藉其贓守令有畏威弃官者歷右司議軍簿判書忠定初為監察大夫王宴元使雙哥忠惠公主南面王東面衍宗上書言其非禮因有譖之者下左右司責問引禮力辨終不屈恭愍在元拜為密直使仍兼監察大夫王之還也迎謁金郊峰王曰聞卿名久貌尚未老

力善輔我行宗劾論贊成事全允臧受人金被囚逃入元今扈駕而還超拜三宰但當賜錢以酬負綫之勞不宜擢置宰輔二相曹益清受人馬又行滌祀請皆罪之王不允王用元制辨髮胡服坐殿上衍宗欲諫候于門外王使人問之曰願至前面陳既入辟左右曰辨髮胡服非先王制願殿下勿效王悅即解髮賜衣及褥衍宗奸巧善揣摩伺候屢言時事或稱其鐵石肝腸王嘗夜召李齊賢咨

宋史卷一百六

十八

訪國事因語之曰衍宗多詐人也時衍宗年已七十辟職不允初衍宗附趙日新得是職日新恃功專恣衍宗置不効院使奇輟識之曰此老罔聞知耶何不察是非衍宗曰近劾益清允臧浩彈李齊賢與日新則王誰與議事執義金玃持平郭忠秀乃劾日新日新請與臺官廷辨王命衍宗與政堂文學李公遂聽兩達于內廷衍宗手執彈章條問之川曰公長憲司既不彈舉罪人反問我輩耶衍宗

惡意到忠秀又因日新家奴于典法獄日新
破獄出之反訴臺官命玃等勿仕初玃等以
衍宗老而姦附日新其劾日新也不與議衍
宗嫌之至是以王命坐臺恐糾正不庭迎坐
司外遂劾玃忠秀及掌今慶千興然以日新
被劾恐禍及已弃官歸田里

金昶 開物

金昶字用晦義城縣人元宗元年登第林衍
之廢立也忠烈以世子在元帝議欲冊為東

安公遣兵來討衍會昶以聖節使書狀如元
上書言賊若聞世子受冊為公必諭國人曰
上國已削王爵國當除矣莫如死守杜援則
人皆信之如此難以歲月下非朝廷利也帝
允之十一年出為金州防禦密城人殺其宰
以叛移牒郡縣皆隨風而靡昶出勝兵先斷
賊路召夔州判官嚴守安至則相與勒兵告
按廉使李淑真為討賊計淑真恒怯喚衛僧
卜吉凶故為迂誕昶并劾擊其僧叔真繼而

從之而金在邊先受敵昶以計拒之賊不得
入一道賴以安論其功陞本州為金寧府拜
昶禮部郎中仍為都護以鎮之忠烈元年由
摠郎出為金羅道部夫使至著好驛見全羅
按察盧景綸驛輪內膳子京甚夥私膳居半
取其私膳歸國庫景綸女壻金天緒適為水
原書記取以獻王景綸訴于王免昶官俄賊
襄州副使累遷至左諫議大夫進拜密直學

士多歷清要忠宣以世子在元昶以春官特
讀從之官至政堂文學被謫請還國告病不
出仍致仕後就加贊成事三十一年卒年七
十二性清介疾惡如讎所至人憚之善書
子瑞卿瑞廷瑞廷後改開物
開物字元龜屢舉不第忠宣為世子時昶以
二子見忠宣愛開物待之有加及嗣位擢監
察史迂典符寺丞時內府令姜融有求於開
物不獲怒歐之開物罵曰汝本奴隸敢辱士

族耶融銜而諧之下巡軍勦之時融爲千戶
巡軍阿融意杖開物流松加島後授陝州開
物倅不赴又流紫燕島連遭困躋處之怡然
及放還家居客至則置酒鼓琴賦詩自娛殆
十五年無復仕宦意忠肅十二年晉新廢政
拜開物司憲持平強起之視事數月士林屬
望時散負張世奪少尹林俊卿馬憲府究治
之世亡匿搜捕逼其族世至開物第殺之
刺大叫憲司下世獄遂請闕請罪世妹婿王

三錫從中沮不達杖擊開物又擅釋世翌日
開物與掌今金元執持平金永煦等復請開
請世罪王先入三錫言怒毆啓事者憲司
門不視事王遣近臣諭開物等曰待德腹事
畢治三錫罪卿等宜視事若張世之罪雖本
府料斷開物移病不出人惜其去十四年奉
年五十五性剛正詩與字畫俱有家法與人
交一以信子銛及第

鄭楷

表 誦

公 推

鄭楷字晦之初名玄繼大將軍顗之孫少孤
力學登第補秘書校勘歷史翰忠烈時以大
常錄事爲必閣亦與李混尹瑤齊名從王如
元以勞拜閤門祗候累遷左副承旨司議大
夫掌銓注執法不阿雖近律稱旨干請亦不
聽遷知申事進副知密直出爲南京留守廣
陵府尹入知密直印侯之謀執韓希愈也
召諸大臣大臣皆揣侯意莫往獨楷不知而
往輒還坐罷尋起爲密直使歷判三司事

議叅理時王惟紹宋邦英謀廢忠宣立瑞興
侯堦楷憤其所爲未得發邦英奉使如元
府出餞邦英道過楷將指馬上以奉使使傳
爲辭楷怒其無禮佯不見徐下馬交禮訖
喝道不辟批其頰而還邦英慚楷即日遯疾
醫診之曰病由怒發以乃愈三十一年進賢
成事知貢舉取張子贊等時稱得士政丞
宗愈金永晄皆所取也學士宴王賜書
喜而展之其一聯云萬事不成身便死

復坐客亦愕然知其為不祥未幾舊疾作而卒謚章敬遺命薄葬年五十二歲受宣命為征東省郎中又為儒學提舉美風儀類彛如畫內剛外和喜怒不形平居坦蕩遇事則精悍不可撓王所幸美人嘗與璫私王知之亦不怒子憤怡憤性豁達無檢束不事生產以蔭累遷大護軍忠肅被謫留元憤時為宮閤都監使聞王帑已罄乃備輜輶輸燕邸王甚嘉之還國授鷹揚軍上護軍尋判繕工疾作

高麗書卷六

二十三

封清河君怡版圖判書憤子類誦

類字思謙登第忠惠初為監察掌令內人崔安桂譖曰類謂王年少不諳政体王怒下理問所杖之累遷同知密直恭愍朝拜議評理封西原君賜推忠陳義輔理功臣號嘗受宣命提舉征東儒學及卒清州人聞之曰一兇去矣謚文克

誦字仲孚年十八中第以藝文修撰奉表如元會忠肅東還誦道謁王愛之留以自從

加左司誦忠惠朝由典理掾郎拜左司議大夫多所封駁執政惡之就職家居或謔曰恐誦兄弟走上國夾輔大弟於是貶類寧海誦蔚州誦在謫中吟嘯自若慨然有遊宦上國意嘗曰大丈夫安能鬱鬱一隅耶後遊燕都丞相別哥示花一見大愛將攜于帝會病卒年三十七有雪谷集行于世詩詞簡古筆蹟亦妙子公權

高麗書卷六

二十三

補藝文檢閱累遷左司議大夫十五年與正言李存吾極言辛旽誤國之罪王大怒召公權等面詰下巡軍命李春富金蘭李穡金達祥等鞫之問曰誘汝上疏者誰公權曰吾父子相繼為諫大夫受國恩厚見上委政非人社稷將危人人憤恨故在言職不得嘿嘿豈待人言且旽擅威福道路以目孰敢誘耶達祥令路公權不屈使人捽其髮蹴而跪之問曰雖無誘者必有知之者曰與校令林璞右

司議林顯前鄉事金湊知之湊侍中金普與姪也眈嘗譖普罷之春富等意湊挾其憾嫉公權等害眈即逮湊拷訊構公權等罪眈黨欲因此盡去異已凡有名望者必令公權等援引或謂曰若言慶千興元松壽嫉之可免死公權曰身為諫官義當論國賊死生有命豈可誣人以求免耶顯及右獻納朴晉祿見公權等于獄晉祿曰我輩不人顯愕然曰是何言耶眈黨聲言上怒未霽公權等必死穉

入見王無怒色乃知其妄眈黨必欲殺之穉

言於春富得免貶東萊縣令自是宰相臺諫皆附眈言路絕矣二十年召還復除左諫議

後以成均大司成授書卒禍禍即位拜左代言歷簽書密直政堂文學賜翰誠翊祚功臣號常疾權奸用事憤惋不平八年疽發背卒謚文簡性恭儉謹厚居官以正時家廟制廢公權藏祭器別室祭必親脩奠物務蠲潔所著圓齋集行于世子揔揔擢特

趙簡

趙簡字子平縣人忠烈五年擢第一人及第補書院店錄事明年王以詩賦親試文臣簡又居第一賜黃牌籍內侍累遷補闕丁父憂廬墓三年王嘉之特授起居注由僉議舍人出為慶尚按廉忠宣即位拜刑曹侍郎右諫議大夫時內僚李之氏拜兩府官簡不署告身王召簡曰有一大官憾卿慎之及忠烈復位密請再三不得已乃署王命簡主選法固辭

免陞右副承旨同知貢舉取士率新及第詣

壽寧宮上謁王以簡為殿試門生臨軒賜宴

歷密直副使檢校僉議評理以贊成事卒謚文良簡既老瘡疽肩項幾不辨有醫僧曰疽根於骨骨當半朽不刮去不理唯恐不能忍簡曰死等耳弟試之乃以利刃剗之骨果朽刮之傳藥絕而瞑者二日上洛君金恂簡勝第二人往問涕泣不已簡忽張目使人語曰不謂公之憫我如此豈心於喜而色於悲耶

恂曰是何言四紀同筆契烏得無情簡曰我死勝中無先公者恂收涕笑曰老子不死

沈諤

沈諤史失世系忠烈初為公州副使有長城縣女言錦城大王降我云爾不為錦城神堂巫必殺爾父母我懼而從之女又與縣人孔允立通作神語曰我將往國必伴孔允立行羅州官給傳馬一日郵吏急報都兵馬使曰錦城大王來矣使驚怖有羅人仕于朝者

年七

具神異諷王議欲迎待所過州縣守皆公卿郊迎尉傳惟謹至公州諤不待巫怒傳神語曰我必禍諤退寓日新驛夜諤使人覘之女與允立宿遂捕鞠之俱伏後拜監察侍史與雜端陳侗侍史文應殿中侍史李承休等言今國步多艱天旱民飢非遊田宴樂之時駭下何不恤民事耽于遊田耶且以未調之驢足馳不測之危途患生所忽雖悔可追如不得已只令將士逐獸平原登高臨觀不亦可

乎又忽赤鷹坊爭設內宴剪金作花蹙絲為鳳窮奢極侈不可形言與其縱一時之娛枉費無用孰若遵上國之法簡而易供聲樂則斥委巷之俚音進教坊之法曲此一國之望也上將軍尹秀侍宴殿上登床戲舞犯禮不恭大禪師祖英滌穢無行出入卧內大駭觀聽請加黜責以警其餘且令中外多故人民困窮學士宴亦宜停罷王虛襟採納有意自新秀及祖英相與諧之王大怒命將軍林虎

年七

池允輔等鞠諤于崇文館問首發議者關木索置碎瓦股間令人踏其上血迸流地諤終不言遂囚于巡馬所行路指木索血痕曰臺官血翼日流倘應于海島罷承休時王賦杜鵬花詩令詞臣和進白文節等因言曰殿下示天章命臣等賡載嘉世之幸沈諤敢忤肯其罪重矣然亦儒者也乞賜寬貸以彰右文之美王曰諤諤省郎之任諤法吏也諤諤非其任又其書不遜欲問倡議者耳今為卿等

有即命釋之尋又釋僞等湯誓無他蒞
官中外皆有聲績及除侍史慨然以復振朝
綱自任不幸一中譏說厚於狴狴祖宗以來
未嘗有也自是言路遂塞

秋適 李仁挺 蔡朝

秋適忠烈朝人性豁達無檢束登第調安東
書記選直史館累遷左司諫閹人黃石良黃
緣用事陞其鄉合德部曲為縣適不肯署案
石良與內監石天補金光行乘間譖之王怒

王怒

即令械囚巡馬所押者謂適曰可由徑行適
不可曰凡有罪者皆歸有司未有枷鎖于王
所者吾當行通衢使國人見之諫官而枷榮
亦足矣何必効兒女子掩面委巷乎官至民
部尚書藝文館提學致仕適老尚善飯常言
享客但軟炊白粒割鮮作羹可矣何必費百
金致八珍耶同時有李仁挺蔡朝者仁挺為
正言與諸郎舍言近內豎微賤者皆以隨從
之勞許通仕途雜廁朝班有非祖宗之制請

收命王怒欲觀所為陽許之既而仁挺
狀郎舍不即從王因詔文主事柳興命仁挺
勿視事竟取其狀批曰勿改成命後有投匭
名書于達魯花亦曰正言李仁挺等百餘人
謀殺達魯花亦達魯花亦枷鎖仁挺等知其
誣釋之仁挺性倔強凡拜官者必究其功過
未嘗苟署告身人多怨者禍為監察史監左
倉頒祿有內豎傳命輸米若干斛給宮人禍
曰今日所頒府衛將校之祿若輟與內人恐

王怒

虧聖德固沮之王怒流海島

金有成 郭朝

金有成安城縣人父璫官至尚書左僕射有
成年十五中第調德原府書記遷同文院錄
事元宗朝元世祖遣秘書監趙良弼宣撫日
本今我國道達有成選充書狀偕良弼往諭
以順逆禍福日本承命遣使朝元以功累遷
監察御史忠烈時世祖復遣僉院洪君祥招
諭日本王以有成善於辭命陞太僕尹為宣

諭使時書狀闕人皆以計避郭麟者清州人擢狀元直文翰署忠直有文章語衆曰事不辭難臣子之義何辭爲或以白宰相宰相喜充擢狀元授供驛署令婦翁崔諤欲謁宰相覆奏麟奮然曰死一也死因事不猶愈於死妻子之乎乎遂行日本憾往歲之征皆留不還國家憐之遂授有成職歲祿其家至拜食議評理又授麟官且賜清之楸洞田二人存沒世不得聞後日本僧鉗公來言有成丁未

卷之六

三十一

七月五日病卒于鎰判典校寺事麟亦竟死不歸子之泰仕至版圖正郎年踰七十哀慕益深不樂仕宦子忠秀慷慨有志氣數歷臺諫有聲績官累通憲嘗構亭楸洞名曰永慕以寓東望之思

尹諧

尹諧字康哉茂松縣吏登第調尚州司錄人有亂其妹繫獄者時久旱諧曰殺此人天乃雨長官不聽他日長官欲與諧飲蹊上諧於

道上引亂妹者數罪以石壓其首殺之天果大雨後籍內侍從忠烈如元掌行李供用及還歸其餘于國贖遷通禮門祗候出知長興府督造東征戰艦巡察使洪子藩薦爲興威衛長史轉殿中侍史清白自守家貧饘粥不飽豆充飢而已爲東界抄軍使時有康允明者殺寧越守橫行州郡諧坐不能擒捕罷後累遷判秘書寺事免歸田里忠宣受禪有薦諧者即召爲田民辭正都監使旣而忠烈

卷之六

三十一

復位拜正獻大夫國學大司成文翰司學致仕卒年七十七性抗直不畏豪勢臨事果斷人不取欺子守平守平子澤

澤字仲德三歲而孤七歲受書輒成誦諧每見警句泣曰與吾門者其汝乎稍長從姑夫尹宣佐讀書淹通尤長於左氏春秋常誦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謂大丈夫寧可碌碌耶忠肅四年登第調京山府司錄入爲校勘遷檢閱年四十五官

纔九品自視宰輔或以爲侮澤傲然處之不疑後王在燕邸澤單騎上謁王一見器重因有托孤之語意在恭慰也澤拜謝臣且老矣何能爲明年驛駕西京澤以檢閱權西京叅軍供頓有制主每歎曰賢哉回也以貌類回故亦有詔至王命澤讀之左右曰讀詔自有內外制王曰叅軍爲兩制顧不在吾耶遂命權應教表幾欲擢爲西京府尹以資淺陞判官或有誣澤不遜者王曰尹生忠必汝同也七年拜右副代言掌銓選王欲官其子譚軍辟曰名器至重賢勞猶滯敢私臣子耶王愈重之轉右代言王寢疾復以燕邸所語語澤澤跪曰無煩聖慮忠穆初拜羅州牧王患民望歸恭愍澤倡議與前密直李承老等獻書中書省言本國兄弟叔姪相繼之故少主不堪保釐之狀辭甚剴切忠定銜之及即位貶光陽監務恭愍初政入密直爲提學上疏建白王不允遂以開城尹致仕近臣有議進

鄉樂于元澤聞之上疏曰世祖已嘗却之今復進恐取譏又以節用上言王深納之僧普惠以讖說王曰都漢陽則三十六國朝王感其說大募漢陽宮闕澤又言釋妙清感仁廟最聖覆國嚴鑑不遠矧今四境有虞訓兵養士猶懼不給興工勞衆恐傷本根王嘗命寫無逸篇賜宰相召澤講澤因陳周公輔成王之勞曰願殿下法成王能聽周公之訓嚴恭實畏王爲動容澤又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本朝崔承老上成宗書進講時主深嘆釋教超然有物外之想澤曰殿下上奉宗廟下保生靈奈何欲效匹夫廢絕倫理之事如聽臣言非孔子之道不可願加聖意十年加政堂文學致仕言曰臣深荷毅陵之知無報萬一乞命工寫辟容以賜臣於村莊日夕瞻敬又曰近來饑饉存至加以師旅民病極矣前旣權南京之關今又營白岳之宮民何以堪又曰用人爲政之本乞進賢退不肖又曰凡事

失上意雖灼知其然委之大臣未即區處因仍之聞其害已成救之莫及王賜酒澤一飲三卮神氣自若侍中洪彥博歎曰不謂尹公慤直如此吾所不及也澤雖致仕自以先朝顧訖知無不言或切直王亦優容十二年又加贊成事致仕明年疾作乞歸錦州以山水自娛居七年卒年八十二謚文貞疾篤前子孫而訓之曰吾祖興寒地以清白忠直名一時吾夙夜不克繼志是懼誤為上知寵祿過望年逾八旬此皆先世之所遺也我死葬母用浮屠法澤早孤不識父面時祭上冢必哭盡哀於方策見述父子之情未嘗不流涕常佩一囊得異味必盛以獻母嘗遊燕京道見遺金百兩守以待其主主泣謝而去平生布被弊席饔飧或缺晏如也自號栗亭恭愍手寫真又書栗亭二大字以賜所著有栗亭集行於世子龜生鳳生東明龜生自有傳

李穎

李穎慶源郡人美鬚髯容儀閑雅博聞強記工草隸高宗中登第直翰林院累遷寶文閣待制常與學士金址遊僧祖英方丈忠烈為世子聞之賜製有隴西風月亦三千之句士林歆艷元宗朝拜右副承旨元宣撫使趙良弼一見恨相知之晚後寄詩云扶蘇山下李髯卿別後三年怎麼生兩遇使華無一字誰言人老愈鍾情見重如此忠烈即位陞樞密院副使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四年

卒

嚴守安

嚴守安寧越郡吏身長有膽氣剛直有子三許一子從仕守安例補重慶府吏元宗朝登第為都兵馬錄事九年元遣使徵糧巨金後父子及弟冲赴京其黨懼謀殺使還海島且曰王若不聽奉俊為王議定今守安由兩府兩府皆變色莫敢言冲適移病在家守安往語之冲素信守安試問可否守安曰古者

兵交使行其間今無故而殺天子使將安之乎此非自全之計冲然之沮其謀是年林行誅俊俊子柱聚六番都房諸軍謀拒之守安扣宮門告曰此輩不散恐為變王即遣朴成大等捕柱以功授郎將兼御史出為東京判官十一年王自元請兵而來將復古都衍子惟茂欲拒之今夜別抄四出諭人民入保海島山城別抄九人至金州守安告按廉崔儒曰不可聽權臣之言輕動百姓宜執別抄待

變儒從之因別抄未幾惟茂誅一方晏然及三別抄叛據珍島傳檄州縣今民皆入珍島又聲言因別抄者罪之金州守李柱懼而逃守安權知州事慰安民心十二年密城人朴景純等殺其宰以叛按廉李淑真聞變奔金州賊搜淑真不獲號改國兵馬使移牒郡縣守安與金州守金昶謀勒兵挾淑真為討賊計賊聞之斬其魁以降秩滿除中郎將累遷典法摠郎出為南京副留守會駕幸能辦供

億左右皆譽之時人有剝民膏希君澤之議忠烈十一年為南京副使王幸南京守安與按廉崔伯與暴斂設宴極豐侈又勸王幸三角山文殊窟鑿開新道一方騷然王以守安為能賜三品階歷忠清西北二道指揮使西京留守所至有能聲以副知密直司事致仕二十四年卒子贊靖信贊以衣冠子弟入侍元朝

安戩

安戩竹州人少登第歷侍御史忠烈初為全羅道按察使時鷹坊吳淑富等怙勢恣行與長興副使辛佐宣疾之不禮焉淑富等告王曰最佳二鷄死王問之對以戩佐宣不飼三怒欲配海島承宣朴恒力言不可王怒稍解止罷其職後戩托內僚李之氏入政房以大府少尹為必閣赤累遷至判秘書事尋拜左承旨王欲以叅官授一內官戩執不可一日王謂戩曰此人服勤左右歲月已久卿

強爲子與六品職命即除之儼不得已擬以
郎將既而辭曰臣以不才晚侍帷幄題品銓
注非臣所堪乞擇賢者代之言甚剴切王怒
起入內殿隨之白曰臣罪當罷然內豎之除
乞須後日王已逾閭厲聲曰可左右皆懼儼
退徐曰殿下已許臣矣遂削除目人皆嘆服
戲典銓注每守正不阿時稱鐵饒進副知密
直司事尋加知密直司事後哈丹賊來侵軍
務方殷儼歷慶尚忠清西北三道都指揮使

二十四年卒

崔守璜

崔守璜溟州人性正直勤儉家貧不能衣食
不以介意高宗朝登第累歷起居舍人軍機
正郎忠烈時以左承旨同知書事取士守璜
好佛學士宴略設具皆用蠶主首別監林真
杞遺以白粒一舟守璜曰吾於玉賜尚不愛
况民膏乎終不納時議多之進副知密直司
事累遷至僉議贊成事致仕二十七年卒

以國學學諭兼都共馬錄事一日賈文舉歷
詣諸相家受署有相不冠與客坐守璜抱案
進既又退跪相屢使前守璜故越趨不進相
乃寤起入冠而出自是名譽日播所至有廉
直聲及登樞府年已老時人恨其晚子斯立
能詩善書官至選部典書

朴楡

朴楡忠烈朝拜大府卿嘗云東方屬木木之
生數三而成數八奇者陽偶者陰也我國之

人男寡女衆理數然也遂上疏曰我國本男
少女多今尊卑皆止一妻無子者亦不敢高
妻異國人之來者則娶無定限恐人物皆將
北流請許大小臣僚娶庶妻隨品降殺以至
庶人得娶一妻一妾其庶妻所生子亦得比
適子從仕如是則怨曠以消戶口以增矣婦
女聞之莫不怨懼會燈夕楡扈駕行有一嫗
指之曰請高唐妻者彼老乞兒也聞者傳相
指之巷陌之間紅指如束時宰相有異其室

者寢其議不行

洪奎

洪奎初名文系南陽人父縉同知樞密院事奎性恬淡寡欲倜儻不羈元宗朝拜御史中丞林衍死子惟茂繼執權奎惟茂姊夫也惟茂每事讓於奎及宋松禮奎松禮面從心常憤惋王還自元惟茂欲拒之中外洵王遣李汾成密諭奎曰卿累葉衣冠當揆義度勢以利杜稷無忝祖父奎再拜謂汾成曰明日

卷之六

十一

待我府門外即與松禮謀集三別抄諭以大義擒惟茂斬于市遂謁王行宮從世子如元帝賜錦袍鞍馬以旌其功今授本國一品職於是拜左副承宣見國爭日非同僚又阿意苟容恥與並列辭免陞樞密院副使又辭不就時年未四十忠烈與公主選良家女將獻帝奎女亦在選中賂權貴未得免謂韓謝奇曰吾欲剪女髮如何謝奇曰恐禍及公奎不聽遂剪公主鬘之大怒囚奎酷刑籍其家又

凶其女訊之女曰我自剪父實不知公主今猝地以鐵鞭亂垂身無完肌終不伏宰相言奎有大功於國不可以微罪置重典中贊金方慶亦扶病請之不聽流海島未幾洪子藩力請命還家產然怒未解以其女賜元使阿古大踰年召還加僉議侍郎贊成事判典理司事致仕王賜教曰賊臣林衍操權柄動搖王室旋被天誅其子惟茂襲權構亂朕自上朝奉父王與官軍到鴨綠先勅百官出迎

卷之六

十二

都惟茂結黨養士規拒王師卿奮忠義不懼死生與宋松禮金之氏剪除逆黨易如反掌社稷再定實萬世帶礪之功也父王擢任喉舌又置帷幄卿皆固辭屏居田墅二十餘年朕懷舊績命有司圖形壁上賜以鎮券仍給田民然功大賞微常以慷慨較卿判事卿請老彌切姑許懸車今又請避祿位予不敢不勉從且循上國賞功臣故事雖有大犯當悉原免有及後世子孫後加中贊致仕專判三

司事守司徒領景靈宮事忠宣初封益城君
又加僉議政丞益城君知益城府事忠肅三
年以推誠陳力定安功臣南陽府院君商議
僉議都監事卒諡匡定子戎女一即明德太
后

戎忠肅時拜三司使繼室以萬戶黃元吉之
女有姿色戎常閉閨房唯親戚不許相見戎
於忠惠為舅戎卒內堅崔和尚譽黃氏災患
惠夜至其家私賜金銀器綵帛紵布米豆

黃氏亦邀王宴其家王餌熱藥所幸婦人多

痼疾黃氏亦得是疾王命醫僧福山治之戎
先婚密直羅裕之女生三子澍彥博彥猷黃
氏生二子一彥脩一史失其名澍官至僉議
商議三司右使南陽君忠惠後三年卒日沈
醉以產業名利介意彥博自有傳彥猷重
大南陽君彥脩檢校參知門下府事

列傳卷第十九

列傳卷第二十

高麗史一百七

高麗史一百七
高麗史一百七
高麗史一百七

韓康 溫 倚 方信

韓康初名璟清州人性酷好浮屠法高宗時
登第累遷監察御史出守金州前此田賦常
不滿額守多坐罷康始至理屯田之廢者得
穀二千餘石吏戢民安以最徵為禮部郎中
歷工部侍郎諫議大夫國子大司成翰林學
士忠烈朝知密直司事轉判三司事時兩府
議國事皆顧望莫有主者始置宰相所司存
以康為之後以贊成事致仕又加中贊致仕
王召康曰寡人在位已久今年換申尤慎
卿宜條陳可行事康請修宗廟備樂器以嚴
時祀禁諸司抑買市物掩骼埋胔放生禁屠
止遊田之樂節肥甘之奉於祁寒盛暑置漿
粥以賑飢渴又言先王相地鉗而置塔廟後
人多以私意廢舊創新至使佛像露在草間

宜命有司重修舊刹自古君王皆信佛法以興國祚殿下尤崇法華經若常誦壽量品則寶筭益延矣卒謚文惠子謝奇潛謝奇官至諫議大夫子永渥初謝奇以充魯花挈家入元永幼長輦轂事仁宗皇帝官至河南府提管以永貴贈謝奇翰林直學士高陽縣侯康僉太常禮儀院事高陽縣伯渥忠宣時拜右代言忠肅立授選部典書知密直司事元詔王入朝渥從之時藩王高觀

政房必闇亦及王遜于江華脩從之由是名重一時恭愍王召復為必闇亦累遷代言與銓選卒昽方得幸於王其跡甚秘脩知之密啓昽非正人恐致亂願上思之非臣誰敢言王少感昽拜脩禮儀判書蓋疎之也昽敗王曰脩有先見之明授理部尚書修文殿學士卒復拜右承宣知銓選卒禍立拜密直提學陞同知密直尋以韓安之族流于外召還封上黨君賜輸忠贊化功臣號封清城君以判

道守熙李用藏等擊破之初北人金方卦堅我

度祖女生三善及三介生長女真膂力過人善騎射聚惡少橫行北邊畏我

太祖不敢肆

太祖世長咸州恩威素積民仰之如父母女

真亦畏慕自戰及德興君兵歷西北王遣我太祖將精騎一千往援之三善三介詞其虛誘致女真寇忽面三撒王命交州道兵馬使

成士達發精騎五百往擊之三善三介陷咸

州以道熙等奔軍走還方信與貴進兵和州亦潰退保鐵關和州以北皆沒時國家兩地受敵又方信等敗衄將士喪氣日夜望

太祖至聞

太祖引軍至鐵關人心皆喜將士膽氣自倍

方信分遣麾下諸將往討之

太祖亦引兵來會與貴等三面進攻大破之

悉復和咸等州三善三介奔于女真終不還

王倚賴

太祖益重賜方信綵帛以旌其功及凱還賜宴內殿尋封西原君元以平紅賊功授奉訓大夫秘書監丞後拜贊成事以子安弒逆編配遠州辛禍遣体覆李英殺之子休安寧烈

元傳

忠 諫 善之 松壽

元傳原州人九世祖克猷佐太祖有功號三韓功臣官至兵部今傳登第直史館元宗朝拜樞密院副使累轉中書侍郎平章事忠烈

初改贊成事判軍簿修國史與柳璣金坵同

王

修高宗實錄得前樞密副使任睦史藁開視乃空紙也修撰官朱悅請劾之傳與璣沮不發以傳嘗直史館亦不納史藁故也咸平府宣慰使遣知事李為刷雙城人物仍獻馬為將還白王曰宣慰使獻馬今無酬答恐非禮王曰曾下相府相府之過遂大怒流傳及許珙洪子藩于海島然傳等實不知也副知密直康承益營救得免尋拜中贊傳嘗退食門

生四五輩來謁命之坐與語曰予濫首鉤衡才不逮志物論何如皆莫敢對方于宣在下坐對曰人謂公之爲政如其姓傳大笑曰吾法吾姓輪至於此汝汝姓將至何地及卒諡文純子瓘卿瓘官至贊成事子忠卿別有傳卿子善之

忠字正甫八歲蔭補東面都監判官十八被召事忠宣於燕邸授禮賓內給事有龍陽之寵賜姓王氏改名鑄累轉右司尹王欲拜代

古事集卷十七

七

言忠辭曰年少無知驟登三品取譏多矣曠古之任願更擇人王怒下旨曰忠不體予意多所違忤宜追削所賜姓名貶知鐵州事後王自尤還忠迎謁鴨江膳遇如初遂拜代言歷密直使僉議評理忠肅留元侍從大臣皆勢貳忠獨終始一節忠肅復位還國陞授贊成事賜推誠佐理功臣號忠宣謂忠肅曰元忠世家舊臣盡忠輔翊且連外戚非他臣比又謂忠曰求肩乃心輔爾主然自後漸見疎

外閑居五年忠惠初復爲贊成尋如元賀正忠肅復位忠落職因留元受帝命帶虎符爲武德將軍兼提調征東都鎮撫司事後五年東還卒性端慤無城府雖不學善處事子顯翊顯

顯年十八蔭補護軍席父勢狂縱累遷三司左使依德寧公主鎮合浦恭愍時拜贊成事顯聞元討張士誠募將于我欲避之求爲揚廣道都巡問使王不許封成安府院君建之

古事集卷十七

七

還拜判三司事初顯欲代洪彥博秉權譖彥博有異志又譖韓可貴具榮儉等不追捕奇轍之黨於是下顯可貴榮儉獄對置王素惡顯使李蒙古大即獄中椎殺之并其黨郎將李連孫屍于朱橋外

善之生七歲以父任爲西面都監判官官累左右衛護軍忠宣在元召見驟拜右副代言知三司事又襲父職爲昭信校尉征東都鎮撫時忠宣留燕邸殊無歸意善之與金深謀

奉王還國忤旨罷歸忠肅初貶知沔州後判繕工寺俄轉大司憲判典儀寺忠宣竄吐蕃忠肅留元國人分曹流言者多善之守正不撓士論多之累遷同知密直司事尋能為檢校僉議評理家居六年卒年五十為人多能處事安詳善琴瑟常劇樂活人丐者日踵門應對無情容子龜壽松壽

松壽登第補春秋脩撰忠惠王御書筵安震言臣等備負兩府未可竟日侍講宜擇端士

以備顧問遂薦松壽及閔提判三司李齊賢等又進言王之有瑕者必特良工雕琢然後成其實器人君豈皆無失必待良臣啓沃然後能成其聖德因曰元松壽中贊傳之曾孫宰相善之之子臣等不參侍講之時宜令此人常在左右講廟道義王從之忠穆時拜獻納與獻納郭忠秀劾贊成事鄭夫起告身未出而直入政房題品人物且弃其妻常在倡家王怒下松壽等鞠之宰相臺諫詣閣營救

不得竟罷忠定三年出為西海道按廉恭愍即位東還松壽迎謁于道風儀清秀進退有度王知其非常人即擢為內書舍人兼左副代言委以機密日見親信轉知奏事參銓注慎重名器不少私王嘗欲授僧職召之辭以疾又以尹澤有翊戴功命補其孫二人陵壇直松壽止注一人他日王問之對以闕少未能盡奉旨澤松壽座主也王由是益敬重見松壽至必起待之松壽嘗在妻服命出視事

松壽奏曰承宣非獨臣且在服視事無古禮王然之十年王避紅賊南狩松壽扈從監察司以事劾睦仁吉仁吉與宦官譖于王欲令臺官分司京城以沮之松壽力言不可遂止賊平策扈從功為一等松壽典機務八年常懷憂懼涕泣乞代王曰卿進如卿者可代乃舉李岡以代除簽書密直司事賜忠勤贊化功臣號十四年拜政堂文學未幾忤卒時能明年眈益用事憂憤成疾卒年四十三有

相器國人惜之王命有司葬之加等謚文定子序庠

金連

金連字器之海陽縣人以富稱籍內侍補門下錢事累遷兵部侍郎入闕會失儀坐罷後歷樞密院副使刑部尚書忠烈初為慶尚道都指揮使督修東征戰艦忽夢所佩金魚墜地自解曰身章已去不可久留遂引年乞退以知都僉議致仕又加僉議侍郎贊成事致仕卒年七十八謚良簡性淳厚凡慶弔人無間親踈世以此多之

金富允

金富允初名用成兔山郡人隸左都知侍衛軍補校尉忠烈以世子如元富允從之雖值險艱執節不移世祖知其名授武德將軍征東行中書省理問所官忠烈即位錄侍從功賜鐵券曰歲已巳寡人歸自元朝至婆娑府聞林衍構亂危社稷從臣震驚莫知所歸

能敷陳利害夾輔寡躬還入天廷遂蒙帝請兵而東誅姦復國以迄于今予嘉乃功遵元朝之制功臣雖有罪十犯然後一論至子孫亦如之宜體朕意益竭心力訓爾子孫與國咸休累拜軍簿判書鷹揚軍上將軍歷資政院副使知密直司事典理判書二十八年知都僉議司事明年以贊成事致仕卒性公正質樸無華嘗為選軍別監處決得中子就起官至軍簿判書

鄭仁卿

鄭仁卿瑞州人高宗末蒙兵來侵屯稷山新昌仁卿從軍乘夜攻賊有功補諸校忠烈以世子如元仁卿從行世子還至婆娑府有告林衍變者時仁卿父臣保守麟州仁卿潛渡江就父具知衍逆狀來報世子欲還京師奏帝請兵來討之諸從臣皆思歸猶豫仁卿獨力勸世子從之累遷上將軍忠烈即位策侍從功為二等陞其鄉富城縣為瑞州郡十六

年三請罷東寧府復歸于我仁卿敷奏其
帝聽納王嘉之以副知密直特授西北面
指揮使哈丹賊攻陷和登二州王避兵仁華
仁卿留守西京弃而逃來尋進同知密直司
事時國家選良家處女方禁婚仁卿犯禁流
海島二十五年判三司事俄遷都僉議贊成
事後加中贊致仕賜號壁上三韓三重大匡
推誠定策安社功臣又命圖形壁上賜錄券
三十一年卒年六十九謚襄烈性謹直初以

高麗書卷七

十二

舌人知名所至有聲績嘗受帝命為武德將
軍征東省理問官子孫信英信和信綬皆至
顯官

權坦

適

和

廉

鏞

權坦字晦之樞密副使守平之孫嘗有遜世
志父翰林學士體強留之請於朝為門下錄
事頗家資供其費坦不得已就職宰相柳敏
謂曰子有文學不宜為吏今赴舉果中第遷
閭門祗候出為禮昇孟价四州副使自是揚

歷中外皆以廉勤精明稱留守東京舊有一
庫賦民綾羅貯之名甲坊充貢獻贏餘甚多
皆為留守所私坦撤甲坊以一年所收支三
年貢司戶有盜民租者碎其腦于庭觀者股
栗忠烈初徵拜典理摠郎所居里火延燒千
餘家坦家在其中獨完人以爲愛民之報嘗
按三道行文書但用鈴板未嘗發一吏今行
禁止其按慶尚也晉州副使白玄錫未之任
先用州吏所賣銀幣到官重歛御衣對綾羅

高麗書卷七

十三

絲價私用之甫州副使張俊家在丹山與州
近遣州人耕耨其田坦並劾之俊壯元及第
玄錫曾為省郎同受汚名士林恥之轉國子
祭酒左司議大夫晉州守崔昂所貢綾羅
王命考問邑吏以坦為按廉減折絲價對衆
昂並罷宰相言坦為民革弊而罷孰有憂民
者尋復其職遷判衛尉寺事掌試取士多知
名士權漢功金元祥崔誠之蔡洪哲白頤正
後皆為名相坦耿介不苟合自除三品十年

不遷父之乃拜承旨陞密直提學乞退甚篤以知僉議府事致仕後加贊成事致仕忠宣三年卒年八十四性清儉謙遜酷信浮屠斷葷肉四十年子孫以時獻新衣則必解舊所服以與貧乏篋中常無餘衣自號夢菴居士江南僧紹澆泛海而至胆欲出家師事之恐為子溥所沮未果會溥不在遁入禪興社剃髮溥馳至大哭曰將復鬚髮我耶此子素志也得疾跌坐而逝孫准有寵於王特諡文

高麗書七

十四

清溥字齊萬初名永忠烈五年年十八登第明年又中殿試累遷僉議舍人忠宣受禪置詞林院溥與朴全之等俱為學士龍幸無比尋拜右副承旨忠烈復位以溥及趙簡金台鉉金祐掌銓陞陞密直學士累轉知都僉議司事忠宣復位拜贊成事判樞部事王命注七品以下武選忠肅朝拜僉議政丞判樞部事加領都僉議使司事永嘉府院君賜推誠翊

祚同德輔理功臣號又嘗為征東行省負外郎中王府斷事官溥性忠孝慮族姻睦僚友嗜讀書老不輟嘗以朱子四書集註建白刊行東方性理之學角溥倡註銀臺集二十卷又與子準衷集歷代孝子六十四人使婿李齊賢著贊名曰孝行錄行于世為人無圭角久典銓衡嚮爵營產時人以爲視其父胆之清懸遠也子準臯贈謙塈齊賢宗室璫珣皆封君子宗頂祝髮亦封廣福君世號一家九

高麗書七

十五

封君溥以家宰退老準領門生稱壽時人榮之忠穆二年年八十五邁疾命左右扶起端坐而逝諡文正贈謙自有傳

字平仲登第謁忠宣于燕邸擢為代言自是恩寵愈隆賞賜無算奏帝拜武衛將軍合浦萬戶後授密直副使尋知司事命國璽都監以銀五十斤買中贊安珣第賜之又賜金盞元尹申汝桂妻金氏徙宅率婢僕行有惡少十餘人大呼擔金氏走汝桂奔告淑妃金

氏妃之姨也使人追之至十里許弃之而散
獲一人乃準家人也巡軍畏權氏勢莫敢究
治忠肅嘗移御準第周觀屋宇之美歎曰非
寡躬所敢當也王與潘王渴相持群不逞多
附潘王準守義不變事定拜贊成事曹頤之
變準閉門不出頤敗忠惠封吉昌府院君開
府置僚屬納準外孫女是為和妃王以殖貨
為事進進鈔一千錠忠穆夢準與耆舊大臣
上書于元請立恭愍及即位準有疾醫問不

卷一百一十七

十六

絕卒年七十二王慟悼益昌和性純重寡言
笑儀表秀偉倚勢奪土田納賄賂以致鉅富
子廉適

廉字士廉忠肅時授三司副使襲父爵為宣
武將軍合浦鎮邊萬戶後為選軍別監授田
有法人便之俄遷左常侍忠肅納其女為壽
妃封廉玄福君後拜僉議贊成與梁載有隙
罷復封玄福君立子鏞鉉鎬鈞鑄
鏞初名鑑嘗為合浦萬戶割剝軍吏市金銀

鑄擅發傳騎輸私貨元顯代鎮合浦具劄
事移式目都監慶尚道察訪金漢立牒監察
司居民又訴之監察司庇不問恭愍引奉使
者訪民疾苦得其狀下巡衛府命鄭桓鞠之
桓亦依違不治王怒召石抹都事曰鏞族黨
滿國人不治治其罪汝能治之乎不能則直
以告石抹慙赧良久曰鏞貪污人也敢不窮
治後為密直副使雲若寺僧言於都堂曰公
等與王共理一國而國不理使人主獄而囚

卷一百一十七

十七

逸則誰任其咎鏞曰吾聞釋教見性成道爾
亦能見性乎僧曰見性與否聞言可知不必
問也諸相以鏞為失言後以子璿弒逆編配
遠州卒禍遣人殺之

適為忠惠嬖幸累遷判典客寺事元廢忠惠
命忠肅復位因適及上護軍金銳于巡軍杖
流海島忠惠復位授密直代言賜推誠勁節
功臣號歷判密直司事僉議叅理封花山君
恭愍初改封吉昌君拜贊成事紅賊陷西京

適率僧兵赴征後賜端誠保節翊戴功臣號
恭愍見弒適以權璫近親罷卒諡原靖

臯未詳其遷歷初封文化君後封永嘉君位
至檢校侍中年八十六卒諡忠靖臯嘗與其
子正郎侃爭田召侃不至怒蹴侃妻墮胎死
監察司鞠之時有人曰臯本貪殘人也蹴殺
子婦非父也侃忤父意非子也子儼侃僖僖
子和哀近遇

和辛禍時為清州牧使有固城妖民伊金自

十八

稱彌勒佛惑眾云我能致釋迦佛凡轉杞神
祇者食馬牛肉者不以貨財分人者皆死若
不信吾言至三月日月皆無光矣又云吾作
用則草發青花木結穀實或一種再獲愚民
信之施米帛金銀恐後馬牛死則棄之不食
有貨財者悉以與人又云吾勅遣山川神倭
賊可擒也巫覡尤加敬信撤城隍祠廟事伊
金如佛祈福利無賴輩從而和之自稱弟子
相誣誑所至守令或出迎館之及至清州和

誘致其黨縛其渠首五人囚之馳報于朝都
堂移牒諸道悉捕斬之判事楊元格信奉其
說至是逃匿搜獲之杖流道死累官至密直
副使出牧全州兼元帥斬倭二級以獻禍遣
人賜酒帛自此以後入

本朝

近初名晉字可遠一字思叔少好學恭愍朝
年十八登第唱名入庭王怒曰彼少者亦登
第耶同知貢舉李穡對曰將大用不可少之

十九

也選補史翰為王府必閣赤本國選文士應
舉京師近再中鄉試以年少不赴除成均直
講藝文應教辛禍時歷禮儀軍簿正郎典校
副今拜左司議大夫與同僚上書曰書云學
于古訓時惟立事又云不學牆面泣事惟煩
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理萬機之政
者也殿下即位之初有志于學首開書筵國
人相慶以望大平近年以來或作或輟人皆
缺望願殿下不忘初志復開書筵或命大臣

論議或令左右講劇以通經學義理之宗以
理之變非禮勿視勿聽勿禮勿聽勿禮
勿言非禮勿動以副三韓臣民之望以動四
國觀聽之心則實萬世無窮之福也又上疏
曰從諫如流人君之美德責難於君臣子之
忠義也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
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故為人君者不可以
不從諫為人臣者不可以不責難此臣等所
以敢冒天威仰瀆聰聽也古之人君深居九

高麗書卷七

二十一

重躬抱萬幾日親賢士大夫以守至正至於
出入之際必有警蹕之節徐驅而行塵不及
軌前導後衛以辟行人故百姓但聞其聲不
見其面若位以尊民心以敬戴之如天畏之
如神今者殿下專事逸豫與居無節或晝或
夜從以數騎馳聘道路百姓望見龍顏知之
者驚駭失望以為殿下何至此極也不知者
以為無賴豪俠之徒指而侮笑此臣等所以
夙夜痛心深為殿下惜之也而況人君一身

與宗社為體不重其身是不重其宗社也馳
騁之際馬或驚倒危懼甚矣不審殿下何不
自重縱不自重其宗社何昔者漢文帝將
馳下峻坂袁盎諫曰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
柰高廟太后何文帝嘉納故後世皆稱文帝
之德以為賢君殿下天資英邁過於文帝豈
宜此事獨出其下此臣等所以敢言不諱以
冀殿下之從之也天之有晝夜猶人之有動
息也人君奉若天道一動一靜皆當法乎天

高麗書卷七

二十一

也易曰鸞晦入宴息傳曰人君動法於日出
入有節言人君晝則動而為政以法乎天之
日出而為晝也及鸞昏晦入居於內宴息其
身以法乎天之日入而為夜也占之聖王昧
爽丕顯坐以待旦辨色視朝以聽庶政至于
日中是以法乎天日也故天愛人君降之
遐福今者殿下夜遊晏起其於法天法日之
道何如矧今四方兵興饑饉荐臻民業蕩盡
國勢將危此誠殿下夙夜憂勤勵精為治之

時也殿下不以爲意耽樂於內馳騁於外玩
細娛忘遠慮一朝如有緩急將何以處之臣
等念此深爲痛心又况耽樂以蕩其志馳騁
以勞其身誠非貽養精神以保天年之術殿
下春秋鼎盛血氣未定此亦不可不戒也臣
等愛君之心不能不爲殿下惜之也願自今
無敢輕出馳騁道路方夜而寢及朝而興端
居高拱親近大臣訪以時政得失問以古今
理亂從容談笑涵養德性非法不道非禮不

古史卷之七

二十二

行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則殿下有從諫好善
之美而無蕩志勞身之憂天位益尊聖德益
昌宗社益重人民益附天命益新王業益永
而隣國益慕之矣實我三韓萬世無疆之福
也書上禍命更書以進又上疏曰嘗觀自古
國家理亂興亡之故莫不由祖宗修德愛勤
於創業之初從諫敬畏於守成之日以垂其
統亦莫不由子孫驕淫侈肆於富貴之餘荒
淫慢遊於危亂之際以墜其緒驕怠愈甚亂

亡愈速千載之遠同一軌也昔者大禹勤儉
而得天下其孫大康盤遊滅德黎民咸貳厥
第五人作歌以諷而不悟以失其國成湯寬
仁而得天下其孫太甲縱欲敗度幾墜湯緒
伊尹作書以諫然後悔過遷善爲商令王武
王惇信明義而有天下其孫昭王巡遊無度
而不返厲王驕侈拒諫而出奔宣王有志申
甫補闕而中興三代之後從諫好善之君莫
如漢文帝唐太宗故漢唐之理於斯爲盛拒

古史卷之七

二十三

諫飾非肆志盤遊之君莫如秦二世隋煬帝
故秦隋之末群盜並起雖以秦之強隋之富
而亡不旋踵是知敬慎修德從諫改過理之
本也驕淫拒諫荒怠慢遊亂之本也書曰興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爲人君者
不可以不戒也我太祖憂勤垂統萬世列聖
相承畏天勤民遵守憲度馴致大平祖宗數
百年積累艱難之業傳至殿下付畀之任可
謂重矣君位惟艱所係至重一念不謹或以

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
雖在理平無事之時猶當兢畏儆戒以備不
虞况當國家危急之際可不慎哉可不懼哉
今水旱相仍饑疫荐至公無數月之儲民乏
一夕之資老弱轉于溝壑餓殍僵於道路加
以隣國屯兵近境侵我封疆誘我人民倭賊
又深入為寇州縣騷然奔為賊藪守令不能
禦將帥不能制自古危亂之極未有甚於此
時者也積薪厝火不足喻其急剝床以膚不

足喻其切也救時之急宜若奉漏刻猶恐
不及此誠殿下恐懼修省夙夜憂勤奮發有
為之時也曩者臣等與憲府上書諫微行殿
下英明果斷優容弗拂即賜俞允端居九重
數月不出從諫之德改過之美光今適古
月增輝群僚相與慶於朝百姓相與忭於野
中外翕然以望理平者于茲有月矣今當危
亂多艱之際不以修省戒懼為念復事遊幸
晝夜馳騁以人君之尊乘匹馬而行數離深

宮之固馳驅委巷之中侍衛之臣挾弓劍而
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殿下所在寧知盜賊
之伺候內應者與夫反閒刺客不在於國中
乎萬有強暴之徒乘間竊發則倉卒之變甚
可畏也此臣等所以夙夜痛心深為殿下危
之也自古人心難測禍亂無常危必生於所
安變必生於所忽備患之道誠不可不嚴理
安之日猶恐變生矧今多盜益為寒心殿下
承祖宗積累艱難之業縱不自重將柰宗社

何知過而不從諫是益其疾也知危而不修
政是促其亡也此聲若出聞于四方盜賊之
欲乘釁者豈不自幸將帥之往敵愾者豈不
失望民心豈不益離國勢豈不益危此臣等
所以當夜不寐當食而嘆拊心痛念不能自
止者也伏望遠稽歷代興亡之故深念祖宗
付畀之重無敢逸豫以番萬幾之政無敢遊
幸以備非常之變從諫必行毋或失信端居
高拱親近宰輔經國之謀制寇之策廣咨博

訪夙夜憂勤厲精圖治修德行政以收民心
實必罰以明國典則將士自奮盜賊自息
而隣國不敢謀強暴不敢肆祖宗之業傳於
無窮殿下從諫之德並美於大甲中興之功
同符於宣王編諸信史後世稱聖明矣又上
言倭寇四侵反間刺客往來京城殿下以
數騎馳騁道路終夜不返臣等深為殿下危
之禍曰我誠有此愆非卿輩忠誰肯言之後
近又與獻納成石璘極諫禍醉甚欲射之還

二十

二十

判典校寺事執政擬近代言禍曰此人為諫
官使子不得遊幸何可近侍合令防倭耳取
筆勾去拜成均大司成歷禮儀判書左代言
陞密直副使辛昌立授厚德府尹轉簽書
直司事昌遣近及門下評理尹承順如京師
請親朝近費禮部資異姓為王洛還中路私
自拆視既至先詣昌舅李琳私第示之然後
付都評議使司近上書論辨李崇仁罪諫官
効以黨比崇仁欺詐罔上流牛峯縣恭讓朝

憲府上疏曰今以權近私拆咨文之故問尹
承順承順言與近復命約明朝謁侍中李琳
翌日將往琳第道遇近近曰吾已謁然既相
遇更與之進既見琳予以病在家近將咨文
藏

聖旨筒置於其家開見後乃付都堂臣等謂
此咨本國宗社存亡所關宜直付都堂會宰
相同拆近累日私藏私自開拆隱密謀識漏
洩天機陰謀難測不忠莫甚請更究問依律

二十

二十

決罪王命勿問遠配寧海郎舍尹紹宗等上
書復論私拆之罪請正典刑命杖一百徙流
興海臺諫復交章請罪又移金海尹彞李初
之狀起逮繫清州尋以水灾免歸漢陽又貶
益州尋宥之歸忠州在謫著入學圖說及五
經淺見錄自此以後入

本朝

閔漬 祥正

閔漬字龍從驪興人平章事今諡五世孫也

元宗朝擢魁科忠烈時由帙候遷殿中侍史累轉禮賓尹忠宣以世子如元漬與鄭可臣從之一日帝命公卿議征交趾詔與漬等同議對稱旨授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後元欲復征日本令本國造戰艦王入朝欲陳東征不便漬以左副承旨從行漬偶闕杜氏通典及唐太宗征高麗魏徵諫曰高麗如石田得之無益乃示僉院洪君祥因語曰倭之於大元豈啻若唐之於高麗乎况往歲之役本國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八

民力竭矣今若不寢乃吾民何惟公圖之君祥曰君有命敢不從漬以君祥言議從臣欲罷造艦印侯張舜龍曰此朝廷大事豈以一僉院言止之乎漬曰後若有詰我自當之非諸君所知也遂白玉罷之人以漬為勁直世子諷王令西京留守安悅致仕欲以從臣代之漬以悅年未七十為辭王乃止世子怒謂漬曰揚人之惡以釣其名卿有焉陸密直學士添設也尋罷王嘗遣內僚高汝舟令漬製

詩漬饋汝舟白酒青瓜汝舟白王曰漬雖宰相其貧無比王乃賜米一百碩久之授集賢殿大學士僉光政院事改同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詞林學士承旨加判密直司事忠宣初以僉議政丞致仕忠肅八年起為守政丞封驪興君十年漬與駕洛君許有全與寧君金賂如元表請召還忠宣漬自述其表略曰叢爾小邦依于上國太祖皇帝龍興之際契丹遺種漏逃天網闌入我疆朝廷遣哈真扎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九

刺兩元帥討之我忠憲王遣陪臣趙冲等運糧助戰以滅之兩元帥與冲等盟曰今我二國約為兄弟世世子孫無相忘也我忠敬王以世子入朝端遇世祖皇帝回自南征將繼大統命我忠敬王還國襲爵忠烈王亦以世子入侍天庭世積忠勤登降公主得生嗣子前王璋前王年十六承詔入侍世祖皇帝冊為世子降詔云嗣惟汝嫡親實我甥自是留侍輦轂歷事五朝沉酣德澤貪戀寵光但期

作善以盡忠不覺執迷而獲罪雖云遠謫是
帝師興福之鄉若復尋思亦君父滌瑕之樂
但在自新之遲速豈無如舊之恩憐臣等曾
無匡救之能俾及顛隳之患又迫來榆之晚
景靡堪犬馬之戀懷既難逃歲月之如流恐
遂隔音容而人地故增深痛共切哀祈伏望
矜我王失計而無他憐老物忘軀而到此
龍鵠得還之翼今復舊巢指海鼉更戴之
祝延聖筭又獻書都堂曰方今天下土地之

三十一

三十一

廣人民之衆自有宇宙以來無與今日比者
然未聞一夫不獲其所一物不得其宜者實
由諸相公贊襄變理之功伏惟前王以世祖
之外甥歷事五朝凡三十餘載但以廣作勝
緣祝延聖筭為已任一旦不覺執迷獲戾於
天遠謫西土者于今四年豈不痛哉小邦人
民既非木石誰無犬馬戀主之情然天遠地
隔蚊蚋之鳴上達無由但日夜呼泣而已况
漬等曾被任用荷德費恩既極名位年且耆

者豈不百倍于常情乎然雷霆之威無所不
震驚懼失措罔知所圖但仰望天日而趑趄
海隅者久矣今諸相國閣下將使四海之內
無一物不得其所若未達殘陽戀主之情忽
先朝露以沒則可謂孤負盛代恨及黃泉由
是忍而登途備嘗艱險幸存餘喘匍匐而來
伏望諸相公哀我王遠謫殊方累經歲月憐
老軀生度三千餘里欲申微願善為敷奏導
宣聖澤回我王萬里之行則漬等雖老忘軀

三十一

三十一

報德之心不後於龜蛇漬等留元華歲餘為
藩王黨所沮竟未達而還十三年卒年七十
九謚文仁忠烈嘗命漬增修鄭可臣所撰千
秋金鏡錄國家多故未暇及焉後與權溥同
校撰成名曰世代編年節要上自虎景大王
迄于元王分為七卷并世係圖以進又撰本
國編年綱目上起國祖文德大王下訖高宗
書凡四十二卷其昭穆之論與編年節要不
同漬稍有文藻而多俗習心術不正諂事內

人且不知性理之學其論有背於聖人至以
朱子昭穆之議爲非所見之偏類此于祥正
祥正忠烈二十七年登第明年又中殿試歷
宰碩州寶城江華又按西海揚廣所至有聲
績其爲楊廣也聞有以貨賄輸權貴者驛遞
過境即使吏搜取牒送國贖由是豪強屏氣
無敢犯今忠肅時爲司憲掌令嘗以事被劾
遇赦赴臺糾正再呼曰蒙赦掌令又內書舍
人卜祺乘醉廷辱祥正曰風憲官蒙赦擅職
古巧未聞君且休彈糾聞者笑之愚者知密
直司事尹碩孫琦之獄起王在元遣祥正與
趙炎輝蔣伯祥仁守等鞠之其黨有訴寃於
上國者遣使覆問伯祥等皆以受賕枉法論
輸憲司祥正獨不梁命長監察以榮之官至
贊成事撻裁銓注減損官職以復古制格懲
元年卒年七十二稟性剛烈不能容人之過
雖在骨肉不少假貸子濡琬琇賢濡登第
官累代言祥正以濡不孝告監察司鞠之濡

與服尋逃琬琇琇賢以罪流于島悠橫不入
島杖之移配他所

列傳卷第二十

列傳卷第二十一

高麗史一百八

平傳天下判書集賢殿直學士 經筵講官兼成均司成臣鄭麟趾來教修

閔宗儒 字思平

閔宗儒平章事今謨玄孫也年甫十一選爲王子始陽府學友十九調清道監務郡多大姓號難治宗儒不受請謁繩之以法以最閑秩滿補都兵馬錄事俞千遇時爲都兵馬使見而奇之妻以女未幾籍內侍忠烈時累遷

卷八

三司右尹轉判通禮門事拜密直知中事知典理監察司事進密直副使改銓曹尚書福館使復爲密直副使刑曹判書尋罷久之起爲典法判書權授判密直司事監察大夫遙授贊成事忠宣元年以重大臣僉議贊成事判選部事致仕忠肅六年封福興君八年革異姓封君者宗儒例罷復以贊成事致仕明年王留元未歸權漢功等怨王欲請立書王上書中書省聚黨逼百官署名入皆畏勢

迎合或有詭避者有人持紙諷署名宗儒叱曰臣爲君隱直在其中至如欺罔是可忍耶吾雖老不爲若賣遼卻之其人漸而退十一年卒年八十謚忠順天資莊重美風度明識典故優於吏幹不妄交遊篤於宗族未嘗干謁公退便杜門謝客洒掃庭堂淨如也性好馬聞人有良馬必購致之每繫堂下朝夕愛賞晚年喜絲竹廣植花卉以聲伎自娛子頤敘

卷八

頤字樂全生而姿相不凡外王父俞千遇見而奇之曰兒他日必貴姨夫故相金頤聞其言養于家國俗幼必從僧習句讀有面首者僧俗皆奉之號曰仙郎聚徒或至千百其風起自新羅頤十歲出就僧舍學性敏悟書畫旋通其義眉宇如畫風儀秀雅見者皆愛之忠烈聞之召見宮中目爲國仙登第補東宮僚屬累轉僉議注書改秘書郎遷軍簿正郎賜銀緋以版圖正郎獻世子宮門郎賜金紫

忠宣受禪除秘書少尹忠烈復位隨例免從
忠宣在燕邸凡四年後爲羅州牧使及忠宣
襲位召爲典儀副令改選部議郎知製教陞
密直承旨兼司憲執義尋以平壤尹罷閑居
又四年賜俸祿如舊忠肅即位授選部典書
實文閣提學明年拜密直副使又爲大司憲
如元賀正時忠宣在都以頓舊僚待遇無比
後封驪興君忠惠授密直司事進賢館大提
學知春秋館事忠肅後四年卒年六十七諡

忠宣公

文順居第置園林每花時召客置酒賦詩以
爲樂好賢愛士待孤寒晚進尤致情禮子恩
平愉朴渙渙自有傳

思平字坦夫少有器局政丞金倫號知人以
女妻之學日進試補散官別將不樂武資讀
書益力忠肅朝登第調藝文春秋修撰歷藝
文應教成均大司成監察大夫封驪興君嘗
從忠定朝于元及即位以勞拜僉議叅理賜
翰林承義協贊功臣號進贊成事商議會

都監事恭愍八年卒年六十五諡文溫性溫
雅睦親姻善交遊居官處事不爲崖異常以
詩書自娛所著及菴集行于世

朴登第忠惠時累遷左司議大夫忠定初拜
密直代言恭愍朝封驪興君辛禍三年卒爲
人嚴正無私一循繩矩子霽亮開

霽字仲晦性溫仁清簡不喜華侈好讀書一
覽輒記長於史學恭愍朝年十九登第補國
子直學選爲春秋檢閱稍遷典理正郎知製

忠宣公

教歷成均司藝典校副今辛禍時官累升典
儀事出知春州事有惠政召還判少府寺事
再遷典工禮儀判書辛昌時拜開城尹商議
密直司事恭讓元年除藝文館提學轉簽書
密直司事禮曹判書霽自少以知禮聞故及
升樞府常兼禮曹又惡異端濬祀使工圖僕
隸制挺族犬逐僧巫狀於壁觀之一日王御
經筵謂霽曰聞禮曹定服色省減佛事然乎
對曰服色欲禁異土之物佛事春秋藏經外

爲罷之王曰不貴異物實是美德予亦衣
繇布若佛事先王所爲予何敢擅罷復拜開
城尹出爲漢陽府尹自此以後入
本朝

金之淑 七流

金之淑化平府人父鍊美風儀習容止莅事
無斷而人稱爲長者官至叅知政事之淑元
宗朝爲將軍三別抄之亂陷賊中無計得脫
自投海隨波出沒賊以小艇追及取之至珍

島將斬以徇承化侯溫救解之使當一面之
淑密以賊狀再達于官軍及珍島敗王嘉其
忠義賞以官忠烈朝累遷密直司事以判三
司事如元賀聖節交趾人先入陳庭實之淑
奏曰我國雖小自太祖奮義之初首先臣服
兄弟有盟甥舅有親願先設幣陳賀帝從之
賜坐諸侯王列之淑禮貌詳閑觀者美之歷
僉議叅理同知光政院事叅知機務尋改評
理陞贊成事判監察司事時閩里吉思爲行

省平章凡奴婢其父母一良者欲聽爲良宰
相莫有止之者之淑謂曰世祖皇帝嘗遣帖
帖兀來監國有趙石奇者訴良帖帖兀欲用
上國法事聞世祖詔從本國舊俗此例具在
不可變更閩里吉思不敢復言加中贊致仕
忠宣二年卒年七十三性廉潔剛正歷仕中
外皆有聲績子仁瑾仁沅二女以家貧未嫁
爲尼仁沅忠肅朝爲護軍時王被譖留元仁
沅與慶斯萬等請王還國藩王馮之黨惡之

囚巡軍後拜知中事尋除密直副使又加贊
成事王薨與征東省貧外韓帖木兒不花貴
郎將盧英瑞等如元請忠惠襲位及元因忠
惠于刑部乃與金倫等繫于獄忠惠還國錄
功爲一等封光山君忠穆爲元子在元以師
傳朴仁幹卒手書招仁沅及府院君金永曉
咸陽君朴忠佐等入侍宰樞不許故未赴叅
愍即位追念侍從功贈謚錄子孫子元命續
命自有傳

鄭僖

鄭僖字去非初名賢佐平溪人弘文公倍傑
七世孫也元宗末擢魁科調全州司錄忠烈
朝累遷吏兵二部總郎歷宰三州皆有聲績
後爲右常侍知內旨王以僖正直命管齋藥
都監忠宣時以僉議評理致仕屏浮華日以
閱釋典持戒爲事平年七十五子光祖光緒
光度光祖子珣珣字孟淳官至判開城封八
川君爲人精曉音律且以知禮聞後進皆就

學焉謚良獻

李混

李混字去華一字太初全義縣人元宗朝年
十七登第調廣州叅軍入補國學學正忠烈
時累歷僉議舍人右副承旨陞副知密直司
事文翰學士承旨如同知司事王嘗欲藉耽
羅民戶隸內庫混極言不可王不悅時近幸
多奉使擾民都堂言西北界人性暴悍不可
以內旨擾之自今宜下都評議司司牒都指

揮使亦可辦事驛吏逃散寔由傳遽之繁宜

遣使整理近以內旨出使者相繼民受其弊

宜經都評議司給驛然後行近幸者疾之訐

于王王怒命巡馬官執堂吏李紆訊其倡議

者紆曰此輩皆我所爲王益怒命萬戶高宗

秀必欲得情痛加撻掠紆誣服指混下混獄

遂罷起知密直司事世子元賓陞密直司使

銓曹判書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尋罷復起

判密直司事又罷王謂左右曰人臣之節漸

不如舊昔李混尹瑋主銓選寡人欲以混

子和爲行首混辭曰殿下不以臣爲不肖待

罪銓臣弟爲行首則人謂臣何又以瑋子

安庇爲權務瑋亦曰臣子年少臣又掌銓選

不敢受皆固辭再三今之主銓選者先以美

官授親戚不令寡人知之况敢辭乎此所以

廉恥日喪世道日降也王惟紹宋邦英既誅

忠宣得專國政以混爲僉議侍郎贊成事俄

改中護忠宣在元以賀正使召之至則與議

選法更定官制於是密直重房內侍三官五
軍皆罷失職者多怨之混與崔鈞金元具權
準賞忠宣所定官制及批判還自元時宰樞
會慈雲寺有人投匿名書云中護李混請瀋
陽王所議選法陞擢二子其餘所舉多親戚
故舊誣上行私不宜任用混大慚及忠宣還
國事皆令藝文館申奏故拜混大詞伯加壁
上三韓末幾為淑妃所構貶淮州牧使又貶
禮州牧使召還拜僉議政丞致仕混性寬厚

嘗與鄭瑋尹瑋在政房相推致一日語曰吾
輩交歡久盍相告以過混謂瑋曰人謂君巧
又謂瑋曰人謂君好自尊宜改之瑋乃謂混
曰人謂君不廉然乎混久典銓選性且不廉
故其家富務疏散喜賓客好琴碁置別業于
城南號曰福山莊數往來卒年六十一謚文
莊詩文清便長短句若干篇行於世嘗貶寧
海得海浮查制為舞鼓至今傳于樂府子異
少顏悟登第仕至成均樂正先卒無子

崔誠之 文庫

崔誠之字純夫凡五易名阜璿瑋實誠之平
章事甫淳四世孫也父毗一官至贊成事誠
之未弱冠登第管記雞林入補史翰選為春
宮屬從忠宣如元執政畏惡忠宣百計誘之
使去誠之笑曰窮達在天怵於利非士也忠
宣定內亂擁立武宗誠之居左右多所贊襄
拜知監察司事奉策命還國忠烈喜賜衣一
襲銀三斤及忠烈薨忠宣自元奔喪率百官

肆即位儀賜誠之韉帶常與權漢功等召見
無時及葬慶陵誠之時為執義舊例中丞署
名封玄宮俗傳封陵者不吉是日執義李彥
仲辭王命誠之押封且曰前程不在我乎驛
遷同知密直司事大司憲轉僉議評理進贊
成事賜推誠亮節功臣號封光陽君忠肅七
年元流忠宣于吐蕃撒思結之地去京師萬
五千里時誠之從忠宣在元逃匿不見唯直
實文閣朴仁幹大護軍張元祉等十八人從

至流所時人以爲誠之大臣也主辱忘恩全
身引避君臣之義掃地矣時國人分黨相訐
朝廷議立省比內地誠之與金廷美李齊賢
等獻書都省陳說利害其議遂寢藩王屬黨
說國家得失將言於朝廷誠之不肯署名主
謀者同坐府中令錄事請署誠之厲聲曰吾
嘗備位宰相僉錄欲相賈耶衆沮喪十一年
上書乞退以光陽君家居畜聲妓召賓客清
談雅笑不問人間事居七年卒年六十六諡

忠貞公

十一

文簡官庀葬事性剛直不安語書法楷正諱
醢籍可喜尤邃陰陽推步法忠宣留元見太
史院精曆數賜誠之內帑金百斤求師受業
遂得授時曆術東還遂傳其學至今遵用之
子文度字義民以世家子宿衛元朝樂觀廉
洛性理之書事親孝性溫良人未嘗見其卒
怒而遽喜官至僉議叅理謚良敬子思儉

蔡洪指

蔡洪指字無悶平康縣人忠烈朝登第補府

善府錄事稍遷通禮門祗候出守長興府有
惠政已而弃官閑居凡十四年自號中菴居
士以浮屠禪旨琴書劑和爲日用忠宣素知
其名及即位將大用強起之除司醫副正驥
陞密直副使由前祗候入遷爲相士林榮之
又加知司事忠肅元年始正經界量田制賦
洪指爲五道巡訪計定使明年陞僉議評理
轉三司使尋遷贊成事巡訪一年五道田籍
粗畢然新舊貢賦多不均民不聊生性又貪

忠貞公

十一

婪喜營私多取民田遂致鉅富王雖不直其
所爲以有寵忠宣且與權漢功崔誠之善故
未敢發至五年欲釐正之分遣臺官竟無糾
舉者七年拜重大匡平康君子河中仕元秩
五品以恩授洪指奉議大夫大常禮儀院判
官驍騎尉大興縣子忠肅復位起爲贊成事
時兩府以行郊用度不足科歛文武官布袖
索富人財理問郎中蔣伯祥謂洪指曰君爲
老相強歛民財何也洪指曰非吾過也今王

在燕邸多所須用有旨徵錢府藏虛竭不能
支用不歛何為改封順天君進三重天賜
純誠輔翊贊化功臣號命洪哲及安珪掌試
梁載者臣之驥幸也操弄政柄士大夫多出
其門載以李潤屬洪哲曰走馬看錦恐迷日
五色洪哲果取之王賜洪哲苧布五十匹珪
玉帶五綜布六百匹忠惠後元年卒年七十
九為人精巧於文章技藝皆盡其能尤好釋
教嘗於第北構栴檀園常養禪僧又施藥國

金怡

十三

人多賴之呼為活人堂忠宣嘗幸其園施白
金三十斤又於第南作堂號中和時邀永嘉
君權溥以下國老人為耆英會製紫霞洞
新曲今樂府有譜初金方慶鎮北界悅龍岡
官婢生一女名哲娶之生河中河老河中別
傳

金怡

金怡字悅心一字隱之福州春陽縣人初名
之琬後改廷美忠宣王賜名怡初母天爛

赤日輪帶赤暈入懷中因有身怡生而貌魁
梧早有大志安珪嘗見之曰後當貴年十餘
為都評議司掾吏事雖鄙不憚識者異之忠
烈十四年怡年二十四偶宿華藏寺夢王御
正殿群臣擁衛祥雲掩苒王唱一句云青雲
紫氣知仙閣怡賡云綠髮清談是貴人王嘉
嘆解衣衣之以此預知貴顯之兆是年調長
興府倅十六年哈丹入寇國家今州縣據險
自保禁民出耕今出咸懼怡謂按廉姜就曰

金怡

十三

天兵制此小醜如几上肉耳何能到邊
食為民天耕種有時時不可失請出耕龍曰
如違今被譴何怡退而嘆曰一夫不耕天下
受飢從今不耕則餓死者衆不從而耕則受
罪者我也今民出耕賊果至燕岐而滅他郡
皆未獲唯此府大熟遠近賴之十八年秋滿
召八內侍忠宣受禪尋遜位以前王在元見
譜于王資用不繼欲賣寶帶怡曰世寶不可
輕鬻遂貸錢以供頓三十年柳清臣朴景亮

筆欲專國柄誑忠宣言本國都僉議使司也
祖皇帝已陞爲二品且賜印以寵之今其官
亦受帝命除拜之與朝廷爲一朝廷大臣不
敢凌蔑是國家萬全之策忠宣深然之將表
聞大寧君崔有浚密語怡曰若從二人言東
國之業已矣政今有中國出幾何不爲其所
并也怡乘間具陳忠宣乃止後王與忠宣俱
在元王聽群小譖欲廢忠宣以瑞興侯瑛爲
子又以忠宣公主改嫁瑛兩王之臣角立相

市廳事十八

十五

傾怡懼禍將起密取忠宣受封詔冊潛帶腰
間以他紙納空宣匣中緘封如故居數日宣
匣果爲人所竊忠宣大驚怡密言曰臣恐不
虞之變嘗取匣中書藏之請勿驚月餘群小
計垂成怡出所佩冊命以驗之事遂寢累遷
版圖正郎三十四年王薨忠宣復位還國初
忠宣在元資用闕乏衆議以爲就富豪借錢
令本國償之怡曰本國素無蓄積近因父王
赴都府藏罄盡且歛民間公私俱匱今

稱貸而欲令民償之如小民何從之授民部
議郎試內府令兼繕工副令都津長充開城
少尹兼豐儲廣興倉義盈庫濟用司事凡錢
穀出納皆委怡元年轉司憲執義陞右副承
旨明年進密直副使五年王在元叔流金深
李思溫于臨洮疑怡黨於深等使贊成事權
漢功等來鞠怡及其子護軍文貴于巡軍貶
怡爲機張監務流文貴于合浦籍其家忠肅
受禪拜同知密直司事轉僉議評理賜翰誠

市廳事十八

十六

保節功臣號懿妃薨于元喪具未備怡燒骨
納函棺身自瘞之每當朔望備羊酒親奠終
三年後王欲仍寔大都西山怡以百計止之
不得貨術士以詭辭諭主曰安厝本國無後
禍王從之還葬衍陵五年王遣司憲持平張
元組于西北面問民疾苦元組才劣未有發
摘獨舉怡橫斂皮弊事忠宣聞之以怡方扈
從流元組引月島七年加贊成事慶山君八
年以連權漢功暴洪拈等繫于巡軍尋釋之

時柳清臣吳潛等謀立藩王萬會吳宗崩表
定帝登極清臣等未遂其謀又請立行省罷
國號帝然之遣平章政事聞兒家小書怯烈
等于本國忠宣還自吐蕃聞之對怡歎曰我
祖統三爲一立高麗號于今四百有餘年我
忠憲王首先歸順忠敬王親朝釣魚山又謁
世祖皇帝于汴梁蒙賜玉帶父忠烈王爲駙
馬世承帝眷爲天下諸國榮觀何不幸及我
以二三奸臣之謀遂墜我祖業乎祖宗何辜

卷一百一十七

十七

不復血食因泣下謂怡曰復高麗號卿有之
昔皇慶初叛臣之裔洪重喜等誅于帝立行
省削國號卿歷奏祖宗臣服之功奉帝旨遂
罷行省今又宜盡力圖之怡乃與崔誠之李
齊賢等上書都堂爲陳利害都堂從之復拜
贊成事十三年陞僉議政丞明年改中贊加
賜推忠保節同德功臣號圓形功臣堂賜田
及城獲卒年六十三謚匡定性豁達有長者
風又從忠宣有負綬之勞終始一節子文貴

忠惠初以密直使掌銓注止護軍朴連白王
曰近日銓注不公王命收還批判果有改注
者乃杖流文貴于加羅山防禦所

李仁琪

李仁琪雞林人性寬厚美風儀習禮度以武
勇爲護軍疾重房諸將怙勢使氣抗辱之
諸將請忠宣忠宣雖直仁琪以諸將皆土國
婦寺黨不得已削仁琪職未幾超授知獻部
事俄遷判中門事忠肅三年卒

高麗李仁琪

十八

洪彬

洪彬字文野南陽人其先世居燕彬宿衛內
庭積其勞以長官薦授大都路霸州同知歷
松江府判官都水監經歷大常禮儀院經歷
忠肅被讒留元彬爲王出死力訟其屈而別
白之及王復位東還彬從之王念彬功將留
之奏授征東省理問所官拜都僉議贊成事
判軍簿事忠肅薨遺命彬權征東省事時曹
頤作亂率彬及省官等襲忠惠宮頤敗死餘

黨皆繫巡軍獨宥彬及省官元聽頤黨新
使執忠惠及彬等以歸囚王于刑部又械彬
等于獄使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宗正府翰
林院雜訊之忠惠不能自明事殆矣彬曰頤
王之奴奴而欲戕其主王法所不赦王罪當
死才減彬以先王遺命權行省事事干邦憲
者彬實當之王不當坐辭氣慷慨人皆為彬
危之彬曰吾王之子吾不直之何以見先王
地下乎王復位策勲為一等封唐城君開府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九

仍奏彬為行省郎中王被執如元彬與德城
君奇輟權征東省與輟蔡河中等封內帑初
代言印瑞自元將封內帑急馳駟來駟騎至
斃彬謂瑞曰君之來國人皆謂復正三韓今
但封府庫耶奮袂而出自後托疾不肯視事
忠穆嗣位有許政者中原人也誣彬以為印
瑞奉王命來彬舉手拂然曰皇帝使八歲童
莅國之安危可知因辭去二日不朝引蔡
河中為證事聞中書省遣人來鞠之二人言

卒抵牾反抵罪彬曰吾不可久於此遂如元
為興國路總管後還國恭愍即位拜右政丞
賜推誠翊戴同德協義輔理功臣號封唐城
府院君與洪彥博李公遂提調政房頃之薛
職王遣內人起之彬杜門不出宰樞會其家
請之乃出尋又辭卒年六十六謚康敬子壽
山仕至通禮門副使

曹益清

曹益清昌寧人忠肅朝為中郎將忠惠襲位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

在元政丞鄭方吉等交構王父子時益清自
忠惠所來忠肅召謂曰王奪吾從臣職何也
雖滿上嵩為王豈至如此吾欲如元奏帝何
如益清力陳父子相傳之法言甚切至忠肅
嘉納之累遷大護軍與代言尹桓謀去忠惠
所狎惡少輩執宋八郎洪莊等囚之拷掠甚
峻洪莊欲釋憾譖益清貶為濟州安撫使後
與李芸奇輟等在元上書中書省極言忠惠
貪淫不道請立省以安百姓忠定時拜贊成

事恭愍初益清家奴賈宣城達魯花赤魯連祥馬及連祥叛諸相議欲起兵捕之益清獨不可曰一騎可呼何必起兵有人譖云益清受連祥馬監察司杖其奴鞠之奴不承監察司又劾益清行淫祀請罪之王不允後拜左政丞封夏城府院君賜純誠直節同德贊化功臣號二年卒諡襄平辛禍二年配享恭愍廟庭

裴廷芝

裴廷芝字瑞漢初名公允大丘縣人甫十歲屬禁衛爲都知元宗十一年還都舊京廷芝年十一負綫扈從以功補隊正忠烈時以別將從萬戶印侯擊哈丹于燕岐拔劍躍馬所向披靡流矢貫輔車棄瘡復戰俘賊甚衆超授中郎將侯勢以如元帝召見曰勇士也賜白金五十兩後兩府舉以爲忠清全羅兩道察訪挫奸猾撫孤獨一境安集忠宣受禪授護軍王謂富國莫先於農穀典農司有備倉

以廷芝幹其事忠肅五年耽羅賊魁金成等叛以廷芝爲存撫使討之既還授密直副使八年黨獄起杖流竹林防護其子天慶請以身代不聽遂俱竄及還閉門謝病日以琴棋自娛明年卒年六十四爲人于思而皤體貌魁梧人皆服武略不知有吏能口不言利家無十金子成慶天慶咸慶

孫守卿

孫守卿家世單微忠肅時爲大護軍忠惠被徵如元守卿侍從有勞錄功爲一等爵其父母妻子賜田及臧獲忠穆即位拜僉議叅理進贊成事忠穆薨奉忠定如元及即位封義昌君屢召守卿謝病不就遂封推誠宣力翊戴定遠功臣判三司事義昌府院君尋拜都僉議政丞本國嘗受帝命使臣奉詔來則王出迎餘則否丑驢奉御香來申德隣安吉祥等畏威使王出迎守卿爲相不能舉正有僧因訟奴婢辱丑驢亡匿丑驢怒取守卿辭一

列傳卷第二十一

人

二十一

列傳卷第十二

高麗天

近思大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無垠均太

朴金之

朴公之竹州人也父暉官至典法判書金之
年未弱冠登第歷史翰忠烈五年元世祖詔
選衣冠子弟入侍金之與焉因留元與中原
名士遊商摧古今山川風土如指諸掌王重
之元授征東省都事既還除吏兵二部侍郎

以年少官高上章辭出守安東王愛其才召拜殿中尹知製教時忠宣爲世子命今侍講多所輔導又從世子如元不憚艱險及世子受禪置詞林院以全之崔昂吳漢卿李瑱爲學上掌銓注命全之等撰即位教賜綾絹綉紬布各十五匹尚乘鞍馬後又賜全之漢卿瑱權永紅韉王常屏左右幸詞林院與全之等謀議政理手賜酒食後容盡日或至夜分賜宮燭送至其家寵幸無比尋拜三司直學

詞林學士承旨遷密直副使為中京留守忠烈復位以讒見罷忠宣復位以東宮舊僚封延興君忠肅八年守僉議贊成事致仕時潘王之黨誣王以罪上書都省逼全之署名全之奮然曰狗奴敢污我邪遂遣其子璣聞于王所及王還國拜璣右副代言任銓選起全之視事以老固辭乃授政丞致仕賜推誠贊化功臣號俸祿如故十二年卒年七十六諡文正為人溫和不慈愛遇事少剛果幼在襁褓外王父李藏用見之曰此兒必克家好養之及長通經史究術數誨人不倦與人交不立崖岸藏用盡傳其家所寶書籍忠宣嘗召入內廣平江陵二君侍王今各自書名以示曰誰享國者全之不敢對王固要之良久避席曰觀兩君筆蹟亞君當璧矣不數月廣平卒江陵果為嗣其識見如此子遠初名璣登第仕至政堂文學有寵忠肅久典政柄性仁柔頗有蘊蘊之謂

吳訥

吳訥初名漢卿字月叟海州人元宗初中監試第一選為東宮侍學登第調南京司錄轉中書注書忠烈朝由僉議舍人出守金寧府考滿拜軍簿摠郎除書未到訥以為秩已滿不可留遂行無何按廉劉顯在金寧為賊所刺閩府被鞠訥獨免官累左司議大夫詞林院學士踐歷華要至僉議贊成事監春秋館事知選部事仍令致仕忠肅元年卒年七十

李璣

李璣字溫古初名方衍慶州人三韓功臣金書之後少好學博通百家有能詩聲人或試以強韻援筆輒賦若宿構然尚書李松綱一見奇之曰大器也登第調廣州司錄被選直翰林院忠烈以詩賦親試文臣得九人璣居第二歷起居中書舍人出為安東府使以桂

民弊與學校為務累轉軍簿掾郎陞右司議大夫詞林院學士俄遷大司成密直承旨改典法判書忠宣奉仁宗靖內難章本國積弊瑱上書略曰殿下樹勲帝室瞻遇日隆誠宜有功不伐居寵若驚又與朝臣和如水乳且名器至重無功之人不可妄授況及族黨乎其詐稱父王之賜竊府庫錢穀者人皆疾之不可不察其賜給土田除有功外一切收之官冗員多糜費廉祿除六部尚書外餘悉并

卷九

省比年旱荒民皆艱食宜罷不急之役王嘉納超拜政堂文學商議都僉議司事進贊成事忠肅即位拜檢校政丞臨海君七年子齊賢掌試領門生稱壽忠宣賜銀瓶二百米五百石以供其費瑱及妻皆康強無恙世榮之瑱嘗倚齊賢勢多奪人臧獲哀訴者月踵門校勘崔沔縊於瑱門辨違都監決還沔家八年卒年七十八謚文定為人體貌魁梧局量寬洪然在廟堂無所建白及解官居閑月

與儒釋道遙詩酒聞子紹齊賢之正齊賢自有傳

尹莘傑 朴孝修

尹莘傑字伊之慶州杞溪縣人忠烈朝登第調南京司錄時博士只占一經多非其人嚴其選必通五經然後為之莘傑被薦為四門大學博士忠宣即位授右獻納江陵府翊善使傳忠肅後忠宣惡莘傑有寵於忠肅貶知寧海府尋除選部議郎及忠肅立拜右副代

言實文閣提學知製教進密直副使選部典書累遷知密直司事陞藝文大提學賜純誠輔理功臣號以事忤王王杖辱之忠宣命莘傑李齊賢為試官莘傑以選部典政柄干請州郡聚訟財欲設學士宴王以命出忠宣疑其貳於已即罷莘傑以朴孝修代之官至僉議評理封杞城君卒年七十二謚莊明無子為人嚴重訥言歷仕兩朝久典銓選不以私輕重之時稱長者孝修素有清操累官至代

言及代莘傑取士王嘉其清白賜銀瓶五十
米百石令辦學七宴孝修清節益著後封延
昌君卒

許有全

許有全初名安金海人元宗末登第忠烈時
為監察御史王信嬖幸之讒囚巡馬所將杜
于市無敢救者巡馬指諭高宗秀得幸出入
卧内自王曰監察為王耳目彈糾百官今以
小人之讒而杖之人謂上為何如主再三譬

解乃得免遷國學司藝銓曹侍郎累轉都僉
議叅理知密直司事忠肅初封駕洛君賜端
誠守節功臣號加守僉議贊成事致仕拜政
丞復封駕洛君忠宣流吐蕃有全與閔漬等
如元請召還有全時年八十一妻亦老病欲
止之答曰人皆有一死豈以妻病身老忘吾
君而自逸乎屬其子榮侍疾遂求訣而去聞
者歎之後九月妻沒有全至元留半歲為潘
王黨所沮竟不能進而還

朴忠佐

朴忠佐字子華咸陽人祖之彬衛尉尹生四
子皆登第長曰莊仕至軍簿掾郎生忠佐忠
佐自幼嗜學登第忠肅朝按全羅嬖人朴連
傳內旨認良民為隸忠佐執不許連譖曰按
廉不敬王旨弃如弊紙王怒杖流海島召還
除監察持平移病不出改藝文應教命監慶
尚監稅又不就尋遷內書舍人累轉密直提
學開城尹忠穆時拜贊成事入侍書筵講貞

觀政要因言燕昭王築黃金臺迎郭隗事賜
鈔五十錠尋判三司事賜純誠輔德協贊功
臣號封咸陽府院君忠定元年卒年六十三
性溫厚儉約雖為卿相居室衣服如布衣時
好讀易老不輟子珖珽瓊璿璵

尹宣佐

尹宣佐字淳叟侍中瓘七世孫生而穎異七
歲能屬文忠烈朝擢魁科由金海掌書記入
補秘書郎直文翰署忠宣初授左正言再轉

右思補累遷內書舍人選部議郎按全羅道以剛直聞陞都津令忠肅素聞其名及即位授成均祭酒命掌符印在左右轉監察執義與尹莘傑白元恒進講資治通鑑尋以事罷復授執義時滯王哥得幸英宗誣王以罪欲奪其位患得之徒皆附焉權漢功蔡洪哲等邀驪興君閔漬末陽君趙瑚等欲請立哥會百官慈雲寺督署呈省書人爭趨之宣佐獨曰吾不知吾君之非臣而訴君狗彘不爲唾

之而去由是臺諫文翰得不署名事定中書以其書歸之王數其不署者而嘆曰非宣佐在憲司則其他未可知也時王留元五年財用匱乏哥黨知其然封府庫以沮輸運宣佐檄察官趙瑄督責主者輸運乃行王歸國除判典校俄以民部典書出尹漢陽旣而王及公主如龍山謂左右曰尹尹清儉故使牧民汝曹慎勿擾渥忠惠元年引年致仕忠肅後四年親注守今至鷄林尹輟筆思曰朝臣

廷無如尹尹即注之其見信於王類此明年拜僉議評理藝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仍今致仕忠惠後四年得微疾呼子女而前曰今之兄弟多不相能者由有爭也命子繁書文契均分家業且戒之曰和而無爭以訓汝子孫言畢整衣冠而卒年七十九生平不治產性不飲酒未嘗戲謔歌舞慎交遊重然諾閑居常若待賓唯以經史自娛有質疑者輒據經以對老莊刑名之書靡不研窮故學者

多歸之詞翰清便一時表箋多出其手子繁

李兆年

承慶

李兆年字元老京山府人父長庚本府吏泰僉有戚鄉人嚴憚之老而家居府官出入嚙道聲必下床伏地俟其聲不聞然後復坐兆年少懷志節有器局力學能文年未冠神彩秀發草溪鄭允宜使其府一見知爲異人以其子妻之忠烈二十年以鄉貢進士登第

調安南書記累轉爲禮賓內給事出知陝州
入爲秘書郎三十二年從王朝元王惟紹宋
邦英離間王父子諸從臣皆懷疑縮縮走匿
曹頤最先去惟兆年恃無他進退惟謹例遠
竄歸而居鄉者十三年未嘗一出言訟其非
罪忠肅見留于元五年審王焉內懷覬覦左
右多反覆兆年發憤獨如元獻書中書省訟
王之直朝廷美之忠肅還國授監察掌令轉
典理摠郎存撫關東召拜判典校事加軍簿
判書忠惠王以世子入朝丞相燕帖木兒見
之大悅視猶子因忠肅辭位奏帝錫王命時
太保伯顏惡燕帖木兒專權待忠惠不禮忠
肅復位忠惠宿衛于元時燕帖木兒已死伯
顏待忠惠益薄忠惠與燕帖木兒子第及回
骨少年輩飲酒爲謔因愛一回骨女或不上
宿衛伯顏益惡之目曰撥皮俗謂豪俠者爲
撥皮從臣皆觖望不敢言兆年進戒曰殿下
事天子宜日慎一日何乃弄體縱情以速累

乎然此非殿下之過殿下長於阿保之家所
共遊者多無賴子其後朴仲仁李仁吉實左
右之殿下孰從而聞正言見正事乎儒者雖
朴拙皆能習經史識廉恥殿下目之爲沙箇
里此何等語耶殿下能遠佞倖親儒雅改行
自飭則可不然天威咫尺其嚴乎王不能堪
其言踰墉而走曹頤之亂忠惠被徵至燕兆
年從之伯顏蓄宿憾使王與頤黨辨兆年懷
慨發憤謂李齊賢曰吾欲面訴丞相前其意
可回列戟守門莫叫其閤幸其出田城南吾
當上書道左碎首馬蹄下死明吾君吾子其
把筆書吾書夜起沐浴鷄鳴將行伯顏適以
是日敗書不果上然聞者莫不悚然曰膽大
於身李公是已忠惠襲位還國錄功當得樞
密王曰兆年老矣其志可嘉乃授政堂文學
藝文大提學封星山君王嘗步自北宮彈雀
于松岡兆年徑進跪曰殿下寧忘明夷之時
乎今惡少假威略婦女攘財貨民不樂其生

臣恐禍在朝夕此而不恤顧玩細娛乎殿下
聽老臣言去便佞用賢良厲精圖治不復慢
遊聞老臣雖死瞑目於地下矣初商人林信
女丹陽大君之婢也賣沙器爲業王見而幸
之有寵授信大護軍一日信毆奇輪王右信
親往毀輪家至是并諫之且曰臣過蒙國恩
位至政堂於臣足矣惟上所裁王盛怒不納
既而溫言謝遣之兆年既歸第嘆曰王年方
強而肆欲吾既老矣又無助不去必及於禍

忠臣傳

十二

且數諫而不納責有所歸今兆年既不能順
其美適足以增其惡非臣所以愛主也不如
去明日匹馬還鄉不交人閒事後兆年弟延
慶見王曰爾兄辱我延慶以率狂對王喜
賜米豆五十石布五百匹三年策侍從功爲
一等賜誠勤翊贊勁節功臣號圖形壁上前
其父母妻子賜田及臧獲明年卒年七十五
諡文烈爲人短小精悍志堅確敢言以嚴見
憚每入見王聞履聲曰兆年來矣屏左右

容以俟所歷多有聲績恭愍朝議功贈星山
侯配享忠惠王廟庭子褒官至檢校侍中性
淳厚循循蹈禮褒子仁復仁任仁美仁立仁
達仁敏仁復仁任自有傳仁美判書仁立同
知密直司事仁達注簿仁敏門下評理兆年
姪承慶

承慶蒙古名帖木不花入仕元朝歷御史廉
訪諸路以能斷決聞累遷遼陽省叅政恭愍
六年奔母喪東還明年元遣遼陽省事塔海

忠臣傳

十三

帖木兒召之承慶不赴王拜爲門下侍郎平
章事八年紅賊陷邊都元帥李岳儒不能軍
遣承慶代之督諸軍九年承慶在生陽驛以
諸將不盡力擊賊憤惋不食遂得疾還家不
視事王對諸宰相稱賞承慶忠義不置賜忠
勤勁節協謀威遠功臣號尋卒

李穀

李穀字中父初名芸白韓山郡吏自成子也
有辭賦舉止異常猶長知讀書臺臺忘倦早

喪父事母孝爲都評議使司掾吏忠肅四年
中舉子科研窮經史一時學者多就正焉七
年登第調福州司錄叅軍忠惠元年遷藝文
檢閱忠肅後元年中征東省鄉試第一名遂
擢制科前此本國人雖中制科率居下列穀
所對策大爲讀卷官所賞置第二甲宰相奏
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穀與中朝文士交遊
講刪所造益深爲文章操筆立成辭嚴義奧
典雅高古不敢以外國人視也奉興學詔還

忠肅公

十四

國尋復如元本國授典儀副令元授徽政院
管勾轉征東省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元
屢求童女于本國穀言於御史臺請罷之代
作疏曰古之聖王其治天下也一視而同仁
雖人力所至文軌必同而其風土所宜人情
所尚則不必變之以爲四方荒徼風俗各異
苟使同之中國則情不順而勢不行也勢不
行情不順而善治之雖堯舜不能矣昔我世
祖皇帝臨御天下務得人心尤於遠方殊俗

隨其習而順治之故普天率土歡欣鼓舞重
譯求王猶恐或後堯舜之治幾以加也高麗
本在海外別作一國苟非中國有聖人邈然
不與相通以唐太宗之威德再舉伐之無功
而還國朝肇興首先臣服著勲王室世祖皇
帝登降公上仍賜詔書獎諭曰衣冠典禮無
墜祖風故其俗至于今不變方今天下有君
臣有民社稷三韓而已爲高麗計者當欽承
明詔率祖攸行修明政教朝聘以時與國咸

忠肅公

十五

休可也而乃使其婦寺之流根據中國寔繁
有徒怙恩恃寵反撓本國至有冒干內旨事
馳傳遠歲取童女絡繹輦來夫其取人之女
以媚上爲己之利此雖高麗自取之也既
稱有旨豈不爲國朝之累乎古昔帝王發一
號施一今天下顯顯望其德澤故稱詔旨曰
德音今屢降特旨奪人室女甚爲不可夫人
之生子鞠之育之將以望其反哺也無尊卑
之別華夷之閒其爲天性一也抑彼風俗寧

便另異居女則不出若爲秦之贅壻然凡致
養于父母者有女之尸焉故其生女也恩斯
勤斯日夜望其長能有以奉養而一朝奪之
懷抱之中送之四千里外足一出門終身不
返其爲情何如也今高麗婦女在后妃之列
配正候之貴而公卿大臣多出於高麗外甥
者此其本國王族及胸闊豪富之家特蒙詔
旨或情願自來且有媒聘之禮焉固非常事
而好利者援以爲例凡今使其國者皆欲妻

妾非但取童女而已夫使于四方將以宣布
上恩詢咨民隱詩不云乎周爰咨詢周爰咨
諏今乃使于外國貨色是黷不可不禁也側
聞高麗之人生女者卽秘之惟慮不密雖比
隣不得見每有使臣至自其國便失色相顧
曰胡爲乎來哉非取童女者耶非取妻妾者
耶已而軍吏曰出家搜戶捫若或匿之則繫
累其隣里縛束其親族鞭撻困苦見而後已
一過使臣國中騷然雖雞犬不得寧焉及其

聚而選之妍醜不同或啖其使臣而飽其欲
雖美而舍之舍之而他求每取一女閱數百
家唯使臣之爲聽莫或敢違何者稱有旨也
如此者歲再焉或一焉聞歲焉其數多者至
四五十既在其選則父母宗族相聚哭泣日
夜聲不絕及送于國門牽衣頓仆攔道呼號
悲痛憤懣有投井而死者有自縊者有憂愁
絕倒者有血泣喪明者如此之類不可殫記
其取爲妻妾者雖不若此逆其情取其怨則

無不同也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國
與成厥功恭惟國朝德化所及萬物咸遂高
麗之人獨有何罪而受此苦乎昔東海有冤
婦三年天旱今高麗有幾冤婦乎比年其國
水旱相仍民之飢孱者甚衆豈其怨歎能傷
和氣乎今以堂堂天朝豈不足於後庭而必
取之外國乎雖承恩於朝夕猶懷父母鄉黨
人之至情也而乃置之宮掖愆期虛老時或
出之而歸之寺人終無卑者十之五六其怨

氣傷和又何如也事有小弊而爲國之利者
容或有之然不若無弊之爲愈也况無益於
國家取怨於遠人其爲弊不小者哉伏望淺
發德音敢有冒干內旨上瀆聖聽下爲己利
而取童女者及使于其國而取妻妾者明示
條禁絕其後望以章聖朝同仁之化以慰外
國慕義之心消怨致和萬物育焉不勝幸甚
帝納之本國除判典校寺事忠惠後二年奉
表如元因留居凡六年元授中瑞司典簿時

十八

十八

本國官爵猥濫奴隸亦得軒冕殿中崔江求
爲正尹穀間之寄詩云不妙正尹生前得猶
勝中書死後加安就趙漢死後皆拜中書故
云忠穆襲位還國穀寓宰相書曰惟吾三韓
國之不國亦已久矣風俗敗壞刑政紊亂民
不聊生如在塗炭幸今國王受命之國民之
望之若太旱之望甘澍然國王以春秋之富
謙恭冲默一國之政聽於諸公則其社稷安
危人民利病士君子之進退皆出於諸公夫

進君子則社稷安退君子則人民病此古今
之常理也然則用人又爲政之本也盖用人
則易知人則難不問邪正不論高下唯當是
現唯勢是依附我者雖姦諂而進之異己者
雖廉謹而退之則其用人不既易乎用人易
故政曰亂政亂故國家隨以危亡此不待遠
求諸古實目前之明鑑也古之人知其然於
一進退人之際而必察其所行所從來惟恐
黷于貨而奪于勢也然猶朱紫相奪玉石相

十九

十九

混其知人不既難乎即今本國之俗以有財
爲有能有勢爲有智至以朝衣儒冠爲倡優
雜劇之戲直言正論爲閭里狂妄之談宜乎
同之不國也穀之所以離親戚去鄉國久客
於輦轂之下者正爲此耳比聞諸公所以輔
政更化者與前日甚不相遠名雖尚老而少
者實主其柄名雖尚廉而貪者實執其權既
斥惡少而大者不悛其惡既改舊臣而新者
反附其舊知人不難用人甚易似非國正

任之意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或曰不必寓書諸公使見其怒而無所益也穀應之曰社稷苟安人民苟利將具本末言之朝廷達之天子豈以諸公之怒而便舍默耶是用敢貢狂瞽之說惟諸公之垂察焉順帝幸上都穀扈從本國拜密直副使累陞知司事進政堂文學封韓山君以頒朔還國與李齊賢等增修閑漬所撰編年綱目又修忠烈忠宣忠肅三朝實錄與陽川君許伯掌試取金仁瑄等

卷一百一十一

二十一

穀伯拘私多取世家不學子弟憲司彈之不出新及第依牒復還于元中書差監倉本國拜都僉議贊成事尋還國忠定即位穀以嘗請立恭愍不自安遊關東明年元授奉議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又明年卒年五十四諡文孝性端嚴剛直人皆敬之所著稼亭集二十卷行于世子穉自有傳

禹倬

禹倬丹山人父天珪鄉貢進士倬登科初調

寧海司錄郡有妖神祠名八鈴民惑靈恠其祀甚瀆倬至即碎之沉于海濤祀遂絕累陞監察糾正時忠宣蒸淑昌院妃倬白衣持斧荷藁席詣闕上疏敢諫近臣展疏不敢讀倬厲聲曰卿為近臣未能格非而逢惡至此卿知其罪耶左右震慄王有慚色後退老禮安縣忠肅嘉其忠義再召不起倬通經史尤深於易學卜筮無不中程傳初來東方無能知者倬乃閉門月餘參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學

卷一百一十一

二十一

始行官至成均祭酒致仕忠惠三年卒年八十一

安軸

宗源 補

安軸字當之福州興寧縣人父碩以縣吏登第隱不仕軸生而穎悟力學工文中第調金州司錄選補史翰除司憲糾正忠肅十一年中元朝制科授遼陽路蓋州判官時忠肅被留于元軸謂同志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乃上書訟王燕他王嘉之超授成均樂正蓋州

守遣人禮請王方嚮用故不能去累遷右司
議大夫忠惠即位命存撫江陵道有文集曰
關東瓦注入判典校知典法事忠肅復位凡
得幸忠惠者皆斥之或以軸為所斥者親罷
之既而起為典法判書忤內豎用事者又罷
忠惠復位又拜典法判書轉監察大夫自樂
正至監察大夫皆帶館職表箋詞命多出其
手以檢校評理出按尚州時母在興寧軸往
來以盡孝忠穆立召為密直副使累陞食

忠惠集

卷二十一

贊成事監春秋館事與李齊賢等增修國
所撰編年綱目又修忠烈忠宣忠肅三朝實
錄執事者不喜儒罷封興寧君已而復職四
年疾作乞致仕復封興寧君卒年六十二
文貞處心公正持家勤儉嘗曰吾平生無可
稱四為士師凡民之屈抑為奴者必理而良
之碩早沒軸教二弟輔輯俱登第輔輯事之
亦如父子宗基宗源

宗源字爾清年十七登第忠穆時選補史

秩滿當遷同僚沈東老年高位下宗源讓之
軸聞而喜曰讓德之先也我讓於人人誰捨
我我家有人殆益昌乎後一年始調三司都
事恭愍初授典法正郎時田民刑訟皆聚典
法裁決平允人稱其明累遷侍御史出按楊
廣道王避紅賊南幸宗源來謁於道先往忠
州備供御左右譖曰按廉到忠州已踰嶺而
遁矣王信之遣中使執以來使者至忠州見
宗源在館辦供頓執與俱來王知其誣釋不

忠惠集

卷二十三

問王次陰竹吏民皆逃匿以宗源不能供張
下巡軍貶知清風郡事後為典法掾郎卒
擅權士大夫爭趨附之有執政者言吾等薦
公於領相諫官可得宜速往謁宗源辭曰我
本疎懶趨勢非吾所能也執政慚反譖之出
為江陵府使有惠政未久而代民立生祠以
祀之閑居七八年屏跡不出及眚誅起為司
憲侍史遷右司議大夫卒禍即位與左司議
柳珣門下舍人金壽起居舍人朴尚真獻納

林孝先正言盧藺閔由誼上書都堂曰宦者
爲患趙高而下班班可見我忠宣王吐蕃之
辱忠惠王岳陽之禍皆由伯顏充古思龍普
之所爲也至於前日萬生大逆極矣今主上
幼冲當親老成以養德性不可復令宦者朝
夕狎昵壅蔽聰明以至誤國至於魂殿既有
都監敬供朝夕不可復令宦者紛然聚會以
基固寵之地伏惟諸相國爲國深慮擇其忠
謹者十餘人以備宮內掃除之役其別賜及

二十

二十

祿俸毋得疊受以費國用其餘徒黨各令從
便毋使復爲國家之患時禍年幼政出宰相
故宗源等獻書冀其處置宰相不以爲慮歷
成均大司成右常侍進大司憲時執義金承
得等希池齋意請誅林樸宗源畏其勢莫敢
言改判崇敬府事未幾封興寧君尋以門下
評理復兼大司憲賜純誠補祚功臣號與同
僚上疏言自古官寺擅權必至誤國故我祖
宗擇臣僚有德行者給事左右宦官不過數

人以備宮闈洒掃未嘗授以文武官爵先王
即位之初亦遵古制其後宦寺夤緣乘閒用
事廣樹朋黨卒有萬生之禍可勝嘆哉逮至
殿下李得芬但以先代微勞位至贊成招權
納賄毀朝臣中外臣庶莫不切齒幸賴睿
斷寘之于外然其徒黨尚多濫受官爵虛費
祿俸無補國家將來之禍實爲可慮請依祖
宗舊制擇聰敏者不過十人以備宮內使今
餘悉罷黜又與掌令呂克禔尹就持平成石

兩等上疏曰近來大明譴責我國每請謚承
襲示降德音以我國所不產金銀馬匹定爲
歲貢厥數甚多雖抽歛文武官以至散官尚
未充額貪利無識者不顧大體利其販賣所
持私物於進獻數十常八九大明益不直我
而輒拒使者不納今又遣使大明安危係焉
其私物宜差等定數數外雖一匹布不得費
行擇遣清白有威望者於西京安州等處與
都巡問使搜檢如有私費金銀馬匹及數外

布匹者置之極刑妻孥家產沒入官其知情不禁者削職又一行有犯禁者使副亦皆科罪從之改封順興君加純誠翊戴輔理功臣號又拜政堂文學崔瑩誅權臣貪汚者以宗源清謹擢門下贊成事提調銓選事辟不克恭讓朝判三司事進封興寧府院君仕本朝判門下府事卒年七十謚文簡性簡重風神清朗勤謹安詳嘗作亭扁以雙清客至必置酒不務豐侈惟以禮意款洽子仲溫景

良景恭景儉

輔字貧之年十九登第調慶州司錄選補春秋脩撰累陞編修官忠穆元年中元朝制科授遼陽行中書省照磨兼承發架閣庫輔曰既受命不供職是不恭也况照磨惟收掌文書無他務吾當赴省既上官省官重其才皆禮貌之輔曰吾今足以塞吾責母老不歸養非孝也於是弃官東歸後拜右代言兼執義忠定時爲典法判書恭愍立知其賢授密直

提學兼監察大夫提調銓選事一日夜將半王召輔入有所除授既而曰今日何日命取曆觀之曰獨鬼也姑止輔嘗惡陰陽拘忌則跪曰王者奉天時不在此願殿下欲行則行獨鬼何害王變色四年拜政堂文學輔自謂遇知知無不言久而王以爲闇於事情輔亦以母老乞骸歸養爲東京留守以近興寧也六年卒年五十六謚文敬性剛直廉潔喜讀史漢爲文章去華取實達而已矣臨事務遵大體略不依違顧望且不事生產及歿家無擔石之儲無子

崔溼

崔溼字彥明父一字壽翁鷄林人文昌侯致遠之後父伯倫擢魁科官至民部議郎元授高麗王京儒學教授溼幼穎悟九歲能詩既長學日進大爲先輩所服登第補成均學官學諭闕負溼與李守者事政丞崔有渰欲與守伯倫罵有渰語頗不遜配伯倫于孤蘭島

溘選藝文春秋檢閱以事貶長沙監務召授
藝文春秋館注簿忠肅八年應舉于元中制
科授遼陽路蓋州判官及東還藝文成均典
校三館出迎于迎賓館遷藝文應教始赴蓋
州地僻職冗居五月移病東歸累官至檢校
成均大司成溘才奇志高讀書爲文辭不資
師友超然自得不惑異端不溺習俗而務合
於古人至論異同苟知其正雖老師宿儒爲
時所宗者且詰且折確持不變延祐科興聞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人

詔乃曰可試所學既而果中制科同年狀元
宋本稱其才屢形於詩自是名益著異已者
益不喜而排之溘又不善伺候放蕩取言卒
不大用然取友必端詩酒自娛嘗過東萊縣
登海雲臺見合浦萬戶張瑄題詩松樹曰噫
此樹有何厄遭此惡詩遂削去之溘以土行
至安東瑄聞之怒命猛將三四追之得儻從
一人歸械立門外溘潛踰竹嶺還京大爲儒
林所笑其恃才傲物類此生平不理家入生

產業自號拙翁後居城南獅子山下自署號
山隱者傳曰隱者名夏屆或稱下逮蒼槐其
氏也世爲龍伯國人本非覆姓至隱者因夷
音之緩併其名而易之隱者方孩提已似識
天理及就學不滯於一隅纔得旨歸便無卒
業其汎而不究也稍壯慨然有志於功名而
世莫之許也是其性不善於伺候而又好酒
數爵而後喜說人善惡凡從耳而入者口不
解藏故不爲人所愛重輒舉輒斥而去雖親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人

友惜其欲改或勸或責不能納中年頗自悔
然人已待以非可牢籠未可用而隱者亦不
復有意於斯世矣嘗自言吾所嘗往來者皆
善人而其所不與者多欲得衆允難矣此其
所短乃其所以爲長也晚從獅子岬寺僧借
田而耕開園曰取足自號狷山農隱其銘座
右曰爾田爾園三寶重恩取足奚自慎勿可
諛隱者素不樂浮屠而卒爲其衲戶蓋訟風
忠之爽以自戲耳忠惠後元年卒年五十四

嘗選本國名賢詩文題其目曰東人之文凡二十五卷所著拙藁二卷行於世無子家又甚貧無以襄事朋友致賻乃克葬

張沆

張沆史失世系為人廉正有文登第稍遷司憲糾正官累左司議大夫忠肅見譖留元五年未歸沆奮義忘身侍從有勞以功賜鉄券尋牧羅州入爲軍簿判書忠惠時拜密直提學權授僉議叅理平壤尹封永山君忠穆初

忠穆初

三十

除政堂文學每進對常以敬寢園爲戒嘗致書都堂曰主上隆師向學樂聞善道而儉邪弄權欺天罔上使刑政不平害及無辜致傷和氣天降旱災餓孺載路烏爲犬豕之所食食不可忍視若悉掩埋且賑飢乏和氣可通豐稔可致也恭愍立以沆邃禮學命修正大廟禮樂器服及卒王曰今宰相寧有盡心宗廟如張訥齋者乎謚文顯

李晟

李晟潭陽人弱冠登第調溫水監務移水原司錄秩滿挈家歸竹溪村舍不求祿仕日以討墳典爲事後被薦補國子博士除閤門祗候年五十九拜左司補入直西省作詩云藥砌清風欺我老竹溪明月誘吾情昨宵已決歸田計雪盡江南匹馬行翌日弃官歸田一時名儒會晟草堂設尊俎餞之忠宣在燕邸間其名超授內書舍人遷典儀副令藝文應教轉選部議郎忠肅元年弃官南歸加民部

忠肅元年

五十一

典書致仕後爲化平府使未幾又辟卒年七十五無子爲人質素無華自少力學卷不釋手所至學者如雲時人謂之五經笥

趙廉

王伯

趙廉字魯直淳昌人忠肅朝登第又中元朝制科授遼陽等路總管知府事爲典理佐郎論昭穆之制語在禮志忠惠初除正言與許邕鄭天濡等上書論崔安道子璟借述登第韓宗愈取士不公王欲下廉等獄壁臣朴連

進曰諫官不可罪乃立後拜左司議大夫時
詔使入國誣王以不迎詔鞫兩府甚急兩府
皆承廉與右司議王伯上疏言君臣一體禍
福共之且臣爲君隱猶子爲父今兩府私驅
命遣君父罪請論如法辭甚剴切王覽其疏
義之與伯同拜密直副使由司議入樞府前
此所無有也忠惠後四年卒年五十四嘗與
中朝士大夫講明經史無不通伯初名汝舟
江陵人本姓金新羅太宗五世孫周元之後
遠祖又佐太祖有功官內史今太祖納其女
爲妃賜姓王伯忠烈朝登第忠肅時以糾正
叅銓注尋爲左司補雙人李仁吉妻父西京
郎將崔得和爲隨州守伯與右司補李菁等
不署告身仁吉誦之杖伯等闕下流海島忠
惠後二年乞骸骨歸老全州忠定二年卒年
七十四無子伯與廉皆嘗與曹頤之亂語在
頤傳

李伯謙

李伯謙平章事公升四世孫風儀端麗忠烈
朝登第調南京司錄累轉右正言知內旨出
爲公州副使勸農衆民以富饒入爲右司諫
忠宣初授司憲執義陞右代言知選部事藝
文館司伯累轉密直副使選部典書出牧濟
海二州以最聞忠肅五年濟州賊魁使用金
成等嘯聚兇徒逐星主王子以叛欲討之而
難其人賊黨咸曰若得李伯謙宋英來撫吾
豈敢叛乎乃遣伯謙及英招撫之未幾賊平
其見愛畏如此八年加同知密直司事卒年
五十八子資深

申君平

申君平平州人登第忠肅朝爲臺官時賂權
貴得官者幾百餘有崔琬者嘗匿父喪赴舉
後中第爲水州叅軍有穢聲爲同榜所斥倚
權豪爲成均學錄君平皆不署告身又不署
承姜融贊成蔡河中懷義君崔老愚不代
言曹華卿元尹申時用持平尹賢告身以故

見忤罷朝野憎之翌日掌令朴元桂署之人
譏其怯恭愍元年授羅州牧使時母年九十
嬰疾君平牢辭不赴四年拜左代言王命罷
義成倉官全以道禹攸吉德泉倉官崔云固
申天命未幾攸吉拜典客寺丞攸吉君平友
壻也以道等頗有言君平惡之白王收除目
抹攸吉名後王欲授僧職召君平方直宿辭
以疾後拜御史大夫

列傳卷第二十二

列傳卷第二十三

高麗史一百十

敬修

崔有淦

崔有淦平章事滋之子性恬退不求名仕宦
十年不遷忠烈久聞其名即位除監察雜端
遷侍丞上疏直言時事忤旨流大青島承旨
趙仁規白王曰有淦勸節奉上不可輕弃固
請再三王怒稍解召還復職侍史沈錫等上

高麗史一百十

疏極諫王怒因錫巡馬所流有淦海島仁規
又曰有淦以病在告未嘗與聞由是得免累
轉右副承旨進副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歷
右常侍判三司都僉議贊成事帝徵陪臣賢
者有淦膺命如元時行省平章闊里吉思欲
革本國奴婢之法有淦奏請仍舊俗帝從之
以功賜錄券王嘗欲廢忠堂以瑞興侯璵為
後有淦言於王曰殿下未嘗祭景靈殿乎太
祖及親廟辟容具在若瑞興侯立追王其祖

補西原始陽二侯入附則殿下親廟主不容
不遷殿下千歲後寧能信其不爾也高宗元
宗臣及事之今老矣不忍一朝忽不祀臣若
不諫無以見先王於地下王憮然動容者久
之忠宣乃拜僉議中贊判典理監察司事時
忠宣欲遵元法別軍民有渰諫止之忠烈薨
忠宣自元還國賜有渰玉帶尋改守僉議政
丞監春秋館事大寧君賜輸忠順義輔理功
臣號初尚書李德守女選入元後爲寵臣妻
與承旨秦宗璘爭權獲寵臣秦帝遣工部尚
書哈刺台來囚宗璘兄弟于行省欲奪宗璘
文券有渰固爭之言甚激烈哈刺台不能奪
謫寫而去國人皆嘆曰眞宰相也王以有渰
年高令五日一至都堂議軍國大事命柳清
臣治庶務尋以清臣代之忠肅朝復起爲政
丞判選部事大寧府院君如元質正時元欲
立省我國革世祿奴婢法有渰詣中書省力
請止之及還國人舉手加額泣曰存我三韓

者崔侍中也時年八十六忠惠元年卒年九
十三謚忠憲歷仕四朝爲國元老朝野倚重
子持

金台鉉 光載

金台鉉字不器光州人遠祖司空吉佐太祖
有功父須臾略過人登第由御史出知靈光
郡從將軍高汝霖討三別抄先登沒陳不還
母高氏夢明星入懷中生台鉉十歲而孤勤
學夙成風儀端雅眉目如畫嘗與傭輩受業

先進家先進奇愛之屢引入餉之家有文新

寡稍解詩一日從憲隙以詩投之曰馬上誰
家白面生爾來三月不知名如今始識金台
鉉細眼長眉暗入情台鉉自此絕不往叔父
金周鼎見其詞賦異之曰大吾門者必汝也
吾兄爲不亡矣忠烈元年年十五魁監試明
年登第後又中殿試授左右衛參軍直文翰
署爲左倉別監判鷹坊事印侯等請以不給
鷹坊人俸囚巡馬所累轉版圖提郎與權博

趙簡典銓注遷右承旨進密直副使賀聖節
如元至上都適帝幸甘肅詔天下進貢使皆
至京師而止台鉉言於中書省曰下國自
大以來歲時朝賀未嘗有闕止於京師帝命
也達於行在吾君命也吾寧獲罪於帝不敢
廢吾君命省許之遂遵行在帝嘉忠懇大加
賞賚賜御饌以寵之遷同知司事文翰承旨
知貢舉取士率新及第上謁王賜宴時元使
李學士在席言於王曰天下無此事唯貴邦

不墜古風往歲與張叅政奉使適見之令又
僕觀敢不拜賀元授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
郎中陞知僉議司事時奸臣分黨離間王父
子情不相通台鉉周旋其間一以至公人無
間言及忠宣奉仁宗靖內亂本國臣僚懷二
者悉誅竄獨留台鉉復知密直司事尋為浴
議贊成事忠宣即位分遣大臣詣諸道民戶
台鉉為楊廣水吉道計點使行永州牧使諸
道報食議司受指畫每回驛曰當依楊廣水

占道所為行之故諸道皆取法以商議贊成
事例罷閑居者十年忠肅八年起為僉議評
理尋判三司事忠宣竄吐蕃忠肅被留于元
國中黨論起首相從王台鉉雖首居二府在
下者秉權事多杆格然賴台鉉鎮定終不至
誤國伯顏充古思謀危忠宣其兄任瑞奪金
之甲牌面淑妃令群臣上書中書省訴之台
鉉先署名白元恒朴孝修皆托辭不署忠肅
復莅政多所更改欲罷台鉉既而曰此老終

始無他不宜去執政無贊之者卒罷尋以僉
議政丞致仕台鉉母年百歲歲賜康三十碩
及百二歲而卒後革官制改中贊致仕十七
年忠惠以世子在元王請傳位元遣使來取
國王印令台鉉權行省事使者還宰相以忠
肅命召台鉉至則收省印囚台鉉及尹碩元
忠等以鄭方吉權行省事於是台鉉挈家東
遊金剛山蓋遠嫌也忠惠遣使責宰相擅收
省印罷左右司官駟召台鉉復署省事是年

卒謚文正年七十性廉直言動循禮壹不卧
暑不袒待人以和事母孝教子孫有方不妄
交人亦無爲仇怨首歷事三朝進退以義處
煩劇裁決精敏人服其明言歷代典故如昨
日事每國有大疑必就咨決嘗手集東人詩
文號東國文鑑子光軾光輟光載光輅光軾
登第官至樞密郎光輟登第官累判密直
封化平君光輅登第而天光輅光載光輅
室王氏出也王氏以三子登科食國祿二

十頃

古史卷之十

木

世生而身長二尺餘父母異而絕
愛之忠宣朝登第補成均學官從忠惠王如
元以勞授司僕寺丞遷都官正郎曹顒作亂
伏誅王被執如元光載曰吾君危矣吾忍獨
免乎往從之王復爵東還除軍簿掾郎參錢
選累遷判典校寺事王素憚光載嚴直左右
群小又多忌之無所藉口乃曰金公愛靜仕
進非其志王信之疏其職惠穆立拜右副代

言轉知申事用事大臣惡不附已奏改版圖
判書王尋悔除密直副使提調銓選陞知司
事忠定即位開書筵以光載爲師固辭拜金
議評理仍掌銓選時德寧公主頗干預政事
不能沮光載奮然而出公主再召竟不應
俄遷三司右使白王曰文選吏曹主之武選
兵曹主之樞密于政房自權臣始非令典也請
復舊制王從之然必欲用光載命兼典理判
書恭愍立杜門不出凡十二年奉養其母朝

古史卷之十

七

夕盡禮母歿廬墓終制每祭必涕泣不止王
聞而嘉之使人諭曰思與卿語可使得見乎
光載時抱疾扶入見王曰年顏非甚衰也而
有斯疾何耶歎惜久之命有司旌表所居曰
靈昌坊孝子里復其里若干戶以奉事焉光
載敦行孝悌居家不治生產左右琴書湛如
也臨歿謂其妻曰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禮
也可與衆婢退矣且戒母高聲疾言以擾我
也謚文簡子興祖侗儻有志官至軍器監歷

宰水原海州與金齊顏金精等謀誅辛旽事
洩爲所害

金倫 敬直 希祖 承祖

金倫字無已然理贈之子忠烈時哈丹來寇
國人入江華避之倫外舅許珙爲冢宰殿其
後金倫挈家以先倫年十四指畫如成人一
族賴之蔭補鹵簿判官累轉神虎衛護軍以
洪子藩薦爲辨正都監副使有巨室與鄉民
爭一女奴子孫百口倫閱其籍曰此某代某

金倫字無已

人

相某歲月與諸子立券者距今若干年矣
女奴子若孫以較先後相懸而女奴之名一
字微偏必偽也某和諸子俱有後當家置籍
一本盡取而考之巨室果訟後爲監察侍丞
有甲乙二人爭家口乙曰先世嘗訟于臺知
臺姓許者按分之甲所得物故無訛甲乙家
幸得蕃息遺火亡其籍甲幸災誣乙爲棄并
爾倫默計歲月曰所謂許知臺必吾家文敬
公也命吏檢當時印簿所分名數俱存以詰

甲甲亦誦其精詳多類此內臣挾憾手歐五
品郎殿門倫劾論甚峻兼劾證左言不以實
爲內臣地者內臣方有寵證左亦達官大族
乍倫左遷爲州官時大修宮室及佛廟驅民
就役使者旁午皆憚倫非不得已莫敢入境
州人賴以息肩倫嘗從忠烈入朝忠宣曰候
于邸從臣慕顧退縮倫身兼數任獨侍左右
忠烈嘉其志忠宣亦待以禮忠肅留元五年
審王渴得幸于帝群不逞誘脅國人上言願

金倫字無已

人

得審王爲主倫與弟元尹禍獨不署名或私
於倫曰違衆自異若後悔何倫罵曰臣無二
心曷耳何後悔之有尋以慶尚全羅都巡問
使鎮合浦號令嚴明吏民安輯後加僉議評
理商議會議都監事三司右使曹嶼構亂伏
誅忠惠命倫訊其黨于巡軍府一府嫉其從
逆欲拷掠痛理倫曰此輩誑誤於頓耳何足
責耶若使傷肌膚毀筋骨必謂我枉法強服
以欺朝廷乃弛其刑囚感悅者罪無隱獄成

驛聞丞相伯顏右頓黨顧奏徵忠惠忠惠道
召倫與偕倫卒過六十聞命馳赴數日及之
鴨綠江至則伯顏奏下倫獄令五府官雜問
頓黨多利口倫折以片言辭理簡直五府官
改容目之爲白鬚宰相忠惠東還論功爲一
等圖形壁上封彥陽君賜推誠贊理功臣號
爵其父母妻子賜田及贓獲後帝遣高龍普
賜王衣酒繼遣朶赤執王以歸倫時家居聞
變遽起痛不及奔問詣龍普又知其不可感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以義退與宰相言所以乞哀朝廷者咸曰陪
臣犯天威恐有大譴故政丞姜莊曰帝意未
測如之何如之何李凌幹曰今天子聞王無
道罪之若上書論奏是以天子之命爲非可
乎倫厲聲曰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妻之於夫
當盡其恩義耳其父被罪爲其子者忍不救
乎其言帝意未測者何謂也諸相皆默然倫
又言今之呈省雖不蒙俞然救其主而得罪
吾知其必無也一坐皆然之遂決議上書令

金海君李齊賢草之國老多不署名竟未就
倫終身憤憤形於言色忠穆初爲贊成事尋
陞左政丞未幾乞退封府院君號加輔理忠
惠薨久未謚王及德寧公主將請于元召倫
問之對曰先王不返徒以親近愆忤歟怨累
德今禍首猶在必先正其罪以明先王非辜
然後可請遂與李齊賢朴忠佐等耆老上疏
極言康允忠罪惡以爲聖武皇帝肇基朔方
忠憲王慕義先服世祖皇帝班師南國忠敬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

王冒險親朝賴及子孫世爲甥舅允忠屬屬
小人專權於國流毒於民至使先王存被譴
訶歿稽贈謚若不舉正此賊之罪無以追明
先王之忠請詳憤憤之詞以慰冥冥之恨王
及大妃感悟轉呈于元按倫改正請謚二表
遣之倫謝曰臣乘榆之年七十又二恐顯膺
道路以辱明命然喘息尚存敢不勉勵退而
理裝將如元忽得風疾十日不飲水漿今左
右扶起具衣冠端坐而逝謚貞顯倫仁於宗

姻信於故舊喜觀書多識典故人有問者響
應無疑子可器敬直淑明希祖承矩二人出
家

敬直累官至密直忠定初以毀辱王杖流海
島恭愍召拜會議評理陞贊成事進封彥陽
府院君後拜守司徒上柱國彥陽伯紅賊退
倭又寇楊廣諸縣京城戒嚴敬直詣王宮見
宰樞博奕戲謔遽還家大息曰國家其將亡
乎吾胷中如焦火矣時雖大平宰相不可戲

兩
百
卷
第
十
一

十二

謹今不恤兵革饑饉耽樂若是欲不亡得乎
如吾父在聞之即欲死矣卒官檢校侍中
希祖登第累遷都官佐郎恭愍初轉軍簿判
書改簽書樞密院事倭寇楊廣遣京城戒嚴
簽坊里丁爲兵亦令百官從軍國子學官上
書言臣等常侍夫子廟庭學官從軍古無例
侍中廉悌臣李岳曰爾雖不侍孔子焉往希
祖爭之不得後拜樞密院使紅賊逼京都從
王南幸賊平與平章李公遂恭政黃裳分守

京城錄扈從功爲一筆壽以事浼順天府德
興君之變諸州軍將赴西北面禦之屯京城
東郊未發平澤軍謀亂伏誅宰樞議軍亂必
由流賊宰相列姓名欲置極刑時李春富亦
在賊中王曰金希祖李春富焉有是謀句去

承矩恭愍朝授監察掌今尋以典儀今存撫
江陵道未發與郎將康伯顏鬪毆之伯顏會
有隨從勞訴于王王怒繫巡軍宰相朴樹年

兩
百
卷
第
十
一

十三

請原之止罷其職後爲慶尚道接廉以病還
道卒操行廉潔中年而天人皆惜之

王煦

重貴

王煦初姓名權載蒙古名脫歡政丞簿子也
其兄準受知忠宣王王問其兄弟間載名則
喜未及見授郎將俄遷三司判官王在元召
之一見遂以爲子賜姓名王煦係屬籍王還
國出入常同車由司僕副正轉司憲執義忠
肅元年陞爲三重大臣難林府院君三年加

于院大君時稱王第年二十餘忠宣還于元
 奏為皇太子還古赤爵雞林郡公即都下買
 田宅以賜七年宦者伯顏禿古思構忠宣流
 于吐蕃煦欲以身代帝聞而憐之禿古思不
 能害煦與門客兩三人將詣吐蕃道見使者
 西去與語使者喜曰吾奉詔迎王來矣吾當
 巡諸路恐晚公宜先報因與驛三騎煦兼行
 至臨洮見王既而使者適會遂陪至京師及
 忠宣薨服衰麻奉柩東還既葬每朔望私祭
 陵下至歿身忠肅留元藩王內懷觀觥詭計
 百端而王無所可否左右多反覆煦獨以義
 自將終始無間言自忠宣薨垂二十年未有
 謚煦如元請謚并請忠肅柄國者莫助煦
 自以為己責所費無算卒得請忠穆元年丁
 母憂起為僉議右政丞溥尚無恙強之再三
 不獲已視事首以選法歸之典理軍簿舊制
 官吏祿薄賜京畿田人若干畝謂之祿科權
 貴奪之幾盡諸領府尤受其害煦下今復之

由是為姦貪所惡而罷以金永煦代之時人
 缺望明年溥卒踰月帝命煦脫衰入朝又明
 年煦與左政丞金永昶奉帝旨來告王曰帝
 問先王失德臣等奏先王初不若是但小人
 導之耳其徒尚在不亦誤今王帝然之勅
 臣等曰汝其往治之太妃聞之泣下賜酒慰
 謝永昶傳帝密旨曰可復以王煦為政丞時
 右政丞盧頊在側慙赧而退稱疾不出於是
 置整治都監以煦及永昶贊成事安軸判密
 直金光輶為判事鄭珏金玠等為屬官分遣
 屬官量諸道田皆兼按廉玠為楊廣道利川
 縣吏書以公田賂政丞蔡河中理問尹繼宗
 玠截吏耳徇于道內牒報都監錄事安吉碑
 懷繼宗舊恩不以吉煦未昶悉批其頰鳴鼓
 黜之元遣使賜煦永昶衣酒及鈔數勸整治
 煦等以奇皇后族弟奇三為倚勢奪人田恣
 行不法杖之下巡軍獄死行省理問所收都
 監官佐郎徐浩校勘田祿生訊問煦與永昶

呈書于僉議府曰我等親奉帝命整治本國
今行省理問所以三萬之死歸咎都監囚浩
祿生理問河有源挾私枉問必欲誣服自今
不能整治冀轉達中書省既而煦與永眈欲
親奏帝如元理問所累遣人追之悉囚都監
官會帝遣中書省右司都事兀理不花等賜
衣酒于王及煦永眈以賞整治煦永眈至洞
仙驛遇之乃還不花以帝命問整治幾何理
問所聞之釋浩等又因浩誣服囚都監官具
璟陳永緒安克仁李元具全成安子獄尋釋
之復欲誣加其罪不服皆下獄元閱三萬死
遣工部郎中阿魯刑部郎中王胡劉等來鞠
之復遣直省舍人僧家奴杖整治官白文寶
等十數人惟煦安軸以帝命原之光輟元具
以病免杖帝仍降璽書復置整治都監令煦
判事時永眈執已見煦恥與校帝詰之事皆
委煦尋領都僉議司事四年復為政丞京城
大飢楊廣西海尤甚煦發廩賑濟所全活甚

衆忠穆德寧公主命煦與府院君奇轍攝
行征東省事煦等遣李齊賢如元上表請立
嗣王忠定元年入賀聖節東還至昌義縣以
疾卒遼東部使者傳歸其柩年五十四爲人
剛正莊重魁顏脩幹望之毅然平生不妄言
稍讀書通大義能言先賢事好接賓客雖下
士必待之盡禮再爲相以興利除害爲心及
卒盧頤憾整治時究治已事沮官葬又令沿
路諸驛禁置柩正廳驛吏望柩號泣迎入祭
之如父母恭愍元年教曰予十年于朝從臣
終始一心功力尤著者頗已官賞政丞王煦
不幸先歿予甚悼之宜加贈謚錄其子孫謚
正獻後配享恭愍廟庭子重貴
重貴有宰相器度恭愍初爲左副代言奇轍
伏誅以轍壻流外後拜同知密直司事忤幸
眈見罷時元與本國有讐議者誣重貴等洩
國陰事于元流之未幾召拜監察大夫十八
年瑞原君盧普奉北元詔至貴州王遣大將

軍宋光義執皆鞠其由皆誣服與重貴李壽
林李明等謀行謀遂囚重貴等獄殺之梟首
于市人皆惜其無辜幸禍二年贊成事池簡
欲娶市貴妻奇氏數行媒不應一日齋率使
黨至其第婢僕走報曰願夫人避之奇曰我
不可苟逃婢僕意其從之奇饗齋以酒齋自
以爲事得諧遂欲入室奇控齋胡批其頰曰
宰相有如此強暴之行耶寧死從汝乎齋慚
而退奇往告崔瑩曰齋以妻有罪屋欲有之

韓宗愈

十九

暴辱於妻公以清直聞故來告耳乃移居國
人義之子肅嚴道

韓宗愈

韓宗愈字師古漢陽人父英密直致仕忠烈
三十年年十八擢第入史館忠肅朝爲史官
修撰魏王館庭碑日照霜光榮爛成花草狀
又僧元果獻恠草宗愈與內官等以爲聖德
致此瑞也累遷藝文應教王置政房以代言
安珪掌銓注宗愈與右常侍林仲沈議郎曹

光漢然之韓司儻副正時王留元澤王禹偁
覲王位惡本國多輸錢財于王所以帝命遣
人徵其錢物令各倉司刷送所輸文字宗愈
及義成倉提舉金仁衍獨不聽屬與王相持
國人頗惑宗愈慨然爲王訟理迺與李兆年
等連名爲書如元獻之王歸功擢爲代言遂
陞知中事王又爲奸臣所誤謂宗愈曰吾欲
表請于元禪位審王遂密以表授宗愈促令
印之宗愈曰國家傳之祖宗豈宜廢嫡以與

韓宗愈

十九

旁支乎固諫不得命既退托以墜馬不起與
兆年謀諸大臣執奸臣斥之事竟不行忠惠
初進密直提學與右代言李君佖同掌試取
周贊等崔安道子環備作中試諫官許邕趙
慶鄭天濡等論宗愈等取士不公請令復試
曹頤之亂宗愈與政丞金倫理其黨獻成驛
聞丞相伯顏不省顧奏徵忠惠宗愈等從之
至則俱繫獄事叵測會伯顏死得解王還國
論功爲一等拜評理封漢陽君賜鐵券圖形

壁上謝其父母妻子賜田及城獲俄改贊成
事王有岳陽之行時忠於王者宗愈及兆年
耳兆年已卒帝欲托元子召宗愈明年詔奉
忠穆歸國輔政拜左政丞王嘗欲觀李白杜
甫詩宗愈曰拙黃對白無補於政王命進之
宗愈托以無典守者竟不進忠定立權倖用
事宗愈以府院君退老其鄉非有事未嘗至
京城恭愍元年與金承澤等入侍書筵王每
加優禮復欲相之三年得疾謂子堦曰吾起

李齊賢集卷十

二十

布衣位家宰死亦何恨後三日當與若等別
至期果卒年六十八諡文節自幼瞻視異衆
性厚重軀幹魁偉望之儼然知其公輔器自
筮仕九轉爲三重大匡常典銓選處事接物
皆有餘裕爲文章務去俗氣尤致意於詩又
喜談笑樽俎間和氣油然而可愛其未達也與
一時名士相往還群飲無虛日號楊花使宗
愈醉輒起舞講楊花辭曰特如晦清風飛揚
到黃閣中識者皆異之子伯淳仲明季祥

李齊賢 遼集 實林

李齊賢字仲思初名之公檢校政丞璵之子
自幼嶷然如成人爲文已有作者氣忠烈二
十七年年十五魁成均試又中丙科曰此小
技耳討論經籍益勤淹貫精研璵喜曰天其
或者益大吾門乎三十四年選入藝文春秋
館忠宣元年擢糾正累遷成均樂正嘗任豐
儲內府監斗斛校錙銖無難色人曰李公可
謂不器君子忠宣佐仁宗定內亂迎立武宗

李齊賢集卷十

二十一

寵遇無對遂請傳國于忠肅以大尉留燕邸
構萬壽堂書史自娛因曰京師文學之士皆
天下之選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召齊
賢至都時姚燧閣復元明善趙孟頫等咸游
王門齊賢相從學益進燧等稱嘆不置遷成
均祭酒奉使西蜀所至題詠膾炙人口驛陞
選部典書忠宣之降香江南也齊賢與權漢
功從之王每過樓臺佳致寄興遣懷曰此閒
不可無李生也忠宣嘗問齊賢曰太祖時契

丹遺棄馳今繫橋下不與芻豆餓而死棄馳
雖不產中國中國亦未嘗不畜之國君有數
十頭棄馳其弊不至傷民却之則已何至餓
而殺之乎齊賢對曰創業垂統之主其見遠
其慮深非後世所及也且宋太祖養猪禁中
仁宗今放之後得妖人顧無所取血知太祖
慮亦及此此亦未為定論安知太祖養猪之
意不有大於取血者耶我太祖之所以為此
將以折戎人之謠計耶抑亦防後世之侈心

卷之十

二十一

耶蓋必有微旨此在殿下默而思之力行
而體之爾又問我國古稱文物侔於中華今
其學者皆從釋子以習章句何耶齊賢對曰
晉太祖經綸草昧日不暇給首興學校作成
人材一幸西都遂命秀才廷鶚為博士教授
六部生徒賜彩帛以勸頒廩祿以養可見用
心之切矣光廟之後益修文教內崇國學外
列鄉校里庫黨序絃誦相聞所謂文物侔於
中華非過論也不幸毅王季年武人變起王

石俱焚其脫身虎口者逃遯窮山蛇冠帶而
蒙伽梨以終餘年若神駿悟生之類是也其
後國家稍復文治雖有志學之士無所於學
皆從此徒而講習之故臣謂學者從釋子學
其源始此今殿下廣學校謹庠序尊六藝明
五教以闡先王之道孰有背真儒從釋子哉
忠宣嘉納遷知密直司事賜端誠翊贊功臣
號又賜田及臧獲以賞燕具侍從功奏授高
麗王府斷事官後復如元柳清臣吳潛上書

卷之十

二十三

都省請立省本國比內地齊賢為書上都堂
曰中庸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
者一曰尊賢二曰用能三曰親親四曰尊
所以懷諸侯也說之者曰無後者續已滅者
封使上下相安大小相恤天下皆竭其忠力
以藩衛王室蓋齊桓公遷邢而如歸封衛
而忘亡所以緝合一匡為五霸首也霸者猶
知務此况居域中之大以四海為家者哉竊
惟小邠始祖王氏開國以來凡四百餘年臣

服曜朝歲修職貢亦且百餘年有德於民不
爲不深有功於朝廷不爲不厚歲在戊寅有
遼民屯孽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東入
島嶼陸梁自肆太祖聖武皇帝遣哈真扎刺
兩元帥討之會天大雪餽餉不通我忠憲王
命起冲金就礪供養勦助器仗擒戮狂賊疾
如破竹於是兩元帥與趙冲等誓爲兄弟萬
世無忘又世祖皇帝返旆江南我忠敬王知
天命之有歸人心之攸服跋涉五千餘里迎

二十

謁梁楚之郊忠烈王亦躬修朝覲未嘗小懈
征收日本則悉敵賦而爲前驅追討哈丹則
助官軍而殲渠魁勤王之效不可枚舉故得
釐降公主世篤甥舅之好而不更舊俗以保
其宗祧杜糺繫世皇詔旨是賴今聞朝廷擬
於小邦立行省比諸路若其果然小邦之功
且不論其如世祖詔書何伏讀年前十一月
新降詔條使邪正異途海宇康之以復中統
至元之治聖上發此德音實天下四海之福

也獨於小邦之事不體世祖詔旨可乎中
之書聖門所以垂訓後世非空言也觀其所
言繼者吾且治之廢者吾且興之亂者治之
危者安之也今無故將叢爾之國四百年之
業一朝而廢絕之使杜糺無主宗祧乏祀以
理揣之必不應爾更念小邦地不過千里山
林川藪無用之地十分而七稅其地未周於
漕運賦其民未支於俸祿於朝廷用度九牛
之一毛耳加以地遠民愚言語與上國不同

二十五

趨舍與中華絕異恐其聞此必生疑懼之心
未可以家至戶喻而安之也又與倭民濱海
相望萬一聞之無乃以我爲戒而自以爲得
計耶伏望執事閣下追世祖念功之意記中
庸訓世之言國其國人其人使修其政賦而
爲之藩籬以奉我無疆之休豈惟三韓之民
室家相慶歌詠盛德而已其宗祧杜糺之靈
將感泣於冥冥之間矣議遂寢忠宣被謫流
吐蕃齊賢又與崔誠之獻書元郎中曰竊伏

海濱歌芳名高下風爲日久矣思欲觀梧竹
之標間秋陽之論顧無紹介爲之先容因循
歲月頗莫之遂今忽焉披露肝膽以效於前
交淺言深恐未足以感發尊聽然而敝邑於
足下爲恭來之地雖出幽通喬泥蟠雲飛家
中原仕上國墳墓親戚固在敝邑於僕等而
欲言又焉得而無情哉今聖天子勵精圖治
大丞相才略不世出言聽計從廟無遺算有
一夫不獲其所一物不得其平必振拔而安

市隱集卷十

二十七

措之然後已而足下以端慤雄深之質文之
以禮樂詩書高冠博帶優游東閣瀾色伊周
而繡縫房杜亦可謂得青雲知己以行其道
者矣竊惟敝邑事大以來百有餘年歲修職
貢未嘗小弛往者遼民遺種金山王子者驅
掠中原之民弄兵于海島朝廷遣哈真扎刺
帥師討罪天寒雪深甬道不繼軍不得前却
幾爲兇徒所笑我忠憲王命蔭臣趙冲金就
礪轉餉濟師摘角而滅之兩圖之帥相與約

爲兄弟誓萬世無相忘是則敝邑所以盡力
於太祖皇帝時也世祖皇帝南征返旆將繼
大統時有介弟扇變于朔方諸侯憂疑道路
甚梗我忠敬王以世子率群臣拜迎于梁楚
之郊天下於是覩遠人之悅服知天命之有
歸是則敝邑所以盡忠於世祖皇帝者也忠
敬王襲爵東歸忠烈王復以世子入侍輦轂
世祖念其功嘉其義今尚公主以示殊恩屢
頒詔旨母改舊俗四海之內稱爲美談我老

市隱集卷十

二十七

審王即公主子而世祖親甥也自世祖之時
以至於盛代歷事五朝既親且舊但以功成
不退變生所忽毀形易服遠竄吐蕃之地去
故國萬餘里顛崖絕險十步九折層冰積雪
四時一色嵐瘴薰蒸盜賊竊發革船渡河牛
箱野宿間關半年方至其域飯麥麩處土屋
辛苦萬狀不可殫記行路間之尚爲之於邑
况策名委質者哉閭閻阻排雲之叫廊廟絕
蟠木之容雖含恤而憤泣大聲而疾呼孰間

而孰憐之耶此僕所以當食忘味已卧復起
皇皇栖栖淚盡而血繼者也蓋柔遠敦族先
王之政也以功覆過春秋之法也足下何不
從容爲丞相言之明往日之無他今日之自
受累世之忠勤不可負國人之思慕不可遏
世祖肺腑之屬又不可以不錄於以入奏冕
旒導需金雞之譯賜環而東復見天日使聖
天子之世無向隅而泣者則大丞相之德之
美益著於遐邇而不忘本之義善教物之仁

高麗書卷十

二十八

天下皆稱頌於足下豈惟敝邑君臣銘肌鏤
骨圖報其萬一而已哉又上書丞相拜住曰
小國下卑敢以陋言仰瀆尊聽其爲狂僭大
矣然而江河之量無所不容藹藹之言必有
可取伏望哀其迫切之意先寬其罪而小加
憐察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如已溺之殺
思天下有飢者如已飢之也天下之溺與飢
者非禹手擠之而獲過其哺也何其心斷然
自以爲責而不辭歟天之降任于大人本欲

使之濟斯人也苟視其困窮無告者恬不爲
愧豈天之降任意耶此所以忘胼胝之苦親
播植之勞宅九土粒蒸民左右堯舜而澤及
後世者也設有一人焉不幸而陷濤瀨轉溝
壑爲稷而見之將圖其須臾之活而已耶吾
知必爲之計使之不復虞飢患溺然後已也
恭惟丞相執事光輔聖天子不動聲色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玉燭清明年穀屢登戴白之
叟以爲復覩中統至元之治人之生於此時

高麗書卷十

二十九

亦可謂幸矣如此而有一人焉困窮之勢甚
於飢溺執事其何以處之往歲我老藩王遭
天震怒措躬無所執事哀而憐之生死肉骨
於雷霆之下得從輕典流宥遠方再造之恩
有踰父母然其地甚遠且僻語音不通風氣
絕異盜賊之不虞飢渴之相逼支體麻痺頭
髮盡白辛苦之態言之可謂流涕語其親則
世祖之親甥也語其功則先帝之功臣也又
其祖考來自聖武建興之際義先服世著

勤王之效傳所謂猶將十世宥之者也竊謂
以來已及四年革心悔過亦已多矣伏惟執
事既審力救於始無忘終惠於後申奏難聰
導宣齊渥俾還本國以終天年其為康幸豈
止陷濟瀨者履坦途轉溝壑者飫美食而已
哉若謂時未可也姑徐為之曰延月引而為
賢且有力者所先天下之士將謂執事見事
獨遲小國之人將謂執事為德不克竊為執
事惜之既而帝命量移忠宣于朵思麻之地

三十

從拜在所奏也齊賢往謁忠宣謳吟道中忠
憤譎然加密直司使賜推誠亮節功臣號再
轉僉議評理政堂文學又封金海君忠肅憲
曹頤構亂忠惠擊殺之然其黨在都者甚衆
必欲抵王罪元遣使召王人心疑懼禍且不
測齊賢奮不顧曰吾知吾君之子而已從之
如京師事得辨析功在一等賜錢奉還辭
小益燭齊賢屏迹不出著櫟翁稗說忠惠被
執于元宰相圖老會是天寺議上書請赦王

罪齊賢卓其書曰高麗國耆老衆官謹齋沐
上書于征東省諸相公執事朝廷使臣采赤
等欽奉郊天大赦德音前來王京我寶塔寶
憐二引僚吏備儀仗出迎城外入于本省聽
詔說使臣等就執王上馬回去事出倉卒凡
在陪臣措躬無所尚復奚言然念王年少不
更事直情徑行所以致此原其本意蓋亦無
他天日照臨胡可誣也又念小邦始祖王氏
開國海隅四百二十六年子孫相繼二十八

王十一

世歷宋遼金通使往來羈縻而已及我太祖
聖武皇帝龍興之際有金山王子者驅掠中
原之民首復亡遼之業勢窮東走陸梁島嶼
太祖命哈真扎刺兩將帥討罪天寒雪深餉
道不繼我忠憲王遣趙冲金就礪等助兵与
糧一舉破賊於是兩國同盟萬世子孫無忘
今日因分所虜生口為信今小邦有契丹場
是也世祖文武皇帝觀兵襄陽阿里李哥扇
覆漠北諸侯咸疑各懷去取我忠敬王時為

世子蒙犯霜露直至汴梁以迎于道世祖望見驚喜曰高麗荒遠之邦今我北歸將繼大統彼其世子自來歸我天贊我也忠敬王既當國陪臣林惟茂父子不喜內屬擅廢立阻兵江華世子忠烈王奔告朝廷世祖赫怒詔王復位乘駟入覲王及世子引兵東還擒戰逆黨去水而陸一心供職忠烈王之世世祖兩征日本王遣金方慶等修其戰艦每為先鋒又乃顏之黨哈丹攻陷水達達女真之地

卷一百一十

三十一

侵及我疆欲抗天威王出兵逆擊之隻輪無返者大德末益知禮不花王左右仁宗皇帝定亂清宮奉迎武宗皇帝為一等功臣是則王氏忠於朝廷也久矣又念世祖皇帝隆降忽篤恟迷思公主是生益知禮不花王益知禮不花生阿納忒室利王阿納忒室利生實塔實里王實塔實里王雖疎且遠其於世祖實有肺腑之親焉又念皇后奇氏生自小邦上配至尊誕毓元良為天下所慶賴朝廷之

視小邦不應與諸蕃同焉又念小邦與日本隔海為隣我之靈輻彼則愧其歸化之遲我之獲戾彼則甘其執轡之陋勢之必然者也昔周執衛侯而卒今復位漢徵梁王武而亦使歸梁有以見王者之大度也况我朝廷自列聖以來好生之德萬萬過於周漢而今則親享南郊尊祖配天大禮既成德音廣布外薄四海蹈舞歡呼苟有一物不被其仁澤者所宜痛心欽惟聖天子以有過無大之仁

卷一百一十

三十三

僅回一念使我實塔實里王免離罪咎游踪恩波且使王氏君臣社稷不替其名衣冠風俗並仍其制山海愚民獲安舊業則太祖世祖勤恤小邦之意豈不益明世祖隆降公主生子若孫以繫遠方之心其規模豈不益遠皇后誕毓元良天下之慶賴豈不益偉小邦勤王敵愾之志豈不益堅日本未服之民革其執迷樂於歸化其意豈不益篤四百二十六年二十八世血會之鬼豈不益感朝廷有

過無大奸生之德豈不益播於天下後世哉
伏惟執事俯察藹言達于天聰後欲署名呈
省國老多不至事竟未就忠穆襲位進判三
司事封府院君上書都堂曰今我國王殿下
以古者元子入學之年承天子明命紹祖宗
重業而當前王顛覆之後可不小心翼翼以
敬以慎敬慎之實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
嚮學今祭酒田淑蒙已名爲師更擇賢儒二
人與淑蒙講孝經語孟大學中庸以習格物

古見書下

三十四

致知誠意正心之道而選衣冠子弟正直謹
厚好學愛禮者十輩爲侍學左右輔導四書
既熟六經以次講明驕奢淫佚聲色狗馬不
使接于耳目習与性成德造周覽此當務之
莫急者也君臣義同一體元首股肱不親附
可乎今宰相非宴會不相接非特召不得進
此何理乎當請日坐便殿每與宰相論議政
事或可分日進對雖無事不廢此禮不然則
大臣日疎宦寺日親生民休戚深杜安危恐

莫得而上聞也政房之名起于權臣之世非
古制也當革政房歸之典理軍簿置考功司
標其功過論其才否每年六月十土月受都
目考政案用以黜陟永爲恒規則可以絕請
謁之徒杜僥倖之門今若因循不復古制深
恐將來梁將祖倫朴仁壽高謙之輩蜂起而
黑冊之謗不可遏也鷹坊內乘毒民尤甚者
前已下令革罷後復遷延中外失望至使龍
普馳出見責可不愧于心乎德寧寶興等庫

古見書下

三十五

凡非古制者一切釐革朕求不負聖旨勸勉
之意刺史守令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
人則民遭其害官高而降爲者徑肆不遵法
年邁而求得者昏懦不任事或以請謁起
畝垂金魚者又不足言也請如古制朝士之
未入參者必經監務縣令至于四品例爲教
守而監察司按廉使必行覆覈爲之賞罰所
謂官高者年邁者用請謁起壠畝者如不得
已寧按官勿與親民之仕行之二十年

亡不復貢賦不足未之有也金銀錦繡不產
我國前輩公卿被服只用素段子若絀布器
皿只用鍮銅甕瓦德陵作一衣問直則重輓
而不爲穀陵嘗責前王蹙金之衣捕羽之笠
非吾祖舊法有以見國家四百餘年能保社
稷待以儉德也近來風俗窮極奢侈民生困
而國用匱職此而已請宰相今後不以錦繡
爲服金玉爲器又不使袷服乘馬者旌其後
各務儉約諷上而化下風俗可以歸厚也前

大業十一年

三十六

者迫徵暴斂之布便合歸於納者然恐官吏
廣緣爲奸細民未蒙實惠故宜分付諸司以
充來歲雜貢令其得免先納借貸之弊行省
既有文移當早施行三食邑既立之後百僚
俸祿不備夫以一國之主取群臣養廉之資
以實私藏豈不貽譏後世請聞諸兩宮罷食
邑還屬廣興倉充其俸祿京畿土田除租業
口分餘皆折給爲祿料田行之近五十年通
者權豪之門每占略重中間屢議蠲革輒以

危言脅欺上聽卒莫能行此大臣不固執之
所致也果能釐革悅者甚衆不悅者權豪數
十輩而已何憚而不果爲哉州郡遠年貢賦
之逋欠者有司百計迫徵十分莫得其一愆
是歛怨而已望下今自至正三年已前逋欠
貢賦一切蠲免前此數年窮民有因暴斂典
賣男女請令諸道存撫安撫使出榜許其來
京自告因以官財量給贖還其買者亦令自
首若不自首後有告者不與其直勒還父母

大業十一年

三十七

甚者治罪後與安軸李穀安震李仁復增修
閔漬所撰編年綱目又修忠烈忠宣忠肅三
朝實錄恭愍即位未至國命齊賢攝政丞權
斷征東省事齊賢上書于王曰伏聞聖旨國
王丞相一時受命上自德慶府下至小民踊
躍歡忭不可勝言又奉王旨凡一國緊要利
民利國勾當悉皆行下見聞者莫不有更生
之望但臣才微年邁萬事皆不如人忽承重
命爲權省政丞感激之情上有天日恐不勝

任措躬無地惟望印寶既至妙選賢能以備
庶官早下新命尋拜都僉議政承齊賢下理
問裁佗及朴守明于行省獄流直城君盧英
瑞于可德島贊成事尹時遇于角山貶贊成
事鄭天起爲濟州牧使知都僉議韓大淳爲
機張監務時王在元國空虛齊賢措置得宜
人賴以安嘗於拜表陞陞上行禮儀衛與王
無異人譏之趙日新挾負綫之功暴橫驕恣
以齊賢居右深忌之相詰齊賢白王曰臣不

高麗書下

三十九

敢居其瞻之地固辭不允又因墮馬傷足上
優辭上不允加推誠亮節同德協義贊化功
臣號齊賢又... 箋牢讓不已遂致仕日新
聚群不逞夜入宮害所忌縱兵誅殺齊賢以
辭位得免日新伏誅起齊賢爲右政丞賜純
誠直節同德贊化功臣號明年辭以府院君
知貢舉取李穡等復爲右政丞辭封金海侯
改門下侍中又辭不允六年乞以本職致仕
從之國制封君致仕頒祿有差既老而猶受

厚祿於我不安故有是請朝論以爲本職
仕非所以敬大臣也復封翰林府院君奇轍
等伏誅王以轍等衣服絲帛賜宦寺及兩府
齊賢辭以無功不受又上箋請老仍致仕撰
國史於其第史官及三館皆會焉王嘗命齊
賢議定昭穆之次語在禮志王又以修築京
城訪大臣耆老齊賢上言曰三代而上不可
知三代而下立都而無城郭未之聞也我大
祖東征西討削平僭亂統三爲一之後七年

高麗書下

三十九

而薨用瘡痍之民起土木之役所不忍也故
不城松京非不爲也勢不可也其後因循至
於顯王之初契丹躡蹠京邑燒毀宮室顯王
蒼黃南狩當時若有城郭之固契丹未必躡
蹠燒毀若此其甚且易也顯王二十年始命
李可道築開京城郭後金山王子引兵而來
西海道患滑道沙平津北無處不至不得入
京都餘古車羅大屯兵黃橋又不能入京都
以有城郭也城郭之當修無智愚皆知之矣

若修之則農時不可奪糗糧之資板築之材不可不備起役之後大衆一聚宮城及城門必令守備可也既定此議雖有陰陽忌諱確然不改然後可就也紅巾之亂王南幸齊賢謁于尚州嘗揮涕嘆曰今日播遷何異玄宗祿山之亂及賊退又與洪彥博言曰古人稱壯哉山河此魏國之寶也初若設險守隘制勝可必恨不早圖也賊若野戰則我軍必敗但因雨雪乘賊不虞故勝之此賴宗杜山河之祐也十六年卒年八十一謚文忠天資厚重輔以學問其發於議論措諸事業者俱有可觀初齊賢讀史至則天紀曰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朱子綱目自驗其學之正人有片善稱譽惟恐不聞先輩遺事雖細以爲難及平生未嘗疾言遽色又及穢語晚年閑居對客置酒商榷古今豐饜不倦崔濯嘗歎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吾於益齋見之矣齊賢務遵古法不喜更張曰吾志豈不如古

但吾才不及今人耳齊賢之孫連姻奇氏齊賢忌其盛滿及拜平章恭愍勅兩制賦詩以賀且命齊賢敘其事齊賢辭不爲恭愍之寵幸恥也齊賢自王曰臣嘗一見眈其骨法類古之肉人必貽後患請上勿近眈深銜之毀之百端以其老不得加害乃謂王曰儒者稱座主門生布列中外互相干請恣其所欲如李齊賢門生門下見門生遂爲滿國之盜備者之爲害如此及眈之敗王曰益齋先見之明不可及已自少儕輩不敢斥名必稱益齋及爲宰相人無貴賤皆稱益齋其見重於世如此然不樂性理之學無定力空談孔孟心術不端作事未甚合理爲識者所短後配享恭愍廟庭所著亂藁十卷行於世齊賢嘗病國史不備與白文寶李達忠作紀年傳志齊賢起太祖至肅宗文寶達忠撰肅宗以下文寶僅草肅仁二朝達忠未就藁南遷時皆散逸唯齊賢太祖紀年在三子瑞種達尊彰路

瑞種子寶林

達尊字天覺工文詞初以蔭補別將忠肅朝
登第賜鞶帶由恩補陞獻納尋遷監察掌今
典儀副令忠惠如元與其父從之王復位授
典理提郎東道道卒年二十八子德林壽林
寶林為人嚴毅方正有政事才嘗知南原府
新置濟用財以支供費民無橫歛又宰京山
府道間婦人哭曰哭聲不哀若有喜者執訊
之果與奸夫謀殺夫者也有人訟隣人割我

牛舌隣人不服寶林渴其牛會里人和鬻于
水今曰以次飲牛牛欲飲即止里人如今至
所訟人則牛駭走訊之果服牛食我未故斷
其舌又有人馬逸食人麥苗殆盡麥主將許
之馬主曰我有麥田稔與汝勿訴麥主訴之
及夏麥再苗猶可收馬主曰汝麥亦稔不與
麥主訴寶林命馬主坐麥主立曰俱走不及
者罰馬主不及詰之曰彼立我坐其能及乎
寶林曰麥亦熟汝而後苗其及稔乎汝逸馬

食麥罪一也乞令不告罪二也違約不與罪
三也亂法之民不可不懲遂杖之以麥歸告
者乃政嚴明類此辛禍初判安東府事以治
最擢拜大司憲時林樸不署呈北元書寶林
阿仁任意効流之人譏其無雅操尋遷密直
副使濟州進穀糶分畜諸州多物故不寧今
贖其價宰相欲分其餘畜之寶林與權仲和
言民贖價而吾輩分之於義何如遂止官至
政堂文學封維林君卒謚文肅無子

李凌幹

李凌幹南原居寧縣人忠宣王嘗以所幸二
姬賜凌幹及白文舉獨凌幹置別室莫敢近
王義之又從王在元為盤纏別監同事者皆
致富凌幹獨清苦自勵冬月破衫單袴不私
一錢及王竄吐蕃凌幹懷金潛附驛吏獻王
王及從臣賴以不乏王薨奉梓宮東歸號呼
跋涉勤苦備至忠肅朝由密直副使遷知司
事右常侍元嘗欲立肅本圖凌幹與金祐全

英甫等奏請于帝議遂寢論功為一事將其
父母妻子賜田及臧獲後為監察大夫陞金
議參理拜政丞曹頤之亂侍從忠惠功在第三
一賜鐵券尋封寧川府院君及王被執如元
宰相國老議欲上書請赦王罪凌幹曰天子
聞王無道罪之若上書論奏是以天子之命
為非而可乎恭愍朝為左政丞領都僉議事
六年以門下侍中致仕卒官庀事以葬

列傳卷第二十三

列傳卷第二十四

高麗史一百一十一

正憲太子曹判書景憲殿學士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司成
教習

廉悌臣

廉悌臣字愷叔小字佛奴中贊承益之孫少
孤長于姑夫元平章末吉家泰定帝自晉邸
入繼統末吉率悌臣逐駕于和林帝一見奇
之命宿衛禁中賊臣御史大夫帖失謀以女
弟賜之悌臣曰臣雖無知不願近逆黨帝怒

重之居數歲以久不省母乞告帝命降香金
剛山還授尚衣使又請歸養授征東省郎中
同僚頗弄威福悌臣力爭之多所裁抑田民
詞訟悉還攸司忠肅歎曰廉郎中清簡矣左
右司請署文移必曰吾郎中署乎有則行無
則止元召授翊正司丞後奉使江浙省會討
中政院錢貨官吏多行賂求媚悌臣一切却
之丞相別哥不花待以殊禮及入相薦於順
帝曰老臣在江浙知廉佛奴清白具以事白

帝將用之悌臣以母病力請東歸忠穆朝拜
二司右使賜輸誠翊戴功臣號轉都僉議評
理進贊成事征東省官以事欲問臺臣時李
公遂爲大夫悌臣曰臺綱非所當撓李大夫
一時之傑其可辱乎事得寢恭愍初拜左政
丞賜端誠守義同德輔理功臣號蔡河中在
元謀復相會元南征求勇士河中密說太師
脫脫請還國出兵助征仍薦悌臣有勇略悌
臣知之上疏自退王亦逼脫脫勢以河中爲

政丞罷悌臣封曲城府院君與柳濯等赴征
將上爭奪人馬行省榜禁不止民間嗷嗷悌
臣羅英傑孫佛永獨不然行至鴨江康允惠
謀於衆曰吾輩離親戚左墳墓以就死地何
日旋歸欲以精騎五十馳還京城斬始謀發
兵者以告悌臣悌臣曰非計也吾君天也天
可逃乎忠臣義士豈有反側之言聞道疾行
既至都王遣使請還悌臣帝以爲高麗大臣
賜宴徽政院遣之王誅奇氏畏元有譴以悌

臣爲西北面都元帥賜貂裘金帶授節鉞曰
卿行之後吾不北顧矣其治軍政芻糧爲先
城堡次之器械次之拜守門下侍中再三辭
不允上疏論軍務曰食爲民天兵藏於農今
軍士有事則操兵無事則屯田庶轉餉省而
軍食足矣師之強弱在於儲待今師興有日
而輓輸之路阻脩如選精強分屯要害移其
餘卒就食安州等處觀變而動則輓粟之勞
減矣成邊之法以時而代今軍士感夏北來

淹至冬月無衣無褐何以禦寒設使驅而納
諸矢石之間豈肯盡力請率以半年相代軍
卒遭喪不免行伍人子之情在所不忍請自
今凡遭喪者許人代之如無代者計日給暇
後以盛滿俸復起爲右政丞紅賊之亂悌臣
馱妻挈財賄車馬甚盛奔母而去臺諫論以
不孝拜相逾月不署告身會金鑄誅以鑄姻
好罷既而母沒大斂而葬明年領都僉議司
事時辛旽用事悲悌臣不附已譖於王王命

其子壻諭以不可絕眈之意悌臣終不變兀
刺之役悌臣爲西北面都統使節度諸將師
還封曲城伯親圖形賜之復爲門下侍中幸
臣金輿慶多所請謁悌臣不假貸與慶有怨
言王曰侍中學於中原性高潔非他廷臣比
且大臣用心非汝所知也與慶不敢復言幸
耦立以悌臣領三司事尋領門下府事耦喪
畢御正殿宰相上壽悌臣首陳爲君難爲臣
不易親賢遠佞等語耦爲之改容加賜忠誠

守義同德論道輔理功臣號北元達使輝
作院使悌臣既老國有大疑必與議盡言無
隱位冢宰凡二十九年及疾耦遣中官賜官
醢藥餌悌臣具衣冠受之謂曰公善爲老臣
言上之所以念及老臣者徒以臣嘗左右先
君也臣今殆矣願上日慎一日惟求終是圖
卒年七十九謚忠敬遣命三日節葬子國寶
與邦廷秀皆登第與邦自有傳國寶封瑞城
君廷秀官至大司憲俱與與邦俱諡

李岳

李岳字古雲初名君俊祖尊庇初名仁成早
孤學於其舅白文節善屬文工隸書元宗初
登第籍內侍遷國學博士直翰林院累轉吏
部侍郎忠烈朝歷尚書右丞司議大夫拜左
承旨時左副承旨金周鼎建議新置必閣亦
委機務尊庇正直初不與其議故不在選中
左右以爲不宜斥之卒以爲必閣亦進密直
副使歲辛巳征日本尊庇爲慶尚忠肅金

道都巡問使調兵糧戰艦措置得宜民不見
擾以判密直司事監察大夫世子元廣卒世
子聞之泣嘆曰尊庇正直何天如是父瑞
原君岳髮黜異凡兒忠宣時年十七登第忠
肅愛其才命與符印除秘書校勘累遷都官
正郎忠惠初擢密直代言兼監察執義忠肅
復位以岳爲忠惠學春秋流海島罷職歸田
里忠惠復位授知中事進同知樞密院事轉
政堂文學僉議評理王以武人轉用規爲典

機副今岳執不可王不聽忠穆即位拜贊成
事與提學鄭思度提調政房宦者高龍普以
銓注不公白王流岳于密城思度于光陽既
而免之忠穆薨事忠定如元及嗣位命岳聽
斷國務還國命提調政房賜推誠守義同德
贊化功臣復除贊成事拜左政丞閱戰艦于
江還帶弓矢從者三十餘騎二騎前導觀者
以為僭恭愍初封鐵原君乞骸入清平山王
徵還守門下侍中紅賊入寇岳為西北面都

元帥領兵二千行有朴居士者自言有祕術
能破賊以惑人岳執送于京既而以岳懦不
能軍遣平章事李承慶代之紅賊逼京城從
王南幸賊平錄扈從功為一等封鐵城府院
君賜推誠守義同德贊化翊祚功臣號十三
年卒年六十八命有司以禮葬之謚文貞岳
謹守繩墨居家不問有無以圖書自娛書法
妙一時嘗手寫大甲篇獻王語其子岡曰汝
志之吾既老矣無官守無言責當以格君心

賜稱耳辛禰元年配享忠定廟庭子寅崇禎
間寅辛禰十年以固城君卒蔭與諸將平紅
賊以功拜上將軍職沒

岡字思卑少好學年十五登第忠定時遷元
侍讀及王遜于江都岡從之恭愍即位召見
奇之授典儀注簿掌符璽常在左右念人念
謹為吏部郎中當遷岡奏曰臣執筆注臣者
臣實不敢王益重之出為慶尚道按察使五
之南幸也迎候肅禮供億甚盛既還以元祿

壽薦代松壽為知申事掌銓選時方邊報絡
繹上下維持岡之功居多然惟務承迎識者
譏之拜密直副使卒年三十六王悼甚賜重
賻樞密例不得謚特謚文敬子原

洪彦博

師禹 柳洲

洪彦博字仲容南陽府院君奎之孫少好讀
書善屬文忠肅十七年登第王賜廐馬一匹
忠穆四年授密直提學俄遷知申事恭愍元
年拜僉議贊成事賜雜諡亮節佐理功臣號

封南陽君時遷大寺判事陪奉湖廣郎不署
依牒王恕因右司議宋天鳳將罪之彥博與
洪彬營救得免三年拜左政丞遷右政丞加
端誠亮節輔理安社功臣號尋封南陽侯錄
誅奇轍功爲一等十年改門下侍中紅賊逼
京城衆議欲避之彥博獨以爲先王基緒不
可墮也勸王自將與民効死俄而西兵告敗
王南幸彥博從之明年收復京城制勝方略
多彥博指畫判密直事宋卿言於彥博曰若

生望公復相久矣今爲首相何無一事協興
望乎去歲播遷宗社陷賊主上蒙塵取天下
笑公之不早圖也今公子握府兵壻長憲司
富貴已極何不憂國家彥博憚之罷卿時彥
博壻柳淵爲監察大夫故卿云然行宮所需
金銀乏少主之用度無節彥博白曰內帑之
儲何如在都時經費宜加裁省王熟視不應
彥博退曰言不見從是何訑訑也李齊賢聞
之曰吾爲相時每事事若此吾未嘗不爲王

惜也王欲遷都江華命卜於開泰寺太祖眞
殿人民洶洶太后洪氏彥博姑也面責彥博
曰爾以外戚巨室位冢宰中外之望咸屬焉
今王欲遷都而國人皆不欲爾盍諫止之彥
博以告於王王曰予非決遷欲知吉凶耳卜
果不吉國人大悅時訛言紅賊復來議選大
帥以彥博不恤國事命左政丞柳濯爲都統
使彥博與柳淑同掌貢舉宰樞盛設筵以慰
彥博勲戚首相淑帷幄寵臣雖當播越之時

群臣所以傾待者如此十二年王將遷都
廷不發彥博曰供頓已備若淹此期防虞
事民受其弊王從之南遷後祀典驟缺文宣
王朔望其亦廢成均十二使請復行彥博以
中外多事寢之與王之嬖子師範遣人走
令避之時尚早彥博方與妻卧聞之自若曰
不可不食而赴難今作粥賊遣其黨趣彥博
所舍門客急告曰賊將至而猶不起耶俄而
賊至四出搜捕命家人報曰賊在門宜速避

彥博曰吾見賊問其故終不避子及妻勸避
猶不肯曰安有爲首相而逃死者乎徐整衣
冠出戶曰爾乃賊也何稱帝旨賊斷之血濺
屋椽年五十五賊在興王者聞之皆呼萬歲
贈諡文正以禮葬之子師普師範師禹師瑗
師普官至判閣門事以子寬弒逆被誅師範
知密直司事如京師賀平蜀還至海中許山
遭風溺死恭愍悼之特賜諡師禹恭愍時爲
慶尚道都巡問使鎮合浦清謹自守吏民畏
愛倭寇龜山縣三日浦師禹往擊之賊潰走
乘勝奮擊賊登山師禹麾兵四面攻之斬獲
二百餘溺水死者以千數奪被虜者十人共
仗不可勝紀後爲金羅道都巡問使以子倫
弒逆遣人鞠之杖流遠州尋遣崔仁招縱殺
師禹及子彝于陝州當刑彝泣謂仁拈曰曠
誅彝釋吾父師禹曰吾已老矣願誅老夫釋
吾子仍歎曰吾嘗斬獲倭賊甚多功何在耶
父子相斃而死人皆惜之金羅慶尚之民皇

有流渚者師瑗典書柳淵晉州人三司左使
之淀子也以公廉才幹稱執事必恪居官稱
職屢爲將帥頗得衆心辛禰二年以贊成事
商議卒年四十九中外惜之諡貞靖子龍生
柳濯
柳濯字春卿高興府院君清臣之孫有膽略
善武藝早以門蔭入元宿衛還拜監門衛大
護軍不數年三轉封高興君元授合浦萬戶
忠定朝拜都僉議叅理賜推誠亮節勳幹功
臣號進贊成事恭愍初出爲金羅道萬戶持
軍整肅不擾州縣與士卒同甘苦王下教褒
獎賜衣酒勞之倭寇萬德社殺掠而占濯以
輕騎追捕悉還其俘終濯在鎮寇不復犯自
製長生浦等曲傳樂府召復爲贊成事未幾
拜左政丞罷封高興府院君賜輸誠亮節翊
祚輔理功臣號元將南征紅巾等賊求勇士
蔡河中薦濯及廉悌臣等四十餘人有勇略
元遣使召之濯等率兵數千如元從太師脫

脫征高郵賊張士誠連戰頗有功復舊官制
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以事流
外起封高興侯王避紅賊南幸以濯為慶尚
道都巡問兼兵馬使復拜左政丞錄與王定
難功為一等又定辛丑扈從功臣以濯請師
有勞又為一等改侍中與評理崔瑩密直副
使吳仁澤提調政房崔兵方有寵一日除官
濯曰宜先擇臺省瑩率兩曰我擇之屬瑩
吏曰將予達亦名簿來濯惡其不廉辭色方
厲仁澤曰臺省豈可於予達赤擇之須先擇
儒士與有名望者二人專恣旁若無人濯辭
疾不與魯國公主薨王惑浮屠說欲火葬以
問濯不可乃止賜推忠秉義同德輔理翊祚
功臣號舊制僉議樞密監察重房夕直者供
給甚盛亂後始廢兩府欲復之久未定都僉
議司吏金富等怒稽緩大書錄事朴允龍孫
國英名倒帖柱曰誓不出二人告身允龍國
英時掌錢穀者濯聞之怒下富等獄鞠之曰

右司議崔安頤左正言金存誠府為事關
安頤等初公事盡設四都監十三色以掌喪
事濯多鰥寡安頤坐府中譏議濯棄之至是
罷人皆非之有詔使來舉止甚峻頤敬於王
見宰相不肯與坐及見濯禮貌甚恭簽書李
縉謂同列曰侍中動容中禮見重宜矣監
司因都評議錄事家奴濯見執義崔元祐請
放元祐既許退又囚一奴濯曰囚錄事家奴
是因我奴也怒不朝宰樞囚元祐獄罷之元
祐嘆曰臺中事必會議而行豈獨老夫但老
夫無用固宜貶黜有巫伯稱天帝羅好意處
衆杖之元使大都驢謂濯曰古安有刑人
者濯無學不能對累乞退不允王太公公主
影殿平焉岩濯謂同知密直安克仁奏書
直顯恩題曰馬岩之役非但勞民傷財亦
有言桑室等茲異姓王矣濯監首首言食
之禮豈可腹非而欲居上之過貶職後世耶
寧死不諫克仁等從之上書曰今歲大

早五穀不登民將無食乞傳中外土木之役
王大怒曰是沮吾影殿之役也下濯思道獄
以克仁定妃父勒歸私第濯持重黃鳳度動
止可觀同列服之及下獄皆驚歎太后使人
諭王曰是祗以章君之過而見宰相之賢也
可釋濯等王不聽即以李春雷代濯為侍中
命李穡等薄以魯國之薨闕祭三日其葬降
用求和公主例濯曰公主國母也賓天之初
臣等哀慟同知所為變數關條辛丑之亂

文皆失故葬禮以臣等所知為例耳非有他
也以聞王怒甚辛曉出曰侍中當死矣王欲
殺濯命穡製諭眾文穡對以濯無死罪不敢
為辭力爭王又大怒下穡獄穡泣曰臣非畏
死恐王以無罪殺大臣耳王皆釋之翌日濯
等謝王賜酒慰之曰予失於怒辱卿等數日
母恠也語在穡傳後王又以正陵無臘祭為
濯所定下獄免為庶人籍其家都堂言諸陵
皆無臘祭請釋之王怒解還告身及家財辛

曉既誅憲司奏濯為首相欲專占金羅軍
民依妹婿也先帖木兒設萬戶府成軍目青
冊納樞密院又公主昇遐之初闕殯奠葬用
薄禮又黨逆賊辛曉賄以奴婢錢財相與結
援李伯修告曉逆謀濯知而不首乞置典刑
以正不敬不忠之罪王從之太后使宦者沙
顏不花請宥之王怒囚沙顏不花遂縊殺濯
于青郊年六十一國人有涕泣者時議以為
王憾濯諫止影殿之役也後我

太祖夢濯祈爵其子濕異之贈濯特進輔國
高興伯謚忠靖授濕官子雲濕禧

慶復興

慶復興初名千興清州人父斯萬性質素娶
明德太后姪女以故昵侍禁掖與宦寺無異
人譏之官至右代言嘗受命雕摩剌山塹城
聞空中若有呼慶代言不幸短命者再還謂
友人曰吾不久於世矣未幾果卒復興性清
直累遷監察掌令恭愍初拜軍簿判書歷判

樞密院事參知門下政事陞知政事商議時
議築京城復興與鄭世雲柳淑言今四方兵
起瘡痍飢饉若築城民將不堪主命罷其役
錄奇轍功爲一等改參知中書省事御史
臺劾黃裳楊伯洲姦判密直辛貴妻康氏復
興言康之失節以夫在流不能防閑也自丙
申以來流竄者寔繁室家怨曠多失節請皆
放還鄉里從之紅賊入寇以復興爲西北面
元帥尋爲副元帥率兵千餘屯安州畏賊不
敢戰王恂欲論以軍法洪彥博言復興公廉
謹篤然不閑將略是用者過也王恂解賊退
賜盡忠同德協輔功臣號尋拜平章事守門
下侍中錄已交擊走紅賊辛丑扈從功俱爲
一等崔濡在元譜于帝廢王立德興君發遼
陽省兵納之遣李家奴來收王印章王以復
興爲西北面都元帥屯安州李珣爲都體察
使屯泥城禹碑朴椿爲都兵馬使分屯江界
秃魯江等處安遇慶李龜壽洪璫池龍壽分

屯諸州皆受復興節度以密直副使丁贊爲
西北面都安撫使椿聞家奴將至收兵得卒
數千甲士二百餘人生獲二獐詣家奴所舍
曰椿某處萬戶管下千戶也王令椿防倭故
到此今有廢立之言然乎椿將爲我王死也
因泣下殺獐餽之家奴嘆息且有懼心椿又
從間道以所領兵送珣屯所今珣遇家奴亦
如之贊遣麾下兵馬使睦忠將兵屯要害處
乃宰相仁吉從弟也依勢不從贊勸慶贊不
能制忠怨贊誣構贊與德興通謀議乃奔屯
所逼贊營欲襲殺之贊大懼奔軍奔復興營
明其誣上遣使繫致巡軍召忠對置事無驗
憂憤而卒贊性寬博有武藝時人惜之復興
移檄德興君從者曰本國父老子弟或以功
名或以朝覲用實中國以近不同老於旅食
豈無東意道里云遠盜賊蜂起歲月愈深歸
計愈疎父母妻子夜夢盡思言及淚下親同
敬他握粟出卜安喜且悲曷月曷日予還歸

哉奈何今又自貽伊阻聽人誦言僞主云從
至爲防身弓矢甲刃旁招殘賊妄謂羽翼野
宿風殄靡所定居愀惻遷延不進則退謀所
不謀爲所不爲乃臆以謂吾事儻濟以是欲
見三族欲榮一己夸耀里閭拜掃松楸何異
緣木求魚理舟涉山祗自勞苦斃於狂妄緣
木求魚理舟涉山已云狂妄猶無後灾如爾
之灾未容口頰尚我主上至仁以慈欲爾改
修存爾三族雖法吏鐵刑饒軍革田亦堅執
不許姑待須臾且如年前邊將負勇不備紅
賊賊逼都城乃於蒼黃主上自今鯨鯢孤獨
無保持者先出邊害毋犯賊鋒及至南幸惠
養如子肆爾三族得保首領又不窮乏今猶
昔也爾尚不知委質報德誤從白家之息自
納篡逆之母必使之夷三族撥墳墓諸宅舍
沒田口然後已乎豈惟國人施爾顯戮抑亦
社鬼丕降陰誅爾何恃理至於如斯然而體
慮爾心亦不得已不得已說茲復不贅聊以

招懷國中之人孰非故舊有位之士孰非姻
親與復面目實無異志爾勿爲胡越爾勿爲
鬼域且彼蘇武牧羊猶持使節管仲射鉤終
相桓公二人之事其審克之主上宰臣協謀
成言苟能來者仍其僞授不降一級爵之命
之嗚呼四山雪滿大野風鳴覆轡車下仰視
星斗於斯時也鄉思幾何越鳥南枝孤貉首
在爾可以人不如禽獸書到爾部不出三日
戒爾旅勤爾跋涉如魚得水如鳥歸林鳴
呼此厥不聽與爾永訣珣又移書諭崔濡屬
英傑柳仁雨黃順洪法華等曰本朝自太祖
統三以來聖子神孫繼繼相承迄于今日非
王氏不得爲王爾等所共知也乃何以異姓
白家之子欲立爲王屢攻父母之邦耶爾等
離鄉土辭親戚苦身焦思千里而從人者無
乃欲富貴其身而顯榮於鄉黨親戚乎今若
率兵欲入則爾之三族無遺類矣然則雖能
得入誰與爲榮且爲人子未免亂賊之名則

何面目立乎天地之間宜各挺身渡江而來
來則罪輕不則罪重可不慎哉濡奉德興渡
鴨綠江崔瑩安遇慶等諸將擊敗之濡渡江
而走復興遣錄事金南貴獻捷王賜南貴銀
一錠遣人賜復興酒拜左侍中凱還王命有
司如迎駕儀令百官宴于國清寺南郊慰之
賜諸將賊臣田宅貲產辛毗用事復興雖在
相位不得與聞政事為毗所擠罷封清原府
院君後與吳仁澤等謀除毗事洩杖流興州

卷一百一十一

二十一

沒為奴籍其家毗誅召還復拜左侍中提調
政房王見弒復興欲立宗室仁任乃立辛禰
禰始開書筵翼日稱疾欲停講復興曰聖賢
書雖不讀常在手亦自有益禰乃講有韓略
者口給無才行初為司憲令史登明經科以
禰外戚超授官又托乳母宦寺求為持平禰
一日用小帖擬略臺官金瑄重房韓忠典法
下政房瑄忠亦禰外戚也復興言注授已訖
不可更改禰曰有紙墨改之何難復興又言

古者外戚不除言官請授他職禰曰何不從
命強之復興力爭終不授復興與仁任瑩池
齋同注擬齋曰當先軍功復興曰此則都目
宜後軍功久未定時池李檀權舉國趨附復
興廉潔自守雖惡其貪饕知不可救日以醉
酒為事及其銓注輒薦賢以抑行賄之輩然
杞二人不能行已意或先出不與都堂將議
呈省書復興醉不至瑩呼堂吏曰可撤禁酒
榜首相乃如是耶諸相遂詣復興第復興

卷一百一十一

二十一

然曰吾因飲樂而醉未能進也嘗與親舊
飲聯句典客分金七霖曰予近自外來民之
憔悴莫甚此豈唱和為樂之時耶復興默然
又嘗與瑩率私兵大獵東郊時方旱蝗蟲者
譏之六年國家聞遼東欲攻納哈出慮其據
我界遣人覘之還言遼東搃兵已出師都堂
亟會議復興醉又不至仁任林堅味忌復興
清直訴以嗜酒不視事流清州又流門下評
理薛師德密直副使裴德麟判事鄭龍壽裴

吉李乙卿王伯上護軍薛懷捻郎薛群薛拳
中郎將羅興俊等皆復興酒徒也師德乙卿
道死復興卒于貶所謚貞烈辛昌立賜祭曰
嗚呼我先祖恭肅王有周宣中興之志有漢
祖知人之明即位之初側席求賢旰食圖理
擢卿百寮之中置之憲司引入御寢咨訪達
旦潛邸元從莫有知者凡百姓苦樂士大夫
忠姦宜聰灼知興利除害進賢退不肖遂能
內誅奇轍外殲紅賊文德武烈聞於天下元

李東南割據若方國珍張士誠輩皆遣使獻
獻我光祖中興之烈有光于祖宗卿有力焉
迨至癸卯賊臣崔濡黃緣轍黨推奉孽醜德
興請兵元朝突入鴨綠我先祖授卿節鉞與
崔瑩等擊走以存我社稷功在帶礪賜券圖
形及逆眚以左道惑我先祖領僉議事三韓
卿大夫望塵趨拜宵夜走謁惟恐不及其門
湯沸眊亦歆卿清忠猶慨欲屈卿而致之門
倚以爲重屢遣私人通慫慂之意於卿而卿

不一進其門眊乃請卿而我先祖方委政於
眊難違其言卿於是有明夷之行三韓之人
知與不知莫不泣下眊謀既覺而誅我先祖
悔甚即日召卿復卿左相及我上王嗣位賊
臣李仁任乘間專恣鬻官貨獄敗我先祖嚴
恭抑畏事大之禮尚賴卿之在朝五六載之
間社稷粗安而仁任憚卿不能縱其溪壑之
欲朝夕側目但以我王母明德妃信卿之深
未敢發也及明德昇遐仁任嗾群兇而逐卿

於是仁任窮兇極惡籠山川以爲田認良民
而爲隸寃塞覆載醜聞上國遂致天子欲立
衛於鐵嶺杜稷幾顛而崔瑩奮忠廓清群兇
上王命予小子乃權國事一新庶政予惟汲
黯在漢而淮南之謀不得行孔父在宋而華
督之惡不敢作卿在上王朝身佩王室安危
朝廷輕重卿誠唐之郭汾陽裴晉公之儔也
嗚呼卿位極人臣而無一畝於京甸無斗粟
於家瓶簞食水飲敝裘瘦馬求之千載如卿

者幾何卿之忠清義烈足以範三韓而望萬
世今遣密直副使柳爰廷往奠卿墓英靈有
知歆茲異數諒予至懷永佑我王家子補臻
儀

金續命

金續命中贊之淑之孫性清直敢言恭愍初
拜監察執義與大夫元顗持平洪元老協心
彈糾執法不阿凡拜官者有疵累輒不署告
身於是內人宦豎惡之遂皆見罷累遷左副

金續命

二十

代言王避紅賊南幸續命扈從策功爲二等
賜土田臧獲轉監察大夫辭不允王以災異
求言續命與獻納黃瑾等上言書云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
哉萬事墮哉殿下氣稟沉重春秋鼎盛即位
日又備諳國事智出萬全多不信人宦官僧
徒雜類之言有時信聽雖大臣議一事出一
言必候上旨承順施行以故諂諛成風直言
路絕此德政之最失者也地者臣道也今實

斷不明故大小之臣怠弛曠官又因軍功白
丁驟拜卿相皂隸濫處朝班臣道淆亂以致
地震請自今信賞必罰重惜名器古者選軍
給之士田故兵皆足食不憚征役近豪勢兼
井至千百結曾無一畝及於軍夫及其徵發
赴敵之際率皆解體况望敵愾乎請復選軍
給田之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君誰與爲不
正刑餘陰類殿下日與相狎樂聞鄙俚無稽
之言夜分不寢日中乃興疎遠大臣嘉謀

金續命

二十五

議無自而入冬雷地震咎實在茲自今三
宦者各留十人餘悉汰去正人端士常令備
側治國之道布在經史未聞以佛書致治者
也殿下過信佛法群兒緣此干謁濟私願自
今斷絕縑流出入禁闥復開經筵日訪治道
常觀聖賢之書勿雜異端之說女謁爲政之
大害今針線娘子內寮之女亦有封爲主宅
主者僭擬踰分殊失尊卑之體自今除宗室
勳舊外勿許封爵已封者請奪之田里戚休

在於守令今雖有臺省政曹保舉之令皆徇面情其所薦舉至有不識字者願自今臨軒引見核其名實舉非其人必罰舉主傳曰無赦之國其政必平養稂莠者害嘉穀惠茲兇者賊良民感召水旱在於數赦願自今毋赦有罪以長茲惡王召臺諫詰之臺諫面爭益切王怒甚知都僉議柳淑進曰既求直言而怒言者可乎王怒爲之小解遷知密直司事出爲慶尚道都巡問使倭賊三十餘人入寇

鎮海縣續命帥兵急擊之賊倉皇不暇乘船乃登縣之北山所木爲鹿角柵守之續命復進擊大敗之遂獻所獲兵仗王喜遣中使賜衣酒金帶爵戰士有差未幾拜三司左使賜端誠揆義輔理功臣號轉僉議評理後爲大司憲以論崔瑩罷卒禍時改三司右使時募全羅道兵屯守東江贊成睦仁吉欲以其兵行畿甸諸島捕倭禍許之續命不可曰今無門庭之寇天寒冰合募卒遠來疲弊戰艦未

完且大臣不可輕出不聽續命以太后外戚專摠宮中之事剛直不撓人皆畏忌執政至有欲殺者出爲楊廣慶尚道都安撫使蓋片之也太后欲留之召柳實問之實曰今北有邊警大臣不可出外太后遂遣中使止之時李仁任池翰林堅味等專權用事貪黷無厭唯憚續命不敢肆續命嘗移病在弟慶復興仁任齋問疾續命曰古制兩府省五樞七而已今一日所除宰樞至五十人如物議何復

興曰不得已爾續命曰今宰樞竊祿尸位而不正者無我若也仁任曰公不正誰爲正乎續命曰予伴食都堂凡署事心非口是心不正誰如我乎池李深銜之肅使其妻交結禍乳媪出入宮禁招權納賄續命譏之肅聞而益惡會般若事起兩府臺諫耆老集興國寺辨之密直權仲和以書筵進講獨不至續命謂堂吏曰王母未定宜速辨以解國人之疑何用書筵爲歟而嘆曰天下未辨其父者

容或有之未辨其母者我未聞也於是仁任等候司議許時金濤等劾之曰為人臣止於敬天下古今之常典也臣而不敬罪莫大焉近集議興國寺續命發口不可道之言不敬孰甚請鞠治疏再上太后力救乃流文義縣遂罷柳實以朴林宗代之實續命所薦林宗仁任姻親也續命既竄太后如失左右手時人惜之十二年卒謚忠簡恭讓初左常侍尹紹宗等言辛禍既立辛耽婢妾般若自言君

母仁任等詐以禍為玄陵所幸故宮人所出求其名代未定金續命以為天下未辨其父者容或有之豈有未辨其母者乎仁任欲殺之賴明德太后之救僅得流竄身雖已沒忠義感人乞追加褒謚弔祭其墓錄其子孫以慰忠魂從之

李子松

李子松青陽人恭愍朝拜典法判書德興君之變子松與洪淳在元帝今高麗人皆從德

興之國金添壽柳仁兩康之衍黃順安福從文益漸奇叔倫等皆附之唯子松淳黃大豆等匿不從父居燕錢糧匱竭終始不貳既還王嘉其節義各賜米豆三十碩授子松密直副使賜端誠輔祚功臣號父之出為東北面存撫使倭寇安邊等地掠婦女奪倉米萬餘石生罷歸田里辛禍時以三司左使為巡衛府上萬戶祭酒方旬竊三司左尹金鼎暉妻鼎暉欲訴于官旬乞哀乃止旬反告巡衛府

曰鼎暉盜殺內乘馬又殺其奴子松聞之大怒捕鼎暉鞠之開城少尹韓興壽亦訴鼎暉強姦已妾鼎暉依勢免止流于外進拜守門下侍中禍遷都漢陽命子松留守子松自松京來謁禍賜酒慰之曰留守松都廢事惟繁卿獨處之豈不難乎禍墜馬傷子松與洪永通言殿下醉輒馳馬臣等心常危懼今果顛蹶致傷尊體願自今端居九重戒遊畋慎酒色母或輕動禍默然不悅未幾罷封公山府

院君崔瑩勸禍攻遼子松詰瑩第力言不可瑩自禍托以黨附林堅味杖百七擬流全羅道內廂尋殺之或云妬妓燕雙飛也子松清康國人注意復相及聞其死莫不悲之

趙瞰

仁沃

趙瞰初名祐雙城揔管暉之孫也世居龍津未弱冠事忠肅王時吏民遁入女真洪肯三撤充魯兀海陽等地王遣瞰至海陽刷六十餘戶還授監門衛郎將後復至海陽刷百餘

戶來王嘉之賜廐馬綾段尋除左右衛護軍王薨瞰還龍津初暉以雙城等地叛入元恭愍五年欲收復舊地以密直副使柳仁雨爲東北面兵馬使大護軍貢天甫宗簿令金元鳳爲副使與江陵道存撫使李仁任往擊之仁雨率兵過鐵嶺次登州去雙城二百餘里留十餘日不進雙城揔管趙小生瞰從子也聞變與千戶卓都卿召瞰瞰至小生舉兵爲拒守計劫瞰曰今事急矣叔父仕高麗爲累

朝所寵待今日叔父南向高麗則雙城之地十二城誰肯從我乃與都卿選腹心驍健者三十人衛瞰實拘之也仁任說仁雨曰瞰雖小生叔父心在朝廷必不與逆豎同叛今以王命諭之必來瞰來雙城可傳檄而定逆豎之首不足血也仁雨然之遂以蠟書遺瞰瞰見書秘之伺間未得瞰少時見雙城人趙鄰赤英俠與之交遊深結懽心及是都赤以百戶爲小生謀主瞰諭都赤曰今兩豎所以拒朝命者以汝爲腹心也汝本高麗人爾祖吾祖皆自漢陽來今皆本國從逆豎獨何心哉弃逆從順去危就安功名富貴此其時也汝其圖之都赤泫然泣下舉手指天曰叔父活我矣公且先吾從之瞰喜與弟天柱挺身馳出至三岐江乘舟已中流追騎百餘及岸而返瞰至龍津謂家人曰從夫人浮海會我于登州率子仁壁仁瓊仁珪仁沃一夜馳二百里黎明詣仁雨營謂仁雨曰二豎勢窮將

北走雙城人皆驚山谷今大軍遷至必駭不下清野無食為公計莫若先遣吾子仁璧招諭之仁雨然之乃使仁璧及知通州事張天翮徇雙城雙城人聞仁璧至喜相告曰趙別將來吾屬更生矣相率來降犒迎官軍曰高麗王真我主也初我

桓祖以雙城等處千戶來朝王迎謂曰撫綏頑民不亦勞乎時有人密告奇轍潛通雙城叛民為黨援謀逆王諭

桓祖曰卿宜歸鎮吾民脫有變當如吾命是王聞仁雨逗遛授

桓祖小府尹遣兵馬判官丁臣桂諭

桓祖內應

桓祖聞命即銜枚就行與仁雨合兵攻破雙城揔管府小生都卿棄妻子逃入伊板嶺北立石之地於是按地圖收復和登定長預高文宜州及宣德元興寧仁耀德靜遠等鎮並咸州以比哈蘭洪獻三撤之地本為我疆自

暉等叛沒于元凡九十九年今皆復之臣桂領兵過伊板與女真戰大捷斬其魁帖木兒傳首于京仁雨之初至也端州以北千數百里靡然南向仁雨貪財殺戮及都赤來見王授護軍賜金符為東北面千戶使往撫女真仁雨忌而殺之天翮諫仁雨麾下濫殺無辜掠牛馬財產奪人妻妾凡九人遂沮北人歸附之心敷深以為恨暉還王大喜超授禮賓卿賜第于京六年遷太僕卿小生都卿竄女

真境勢窮欲降見都赤降而被害欲見暉乃降八年王遣暉實璽書往諭暉至登州浮海舟行半月至海陽賜璽書小生等欲從暉入朝復懷異志衷甲而待暉即登舟而還紅賊陷西京以知兵馬事隸安祐麾下擊走之九年拜判司農寺事十年轉工部尚書從王南幸王命暉及睦仁吉分領福州兵宿衛行宮十一年出牧海州居母憂踰年起復為禮儀判書尋檢校密直副使錄擊走紅賊功為

一書二十一年老龍遷居牛峯縣辛禡元年
封龍城君五年歸老龍津仁沃欲從行敕力
止之曰吾家遭時危難先祀之存僅如毫髮
過家玄陵眷顧一門以全位至封君汝兄弟
官皆顯達百無所報若等無以老夫為念致
力王室猶在吾側也明年卒年七十三仁壁
屢立戰功官至三司左使仁沃累遷判典儀
寺事我

太祖回軍尹紹宗懷霍光傳以獻

太祖今仁沃讀而聽之仁沃因極陳復立王
氏之議拜典法判書辛昌立仁沃與同列上
疏由佛氏之教以清淨寡欲離世絕俗為宗
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也近世以來僧徒
不顧其師寡欲之教土田之租奴婢之備不
以供佛僧而自富其身出入寡婦之家汚染
風俗賄賂權勢之門希求巨利其於清淨絕
俗之教何願自今選有道行者住諸寺院其
田租奴婢之備令所在官收之載諸公案計

僧徒之數而給之禁住持竊用凡僧留宿人
家者以姦論充軍籍其主家亦論罪貴賤婦
女雖父母喪母得詣寺違者以失節論敢祝
婦人髮者加以重罪其為尼者亦論以失節
州縣吏驛吏及公私奴婢勿許為僧尼從之
遷密直代言恭讓時錄回軍功賜鐵券土田
尋以事罷起為吏曹判書自此以後入本
朝

崔宰

崔宰字宰之完山人父得樺廉正自守人敬
憚之官至選部典書宰忠肅朝登第累遷中
部今出知瑞州事以母憂不赴明年汰冗官
有薦宰者王以有父風即除監察持平宰不
獲已就職忠惠即位乃視其職王被執如元
凡王所設置悉皆更革立都監以宰為判官
宰嘆曰王之失德非王自為乃左右逢之耳
逢之於前揚之於後吾實恥之稱疾不出忠
穆時轉典法正郎出知興州事為印承且所

思德遜此客副今思定暗和襄州有使者降
香陵原使宰曰將及我矣奔官歸執政
喜曰王除監察掌今恭愍初陞執義改尚書
右丞後爲尚州牧使王避紅賊南幸駐蹕于
尚平盡心供辦然不饋遺左右左右短之遂
罷起爲監察大夫尋討完山君移典理判書
辛酉三年拜密直副使疏議因辭乞退復封
美德成有慶

宋天逢

宋天逢金海人擢魁科歷正言獻納起居
忠穆時爲監察掌今劾評理全允臧身爲輔
相席寵恣橫不供其職交結襄人潛竊御
閔祥正訴先王子帝以爲不可君國而允
黨於祥正罪莫甚焉請加罷黜允臧譖之
爲草島勾當臺官管辦監察等詣闕請
天逢還政丞王煦救之不得不視政堂文
學幸孟判密直春公遽力請之改光陽監務

恭愍初召拜監察執義判典校金君發爲
文行之士許應麟俞思廉尹守常等又掌監
賦牧升詩多不工一人曳素王怒收其榜責
天逢曰考藝不精何至是耶天逢慚忍無以
對辛禡初以大司憲與同列上疏曰竊見
者判崇敬府事尹忠佐順州人濫荷至恩
秩同宰相擅權用事蒙蔽上聰沮遏下情
在先王之前發忿拔刀手翦其髮狼戾悖

無君之心已著又於賓天之後佯稱耳聾
手觀愛其心叵測伎以姦佞便媚得見任
且順州咀呪之鄉以其鄉人置之左右尤
不可疏奏罷遣忠佐就舍天逢等復疏曰
古宦者之禍昭然可考在本國伯顏禿古
得幸元朝誣譖忠宣竄之吐藩高麗陰
惠惠以致岳陽之禍前日萬生敢行太逆
人所共憤今忠佐不忠不敬之罪已具前
固不容誅且擅權蒙蔽引肅人除授官職

廣占土田誤國害民今止免官國人缺望乞
收告身籍沒家產鞠問決罪以戒後來命削
官收田諫官亦上疏曰殿下即位之初固宜
舍己從人容受直言以收輿意近者宋天逢
等上言請除宦官祿俸又劾前上護軍李美
忠前典工搃郎徐陵俊盜用內帑之罪殿下
不允自古人主之失拒諫為大以殿下天資
之美決不如此而此輩欲圖專橫甘言諛解
蠱惑宸衷陷殿下於拒諫之失此臣等夙夜
拊心疾首為殿下深痛者也宦官尹忠佐
邪凶險善為逢迎指嗾黨與陰弄權柄與金
師幸尹祥同惡相濟師幸祥已皆竄逐而忠
佐獨蒙再造之恩至受爵命又與校宦黃中
吉結為父子蒙蔽聖聰罪不容誅宜從天逢
之言以正忠佐中吉之罪且美忠陵俊當先
玉時謫事逆臣辛毗金興慶掌內帑恣其出
納使倉庫虛耗其所盜竊不可勝數乞依天
逢所申并正其罪禍命中吉美忠陵俊除名

不敘臺諫復請下美忠陵俊與法獄美忠行
賄權貴移因巡軍國人嘆曰二賊賄何人移
繫輕獄天逢後拜簽書密直司事封金海君
卒年八十一謚文貞

洪仲宣
洪仲宣初名仲元忠惠朝登第累遷內府副
本恭愍初出為漢陽府尹以釋器黨杖之卒
稱初判開城府事轉政堂文學侍中李仁任
等請釋宦官流竄者仲宣謂金績命曰國
用事先朝以階禍亂放竄宜矣近者諫官屢
以直言見斥一無召還今乃反釋此輩何以
為國陞門下贊成事商議禍開書筵以仲宣
權仲和為師傅仁任林堅味等與仲宣同在
政房惡其分權以仲宣為啓稟使時納哈出
率兵向遼東路梗仲宣不即行諫官徐鈞衡
等素與仲宣有怨且希仁任意遂劾奏仲宣
在先王朝潛懷異志敗露被罪又附事晚得
至密直濫竊殿下之恩驟拜贊成擢為師傅

宜其盡忠奉公今擬仲宣等四人為啓稟使
仲宣欲自免乃言曰四人同時入朝則必拘
留其半以惑衆聽復議遣二人仲宣不免則
又言曰四人當同往不顧大體以圖自便不
忠莫甚乞鞠問遠流不敘乃流宜寧縣楊伯
淵之獄起辭連仲宣乃遣版圖判書表德麟
典法判書柳蕃等殺之籍其家國人冤之仲
宣聞德麟等至知不免仰天誓曰予實無罪
子死天必動威及死天果大雷電以風色人
異之

金濤

金濤字長源延安府人恭愍朝登第補全州
司錄五遷為正言言事罷中洪武四年制科
勅授東昌府丘縣丞濤辭以不解華語且懇
老願還本國
詔許之及還王謂左右曰我國之人登制科
者固罕况此人既登科又蒙勅授為獨一時
使天下知我國有人者不罕知其來而禮迎

之遂擢右司諫藝文廉表累遷成均司藝王
手書金濤長源蘿菴山人八字賜之辛禍時
拜右司議承李仁任池翁指嫉劾三司右使
金續命流之轉左副代言陞知中事拜密直
提學濤附洪仲宣論議人物仁任惡之適濤
家奴竊延慶宮舊基之石臺吏執之仁任嫉
濤官劾以不敬鞠之宦官李得芬與濤有故
自稱止今免官憲司復請遠配得芬又留其
狀楊伯淵之獄起濤逮繫被榜掠絕復蘇者
三遂誣服殺之梟首于市籍其家濤初對獄
官曰我死不足惜殺一無辜反受其殃獄官
皆惕然知其冤及死門生進士十餘人隨至
門外護屍有守柩者抱屍入川洗其血解衣
衣之裹以簾網其首而懸之再拜而去時人
義之子自知汝知致知學知

林樸

林樸字元質安東府吉安縣人恭愍九年登
第調開城參軍明年紅巾陷肅元師金得培

以樸精曉兵法置藏下與之壽蓋南遷時春
秋史符典校祭享儀軌掘地以藏及賊平發
之軍中多慢棄不收樸與柳珣李玖以為
典不可使埋滅監檢收括得十之二十二年
以書狀官從李公遂如元時德興君誣奏帝
曰高麗王曉於紅賊帝以德興為王樸與公
遂奏曰吾王破紅賊今尚無恙帝令樸等奉
德興之國樸等復奏曰臣等若從僧王無異
於婦人之背其夫也帝曰任從汝志德興謂
樸曰爾若不從我死且無益除典理揔郎以
誘之樸不受曰寧死誓不從德興將東行請
詩於樸樸書其屏曰藥本滔滔逐末行泰山
還似一毫輕投鞭直欲橫江去嗜餅徒勞畫
地成得瓮舞時誰識破吹竿混處謾求榮莫
將繪事迷人目我愛天然古石屏學士危素
見而嘆曰今亦有忠節之士樸還王謂曰德
興誘以華秩汝不從吾亦以華秩褒之乃除
中書舍人樸疏上正心論相二十條王益重

之又除典儀副令王命陳時政得失復上十
餘事王嘉納尋陞為令河南王使郭永錫來
樸為館伴永錫曰嘗聞高麗山水之異尚有
箕子之風願觀地圖禮樂官制樸曰欲知我
國山水靈異今上有皇后太子豈非鍾其
秀氣耶永錫拊膝高吟曰遂今天下父母心
不重生男重生女左右慚赧十六年為濟州
宣撫使樸至州謂其萬戶曰達達牧子喜反
側君宜盡心撫綏勿令生事又謂星主王子
曰君輩乃神人之後入新羅為星主入本朝
為王子服事歷代歷代之待君輩亦甚厚君
輩宜各一心服事勿與牧子扇變於是星主
王子及軍民皆俯伏曰敢不唯命先是宣撫
者率皆貪暴恣其侵漁民甚苦之牧胡因誘
以數叛樸行至羅州取水盛瓮而歸雖茶湯
不入口民大悅相謂曰聖人來也王官皆如
林宣撫我輩何至叛乎然州人或有讎其載
水者轉成均祭酒上書始分五經田書齋科

舉一依中朝搜檢通考之法陞大司成判典校事初成石璘爲劄子房知印不阿附幸眈眈譖于王以撲代之撲性好詭異個儻敢言又喜立名常有言但知奉公未嘗干謁然每夜敝衣徒行出入眈第爲眈畫計蹤迹詭秘眈嘗往平壤樓佩刀從行無愧色每與眈爲盛德故眈說之及爲知印手執班簿品第高下親舊之人則曾不薦引宦官宮妾咸得所欲善伺候王意又揣眈好惡唯務迎合於是

眷遇日密權在代言之上慶復興李仁任等深忌其專撲嘗語眈曰公搃國政宜整田民爭訟之寃者眈遂白王立推整都監命眈爲提調撲爲使撲多所平決然眈之偏聽者不爲之辨故寃屈頗多二十三年拜代言王薨翼日撲在殯側露齒笑殯殿都監判官柳爰廷性鯁直敢言嘗侍王講讀大爲器重是日見撲笑責之曰先王嘗稱子爲杜稷臣今子忘哀而笑是非忠臣及撲秉政惡而不用然

樸喪玄陵素帶三年辛禍初仁任倡議與百官爲書將呈北元中書省樸與朴尚哀鄭道傳不署名大司憲李實林阿仁任意劾樸廢爲庶人流吉安縣初禮安人附池齋藏禍胎于其縣陞爲郡又與安東爭地樸在吉安相其地曰不吉安東人告於朝曰禮安不宜藏胎實以樸言齋由是惡樸齋黨執義金承得知申事金允升謂齋曰林樸不署呈省書必有迎立瀋王之志是可罪也承得遂率臺官

上書曰林樸本系庸人嘗附逆賊辛旽爲其腹心多行譎詐及旽伏誅又附金興慶殿下即位之初乃與朴尚哀輩結爲黨援蔑視都堂違忤衆心以悖理之事誘令上書罪固不細元朝聞叛賊金義之言議立瀋王於是本朝耆老百姓呈省辨明樸陰懷異志獨不署名請誅之以正典刑允升從中下其書遣體覆孫慶生鎖致典法杖百流務安中路踴殺之子稼

文益漸

文益漸晉州江城縣人恭愍朝登第累遷正言奉使如元因留附德興君及德興敗乃還得木縣種歸屬其舅鄭天益種之初不曉培養之術幾稿止一莖在比三年遂大蕃衍其取子車縑絲車皆天益創之辛昌立以左司議侍學上書論爲學之道時諫官李遵等以私田不可復上書爭之益漸附李穡李琳禹玄寶移病不署名翌日徑赴書筵大司憲趙

古史卷之十一

四十六

後劾曰益漸本以遺逸躬耕晉鄙殿下以賢良徵拜諫大夫置之左右以資清問誠宜進盡忠言敷陳治道以補聖治而乃日侍經帷依阿苟容以飾忠直之狀承順逢迎而無諫諍之節偃俸束手唯唯諾諾頃者同舍郎吳思忠李舒各自上疏極言時事益漸持祿患失無一語及之又同舍郎聯名上疏極論田制益漸依阿權勢稱疾不仕不與其議規避衆謗自以爲得計上殿下知人之明下負

士林期待之意是宜削其爵位放歸田野以爲有言責而不言者之戒乃罷之子中庸中誠中實中晉中啓

列傳卷第二十四

古史卷之十一

四十七

列傳卷第二十五 高麗史一百十二

正義 李公遂 高麗史一百十二 經進奉書 均奇 高麗史一百十二

李公遂

李公遂益州人獻部典書行儉之孫以監察糾正擢魁科授典儀注簿累遷典校副令忠穆朝歷知中事監察大夫有金用謙者性暴戾因姪宦者龍藏驟拜代言龍藏姪郭允正示籍其勢拜大卿用謙忌之說龍藏罷之又

李公遂

奪龍藏所給資產允正訴監察司劾之八關會王觀樂命用謙八侍公遂奏用謙被彈不可齒朝列代言等請姑留正曰寧少一代言不欲拒諫錄事金龍起為陰竹別監厚款民財盜用事覺憲司鞠之龍起謂持平崔安海曰爾昔在陰竹歛民尤甚安有以盜治盜者王命釋龍起公遂曰龍起國蠹也今釋之是勸人以盜也不聽恭愍時拜僉議評理進贊成事授行省都事辭封益山府院君紅寇既

平復拜贊成事領分司百官留守京都甫經兵亂庶事草創公遂盡心區畫朝無廢政時補諸陵殿直命留都宰相薦之多舉親屬公遂獨不舉一人曰國家有命豈為吾等子孫第姪耶元廢王立德興君公遂適奉使如元至西京謁太祖原廟誓曰吾君不復位臣死不復還公遂奇后內兄也既至都后及太子遣人郊勞帝在興慶宮召見后設饌慰曰卿盡心孝吾母是吾親兄也敢不以親兄待之

李公遂

李

公遂曰周姜嫄任姁育聖基化及其中環后待罪宣王以興褒姒呂武覆宗絕祀姜昭然千載龜鑑本國於大朝戎臣既結兄弟大子又定甥舅魚水相得百有餘年矧今后即周之姁姁三韓之事也今王勳主敵愾為國樹勲當行賞示四方以激將帥奈何還私憾廢公義乎丙申之禍實我家不戒盛滿之致然耳非王之罪也不知反咎而廢有功之主他日必為天下笑願善奏于帝復吾王遂

茲臣后感其言然怒猶未已今公遂奉德興東歸時國人在燕京者皆受僞官東歸公遂獨不肯后及太子強之公遂曰老臣縱不能以頸血戮德興之轅其忍從耶辭疾請留皇后不敢強尋拜大常禮儀院使辭曰臣生長荒陬不慣華語不習華禮何敢冒寵取譏況今將帥布列于外獲功者未賞臣恐天下有以議陛下也不允適大享宗廟公遂爲大常卿臨禮不違觀者敬之太子以帝命召公遂

上萬壽山廣寒殿太子問殿額仁智之義公遂曰愛民之謂仁辨物之謂智帝王用此德世則可致大平矣指殿金玉柱曰老人曾見乎曰帝王發政施仁則所居屋雖朽木堅於金石不然金玉反不如朽木也太子彈瑟未成曲曰久不習忘之矣公遂跪曰第不忘愛民之心耳瑟上一二調忘之何害帝在大液池舟上太子以公遂言奏帝曰朕固知此老賢汝外家唯此一人耳一日后問兄轍禍敗

所由公遂曰貪財聚怨鮮有免者勢激而然非王之心也宦官朴不花密告后曰公遂但爲其主豈念其親后由是不召見德興至遼陽崔濡曰李公遂在都其心莫測事或中變悔無及矣重賂充魯帖木兒朴不花必欲得公遂以歸公遂知之謂書狀官林樸曰吾既無父母又無後位亦極矣豈復有一毫顧荷意耶當祝髮入山決不從彼也充魯帖木兒等入奏帝不從本國拜左政丞未幾譯語

李得春妄言德興言公遂爲右政丞乃罷之德興既敗公遂與洪淳許綱李子松金興黃大豆張子溫林樸等爲書納竹杖中潛遣保從鄭良宋元衣藍縷爲乞人狀從間道報崔濡復謀起大兵而東願勿謂德興已敗謹備之本國始知得春妄拜公遂領都僉議賜推忠守義同德贊化功臣號以旌之會字露帖木兒引兵入都黜丞相代其位與御史大夫禿堅帖木兒平章老的沙言曰高麗王有功

無罪爲小人所陷盡先申理帝降詔復王位
械濡以遣公遂亦鋒職東還忠義聞天下出
燕京齊化門令蒼頭吹笛曰天下之樂復有
加於此者乎中途馬困蒼頭以矢買束救飼
之公遂曰何故奪窮民食乎截縣布償之閭
山站無人粟積于野從者又取飼馬公遂問
粟一束直布幾尺如其言書布兩端置粟積
中從者曰人必取去何益不如不償曰吾固
知之然必如是吾心得安既還時方修國學

古事卷十二

五

公遂喜即解帝所賜金帶助其資辛曉嘗圖
忌公遂名望公遂亦以盛滿自戒杜門不出
未嘗一日坐廟堂行事人頗恨之曉竟罷公
遂封益山府院君十五年卒年五十九王哀
悼命官庀葬事謚文忠公遂精明謹慎一毫
不妄取與臨事剛毅不爲形勢所窘風流閑
雅蕭然有山野之趣置別墅德水縣自稱南
村先生幅巾藜杖逍遙自適早喪母長於姊
夫全公義家既顯事公義如父姊如母公遂

遽疾親屬謂妻金氏曰盡禱于佛金曰公平
生未嘗佞佛安敢背其道以欺耶辛禍二年
配享恭愍廟庭無子

柳淑 實

柳淑字純夫瑞州人忠惠後元年登第調安
東司錄恭愍以王弟入侍元朝淑從之居四
年忠穆即位恭愍僚佐多不守節淑獨不變
選補春秋脩撰轉三司都事弃官如元忠穆
薨耆老百姓上書中書省請立恭愍命將下

古事卷十二

六

淑聞母病即日請歸或止之淑曰忠臣孝子
名異實同本末則有序况事君日長事親日
短萬一不諱悔之何益遂東歸母見淑喜病
即愈尋又如元恭愍即位還國至遼陽拜淑
左副代言陞右代言左司議大夫叅典機務
然非有召未嘗詣內爲趙日新所構罷屏居
田莊王錄燕邸侍從功爲一等日新誅淑方
居母憂起復爲代言尋判典校王事皆咨訪
淑不欲昵近屢辭以疾一日使宦者再召不

至王怒下巡軍歷版圖典理判書樞密院直學士累陞知院事錄誅奇轍功賜安社功臣鉄券淑謂諸功臣曰功券即罪案也願相勉保終始又曰君子不黨吾決不黨於人願諸公同心奉王室無私黨紅賊入黃州勢甚逼淑曰國所恃者城池與糧餉也今城未完倉無儲將何以守遂決策南幸進樞密院使翰林學士承旨同修國史賊平論賞將士判事金貴抗言於淑曰黃裳金琳冒受高官貴獨

何人功大賞微淑怡然曰公不要忙因以俚語慰之曰安知先之羞不為後之羞也安祐等殺搃兵官鄭世雲曰今既殺搃兵官矣柳淑居中每出奇謀可畏也盍去之淑知之告于王曰衆怒難犯今諸將忌臣者徒以在殿下左右耳殿下如逐臣則臣一布衣耳誰復置齒牙間耶於是出為東京留守未幾召知都僉議賜忠勤節義贊化功臣號遷評理王以手教賜嬖人公州倉米按廉李之泰曰王

命必由兩府而下且兵糧不可虛以與人奉命其人許于王王怒罪且不測淑固執不可王怒甚曰事皆由卿等耶目淑曰出淑趨出王復召之淑具以之泰語白王且曰殿下怒不已臣恐後世以爲口實王怒解置不問他日淑謝曰臣受恩既久而無纖芥之效反以口舌妄觸天威罪在不赦上賜黃金以慰之且曰賞卿之言也淑以盛滿乞骸骨封瑞寧君與王之變王避于密室聞賊相語曰何

故來遲曰殺洪彥博柳淑故遲既而諸將率兵入討淑隨之入王曰謂卿已死不復再見及見卿面疑其思成聞卿之語疑始釋矣乃拜政堂文學兼監察大夫策功爲一等又策辛丑扈從功亦爲一等進拜僉議贊成事議會議都監事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忤辛旽罷復封瑞寧君淑見王多猜忌功臣少有全者屢乞退王不許淑告病不朝不遇賓客者數月初旽出入禁闥數稱抑之及進

用作威福中傷大臣氣焰可畏每招淑淑不
往眈深銜之且惡淑忠直讒毀百端王稍信
之召淑執手嘆曰予倚卿求作股肱何其衰
耗乃爾卿其言志無隱唯卿所欲淑乞退田
里許之將相大臣門生故吏咸餞戶部車騎
塞路觀者咨嗟淑賦詩其末聯云不是忠衰
誠意薄大名之下久居難人皆嘉其明哲淑
既去眈勢日熾無所忌憚後王猶不忘淑稱
之不已眈恐淑復用必欲加害陰求淑罪有
人爲眈誦淑詩眈譖于王曰淑之乞退有隱
意上知之乎曰何意邪眈曰淑以勾踐比上
范蠡自比故其乞退甚懇范蠡爲勾踐將伐
吳勝之取吳王妃西施載船而去曰烏鬻魚
臆食人之相大名之下難以久居淑以上比
勾踐罪莫大焉王曰何以聞之眈曰淑將行
賦詩其一聯云云此其驗也今淑在瑞州近
海若效范蠡棄舟而去則必向熱都謀立德
興不如早除以絕後患王問諸左右曰淑

時作詩否有舉末聯以對者王愈疑之眈欲
殺淑王重違眈意乃命杖之除名籍沒眈遂
縊殺于靈光淑之孱居也聞國事異於平日
未嘗不涕泗交下及禍作家人以淑平日之
言送龍腦又謂不如走乃送良馬淑曰君父
天也天可逃乎且死生有命固當順受亡將
何之就死顏色如平時人皆爲之流涕子實
與厚亦皆流竄家人收骨囊葬及眈誅王始
知其然悼甚有旨雪其冤諡文僖召還實厚
又命以禮葬之辛禡二年配享恭愍廟庭
實頗驍勇善騎射恭愍朝累遷禮儀揔郎錄
辛丑扈從興王定亂功俱二等辛禡時拜版
圖判書出爲金羅道兵馬使倭賊二十餘艘
寇林州實與知益州事金密力戰却之倭又
寇朗山豐堤等縣實與元帥柳滌力戰射殪
三十餘人奪所掠牛馬二百餘還其主禡喜
厚加賞賜倭三百餘騎又寇古阜泰山等縣
焚官廨實追擊之副金玄伯舍人閔中行

戰死實退屯賊乘夜圍之士卒驚潰實僅脫
身走賊遂陷全州實與戰不利賊退屯歸信
寺實擊却之賊臨坡縣撤橋自固實潛使
士卒作橋都指揮使邊安烈率兵得渡令按
廉李士穎設伏橋畔賊見遂擊之我軍敗
憲司上疏曰兵馬使柳實當倭寇泰山失機
致敗又不能收復全州元帥柳濬不念閭閻
日玩聲色致賊乘勝肆暴及陷全州詐稱墜
馬擁兵逗遛罪俱大矣然實於全州悉力擊

李仁復

李仁復字克禮星山君兆年之孫生而狀貌
魁偉稍長舉止如老成力學善屬文兆年每
撫背曰大吾門者汝乎忠肅朝年十九登第
調福州司錄選補春秋供奉忠惠時除起居
舍人中元朝制科授大寧路錦州判官東還

遷起居注忠穆即位以仁復中制科有名望
四轉爲右副代言進密直提學命進講書筵
仁復貌嚴辭氣簡重王每謂左右曰吾見李
公不覺竦然累遷三司左使元授征東行省
都事恭愍初趙日新作亂號令中外朝臣洵
懼噤無一言王密召仁復曰事已至此何爲
則可對曰人臣倡亂固有常刑況今天朝堂
堂法令彰明如其猶豫臣恐累及於上王決
意誅日新王素重仁復及是對益重之遂拜

政堂文學兼監察大夫尋封星山君元授征
東省貧外郎元下詔赦誅奇氏及犯邊之罪
當遣使謝王以仁復知大體守節義遣之平
章事李承慶仁復諸父也言於王曰臣以李
仁復爲姦王曰何謂也曰仁復平生所學經
濟之術何不一陳於王乎改尚書左僕射兼
史大夫謂李穡曰予不才長憲臺者再三未
嘗振紀綱自念瑣碎不足煩上聽大事又在
廟堂不可中撓也轉叅知中書政事歷判開

城府事僉議評理進贊成事賜端誠佐理功臣號王遣仁復如元謝復位時李羅帖木兒引兵入燕京黜丞相代其位仁復入見辭簡貌重字羅帖木兒屢目之仁復退謂從者曰就之不見所畏其斯人乎王奏授奉議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忤率耽罷封興安府院君尋判三司事王大設文殊會率兩府禮佛唯仁復與李穡至拜時輒出不拜二十二年以檢校侍中居父憂在京山王遣判

卷一百一十二

十三

典校寺事林橫弔慰明年疽發背自度不起具衣冠北面稽顙若辭違之狀臨歿第仁任勸念佛曰吾平生不佞佛今不可自欺進藥又却之謂仁任曰宰臣歿官庀葬事國家厚恩顧吾平日未有絲毫補死且有愧為我辭焉言訖命加朝服於身而卒年六十七王憐其素膳遣使致祭以禮葬之謚文忠仁復剛直有守聞人善雖小必喜一事失當必怒形于色然不發於口人謂口吃自言吾性褊急

恐失言以忍為守為文章辭意兼美操筆點綴極苦敘事賦物語多譏諷嘗修閔漬編年綱目忠烈忠宣忠肅三朝實錄及古今金鏡二錄仁復密啓耽非端人他日必有變請逮之不聽及耽誅王歎其先見之明仁復惡弟仁任仁敏之為人曰敗國亡宗者必二弟也後果敗其孫存性亦連坐幸禍元年配享忠定廟庭子向容

白文寶

卷一百一十二

十四

白文寶字和父稷山縣人忠肅朝登第補集秋檢閱累遷右常侍恭愍初轉典理判書上書請設十科以舉士拜密直提學兵火之餘史局所藏史藁實錄僅餘數篋王在清州時供奉郭樞移置海印寺文寶時留都與金宗瑞議曰今寇亂甫定不可遽移國史駭人視聽留樞待後命後上疏言事曰國家世守東社文物禮樂有古遺風不意寇患屢作紅巾陷京乘輿南狩言之可謂痛心今當喪亂之

後民不聊生宜需寬恩以惠遺黎且天數衍
環周而復始七百年為一小元積三千六百
年為一大周元此皇帝王霸理亂興衰之期
吾東方自檀君至今已三千六百年乃為周
元之會宜遵堯舜六經之道不行功利禍福
之說如是則上天祐祐陰陽順時國祚延長
願念廢廟置清燕寶文閣故事講究天人道
德之說以明聖學且鄉曲皆正則國家可理
唐鄉置大中正國初亦置事審今宜大小州

十二 十五

郡復置事審糾察非違新羅始崇佛法民喜
出家鄉驛之吏悉逃徭賦士夫有一子亦皆
祝髮自今官給度牒始得出家三丁不足者
並不聽初王還都權置廟主于彌陀寺設還
安都監文寶與平陽伯金敬直主其事稽緩
踰月王怒督之對以無典籍可稽遣史官南
永伸詣海印史庫取三禮圖杜祐通典至文
寶倣通典又採寢園老給事朴忠語為儀制
忠不識字多出於臆計幸稱為大君就學王

命文寶及田祿生鄭樞為師官至政堂文學
封稷山君二十三年卒謚忠簡性廉潔正直
不惑異端善屬文無子

田祿生

田祿生字孟耕潭陽人忠惠時登第補濟州
司錄入為典校校勘中征東鄉試祿生嘗為
整治官究治權豪忤其意以故沮之未得應
舉有姜璜寶者行不潔為儕輩所斥不錄禁
中題名記祿生與璜寶父昌富為隣家貧受

十二 十六

昌富惠多請同僚錄名同僚不從祿生竟書
之恭愍朝搜起居舍人與諫議李穡司諫李
寶林鄭樞等上書論盜鐵別監之弊王召臺
諫宰相問利害穡寶林稱疾祿生樞固執前
議不變遷殿中侍御史出按金羅道奏曰自
有倭寇以來一道置戍多至十八所軍將重
州郡以立戍役戍卒以清私遂使凋弊迭數
及寇至更徵州郡兵謂之烟戶軍未見饑寒
祇以害民不若罷諸戍今州郡謹烽燧嚴斥

候以應變女不得已當審其要害省其戍所則民力舒而軍餉節矣紅賊之亂扈駕南幸錄功爲二等累轉左常侍拜監察大夫王以公主娠彌月赦祿生與掌令李茂芳擇情不可原省復囚之前此糾正宋綱與大護軍韓仲寶爭路由是重房憲司有隙至是倖宦尹祥爲上護軍重房嫌前事使祥譖于王王大怒將下祿生獄侍中慶弼與諫乃止尋改密直提學歷大司憲政堂文學官至門下評理

十七

賜推忠贊化輔理功臣號辛禍初諫官李詹金伯英請誅李仁任也肅禍下詹伯英獄辭連祿生及朴尚哀杖流俱道死

李存吾

李存吾字順卿慶州人姿相端瀟灑重寡言早孤力學忼慨有志節年十餘韓十二徒賊江漲詩云大野皆爲沒高山獨不降識者異之恭愍九年登第調水原書記選補史翰與鄭夢周朴尚哀李崇仁鄭道傳金九容金

顏相友善講論無虛日大爲人稱實累授監察糾正十五年爲正言辛旽嘗圖凌僭不法無敢言者存吾奮不顧身將論之袖疏囊赴省示同列曰妖物誤國不可不去諸郎畏縮無敢應者左司議大夫鄭樞存吾姻親也謂曰兄不當如是樞從之遂上疏曰臣等伏值三月十八日於殿內設文殊會領都僉議辛旽不坐宰臣之列敢與殿下並坐閒不數尺國人驚駭罔不洶洶夫禮所以辨上下定民

十八

志苟無禮焉何以爲君臣何以爲父子何以爲國家乎聖人制禮嚴上下之分謀深而慮遠也竊見旽過蒙上恩專國政而有無君之心當初領都僉議判監察命下之日法當朝服進謝而半月不出及進闕庭膝不少屈常騎馬出入紅門與殿下並據胡床在其家宰相拜庭下皆坐待之雖崔沆金仁俊林行之所爲亦未有如此者也昔爲沙門當置之度外不必責其無禮今爲宰相名位已定而敢

失禮毀常若此原究其由必托以師傳之名
然俞升旦高王之師鄭可臣德陵之傳臣等
未聞彼二人者敢若此也李資謙仁王之外
祖仁王謙讓欲以祖孫之禮相見畏公論而
不敢蓋君臣之分素定故也是禮也自有君
臣以來亘萬古而不易非眈與殿下之所得
私也眈是何人敢自尊若此乎洪範曰惟辟
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而有作福作威
玉食必害于家害于國用人用側頗僻民用僭

卷一百一十二

十九

忒是謂臣而僭上之權則有位者皆不安其
分小民化之亦踰越其常也眈作福作威又
與殿下抗禮是國有兩君也陵僭之至驕慢
成習則有位者不安其分小民踰越其常可
不畏哉宋司馬光曰紀綱不立奸雄生心然
則禮不可不嚴習不可不慎若殿下必敬此
人而民無灾禍則髡其頭縋其服削其官置
之寺院而敬之必用此人而國家平康則裁
抑其權嚴上下之禮以使之民志定矣

綱目且殿下以眈為賢自眈用事以來陰陽
失時冬月而雷黃霧四塞弥旬日黑子夜赤
視天狗墜地木冰太甚清明之後兩雹寒風
乾文屢變山禽野獸白日飛走於城中眈之
論道變理功臣之號果合於天地祖宗之意
乎臣等職在諫院惜殿下相非其人將取笑
於四方見讖於萬世故不得嘿嘿庶免不言
之責既以言矣敬聽所裁疏上命代言權仲
和讀之讀未半王大怒遽命焚之召樞府

卷一百一十二

二十

面責時眈與王對床存吾目眈叱之曰若僧
何得無禮如此眈惶駭不覺下床王愈怒下
巡軍獄命贊成事李春富密直副使金蘭
書密直李穡同知密直金達祥鞠吏乃謂左
右曰予段存吾怒目也春富等問存吾曰爾
乳臭童子何能自知必有老狐陰嗾者其無
隱曰國家不以重子無知置之言官敢不言
以負國家耶時年二十五眈黨必欲殺之猶
謂春富曰二人狂妄固可罪矣然我太祖以

來五百年間未嘗殺一諫官今因公殺諫官恐惡聲遠播且小儒之言於大人何損不如白令公勿殺春富等然之得免貶爲長沙監務國人稱之曰真正言也退卧公州之石灘眈眈勢益熾存吾憂憤成疾二十年疾革令左右扶起曰眈尚熾于左右曰然還卧曰眈亡吾乃亡返席未安而卒年三十一歿三月而眈誅王恩其忠贈成均大司成子來年十歲王手書諫臣存吾之子安國下政房授掌

車直長安國來少字存吾性孝友兄養吾嘗出爲賊所殺并其三奴存吾累月乃得聞即奔赴將收葬屍已成骸不可辨存吾曰吾兄異常手有六指驗之乃得以葬請于官盡獲其賊

李達哀

李達哀慶州人父箠登第官至參議叅理封月城君達哀忠肅朝登第累官成均祭酒恭愍元年拜典理判書轉監察大夫八年遷戶

部尚書八關會有司設盥洗幕于僕射廳南豎樊限內外達哀與刑部尚書李挺坐廳上令撤其樊王在儀鳳樓見之大怒命繫獄左右請之止因家奴御史臺又劾之挺嘗提調內佛堂特原之十五年王以達哀名儒擢爲密直提學時辛毗方用事達哀嘗於廣坐謂毗曰人謂相公好酒色毗不悅未幾見罷及眈伏誅作詩云天地生成品彙煩誰干洪造擅寒暄歡情泐洽藏春塢怒氣陰凝蔽日雲

雉蜃騰鳩猶足恠龍魚鼠虎豈容言可憐老木風吹倒籬薦難披失所援騁恠馳妖老野狐那知有手翬張弧威能假虎熊熊懼媚或爲男婦女趨黃狗蒼鷹尤所忌烏雞白馬是何辜曾聞汝死必丘首今見城東官道隅眈性畏犬惡射獵且縱淫常殺烏雞白馬以助陽道時人謂眈爲老狐精故云後拜雞林府尹上箋辭不允辛禡十一年以雞林君卒謚文靖性剛直不撓有鑑識嘗爲東北面都

巡問使及還我

桓祖餞于野

太祖立

桓祖後

桓祖行酒達衷立飲

太祖行酒乃跪飲

桓祖恠問之曰此子誠異人非公所及公之家業此子必能大之因以子孫屬之所著書序集行于世其詩文大為李齊賢所稱賞子

尊尊端端

俊遜

長壽

俊遜初名百遼遜回鶻人以世居俊輩河因以俊為氏自高祖嶽璘帖穆爾歸于元世仕元父拓篤官至江西行省右丞遜順帝時中進士歷翰林應奉文字宣政院斷事官遷為端本堂正字授皇太子經為丞相哈麻所忌出守單州居父憂寓居大寧紅賊逼大寧恭愍七年避兵東來王之在元也侍從皇太子

于端本堂與遜有舊由是待之甚厚賜第封高昌伯改封富原侯賜田富原九年卒所著有近思齋逸藁行于世子長壽延壽福壽慶壽眉壽

長壽字天民恭愍時以慶順府舍人居父憂王以色目人特命脫衰赴試遂登第官累判典農寺事上書曰臣本羈旅賤愚於世無補謬荷深仁嘗守晉陽周歲之間頗知民瘼僉寇防成最為緊急竊計賊船出沒無有定時

民庶安危朝夕靡測而沿海防戍雖有其名無益於事蓋鎮戍兵卒悉皆烏合之衆素無教鍊之嚴器械甲冑未為堅利又無營壘以為保障不過草屋新離僅庇風雨而已較一有寇至則望風奔潰雖使頗教為將亦不能號令之也其防戍之處遠者相去五六十里近者不下二三十里賊可由此入寇而濱海郡縣村落之民或疎或密四散而居彼賊多則千百成群小則什伍為隊妖謀詭計言所

難窮清明之盡則尚可規其來蹤驗其多少
以爲警備昏晦之夜則像其難遠故往往出
我不意肆其陸梁多則虛張聲勢指西向東
俟我兵勢互分潛爲襲擄或奔防戍而直趨
居民或捨居民而先襲防戍少則預遣間諜
伺其富實之家潛爲剽劫比官兵得知而追
逐賊已飽載而遁遁於是加發男丁則民已
殘而盜已去及其放遣則民才去而盜復來
故民無得息之時其無可用之勢至若清野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之策其弊尤深大抵濱海之地頗多膏腴
小民各懷其土本欲利之反以爲害之且
遠之處田亦有限而土著之民恃以爲生若
使養客戶則彼亦凋廢由是被遷之民懷怨
而流移深陸之民受殃而失業此臣所以痛
心切齒於平昔者也且入保之令始則限以
一息程途今賊之所至往往過六七十里以
是較之雖百里亦無益也臣愚以爲沿海百
里之間刷已徙及見在之民方三十里或五

十里膏腴可耕之地擇形勢平易有薪水處
計戶數衆寡築城堡以二三百家爲率設官
守以居之俾接屋連牆僅容其衆除屋舍外
止留穀場其園圃俱於城外給之凡城塹高
深上置樓櫓門置鈞橋其餘守具隨宜布置
城墻之閒多掘品字小坑樹鹿角以遏往來
嚴更戍謹烽烟及耕耘之時則遠者不過二
十餘里晨出暮入往來無難禾熟則隨刈隨
輸毋使稽緩設有賊至則少壯登城老弱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食分方面以堅拒守之志通烽燧以招隣
之兵隣城有急擇精騎以赴之其知而不相
赴救者罪及丐饒之官夫賊之往來恃潮水
爲期非欲攻城略地以謀久長特以寇抄爲
心而已既無所得勢必還退於是棄輜以襲
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
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憂退有
首尾衝決之患以我之逸待彼之勞則不戰
而屈人兵盜可制而民可息矣若循習故弊

後設防戍之虛文則所謂揖讓數從容極
無益於事取侮於人也至若兩江京師之
唐齒陽川貢賦之會同亦不可不慮也臣之
所言於事似難以臣愚料之始難而後當易
也下都堂議竟不行幸禍時拜知密直事再
轉政堂文學賈禍遜位表如京師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長壽參謀議王賜中興功
臣鐵券封忠義君下教褒獎曰迺者偽主幸
禍頑兇狂悖傷敗彝倫妄興師旅潛圖猾夏

二十一

尚賴祖宗之靈啓迪於上忠義之臣憤激
下舉義旋師當此之時人情恟懼國論紛紜
卿入觀天庭敷奏詳明

天子嘉之授以丁寧之訓卿乃常懷匡復之
心以待事機之變乃與侍中

李舊諱等上奉

天子之命下徇臣民之情推戴寡躬剷除異
姓使九廟之主有所依歸三韓之人得以永
賴肆命有司追贈三代有承世立闡圖形

鐫碑紀績錫之奴婢土田又賜銀錠馬匹進
贊成事賜定亂功臣號遷判三司事憲府効
附鄭夢周罷之復上疏請除名逮流王不得
已從之自此以後入本朝

韓復

韓復元朝人本名拜住順帝至正元年擢進
士第一名官至樞密院副使恭愍十九年我
太祖擊兀剌山城城降聞壤垣中有哭聲使
人視之有人裸立掩泣執以問乃曰我元朝

二十一

壯元拜住也貴國李仁復吾同年也

太祖聞其語即解衣衣之與馬騎之遂與俱
來王厚加待遇判司農寺事賜姓名韓復
正欲幸籍田先命卒眈往觀之復初欲僭往
見眈以女樂自隨惡其僭乃止復事

太祖甚謹又與仁復李穡相從唱和舉子多
以程文取正累遷至大匡西原君進賢館太
提舉

李茂方

李茂方字釋之光陽人忠穆時登第補典校
校勘恭愍初出知淳昌郡有求土物於郡者
茂方解所佩筆鞘及帶與吏曰朋友私請不
可以公物應之以此易所求與之請者愧而
去後為獻納時金鏞執國柄屢求見茂方辭
不往鏞曰朝官無不求見我茂方獨不來吾
親往亦不來簡我也轉掌今國制陵隧必使
執義署封世謂封陵者多不達及封正陵執
義洪原拈惑於拘忌規避之茂方代署惟謹
王嘉之曰掌今清白忠直寡人所知達與不
達不在我乎原拈懼遂祝髮避嫌居母憂起
復判典校寺事固辭不允遷民部尚書改司
憲府大司憲賜推忠佐命功臣號陞密直學
士王以早命茂方禱雨于康安殿茂方燃臂
以禱王聞之曰愛民如是可為首相尋出為
雞林府尹初府大饑及茂方至適歲稔茂方
因民之便販魚鹽置義倉以備賑貸崔瑩巡
察六道法甚峻守今多貶黜者至雞林境內

肅然瑩大喜召判開城府事加賜礪節功臣
號王以茂方清寒賜米五十碩茂方以為大
臣不可虛受賜不受拜政堂文學王每稱政
堂國耳忘家不畏權勢雖古人無以過之辛
禍立開書筵以茂方為師恭愍所高楊左禁
中禍常愛玩茂方書旅藝篇進講仍言鳩亦
珍禽也願勿畜禍乃命左右去之茂方嘗責
侍中慶復與不籍韓方信虞稱家忤意罷去
光陽君俄拜門下評理辛昌立并檢校門下
侍中恭讓宴群臣茂方侍宴年八十一上壽
起舞風儀可觀王稱嘆賜推忠礪節贊化功
臣號入本朝封光陽府院君卒謚文簡以
禮葬之

鄭習仁
鄭習仁字顯叔華溪人有志氣使酒敢言
嘗朝登第補成均學官出知榮州將視事吏
以故事請詣消灾圖焚香習仁曰人臣不蹈
非羈灾何由生若其無妄順受而已命吏撤

去州有塔名曰無信習仁曰異哉惡木不息盜泉不飲惡其名也烏有巍然其形為一邑所瞻視而以無信表之者命刻日夷之用其甌修賓館辛耽聞而怒繫雞林獄閱數月移繫典法困苦之耽必欲置死地廷臣憐之營救得免廢為庶人今就州復構其塔耽誅起知州又知密城而至抑豪強禁淫祀辛禰時按典校今日本來聘命習仁報聘日本使仇者也問習仁名乃曰庠佛者吾輩所不與請易之不果行習仁居父母憂皆廬墓終制治喪用朱子家禮恭讓即位除右散騎常侍上自南京還松都日官涓吉日王以其日不利於妃欲緩其期將由近路入都習仁與左散騎陳我貴言其不可王不悅謂習仁曰女非宰相所薦我自用之母多言習仁囁嚅而退尋以不署尹龜澤告身流于外語在金宗衍傳子悛

河允源

河允源晉州人父楫贊成事致仕封晉川君辛子僧元珪火葬諡元正允源忠惠未登第補典校校勘恭愍朝以典理提郎從諸將克復京城策功為二等書出按慶尚西海楊慶交州四道牧原尚二州所至有聲績辛耽用事允源不諂附辛禍初擢拜大司憲封晉山君書知非誤斷皇天降罰八字於柱每赴臺必掛之然後視事居母憂廬墓稱下書徵之曰三年行喪雖古今之通制百日即吉因時勢以從宜可移孝以為思其抑哀而赴臺者承至辛子有宗自宗啓宗

朴尚衷

朴尚衷字誠夫羅州潘南縣人恭愍朝登第累遷禮曹正郎凡享祀禮儀司悉掌之舊無文簿屢致錯誤尚衷參證古禮序次條貫手寫之以為祀典後之繼是任者得有所據丁母憂按典校今時士夫服父母喪百日即除尚衷欲終生年不得遂就職然不食肉終制

辛福初金義殺 朝廷使臣奔北元及義從
者來李仁任安師琦待之厚尚哀上疏曰金
義殺使之罪在所當問宰相待其從者甚厚
是師琦嗾義殺使其迹已見今若不正其罪
杜稷之禍自此始矣太后下其疏都堂斬師
琦梟首于市仁任等又與宗親耆老百官連
名爲書將呈北元中書省獨尚哀與林樸鄭
道傳等以爲先王既決策事南今不當事北
不署名尋判典校寺事北元使來尚哀又上
疏請却之曰臣備員侍從有年矣侍從而後
言古之制也比來事之可言者不爲少而臣
不敢言豈職非諫諍而侵官爲慮乎又豈
名爲嫺而合默者乎今者大開言路宰相
執事無不得言者蓋欲聞便民之策也臣愚
以爲便民之策多矣而國之大勢有不妥則
雖欲便民不可得矣當今之勢正所謂厝火
於積薪之下而寢其土火未及然謂之安者
也有識之士孰不痛心先王初薨未葬

大明使臣猶在境而遽更事北之議使人心
惑惑者何人擅殺定遼衛而遣人者何人倡
亂者何人先王所命護送使臣者不惟金義
而大臣受先王命至安州自還者何人欲以
西北軍擊定遼衛者何人聚金義之畜以滅
口而所謂擅殺人生事者及叛賊母黨置而
不問者何哉義叛逾月而不欲達之朝廷何
哉崔源之奉使果皆出於大臣之意乎今又
聞北方使人與金義同叛者偕來叛賊而自
回其謂已有罪而本國不問乎然則義之叛
其必有使之然者此乃危急存亡之一大機
也事勢如此雖至愚者且知其利害是非之
所在今之言者略不及此畏禍之甚者也以
理而言則惠迪吉從逆凶以勢而言則南強
北弱人之所共知者也夫弃信而從逆天下
之不義也背強而向弱今日之非計也爲臣
子而反先王事大之意至使殺天子之使而

其罪惡甚焉而一二臣心懷不忠規
賣國以自利欲以其罪惡嫁禍於國家必欲
使宗社滅滅生民糜爛而後已可不痛哉事
勢至此而殿下不與三大臣之忠直者早
辦而處之則將如宗社何將如生民何且夫
趨利避害好生惡死人之同情也臣豈病風
者哉今乃自納於不測之誅而敢言者忠憤
之至不恤其蹈害況於近名乎況於侵官乎
儻殿下曲察臣言有以處之使宗社安生民

書奏卷十二 三十五

永賴則臣之一身萬死無恨矣復上疏曰小
之事大免於罪責斯可矣今有不免之大罪
四以臣之愚尚能知之豈以大臣而不知乎
然一有恐見詰之心而不顧義理則凡可以
避患者無不爲之故心有所蔽雖有過人之
知反不如愚者之見臣請數其罪以陳免之
之術可乎委曲從順服事

大明者先王之志也先王晏駕之日遂倡事
此之議爲國子而反君父使殿下得罪於上

此其罪一也吳季南之鎮北也擅殺定遠
人造言以駭其軍乃掩護其罪黨惡招禍以
危國家其罪二也金義殺使奪進獻馬以叛
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願誅者也今義之同
叛者來不即究問使其罪延及國家雖至滅
宗社殄生民而不恤其罪三也義叛逾月而
不肯聞于朝廷又於崔源之行敢違王命使
不出境因循累月使大國愈疑其罪四也四
罪而有其一一足以爲戮況有此四罪而不能

書奏卷十二 三十六

罪之欲同受其禍何哉殿下誠能與大臣之
忠直者議而辦之則其罪必有所歸矣既得
其罪人則繫囚之使大臣奉表達之

天子以待其察則聰明之下安有不辦之理
乎宗社生民之安危在此一舉一失此機噤
購何及諫官李詹全伯英亦疏論仁任之罪
下詹等獄鞠之尚衷辭連逮獄杖流道死年
四十四性沈默寡言慷慨有大志博該經史
善屬文燕居但觀書言不及產業兼通星命

卜人吉凶多中。居家孝友，莅官勤謹，視人不
我，富貴幾如也。嘗寄詩代言林樸云：忠臣義
士世相傳，宗社生靈五百年。那料奸人能賣
國，坐令逆黨得安眠。撲不答專事撲棧子，肯

朴宜中

朴宜中字子虛，初名實，密城人。父仁杞，版圖
總郎。宜中，慈愍朝擢魁科，授典儀，直長累轉
獻納司藝，辛禍時除門下舍人，陞左司議大
夫，與鄭釐上疏曰：近日憲司所申數事，允合

古書卷之十二 三十七

公論而殿下未盡俞允，茲竭愚衷，輒冒言之。
書曰：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群公承以大夫
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是以古之人君無
輕民事，而惟難無安厥位，而惟危，怵惕惟厲，
中夜以興，坐以待旦。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
暇，食用咸和，萬民奚假？為逸豫哉！我國家自
祖聖創業已來，列聖相承，持盈守成，殿下以
明睿之賢，幼冲嗣位，亦克持守九年于茲，比
年以來，倭賊用職深入，為寇殺掠，天民焚燬，

廬舍州郡凋弊，田野荒蕪，加之水旱饑饉，殍
殍而餓殍相望，倉廩虛耗，而用度不足，又草
賊竊發，私相屠戮，人民離散，父子不保，禍亂
之極，莫此為甚。矧惟上國不許通好，屯兵近
境，窺伺豐隙，又况天灾人妖，地怪與夫烏獸
泉魚之異，疊見譴告一國，人民大小戰慄，罔
不憂懼。殿下誠宜兢兢業業，無敢逸豫，廣延
衆論，以圖治安，以消變異，不可一日之或怠
一事之或忽，況可為不急之務，縱耳目之娛

古書卷之十二 三十八

恣心志之欲，而盤樂怠傲哉！昔在有夏，大
尸位以逸豫，滅厥德，厥厥第五人，述大禹之戒
以作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
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靡或不亡。大禹之
訓如是其嚴，而大康乃盤遊無度，罔有恤心，
卒以不保商之大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刻
之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
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
言，違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

風十愆卿士有一子身家必喪邦君有一子
身國必亡大甲以是為戒而克終允德為商
之令主夫大甲大康之所以有聞者顧訓之
行與不行耳先儒謂以此二訓揭之座隅銘
之楹席若古聖人儼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
全生之藥石也伏望殿下以大甲為法大康
為戒日以二訓三省于身輟酒色歌舞之樂
絕鷹犬遊畋之戲無侮聖言無逆忠直無違
耆德無比頑童崇素儉戒逸豫遠諛聽諫任

卷五十二

三十九

賢去邪夙夜孜孜小心翼翼常以敬失勤為
為務則可以答上天立君之意可以勝祖考
付托之重可以慰臣民期望之心而盈成之
業可永保矣不報遷成均大司成拜密直學
學如京師請還鐵嶺述北自恭懸朝奉使者
多費金銀土產市彩帛輕貨雖有識者迫於
權貴所托私裝居貢獻十分之九中國以為
高麗人假事大貪貿易來耳及林廉用事其
弊尤甚宜中不費一物遼東護送鎮撫除贖

索布宜中傾囊示之解所著紵衣與之顧其
其清白以告禮部官

天子引見待之有加顯出語人曰僕宰相而
下吾所見高麗使臣多矣至尊禮待未有如
朴宰相者帝又命禮部官宴宜中于會同館
坐之前元平章院使上遂從鐵嶺立衛之談
時張子溫死於錦衣衛其從行二人尚未東
還帝附宜中遣之行數日遼東以崔瑩舉兵
聞宜中到遼海從者恐為遼東所執中路皆

卷五十二

四十

逃宜中單騎到遼東略無懼色辛昌立賜推
誠補祚功臣號恭讓時為同知經筵一日王
御經筵謂侍講官曰予年齒已暮雖讀聖經
恐無益也宜中曰昔晉平公謂師曠曰吾年
已七十七欲學恐年耄矣師曠曰何不炳燭
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獻其君者乎師曠
曰有臣安敢獻其君乎吾聞之少而好學如
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
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然之

今陛下春秋尚富學未晚也王嘉納書雲觀上疏曰道詵密記有地理衰旺之說宜幸漢陽以休松都地德王謂宜中曰卿以遷都為何如對曰古昔人君以識緯術數保其國家臣未之聞况今下民多疑有書來自上國則曰必有事西北界有報牒急騎則曰天兵將至禁宮門闌入則曰是必有以也民心既如是又動衆以遷則下民尤惑矣供億之費擾之弊不可勝言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

漢書卷一百一十二

人主罔與成厥功願殿下察焉王曰吾非不知其弊陰陽之說豈盡誣也不聽尋拜藝文館提學兼成均大司成入本朝爲檢校參贊議政府事卒年六十七天資明敏學問篤實廉清慷慨夷險一節爲文章精深典雅子景寶景武景文

趙云乞

趙云乞漢陽府豐壤縣人恭愍六年登第調安東書記累轉閤門舍人十年授刑部員外

不紅賊之亂從王南幸錄功爲二等明年遷國子直講歷金羅西海楊廣三道按廉使其在金羅評理廉之從妻兄與其黨盜太山人金彦龍馬云乞按驗具服徹布殺爲首者會金允瑄代云乞聽之范屬反徹彦龍布五百匹還之今吏將獄辭押彦龍及盜詣法司辨之盜中路竊獄辭亡匿之范家彦龍跡而得之告憲司憲司劾之范以宰相庇盜捕之之范逃杖允瑄除名二十三年以典法摠郎辭

漢書卷一百一十二

職居尚州露陰山下自號石磻棲霞翁伴狂自晦出入必騎牛著騎牛圖贊石磻歌以見意與慈恩僧宗林爲方外交超然有世外之想辛禡三年起授左諫議大夫與同列上疏曰自古人君未有不由學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也爲學之要無他讀書窮理誠意正心而已是以先考聖王置講官侍學使之講明道學蒙以養正其慮深矣近來書筵講學或作或輟臣等竊爲殿下惜也願奉先考之遺訓

復設書筵俾正直之士日近左右萬機之暇
講習經史樂聞善道涵養德性以臻至理再
轉判典校寺事六年乞退居廣州古垣江村
重營板橋沙平兩院自稱院主敝衣草屨與
役徒同其勞過者不知為達官也十四年復
起為典理判書遷密直提學時議按廉秩早
不能舉職選兩府有威望者為都觀察黜陟
使授教書鈇鉞以遣云乞為西海道都觀察
使將行上書曰臣聞芳餌之下必有巨魚重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賞之下必有良將又曰行虛惠而受實禍斯
言至矣凡為國者當家給人足內外無患之
時猶且思危况我本朝水近倭島陸連胡地
不可不虞國界自西海至楊廣全羅至慶尚
海道幾二千餘里有水中可居之洲曰大青
小青喬桐江華珍島絕影南海巨濟等大島
二十小島不可勝數皆有沃壤魚鹽之利今
廢而不資為可嘆已宜於五軍將帥八道軍
官各給虎符金牌其千戶百戶授以牌面仍

以大小海島為其食邑傳諸子孫則不惟將
帥一身之富子孫萬世衣食有餘矣人人誰
不各自為戰乎人人各自為戰則戰艦自備
兵糧自費而為遊兵因出其不意擊之則賊
不敢窺覲民得以富庶烟火相望雞犬相聞
民獲魚鹽之利國無漕轉之虞祖宗土地復
全於今日矣願與大臣咨議施行禍下其書
都堂云乞觀察州郡綱振紀抑強扶弱有
犯法者毫髮不貸部內大治辛昌元年召拜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簽書密直司事俄陞同知恭讓二年出為
林府尹入本朝授江陵大都護府使尋以
病辭歸于廣州別墅又拜檢校政堂文學檢
校例受祿云乞辭不受為人立志奇古跌宕
瑰偉徑情直行不肯隨時俯仰將終自述墓
誌曰趙云乞本豐壤人高麗太祖巨平章事
趙孟三十代孫恭愍代興安君李仁復門下
登科歷仕中外佩印五州觀風四道雖大無
績亦無塵陋年七十三病終廣州古垣城

無復以日月爲珠璣以清風明月爲寶而弊
于古楊州峩塞山南摩訶耶孔子杏壇上釋
迦雙樹下古今聖賢豈有獨存者咄咄人生
事畢

列傳卷第二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二十五

四十五